承先啓後・源遠流長

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元朝

遠流出版社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司馬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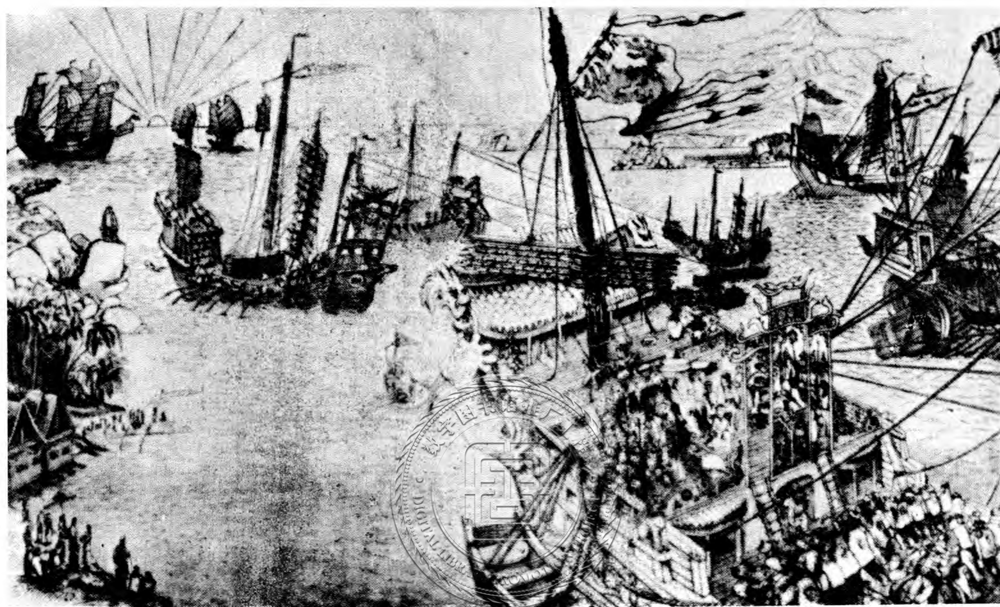




元太祖，成吉思汗。



元世祖，忽必烈，活了八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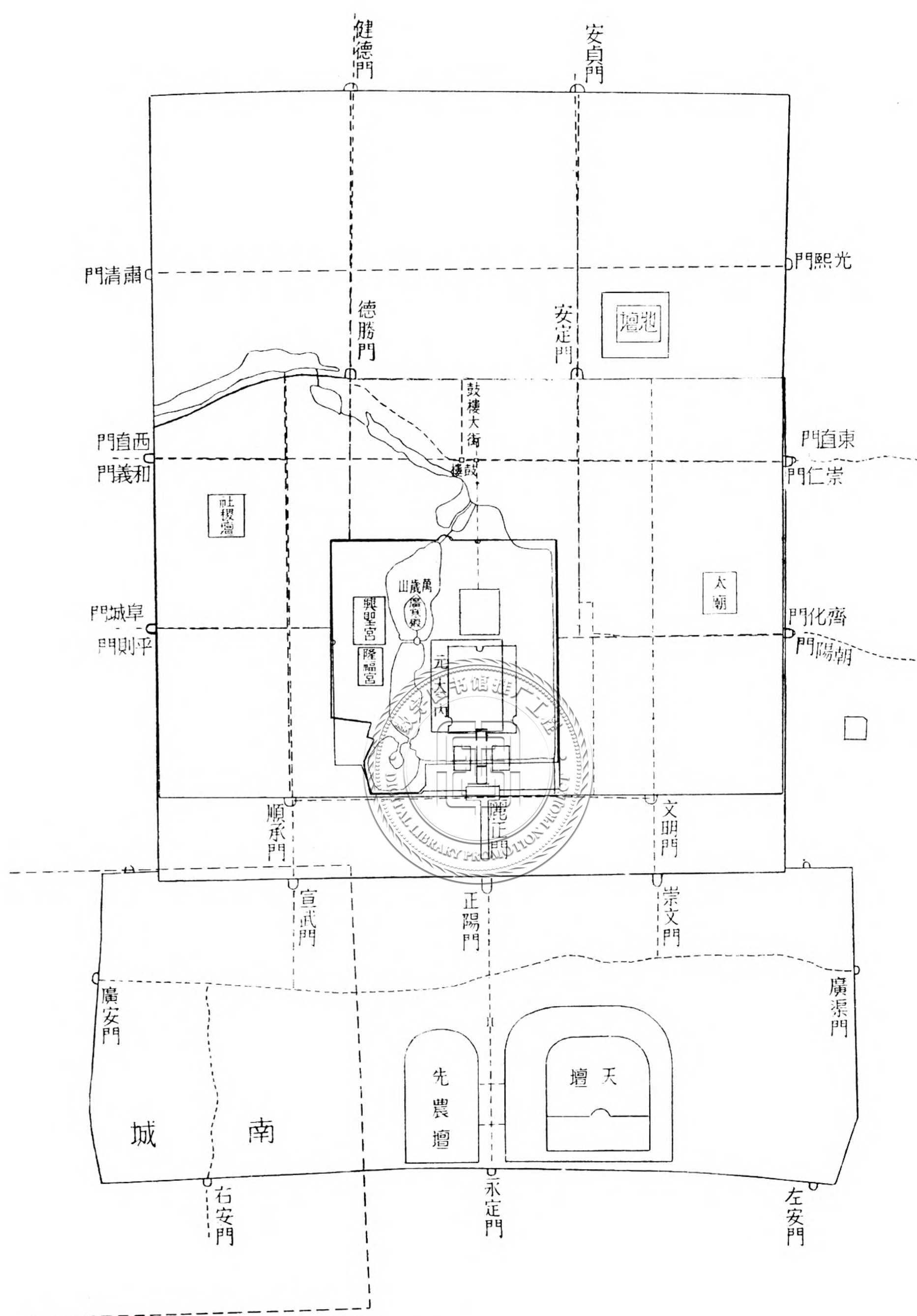
元朝的海軍，碰到颱風，使小日本死裏逃生。



元世祖皇后像，看到她，就像看到個花團錦簇的火車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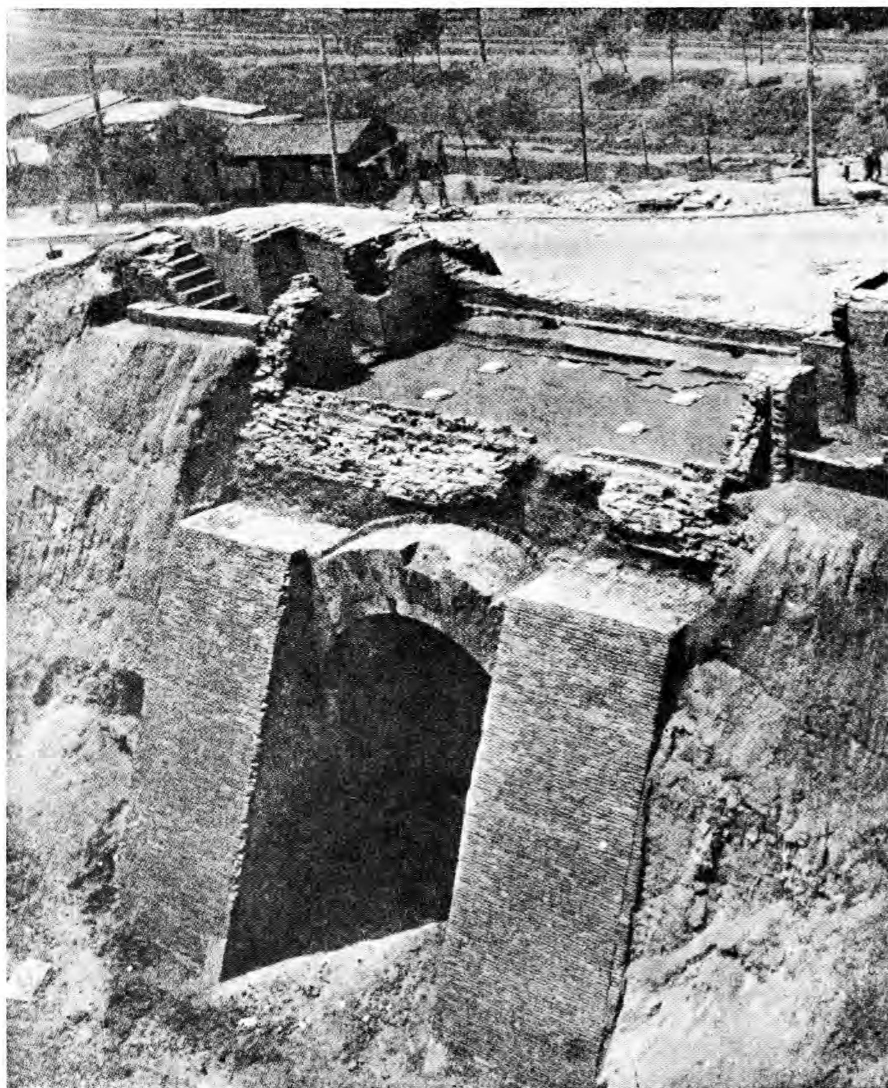


元帝國，空前絕後的大帝國。其興也忽，其亡也忽。



元大都圖

元朝首都大都與後來北京的城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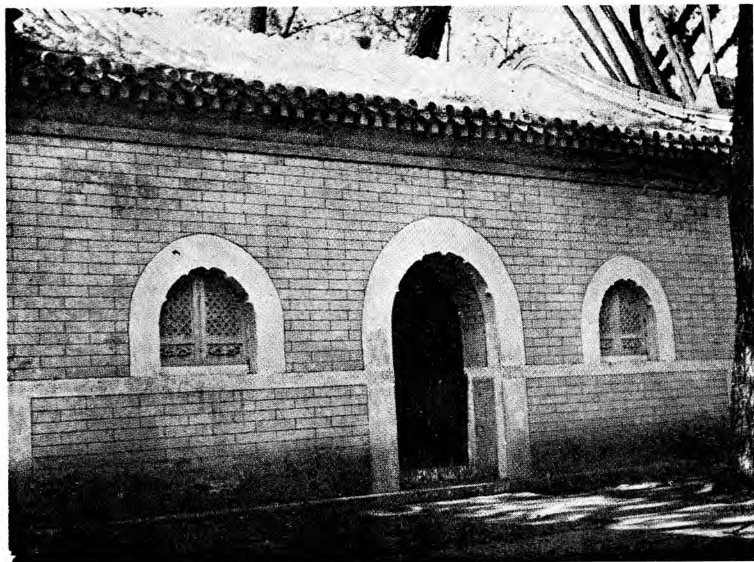
大都和義門遺址。



獨留王八向黃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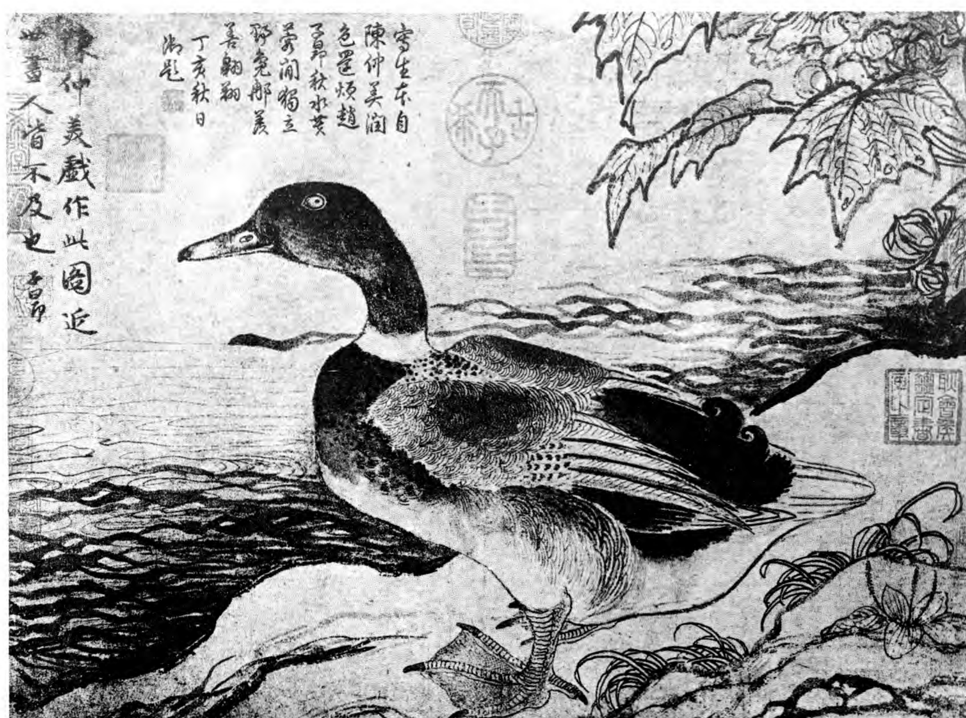


蒙古古蹟與古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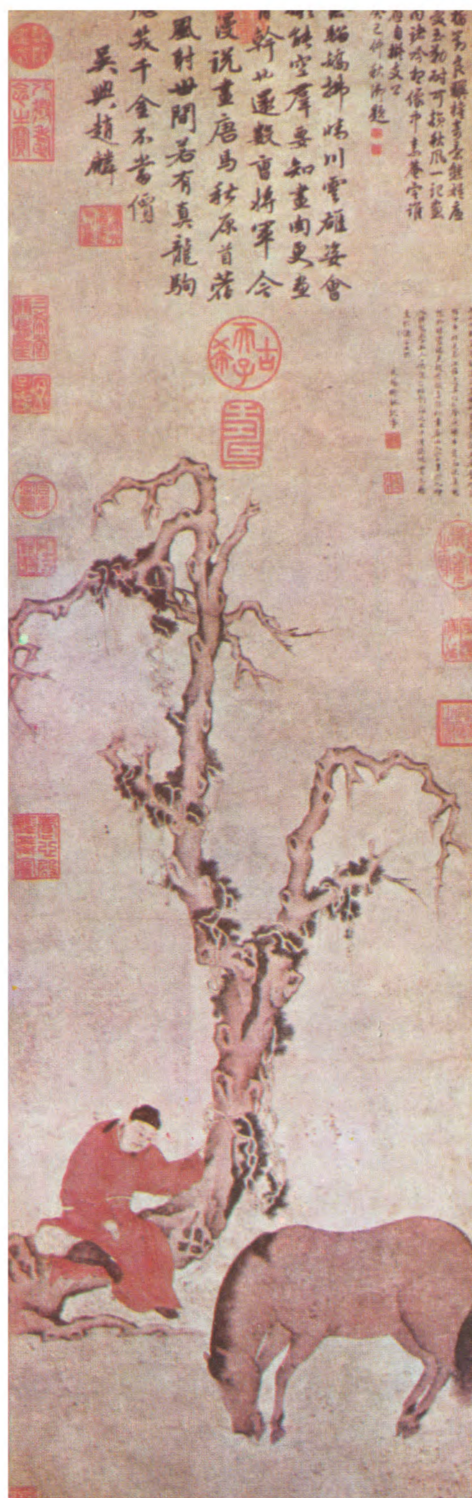
元朝丞相耶律楚材和他在頤和園的墓。「慘澹尚思戎馬日，艱難深仗哲人心。」（明朝王嘉謨「謁耶律楚材丞相墓詩」）



陳琳「溪鳧圖」。



未來的成吉思汗，還是未來的蒙古大夫？



趙麟「相馬圖」。趙麟是趙孟頫的孫子，趙雍的兒子，也是畫馬專家。

右唐胡虔汲水蕃部圖嘗入宋紹興內府
傳流有緒
奎章閣鑒書博士文林郎臣柯九思鑒定
恭跋

馳車度磧輒數日老馬跑沙泉水溢橐
橐盡滿不辭徼勞外天山雪千尺君
不見
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翕河昆蟲
草木感餘潤擬獻醴泉甘露歌
侍書學士臣虞集奉　勑題

桔槔猶憚勞況此負荷身庭除猶處
百里誰能頻佐頭沙草黃仰見天四鄰如
何俯仰間一富水興薪
承制學士臣李泂奉　勑題

沙磧茫茫塞草平沙泉下馬滿橐盛曾於王會圖中
見真向天山雪外行　聖德只今包宇宙邊庭隨處
樂農耕生綃半幅唐人筆留與　君王駐遠情
奎章閣授經郎從仕郎臣揭傒斯奉　勑題

柯九思「書題畫跋」，虞集「書題畫詩」李泂「書題畫詩」，揭傒斯「書題畫詩」四個人都是元朝的大官。



趙孟頫是宋太祖的十一世孫子，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元朝拉到他的投降，政治作用不小。這是他的「調良圖」，他是畫馬專家。



張中「枯荷鸂鶒軸」。張中是十四世紀畫家，江蘇人氏。



元人說經。



陳貞「白雲山房圖」。
陳貞是元朝浙江錢塘人。



高克恭的「林巒煙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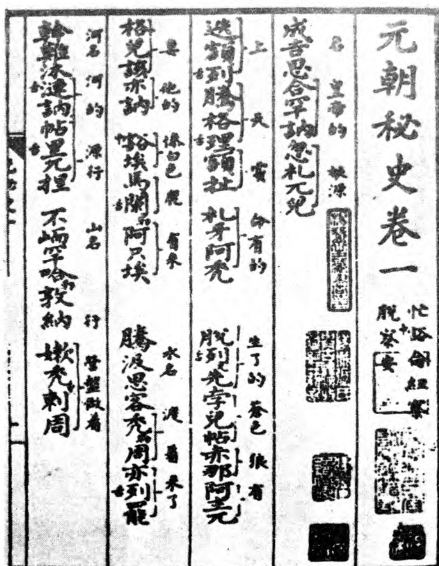
薩都刺「嚴陵釣臺圖」，薩都刺是回回，是詩文大家。

蒙古文獻。




جامع التواريخ

مقدمه


元朝秘史卷一

忙豁侖紐察 脫察安

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兒

迭額捏到騰格理額扯 扎牙阿兒 脫列先孛兒帖赤那阿兒

格兒該亦訥 豁埃馬闌阿兀埃 騰汲思客禿周亦列罷

斡難沐漣訥帖里兀里 不峏罕合勒敦納 嫩禿剌周

「元朝秘史」是元朝的歷史底本。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綱目

大德七年　中書省劄節文准江西奉使宣撫呈乞照
中統以至今日所定格例編集成書頒行天下照得先
據御史臺比及
國家定立律令以來合從中書省爲頭一切隨
朝衙門各各編類中統建元至今
聖旨條畫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編寫檢舉仍令監察御史
及各道提刑按察司體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
至廢弛已經遍行合屬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呈仰照驗
施行
詔令
世祖皇帝

典章目錄

「元典章」是元朝法例的集成，很有承前啓後的功績。

趙孟頫「從星硯」的正面和背面。硯文是「外具玉潤，内釀瓊液，既爲文府之圭璋，自宜上應乎奎壁。子昂。」硯背深凹，坡度很斜，有鸜鵒眼三十二個，分離成星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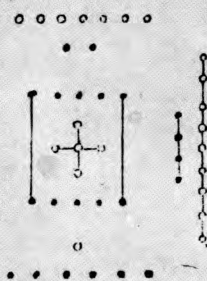


元朝澄泥龍珠硯，墨池設於龍口地方，受墨處正圓像珠子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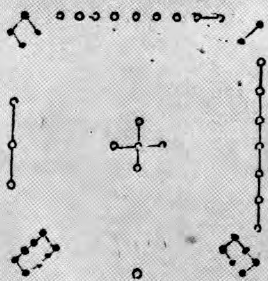
朱子易圖附錄纂註

後學鄱陽董真卿編集

河圖



洛書



右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附錄 朱子語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董眞卿撰，是元朝刊本的代表。

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卷之上



三國志演義，是到元朝定型的。



元朝青花麒麟文大盤，是江西景德鎮出品。



元釉裏紅花卉大盌，內畫纏枝菊花，外畫折枝牡丹。



雜劇是元朝的招牌戲，這兩個元朝雜劇陶俑，河南焦作出土。

興定寶泉
貳貫聞省
字料
字號
南京路






奏准印造興定
寶泉並同見錢行用不限年
月流轉通行
寶泉庫子
印造庫子
僞造者斬賞陸伯貫
仍給犯人家產
興定六年二月　日
寶泉庫使
印造庫使
戶部勘合令史
尚書戶部勾當官

元朝的紙幣。





居庸關古名「納款關」，到元朝改名居庸關，關上有佛像數千，是元朝藝術傑作。

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元朝演義

蔡東帆 著

介紹「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李敖

曹操有一次，向他左右自負的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指的國家是中國漢朝，漢朝最後的三十年，風雨飄搖，命脈有賴權臣延續，最後三十年的苟延殘喘，沒有權臣早就「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了。

其實，不但漢朝如此，歷朝各代，也莫不如此，中國帝王，從黃帝起算，算到宣統爲止，共有四百二十四個。這四百二十四個統治者，是經過幾千年你殺我砍他下毒之後，才濃縮到這個數目的，若不是你死我活他完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局面就更多，中國歷史，就更難唸了。在歸莊「萬古愁」曲子裏，有這麼有趣的幾段——

……更有那苶亭長，唱大風一套，
便作了漢家天子歷羣豪。
更有那小秦王，下殘棋幾道，
便作了唐家天子擁神堯。
還有那香孩兒，結相知幾個，

便向那陳橋古驛換黃袍。

那其間，

有幾個狗偷鼠竊的權和操？

有幾個牛前馬後的翁和媼？

有幾個狼奔豕突的燕和趙？

有幾個狗屠驢販的奴和盜？

有幾個梟脣鴂舌的蠻和獠？

亂紛紛，一似——

螻蟻成橋，

鳩鵲爭巢，

蜂蝎跟濤，

豚蜮隨潮。

那裏有閒功夫，記這些名和號？

正因爲中國人沒有閒功夫記這些名和號，所以，一提到中國歷史，大家就望史興歎。元朝博羅丞相，抓到文天祥，問文天祥說：「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爲我逐一說來！」文天祥回答道：「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

宏詞科，不暇泛言。」其實，文天祥眞去了博學宏詞科，讓他上下古今，泛言十七史，他也會感到「從何處說起」，爲什麼？歷史書太多了！

光照舊式的史部分類，歷史書就有十五種：正史類（像十七史到二十五史）；編年類（像「資治通鑑」）；記事本末類（像「通鑑記事本末」）；別史類（像「通志」）；雜史類（像「戰國策」）；詔令奏議類（像「歷代名臣奏議」）；傳記類（像「朱子年譜」）；史鈔類（像「兩漢博聞」）；載記類（像「吳越春秋」）；時令類（像「荆楚歲時記」）；地理類（像「太平寰宇記」）；職官類（像「歷代職官表」）；政書類（像「通典」）；目錄類（像「崇文總目」）；史評類（像「史通」），這些「汗牛充棟」的歷史書，決非一般人所能領敎。有心人看到這種現象，就提議挑着看。張之洞主張「全史浩繁，從何說起」，還是「四史爲最重要」，四史只不過正史的五分之一，但光就這五分之一，讀起來也大不容易，不做「集解」、「菁華」、「白話」等工夫，一般人還是不能領敎。

結果是，中國歷史書雖然豐富，可是沒人讀得懂，讀得完，讀得下去，要想把中國歷史進入民間，還得另想高明的法子。

最早的法子是「我看你聽」。由看過部分中國歷史書的知識份子，看過以後，放下書本，用會說故事的一張嘴，走進羣衆，向羣衆「說書」。說書的人不但嘴巴說，還有基本動作，有表演，使圍觀的羣衆喜怒哀樂，如痴如狂。所以，比喩的說，說書實在是一個人的閉

路電視，它的教育意義與娛樂意義，在中國古代，實在重大。

說書最早發生在唐朝，到了宋朝，已經有明確的記述，蘇軾「東坡志林」裏引王彭的話，說家裏小孩子鬧人，家長吃不消，就給他們一點零錢，聽人說書，他們聽到劉備打敗了，就難過得哭起來；聽到曹操打敗了，就高興得跳起來。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裏，更進一步記錄當時說書的名家，有霍四究說「三分」（三國）有尹常說「五代史」，都是以說斷代史出名的行家。說書在程序上，也和電視劇一樣，有起承轉合，有固定時間段落，有不斷的懸疑，和在懸疑關頭突然叫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賣起關子來，吊得觀衆心癢癢的，吵着快說快說！可是才不那麼快，只見他又喝茶又小便，又拿帽子傳過來收錢，等到折騰足了，他才開始下一回。

這種「我看你聽」的法子，被出版家看到了，就打起「我寫你看」的主意，於是，就搜集名家的說書話本，編成章回小說。章回小說中講史的，就叫做「演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作者不是一個人，寫作時間也不是幾年或幾十年，它是宋朝到清朝五百年演義家的集體創作，它的價值，胡適在「三國志演義序」裏說得很明白：

「……然而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着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裏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裏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他

們不求高超的見解，也不求文學的技能；他們只求一部趣味濃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四書五經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廿四史與通鑑、綱鑑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古文觀止與古文辭類纂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但是三國演義恰能供給這個要求。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要求，我們都曾嘗過他的魔力，我們都曾受過他的恩惠。我們都應該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與感謝！」

這是對「演義」——「三國演義」——的最明白的肯定。遺憾的是「三國演義」這類講史的書，被注意到的只是這麼一部，中國其他朝代，却缺乏一部一部「趣味濃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被注意到。爲了補救這個缺憾，一套包括歷朝名代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也就成爲出版業多年嚮往的主題。

這主題應包括中國有確實紀年以來的全部歷史，周朝共和元年（紀元前八四一年）是劃時代的第一起點，從這一年起，中國歷史按年可稽；第二起點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紀元前七二二年），從這一年起，中國歷史按月可查，也就是「春秋時代」的開始。「中國歷史演義全集」的開始，自然以「東周列國誌」爲最理想。

「東周列國誌」是明朝余邵魚原作、馮夢龍改訂的一部八十萬字鉅著，包括了中國早期的重要史實與典故，我們習慣上用的什麼「管鮑之交」，什麼「弦高犒師」，什麼「退避三舍」，什麼「食指大動」，什麼「大義滅親」，什麼「奇貨可居」，什麼「欲加之罪，何患

無辭」等等，都可在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裏，找到來龍和去脈，它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時間上正好是第一部。

「東周列國誌」起頭以後，理想的全套書目是：

一、東周列國誌演義
二、秦漢演義
三、後漢演義
四、三國演義
五、兩晉演義
六、南北朝演義
七、唐朝演義
八、五代演義
九、宋朝演義
十、元朝演義
十一、明朝演義
十二、清朝演義
十三、民國演義

十四、二十五史總演義

十五、新中國未來記演義

最後兩種，「二十五史總演義」是綜論性的，自然以廣益書局的版本最爲合用；「新中國未來記」是梁啓超遠在清朝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寫的，當時是預言性的演義，七十七年後，它變爲歷史性的作品，正好用來給「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做一個前瞻性的透視。

根據估計，中國過去的書籍有二十五萬種，其中五分之三毀於戰亂，剩下的十萬種，不論長篇短帙，無一不是史料，無一不是文言。想從其中理出一個頭緒，完成一部通俗歷史，給中國人有趣味的去尋脈絡，「中國歷史演義全集」是值得推薦的。只有這樣的全集，這樣的寫作，才能在當前的時代，把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導入遠流。

關於「元朝演義」

李敖

「元朝」的字面意義是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後，定國號為「元」的朝代，事實上都不該弄得這樣窄。元朝實應包括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阿闊台、定宗貴由、憲宗蒙哥等未定中國的前期歷史，和建立汗國的全部歷史才對。元史專家屠寄，感到元朝歷史太窄了，特別用「蒙兀兒史記」來補救這一窄化，其實不必這麼麻煩。只要不以辭害義，只要從寬解釋就行了。

元朝自太祖成吉思汗稱大汗，到世祖忽必烈滅宋，經過七十四年；自世祖入主中原以至順帝失國，再經過八十九年，前後一共一百六十二年。這一百六十二年間，它在中原的歷史，較被強調，這是不夠的。閱讀元朝歷史的人，務必注意到這一點。

元朝在中國史上，曾被嚴重的曲解。首先是種族上的曲解，一開始就以「漢人」的眼光，把「蒙古人」當「異族」看。其實「漢人」的本身，早已是異了又異了。當時的漢人，就

包括北方漢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南方的漢人，反不叫漢人而叫「南人」。今天我們回顧元朝歷史，必須注意擺脫名詞的糾纏，而該中華民族一家人式的，以博大觀點，談古論今。

其次是政治上的曲解。由於元朝的後代是明朝，明朝在宣傳上，很容易用曲解手法，來搞「民族大義」當「夷夏之防」。這種曲解走火入魔，甚至有「根本不承認有元朝」的妙事出現。明朝進士王洙，寫了一部「宋史質」的書，書中根本直接以明朝接宋朝，把元朝全部出局了事。元朝歷史在有意曲解下，自然以訛傳訛，變成了中國史中的黑暗時代。

事實上，元朝歷史中有許多光明面——至少比較說來，是光明面。例如元朝在刑獄方面，從來沒有過文字獄一類的大獄，承平時期處決的人，也比較少；在財政方面，元朝只有正稅，沒有苛捐雜稅。正稅也不算高，商稅只三十取一。……大體說來，元朝政治相當寬。所以明太祖徵召元朝故臣時，馬翌的對話是：「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足見元朝並不「黑暗」。

元朝演義目錄

第一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紅顏異兒得妻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無論古今中外，統是這般見解，這般稱呼，這也是成敗衡人的通例。惟我中國自黃帝以後，帝有五，王有三，歷秦、漢、晉、南北朝，及隋、唐、五季、南北宋，雖未嘗一姓，畢竟是漢族相傳，改姓不改族。其間或有戎狄蠻貊，入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來自去。如玁狁，如獯鬻，如匈奴，不過侵略朔方，沒有甚麼猖獗。後來五胡、契丹、女眞，鐵騎南來，橫行腹地，好算得威燄熏天，無人敢當，但終不能統一中國；幾疑天限南北，地判華夷，中原全境，只有漢族可爲君長，他族不能羼入的。誰知南宋告終，厓山盡覆，趙氏一塊肉，淹入貝宮，赤膽忠心的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殺，蕩蕩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國皇帝，這眞是有史以來的創局！有說的是天命，有說的是人事，小子也莫名其妙，只好就史論史，把蒙古興亡的事實，演出一部元朝小說來。諸君細閱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關係了！

且說蒙古源流，本爲唐朝時候的室韋分部，向居中國北方，打獵爲生，自成部落。嗣後

與鄰部搆釁，屢戰屢敗，弄到全軍覆沒，只剩了男女數人，逃入山中。那山名叫阿兒格乃袞，層巒疊嶂，高可矗天，惟一徑可通出入；中有平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男女數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偶，不到幾年，生了好幾個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顏，生得膂力過人，所有毒蟲猛獸，遇着了他，無不應手立斃。他的後裔，獨稱繁盛。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顏」的變音，特字便是統類的意義。種類既多，轉嫌地狹，苦於舊徑蕪塞，日思開闢。爲出山計，輾轉覓得鐵鑛，洞穴深邃，大衆伐木熾炭，篝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剖革爲筒，吹風助火，漸漸的鐵石盡鎔，前此羊腸曲徑，坍的坍，塌的塌，忽變作康莊大道，因此衢路遂闢。

數十傳後，出了一箇朵奔巴延（元史作託奔默爾根，秘史作朵奔蔑兒干），嘗隨乃兄都蛙鎖豁兒，出外游牧。一日到了不兒罕山，但見叢林夾道，古木參天，隱隱將大山籠住。都蛙鎖豁兒，向朵奔巴延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大山，比咱們居住地，好歹如何？」朵奔巴延道：「這山好得多哩。咱們趁着閒暇，去逛一會子何如？」都蛙鎖豁兒稱善，遂攜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將進去。到了險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援着木，扳着藤，猱升而上，費了好些氣力，竟至山巔。兄弟兩人揀了一塊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瞭望，烟雲繚繞，岫嶼廻環，彷彿別有天地。俯視有兩河縈帶，支流錯雜，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覺鮮妍。

朵奔巴延看了許久，忽躍起道：「阿哥！這座大山的形勢，好得很！好得很！咱們不如

遷居此地，請阿哥酌奪！」說了數語，未聞回答，朵奔巴延不覺焦躁起來，復叫了數聲哥哥，方聞得一語道：「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說！」

朵奔巴延道：「看甚麼？」都蛙鎖豁兒道：「你不見山下有一羣行人麼？」朵奔巴延道：「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鎖豁兒道：「那行人裏面，有一個好女兒！」朵奔巴延不待說畢，便說道：「哥哥痴了！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麼？」都蛙鎖豁兒道：「不是這般說；我已有妻，那女兒若未曾嫁人，我去與他說親，配你可好麼？」朵奔巴延道：「遠遠的恰有幾箇人影，如何辨別妍媸？」都蛙鎖豁兒道：「你若不信，你自去看明！」朵奔巴延少年好色，聞着有美女子，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問，都蛙鎖豁兒見有好女，何故朵奔巴延，獨云見得不淸？原來都蛙鎖豁兒，一目獨明，能望至數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隻眼。他能見人所未見，所以命弟探驗眞實，自己亦慢步下來。

那時朵奔巴延，一口氣跑到山下，果見前面來了一叢百姓，內有一輛黑車，坐着一位齊齊整整，嬝嬝婷婷的美人兒。不由的瞅了幾眼，那美人似已覺着，也睁着秋波，對朵奔巴延睃了一睃。朵奔巴延，竟獃獃立住，等到美人已近面前，他尚目不轉睛，一味的痴望。忽覺得背後被擊一掌，方扭身轉看，擊掌的不是別人，就是那親哥哥都蛙鎖豁兒。他也不遑細問，復轉身去看著美人，但聽得背後朗聲道：「你敢是痴麼！何不問他來歷？」朵奔巴延經

這一語，方把痴迷提醒，忙向前問道：「你們這等人，從那裏來的？」有一老者答道：「我等是豁里剌兒台蔑兒干一家，當初便是巴兒忽眞地面的主人。」朵奔巴延道：「這年輕女子，是你何人？」那老者道：「是我外孫女兒。」朵奔巴延道：「他叫甚麼名字？」那老者道：「我名巴爾忽歹蔑爾干，只生一箇女兒，名巴兒忽眞豁阿，嫁與豁里禿馬敦的官人。」朵奔巳延聽了這語，不覺長歎道：「晦氣！晦氣！」便轉身向都蛙鎖豁兒道：「這事不成，咱們回去罷！」

都蛙鎖豁兒道：「你聽得未曾清楚，爲何便說不成？」朵奔巴延道：「他說的名字，什麼巴兒豁兒，我恰記不得許多，只他女是確曾嫁過了。」都蛙鎖豁兒道：「瞎說！他說的是女兒，並不是他外孫女兒！」朵奔巴延想了一想，纔覺兄言果確，便道：「阿哥耳目聰明，還是請阿哥問他爲是。」於是都蛙鎖豁兒前行一步，與老者行了禮。問明底細，方知美人的名字，叫作阿蘭郭斡（舊作阿蘭果火，元史作阿倫果斡，秘史作阿蘭豁阿），且由老者詳述來歷，因豁里禿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所以投奔至此。都蛙鎖豁兒道：「這山已有主人麼？」那老者道：「這山的主人，叫作哂赤伯顏。」都蛙鎖豁兒道：「這也罷，但不知你外孫女兒曾否字人？」老者答稱尙未，都蛙鎖豁兒便爲弟求親。老者約略問了姓氏家居，去對那外孫女說明。

這時候的朵奔巴延，眼睜睜望着美人兒，只望他立刻允許，誰知這美人偏低頭無語。尋

由老者說了數語，那美人竟臉泛桃花，越覺嬌豔，好一歇，方蒙這美人點首。朵奔巴延喜出望外，不待老者回報，急移步走至老者前，欲向老者行甥舅禮，不意被乃兄伸手攔住。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心中還恨着阿哥。嗣經老者與都蛙鎖豁兒說明允意，纔由都蛙鎖豁兒，叫過朵奔巴延，謁過老者，復訂明迎婚日期，方分手告別。

朵奔巴延在途次語兄道：「他既肯把好女兒嫁我，爲何今日不繳與我們，恰還要捱延日子？」都蛙鎖豁兒道：「你不是强盜難道便搶掇不成！」朵奔巴延纔噤口無言。

過了數天，都蛙鎖豁兒檢出鹿皮二張，豹皮二張，鼠獺皮數張，裝入車中，令朵奔巴延著了喜服，率着車輛僕役，至不兒罕山迎婚。自晝至夕，已將美人兒迎回，對天行過夫婦禮，擁入房幃。這一夜的歡娛，不消細述，嗣後一索得男，再索復得男，長子取名布兒古訥特，次子取名伯古訥特（元史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薩勒，蒙古源流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袞德依），兩兒尚未長成，不意乃兄都蛙鎖豁兒，竟一病身亡。

都蛙鎖豁兒生有四子，統是倔强得很，不把那朵奔巴延，作親叔叔般看待。朵奔巴延氣憤塡胸，帶着一妻二子至兄墓前哭了一場，便往不兒罕山居住。晝逐牲犬，夜對妻孥，倒也快活自由。老天無意做人美，偏偏過了數年，朵奔巴延受了感冒，竟爾臥牀不起，臨終時，與嬌妻愛子，訣了永別，又把那善後事宜，囑託那襟夫瑪哈賚，一聲長歎，奄然逝世了。

朵奔巴延既死，那阿蘭郭斡青年寡偶，寂寂家居，免不得獨坐神傷，唏嘘終日。幸虧瑪

哈賚體心着意，時常來往，所有家事一切，儘由他代爲籌辦，所以阿蘭郭斡，尚沒有什麼苦況，做日和尚撞日鐘，也覺得破涕爲笑了。

轉瞬一年，阿蘭郭斡的肚腹，居然膨脹起來，俄而越脹越大，某夕，竟產下一男。說也奇怪，所生男子，尚未斷乳，阿蘭郭斡腹脹如故，又復產了一男。旁人議論紛紛，那阿蘭郭斡毫不在意，以生以養，與從前夫在時無異。偏這肚中又要作怪，膨脹十月，又舉一男，臨產時，祥光滿室，覺有神異。乳兒啼聲，亦異常人。阿蘭郭斡很是欣慰，先生子名不衮哈搭吉，次生子名不固撒兒只，第三子名孛端察兒。蒙古人種，目睛多作栗黃色，獨孛端察兒灰色目睛，甫越周年，即舉止不凡，所以阿蘭郭斡格外鍾愛。

獨古訥特兩兄弟，年已長成，背地裏很是不平，嘗私語道：「我母無親房兄弟，又無丈夫，爲何生了這三箇兒子？家內獨有襟夫往來，莫不是他生的麼？」說着時，被阿蘭郭斡聞知，便叫二子一同入房，密語道：「你等道我無夫生子，必與他人有私情？那裏知道三個兒子，是從天所生的！我自你父亡後，並沒有什麼壞心，惟每夜有黃白色人，從天窗隙處進來，將我腹屢次摩挲，把他的光明，透入我腹，因此懷着了孕，連生三男，看來這三子不是凡人，久後他們做了帝王，你兩人纔識得天賜！」

古訥特兩兄弟，彼此相覷，不出一詞。阿蘭郭斡復道：「你以爲我揑謊麼？我如不耐寡居，何妨再醮，乃作此曖昧情事！你若不信，試伺我數夕，自知眞假！」古訥特兄弟應聲而

出。是夕，果見有白光閃入母寢，至黎明方出。於是古訥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來。

到了孛端察兒，已越十齡，阿蘭郭斡烹羊炰羔，斗酒自勞，一面令五子列坐侍飲。酒半酣，便語五子道：「我已老了，不能與你等時常同飲，但你五人都是我一個肚皮裏生的，將來須要和睦度日，幸勿爭鬧！」語至此，顧着孛端察兒道：「你去攜五支箭來！」孛端察兒奉命而往，不一刻即將五支箭呈奉。阿蘭郭斡即命餘子起立，敎他各折一箭，五人應手而斷。阿蘭郭斡復令把五支箭簳，束在一處，更叫他輪流折箭。五人按次輪著，統不能折。阿蘭郭斡微笑道：「這就是單者易折，衆則難摧的語意。」五子拱手聽命。

又越數年，阿蘭郭斡出外游玩，偶然受了風寒。遂致發寒發熱，起初還可勉强支持，過了數日，已是困頓牀褥，羸弱不堪。阿蘭郭斡自知不起，叫五人齊至牀側，便道：「我也沒有甚麼囑咐，但折箭的事情，你等須要切記，不可忘懷！」言訖，瞑目而逝。

五子備辦喪禮，將母尸斂葬畢，長子布兒古訥特，創議分析，把所有家貲，作四股均派，只將孛端察兒一人擱起，分毫不給。孛端察兒道：「我也是母親所生的，如何四兄統有家產，我獨向隅！」布兒古納特道：「你年尚少，沒有分授家產的資格。家中有一匹禿尾馬，給你就是！你的飲食，由我四家擔任，何如？」孛端察兒尚欲爭論，偏那諸兄齊聲贊同，料知彼衆我寡，爭亦無益。

勉强同住了數月，見哥嫂等都甚冷淡，不由的懊惱道：「我這裏長住做甚麼？我不如自

去尋生，死也可，活也可！」遂把秃尾馬牽出，騰身上馬，負着弓矢，挾着刀劍，順了幹難河流，揚長而去。

到了巴爾圖鄂拉（鄂拉，蒙古語，山也），望見草木暢茂，山環水遶，倒也是箇幽靜的地方。他便下了騎，將秃尾馬拴着樹旁，探懷取刀，順手斬除草木，用木作架，披草作瓦，費了一晝夜工夫，竟築起一間草舍。腰間幸帶有乾糧，隨便充飢。次日出外瞭望，遙見有一隻黃鷹，攫着野鶩，任情呑噬，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拔了幾根馬尾，結成一條繩子，隨手作圈，靜悄悄的躡至黃鷹背後，巧值黃鷹昂起頭來，他順手放繩，把鷹頭圈住，牽至手中，捧住黃鷹道：「我孑身無依，得了你，好與我做箇伙件，我取些野物養你，你也取些野物養我，可好麼？」黃鷹似解他語言，垂首聽命。孛端察兒遂攜鷹歸來，見山麓有一狼，含住野物，踉蹌奔趨，他就從背後取出短箭，拈弓搭着，颼的一聲，將狼射倒，隨取了死狼，並由狼吃殘的野物，一併挾着，返至草舍，一面用薪煨狼，聊當糧食，一面將狼殘野物，豢給黃鷹。這黃鷹兒恰也馴順，一豢數日，竟與孛端察兒相依如友。有時飛至野外，搏取食物，即啣給孛端察兒。孛端察兒欣慰非常，與黃鷹生熟分食。

轉瞬間已過殘冬，到了春間，野鶩齊來，多被黃鷹搏住，每日可數十翼，喫不勝喫，往往挂在樹上，由他乾臘。只有時思飲馬乳，一時無從置辦。孛端察兒登高遙望，見山後一叢民居，差不多有數十家，便徒步前行，徑造該處乞媈漿，該處的人民，起初不肯，嗣經孛端

察兒與他熟商，願以野物相易，因得邀他應允。自是無日不至該地，只兩造名姓，彼此未悉。

適同母兄不衮哈搭吉，憶念幼弟，前來尋覓，先至該地探問，居民說有此人，惜未識姓氏住址。不衮哈搭吉，尙在盤詰，不期有一偉少年，臂着鷹，跨着馬，得得而至。那居民譁然道：「來了來了！」不衮哈搭吉回首一望，那少年不是別人，便是幼弟孛端察兒。當下兩人大喜，握手相見，各敍別後情形。不衮哈搭吉勸弟回家。孛端察兒先辭後允，遂與不衮哈搭吉返至草舍，約略收拾，即日起行。自此該地無孛端察兒蹤迹。

誰知過了數日，該地有一懷妊婦人，正在河中汲水。忽見孛端察兒，帶了壯士數名，急行而來，婦人阻住道：「你莫非又來吃馬孏麼？」孛端察兒道：「不是，我邀你到我家去。」婦人道：「邀我去做什麼？」正詰問間，不防孛端察兒伸出兩手，竟將他抱了過去，那時連忙叫喊，已是不及。小子嘗吟成一詩道：

天道非眞善者昌，胡兒得志便猖狂；
強權世界由來久，盜賊居然育帝王！

未知這婦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爲全書弁冕，敍述蒙古源流，爲有元之所自始。按元史太祖本紀，載阿揄果斡（即阿蘭郭斡）事，謂其夫亡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名孛端

察兒。源流謂夢一偉男與之共寢，久之生三子；秘史謂黃白色人，將肚皮摩挲。是姑勿論，惟史家於帝王肇興，必述其祖宗之瑞應；姜嫄履敏，劉媼夢神，眞耶幻耶？未足盡信。本書卽人論人，就事敍事，言外寓意，不卽不離，與描摹朵奔巴延，暨孛端察兒處，尤覺得一片天眞，口吻俱肖。庸庸者多厚福，意者其或然歟！末後一結，兎起鶻落，益令人匪夷所思。

第二回　擁衆稱尊創始立國　班師奏凱復慶生男

却說孛端察兒抱住該婦，疾行而歸，該地居民，聞有暴客，競來趨視，不意强人蜂擁到來，各執着明晃晃的刀仗，大聲吶喊，動者斬，不動者免死。居民見這情形，都錯愕不知所爲。有幾個眼快脚長，轉身逃走，被那强人大步趕上，刀劍齊下，統變作身首兩分，大衆格外恟懼，只好遵令不動。强人遂把他一一反剪，復將該民家産牲畜，刼掠殆盡，方帶了人物，一概回寨。

看官到此，幾不辨强徒何來，待小子一一交代。原來孛端察兒隨兄歸去時，途次語兄道：「人身有頭，衣裳有領，無頭不成人，無領不成衣。」不衮哈搭吉茫然莫辨，待孛端察兒念了好幾遍，方詰問道：「你念什麽咒語？」孛端察兒答道：「我說的不是咒語，乃是目前的好計。」不衮哈搭吉續問底細，孛端察兒道：「哥哥你到過的地方，雖有一叢百姓，恰無頭領管束，若把他子女財産，統去擄來，那時有妻妾，有奴隸，有財寶，豈不是快活一生麽！」不衮哈搭吉道：「你說亦是，待回去與弟兄商量。」

孛端察兒非常高興，與阿哥急趨到家，既入門，見了布兒古訥特等人，不但忘却前仇，

便提議搶刼的事情，布兒古訥特素性嗜利，連忙稱善。頓時興起家甲，命孛端察兒做頭哨，不衮哈搭吉及不固撤兒只做二哨，自己與同母弟伯古訥特做後哨，陸續前進。孛端察兒趨入該地，先將一孕婦搶刼歸來，至不衮哈搭吉兄弟，曁布兒古訥特兄弟，掃盡民居，返入寨中。檢點手下從人，不缺一名，只少了孛端察兒。當下問明妻女，方知孛端察兒早已馳歸，與抱住的婦人，入帳取樂去了。

布兒古訥特道：「且暫由他，現在是發落該民要緊。」當下命家役牽入俘虜，問他願充僕役否，該民被他威嚇，統已神疲骨軟，只好唯唯聽命。布兒古訥特便命放綁，令他散往帳外，靜候號令，該民含淚趨出。復將搶來的家產牲畜，安置停當。

是時孛端察兒，方慢慢的踱將出來。布兒古訥特道：「你好！你好！青天白日，便做那鴛鴦勾當！」孛端察兒道：「哥哥等都有嫂子，難道爲弟的不能納婦？」布兒古訥特正思回答，忽見一婦人徐步至前，紅顏半暈，綠鬢微鬆，只腹間稍稍隆起，未免有些困頓情狀。布兒古訥特道：「好一箇婦人，不愧做我弟婦！」言下便問他名氏，那婦人便喘吁吁的答道：「我叫作勃端哈屯，是札兒赤兀人氏。」說着時，已由孛端察兒叫他拜見諸兄，婦人勉强行過了禮，即返入後帳。

布兒古訥特道：「你有這箇美婦，我等沒有，奈何！」孛端察兒道：「俘虜中也有幾個好婦女，何不叫他入侍？」布兒古訥特道：「不錯！」便與兄弟四人，出了帳，揀了幾名美

人兒，帶回侍寢。胡俗婦女，本沒有甚麼名節，況經他威脅勢迫，那裏還敢抗拒，只好由他擁抱尋歡。可見世人不能獨立，做了他族的奴隸，男爲人役，女爲人妾，是萬萬不能逃避的！

這且休表。且說孛端察兒的妻室，懷孕滿月，生下一子，名札只剌歹（源流作幹齊爾台）。旋由孛端察兒所產，再生一男，名巴阿里歹。兩男生後，那婦人華色已衰，孛端察兒又從他處娶了一婦，復把那陪嫁來的女傭，據爲己妾。後妻生子合必赤，妾生子沾兀列歹。合必赤子名土敦邁寧（秘史作篾年土敦）。土敦邁寧生子甚多，約有八九人（元史謂八子，譯文證補謂九子）。嗣是滋生日蕃，氏族愈衆。五傳至哈不勒。拓土開疆，威勢頗盛，各族推他爲蒙古部長，稱名哈不勒汗。

是時金邦全盛，併有遼地，復興兵南下，據三鎭（中山、太原、河間三鎭），入兩河，直搗宋都，擄徽、欽二帝，且追宋高宗至杭州，壹意前進，不暇後顧。哈不勒汗乘這機會，擁衆稱尊，隱隱有雄長朔方的意思。金主晟聞他英名，遣使宣召，命他入朝。哈不勒汗遂帶着壯士數名，乘了駿馬，趨入金京。謁見畢，金主晟見他狀貌魁梧，頗加敬禮。每賜宴，飭臣下殷勤款待。哈不勒汗恐飲食中毒，嘗託詞沐浴，離席至他處，嘔吐食物，乃復入席。因此百觥不醉，八簋無餘。金人多以豪飲善啖，非常詫異。

一日在殿上筵宴，哈不勒汗連飛數十觴，遂有醉意，不覺酒與大發，手舞足蹈起來。舞

蹈繾罷，復大着步直至帝座，捋金主鬚。那時廷臣的呼叱聲，劍佩聲，雜沓一堂，都欲來殺哈不勒汗。虧得金主度量過人，和顏悅色道：「你且去入席，不要上來。」哈不勒汗方纔知過，惶恐謝罪。金主復諭道：「這是小小失儀，不足爲罪。」當下賜他帛數端，馬數匹，令即返轡。哈不勒汗稱謝而出，便提鞭就道，直回故寨。無如金邦的大臣，統說哈不勒汗懷有歹意，此時不除，必爲爲患。金主初欲懷柔遠人，厚贈遣歸，嗣被廷臣慫恿，衆口一詞，也未免有些懷疑，遂遣將士兼程前進，追還哈不勒汗。那知哈不勒汗已有戒心，早風馳電掣的回到寨中。待至金使到來，他却抗顏對使道：「你國是堂堂的大國，你主是堂堂的君長，昨日遣我歸，今又令我去，出爾返爾，是何道理！這等叫做亂命，我不便依從！」金將見他辭意强橫，只好怏怏而歸。

不數日，金使又到，適値哈不勒汗出獵未返，他婦翁吉拉特氏，率衆歡迎，把自居的新帳，讓金使暫住。至哈不勒汗歸來，聞着這事，便語他妻室及部衆道：「金使到此，定是又來召我，欲除我以絕後患，我與他不能兩立，有他無我，有我無他；爲今日計，不如將他殺却，先洩我忿！」部衆不答，哈不勒汗道：「你等莫非懷有異心麼？你等若不助我殺金使，我當先殺你等！」言畢，怒髮直豎，鬚眉戟張，部衆忙稱遵命。哈不勒汗遂一馬當先，馳入帳中，手起刀落，把金使砍爲兩段，金使的侍從，出來抗拒，被部衆一同趕上，殺得一箇不留。

這消息傳達金廷，金主大怒，遣萬戶胡沙虎率兵往討。胡沙虎本是個沒用的傢伙，一入蒙古境內，不諳道里，不知兵法，只是一味的亂撞。那哈不勒汗很是能耐，率部衆避伏山中，堅壁不出，胡沙虎往來蒙地，不見一人，日久糧盡，只好勒兵回國。不意出了蒙境，那蒙兵却漫山遍野的追來。看官，你想這時的胡沙虎，還有心戀戰麼？當時你逃我竄，被蒙古兵大殺一陣，可憐血流山谷，屍積道塗，胡沙虎勒馬先逃，還算保全首領。哈不勒汗得此大勝，遂鄙視金邦，益發秣馬厲兵，專待金兵再到，與他厮殺。會金主晟謝世，從孫亶嗣位，因從叔撻懶專權，與叔父兀朮密謀，誘殺撻懶。撻懶遺族，逃往漠北，至哈不勒汗處乞師復仇。哈不勒汗有隙可乘，自然應允。嗣是連寇金邊，把西平、河北二十七團寨，陸續攻取。金主亶聞邊疆被侵，遂與南宋議和，催歸將士，專顧北防。其時金邦的百戰能臣，要算皇叔兀朮。自南歸國，奉了主命，出征蒙古。滿望馬到成功，誰知大小數十戰，遷移一二年，猶是勝負未分，相持莫決。兀朮恐師老財匱，致蹈胡沙虎覆轍，遂決計議和：把西平、河北二十七團寨，盡行割與，又每歲給他牛羊若干頭，米豆若干斛，並册哈不勒汗爲蒙兀國王，方得罷兵修好。這是宋高宗紹興十七年間的事情。

哈不勒汗生有七子，到年老病危時，偏叫他從弟俺巴該進來，奉承國統，又囑諸子敬奉從叔，不得違命。諸子一律遵囑，哈不勒汗纔瞑目去世了。

俺巴該嗣立後，國勢如舊。會哈不勒汗的妻弟，名叫賽因特斤，偶罹疾病，往鄰近塔塔

兒部，聘一巫者療治，日久無效，竟至歿世。家衆因巫者無靈，將他斬首，塔塔兒人不肯干休，遂興兵復仇。哈不勒汗七子，聞母族被兵，立率部衆往援。兩下酣鬬起來，哈不勒汗第六子合丹（秘史作合答安），驍健善戰，手持長槍一幹，所向無前。塔塔兒酋木禿兒，不及防備，竟被合丹刺於馬下。幸部衆奮力搶救，方得暫保性命。醫治一載，纔得痊愈，再發兵進攻，鏖戰兩次，絲毫不能取勝。到着末的一戰，塔塔兒部大敗，木禿兒仍死於合丹手下。

塔塔兒人陰圖雪憤，陽為乞和，一味甘言重幣，來哄這俺巴該。俺巴該信以為眞，竟與塔塔兒結親，願將愛女嫁與該部嗣酋，自己送女成禮。到了塔塔兒部，不防伏兵四起，將父女一概擄去。哈不勒汗長子斡勤巴兒哈合，聞俺巴該被擒，忙至塔塔兒部索還，並責他無禮。塔塔兒部不由分說，復將斡勤巴兒哈合拘住，一併送與金邦。

金人正懷宿忿，將俺巴該釘住木驢背上，令他輾轉慘斃。俺巴該令從人布勒格赤，告金主道：「你不能以武力獲我，徒藉他人手下，置我死地；又用這般慘刑，我死，我的子姪很多，必來復讎。」金主大怒，把斡勤巴兒哈合亦加死刑。並縱布勒格赤使還，令他歸告族衆，速即傾國前來，決一雌雄。

布勒格赤歸國，會議復仇，立哈不勒第四子忽都剌哈為汗，合寨齊起，攻入金界。金人殺他不過，高壘固守。忽都剌哈汗屢攻不克，方大掠而歸。蒙俗以尚武為本旨，忽都剌哈汗勇武絕倫，力能折人為兩截，每食能盡一羊，聲大如洪鐘，每唱蒙兀歌，隔七嶺猶聞彼聲；

因此嗣位數年，威名益振。他於子姪輩中，獨愛也速該（元史作伊蘇克依）。嘗謂此兒英武，不亞自己，遂有傳統的意思。

也速該父，名把兒壇把阿禿兒，係哈不勒汗次子，忽都剌哈汗仲兒。把爾壇生四男，長名蒙格禿乞顏，次名捏坤太石，三子即也速該，最幼的名答里台斡赤斤。也速該少有膂力，善騎射，能彎七石弓，也是箇殺人不翻眼的魔星。他平時嘗在斡灘河畔游獵，所得禽獸，比他人爲多。到年將弱冠時，想得個美貌婦女，作爲配偶，無如部落中少有麗姝，所以因循遷延。

一日，又往斡灘河放鷹，遇着一男騎馬，一婦乘車，從河曲行來。那婦人生得秋水爲眉，芙蓉爲骨，映入也速該眼中，確是生平罕見。他即迎上前道：「你等是何方的人氏？來此做甚？」那男子道：「我是蔑里吉部人（元史稱蔑里吉爲默爾奇斯），名叫客赤列都。」復指着婦人道：「這是你何人？」那男子道：「這是我的妻室。」也速該懷着鬼胎，便撒謊道：「我有話與你細說，你且少待，我去去就來。」那男子正要問他緣故，他已三脚兩步似飛的去了。

不一刻，遙見也速該率着壯士兩人，疾奔而來，忙語婦人道：「他有三人同來，未知吉凶若何？」婦人遠遠一瞧，也覺得着急起來，便道：「我看那三人的顏色，好生不善，恐要害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這般婦女很多哩，將來再娶一個，就喚做我的名

字便是。」說罷，就脫下衣衫，與男子做個紀念。那男子方纔接着，也速該三人已到。男子撥馬就走。也速該令弟守着婦人，自與仲兄揑坤太石趕這男子，跑過七箇山頭，那男子已去遠了。

也速該偕兄同返，牽住婦人的乘車，令兄先行，飭弟後隨。那婦人帶哭帶語道：「我的丈夫，向來家居，不曾受着什麼驚慌，如今被你等逐走，扒山過嶺，何等艱難，你等良心上如何過得下去！」也速該笑道：「我的良心是最好的，逐去你的丈夫，再還你的好丈夫！」那婦人越加號啕，幾乎把河內的川流，山邊的林木，都振動了。答里台斡勒赤斤道：「你丈夫嶺過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尋你；就使來尋，也是不得見了。你住聲，休要哭！咱們總不虧待你！」婦人方漸漸止啼。

到了帳中，也速該便去禀知忽都剌哈汗，忽都剌哈汗道：「好！好！就給你爲妻罷。」那婦人又哭將起來。忽都剌哈汗道：「我是此處國王，他是我的愛姪，將來我死後，他便接我的位置，你給他爲妻，豈不是現成的夫人麼！」婦人聞着夫人兩字，心中也轉悲爲喜，眼中的珠淚，立刻停止。當下忽都剌哈汗，令該婦入後帳整妝，安排與也速該成婚。也速該喜不自禁，至與該婦交拜後，挽入洞房，燈下細瞧，比初見時更爲美艷。那時迫不及待，便擁該婦同寢。歡會後問婦姓名，方知叫作訶額侖（元史作諤楞，源流作烏格楞）。自此朝歡暮樂，幾度春風，竟由訶額侖結下珠胎，生出一箇大名鼎鼎的人物來。

忽都剌哈汗因伐金無功，復思往討塔塔兒部。也速該願爲前鋒，當卽點齊部衆，浩浩蕩蕩的殺奔塔塔兒部。塔塔兒部恰也預防，聞報也速該到來，忙令帖木眞兀格及庫魯不花兩頭目，率衆抵禦。也速該怒馬直前，無人敢當。帖木眞出來阻攔，與也速該戰了數合；一聲吆喝，已被也速該隻手擒來，庫魯不花急忙趨救，也速該故意奔還。等到庫魯不花追至馬後，他却扭轉身來，將手中握定的長槍，刺入庫魯不花的馬腹，那馬受傷墜地，眼見得庫魯不花，也隨仆地下。蒙古部衆，霎時齊集，將庫魯不花活擒了去。那時塔塔兒部大加恂懼，忙選了兩員健將，前來抵敵，一個名叫闊湍巴剌合，一個名叫札里不花，兩將頗有智勇，料知也速該藝力過人，不可小覷，便用了堅壁淸野的法子，來困也速該。也速該無計可施，憤急的了不得，會後隊兵到，又會同進攻，也是沒效。俄聞忽都剌哈汗罹疾，只得奏凱班師。

到了迭里溫盤陀山，見他阿弟到來，向也速該賀喜。也速該道：「出師多日，只拏住敵酋兩名，不能報我大讎，有何足賀！」阿弟道：「擒住敵人，已是可喜，還有一樁絕大的喜事，我的嫂子，已產下一箇麟兒了！」也速該道：「果眞麼？」小子又有一詩道：

天生英物正堪誇，鐵血衹憑赤手拏；古有名言今益信，深山大澤出龍蛇。

欲知也速該得子情形，且由下回交代。

搶掠刼奪，是蒙族慣技；如孛端察兒以下，何一不作如是觀！唯哈不勒汗粗豪闊達，頗有英雄氣象，

所以蒙兀得以建國。也速該刼婦懷胎，偏產出一大人物，豈朔方果爲王氣所鍾耶？本回夾敍夾寫，斐然成章，而命意則全爲成吉思汗蓄勢，如看山然，下有要穴，則上必有層巒疊嶂；如觀水然，後有洪波，則前必有曲澗重溪，大筆淋漓，不落小家氣象。

第三回　女丈夫執旗招叛衆　小英雄逃難遇救星

却說也速該班師回國，也速該的兄弟，及妻室訶額侖，統遠道出迎，至迭里溫盤陀山前，訶額侖忽然腹痛，料將生產，遂就山脚邊暫憩，不多時，即行分娩，產了一個頭角崢嶸的嬰兒，大衆都目爲英物。還有一種怪異，這嬰孩初出母胎，他右手却握得甚緊，由旁人啓視，乃是一握赤血，其色如肝，其堅如石，大家莫識由來，只說他是吉祥預兆。是兒生後，巧值也速該到來，由他阿弟詳報，也速該似信非信，忙即過視訶額侖母子。訶額侖雖覺疲倦，猶幸丰姿如舊，及瞧這嬰兒形狀，果然奇偉異常，雙目且炯炯有光。也速該不禁大喜，便道：「我此番出征，第一仗便擒住帖木眞，是我生平第一快事；今得此兒，也不妨取名帖木眞（亦作鐵木眞，元史作特種津），留作後來紀念。」大衆很是贊成。

當下挈眷同歸，省視忽都剌哈汗疾病，已覺危急萬分，也速該不覺淚下。忽都剌哈汗執也速該手，悽然道：「我與你要永訣了！國事待你作主，你不要畏縮，也不要莽撞方好哩！」也速該應允了，復將俘敵及產子情狀，略略陳明，忽都剌哈汗也覺心慰。也速該暫行退出，忽都剌哈汗即於是夕死了。

時，嘗左擁嬌妻，右抱雛兒，享這人間幸福。陸續生下三男，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復生了一女，取名帖木侖。也速該自合撒兒生後，曾別納一婦，生一男子。名別勒古台，因此也速該共有五兒。

喪葬已畢，也速該統轄各族，遠近都憚他威武，不敢妨命，因此也速該逍遙自在，閒着

至帖木眞九歲時，也速該引他出游，擬往訶額侖母家，揀一個好女郎，與帖木眞訂婚。行至扯克撒兒山及赤忽兒古山間，遇着弘吉剌族人德薛禪（源流作岱徹辰），兩下攀談，頗覺投契。也速該便將擇婦的意思，與他表明。德薛禪道：「我昨夜得了一夢，煞是奇異，莫非應在你的郎君！」也速該問是何夢，德薛禪道：「我夢見一官人，兩手擎着日月，飛至我手上立住。」也速該道：「這官人將日月擎來，料是畀汝，汝的後福不淺哩。」德薛禪道：「我的後福，要全仗你的郎君。」也速該驚異起來，德薛禪道：「你不要怪我說謊，我夢中所見的官人，狀貌與郎君相似；如蒙不棄，我有愛女孛兒帖，願爲郎君婦。他日我家子孫，再生好女，更世世獻與你皇帝家，怕不做后妃不成！」說得也速該笑容可掬，便欲至他家內，親視彼女。

當由德薛禪引路，導入家中，德薛禪卽命愛女出見，嬌小年華，已饒丰韻。也速該大喜，卽問他年齡，比帖木眞只大一歲。當命留下從馬，作爲聘禮，便欲率子告辭，德薛禪苦苦留住，宿了一宵。

翌日，也速該啓行，欲挈他愛女同去。德薛禪道：「我只有一二子女，現時不忍分離，聞親家多福多男，何不將郎君暫留這裏，伴我寂寥？親家若不忍別子，我亦何忍別女哩！」也速該被他一激，便道：「我兒留在你家，亦屬何妨！只年輕膽小，事事須要照管哩。」德薛禪道：「你的兒，我的女壻，還要什麼客氣！」

也速該留下帖木眞，上馬卽行，回到扯克撤山附近，見有塔塔兒部人，設帳陳筵，頗覺豐盛。正在瞧着，已有塔塔兒人遮住馬頭，邀他入席。也速該生性粗豪，且因途中饑渴，遂不管什麼好歹，竟下馬入宴，酒酣起謝，跨馬而去。途次覺隱隱腹痛，還道是偶感風寒；誰知到了帳中，腹中更攪痛的了不得。一連三日，醫藥無效，不覺猛悟道：「我中毒了！」忙叫族人蒙力克進內，與他說道：「你父察剌哈老人，很是忠誠，你也當似父一般。我兒子帖木眞，在弘吉剌家做了女壻，我送子回來，途中被塔塔兒人毒害。你去領回我兒，快去！快快去！」

蒙力克三脚兩步的去召帖木眞，至帖木眞回來，可憐也速該已早登鬼籙，只剩遺骸（史稱帖木眞十三歲遭父喪，此本秘史敍述）！當下號啕大哭，他母親訶額侖，本哭個不休，至此轉來勸住帖木眞。殮葬後，嫠婦孤兒，空幃相弔，好不傷心！各族人且欺他孤寡，多半不去理會；只有蒙力克父子，仍遵也速該遺言，留心照拂。訶額侖以下，很是感激。

是時俺巴該派下，族類蕃滋，自成部落，叫作秦赤烏部（元史作泰楚特，秘史泰亦赤兀惕姓氏）

也速該在時，尚服管轄，祭祀一切，彼此皆躋堂稱觥，不分畛域。也速該歿後一年，適遇春祭，訶額侖去得落後，就被他屏斥回來，連胙肉亦不給與。訶額侖憤着道：「也速該原是死了，我的兒子，怕不長大麼？爲甚把胙肉一份子，也不給我？」這語傳到泰赤烏部，俺巴該尚有兩個妻妾，竟向着部衆道：「訶額侖太不成人！我等祭祀，難道定要請他！自今以後，我族休要睬他母子，看他母子怎生對待！」嗣是與訶額侖母子，絕對不和，並且籠絡也速該族人，叫他棄此就彼。各族統趨附泰赤烏部。也速該部下，也未免受他羈縻。

時有哈不勒汗少子脫朵延（元史作托多呼爾察），係帖木眞叔祖行，向爲也速該所信任；至此亦叛歸泰赤烏部。帖木眞苦留不從，察刺哈老人，亦竭力挽留。脫朵延道：「水已乾了，石已碎了，我留此做甚？」察刺哈尚攬袪苦勸，惱動了脫朵延，竟取了一柄長槍，向察刺哈亂戳，察刺哈急忙避開，背上已中了一槍，負痛歸家，脫朵延率衆自去。

帖木眞聞察刺哈受傷，忙至彼家探視。察刺哈忍着痛，對帖木眞道：「你父去世未久，各親族多半叛離。我勸脫朵延休去，被他槍傷。我死不足惜，奈你母子孤栖，如何過得下去！」說着，不禁垂淚。

帖木眞大哭而出，稟告母親訶額侖。訶額侖豎起柳眉，睜開鳳目，勃然道：「彼等欺我太甚！我老娘雖是婦女，難道眞一些兒沒用麼！」便攜着帖木眞，出召族衆，尚有數人，勉以忠義，令他追還叛人。

訶額侖親自上馬，手持旄纛一大桿，在後壓隊，並叫從人攜了長槍，整備厮殺。說時遲，那時快，脫朵延帶去的族衆，已被訶額侖追着。訶額侖大呼道：「叛衆聽者！」脫朵延等聞聲轉來，見訶額侖面帶殺氣，娬媚中現出英武形狀，不由的驚愕起來。訶額侖遙指脫朵延道：「你是我家的尊長，爲什麼舍我他去？我先夫也速該，不曾薄待你；我母子且要仗你扶持！別人可去，你也這般，如何對我先人於地下！」脫朵延無言可答，只管撥馬自走，那族衆也思隨往。訶額侖愈加性起，叫從人遞過了槍，自己加鞭馳上，衝入叛衆隊間，橫着槍桿，將叛衆攔住一半。喝聲道：「休走！老娘來與你拚命！」那叛衆不曾見訶額侖有此膽力，還道他藏着不用，此次方出來顯技，幾嚇得面面相覷，訶額侖見他有些疑懼，又略霽怒顏道：「倘你等叔伯子弟們，尙有忠心，不願向我還手，我深是感念你們！你休與脫朵延同一般見識。須知瓦片尙有翻身日子，你不記念先夫也速該情誼，也須憐我母子數人，効力數年；待我兒郎們有日長成，或者也與先夫一般武藝，知恩必報，銜讎必復。你叔伯子弟們，試一細想，來去任便！」說罷，令帖木眞下馬，跪在地上，向衆哭拜。叛衆睹這情狀，不由的心軟神移，也答拜道：「願効死力！」於是前行的已經過去，後行的統同隨回。

到家後，聞察哈剌老人已死，母子統去弔喪，大哭一場。族衆見他推誠置腹，方漸漸有些歸心訶額侖。怎奈泰赤烏部聚衆日多，讎視訶額侖母子，亦日益加甚。訶額侖恐遭毒手，每教他五子協力同心，緩緩兒的復仇雪恨。他嘗操作蒙語道：「除影兒外無伴黨，除尾子外

無鞭子。」兩語意義，是譬如影不離形，尾不離身，要他五子不可拆開；因此帖木眞兄弟，時常憶着，很是和睦，同居數年，內外無事。

一日，兄弟妹六人，同往山中游獵，不料遇着泰赤烏部的伴當，如黃鷹捕雀一般，來拏帖木眞，別勒古台望見了，連忙將弟妹藏在壑內，自與兩兄彎弓射鬬。泰赤烏人欺他年幼，那裏放在心上，不防弦聲一響，爲首的被他射倒，餘衆望將過去，這放箭的不是別人，就是別勒古台。衆人都向他搖手，大聲叫着：「我不來擄你，只將你哥哥帖木眞來！」帖木眞聞他指名追索，不禁心慌，忙上馬竄去。

泰赤烏人舍了別勒古台等，只望帖木眞後追。帖木眞逃至帖兒古捏山，鑽入叢林。泰赤烏人不敢進蹦，只是四圍守着。帖木眞一住三日，只尋些果實充飢，當下耐不住飢渴，牽馬出來，忽聽得撲塌一聲，馬鞍墜地。帖木眞自歎道：「這是天父止我，叫我不要前行！」復回去住了三日，又想出來。行了數步，驀見一大石擋住去路，又躊躇莫決道：「莫非老天還叫我休出麼？」又回去住了三日。實饑渴的了不得，遂硬着心腸道：「去也死，留也死，不如出去！」遂牽馬逕出，將堵住的大石，用力撥開，徐步下山。猛聽得一聲胡哨，頓時手忙脚亂，連人帶馬跌入陷坑，兩邊垂下鐃鉤，把他人馬棼起，待帖木眞張目旁顧，已是身子被縛，左右都是泰赤烏人。

帖木眞嘆了口氣，束手待斃，可巧時當首夏，泰赤烏部依着故例，在斡難河畔筵宴，無

暇把帖木眞處死，只將他枷住營中，令一弱卒守著，帖木眞默想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便兩手捧著了枷，突至弱卒身前，將枷撞去。弱卒不及預防，被他打倒，就脫身逃走。一口氣奔了數里，身子疲乏不堪，便在樹林內小坐。嗣怕泰赤烏人追至，想了一計，躲在河水內溜道中，只把面目露出，暫且休息。正倦寐間，忽有人叫道：「帖木眞，你爲何蹲在水內？」帖木眞覺著，把雙眼一擦，啓目視之，乃是一箇泰赤烏部家人，名叫鎖兒罕失刺，不由的失聲道：「呵喲！」還是鎖兒罕失刺道：「你不要慌！你出來便是。」帖木眞方纔動身，拖泥帶水的走至岸上，鎖兒罕失刺愀然道：「看你這童兒，煞是可憐，我不忍將你加害。你快去！自尋你母親兄弟，若見着別人，休說與我相見！」言訖自去。

帖木眞暗想：自已已困憊異常，不能急奔，倘或再遇泰赤烏人，恐沒有第二個鎖兒罕。不如靜悄悄的跟着了他，到他家裏，求他設法救我。主見已定，便躡迹前行。鎖兒罕纔入家門，帖木眞也已趕到。鎖兒罕見了帖木眞，大驚道：「你爲何不聽我言，無故到此？」帖木眞垂淚道：「我肚已餓極了，口已渴極了，馬兒又沒有了，那裏還能遠行！只求你老人家救我！」

鎖兒罕尚在遲疑，室內走出了兩個少年，便問道：「這就是帖木眞麼？雀被鸇逐，樹兒草兒，尙能把他藏匿，難道我的父子，反不如草木！阿爹須救他爲是！」鎖兒罕點着了頭，忙喚帖木眞入內，給他馬嬭麥餌等物。帖木眞飽餐一頓，竭誠拜謝。問了兩少年名字，長的

名沈白，次的名赤老溫（源流作齊拉袞，卽後文四傑之一）。帖木眞道：「我若有得志的日子，定當報答老丈鴻恩，及兩位哥哥的大德。」

言未已，忽又有一少女來前，由鎖兒罕命他相見，帖木眞見他嬌小可人，頗生愛慕，只聽鎖兒罕道：「這是我的小女兒，叫作合答安，你在此恐人察覺，不如暫匿在羊毛車中，叫我小女看着。如有飢渴事情，可與我女說明。」又轉向女子道：「他如要飲食，你可取來給他。」女子遵囑，導帖木眞至羊毛車旁，開了車門，先搬出無數羊毛，方令帖木眞入匿，再將羊毛搬入，把他掩住。這時天氣方暑，帖木眞連聲呼熱。女子恰嬌聲囑道：「休叫休叫！你要保全性命，還須忍耐方好！」帖木眞聞言，纔不敢出聲。

到了夜間，女子取進飲食，將羊毛撥開，俾他充腹，那時彼此問答，很覺投機。帖木眞忽歎道：「可惜！可惜！」女子道：「你說甚麼？」帖木眞道：「可惜我聘過了妻！」那女子聽了，垂着臉道：「你不要亂想！今夜想無人來此，便可臥在羊毛上面，我與你車門開着，小覺涼快。」帖木眞應着，看那女子徐步而去；展轉凝思，幾難成寐，入後勉抑情腸，方矇矓睡去。約莫睡了三四個時辰，猛聽鷄聲報曉，未免吃了一驚，靜候了好一刻，忽見那女子踉蹌奔來道：「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有人來捉你了！快快將羊毛掩住！」小子述此，曾有一詩咏帖木眞云：

不經患難不成才，勞餓始邀大任來；試憶羊毛車上苦，少年蹉跌莫心灰。

未知帖木眞果被捉住否，且至下回說明。

是回爲寡婦孤兒合傳，見得孤寡之倫，易受人欺，可爲世態炎涼，作一榜樣。惟寡婦孤兒之卒被人欺者，雖由人情之叵測，亦緣一己之庸愚。試看訶額侖之臨危思奮，居然截住逃亡；帖木眞之情急智生，到底得離險難。人貴自立，如尋常兒女子哭泣窮途，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果何補耶！讀此應爲之一歎，復爲之一奮。

第四回　追失馬幸遇良朋　喜乘龍送歸佳耦

却說帖木眞匿身羊毛車內，被那女子一嚇，險些兒魂膽飛揚，忙向女子道：「好妹子！你與我羊毛蓋住，休被歹人看見；我心內一慌，連手足都痲木不仁了。」女子聞言，急將羊毛亂扯，扯出了一大堆，叫帖木眞鑽入車後，外面即將羊毛堵住，復將車門關好，跑着腿走了。女子方去，外面已有人進來，大聲道：「莫非藏在車內，快待我一搜！」話纔畢，車門已被他開着，窸窸窣窣的掀這羊毛。帖木眞縮做一團，屏着氣息，不敢少動，只聽着鎖兒罕道：「似這般熱天氣，羊毛內如何藏人！也要熱死的了。」

語後片刻，方聞得大衆散去。帖木眞默念道：「謝天謝地謝菩薩！」念了好幾遍，又聞有人喚他出來，聲音確肖那女子，纔敢撥開羊毛，下車出見。鎖兒罕也踱入道：「好險吓！不知誰人漏着消息，說你躲住我家，來了好幾箇人，到處搜索，險些兒把我的父子性命，也收拾在你手裏！幸虧天神保佑，瞞過一時，看你不便常住我家，早些兒去尋你母親兄弟去！」又叫他次子入內，囑道：「馬房內有一隻沒鞍的騍子，你去牽來，送他騎坐，可以代步。」復命那女兒道：「廚下有煑熟的肥羔兒，并馬嬭一盂，你去盛在一皮箭內，給他路上飲

食。」兩人遵命而出，不一時，陸續取到，鎖兒罕又命長子取弓一張，箭兩支，交給帖木眞道：「這是你防身的要械，你與那皮筩內的食物，統負在肩上。就此去罷！」帖木眞撲身便拜，鎖兒罕道：「你不必多禮，我看你少年智勇，將來定是過人，所以冒險救你。你不要富貴忘我！」帖木眞跪着道：「你是我重生的父母，有日出頭，必當報德，如或負心，皇天不佑！」說罷，復拜了數拜。鎖兒罕把他扶起，他又對着赤老溫弟兄，屈膝行禮。起身後，復向女子合答安也一屈膝，并說道：「你爲我提心弔膽，愁暖防饑，我終身不敢忘你！」女子連忙避開，當由帖木眞偷眼瞧着，桃腮暈釆，柳眼含嬌，不由的戀戀不捨。還是鎖兒罕催他速行，纔負了弓箭等物，一步一步的挨出了門，跨上騾子，加鞭而去。

行了數武，尙勒馬回頭，望那鎖兒罕家門，見他少女也是倚門望着。硬着頭與他遙別，順了斡難河流，飛馳疾奔，途中幸沒遇着歹人，經過別帖兒山，行到豁兒出恢山，只聽有人拍手道：「哥哥來了！」停鞭四望，遙見山南有一簇行人，不是別個，就是他母親兄弟，當即下了騾子，相見時，各敍前情，母子相抱大哭。合撒兒勸阻道：「我等記念哥哥，日日來此探望，今日幸得相見，喜歡的了不得，如何哭將起來！」母子聞言，纔止住了哭聲。

數人相偕歸來，至不兒罕山前，有一座古連勒古嶺，內有桑沽兒河，又有個靑海子，貔貍甚多，形似鼠，肉味很美。帖木眞望着道：「我等就在這裏居住，一則此地不讓故居；二則也可防敵毒害。」訶額侖道：「也好！」便尋了一塊曠地，紮住營帳，把故居的人物騾

馬，都移徙過來。也速該遺有好馬八匹，帖木眞很是愛重，朝夕喂飼，統養得雄駿異常。某日午間，那馬房內的八匹好馬，統被歹人竊去，只有老馬一匹，由別勒古台騎去捕獸，未曾被竊。帖木眞正在着忙，見別勒古台獵獸回來，忙與他說明。別勒古台道：「我追去！」合撒兒道：「你不能，我追去！」帖木眞道：「你兩人都尙稚童，不如我去！」就攜了弓箭，騎着那匹老馬，躡着八馬蹤迹，向北疾追。行了一日一夜，天色大明，方遇着一少年，在曠野中擠馬乳。便拱手問道：「你可見有馬八匹麼？」那少年道：「日未出時，曾有八匹馬馳過。」帖木眞道：「八匹馬是我遺產，被人竊去，所以來追。」那少年把他注視一回，便道：「看你面色，似帶飢渴，所騎的馬，也已困乏，不如少歇，飲點馬乳，我伴着你一同追去，何如！」

帖木眞大喜，下了騎，即在少年手中，接過皮箭，飲了馬乳，少年也不回家，就將擠乳的皮箭，用草蓋好，把帖木眞騎的馬放了。自己適有兩馬，一匹黑脊白腹的，牽給帖木眞騎住，還有一匹黃馬，作了自己坐騎，一先一後，攬轡長驅。途次由帖木眞問他姓氏，他說我父名納忽伯顏，我名博爾朮（亦四傑之一，秘史作孛斡兒出），乃孛端察兒後人。帖木眞道：「孛端察兒，是我十世前遠祖，我與你恰同出一源，今日又勞你助我，我很是感你！」博爾朮道：「男子的艱難，都是一般，況你我本出同宗，理應爲你効力！」兩人有說有話，到也不嫌寂寞。

行了三日，方見有一個部落，外有圈子，羈着這八匹駿馬。帖木眞語博爾朮道：「同伴，你這裏立着，我去把那馬牽來。」博爾朮道：「我旣與你作伴來了，如何叫我立著！我與你一同進去。」說着，卽搶先趕入，把八匹馬一齊放出，交給帖木眞。帖木眞讓馬先行，自與博爾朮並轡南歸。

甫啓程，那邊部衆來追，博爾朮道：「賊人到了，你快將弓箭給我，待我射退了他。」帖木眞道：「你與我驅馬先行，我與他厮殺一番！」博爾朮應着，驅馬先走。是時日影西沈，天色已暝，帖木眞彎弓而待，見後面有一騎白馬的人，執着套馬竿，大呼休走！聲尙未絕，那帖木眞的箭幹，早已搭在弓上，順風而去，射倒那人。帖木眞撥馬奔回，會着博爾朮，倍道前行。

又越三晝夜，方到博爾朮家。博爾朮父納忽伯顏正在門外瞭望，見博爾朮到來，垂着淚道：「我只生你一個人，爲甚麼見了好伴當，便隨他同去，不來通報一聲？」博爾朮下馬無言，帖木眞忙滾鞍拜謁道：「郎君義士，憐我失馬，所以不及稟明，同我追去。幸得馬歸來，我願代他受罪！」納忽伯顏扶着帖木眞道：「你不要錯怪，我因兒子失踪，着急了好幾日，今見了面，由喜生怨，乃有此言，望你見諒！」帖木眞道：「太謙了！我不敢當！」隨顧着博爾朮道：「不是你呵，這馬如何可得？我兩人可以分用，你要多少？」博爾朮道：「我見你辛苦艱難，所以願効臂助，難道是羨你的馬麼！我父親只生了我，所有家財，儘够使

用，我若再要你的馬，不就如那賊子不成！」帖木眞不敢再言，便欲告辭，博爾朮挽着了他，同赴原處，將原蓋下的皮箭，取了回去。到家內宰一肥羔，燒熟了，用皮裹着，同皮箭內的馬嬭，一併送給帖木眞，作爲行糧。

看官！前敍鎖兒罕送帖木眞時，也是贈他馬嬭兒，肥羔兒，今番博爾朮送行，又是如此，莫不是蒙人只有這等禮物麼？小子嘗閱蒙韃備錄，方知蒙地宜牧羊馬，凡一牝馬的乳，可飽三人，出行時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糧。本書據實敍錄，因復有此複筆。看官休要嫌我陳腐哩。

閑文少表。且說帖木眞接受厚贈，謝了又謝，即與他父子告辭，抽身欲行。納忽伯顏語博爾朮道：「你須送他一程。」帖木眞忙稱不敢，納忽伯顏道：「你兩人統是青年，此後須互爲看顧，毋得相棄！」帖木眞道：「這個自然！」那時博爾朮已代爲牽馬，向前徐行，帖木眞也只好由他。遂別了納忽伯顏，與博爾朮徒步相隨，彼此談了一回家況，不覺已行過數里。帖木眞方攔住博爾朮，不令前進，兩人臨歧握手，各言珍重而別。

博爾朮去後，帖木眞就從八馬中選了一匹，跨上馬鞍，跑回桑沽兒河邊的家中。他母親兄弟，正在懸念，見他得馬歸來，甚是忻慰。安逸了好幾年，訶額侖語帖木眞道：「你的年紀也漸大了，曾記你父在日，爲了你的婚事，歸途中毒，以致身亡，遺下我母子數人，幾經艱險，受盡苦辛，目下算還無恙。想德薛禪親家，也應惦念着你，你好去探望他呵。若他允

成婚禮，倒也了結一樁事情；且家中多個婦女，也好替我作個幫手。」語未畢，那別勒古台在旁說道：「兒願隨阿哥同去。」訶額侖道：「也好，你就同去罷。」

次日，帖木眞弟兄，帶了行糧，辭別萱幃，騎着馬先後登途，經過靑山綠水，也不暇遊覽，專望弘吉剌氏住處，順道進發。約兩三日，已到德薛禪家。德薛禪見女夫到來，很是喜悅，復與別勒古台相見。彼此寒暄已畢，隨即筵宴，德薛禪向帖木眞道：「我聞泰赤烏部嘗嫉妒你；我好生愁著；今得再會，眞是天幸！」帖木眞就將前時經過的艱苦，備述一遍。德薛禪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你此後當發迹了。」別勒古台復將母意約略陳明。德薛禪道：「男女俱已長大了，今夕就好成婚哩。」便命他妻室搠壇出見。帖木眞弟兄，又避席行禮。搠壇語帖木眞道：「好幾年不見，長成得這般身材，令我心慰！」復指別勒古台與帖木眞道：「這是你的弟兄麼？也是一個少年英雄！」兩人稱謝。席散後即安排婚禮，到了晚間，布置已妥，德薛禪即命女兒孛兒帖換了裝，登堂與帖木眞行交拜禮，禮成，夫婦同入內帳，彼此相覷，一個是雄糾糾的好漢，氣象不凡；一個是玉亭亭的麗姿，容止不俗。兩下裏統是歡洽，攜手入幃，卿卿我我，大家都是過來人，不庸小子贅說了。

過了三朝，帖木眞恐母親懸念，便思歸家。德薛禪道：「你既思親欲歸，我也不好強留。但我女既爲你婦，亦須同去謁見你母，稍盡婦道，我明日送你就道好了。」帖木眞道：「有弟兄同伴，路上可以無虞，不敢勞動尊駕！」搠壇道：「我也要送女兒去，乘便與親家

母相見。」帖木眞勸他不住，只得由他。

翌晨，行李辦齊，便即啓程。德薛禪與帖木眞兄弟騎馬先行，搠壇母女，乘騾車後隨。到了克魯倫河，距帖木眞家不遠。德薛禪就此折回，搠壇直送至帖木眞家，見了訶額侖，不免有一番周旋，又命女兒孛兒帖行謁姑禮，訶額侖見他戴着高帽，衣着紅衣，楚楚丰姿，不亞當年自己，心中很是喜慰。那孛兒帖不慌不忙，先遵着蒙古俗例，手持羊毛油，對竈三叩頭，就用油入竈燃着，叫作祭竈禮；然後拜見訶額侖，一跪一叩。訶額侖受了半禮。復見過合撒兒等，各送一衣爲贄。另有一件黑貂鼠襖，也是孛兒帖帶來。帖木眞見了，便去稟知訶額侖道：「這件襖子，是稀有的珍品。我父在日，曾幫助克烈（元史作克垺），部恢復舊土，克烈部汪罕（元史作汪汗），與我父很是莫逆，結了同盟。我目下尙在窮途，還須仗人扶持，我想把這襖獻與汪罕去（本紀汪罕之父，忽兒扎卒，汪罕嗣位，多殺戮昆弟。其叔父菊兒逐之于哈剌溫隘，汪罕僅以百騎走奔也速該。也速該率兵逐菊兒，奪還部衆，歸汪罕，汪罕德之，遂與同盟）。」訶額侖點頭稱善。

至搠壇歸去後，帖木眞復徙帳克魯倫河，叫兄弟妻室，奉着訶額侖居住，自己偕別勒古台，攜着黑貂鼠襖，竟往見汪罕。汪罕脫里，晤着他兄弟二人，頗表歡迎，帖木眞將襖子呈上，幷說道：「你老人家與我父親，從前很是投契，刻見你老人家，與我父親一般！今來此無物孝敬，只有妻室帶來襖子一件，乃是上見公姑的贄儀，特轉奉與你老人家！」脫里大喜，收了襖子，幷問他目前情狀。待帖木眞答述畢，便道：「你離散的百姓，我當與你收

拾；逃亡的百姓，我當與你完聚；你不要躭憂，我總替你幫忙呢！」帖木眞碰頭稱謝。一住數天，告辭而別，脫里也畀他贐儀，在途奔波了數日，方得回家休息。忽外邊走進一老媼道：「帳外有呼喊聲，蹴踏聲，不知爲着甚事？」帖木眞驚起道：「莫非泰赤烏人又來了？如何是好！」正是：

一年被蛇蛟，三年爛稻索；厄運尚侵尋，剝極纔遇復。

畢竟來者爲誰，且看下回分解。

霸王創業，必有良輔隨之，而微賤時所得之友，尤爲足恃；蓋彼此情性，相習已久，向無猜忌之嫌，遂得保全後日，如帖木眞之與博爾朮是也。但博爾朮初遇帖木眞，見其追馬情急，即願與偕行，此非有特別之遠識，及獨具之俠義，豈肯驟爾出此？至德薛禪之字女於先，嫁女於後，不以貧富貴賤之異轍，遂異初心，是皆所謂久要不忘者，誰謂胡兒無信義耶？讀此回，殊令人低徊不置！

第五回　合浦還珠三軍奏凱　穹廬返幕各族投誠

却說帖木眞聞帳外有變，料是歹人到來，忙令母親兄弟等，暫行趨避，倉猝不及備裝。大家牽了馬匹，跨鞍便逃。訶額侖也抱了女兒，上馬急行。帖木眞又命妻室孛兒帖，與進報的老婦，同乘一車，擬奔上不兒罕山。誰知一出帳外，那邊來的敵人，已似蜂攢蟻擁，辨不出有若干名。帖木眞甚是驚慌，只護着老母弱妹，疾走登山，那妻室孛兒帖的車子，竟相離的很遠了。孛兒帖正在張皇，已被敵人追到，喝聲道：「車中有甚麼人？」那老婦戰兢兢的答道：「車內除我一人外，只有羊毛。」一敵人道：「羊毛也罷。」又有一人道：「兄弟們何不下馬一看！」那人遂下了騎，把車門拉開，見裏面坐着一個年輕婦人，已抖做一團，不由的笑着道：「好一團柔軟的羊毛！」說未畢，已將孛兒帖拖出，駝在背上，揚長去了。

那時帖木眞尚未知妻室被擄，只挈了母親兄弟，藏在深林裏面，只聽山前山後，呼喊之聲，接連不斷。等到天色將昏，方敢探頭出望，纔一瞭着，見敵人正在刺斜裏趨過。還幸他已背着，不爲所見。但聞得喧嚷聲道：「奪我訶額侖的讎恨，至今未忘！可恨帖木眞那廝，竄伏山中，無從搜獲，現在只挐住他的妻，也算洩我的一半忿恨！」說訖，下山去了。只可

憐這帖木眞，如鳥失侶，似獸失羣。還要藏頭匿腦，一聲兒不敢反脣。

是晚在叢林中歇了一宿。次日，方令別勒古台，在山前後探察。返報敵人已去，帖木眞尙不敢出來。接連住了三日，探得敵人果已去遠，方纔與母親兄弟，整轡下山。到了山麓，椎着胸哭告山神道：「我家神靈庇護，得延性命，久後當時常祭祀，報你山神大德！就是我的子子孫孫，也應一般祭祀。」說着，已屈膝跪拜，拜了九次，跪了九次，又將馬嬭子洒奠了。

看官，你道這敵人究是何人？聽他的語意，便可曉得是蔑里吉部人。帖木眞的母親訶額侖，本是蔑里吉人客赤列都妻，由也速該搶刼得來，此次特糾衆報復，擄了孛兒帖去訖。

帖木眞窮極無奈，只有去求克烈部長，救他妻室。當下與合撒兒、別勒古台兩弟，倍道至克烈部，見了部長脫里，便哭拜道：「我的妻，被蔑里吉人擄去了！」脫里道：「有這等事麼？我助你去滅那雠人，奪還你妻。你可奉了我命，去通知札木合兄弟，他在喀爾喀河上流，你去敎他發兵二萬，做你左臂；我這裏也起二萬軍馬，做你右臂，不怕蔑里吉不滅，你妻不還！」

帖木眞叩謝而出，即語合撒兒道：「札木合也是我族的尊長，幼小時與我作伴過的；且他與汪罕鄰好。此去乞救，想必肯來助我。」合撒兒道：「我願去走一遭，哥哥不必去！」言畢，挺身欲走。帖木眞又語別勒古台道：「看來這番動衆，不滅蔑里吉不休，我的好伴當博爾朮，你可替我邀來，做個幫手！」別勒古台應命，臨行時，帖木眞示他路徑，當即去

訖。

帖木眞走回家內候着。不兩日，別勒古台已與博爾朮同來。帖木眞正在接着；見合撒兒亦到，便向帖木眞道：「札木合已允起兵，約汪罕兵及我等弟兄，在不兒罕山相會。」帖木眞道：「照這般說，須要去通報汪罕。」合撒兒道：「我已去過了，汪罕大兵，也卽日就道哩。」帖木眞大喜道：「這麽快！我有這般好弟兄，總算是天賜我的！倘得你嫂子重還，我夫婦當向你磕頭。」合撒兒道：「那有兄嫂拜弟叔的道理！這且休談，我等快帶了糧械，去會兩部的大軍。」

於是帖木眞、合撒兒、別勒古台三人，整鞭前往，令博爾朮爲伴。到了不兒罕山下，停了一宿，但見風飄飄的旗影，密層層的軍隊，自北而來；忙上前歡迎，乃是札木合兄弟，率着大軍，兼程而至。兩下相見，很是歡洽，只汪罕兵馬，尙未見到。過了一日，仍是杳然，又過一日，還是杳然。帖木眞非常焦急，直至第三日午間，方有別部兵到來。札木合恐是敵軍，飭軍士整架立着。那邊過來的軍士，也擧着軍械，步步相逼。及相距咫尺，纔都認得是約會的兵士。札木合見了汪罕，便嚷道：「我與你約定日期，風雨無阻，你爲何誤限三日？」脫里道：「我稍有事情，因此逾限！」札木合道：「這個不依，咱們說過的話兒，如宣誓一般，你誤期應卽加罰！」脫里有些不悅起來。還是帖木眞從旁調停，纔歸和好，於是逐隊進發。

札木合道：「蔑里吉部共有三族，分居各地；住在布拉克地方的頭目，叫作脫黑脫阿，住在斡兒寒河的頭目，叫作歹亦兒兀孫；住在合刺只曠野的地方，叫作合阿台答兒馬剌。我聞得脫黑脫阿,就是客赤列都的阿哥,他爲弟婦報怨，所以與帖木眞爲難，查布拉克卡倫（蒙古屯戍之所曰卡倫），就在這不兒罕山背後，我等不如越山過去，潛兵夜襲，乘他不備，擄他淨盡，豈不是好計麼！」帖木眞欣然答道：「果然好計，我弟兄願充頭哨！」札木合道：「很好！」帖木眞弟兄，遂與博爾朮控馬登山，大衆跟着。

不一日，盡到山後，削木爲筏，渡過勤勒豁河，便至布拉克卡倫，乘夜突入，將帳內所有的大小男婦，盡行拏住。天明檢視俘虜，並沒有脫黑脫阿，連帖木眞的妻室孛兒帖，也不見下落，帖木眞把俘虜喚來，挨次訊明，問到一個老婦，乃是脫黑脫阿的正妻。他答道：「夜間有打魚捕獸的人，前來報知，說你等大軍，已渡河過來，那時脫黑脫阿，忙至斡兒寒河，去看歹亦兒兀孫去了。我等逃避不及，所以被擄。」帖木眞道：「我的妻子孛兒帖，你見過麼？」老婦道：「孛兒帖便是你妻麼麼？日前拟到此處，本爲報客赤列都的宿讎；因客赤列都前已亡過，所以擬給他阿弟赤勒格兒爲妻。」帖木眞驚問道：「已成婚麼？」老婦半晌道：「尚未。」帖木眞復道：「現在到那裏去？」老婦道：「想與百姓們同走去了。」

帖木眞匆匆上馬，自尋孛兒帖，這邊兩部大軍，先到斡兒寒河，去拏歹亦兒兀孫，誰知已與脫黑脫阿，作伴逃走；只遺下子女牲畜，被兩軍搶得精光。轉入合刺只地方，那合阿台

答兒馬刺，纔聞着消息，思挈家屬遁逃，不意被兩軍截住，憑他如何勇悍，也只好束手成擒，家族們更不必說，好似牽羊一般，一古腦兒由他牽出。兩軍歡躍回營，獨帖木眞未到。

且說帖木眞上馬加鞭，疾趨數里，沿途遇著難民逃奔，便留心探望，眼中只有那篷頭跣足的婦女，並沒有這嬌嬌滴滴的妻室，他心裏很是焦急，不知不覺的，行了多少路程，但見徧地蒼涼，杳無人迹，不禁失聲道：「我跑得太快，連難民已落後了，此地荒僻的很，鬼物都找不出一個，那裏有我的嬌妻，不如回去再尋！」

當下勒馬便回，行到薛涼格河，又遇見難民若干，仍然沒有妻兒形迹。他坐在馬上，忍不住號哭道：「我的妻，你難道已死麼？我的妻孛兒帖，你死得好苦！」隨哭隨叫，頓引出一箇人來，上前扯住轡繩，俯視之，乃是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嫗。便道：「你做甚麼？」老嫗道：「小主人，你難道不認得我麼！」帖木眞拭目一看，方認得是與妻偕行的老嫗，忙下騎道：「我的妻尚在麼？」老嫗道：「方纔是同逃出來的，爲被軍民一擠，竟離散了。」帖木眞跌足道：「如此奈何！」老嫗道：「總在這等地方。」

帖木眞也不及上馬，忙牽着轡隨老嫗同行。四處張望，見河邊坐着一個婦人，臨流啼哭。老嫗遙指道：「他可是麼？」帖木眞聞言，捨了馬，飛身似的走到河旁，果然坐着的婦人，是日夜記念的孛兒帖！便牽着他手道：「我的妻，你爲我受苦了！」

孛兒帖見丈夫到來，心中無限歡喜，那眼中的珠淚，反較前流得越多了。帖木眞也洒了

幾點英雄淚，便道：「快回去罷！」遂將孛兒帖扶起，循原路會着老嫗。幸馬兒由老嫗牽着，未曾縱逸，當將孛兒帖攙上了馬，自與老嫗步行回寨。

這時候，合撒兒等已帶部衆數十名，前來尋兒，途次相遇，歡迎回來。脫里札木合接着，統爲慶賀。帖木眞稱謝不盡。是日大開筵宴，暢飲盡歡；夜間便把那擄來的婦女，除有姿色的，歸與部酋受用，其餘都分給兩部頭目，好做妻的做了妻，不好做妻的做了奴婢。只帖木眞恰愛着一個五歲的小兒，名叫曲出，乃是蔑里吉部酋撇下的小兒子，面目皓秀，衣履鮮明，口齒亦頗伶俐。帖木眞攜着他道：「你給我做了養子罷！」曲出煞是聰明，便呼帖木眞爲爺，孛兒帖爲娘，這也不在話下。

次日，札木合、脫里合議，把所得的牲畜器械等，作三股均分，帖木眞應得一股。他恰嚷着道：「汪罕是父親行，札木合是尊長行，你兩人憐我窮苦，興兵報讎，所以蔑里吉部被我殘毀，我的妻也得生還；兩丈鴻恩，銘感無已，何敢再受此物？」札木合不從，定要給他，帖木眞辭多受少，方無異言。於是拔寨起行，把合阿台以下的讎人，統行剪縛，帶了回去。行至忽勒答合兒崖前，曠地甚多，就將大軍紮住，札木合語帖木眞道：「我與你從幼相交，曾在這處，同擊髀石爲戲（蒙俗多以髀石擊獸），我給你一塊麅子髀石，你與我一個銅鑄的髀石，現雖相隔多年，你我交情，應如前日！我就在這處設下營帳，你也去把母親兄弟接來，彼此同住數年，豈不是好！」帖木眞大喜，便令合撒兒兄弟，去接他母親弟妹，惟汪罕部長

脫里，告辭回去。

過了兩日，合撤兒等，奉著訶額侖到營，嗣是與札木合同帳居住，相親相愛，住了一年有餘。時當孟夏，草木陰濃，札木合與帖木眞攬轡出游，越山過嶺，到了最高的峯巒，兩人並馬立着。札木合揚鞭得意道：「我看這朔漠地方，野獸雖多，恰沒有絕大貔貅；若有了一頭，怕不將羊兒羔兒，喫個淨盡！」帖木眞含糊答應，回營後對着母親訶額侖，把札木合所說的話，述了一遍，隨道：「我不曉得他是甚麼意思，一時不好回答，特來問明母親。」訶額侖尙未及答，孛兒帖道：「這句話，便是自己想作貔貅哩！有人曾說他厭故喜新，如今咱們與他相住年餘，怕他已有厭意，聽他的言語，莫非要圖害咱們，咱們不如見機而作，趁着這交情未絕的時候，好好兒的分手，何如？」訶額侖點頭稱善。帖木眞聽了妻言，隔宿便去語札木合道：「我母親欲返視故帳，我只好奉母親命，伴着了去。」札木合道：「你想回去麼！莫非我慢你不成！」帖木眞忙道：「這話從何處說來？暫時告別，後再相見！」札木合道：「要去便去！」

帖木眞應聲而出，隨卽點齊行裝，與母妻弟妹等，領了數十名伴當，卽日告程，從間道回桑沽兒河。途遇泰赤烏人，泰赤烏人疑帖木眞進攻，慌忙散走，撇下一個闊闊出名字的小兒，由帖木眞伴當牽來。帖木眞瞧着道：「這兒頗與曲出相似，好做第二個養子，服侍我的母親。」當下稟知訶額侖，訶額侖倒也心喜。到了桑沽兒河故帳，那時伴當較多，牲畜亦

衆，帖木眞遂蓄着大志，鎭日裏招兵養馬，想建一個大部落起來。自是從前散去的部衆，亦逐漸歸來。帖木眞不責前愆，反加優待，因此遠近聞風，爭相趨附。到三四年後，帖木眞帳下各部族，差不多有三四萬人，比也速該在日，倍加興旺了。大衆遂推戴帖木眞爲部長，分職任事，居然一王者開創氣象，小子有詩讚他道：

有基可藉卽稱雄，豪傑凡庸迥不同；大好男兒須自立，莫將通塞諉天公！

欲知此後情事，且至下回表明。

汪罕、札木合助帖木眞襲蔑里吉部，不可謂非厚誼，然汪罕誤期三日，已是未足踐信。若札木合遵約而來，報捷而返，及至中途設帳，與帖木眞同居年餘，厚誼如此，宜可歷久不渝矣；乃得志卽驕，片言齟齬，以致帖木眞懷疑自去，卒致凶終隙末。爲札木合計，毋乃拙歟！或謂帖木眞之去，由於孛兒帖之一言，婦言是用，不顧友誼，幸其後僥倖戰勝，纔得自固；否則未有不因此僨事者，是說雖似，然寄人籬下，何時獨立？有忽勒答合兒崖之走，而後有桑沽兒河畔之興，是婦言亦非全未可從者。要之求人不如求己，他鄉何似故鄉，丈夫子發憤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觀此而古語益信。

第六回 帖木眞獨勝諸部 札木合復興聯軍

却說帖木眞爲部長後，招攜懷遠，擧賢任能，命汪古兒、雪亦客禿、合答安答勒都兒三人司膳（元重內膳之選，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爲之，語見元史石抹明里傳）；迭該管牧放羊隻；古出沽兒修造車輛；朶歹管理家內人口；忽必來、赤勒古台、脫忽刺溫，同弟合撒兒帶刀；合勒刺歹同弟別勒古台馭馬；阿兒該、塔該、速客該、察兀兒罕主應對；速別額台勇士掌兵戎；又因博爾朮爲患難初交，始終相倚，特擢爲帳下總管。處置已畢，遂遣塔該、速客該往見汪罕，合撒兒、阿兒該、察兀兒罕往見札木合。及兩處回報，汪罕却沒甚異言，不過要帖木眞休忘前誼，獨札木合語帶蹊蹺，尙記着中道分離的嫌隙。帖木眞道：「由他罷，我總不首去敗盟，倘他來尋我起衅，我也不便讓他，但教大家先自防着，隨機應變方好哩。」

大衆應命，各自振刷精神，繕車馬，蒐卒乘，預防不測。果然不出兩年，撒阿里地方，爲了奪馬啓釁，傷着兩邊和誼，竟鬧出一場大戰禍來。原來撒阿里地，以薩里河得名，在茂里吉部西南境，舊爲忽都刺哈汗（忽都刺哈汗爲也速該之叔，則其長子拙赤，應卽爲帖木眞之叔父行）長子拙赤所居。他嘗令部衆牧馬野外，忽來了別部歹人，將他馬奪去數匹，部衆不敢抵敵，前去

報知拙赤。拙赤憤甚，忙出帳外，也不及跨馬，竟獨自一人，持着弓箭，追趕前去。自朝至暮，行了數十里，天已傍晚，方見有數人牽馬前來，那馬正是自己的牧群。因念衆寡不敵，靜悄悄的跟着後面，等到日色昏黑，他却搶上一步，彎弓搭箭，把爲首的射倒。驀然間大喊一聲，山谷震應，那邊的伴當，不知有若干追人，霎時四散。拙赤將馬趕回。

看官，你道射倒的乃是何人！便是札木合弟禿台察兒。札木合聞報，不禁悲憤道：「帖木眞背恩負義，我已思除滅了他，今他的族衆，又射殺我阿弟，此讎不報，算甚麼人！」隨卽四處遣使，約了塔塔兒部、泰赤烏部及鄰近各部落，共十三部（塔塔兒、泰赤烏兩部爲帖木眞世讎），合兵三萬，殺奔至桑沽兒河來。

帖木眞尚未聞知，虧得乞剌思種人孛徒，先已來歸，他父揑坤，聞着札木合出兵消息，忙遣木勒客脫、塔黑兩人，由僻徑奔報帖木眞。帖木眞正在古連勒古山（古連勒古山，卽桑沽兒河所出）游獵，得這警報，連忙糾集部衆，把所有的親族故舊，侍從僕役，統行徵發，共得了三萬人，分作十三翼；連老母訶額侖，也著了戎服，跨着駿馬，偕帖木眞起行。

到了巴勒朱思的曠野，遙見敵軍已踰嶺前來，如電掣雷奔一般，瞬息可至。帖木眞忙飭各軍紮住陣脚，嚴防衝突。說時遲，那時快，這邊的部衆，方纔立住，那邊的敵軍，已是趨到。兩邊倉猝交綏，憑你帖木眞甚麼能耐，抵不住那銳氣勃張，蠻觸敢死的敵人。帖木眞知事不妙，且戰且退，不意敵人緊緊隨着，你退我進，直逼至斡難河畔，帖木眞各軍，馳入一

山谷中，由博爾朮斷後，堵住谷口，方得休兵。當下檢點部衆，傷亡的恰也不少，幸退兵尙有秩序，不致紛散。帖木眞快快不樂，還是博爾朮獻議道：「敵人此來，氣燄方盛，利在速戰，我軍只好暫讓一陣，休與角逐，待他師老力衰，各懷退志，那時我軍一齊掩殺，定獲全勝！」

帖木眞依了他計，便集衆固守，相戒妄動，札木合數次來爭，都被博爾朮選著箭手，一一射退。凡胡俗行兵，不帶糧餉，專靠着沿途擄掠，或獵些飛禽走獸，充做軍食。此時札木合所率各部，無從搶奪，軍士未免飢餓，遂四處去覓野物，鎭日裏不在營中。博爾朮登高瞭望，只見敵軍相率游獵，東一隊，西一羣，勢如散沙，隨卽入帳稟帖木眞道：「敵人已懈散了，我等正好乘此掩擊哩。」帖木眞遂命各翼備好戰具，一律殺出。

這時札木合正在帳中，遙聽得胡哨一聲，忙出帳探視，只見偵騎來報道：「帖木眞來了！」札木合急號令軍士，速出抵禦，怎奈部下多四出獵獸，一時不及歸來；那帖木眞的大軍，已如秋日的大潮，洶湧澎湃，滾入營來，弄得札木合心慌意亂，手足無措，餘十二部中的頭目，也不知所爲。朶兒班部、散只兀部、哈答斤部，先自奔潰，就是札木合的部衆，也被他搖動，竄去一半。看官，你想此時的札木合，還能支持得住麼？三十六著，走爲上著，忙揀了一個好馬，從帳後逃去。札木合一逃，全軍無主，還有那個向前抵當！霎時間雲散風流，只剩了一座空帳。帖木眞部下十三翼軍，已養足全力，銳不可當，將敵帳推倒後，

儘力追趕，撻着一個殺一個，打倒一個捆一個，那札木合帶來的十三部衆，抱頭鼠竄，只恨爹娘生了脚短，逃生不及，白白的送了性命！

帖木眞趕了三十里，方鳴金收軍。大衆統來報功，除首級數千顆外，還有俘虜數千名。帖木眞圓着眼道：「這等罪犯，一刀兩段，還是給他便宜，快去拏鼎鑊來，烹殺了他！」蒙俗最喜烹人，奉了這命，竟去取出七十隻大鍋，先將獸油煮沸，然後把俘虜洗剝，一一擲入，可憐這種俘虜，隨鍋旋轉，不到一刻，便似那油炸的羊兒羔兒！大衆還拍手稱快。俘虜烹畢，都唱着凱歌，同返故帳。於是威聲大振，附近的兀魯特、布魯特兩族，亦來投誠。

一日，帖木眞率領侍從，至西北出獵，遇泰赤烏部下的朱里耶人。侍從語帖木眞道：「這是咱們的讎人，請主子出令，捕他一個淨盡。」帖木眞道：「他既不來加害咱們，咱們去捕他做甚？」朱里耶人初頗疑懼，嗣見帖木眞無心害他，也到圍場旁參觀。帖木眞問道：「你等在此做甚麼？」朱里耶人道：「泰赤烏部嘗虐待我等，我等流離困苦，所以到此。」帖木眞問有糧食否？答云不足。及問有營帳否？答云沒有。帖木眞道：「你等既無營帳，不妨與我同宿；明日獵得野物，我願分給與你。」朱里耶人歡躍應命。帖木眞果踐前言，且敎侍從好生看待，不得有違。於是朱里耶人非常感激，都說泰赤烏無道，惟帖木眞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眞是一個大度的主子，不如棄了泰赤烏，往投帖木眞爲是。這語傳入泰赤烏部，赤老溫先聞風來歸，帖木眞感念舊誼，待他與博爾朮相似。還有勇士哲別，素稱善射，

當巴勒朱思開戰時，曾爲泰赤烏部酋布答効力，射斃帖木眞的戰馬，至是亦因赤老溫爲先容，投入帖木眞帳下。帖木眞不念前嫌，推誠相與。此後鄰近的小部落，多挈了妻孥，投奔帖木眞。帖木眞很是喜慰，便命在斡難河畔，開筵慶賀。

先是巴勒朱思開仗，帖木眞的從兄弟薛撤別吉，亦從戰有功。薛撤別吉有兩母，大母名忽兒眞，次母名也別該，帖木眞俱邀他與宴，伴着那母親訶額侖，司膳官失乞兒，于訶額侖前奉酒畢，次至也別該前行酒，又次至忽兒眞，但覺得撲刺一聲，失乞兒面上，已着了一掌。失乞兒莫明其妙，只見忽兒眞投着袂道：「你爲何不先至我處行酒，却諂奉那小孃子？」失乞兒大哭而出。訶額侖嘿然無言，帖木眞從旁解勸，纔算終席。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薛撤別吉的侍役，從帳外私盜馬韁，別勒古台見了，把他拏住。忽刺斜裏閃出一人，拔劍砍來，別勒古台連忙躱讓，那右肩已被斫着，鮮血直流。便忍痛問那人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叫播里，爲薛撤別吉掌馬。」別勒古台的左右，聞了這語，都嚷道：「如此無禮，快殺了他！」別勒古台攔住道：「我傷未甚，不可由我開釁；我且去通知薛撤別吉，敎他辨明曲直。」言未已，薛撤別吉已出來了。別勒古台正思表明，他却不分皂白，大聲喝道：「你何故欺我僕從？」說得別勒古台氣憤塡胸，便去折着一截樹枝，來與薛撤別吉決鬭。薛撤別吉也不肯稍讓，拾着一條木棍，抵敵別勒古台。酣鬭了好一歇，薛撤別吉敗下了，奪路而去。別勒古台走入帳中，又聞忽兒眞掌撻司廚，便阻住忽

兒眞，不容他回去。

正爭論間，忽有探馬入報，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去攻塔塔兒部。帖木眞道：「塔塔兒害我祖父，大讎未報，如今正好趁這機會，前去夾攻。」正說着，薛撤別吉遣人議和，并迓忽兒眞。帖木眞語來使道：「薛撤別吉既自知罪，還有何說？他母便偕你同回，你去與薛撤別吉說明，我擬攻塔塔兒部，叫他率兵來會，不得誤期！」使者奉命，偕忽兒眞去訖。

帖木眞待至六日，薛撤別吉杳無音信，便自率軍前往。至浯勒札河，與金兵前後夾攻，破了塔塔兒部營帳，擊斃部酋摩勤蘇里徒。金丞相完顏襄晤着道：「塔塔兒無故叛我，所以率兵北征。今幸得汝相助，擊死叛酋。我當奏聞我主，授你爲招討官，你此後當爲我邦効力！」帖木眞應着，金丞相自回去了。帖木眞復入塔塔兒帳中，搜得一個嬰兒，乘着銀搖車，裹着金繡被，便將他牽來。見他頭角峥嶸，命爲第三個養子，取名失吉忽禿忽（元史作忽都忽），隨卽凱旋。不期薛撤別吉，潛兵來襲，把那最後的老弱殘兵，殺了十名，奪了五十人的衣服馬匹，揚長去了。

帖木眞聞報，大怒道：「前日薛撤別吉，在斡難河畔與宴，他的母將我廚子打了；又將別勒古台的肩甲斫破了，我爲他是同族，格外原諒，與他修和，叫他前來，合攻塔塔兒讎人。他不來到也罷了，反將我老小部卒，殺的殺，擄的擄，眞正豈有此理！」遂帶着軍馬，越過沙漠，到客魯倫河上游，攻入薛撤別吉帳中。薛撤別吉已挈眷屬逃去，只擄了他的部

衆，收兵而回。

越數月，帖木眞餘怒未息，又率兵往討，追薛撤別吉至迭列禿口，把他擒住，親數罪狀，推出斬首，幷殺其弟泰出勒。惟赦他家屬；又見他子博爾忽（秘史作孛羅兀勒），少年英邁，取爲養子，後以善戰著名。歸途遇着札剌赤兒種人，名叫古溫豁阿（元史作孔溫窟哇），引着數子來歸，有一子名木華黎（秘史作木合黎，源流作摩和賚，通鑑輯覽作穆呼哩），智勇過人，嗣經帖木眞寵任，與博爾朮、赤老溫等，一般優待。這且慢表。

且說札木合自敗退後，憤悶異常。日思糾合鄰部，再與帖木眞決一雌雄，聞西南乃蠻部，土壤遼闊，獨霸一方，遂去納幣通好，願約攻帖木眞。乃蠻部在天山附近，部長名太亦布哈（通鑑輯覽作迪延汗），曾受金封爵，稱爲大王。胡俗呼大王爲汗，因連類稱他爲大王汗，蒙人以訛傳訛，竟叫他作太陽汗。太陽汗有弟，名古出古敦，與兄交惡，分部而治，自稱不亦魯黑汗。會札木合使至，太陽汗猶遲疑未決，不亦魯黑汗願發兵相助，出師至乞濕勒巴失海子（海子亦稱淖爾，爲蒙古語，猶華人之言湖也），帖木眞聞報，用了先發制人的計策，邀集汪罕部落，從間道出襲不亦魯黑汗，不亦魯黑倉猝無備，全軍潰散。帖木眞等得勝告歸。

那時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弘吉剌部，聞帖木眞强盛，統懷恐懼，大會於阿雷泉，殺了一牛一羊一馬，祭告天地，歃血爲誓，結了攻守同盟的密約。札木合乘機聯絡，遂由各部公議，推札木合爲古兒汗。還有泰赤烏、蔑里吉兩部酋，以及乃蠻部不亦魯黑汗，

也思報怨，來會札木合；就是塔塔兒部餘族，另立部長，趁着各部大會，兼程趕到，大衆齊至禿拉河，由札木合作爲盟主，與各部酋對天設誓道：「我等齊心協力，共擊帖木眞，倘或私洩機謀，及陰懷異志，將來如頹土斷木一般！」誓畢，共舉足踏岸，揮刀斫林，作爲警戒的榜樣。遂各出軍馬，銜枚夜進，來襲帖木眞營帳。

偏偏豁羅剌思種人豁里歹，與帖木眞出自同族，馳往告變。帖木眞連忙戒備，一面遣使約汪罕，令速出師，同擊札木合聯軍，汪罕脫里率兵到客魯倫河，帖木眞已勒馬待着，兩下相見，共議軍情。脫里道：「敵軍潛來，心懷叵測，須多設哨探方好哩。」帖木眞道：「我已派部下阿勒壇等，去做頭哨了。」脫里道：「我也應派人前去。」當下叫他子鮮昆爲前行，帶領部衆一隊，分頭偵探，自與帖木眞緩緩前進。

過了一宿，當由阿勒壇來報道：「敵兵前鋒，已到闊奕壇野中了。」帖木眞道：「闊奕壇距此不遠，我軍應否迎戰？」脫里道：「鮮昆不知何處去了，如何尙未來報？」阿勒壇道：「鮮昆麼？聞他已前去迎仗了！」帖木眞急着道：「鮮昆輕進，恐遭毒手，我等應快去援他！」於是兩軍疾馳，徑向闊奕壇原野進發。

這時候，札木合的聯軍，已整隊前來。乃蠻部酋不亦魯黑汗，仗着自己驍勇，充作前鋒統領，望見汪罕前隊軍馬，只寥寥數百人，不由的笑着道：「這幾個敵兵，不值我一掃！」正擬遣衆掩擊，忽望見塵頭大起，脫里、帖木眞兩軍，滾滾前來，又不禁發喜爲懼。便愕然

道：「我等想乘他不備，如何他已前知？」

方疑慮間，札木合後軍已到，不亦魯黑汗忙去報聞，札木合道：「無妨！蔑里吉部酋的兒子忽都，能呼風喚雨；只叫他作起來，迷住敵軍，我等便可掩殺了！」不亦魯黑汗道：「這是一種巫術，我也粗能行使。」札木合喜道：「快快行去！」不亦魯黑汗，遂邀同忽都，用了淨水一盆，各從懷中取出石子數枚，大的似雞卵，小的似棊子，浸着水中，兩人遂望空禱誦。不知念着什麼呪語，咕哩咕嚕了好一囘，果然那風師雨伯，似聽他驅使，霎時間狂飈大作，天地爲昏，滴滴瀝瀝的雨聲，也逐漸下來了！小子恰爲帖木眞等揑一把汗，遂口占一絕云：

禱風祭雨本虛詞，誰料胡巫果有之！可惜問天天不佑，一番祈禱轉罹危。

畢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續表。

札木合兩次興師，俱聯合十餘部，來攻帖木眞，此正帖木眞興亡之一大關鍵。第一次迎戰，用博爾朮之謀，依險自固，老敵師而後擊之，卒以致勝，是所賴者爲人謀。第二次迎戰，敵人挾術以自鳴，幾若無謀可恃，然觀下回之反風逆雨，而制勝之機，仍在帖木眞，是所賴者爲天意。天與之，人歸之，雖欲不興得乎？本回上半段，敍斡難河畔之勝，歸功人謀，故中間揷入各事，所有錄故釋嫌，赦孥恤孤之擧，俱一

一載入，以見帖木眞之善於用人；下半段敍闊弈壇之戰，得半而止，獨見首不見尾，此是作者蓄筆處，亦即是示奇處，名家小說，往往有此；否則便無氣燄，亦烏足動目耶！

第七回　報舊恨重遇麗姝　復前讎疊逢美婦

卻說不亦魯黑汗等，用石浸水，默持密咒，果然風雨並至。看官到此，未免懷疑。小子嘗閱方觀承詩注，謂蒙古西域祈雨，用楂達石浸水中，呪之輒驗。楂達石產駝羊腹內，或圓或扁，色有黃白，駝羊產此，往往羸瘦，生剖得者尤靈。就是陶宗儀輟耕錄，也有此說。小子未曾見過此石，大約如牛黃狗寶等類，獨蘊異寶，所以有此靈怪。

閑文少表。單說札木合見了風雨，心中大喜，忙勒令各軍靜待，眼巴巴的望着對面。一俟帖木眞等陣勢自亂，便掩殺過去，好教他片甲不回。那邊帖木眞正思對仗，忽覺陰霾四布，咫尺莫辨，驟風狂雨，迎面飄來，免不得有些驚慌，只飭令部衆嚴行防守。那汪罕部下，卻有些鼓噪起來，脫里禁止不住。帖木眞也恐牽動全軍，急上加急。驀然間風勢一轉，雨點隨飛，都向札木合聯軍，飄盪過去。札木合正在得意，不防有此變幻，忙與不亦魯黑汗等商議。怎奈不亦魯黑汗等，只能祈風禱雨，恰不能逆雨反風；只得呆呆的望着天空，一言不答，無如對面的敵軍，已是喊殺連天，搖旗疾至。札木合滿腹喜歡，都變着愁雲慘霧，不禁仰天歎道：「天神呵！何故保佑帖木眞那廝，獨不保佑我呢？」言未畢，見軍中已皆倒退，

料已禁止不住，只好撥馬而逃。那時各部酋都已股栗，還有何心戀戰，自然一鬨兒走了。於是全軍大潰，有被斫的，有受縛的，有墜崖的，有落澗的，有互相踐踏的，有自相殘殺的，統共不知死了若干，傷了若干。

帖木眞想乘此滅泰赤烏部，便請脫里追札木合。自率衆追泰赤烏人。泰赤烏部酋阿兀出把阿禿兒，走了一程，見帖木眞追來，復收拾敗殘兵馬，返身迎戰。怎奈軍心已亂，屢戰屢敗，只得顧着性命，乘夜再走。那部衆不及隨上，多被帖木眞軍擄掠過來。

帖木眞忽憶着鎖兒罕情誼，自去找尋。到了嶺間，驀聽得有一種嬌音，在嶺上叫着道：「帖木眞救我！」帖木眞望將過去，乃是一個穿紅的婦人。忙飭隨身的部卒，上前訊明，回報是鎖兒罕女兒，名叫合答安。帖木眞聞着合答安三字，搶步行去。到了合答安前，見他形神雖改，丰采依然。便問道：「你何故在此？」合答安道：「我的夫被軍人逐走了，我見你跨馬前來，所以叫你救我！」帖木眞大喜道：「快隨我前去！」說着，便叫部卒牽過一騎，自扶合答安上馬，並轡下山。合答安在途間，尙口口聲聲，叫帖木眞飭尋丈夫。帖木眞含糊應着，一面令部卒傳着軍令，飭大衆就此下營。

設帳已畢，却無心檢點俘虜，只令部衆留意巡邏，嚴防不測。是晚在後帳備好酒筵，挽合答安並坐暢飲，合答安不好就坐，只在帖木眞座旁侍着。帖木眞情不自禁，竟將他摟入懷中，令坐膝上，低聲與語道：「我從前避難你家，承你殷勤侍奉，此心耿耿不忘！早思與你

結爲夫婦，只因我那時艱險萬狀，連一聘就的妻室，尚不知何日可娶，所以不敢啓口。目今我爲部長，又與你幸得再逢，看來這夙世姻緣，總當配合哩！」合答安道：「你已有妻，我已有夫，如何配合？」帖木眞道：「我爲一部主子，多娶幾個夫人，算做甚麼？你的丈夫，聞已被軍人殺死了，剩你孤身隻影，眞好與我做個第二夫人！」合答安聞丈夫已死，不禁淚下。帖木眞道：「你記念着丈夫麼？人死不能重生，還要念他做甚！」說着時，並替他拭淚。合答安心中，好似小鹿兒亂撞，不知所爲，帖木眞恰歡飲了數大觥，乘着酒興，擁合答安入寢。昔與共患難，今與共安樂，總算是有情有義的好男兒。

翌日，合答安的父親鎖兒罕，也入帳來見。帖木眞迎着道：「你父子待我有恩，我日夕扈念，你如何此時纔來？」鎖兒罕道：「我心早倚仗着你，所以命次兒先來歸附。我若也是早來，恐此間部酋不依，戮我全家，所以遲遲未行。」帖木眞道：「昔日厚恩，今當圖報！我帖木眞不是負心人，敎你老人家放心！」鎖兒罕稱謝，帖木眞命拔帳齊回。

到了客魯倫河上流，飭部卒探聽汪罕消息，及返報，方知札木合被追，窮蹙無歸，已投降汪罕，汪罕收兵自回去了。帖木眞道：「他何不遣人報我？」別勒古台在旁說道：「汪罕既已回兵，咱們也不必過問。惟塔塔兒是我世讎，我正好乘勝進攻，除滅了他！」帖木眞道：「且回去休息數日，往討未遲！」

過了一月，帖木眞發兵攻塔塔兒部，塔塔兒部已早防着，糾集族衆，決一死戰。帖木眞

聞知敵人勢衆，倒也不敢輕敵，當下號令諸軍，約法三章，第一條，臨戰時不得專掠財物。第二條，戰勝後亦不得貪財，待部署妥定，方將敵人財物，按功給賞。第三條，軍馬進退，都須遵軍帥命令，不奉命者斬。既退後，再令翻身力戰，仍須前進；有畏縮不前者斬。軍令既肅，壁壘一新，接連與塔塔兒部戰了數次。塔塔兒人雖然奮力上前，怎奈寡不敵衆，弱不敵强，終被那帖木眞占了勝着，弄到一敗塗地。塔塔兒部酋，依然逃去，帖木眞軍追趕不及，方纔收軍。檢查帳下，只阿勒壇、火察兒、答力台三人違令，私掠財物。帖木眞憤甚，命哲別、忽必來兩將，把他三人傳入，申明軍法，擬令加刑。部下都屈膝哀求，代他乞免。帖木眞道：「你三人與我祖父，同出一源，我也何忍罪你，但你等既立我爲部長，並誓遵我令。我自不敢以私廢公。現由大衆替你乞免，你等應悔過効誠，將功贖罪！」言訖，又命哲別、忽必來道：「你去把他所得財物，取來充公，休得代他隱飾！」哲別、忽必來依令而行，阿勒壇等亦退出帳外，未免怏怏失望。原來阿勒壇係忽都剌哈汗次子，是帖木眞從叔，火察兒係也速該親姪，是帖木眞從弟，答力台係也速該胞弟，是帖木眞叔父。帖木眞做部長時，阿勒壇等首先推戴，願遵命令，所以帖木眞記在胸中，有此勸勉，那三人頗自恃功高，背誓負約，這也是人心難料，防不勝防了。

帖木眞召集宗族，與他密議道：「塔塔兒的讎怨，我所切記；今幸戰勝了他，他所有的百姓，男子盡行誅戮，婦女各分做奴婢使用，方可報讎雪恨。」族衆相率贊成，議定後，別

勒古台出來，塔塔兒人也客扯連，與別勒古台向頗認識，便問商着何事。別勒古台把眞情說了，也客扯連便去傳報塔塔兒人。塔塔兒人自知遲早一死，索性拼着了命，來攻帖木眞營帳，虧得帖木眞尙有防備，急命部下出來敵住，塔塔兒人殺他不過，復一鬨兒走到山邊，倚山立寨，負嵎死守。帖木眞率軍進攻，足足相持兩日，方將山寨攻破。那時塔塔兒人，除婦女外，各執一刀，亂斫亂砍，彼此殺傷，幾至相等。及至塔塔兒的男子，喪亡殆盡，那時帖木眞部下，也好多死傷了。

帖木眞查得洩漏軍機，乃是別勒古台一人所致，便命別勒古台，去拏也客扯連。別勒古台去了半晌，返報也客扯連，查無下落，大約已死在亂軍中。只有他一個女兒，現已擄到。帖木眞不待說畢，便怒道：「爲你洩了一語，累得軍馬死傷，此後會議大事，你不准進來！」別勒古台唯唯遵命。帖木眞復道：「你擄來的女子現在何處？」別勒古台道：「在帳外，我去押他進來。」

當下把那女押入帳中，衣冠顚倒，髮鬢蓬鬆，戰兢兢的跪在地上。帖木眞喝聲道：「你父陷死咱們多人，就是碎尸萬段，不足償我部下的生命。你旣是他的女兒也應斬首！」那女子更觳觫萬狀，抖做一團，勉强說了饒命二字。誰知纔一開口，那種天生的嬌喉，已似笙簧一般，送入帖木眞耳中。帖木眞不禁動了情腸，便道：「你想我饒命麽？你且抬起頭來！」那女子聞言，慢慢兒的擧首。由帖木眞瞧將過去，只見他愁眉半鎖，淚眼微擡，彷彿是帶雨

海棠，約略似欺風楊柳。便默想道：「似這般俊俏的面龐，恐我那兩個妻室，也不能及他。」隨語道：「要我饒你的命，除非做我的妾婢！」那女道：「果蒙赦宥，願侍帳下！」帖木眞喜道：「很好！你且至帳後梳洗去罷。」

說至此，當有帳後婢媼，前來攙扶那女，冉冉進去。帖木眞纔命別勒古台退出，復將營中應辦的事情，囑咐諸將，然後至帳後休息。纔入後帳，那女子已前來迎着，由帖木眞攜住他的纖手，賞鑒了好一回，只覺得豐容盛鬋，妝抹皆宜，因柔聲問着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女子道：「我叫做也速干。」帖木眞道：「好一個也速干！」那女子把頭一低，拈着腰帶，一種嬌羞的態度，幾乎有筆難描。帖木眞攜他並坐，便道：「你的父親，實是有罪，你可怨我麼？」也速干答稱不敢。帖木眞笑道：「你若做我的妾婢，未免有屈美人，我今夜便封你作夫人罷！」也速干屈膝稱謝。帖木眞卽與他開飲，共牢合巹，情話喁喁，自傍晚起，直飲到昏黃月上，刁斗聲遲，隨令婢役等撤去酒肴，催也速干卸了艷妝，同入鴛幃，飽嘗滋味。

翌晨，也速干先行起來，安排妝束，帖木眞也醒着了。也速干過去侍奉，但見帖木眞睜着兩眼，覷着自己的面龐，一聲兒不出口。也速干不覺嫣然道：「看了一夜，尙未淸楚麼？」帖木眞道：「你的芳容，令人百看不厭！」也速干道：「堂堂一個部長，眼孔兒偏這麼小，對我尙這般模樣；若見了我的妹子也遂，恐怕要發狂了！」帖木眞忙道：「你的妹子在

那裏？」也速干道：「纔與他夫壻成親，現不知何處去了！」帖木眞道：「你妹子果有美色，不難找尋。」當即出帳命親卒去尋也遂，囑咐道：「你如見絕色的婦女，便是那人。」

去了半日，那親卒已牽一美婦進來。帖木眞瞧着，芙蓉爲面，秋水爲眸，膚如凝脂，領如蝤蠐，狀貌頗肖也速干，至綽約輕盈，又比也速干似勝一籌。便問道：「你可名也遂麼？」那婦答聲稱是。帖木眞道：「妙極了！你姊已在後帳，可進去一會。」也遂便入晤也速干，也速干便邀他同嫁帖木眞。也遂道：「我的丈夫，被他軍人逐走了，我很是懷念，你爲何叫我嫁那讎人？」也速干道：「我塔塔兒人，先去毒他父親，所以反受其毒。他現在富貴得很，威武得很，嫁了他，有什麼不好？勝似嫁那亡國奴哩！」也遂默然無語。也速干又勸他數語，也遂道：「他既爲部長，年又盛强，料他早有妻子，我如何做他妾媵？」也速干道：「聞他已有一兩個妻室，別人的心思，我不能料，若我的位置，情願讓與阿妹！」也遂徐答道：「且待再商！」

語未畢，只聽得一人接着道：「還要商議甚麼？好一位姊姊，位置且讓與妹子，做妹子的總要領情哩。」說至此，帳已揭開，龍行虎步的帖木眞，已揚眉進來。也遂慌忙失措，忙避至阿姊背後，不意阿姊反將他推出，正與帖木眞撞個滿懷，帖木眞順手攬住，也速干乘隙走出。看官，你想一個怯弱的婦女，如何能抗拒强人？若非殉節喪身，定然是隨緣湊合，任人戲弄了。

越日，帖木眞升帳，令也遂侍右，也速干侍左，各部衆都上前慶賀。帖木眞很是欣慰，不意也遂獨短歎長吁，幾乎要流下淚水。帖木眞顧着，暗暗生疑，隨叫木華黎傳令，飭大衆分部站立。衆人依令行着，只有一個目光灼灼的少年，形色倉皇，孑身立着。帖木眞問他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也遂的夫壻。」帖木眞怒道：「你是讎人子孫，我倒不來拏你，你反自來送死，左右將他推出去！斬首完結。」不一刻，已將首級呈上。也遂從旁窺着，禁不住淚珠瑩瑩，退入後，嗚嗚咽咽的哭了片刻，由也速干從旁婉勸，方纔止淚。後來境過情忘，也樂得安享榮華了。

帖木眞凱旋後，復思討蔑里吉部。忽有人報蔑里吉人，已由汪罕部下自行勦捕，把他部酋脫黑脫阿逐去，殺了他長子，擄了他妻孥，並人物牲畜，滿載而歸了。帖木眞遲疑半晌，方道：「由他去罷！」小子有詩咏道：

交鄰有道莫貪財，利欲由來是禍胎；誰釀厲階生釁隙，蒙疆又復起兵災！

後來帖木眞與汪罕，曾否失和，且至下回分解。

前回多敍戰事，寫得如火如荼，本回多述私情，寫得又驚又愛，此如戲角登臺，有武戲即有文戲，武戲必用幾個武生，文戲必雜幾個旦角，英雄兒女，陸續演出，方能使閱者饜目。小說亦然，然或詞筆複沓，連篇一律，則味同嚼蠟，亦乏趣味，作者於帖木眞得三美時，詞意迭變，爲個人各占身分，即爲本書喚出精神，是即文字奪色處。

第八回　四傑赴援以德報怨　一夫拚命用少勝多

却說汪罕大掠蔑里吉部，得了無數子女牲畜，回去享受，並沒有遺贈帖木眞，也未嘗遣使報聞。帖木眞尙是耐着，約汪罕去攻乃蠻。汪罕總算引兵到來，兩軍復整隊出塞。聞不亦魯黑汗在額魯特地方，當即殺將過去。不亦魯黑汗，料不能敵，竟聞風遠颺，越過阿爾泰山去了。帖木眞麾衆窮追，擒住他部目也的脫孛魯，訊知不亦魯黑，已是遠遁，只得收隊回營。誰知甫到半途，突來了乃蠻餘衆，由曲薛吾、撒八剌兩頭目統帶，掩襲帖木眞。帖木眞馳入汪罕軍，與汪罕再約迎戰，汪罕自然應允。因天色已晚，兩軍各分駐營中，按兵靜守了。

次日黎明，帖木眞部下齊起，整備開仗，遙望汪罕營帳，上面有飛鳥往來，不覺驚詫異常。急命軍士探明，返報汪罕，營內燈火猶明，只帳下却無一人！帖木眞道：「莫非他去了不成，我與他聯軍而來，他棄我遠適，轉足擾我軍心，我不如暫行退兵，待探聽確實，再來未遲！」嗣後探得汪罕係信札木合讒言，謂帖木眞後必爲變，因此不謀而去。帖木眞雖恨那汪罕，然猶因他誤信讒人，曲爲含忍。未幾，忽有人報稱汪罕的部衆，被乃蠻曲薛吾等，從後追襲，掠去輜重，連那兒子鮮昆的妻孥，也被掳去了。帖木眞道：「誰叫他棄我歸去？」

言未已，又有人來報，汪罕遣使乞援。帖木眞道：「着他進來！」汪罕使入見，詳述本部被擄情形，並言蔑里吉酋兩子，先已作本部俘虜，今亦逃去。現雖遣將追擊乃蠻，終恐不足勝敵。且聞貴部有四良將，所以特來求援。請速令四將與我同去！帖木眞笑道：「前棄我，今求我，是何用心？」來使道：「前日誤信讒言，所以速返，若貴部肯再發援兵，助我部酋，此後自感激不淺，就使有十個札木合，也無從進讒了。」帖木眞道：「我與你部酋，情誼本不亞父子，都因部下讒間，因此生疑。現既情急待援，我便叫四良將，與你同去何如？」來使稱謝。於是命木華黎、博爾朮、赤老溫、博爾忽四傑，帶着軍馬，隨使同去。

行到阿爾泰山附近，遙聞喊聲震地，鼓角喧天，料知前途定在開仗。登山瞭望，見汪罕部兵，被乃蠻軍殺得大敗虧輸，七零八落的逃下陣來，木華黎等急忙下山，率兵馳去，那時汪罕已喪了二將，首領鮮昆，馬腿中箭，險些兒被敵人擒去。正危急間，木華黎等已到，便救出鮮昆，上前迎戰。乃蠻頭目曲薛吾等，雖已戰勝，也未免乏力，怎經得一支生力軍，似生龍活虎一般，見人便殺，逢馬便刺！不到幾合，曲薛吾部下，漸漸却退，木華黎等愈戰愈勇，把敵人殺得四散奔逃。曲薛吾等管命要緊，也只得棄了輜重，落荒遁去。鮮昆的妻子，及一切被掠人物，統已奪轉，交鮮昆帶回。

鮮昆返報脫里，脫里大喜道：「從前帖木眞的父親，嘗救我的危難，今帖木眞又差四傑救我，他父子兩個，眞是天地間的好人！我今年已老了，此恩此德。如何報得！」隨命使召

見四傑，只博爾朮前往，脫里獎他忠義，贈他錦衣一襲，金樽十具。復語道：「我年已邁，將來這百姓，不知教誰人管領！我諸弟多無德行，只有一子鮮昆，也如沒有一般。你回去與你主說，倘不忘前好，肯與鮮昆結爲兄弟，使我得有二子，我也好安心了！」博爾朮奉命返報，帖木眞道：「我固視他爲父，他未必視我如子，旣已感恩悔過，我與鮮昆做弟兄，有何不可！」遂遣使再報汪罕，約會於土兀剌河，重修和好，脫里如約守候，帖木眞當卽前去。便在土兀剌河岸，置酒高會，兩下歡飲，甚是和洽，遂雙方訂約，對敵時一同對敵，出獵時一同出獵，不可聽信讒言！必須對面晤談，方可相信。約旣定，帖木眞遂認脫里爲義父，鮮昆爲義弟，告別而回。

旣而帖木眞欲與汪罕結爲婚姻，擬爲長子朮赤，求婚脫里女抄兒伯姬。鮮昆子禿撒哈，亦欲求帖木眞長女火眞別姬爲妻。帖木眞以他女肯爲子婦，己女亦不妨遣嫁。獨鮮昆不樂勃然道：「我的女兒到他家去，向北立着；他的女兒，到我家來面南高坐，這如何使得？」於是婚議未諧。

札木合又乘隙思逞，密通阿勒壇、火察兒、答力台三人，令他背叛帖木眞，歸順汪罕。三人素懷怨望，竟聽了札木合的哄誘，潛歸汪罕去訖。札木合遂語鮮昆道：「帖木眞爲婚事未諧，與乃蠻部太陽汗，私相往來，恐將圖害汪罕。」鮮昆初尚不信，經阿勒壇等三人，來作口證，鮮昆遂差人告脫里道：「札木合聞知帖木眞將害我等，宜乘他未發，先行除他！」

脫里道：「帖木眞既與我爲父子，爲甚麼反覆無常？若果他有此歹心，天亦不肯佑他！札木合的說話，不可相信的！」

越數日，鮮昆又自陳父前，謂他的部下阿勒壇等，前來投誠，亦這般通報，父親何故不信？脫里道：「他屢次救我，我不應負他；況我來日無多，但教我的骸骨，安置一處，我死了亦是瞑目！你要甚麼幹，你自去幹着，總要謹愼方好哩！」

鮮昆便與阿勒壇等，商量一條毒計出來。看官，你道是甚麼毒計？原來是佯爲許婚，誘擒帖木眞的法兒。既定議即差人去請帖木眞，前來與宴，面訂婚約。帖木眞坦然不疑，只帶了十騎，即日起行。道過明里也赤哥家中，暫時小憩。明里也赤哥嘗隸帖木眞麾下，至是告老還鄉，與帖木眞會着。帖木眞即述赴宴的原因，明里也赤哥道：「聞鮮昆前日，妄自尊大，不欲許婚，今何故請喫許婚筵席，莫非其中有詐？不若以馬疲道遠爲詞，遣使代往，免致疎虞！」

帖木眞許諾，乃遣不合台、乞剌台兩人赴席，自率八騎徑歸，靜待不合台、乞剌台返報。孰意兩日不至，乃復率數百騎西行，至中途候着。忽來了快足一名，說有機密事求見。當由部衆喚入，那人向帖木眞道：「我是汪罕部下的牧人，名叫乞失里，因聞鮮昆無信，陽允婚事，陰設機謀，現已留下貴使，發兵掩襲。我恨他居心叵測，特來告變。貴部快整備對敵，他的軍馬就要到了！」帖木眞驚着道：「我手下不過數百人，那能敵得住大隊軍馬，我

等回帳不及，快至附近山中，避他兵鋒！」言畢，即刻拔營。行里許，至溫都爾山，登山西望，沒有甚麼動靜，稍稍放心。是晚便在山後住宿。

天將明，帖木眞姪兒阿勒赤歹（合赤溫子），正在山上放馬，適見敵軍大至，慌忙報知帖木眞。帖木眞倉猝備戰，恐寡不敵衆，特集麾下商議。大衆面面相覷，獨畏答兒奮然道：「兵在精不在多，將在謀不在勇；爲主子計，急發一前隊，從山後遶出山前，扼敵背後；再由主子率兵，截他前面，前後夾攻，不患不勝！」帖木眞點首，便命朮撤帶做先鋒，叫他引兵前去。朮撤帶置若罔聞，只用馬鞭擦着馬鬣，噤不發聲。畏答兒從旁瞧着，便道：「我願前去！萬一陣歿，有三個黃口小兒，求主子格外撫卹！」帖木眞道：「這個自然！天佑着你（蒙古專信天鬼，所以每事稱天），當亦不至失利。」畏答兒正要前行，帳下閃出折里麥道：「我亦願去！」折里麥素隨帖木眞麾下，也是個患難至交，至此願奮勇前敵，帖木眞自然應允。並語他道：「你與畏答兒同去，彼此互爲援應，我很爲放懷。到底是多年老友，安危與共呢！」兩將分軍去訖。

帳下聞帖木眞誇他忠勇，不由的憤激起來，大家到帖木眞前，願決死戰，連朮撤帶也摩拳擦掌，有志偕行。帖木眞即命朮撤帶轄着前隊，自己押着後隊，齊到山前立陣。

是時畏答兒等已遶出山前，正遇汪罕先鋒只兒斤，執着大刀，迎面衝來。畏答兒也不與答話，便握刀與戰。只兒斤是有名勇士，刀法很熟，畏答兒抖擻精神，與他相持，正在難解

難分的時候，那畏答兒部下的軍士，都大刀闊斧，向只兒斤軍中，衝殺過去。只兒斤軍，忙來阻擋，不料敵人統不畏死，好似瘋狗狂噬，這邊攔着，衝破那邊，那邊攔着，復衝破這邊，陣勢被他牽動，不由的退了下去。只兒斤不敢戀戰，也虛幌一刀走了。畏答兒不肯捨去，策馬力追，折里麥亦率衆隨上。那汪罕第二隊兵又到，頭目叫作禿別干。只兒斤見後援已到，復撥轉馬頭，返身奮鬭。折里麥恐畏答兒力乏，忙上前接着，禿別干亦殺將上來，當由畏答兒迎戰。汪罕兵勢越盛，畏答兒尚祇孤軍，心中一怯，刀法未免一鬆，被禿別干舉槍刺來，巧中馬腹。那馬負痛奔回，畏答兒駕馭不住，被馬掀倒地上，禿別干趕上數步，便用長槍來刺畏答兒。不防前面突來一將，將禿別干槍桿挑着，豁刺一響，連禿別干一支長槍，竟飛向天空去了，禿別干剩了空手，忙撥馬回奔。那將便救起畏答兒，復由敵人中奪下一馬，令畏答兒乘着。畏答兒略略休息，又殺入敵陣去了。看官，你道那將是甚麼人，便是朮撤帶部下的前鋒，名叫兀魯，力大無窮，所以嚇退禿別干，救了畏答兒。兀魯去追禿別干，汪罕第三隊援兵又到，爲首的叫作董哀，當下來截住兀魯。又是一場惡戰。朮撤帶驅兵進援，大家努力，把董哀軍殺退，董哀方纔退去，汪罕勇士火力失烈門，復領着第四隊軍來了。朮撤帶大喝道：「殺不盡的死囚！快上來試吾寶刀！」火力失烈門並不回答，便惡狠狠的攜着雙鎚，來擊朮撤帶。朮撤帶用槍一擋，覺來勢很是沈重，料他有些勇力，遂格外留神，與他廝殺，大戰數十合，不分勝負。兀魯見朮撤帶戰他不下，也撥馬來助，火力失烈門

毫不畏怯。又戰了好幾合，忽見對面陣中，豎着最高的旄纛，料知帖木眞親自到來，他竟撇下朮撤帶等，來搗中軍。朮撤帶等正思轉截，那汪罕太子鮮昆，又率大軍前來接應。這時朮撤帶等，只好抵敵鮮昆，不能回顧帖木眞。帖木眞身旁，幸有博爾朮、博爾忽兩將，見火力失烈門踹入，急上前對仗。兩將是有名人物，雙戰火力失烈門，尙不過殺個平手，惱了帖木眞三子窩闊台，也奮身出鬬，把他圍住。火力失烈門恐怕有失，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竟向博爾忽當頭一鎚，博爾忽把頭避開，馬亦隨動，火力失烈門乘這機會，跳出圈外，望後便走。博爾朮等那裏肯捨，相率追去，那火力失烈門，引他馳入大軍，復翻身來戰，霎時間各軍齊上，把博爾朮等困住垓心。博爾朮等雖知中計，無如事到其間，無可奈何，只得拼命鏖戰，與他爭個你死我活！於是兩軍齊會汪罕的兵，勝過帖木眞軍五六倍，帖木眞軍，人自爲戰，不管甚麼好歹，統將爹娘所生的氣力，一齊用出，尙殺不退汪罕軍。

鮮昆下令道：「今日不擒住帖木眞，不得退軍！」語纔畢，忽有一箭射來，不偏不倚，正中鮮昆面上，鮮昆叫了一聲，向後便倒，伏鞍而走。這支箭係由朮撤帶發出，幸得射着，遂趁勢追趕鮮昆。鮮昆軍恰尙不亂，且戰且走。朮撤帶追了一程，恐前途遇伏，中道旋師，帖木眞望見敵兵漸退，亦遣使止住各將，不得窮追。於是各將皆斂兵歸還。畏答兒獨捧着頭顱，狼狽回來。帖木眞問他何故，畏答兒道：「我因聞旋師的命令，免冑斷後，不意腦後中了流矢，痛不可忍，因此抱頭趨歸。」帖木眞垂淚道：「我軍這仗血戰。全由你首告奮勇，

激動衆心，因得以寡敵衆，僥倖不敗，你乃中着流矢，教我也覺痛心！」遂與並轡回營，親與敷藥，令他入帳臥着。自己檢點將士，傷亡雖有數十人，還幸不至大損。惟博爾朮、博爾忽及窩闊台三人，尚未見到，忙令兀魯、折里麥等帶着數十騎，前去找尋。

看官，上文說他三人，被火力失烈門，率軍圍着，兩下惡鬬，這時兩軍皆退，三人尚沒有回營，莫非陣歿了不成？看官不要性急，待小子補敍出來。原來博爾朮、博爾忽及窩闊台三人，被火力失烈門引兵圍住，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幸虧朮撤帶射中鮮昆，各軍多已退去，火力失烈門亦被牽着，不免顧此失彼，三人遂併力上前，奪路而走，及至殺出重圍，人已困了，馬也乏了，窩闊台且項上中箭，鮮血直流，由博爾忽將他頸血咂去，揀一僻靜的地方，歇了一宿，方纔回來。那時兀魯、折里麥等，足足找尋了一夜，始得會着。小子有詩歎道：

天開殺運出胡兒，奔命疆場苦不辭；待到功成身已老，白頭徒憶少年時！

欲知後事如何，且由下回交代。

帖木眞之待汪罕，不可謂不厚，而汪罕則時懷猜忌，謀害帖木眞，天道有知，寧肯佑之！當鮮昆妻子被掠之時，若非四傑赴援，則被掠者何自歸還？乃不思報德，陽許婚而陰設阱，誘帖木眞而帖木眞不至，鮮昆當日，宜亦因計之未成，而幡然悔悟，藉以弭釁可也，不此之圖，猶欲潛師掩襲，出其不備，彼自以爲得計，而其如天意之不容何哉！史稱溫都爾山之役，爲帖木眞一生有名戰事，蒙古人至今稱道之，作者敍述此戰，亦覺精警絕倫，文生事耶，事生文耶！有是事不可無是文，讀罷當浮一大白！

第九回　責汪罕潛師劫寨　殺脫里恃力興兵

却說博爾朮、博爾忽及窩闊台三人回營，由帖木眞慰勞畢，博爾忽道：「汪罕的兵衆，雖已暫退，然聲勢尙盛，倘若再來，終恐衆寡不敵，須要別籌良策爲是！」帖木眞半晌無言，木華黎道：「咱們一面移營，一面招集部衆，待兵勢已厚，再與汪罕賭個雌雄，若破了汪罕，乃蠻也獨立不住，怕不爲我所滅！那時北據朔漠，南圖中原，王業亦不難成呢！」帖木眞鼓掌稱善，當卽拔營東走，竟至巴兒渚納（卽班珠爾河），暫避軍鋒。天寒水涸，河流皆濁，帖木眞慷慨酌水，與麾下將士，設誓河旁，悽然道：「咱們患難與共，安樂亦與共，若日久相負，天誅地滅！」將士聞言，爭願如約，歡呼聲達數里。

當下命將士招集部衆，不數日，部衆漸集，計得四千六百人，帖木眞分作兩隊，一隊命兀魯領着，一隊由自己統帶。鎭日裏行圍打獵，貯作軍糧，畏答兒瘡口未痊，亦隨着獵獸；帖木眞阻他不從，積勞之下，瘡口復裂，竟致身亡，帖木眞將他遺骸，葬在呼恰烏爾山，親自致祭，大哭一場。軍士見主子厚情，各感泣圖報。帖木眞見兵氣復揚，遂令兀魯等出河東，自率兵出河西，約至弘吉剌部會齊。

既到弘吉剌部，便命兀魯去向部酋道：「咱們與貴部本屬姻親，今如相從，願修舊好；否則請以兵來，一決勝負！」那部酋叫作帖兒格阿蔑勒，料非帖木眞敵手，便前來請附。帖木眞與他相見，彼此敍了姻誼，兩情頗洽。這姻誼出自何處？原來帖木眞的母親訶額侖，及妻室孛兒帖，統是弘吉剌氏，所以有此情好。弘吉剌部在蒙古東南，他既願爲役屬，東顧可無憂了。帖木眞便率領全軍，向西進發，至統格黎河邊下營，遣阿兒該、速客該兩人，馳告汪罕，大略道：

父汪罕汝叔古兒罕（卽本紀菊兒），嘗責汝殘害宗親之罪，逐汝至哈剌溫之隘，汝僅遺數人相從，斯時救汝者何人？乃我父也！我父爲汝逐汝叔，奪還部衆，以復於汝，由是結爲昆弟，我因尊汝爲父。此有德於汝者一也！父汪罕！汝來就我，我不及半日而使汝得食，不及一月而使汝得衣，人問此何以故！汝宜告之曰：在木里察之役，大掠蔑里吉之輜重牧羣，悉以與汝，故不及半日而饑者飽，不及一月而裸者衣。此有德於汝者二也！曩者我與汝合討乃蠻，汝不告我而自去，其後乘我攻塔塔兒部，汝又自往掠蔑里吉，虜其妻孥，取其財物牲畜，而無絲毫遺我。我以父子之誼，未嘗過問。此有德於汝者三也！汝爲乃蠻部將所掩襲，失子婦，喪輜重，乞援于我，我令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良將，奪還所掠以致於汝。此有德於汝者四也！昔者我等在兀剌河濱，兩下宴會，立有明約；譬如有毒牙之蛇，在我二人中經過，我二人必不爲所中傷，必以唇舌互相剖訴，未剖訴之先，不可遽離；今有

人於我二人搆讒，汝並未詢察，而即離我，何也？往者我討朶兒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諸部，如海東鷙鳥之於鵝雁，見無不獲，獲則必致汝；汝屢有所得而顧忘之乎？此有德於汝者五也！父汪罕！汝之所以遇我者，何一可如我之遇汝？汝何爲恐懼我乎？汝何爲不自安乎？汝何爲不使汝子汝婦，得寧寢乎？我爲汝子，曾未嫌所得之少，而更欲其多者；嫌所得之惡，而更欲其美者。譬如車有二輪，去其一則牛不能行；遺車於道，則車中之物，將爲盜有；係車於牛，則牛困守於此，將至餓斃；强欲其行而鞭箠之，牛亦惟破額折項，跳躍力盡而已！以我二人方之，我非車之一輪乎？言盡於此，請明察之！

又傳諭阿勒壇、火察兒等道：

汝等嫉我如讎，將仍留我地上乎？抑埋我地下乎？汝火察兒，爲我捏坤太石之子，曾勸汝爲主而汝不從；汝阿勒壇，爲我忽都剌哈汗之子，又勸汝爲主而汝亦不從，汝等必以讓我，我由汝等推戴，故思保祖宗之土地，守先世之風俗，不使廢墜。我既爲主，則我之心，必以俘掠之營帳牛馬，男女丁口，悉分於汝；郊原之獸，合圍之以與汝，山藪之獸，驅迫之以向汝也。今汝乃棄我而從汪罕，毋再有始無終，增人笑罵！三河之地（三河指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皆爲汪罕所居地），汝與汪罕愼守之，勿令他人居也！

又傳語鮮昆道：

我爲汝父之義兒，汝爲汝父之親子，我父之待爾我，固如一也。汝以爲我將圖汝，而顧

先發制人乎？汝父老矣！得親順親，惟汝是賴，汝若妒心未除，豈於汝父在時，卽思南面爲王，貽汝父憂乎？汝能知過，請遣使修好；否則亦靜以聽命，毋尙陰謀！

汪罕脫里見着二使，倒也不說甚麼，只說着我無心去害帖木眞。阿勒壇、火察兒等模稜兩可。惟鮮昆獨憤然道：「他稱我爲姻親，怎麼又常罵我？他稱我父爲父，怎麼又罵我父爲忘恩負義？我無暇同他細辨，只有戰了一仗罷！我勝了，他讓我；他勝了，我讓他！還要遣甚麼差使，講甚麼說話！」

言畢，卽令部目必勒格別乞脫道：「你與我豎着旄纛，備着鼓角，將軍馬器械，一一辦齊，好與那帖木眞廝殺哩！」

阿兒該等見汪罕無意修好，隨卽回報帖木眞。帖木眞因汪罕勢大，未免有些疑慮起來，木華黎道：「主子休怕！我有一計，管敎汪罕敗亡。」帖木眞急忙問計，木華黎令屏去左右，遂與帖木眞附耳道：「如此！如此！」喜得帖木眞手舞足蹈，當下將營寨撤退，趨回巴勒渚納，途遇豁魯刺思人搠斡思察罕等，叩馬投誠；又有回回敎徒阿三，亦自居延海來降，帖木眞一律優待。

到了巴勒渚納，忽見其弟合撒兒狼狽而來。帖木眞問故，合撒兒道：「我因收拾營帳，遲走一步，不料汪罕竟遣兵來襲，將我妻子擄去；若非我走得快，險些兒也被擄了。」帖木眞奮然道：「汪罕如此可惡！我當卽率兵前去，奪回你的妻子，何如？」旁邊閃出木華黎

道：「不可！主子難道忘記前言麼？」帖木眞道：「他擄我弟婦，並我姪兒，我難道罷了不成！」木華黎道：「咱們自有良策，不但被擄的人，可以歸還，就是他的妻子，我也要擄他過來。」帖木眞道：「你既有此良謀，我便由你去做。」木華黎遂挽了合撒兒手，同入帳後，兩人商議了一番，便照計行事。

不數日，聞報答力台來歸，帖木眞便出帳迎接。答力台碰頭謝罪，帖木眞親自扶着，且語道：「你既悔過歸來，尙有何言？我必不念舊惡！」答力台道：「前由阿兒該等前來傳諭，知主子猶念舊好，已擬來歸，只因前叛後順，自思罪大，勉欲立功折贖。今復得木華黎來書，急圖變計，密與阿勒壇等商議，除了汪罕，報功未遲；不意被他察覺，遣兵來捕，所以情急奔還，望主子寬恕！」帖木眞道：「阿勒壇等已回來麼？」答力台道：「阿勒壇、火察兒等，恐主子不容，已他去了。只有渾八鄰與撒哈夷特部、呼眞部隨我歸降，諸乞收錄！」帖木眞道：「來者不拒，你可放心！」當下見了渾八鄰等，都用好言撫慰，編入部下。一面整頓軍馬，自巴爾渚納出師，將從斡難河進攻汪罕。

甫到中途，忽見合里兀答兒，及察兀兒罕兩人，跨馬前來，後面帶着了一個俘虜，不由的驚喜起來。便卽命二人就見。二人下騎稟道：「日前受頭目合撒兒密令，叫我兩人去見汪罕。汪罕信我虛言，差了一使，隨我同來，我兩人把他擒住，來見主子。」帖木眞道：「你對汪罕如何說法？」二人道：「合撒兒頭目，想了一計，假說是往降汪罕，叫我先去通報，

汪罕中了這計，所以命使隨來。」

言未已，那合撒兒已從旁閃出，便向二人道：「叫來人上來！」二人便將俘虜推至。合撒兒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我叫亦禿兒干。」說到干字，已由合撒兒拔刀出鞘，砉然一聲，將那人斬爲兩段。

帖木眞驚問道：「你何故驟斬他人？」合撒兒道：「要他何用，不如梟首！」帖木眞道：「你莫非想報妻子的讎麼？」合撒兒道：「妻子的讎怨，原是急思報復，但此等舉動，統是木華黎敎我這般的。」帖木眞道：「木華黎專會搗鬼，想其中必有一番妙用！」合撒兒道：「木華黎敎我遣使爲降，揑稱哥哥離我，不知去向，我的妻子 已被父汪罕留着，我也只可來投我父，若能念我前勞，許我自効，我即束手來歸，誰意汪罕竟中我詭計，叫了這個送死鬼，到來見我，我的刀已閑暇得很，怎麼不出出風頭？」言畢大笑。

帖木眞道：「好計好計！以後當如何進行？」木華黎時已趨至，便道：「他常潛師襲我，我何不學他一着？」合里兀答兒道：「汪罕不防我起兵，這數日正大開筵席，咱們正好掩襲哩。」木華黎道：「事不宜遲，快快前去！」於是不待下營，倍道進發，由合里兀答兒爲前導，沿客魯倫河西行。將至溫都兒山，合里兀答兒道：「汪罕設宴處，就在這山上。」木華黎道：「咱們潛來，他必不備，此番正好滅他淨盡，休使他一人漏網！」帖木眞道：「他在山上，聞我兵突至，必下山逃走，須斷住他的去路方好哩。」木華黎道：「這個自然！

」當下命前哨衝上山去，由帖木眞自率大隊，遶出山後，扼住敵人去路。計畫既定，隨卽進行。是時汪罕脫里，正與部衆筵宴山上，統吃得酩酊大醉，酒意醺醺，猛聽得胡哨一聲，千軍萬馬，上山殺來，大衆慌忙失措，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那裏還敢抵禦敵軍！霎時間紛紛四散，統向山後逃走。甫至山麓，不意伏兵齊集，比上山的兵馬，多過十倍，大衆叫苦不迭，只得硬着頭皮，上前廝殺。誰知殺開一層，又是一層，殺開兩層，復添兩層，整整的打了一日夜，一人不能逃出，只傷亡了好幾百名。次日又戰，仍然如銅牆鐵壁一般，沒處鑽縫。到了第三日，汪罕的部衆，大都困乏，不能再戰，只好束手受縛。帖木眞大喜，飭部下把汪罕軍，一齊捆縛定當，由自己檢明，單單少了脫里父子。再向各處追尋，茫如捕風，不知去向。又復訊問各俘虜，只有合答黑吉道：「我主子是早已他去了！我因恐主子被擒，特與你戰了三日，教他走得遠着。我爲主子受俘，死也甘心，要殺我就殺，何必多問？」帖木眞見他氣象糾糾，相貌堂堂，不禁贊歎道：「好男子！報主盡忠，見危授命！但我並非要滅汪罕，實因汪罕負我太甚，就使拏住汪罕脫里，我也何忍殺他！你如肯諒我苦衷，我不但不忍殺你，且要將你重用！」說着，便下了座，親與解縛，合答黑吉感他情義，遂俯首歸誠了。此時合撒兒的妻子，早由合撒兒尋着，挈了回來。還有一班被虜的婦女，由帖木眞檢閱，內有兩個絕代麗姝，乃是汪罕的姪女，一名亦巴合，一名莎兒合。亦巴合年長，帖木眞納爲側室；莎兒合年輕，與帖木眞四子，年齡相彷，便命爲四子婦。其餘所得財物，悉數分給功

臣。大家歡躍，自在意中，不消細說。

且說汪罕脫里，領着他兒子鮮昆，從山側逃走，急急如漏網魚，纍纍如喪家狗，走到數十里之遙，回顧已靜無聲響，方敢少息，脫里仰天歎道：「人家與我無嫌，我偏要疑忌他，弄得身敗名裂，國亡家破，怨着誰來！」鮮昆聞言，反怪着父親多言，頓時面色改變，雙目圓睜。脫里道：「你闖了這般大禍，還要怪我麼？」鮮昆道：「你是個老不死的東西！你既偏愛帖木眞，你到他家去靠老，我要與你長別了！」言訖自去。剩得脫里一人，孑影淒涼，踽踽前行。走至乃蠻部境上，沿鄂昆河上流過去，偶覺口渴，便取水就飲。誰知來了乃蠻部守將，名叫火力速八赤，疑脫里是個奸細，把他拏住，當下不分皀白，竟賞他一刀兩段！還有鮮昆撇了脫里，自往波魯土伯特部，刼掠爲生，經部人驅逐，逃至回疆被回酋擒住，也將他斬首示衆！克烈部從此滅亡。

單說乃蠻部將火力速八赤，殺了脫里，即將他首級割下，獻與太陽汗。太陽汗道：「汪罕是我前輩，他既死了，我也要祭他一祭。」遂將脫里頭供在案上，親酌馬嬭，作爲奠品，復對脫里頭笑道：「老汪罕多飲一盃，休要客氣！」語未畢，那脫里頭也晃了一晃，目動口開，似乎也還他一笑。太陽汗不覺大驚，險些兒跌倒地上，帳後走出一箇盛妝的婦人，嬌聲問道：「你爲什麼這般驚慌？」太陽汗視之，乃是愛妻古兒八速，便道：「這、這死人頭都笑我起來，莫非有禍祟不成！」古兒八速道：「好大一個主子，偏怕這箇死人頭，眞正沒

用！」說着，已輕移裙履，走近案旁，把脫里頭攜在手中，撲的一擲，跌得血肉糢糊。太陽汗道：「你做甚麼？」古兒八速道：「不但這死人頭，不必怕他，就是滅亡汪罕的韃子（乃蠻素遵回教，所以叫蒙人爲韃子），也要除絕他方好！」太陽汗被愛妻一激，也有些膽壯起來，便將脫里頭踏碎。一面向古兒八速道：「那韃子滅了汪罕，莫不是要做皇帝麼？天上只有一個日，地上如何有兩個主子！我去將韃子滅了，可好麼？」古兒八速道：「滅了韃子，他有好婦女，你須拏幾個給我，好服侍我洗浴，並替我擠牛羊乳！」太陽汗道：「這有何難！」遂召部將卓忽難入帳，語他道：「你到汪古部去，叫他做我的右手，夾攻帖木眞。」卓忽難唯唯遵命，忽有一人入帳道：「不可不可！」正是：

畢竟傾城由哲婦，空教報國出忠臣。

欲知入帳者爲誰，且至下回表明。

元史稱汪罕爲克烈部，所居部落，即唐時回紇地，是汪罕非部名，乃人名也。然本紀又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則汪罕又非人名；若以汪王同音，罕汗同音，疑汪罕爲稱王稱汗之轉聲，則應稱克烈部汪罕，何以史文多單稱汪罕？未嘗兼及克烈乎？太祖紀又云：『克烈部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既云部長，又云汪罕，詞義重複。要之蒙漢異音，繙譯多訛，本書以汪罕爲統稱，以脫里爲專名，似較明顯，非謬誤也。

汪罕之亡，爲子所誤；乃蠻之亡，爲婦所誤，婦子之言，不可盡信也如此！然脫里未嘗不負恩，太陽汗未嘗不好戰，禍福無門，人自召之，讀此可以知戒，文字猶其餘事耳。

第十回　納忽山孱主亡身　斡難河雄酋稱帝

却說太陽汗欲攻帖木眞，遣使卓忽難至汪古部，欲與夾擊，帳下有一人進諫道：「帖木眞新滅汪罕，聲勢很盛，目下非可力敵，只宜厲兵秣馬，靜待時釁，萬萬不可妄動呢！」太陽汗瞧着，乃是部下的頭目，名叫可克薛兀撤卜剌黑，不禁憤憤道：「你曉得什麼？我要滅這帖木眞，易如反掌哩！」遂不聽忠諫，竟遣卓忽難赴汪古部。

看官，這汪古部究在何處？上文未曾說過，此處如何突敍！原來汪古部在蒙古東南，地近長城，已與金邦接壤，向與蒙古異種，世爲金屬，至是乃蠻欲聯爲右臂，乃遣使通好。汪古部酋阿剌兀思，既見了卓忽難，默念蒙古路近，乃蠻路遠，遠水難救近火，不如就近爲是。主見既定，遂把卓忽難留住，至卓忽難催索覆音，惱動了阿剌兀思，竟把他縛住，送與帖木眞，隨遣使賫酒六榼，作爲贈品。帖木眞大喜，優待來使，臨別時，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並使傳語道：「異日我有天下，必當報汝！汝主有暇，可遣衆會討乃蠻。」來使奉命去訖。

帖木眞便集衆會議，擬起兵西攻乃蠻。部下議論不一，有說是乃蠻勢大，不可輕敵。有

說是春天馬疲，至秋方可出兵。帖木眞弟帖木格道：「你等不願出兵，推說馬疲，我的馬恰是肥壯，難道你等的馬恰都瘦弱麼？況乃蠻能攻我，我卽能攻乃蠻，勝了他可得大名，可享厚利，勝負本是天定，怕他甚麼！」還有別勒古台道：「乃蠻自恃國大，妄思奪我土地，我苟乘他不備，出兵往攻，就是奪他土地，也是容易哩！」帖木眞道：「兩弟所見，與我相同，我就乘此興師了。」遂整備軍馬，排齊兵隊，剋日起行。汪古部亦來會，旣到乃蠻境外，至哈勒合河，駐軍多日，並沒有敵軍到來。

一年容易，又是秋風，帖木眞決議進兵，祭了旄纛，命忽必來、哲別爲前鋒，攻入乃蠻。太陽汗亦發兵出戰，自約同蔑里吉、塔塔兒、斡亦剌、朶爾班、哈答斤、撒兒助等部落，及汪罕餘衆，作爲後應。兩軍相遇於杭愛山，往來相逐。適帖木眞前哨有一部役，騎着白馬，因鞍子翻墮，馬驚而逸，突入乃蠻軍中，被乃蠻部下拏去。那馬很是瘦弱，由太陽汗瞧着，與衆謀道：「蒙古的馬，瘦到這般，我若退兵，他必尾追，那時馬力益乏，我再與戰，定可制勝。」部將火力速八赤道：「你父亦難赤汗，生平臨陣，只向前進，從沒有馬尾向人；你今做主子，這般怯敵，到不如令你妻來，還有些勇氣！」太陽汗的兒子，名叫屈曲律，也道：「我父似婦人一般，見了這等韃子，便說退兵，煞是可笑！」太陽汗聽着，老羞成怒，遂命部衆進戰。

帖木眞命弟合撒兒管領中軍，自臨前敵，指揮行陣。太陽汗登嶺東望，但見敵陣裏面，

非常嚴整，戈鋋耀日，旗旄蔽天，不由的驚歎道：「怪不得汪罕被滅，這帖木眞確是利害呢！」正說着，只聽得鼓角一鳴，敵軍排牆而出，來攻本部，本部前哨各軍，也出去迎戰。你刀我劍，你鎗我矛，正殺得天暗地昏，忽又聞了一聲胡哨，那敵陣中擁出一大隊弓箭手，向本部亂射，羽鏃四飛，當者立靡。自己正在驚惶，驀來了一個部酋，猛叫道：「太陽汗快退！帖木眞部下的箭手，向是有名，不可輕犯的。」看官，你道這是何人？便是那先投汪罕後投乃蠻的札木合。原來札木合因汪罕敗亡，轉奔乃蠻部，此時見帖木眞勢盛，料知乃蠻必敗，所以叫太陽汗退走。太陽汗聞言，越發驚心，那裏還忍耐得住，自然麾衆西奔。爲這一走，遂令軍心散亂，被帖木眞追殺一陣，竟至七零八落，虧得日色已暮，帖木眞已鳴金回軍，方纔收集敗兵，暫就納忽山崖紮住。

是晚太陽汗正思就寢，忽報敵營中火光四起，瞭如明星，恐怕要來劫營，須趕緊防備，太陽汗急忙發令，飭部衆嚴裝以待。到了夜半，毫無影響，又思解甲急宿，那軍探復來報道：「敵營中又有火光哩。」太陽汗不能再睡，只好坐以待旦，營中也擾亂了一夜，片刻未曾合眼。

一到天明，聞報帖木眞已率軍前來，太陽汗急帶了札木合，上山瞭望；眼光中惟映着敵軍殺氣，前隊有四員大將，威武逼人，差不多如魔家四將一般。便問札木合道：「他四將是甚麼人？」札木合道：「他是帖木眞部下著名的四狗；一叫忽必來，一叫哲別，一叫折里

麥，一叫速不台，統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專會噬人的。」太陽汗道：「果眞麼？應離遠了他！」遂拾級上升，又是數層，回望後來的軍，氣燄越盛，爲首的一員大將，騎着高頭駿馬，追風般的過來。又問札木合道：「那後來的是何人？」札木合道：「他叫兀魯，有萬夫不當之勇。帖木眞臨陣衝鋒，嘗要靠着他哩。」太陽汗道：「這也須離遠了他方好！」又走上幾層山巒，返顧敵人，最後的押隊大帥，龍形虎背，燕頷虬髯，相貌堂堂，威風凜凜，不由的驚歎道：「好一個主帥！莫非就是帖木眞麼？」札木合道：「不是帖木眞，是那個？」太陽汗不待說畢，即轉身再上，幾已走到山峯，方纔立着。

札木合尙未隨上，語左右道：「太陽汗初擬擧兵，看蒙古軍，似小羔兒一般，方謂可食他的肉，剝他的皮；一經瞧着，便嚇得甚麼相似，步步倒退，這等形狀，定要被帖木眞破滅了。我等須趕緊逃生，免與他一同受死！」說罷，遂率着左右下山，復差人至帖木眞軍，報稱太陽汗實無能爲，你等乘此上山，便好把他殲滅了。

帖木眞聞報，心中大喜，重賞來人去訖。原來帖木眞本意，正要嚇退太陽汗，所以夜間立營，專在營外放火，使他疑慮，日間却耀武揚威，擺着模樣，令太陽汗不敢輕視。此時得了札木合的密報，正擬乘機進攻，大衆統勇躍得很，巴不得立刻上山。獨木華黎進言道：「且慢！待至夜間未遲。我軍且堵住山口，防他逸出便好哩。」帖木眞便在山下，紮營布陣。乃蠻兵也來爭着，都被帖木眞軍殺回，當下惱了乃蠻將火力速八赤，一口氣跑上山頂，向太陽

汗道：「帖木眞來了，你爲何不下山督戰？」問了數聲，並不見他回答，反叉着腰坐倒地上。火力速八赤道：「不能下山督戰，只好上山固守，奈何噤不發聲？」太陽汗仍然不答。火力速八赤又高聲道：「你婦古兒八速，已盛妝待你凱旋，你快起來殺敵罷！」語至此，方聞太陽汗緩語道：「我……我疲乏極了！明……明日再戰。」火力速八赤搖頭而返，只令部衆上山守着。轉瞬間夕陽西下，夜色微茫，帖木眞營內，毫無動靜，乃蠻軍因昨宵失眠，未免神志昏迷，多半臥着山前，到黑甜鄉去了。不意睡魔未去，强敵紛乘，有幾個不曾起立，已做了無頭之鬼，有幾個方纔動身，便做了無足之夫，只有火力速八赤，帶着幾名勇士，前來攔截，與帖木眞軍混戰多時，恰也絲毫不讓，怎奈衆志已離，土崩瓦解，單靠這幾個力士，濟甚麼事，眼見得力竭身亡，同登鬼籙了。

帖木眞瞧着道：「乃蠻部下，有此勇夫，若個個如此，咱們何能取勝，可惜我不能生降他呢！」言下黯然。那時部下爭逐乃蠻軍，乃蠻軍都上山逃走，欲向山頂遠越山後。不防山後統是峭崖，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只好拼着命逃將下去，十個人跌死八九個，就是僥倖不死，也是斷脰折脛了。太陽汗尙在山上臥着，縮做一團，被帖木眞部下搜着，好似老鷹捕小鷄，一把兒將他抓去。還有殺不盡的乃蠻軍士，統跪地乞降。餘如朵兒班、塔塔兒、哈兒斤、撒兒助諸部落，亦俱投誠。只太陽汗子屈曲律，及蔑里吉部酋脫黑脫阿（卽元史脫脫），相偕遁去。帖木眞率兵窮追，順道至乃蠻故帳，把子女牲畜，盡行奪取，連太陽汗妻古兒八

速，亦一併拏住。當下升帳，先將太陽汗推入，約略問了數聲，太陽汗觳觫萬狀。帖木眞笑道：「這等沒用的傢伙，留他何用！」命卽斬訖。次將古兒八速獻上，不待帖木眞開口，便豎着柳眉，振起珠喉道：「可恨你這韃子！滅我部落，殺我夫主，我也爲你所擒，有死而已，何必多問！」說着，把頭向案撞去。不意帖木眞已擧起雙手，順勢把他頭托住，偶覺得一種芬芳沁入心脾，凝眸細盼，蟬鬢鴉鬟，光采可鑑，再擧起他的面龐兒，益發目眩神迷，眼如秋水，臉似朝霞，雖帶着幾分顰皺，愈覺得楚楚可憐。不禁失聲道：「你恨着咱們韃子，我偏要你做個韃婆！」古兒八速把頭移開，垂淚答道：「我是乃蠻皇后呵！怎肯做你妾媵？」帖木眞道：「你不肯做妾媵，也有何難！我便敎你做皇后何如？」古兒八速聞了這語，隨把帖木眞瞟了一眼，復低着首道：「我却不願！」帖木眞知他芳心已動，便命投降的婦女，擁他入內，一面發落餘虜，一面安排牲醴，與古兒八速成婚。是夕，在乃蠻故帳中，同古兒八速行交拜禮，儀制如蒙古例。禮畢，大開筵席，與衆共歡。酒闌席散，帖木眞步入帳後，就摟住古兒八速，同入寢幃。古兒八速，已不如從前的抗命，半推半就，又喜又驚，一夜的枕席風光，似比故夫勝過十倍。嗣是死心塌地，侍奉那帖木眞，帖木眞也格外愛寵，比也速干姊妹等，尤加親暱，這且慢表。

且說帖木眞旣滅了乃蠻，復西追蔑里吉部酋脫黑脫阿。到了喀喇喀拉額西河，見脫黑脫阿背水而陣，卽麾衆殺去。戰了數十回合，脫黑脫阿敗走，帖木眞軍趕了一程，擒不住脫黑

脫阿，只虜了他的子婦，及他部衆數百人。帖木眞見被虜的婦人，頗有姿色，問明底細，乃是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室，便喚第三子窩闊台入見，把婦人給他，窩闊台自然心喜，不在話下。正擬率兵再進，忽有蔑里吉部人，來獻一個女子，父名答亦兒兀孫，女名忽闌。帖木眞道：「你爲何今日纔行獻女？」答亦兒兀孫道：「途次爲巴阿鄰種人諾延所阻，留我住了三宿，因此來遲。」帖木眞道：「諾延在那裏？」答亦兒兀孫道：「諾延也隨來投誠。」帖木眞怒道：「諾延留你女兒，敢有什麼歹心？」便命左右出帳，去拏諾延，那女子忽闌道：「諾延恐途中有亂兵，所以留住三日，並沒有意外邪心。我的身體，原是完全，若蒙收爲婢妾，何妨立即試驗！」言未畢，諾延已由左右推入，也禀着道：「我只一心奉事主人，所有得着美女好馬，一律奉獻；若有歹心，情願受死！」帖木眞點首，便命答亦兒兀孫及諾延出帳，自己挈着女子忽闌，親加試驗去了。過了半日，帖木眞復召諾延入見，與語道：「你果秉性忠誠，我當給你要職。」諾延稱謝而出。獨答亦兒兀孫，未得賞賜，不免失望，暗中聯絡蔑里吉降衆，叛走色楞格河濱，築寨居住，嗣由帖木眞遣將往討，小小一個營寨，不值大軍一掃，霎時間踏成平地。所有叛衆，盡作鬼奴。答亦兒兀孫，也杳無下落。帖木眞聞叛徒已平，遂進兵追襲脫黑脫阿，到了阿爾泰山，歲將殘臘，便在山下設帳過年。

越歲孟春，聞脫黑脫阿，已逃至也兒的石河上，與屈曲律會合，當即整治軍馬，逐隊進發。適斡亦刺部酋忽都哈別乞，窮蹙來降，遂令他作爲嚮導，直至也兒的石河濱。脫黑脫阿

等，倉猝抵禦，戰了半日，部下已殺傷過半，勢將潰散。那帖木眞軍恰是利害，一陣亂箭，竟將脫黑脫阿射死。只有他四子逃免。屈曲律亦帶了蔑里吉部餘衆，及乃蠻部遺民，投奔西遼去了。西遼國的源流，後文再詳，今且慢表。

且說帖木眞既逐去屈曲律等，恐道遠師勞，不欲窮追，便下令旋師。臨行時忽聞札木合被人挐到，當由帖木眞召見來人。來人進告道：「我是札木合的伴當，因懼主子天威，不敢私匿，所以將他挐來！」帖木眞尚未回答，只聽帳外有喧嚷聲，便喝問何事？左右道：「札木合在外面說話哩。」帖木眞道：「他說甚麼？」左右道：「他說老鴉會挐鴨子，奴婢能挐主人。」帖木眞點頭道：「說的不錯！」便命左右將來人綁出，叫他在札木合面前殺訖。並着合撒兒傳語道：「札木合，你我本係故交，我先曾受你的惠，不敢相忘，你何故離了我去？如今既又相合，不妨做我的伴當，我却不是記讎忘恩的！況我與汪罕廝殺，你也曾與汪罕離開，及與乃蠻廝殺，你又將乃蠻實情，通告我軍，我亦時常惦念，勸你不要多心，留在我帳下罷！」札木合歎道：「我前時與汝主相交，情誼很密，後因被人離間，所以彼此猜疑，我今日羞與汝主相見。汝主已收服各部，大位子定了，從前好做伴時，我不與做伴；如今他爲大汗，要我做伴甚麼？他若不殺我呵，似膚上蟣蝨，背上芒刺一般，反敎汝主不得心安！天數難逃，大福不再，不如令我自盡罷！」合撒兒入報帖木眞，帖木眞道：「我本不忍殺他，他欲自盡，依他便了！」札木合卽日自殺，帖木眞命用厚禮葬了。當下奏凱東還，到

了斡難河故帳，與母妻歡敍，大家暢慰。宋寧宗開禧三年冬月，帖木眞大會部族於斡難河，建着九斿白旗，順風蕩漾，上面坐着八面威風的帖木眞，兩旁侍從森列，各部酋先後進見，相率慶賀。帖木眞起坐答禮，各部酋齊聲道：「主子不要多禮，我等願同心擁戴，奉爲大汗！」帖木眞躊躇未決，合撤兒朗聲道：「我哥哥威德及人，怎麼不好做個統領？我聞中原有皇帝，我哥哥也稱着皇帝便好了！」部衆聞言，歡聲雷動，統呼着皇帝萬歲！只有一人閃出道：「皇帝不可無尊號，據我意見，可加『成吉思』三字！」衆視之，乃是闊闊出，平時好談休咎，頗有應驗。遂同聲贊成道：「很好！」帖木眞也甚喜歡，遂擇日祭告天地，即大汗位，自稱成吉思汗。「成吉思」(元史作青吉斯)三字的意義：成者大也，吉思，最大之稱。嗣復在杭愛山下，建了雄都，審度形勢，地名叫作喀喇和林。小子敍述至此，只好把帖木眞三字擱起，以後均名成吉思汗，且系以俚句道：

旄纛居然建九斿，朔方氣象有誰侔？豈真王氣鍾西北，特降魔王括九州！

欲知以後情形，容至下回再述。

乃蠻勢力，過於帖木眞，卒因主子孱弱，部將粗魯，以致滅亡。古兒八速，激成兵釁，被虜以後，初意尚欲殉節，似非他婦女比，迨聞作皇后，即降志相從，長舌婦之不可恃也如此！以視古力速八赤，猶有慚色。可見家有哲婦，尚不莽夫若也。若札木合之反覆無常，死當其罪，史錄謂札木合權略，次於項籍、

田橫，而勝於袁紹、公孫瓚，毋乃過於重視耶！惟不願再事帖木眞，較諸奴顏婢膝，猶差一間。作者抑揚盡致，褒貶得宜，而於描摹處尤覺逼眞，是小說家，亦良史家也！

第十一回　西夏主獻女乞和　蒙古軍入關耀武

却說成吉思汗即位後，大封功臣，除兄弟封王外，以木華黎爲首功，博爾朮次之，封他爲左右萬戶，其餘諸將，按功給賞，共九十五人，各封千戶。又因朮撤帶臨敵敢先，得平汪罕、乃蠻兩大部，特命他世統兀魯兀四千人，又賞他一個特別的禁臠。看官！你道這禁臠是什麼東西？就是前回說起的汪罕女子亦巴合。亦巴合自被擄後，曾爲成吉思汗的側室，至是不知什麼緣故，賜與朮撤帶。相傳亦巴合出帳時，成吉思汗曾語他道：「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不過因朮撤帶從征有功，所以將你賜他。」亦巴合默然趨出，成吉思汗命將奩資家產，一律帶去，只留下一隻金盃，做爲記念。自是亦巴合與朮撤帶，遂做長久夫妻了。或說成吉思汗得一惡夢，以亦巴合爲不祥，所以撥給，小子終不敢妄斷，只就事敍事罷了。

封賞既畢，再宰牛殺馬，大饗羣臣，飲至半酣，成吉思汗問木華黎等道：「人生世上，何事算爲最樂？」木華黎道：「蕩平世界，統一乾坤，這是人生第一樂事。」成吉思汗道：「是的，但尙知其一，不知其二。」博爾朮道：「臂名鷹，控駿騎，御華服，乘着暮春天

氣，出獵曠野，這也是人生樂事呢。」成吉思汗不答。博爾忽道：「鷹鶻在天空搏擊飛禽，憑騎仰觀，倒也是人生一樂。」成吉思汗仍是不答，忽必來道：「圍獵的時候，衆獸驚突，瞧着他很是一樂。」成吉思汗搖頭道：「你等所說，統不及木華黎的志願，但我與木華黎有同處，亦有異處。」羣臣道：「願聞主子的樂事！」成吉思汗道：「人生至樂，莫如殺滅讎敵，似摧枯木，奪他的駿馬，得他的財物，并把他妻女掠了回來，教他𢬵着寢室，這是最快樂的事情！」言畢，掀髯大笑。

嗣復語木華黎、博爾朮道：「平定朔漠，實是汝等功勞，我與汝等，譬如車有轅，身有臂，汝等宜善體我心，始終勿替方好！」木華黎遂進規取中原的計議。成吉思汗點首道：「規畫中原，須仗着你呢！」木華黎道：「先圖西夏，次圖金，再次圖宋，逐漸進行，總有成功的日子哩！」成吉思汗道：「就從西夏開手罷？」政策既定，舉酒盡歡。看官記着，是年歲次丙寅，即爲成吉思汗即位之元年，歷史上就稱爲元太祖元年，蒙古人以寅年肖虎，稱爲虎兒年。這且按下。

且說西夏建國，源流甚遠，始祖拓跋思恭，乃朔方黨項部後裔，唐末黃巢作亂，拓跋思恭入援，以功封夏國公，賜姓李，世稱夏州，就在蒙古南境。傳至元昊，拓地漸廣，僭號稱帝，定都興慶，有雄兵五十萬，屢寇宋邊。金興以後，西夏漸衰，且屢有內亂，當李仁孝嗣位時，姦臣擅權，國勢岌岌，幸虧金世宗發兵扶助，剷平亂事，國乃不亡。只以後專爲金

屬。仁孝歿後，子純祐嗣，仁孝從弟李安全，篡位自主，國中又復不靖。適成吉思汗混一蒙古，有志南下，於是氣急奄奄的西夏國，遂首當其衝了。成吉思汗本擬即日發兵，因初登大位，不免有一番經營，如築宮室，設堡寨，定官制，正朝儀，統是創始擧行，不是一月兩月，可辦就的。光陰易過，又是一年，擬整頓軍馬，南攻西夏，俄聞吐麻部作亂，乃命博爾忽率兵往討。吐麻部在額爾齊斯河附近，係屬蒙古東北境，從前成吉思汗族人豁兒赤，自小作伴，嘗語成吉思汗道：「你若得做大汗，我要在你的部屬內，揀美女三十人，作爲妻妾，你休忘懷！」此次成吉思汗果然登位，便命他在降服百姓中，挑選婦女三十個，以踐前言。

豁兒赤奉命而行，訪得美貌女子，以吐麻部爲最多，遂令吐麻部人忽都合別乞，到部中去選美女，誰知部民不肯服從，竟將他拏住，送與部酋。適値部酋都剌莎合兒，病重去世，由其妻孛脫灰塔兒渾，代爲管轄，當下將忽都合別乞拏住，豁兒赤聞報，自然去報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即遣博爾忽率兵西征。博爾忽藐視吐麻部，行軍時不曾戒備，將到吐麻部，日色已晚，便在林深徑雜處，紮住營寨，夜間忽起伏兵，竟將博爾忽軍衝散，博爾忽措手不及，被吐麻部人殺死。

警報傳達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怒氣勃勃，便欲自行往討。木華黎、博爾朮齊聲諫阻，別薦都魯伯爲大將，引兵再發，都魯伯懲着前轍，自然格外小心，他在博爾忽殉難地方，設着空營，虛張旂幟，自己却領了健卒，由間道繞入吐麻部。那吐麻部內的女酋，聞知博爾忽殺

死，喜得什麼相似，在帳中擺着筵席，與衆飲酒。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突被那都魯伯軍，一擁而入，大家嚇得魂飛天外，連躲避都來不及，個個束手就縛。女酋孛脫灰塔兒渾，逃入帳後潛藏，正遇那忽都合別乞，由都魯伯軍放出，導入搜尋，四面一瞧，已被窺着，當由忽都合別乞，把女酋牽出，攔腰一抱，大踏步去了。此外如帳外的百姓，統由都魯伯軍，一併拏住，驅至斡難河。成吉思汗遂命豁兒赤，就擄來的婦女中，挑了三十人，輪流伴宿。只女酋孛脫灰塔兒渾，賞給了忽都合別乞，忽都合自然稱心，女酋亦不得已相從，總算是怨女曠夫，各得其所了。

於是往攻西夏，連拔數城。會聞西北吉里吉思荒原，有二部遣使通好，一部名伊德爾訥呼，一部名阿勒達爾，皆與乃蠻部接壤，因乃蠻被滅，是以通誠。成吉思汗領兵歸國，接見來使，二使獻上名鷹，幷白騸馬黑貂鼠等，成吉思汗大悅，殷勤款待，遣令去訖。是時成吉思汗已有數女，長女火眞別姬，曾議配鮮昆子禿撒哈，嗣因婚議未諧，別適亦乞剌思人孛徒，次女名扯扯干，年已長成，因忽都阿別乞先來歸附，有子名脫亦列赤，令他與次女作配，算作報酬。三女名阿勒海別姬，許字汪古部酋的姪兒鎭國。這三女中，要算阿勒海別姬，最稱明慧，至遣嫁後，鎭國多得其助，毋庸細表。

兎兒年過去，龍兒蛇兒年順次相繼，成吉思汗威名，震耀西域，回疆的畏兀兒部（元史稱畏兀兒爲輝和爾），亦通使輸誠，成吉思汗遣使答好，並徵他貢獻方物。畏兀兒部酋亦都護，遂

收集金珠緞匹，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隨來謁見，且向成吉思汗道：「咱們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蒙皇帝恩賜，許做藩屬，我部主情願拜爲義兒，始終效力！」成吉思汗道：「你主既肯歸我，我願收他做第五個義兒罷。我還有一個好女兒，給他爲妻，叫他快來謁我！」阿惕乞剌黑等奉命去後，亦都護果然親來，成吉思汗便命將庶出女子阿勒敦，許給亦都護。亦都護也不推辭，只說於回國後，差人來迎，至亦都護歸去，杳無音信。看官道是何故？乃因亦都護正室，懷着妒忌，不令迎娶，所以蹉跎過去，至窩闊台嗣位，亦都護的正妻已死，方完結嫁娶的事情。

這且擱下不提。且說成吉思汗既收服畏兀兒部，遂一心一力的去攻西夏，夏主李安全，不得不發兵抵敵，令長子做了元帥，部將高令公做了副手，率兵拒守烏梁海城。蒙古兵一到城下，高令公出城迎戰，不到數合，已被蒙古兵活捉了去。餘衆敗入城中，怎禁得敵軍猛攻，晝夜不絕，嚇得李安全的兒子，屁滾尿流，乘夜開了後門，抱頭竄去，還有一個西壁氏，係西夏太傅，走了遲一步，又被蒙古軍生擒去了。蒙古軍奪了烏梁海城，進攻克夷門，如入無人之境，夏將明威令公，不管死活，居然帶了兵馬，前來攔阻，一仗鏖戰，復被拏去。嗣是無人敢當，竟由蒙古軍長驅直入，圍攻夏都，李安全惶急得很，一面遣使至金邦乞援，一面召集全國人馬，守着城池。蒙古軍攻了數次，因城頗堅固，急切不能下，成吉思汗想了一策，命掘壞河防，將城外的河水，灌入城中。不意隄防一潰，大水奔流，城中未曾漂

沒，城外先已泛濫，成吉思汗只得撤圍，別遣文臣額特，入都招諭。李安全待援未至，不得已與他議款，并把親生愛女察合，獻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得了美女，便命他侍寢，枕席之間，歡愛非常，乃暫准西夏和議，撤兵而還。

李安全遷怒金人，出師攻金邦的葭州，被金將慶山奴所敗，遂北訴蒙古，慫恿伐金。成吉思汗正擬南略，得了此信，遂練兵養馬，造箭製盾，指日興師南下。可巧金使到來，說是新君嗣位，特來頒敕，成吉思汗道：「新君是何人？」金使道：「就是衞王永濟。」成吉思汗道：「我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的，似這般庸碌人物，也想做着皇帝，眞正怪極！」金使道：「你曾受大金封爵，今日頒敕到此，理應竭誠拜受，怎麼說出這般話來？」成吉思汗怒道：「我宗親俺巴該汗，被你金人活活處死，我正思發兵報讎，你反要我拜受詔敕，忘八混帳，快與我滾出去罷！」金使快快去訖。原來金主永濟，是熙宗亶的姪兒，其間經過三傳（廢帝亮、世宗雍、章宗璟），始由永濟嗣立。他本沒有甚麼威望，從前成吉思汗獻金歲幣，曾至靜州，與永濟相見，因永濟孱弱得很，向存輕視，至是聞他嗣位，料他無能爲力，不由的笑罵起來。

至金使去訖，遂乘着秋高馬肥的時候，率着長子朮赤（元史作卓齊特），次子察合台（元史作察罕台），三子窩闊台（元史作諤格德依），統兵數萬，祭旗出發。前隊由哲別領着。將到烏沙堡，聞報金將通吉遷、嘉努、完顏和碩，亦率兵到來，哲別兼程前進，掩入金營，金將不及

設備，紛然潰散，哲別遂拔了烏沙堡，遣人至後隊報捷，成吉思汗聞前鋒得勝，也急趨而至，會同前隊軍馬，徑攻金國西京。守將胡沙虎，硬支持了七日，率麾下突圍東走，被蒙古兵大殺一陣，傷亡無數。成吉思汗遂取了西京及撫州，復遣他三子分兵略地，把金邦所有的西北諸州，陸續攻下。

金主永濟，聞胡沙虎敗還，別遣招討使完顏紏堅，監軍完顏鄂諾勒等，帶着四十萬大軍，出屯野狐嶺，防禦成吉思汗。這野狐嶺係西北要隘，勢甚高峻，雁飛過此，遇風輒墮，俗稱此嶺隔天，只十八里，金兵就此駐紮，本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形勢，只完顏紏堅，恰仗着一點氣力，硬要與蒙古軍對壘。麾下有將名明安，進諫道：「蒙古勢盛，銳不可當，不如屯兵固守，休與他開戰！」完顏紏堅道：「我奉命退敵，如何不戰！」明安道：「既欲開仗，宜速進兵至撫州，攻他不備。」完顏紏堅道：「我有馬兵二十萬，步兵二十萬，堂堂正正，與他廝殺一場，免他再來滋擾！」言畢，叱退明安。俄報蒙古兵已到嶺西，復叫明安進見，令他詰責蒙古，何故興兵犯界？明安趨出，卽馳至蒙古營中，入見成吉思汗，自稱願降，把金軍虛實，詳細上陳。成吉思汗便率領精銳，乘夜進擊。那時完顏紏堅，尚眼巴巴待着明安回信，不防蒙古兵已經殺到，迅雷不及掩耳，恁你帶着四十萬大兵，簡直是沒人中用；況且日落天昏，連自己的軍馬，都分辨不清，接仗的人，自相屠戮，逃走的人，自相踐踏，蒙古兵趁勢亂殺，鬧到天明，已是積屍滿野，金兵一個兒都不見了。

成吉思汗乘勝馳追，到了宣德州，一鼓而下，復遣前鋒哲別，去奪居庸關。這關憑山建築，是一座天險，哲別到了關下，相度形勢，望見山路崎嶇，整守完固，倒也不敢輕意，先猛攻了一陣，不損分毫，他却拔寨退去。守將還道他力怯，出兵追襲，誰知半途遇伏，殺得大敗回來。及到關前，見關上已挿着蒙古旗幟，頓時逃的逃，降的降，看官不必細問，便可曉得是哲別的詭計了。

哲別既得了居庸關，遂迎成吉思汗入關駐紮，成吉思汗又進兵中都，沿途殺戮甚慘。既到都下，金主永濟大恐，欲南徙汴都，虧得衞兵誓死決戰，出城鏖鬪，戰了一日一夜，竟把蒙古兵殺退。成吉思汗乃回駐居庸，是年已是羊兒年(元太祖六年)了。居關數旬，因天已隆冬，免不得人馬疲乏，遂留兵守關，自率三子等旋國，再圖後舉。

越年爲猴兒年，金降將耶律留哥，糾集故遼遺衆，佔踞遼東州郡，自稱都元帥，遣使歸附蒙古。成吉思汗命居廣寧，坐伺金釁，到了夏季，得着軍報，金主永濟被弒，改立昇王珣，成吉思汗大喜道：「這是天假機緣，不可坐失哩。」原來金主被弒的逆臣，就是西京失守的胡沙虎。自胡沙虎敗還，金主把他革職，放歸田里，尋復召爲右副元帥，鎭日馳獵。金主遣使詰責，他便挾嫌倡亂，逼金主永濟出宮，把他酖死，另立昇王珣。於是成吉思汗復分兵三道，浩浩蕩蕩，殺奔金都。

金左副元帥高琪，拒戰失利，蒙古兵進薄中都。胡沙虎方染足疾，乘車督戰。金衞卒本

有些能耐，更兼胡沙虎嚴厲異常，自然格外奮勇，爭先殺敵。蒙古兵雖是利害，却被他殺死多人，退至十里下寨。翌日，胡沙虎又擬出戰，召高琪兵不至，遂矯詔去殺高琪，不料高琪反率兵進來，圍住胡沙虎居宅。胡沙虎踰垣欲走，衣襟被牆角牽住，墜地傷股，由高琪兵突入，亂刀斫死。高琪取胡沙虎首，詣闕待罪。金主珣下詔特赦，并宣布胡沙虎罪狀，追奪官階，所有兵士，都歸高琪統帶，固守都城。成吉思汗也不去力攻，只遣兵分略東南，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屍骸纍纍，鷄犬爲墟。

蒙古兵將，擬再攻中都，成吉思汗不從。只遣使告金主道：「汝山東、河北郡縣，盡爲我有，汝只有一個燕京，難道我不能踏平麼！但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未免助天爲虐，汝能感我仁慈，速發金帛犒軍，我亦當歸去了！」金主珣猶豫未決，右丞完顏承暉道：「天佑蒙兒，不若與他議和，待他回軍，再圖補救。」金主珣乃遣承暉乞和，成吉思汗道：「金珠財帛，我軍已够用了，只你主應有子女，何不遣來侍我？」承暉唯唯聽命，返報金主珣。沒奈何將故主永濟的女兒，飾爲公主，送與成吉思汗；又將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匹，作爲犒勞費；再命完顏承暉送蒙古軍出居庸關。小子有詩咏道：

一成一敗本無常，弱國求和總可傷！帝女作奴男作僕，空勞稗史記興亡。

欲知成吉思汗後事，請至下回再閱。

成吉思汗之野心，無非欲多得金帛，多得子女而已！而迫之規取中原者，實出是木華黎。是木華黎之大志，實出成吉思上；乃天偏令成吉思爲主，木華黎爲臣，無怪老子謂天道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西夏方衰，金邦又弱，成吉思汗乘機而起，本即可滅夏亡金，乃以獻女之故，俱允和議，是其所耽耽逐逐者，尤在美婦人，天亦何苦令强暴之徒，糟蹋若干婦女耶！讀此回，令人疑憤交集，幾欲向天閽而一問之！

第十二回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繼嗣定議西征

却說成吉思汗得了金公主，出關回國。金公主姿色，不過平常，成吉思汗因他是大邦女子，待以后禮。且金公主年甫及笄，成吉思年周花甲（成吉思卽位之年，已五十二歲，此時已逾八年，正六十歲了），老夫配少女，不得不格外愛寵，令他感恩知報，勉侍巾櫛。話休敍煩。單說金主珣聞蒙古兵還，擬遷都汴京，防敵再至。左丞相圖克坦鎰等，力諫不從，遂命完顏承暉爲都元帥，與左丞穆延盡忠，奉太子守忠，駐守中都，自率六宮啓行。事爲成吉思汗所知，憤然道：「他既與我修和，何故南徙？我想他必挾嫌懷恨，不過借着和議，作個緩兵的計策，我偏要先發制人，破他詭計呢！」於是大閱軍馬，擇日啓行。巧値金乣軍（乣卽糺字，音糾。糺軍，所收之軍也，金史兵志有此名）、卓多等，戕殺主帥，擊敗金都防兵，北走蒙古，遣使請降；成吉思汗，命薩木哈、舒穆嚕、明安等率兵相會，由卓多導入長城，再圍中都。

金太子守忠走汴，留完顏承暉及穆延盡忠固守，蒙古兵不能拔，成吉思汗復遣木華黎爲後援，率兵南下。先是木華黎隨征金都，曾收降史天倪兄弟；天倪，永淸人，有從兄名天祥，弟名天安、天澤，皆智勇深沈，足爲大用，木華黎倚爲心腹，曾薦擧天倪爲萬戶，餘亦

擢爲隊長。至是又奉命南征，帶着天倪等出發，天倪語木華黎道：「金棄幽燕，遷都汴梁，最是失算，遼水東西，係金邦咽喉地，我不若奪他北京，略定遼東西諸郡，塞住他的咽喉，那時中都孤立，自然唾手可得了。」

木華黎稱善，便引兵趨遼西，攻金北京，金守將銀青，領兵二十萬，出禦于和托戍堡，被蒙古兵一陣殺敗，逃入城中，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不服銀青節制，因將銀青殺死，改推寅答虎爲帥，木華黎探知消息，遂令史天祥進攻，寅答虎遂以城降。北京既下，遼西諸郡，聞風歸附，眼見得中都岌岌，危在旦夕了。

金留守完顏承暉，焦急非常，遣人向汴京告急，金主徇命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馳援，與蒙古兵遇於霸州。英素嗜酒，馭軍無紀，至兩下對壘，英尚飲酒百觥，臨陣時，騎着馬上，東倒西歪，麾下多相視而笑。看官，你想蒙古初興，軍鋒甚銳，就使兵精將勇，也恐不能勝他，況遇這個酒糊塗，那裏支撐得住！蒙古兵衝殺過來，勢如虓虎，金將遮攔不住，被他殺入中軍，李英酒尚未醒，在馬上晃了數晃，突然墜地，蒙古兵將，眼明手快，就將他一槍刺死！

軍中失了主帥，當卽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完顏承暉與穆延盡忠商議，決計死守，盡忠目動言肆，滿口糊塗，承暉自知不妙，卽辭家廟作遺表，抗論穆延盡忠，及左副元帥高琪罪狀。付尙書省令史師安石，齎送汴都，自別家人，仰藥以殉。穆延盡忠整裝南

行，將出通元門，金妃嬪等統相率候着，請他挈歸。盡忠道：「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嬪信為眞言，讓盡忠先出，盡忠帶着愛妾等，飄然出城，絕不返顧，可憐衆嬪妃進退無路，皇倉失措，待蒙古兵一擁殺入，老醜的俱死刀下！有幾個容色美麗的，統被他扯的扯，抱的抱，調笑取樂去了！中都一破，宮室被焚，府庫財寶，搜掠殆盡，金祖宗的神主，一古腦兒棄擲糞阬，算作金都燕京的結束。

那時安石齎表至汴，盡忠亦即到來，金主閱表，只追封完顏承暉為廣平郡王，赦盡忠不問，反命他作平章政事。嗣後盡忠謀逆，方纔伏法。

話分兩頭。且說成吉思汗聞燕都得手，遂自率精兵趨潼關。潼關為汴京西塞，勢甚險峻，屢攻不下，別遣將由間道入關，為金花帽軍所敗，乃北還。尋命木華黎統轄燕雲，建設行省，并封他為國王，職兼太師，賜誓劵金印，且語他道：「我略北方，汝略南方，分途進取，勉立大功！」木華黎應命，遂自中都調遣兵卒，攻取河東諸州郡，并拔太原城。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竭身亡。蒙古降將明安，領偏師趨紫荆關，擒金元帥張柔。柔素任俠，鄉曲多慕義相從，金中都副經略苗道潤，深加器重，薦為昭義大將軍，權署元帥府事。道潤為其副賈瑀所害，柔率衆報讎，途次忽遇蒙古兵，逆戰狼牙嶺間，馬蹶被執。明安聞其名，勸之投誠。柔乃降，更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進兵攻賈瑀。瑀據孔山臺堅守，柔圍攻兼旬，斷其汲道，乃破臺獲瑀，剖瑀心祭道潤，盡有其衆，徙治滿城。金眞定帥武仙，會

兵數萬來攻。張柔全軍適出，帳下只數百人，乃令老弱婦女登城。自率壯士潛出，突攻武仙背後，毀敵攻具。仙軍猝不及防，還疑是援兵大至，相率驚愕，旋見後山旗幟飛揚，愈加退縮，遂四散奔逃。柔乘勝追擊，伏尸數千，自是威震河朔，凡深冀以北，鎭定以東，三十餘城，次第收取，武仙率兵來爭，匝月間經十七戰，都得勝仗。武仙窮蹙，又因木華黎遣將夾攻。遂把眞定城奉獻，乞降軍前。木華黎命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武仙爲副，事且按下再表。

且說乃蠻部被滅後，太陽汗子屈曲律，逃奔西遼。西遼國據葱嶺東西地，係耶律大石所建，一名黑契丹，從前遼爲金滅，餘衆隨皇族耶律大石，西走回疆，聯合回紇諸部，成一大國，有志恢復，未成而死。再傳至孫直魯克，君臨如故，惟東方屬部，多叛歸蒙古，國勢漸衰。適屈曲律奔至，進謁直魯克，泣請規復。直魯克正讎視蒙古，且聞屈曲律熟諳東土，因留爲幫手，並允乘間出師。直魯克妃子格兒八速，有女名晃，年纔十五，姿首頗佳，屈曲律瞧着，很是豔羨，便格外獻媚，日夕趨承；直魯克年老好諛，漸加寵愛，嗣因屈曲律露求婚意，遂把女兒給他爲妻。

屈曲律既得了王女，權力日盛，暗思東收舊部，襲奪西遼。便入見直魯克道：「我父雖亡，舊部尙衆，目今蒙古侵略南方，無暇西顧，我正可出招潰卒，相率同來，一則可衞我婦翁，二則可報我父讎。」直魯克大喜，便令屈曲律東行。

屈曲律到了東方，乃蠻舊衆，果來歸附，遂乘勢刼掠各部，道遇花剌子模王遣使通好，因邀他密議，使共謀西遼，約以東西夾攻，如獲成功，東方歸屈曲律，西方歸花剌子模。議既定，花剌子模使臣歸去，報知國主，興師前來。看官，你道花剌子模，乃是何國？便是唐書所稱的貨利習彌國，國主名謨罕默德，係突厥後裔，素奉回教，其父伊兒亞爾司蘭在日，爲西遼所敗，歲奉貢幣，至謨罕默德嗣立，雖照舊貢獻，心中很以爲辱。既得屈曲律的密約，那有不允之理。屈曲律即帶領遺衆，入攻西遼國都，直魯克遣將塔尼古，出城迎戰，把屈曲律一陣殺退。會花剌子模酋長謨罕默德，已到西遼，屈曲律與他會着，再行前進。西遼將塔尼古，又出來接仗，謨罕默德與屈曲律，前後夾擊，殺敗塔尼古，並將他生生擒住。

西遼都內的守卒，聞報大懼，頓時潰亂，屈曲律乘機殺入，直魯克不及逃遁，被衆圍住。屈曲律恰向衆人道：「直魯克是我婦翁，不得加害！」於是留住部衆，在外守着，自率數騎入內，謁見直魯克。直魯克驚惶無措，便道：「你不要害我，我便讓位罷！」屈曲律道：「你是我妻的父親，就與我父親一般，怎麼教你讓位？」直魯克道：「你不要我讓位，如何糾衆圍我？」屈曲律道：「部衆因你年邁，不便行政，教我幫你辦事哩。」直魯克道：「既如此，你去安撫叛衆，我便依你說話！」

屈曲律遂出撫衆人，并與謨罕默德會議，將西部西爾河以南地，讓與花剌子模，並除免歲幣。謨罕默德如願而去。屈曲律遂自執國事，陽尊直魯克爲主，所有政務，概不令直魯克

聞知。直魯克憂恚成病，越歲死了。屈曲律遂繼了主位，聞故相女有美色，娶爲妃子。這妃子不信回教，勸他從佛，屈曲律方加愛寵，言無不從，便令民間奉佛，不得仍信回教。回教徒阿拉哀丁，抗詞不屈，屈曲律大怒，把他手足釘住門首，威嚇衆人。又復暴斂橫征，派兵監謗，民間痛苦異常，恨不得有人除他。

這消息傳到蒙古，成吉思汗遂差哲別前征。哲別到了西遼，先飭民間各仍舊教，毋庸改易，并將所有苛斂，一律撤免；民間很是歡躍，統來迎接。屈曲律料不能敵，預率眷屬遁去。哲別長驅直入，追屈曲律至巴克達山，徑路狹隘，苦無可尋，適有牧人前來。詢知屈曲律踪跡，便令他前導，搜出屈曲律，請他飲刀，所有眷屬，盡作俘虜。於是西遼全土，統爲蒙古屬部，西境即與花剌子模接壤了。

哲別歸國後，蒙古商人往花剌子模，被訛答剌城主掠去金銀，一一殺死。成吉思汗遣使詰問，又復被殺，因下令親征。

是時爲成吉思汗十四年六月，成吉思汗將西行，與各皇后話別，只命忽闌夫人從行。也遂皇后道：「主子年已老了，天方盛暑，何苦涉歷山川，倒不如遣各皇子去！」成吉思汗道：「我不在軍中，總難放心，況我筋力尙强，一時應不至就死，就是死了，也不枉創業一場。」也遂含淚道：「諸皇子中，嫡出的共有四人，主子千秋萬歲後，應由何人承統？」成吉思汗半晌道：「你說也是；我宗族大臣，都未曾提起，所以我也蹉跎過去。我去問明皇子

再說！」

當下出召四子，先問朮赤道：「你是我的長子，將來願否繼統？」言未畢，察合台勃然道：「父親何故問他？莫不是要他繼統麼？他是蔑里吉種帶來的，我等如何叫他管轄！」成吉思汗道：「胡說！」察合台道：「我母不是被蔑里吉擄去麼？後來返歸，途中便生了朮赤，父親可否記得？」成吉思尚未答話，那朮赤已奮然躍起，突將察合台衣領揪住，厲聲道：「我父親未曾分揀，你敢這般說麼？你不過強硬些兒，此外有何技能！我今與你賽射，你若勝我，我便將大指剁去；我與你再賽鬭，我若被你擊倒，我便死在地下，不起來了！」察合台不肯少讓，也把朮赤衣領揪住。

正喧嚷間，宗族都前來勸解。闊闊搠思道：「察合台，你爲何着忙？你未生時，天下擾擾，互相攻刼，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似你這般說，豈不傷着你母的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親一同辛苦，將你兒子們撫養成人，你母如日同明，如海同深，你尚未報親恩，怎麼出言不遜！」成吉思汗接着道：「察合台，你聽着麼？朮赤明是我的長子，你下次休這般說！」察合台微笑道：「似朮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執，我與朮赤，只願隨父親効力便了。我弟窩闊台，敦厚謹愼，可奉父敎！」成吉思汗聞言，復問朮赤。朮赤道：「察合台已說過了，我照允便是！」成吉思汗道：「你兄弟須要親暱，勿再吵鬧，被人恥笑！我看天高地闊，待大功成後，各守封國，豈不更好！」二人無語。成吉思汗又問窩闊台

道：「你兩兒教你繼統，你意如何？」窩闊台道：「承父親恩賜，并二兒抬舉，但做兒子的也不能遽允！自己沒有甚麼智力，還好小心行去，只恐後嗣不才，不能承繼，奈何？」成吉思汗道：「你既能小心行事，還有何說！」又問四子拖雷道：「你承認否？」拖雷道：「我只知飢着便食，倦着便睡，差去征戰時便行。此外無他志了！」

成吉思汗便召合撒兒、別勒古台、帖木格，及姪兒阿勒赤歹道：「我母已經去世，我弟合赤溫，亦已病亡，目下只有三弟，及我弟合赤溫子阿勒赤歹，算是最親骨肉，我今與你等說明：我第三子窩闊台將來接我位子；當使朮赤、察合台、拖雷三人，各有封土，自守一方；我子原不應違我，但願你等亦永記勿忘！倘若窩闊台子孫，沒有才能，我的子孫，總有一兩個好的，可以繼立，大家能秉公去私，同心協力，自然國祚延長，他日我死後，也瞑目了！」

合撤兒等應着。成吉思汗因立儲已定，遂命哲別爲先鋒，速不台繼之，自率四子及忽闌夫人統着大軍爲後應，即日啓程。又遣使至西夏，命他會師西征。及去使還報，西夏不肯發兵。成吉思汗怒道：「他敢小覷我麼！待我征服西域，再去勦滅了他！」於是排齊軍馬，祭旗啓行。祝告甫畢，忽覺狂風驟起，黑雲密布，轉瞬間大雪飄飄，飛舞而下，不到半日，竟着地三尺。成吉思汗快快道：「現在時當六月，天應炎熱，爲什麼下起雪來？」忽從旁閃出一人道：「主子休疑盛夏時候，驟遇嚴寒，這是上天肅殺氣象，正要吾主奉天申討哩！」成吉

思汗聞言大喜。正是：

　天道無端開殺運，雪花先已報功成。

畢竟何人作此慰語，俟至下回表明。

金主珣自燕徙汴，固爲失算，我能往，寇亦能往，徙都爲何者？然成吉思汗之背好興師，反借徙都爲口實，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非眞由徙都而致也。若屈曲律之誘人女，脅人主，種種權術，無非狡詐，及得國以後，且藉勢橫行，以滋衆怒，蓋不啻爲叢敺爵，而導蒙古以西略者。成吉思汗武力有餘，文教不足，觀其立儲貳時，已開兄弟鬩牆之漸，信乎以馬上得天下者，不能以馬上治也。本文依事直敍，文似拉雜，而暗中恰隱寓線索，閱者可於夾縫中求之！

第十三回　囘酋投荒竄死孤島　雄師追寇窮極遐方

却說夏天雨雪，煞是奇怪，獨有人謂係殺敵預兆。這人爲誰？乃是遼皇族耶律楚材。楚材曾仕金員外郎，博覽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至蒙古南征，中都殘破，適楚材在中都，爲成吉思汗所聞知，召爲掾屬，每有諮詢，無不通曉，令他占兆，尤爲奇驗。成吉思汗稱爲天賜，言聽計從，至是謂雪兆瑞徵，自然信而不疑。

當下令楚材隨行，發兵西進，楚材復訂定軍律，所過無犯，至也兒的石河畔，柯模里、畏兀兒、阿力厤里諸部落，皆遣使來會，願發兵隨征。成吉思汗便就此屯駐。過了殘臘，至各部兵會齊，方命進兵，直指訛答剌城。城主伊那兒只克（元史作哈濟爾濟蘭圖），有衆數萬，繕守完備。成吉思汗屢攻不下，頓師數月，將要破城，又來了花剌子模援軍，頭目叫作哈拉札，入城助守，城復完固。成吉思汗以頓兵非計，擬分軍四攻，乃留察合台、窩闊台一軍，圍攻訛答剌城；別遣朮赤一軍，向西北行，攻氈的城，阿剌黑、速客圖、托海一軍，向東南行，攻白訥克特城；自率第四子拖雷，帶着大軍，向東北渡忽章河（卽西爾河），趨布哈爾城，橫斷花剌子模援軍。

四路並擧，小子只有一支禿筆，不能兼敍，只好依次寫來。察合台、窩闊台一軍，奉命留攻，又是數月，城中糧盡援絕，哈拉札意欲出降，伊那兒只克，自知萬無生理，誓死堅守。兩人異議，哈拉札遂夜率親軍，突圍出走。察合台奮力窮追，竟將哈拉札擒住。詢得城內虛實，立將他斬首示衆。當下督兵猛攻，前仆後繼，頓把城堞攀毁，魚貫而入。伊那兒只克，巷戰不勝，退守內堡，尙相持了一月。怎奈部衆食盡力乏，一半餓死，一半戰死，只餘二卒，還登屋揭瓦，飛擲蒙古軍。察合台、窩闊台並馬突入，見伊那兒只克，握着雙刀；單身出來，兩人忙將他截住，並飭各兵重重圍住。任你伊那兒只克如何兇悍，終被蒙古兵射倒，擒入囚籠，押送至成吉思汗大軍，命把生銀鎔液，灌他口耳，報那殺商戕使的讎怨。

是時朮赤徇師西北，先至撒格納克城，遣畏兀兒部人哈山哈赤，入城諭降，被他殺死。朮赤大憤，力攻七晝夜，破入城中，屠戮殆盡，留哈山哈赤子爲城主。復西陷奧斯懇、八兒眞、遏失那斯三城，行近氈的，守將先遁，朮赤兵傅城而上，城卽被陷。再西拔養吉干城，各置守吏。

惟阿剌黑三將至白訥克特城，一攻卽下，隨驅城中壯丁，進攻忽氈城。城主帖木兒瑪里克，守河中小洲，矢石不能及，與城守遙爲犄角，幷造舟十二艘，裹氈塗泥，抵禦火箭。蒙古三將，與他戰了六七次，不能取勝，且傷亡兵卒千餘名。於是遣了急足，向成吉思汗處乞師。適成吉思汗收降布哈城、塔什干城，進兵布哈爾。途次得阿剌黑等軍報，遂撥偏師赴

援。師至忽氈，阿剌黑等兵力復盛。再督壯丁運石塡河，築隄達洲。瑪里克盪舟來爭，俱被蒙古兵殺敗，沒奈何返至洲中，招集各舟，將所有兵士輜重，晝夜裝載，擬運往白訥克特城中。誰知阿剌黑等先已防著，用鐵索鎖住河間，阻他前進。一聞有挺撞聲，斫擊聲，便舉起胡哨，號召各軍，霎時間兩岸軍馬，齊集如蝟，都用強弩猛箭，攢射過來。瑪里克料難入城，便舍舟登陸，且戰且行。蒙古兵一同趕上，亂戳亂劈，殺傷殆盡，只瑪里克走脫。

各路軍共報大捷，次第進行，來會大軍，那時成吉思汗已拔布哈爾城，追潰卒至阿母河，除投降免死外，一體梟首。成吉思汗親登回教講臺，傳集民人，諭以背約殺使，起兵復讎等情形，并令富民出資犒軍。回民力不能抗，只好應命。會聞花剌子模王謨罕默德，引兵駐撒馬耳干（元史作薛迷思干），遂返旆東征，原來撒馬耳干在阿母河東，所以成吉思汗大軍又自西轉來。謨罕默德聞大軍將至，先期逃去。城中尙有兵四萬，牆堞高固，守具完備，成吉思汗料不易攻，令先圍城。既而朮赤等三路軍馬，共集城下，遂四面圍攻。城中守兵出戰，被成吉思汗用了埋伏計，誘他入險，盡行殺斃。守將阿兒潑，引親卒潰圍出走；城中無主，只好乞降。成吉思汗佯許免死；至兵民出來，叫各兵薙髮結辮，令入軍籍，民仍舊制，到了夜間，潛命部下搜殺降兵，沒有一個不死刀下。隨俘工匠三萬名，分隸各營，壯丁三萬名，充當奴隸；餘民五萬，令出金錢二十萬，始得安居。部署既定，即命哲別、速不台二將，各率萬人追謨罕默德。二將領命去了。

當譚罕默德出走時，因母妻居烏達爾鞬赤城（元史作玉龍傑赤），與撒馬耳干僅隔一阿母河，恐罹兵鋒，乃遣使勸母妻速遁。成吉思汗也探悉他的母妻住址，令部下丹尼世們，至烏爾鞬赤，語其母道：「你兒子譚罕默德，開罪我邦，我所以發兵來討，你所主地，我不相犯，速遣親信人前來議和！」那母親名支爾干，置之不理，將丹尼世們逐出，自領婦女西走。支爾干，故康里部人，康里部舊在阿拉海（卽忽章、西爾兩河滙集處）東北岸，爲突厥種族的支部。花剌子模將士，多屬康里部人，平時仗着母后威勢，專橫無度，不奉譚罕默德命令。譚罕默德自知力弱，因望風潰去。長子札蘭丁，隨父出奔，願號召部民，扼守阿母河，譚罕默德不從。札蘭丁復請自任統帥，任父他避，譚罕默德又不許。其次子屋克丁，向駐義拉克，至是遣人迎父，報稱有兵有餉，可以固守，譚罕默德遂決計西進。從兵皆康里人，陰謀叛亂，幸虧譚罕默德先時戒備，宿輒易處，一夕已經他徙，所留空帳，被叢矢攢射，幾無遺隙。尋爲譚罕默德聞知，心益悚懼，托詞出獵，僅帶札蘭丁及心腹數人，潛往義拉克去了。

哲別、速不台二將，晝夜窮追，兵至阿母河，無舟可渡，便下令伐木編筏，內置輜重器械，外裹牛羊獸皮，就馬尾繫着，驅馬泅水，得不沈沒。將士攀援以隨，全軍遂渡，既渡河，分道巡行，哲別趨西北，速不台趨西南，沿路招撫，將至寬甸吉思（卽裏海）海濱，兩軍復會。譚罕默德已至義拉克，聞蒙古軍將到，立卽西走，屋克丁差人偵探，據報蒙古軍沿海南來，距義拉克不過數十里，他也心驚肉跳，坐立不安，竟行了三十六著中的上著。

謨罕默德遁至伊蘭，住了數日，復東遁馬三德蘭，行李盡失。馬三德蘭舊有部酋，爲謨罕默德所殺，地亦被併。其子聞讎人到來，糾衆報復，殺入謨罕默德帳中，不圖謨罕默德已先遁去。追至寬甸吉思海，見謨罕默德登舟離岸，有三騎踴躍入水，竟致溺斃。在岸上的人，用箭射去，那舟行駛如飛，任他有穿楊百步的能力，也是無從射着。謨罕默德得了生命，亟至東南隅小島中居住，可憐胸膂中寒，憂悸成疾，瀕危時，遺命札蘭丁嗣立，把自己的佩劍解下，令他繫在腰中。囑咐已畢，兩眼一翻，嗚呼哀哉！

札蘭丁把父屍藁葬，再自島中潛出，東回烏鞬爾赤。這時候，支爾干早遁，尙有守兵六萬，大半是康里部人，欲加害札蘭丁，札蘭丁聞風又遁。道遇帖木兒瑪里克，率三百騎西行，遂與他會合，遠道東南，至哥疾寧地方去了。

哲別、速不台兩軍，至馬三德蘭，探知謨罕默德已竄死海島，遂勒兵不追。只在馬三德蘭一帶，搜勦餘衆。忽聞左近伊拉耳堡，有謨罕默德母妻等，避匿不出，二將軍遂率軍圍堡。這堡在萬山中間，叢林深箐，陰翳晦暗，兩軍不便驟進，各遠遠的圍着，只令他水洩不通。這老天亦似助强欺弱，竟爾匝月不雨，堡民無處汲水，口渴欲死，各思出外逃生，無如出來一人，一人被捉，出來兩人，一雙被捉，及至紛紛出來，二將知已內亂，引軍直入堡中，把謨罕默德的母妻女孫，一併拏住，當即檻送成吉思汗軍前。成吉思汗赦了支爾干，只殺了他的幼孫。所有女子四人，一個給了丹尼世們，兩個給了察合台；察合台留下一女，一女給了部

將；還有一個，給了前時被殺商人的兒子。算是謨罕默德家眷的結局。

哲別、速不台方擬回軍，忽接成吉思汗命令，寬甸吉思海北面，有欽察部，曾收納蔑里吉部的潰卒，應前往致討，毋遽班師等語。二將不好違慢，只得再接再厲，復向西北殺入。所有戰事，容待下文再詳。

單說成吉思汗，自平定撒馬耳干後，駐蹕多日，復至渴石避暑，直到秋季，自率拖雷略南方，別命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往征烏爾鞬赤。

烏爾鞬赤無主帥，由兵民公推，以康里人庫馬爾爲首領，防禦蒙古軍。朮赤等軍，將到城下，前哨趐掠牛馬。守兵出城抗禦，被誘至數里外，中伏敗潰。嗣是城內兵民，壹意堅守，不復出戰。城跨阿母河，垣堞堅厚無匹，猝不可拔。朮赤先遣使招降；因城主庫馬爾不從，乃伐木爲橋，令兵三千進攻。不意守兵大出，把三千人困在垓心，殺得片甲不留。朮赤急發兵後援，怎奈橋已被毀，前後隔斷，只好雙眼睜着，靜看這三千人，做了無頭之鬼！

察合台欲乘風縱火，毀他城堞，偏朮赤思王此土，不許焚掠，由是兄弟不和，你推我諉。遷延至七閱月，尚是未下，使人稟報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詢得實情，頒敕詰責，改令窩闊台統領諸軍。窩闊台即至兩兄處，極力和解；乃併力亟攻，數日罔效。尋決河水灌城，城中不免驚忙。窩闊台遂督軍掩入，將城攻陷。城主庫馬爾，猶帶領守兵，死戰七晝夜，至力盡身亡，方纔罷手。兵民多被屠戮，只工匠婦女幼稚，算是幸免。朮赤留駐城中，察合台、

窩闊台，赴成吉思汗軍去了。

成吉思汗，此時正略定阿母河兩岸，渡河指塔里寒山，所向征服，分軍給拖雷帶領，命往呼羅珊地方。盪平各寨，作哲、速二將後援，拖雷自去。成吉思汗進攻塔里寒寨，寨極堅固，四面皆山，士兵非常悍鷙，遇着敵軍，統是拚命殺來；蒙古軍雖經百戰，到底也怕死貪生，戰了數仗，一點兒沒有便宜，反傷亡了無數。成吉思汗親自督攻，也被寨兵戰退。乃就山下紮營，召回拖雷軍合攻，待久未至。原來拖雷軍北往呼羅珊，沿阿母河西岸進發，所過城寨，勦撫兼施，倒也覺得順手。既至呼羅珊西北隅，接着成吉思汗召還消息，乃從寬甸吉思海東岸遶還。海南有木乃奚國，素崇回教，由拖雷軍大掠一番，再從東南回趨，衝破匿察兀兒，及也里等城。方到塔里寒山，與成吉思汗軍相會，成吉思汗已待了好幾月了。遂合兵再攻堅寨，接連數日，方得毀壞城垣，殺敗守卒，步兵盡死，惟騎兵奔潰。約計攻寨起訖日子，共七閱月。大衆休息寨中，兼且避暑（與上文渴石避暑又隔一年）。察合台、窩闊台，亦領軍到來（朮赤等攻烏爾鞬赤亦經七月，兩兩相對，前後接筍）。

涼風一至，暑氣漸消，成吉思汗接到偵報，謨罕默德長子札蘭丁，在哥疾寧糾集餘衆，與班里（元史作班勒紇）城主蔑力克汗（元史作滅里可汗）聯合，聲勢頗盛；又札蘭丁兄弟屋克丁，亦出屯合兒拉耳地方，有衆千人。於是再議親征，南下攻札蘭丁；遙命哲別等分兵攻屋克丁。哲別奉諭，遣裨將台馬司、台納司二人，往攻合兒拉耳。屋克丁在合兒拉耳地方，尚沒

有甚麼兵力，聞蒙古軍又至，便遁入蘇呑阿盆脫堡，經台馬司等率兵追入，圍攻半年，堡破被殺。只札蘭丁整備年餘，集衆六七萬，又得蔑力克汗相助，有恃無恐，遂出禦蒙古軍。成吉思汗統兵南征，踰巴達克山，至八米俺城，圍攻未下，乃令養子失吉忽禿忽，領前哨軍，先向東南進發。忽禿忽到了喀不爾（一作可不里，卽今阿富汗都城），正遇着札蘭丁，兩軍會戰，自晝至暮，互有殺傷。次日再戰，忽禿忽慮衆寡不敵，密令軍中縛氈像人，置在軍後，彷彿似援軍一般。臨陣時，前面的軍士，仍照常厮殺，戰至半酣，將氈像載着馬上，從後推至。札蘭丁軍果疑有後援，漸漸退却。獨札蘭丁奮然道：「我衆甚盛，怕他甚麼？」隨卽分士卒爲三隊，自率中軍，令蔑力克汗率右翼，鄰部阿格拉克率左翼，兩翼包抄，將忽禿忽軍圍住。忽禿忽知計已被破，忙令軍士視旗所向，衝突敵陣。誰知敵衆已四面攢集，似銅牆鐵壁一般，來困忽禿忽。那時忽禿忽顧命要緊，只好搴着大旗，率衆猛突，衝開一條血路，向北而逃。敵騎乘勢追殺，死亡無算，軍械馬匹，亦被奪去不少。自蒙古軍出征西域，這次算是第一遭損失。

敗報至八米俺，成吉思汗正因愛孫莫圖根（一作莫阿圖堪），攻城中箭，身死含哀。莫圖根係察合台子，少年驍勇，騎射皆精，此次陣亡，不但察合台慟哭不休，就是成吉思汗也悲淚不止。忽又接到忽禿忽敗報，不禁咬牙切齒，誓將八米俺城攻下，以便赴援。卽日督軍力攻，親負矢石。察合台報子心切，不管什麼利害，只麾軍士登城，城上城下，積屍如山，蒙

古兵只是不退。當即移屍作梯，奮勇殺入，把城中所有老幼男女，一律殺死，連牛羊犬馬，統共剹鏟，並將城垣盡行拆毀，至今斯地尙無人煙，可算得一場慘刼了！

成吉思汗不待部署，亟麾軍南行，軍不及炊，只啖米充飢。途次遇着忽禿忽敗軍，責他狃勝輕敵，幷令忽禿忽導至戰處，追溯前日列陣形狀，指示闕失，更命倍道進行。到了哥疾寧，聞札蘭丁已奔印度，乃舍城不攻，引軍疾追。

看官，這札蘭丁已戰勝忽禿忽軍，爲甚麼先期遠颺，竟往印度奔去？原來忽禿忽敗北時，曾有駿馬一匹爲敵所奪，蔑力克與阿格拉克二人，皆欲得此馬，相爭不下，惱得蔑力克性起，突執馬鞭，將阿格拉克面上，揮了一下，阿格拉克大憤，竟率部衆自去。札蘭丁失了左臂，未免惶懼，及聞成吉思汗親來報復，所以先自南奔，蔑力克汗亦隨往。

距河里許，回顧後面塵頭大起，料是成吉思汗趕到，自知不及西渡，只好列陣以待，一決雌雄。那成吉思汗大軍，煞是利害，甫經交綏，即握着大刀闊斧，突入陣中。忽禿忽奉了密諭，猛攻右翼蔑力克軍。蔑力克支持不住，向後倒退，退至印度河畔，不料蒙古軍已遶至前面，阻住去路，一時措手不及，被蒙古軍刺于馬下，眼見得不能活了。

札蘭丁又失右臂，勢孤力弱，進退徬徨，自晨戰至日中，手下僅數百人，幸成吉思汗意欲生擒，飭禁軍士放箭，因得突圍而出。奔到河邊，復被忽禿忽軍堵住，頓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却窮極智生，竟縱馬上一高崖，復將馬韁扯起，撲的一跳，連人帶馬，投入印度

河中去了！小子謅着俚句，成七絕一首云：

全軍棄甲復拋戈，奔命窮途可奈何？儘說懸崖宜勒馬，誰知縱轡竟投河！

未知札蘭丁性命如何？請看官續閱下回。

本回敍成吉思汗西征事，皆在今中央亞細亞境內。元史所載甚略。餘如親征錄、元秘史、元史譯文證補等書，亦皆錯雜不明，令閱者茫如測海，幾有望洋之嘆。一經作者敍述，逐層分析，依次表明，自覺井井有條，不漏不紊。若並是書而以爲難閱，則從前史乘，更不必過問矣！本書所載地理，南北東西各有分別，閱元史地圖自知。看似容易恰艱辛，閱者幸勿滑過！

第十四回　見角端西域班師　破欽察歸途喪將

却說札蘭丁投入印度河，蒙古軍瞧着，總道他身入水中，一落數丈，不是跌死，也是淹死，誰料他却不慌不忙，從水中卸了軍裝，鳧水逸去。諸將以窮寇被逃，不禁氣憤，爭欲赴水追捕，還是成吉思汗力阻，並語諸子道：「好一個健兒，是我生平所未曾見過的！若竟被他漏網，必有後患！」部將八剌，願渡河窮追，成吉思汗允他前行。八剌遂役令兵丁，斬木爲筏，渡河南去。成吉思汗復返哥疾寧城，城中守將，早已遁去，兵民開城迎降。窩闊台奉成吉思汗密諭，僞查戶口，敎兵民暫住城外，工匠婦女，不得同居。到了晚間，潛帶麾下出城，把哥疾寧的兵民，一一戮斃，只工匠婦女，留作軍中使用。

成吉思汗再沿印度河西岸北行，捕札蘭丁餘黨，聞阿格拉克，與他族尋讎，已被殺死，遂乘機蕩平各寨，所有醜類，無一孑遺。又因西域一帶，叛服無常，索性遣將分兵，四處巡行，遇着携貳的部落，統加屠戮，共殺一百六十萬人，方纔收刀！

嗣得八剌軍報，破壁耶堡，進攻木而攤城，因天氣酷暑，一時不便開仗，只好紮住營寨，靜待秋涼，札蘭丁不知去向，俟探實再報等語。成吉思汗道：「我意在一勞永逸，所以

征戰數年，並無退志。現在餘孽在逃，不得不再行進取，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如何使得！」耶律楚材婉諫道：「札蘭丁孤身遠竄，諒他亦沒有甚麽能力；況我軍轉戰西陲，越四五年，威聲已經大震，得休便休，還求主子明察！」成吉思汗道：「我進彼退，我退彼進，奈何？」耶律楚材道：「堅城置吏，要隘屯兵，就死灰復燃，亦屬無妨！」成吉思汗半晌道：「且待哲別等軍報，再作計較。」耶律楚材不便再說。大衆休息數日，接到哲別軍消息，已西踰太和嶺（即高加索山），戰勝欽察援軍，進兵阿羅思（即俄羅斯）去了。成吉思汗道：「哲別等遠征得手，一時總未能回來，我軍守着這地做甚麽事，不如渡河南行，接應八剌，平定印度方好哩！」隨即下令再進。

時方盛夏，暑氣逼人，印度地方，又在赤道下，益加炎熇，軍行數里，便覺氣喘神疲，汗流不止。既到印度河，遙見水蒸氣磅礴天空，日光被他遮住，對面迷濛，不見有什麽影子。軍士各下騎飲水，那水的熱度似沸，幾難入口，都皺着眉，蹙着額，恨不得立刻馳歸。耶律楚材復思進諫，忽見河濱來一大獸，身高數丈，形似鹿，尾似馬，鼻上有一角，渾身綠色，不覺暗暗驚異。成吉思汗也已瞧着，便語將士道：「這等大獸，見所未見，你等快用箭射他！」將士奉命，統執着弓矢，擬向大獸射去。驀聽得一聲響亮，酷肖人音，彷彿有「汝主早還」四字。耶律楚材即出阻弓箭手，令他休射，一面到成吉思汗面前。方欲啓口，成吉思汗已問道：「這是何獸？」耶律楚材道：「名叫角端，能作人言，聖人出世，這獸亦出現，

他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矢石不能傷他。」語至此，成吉思汗復問道：「據你說來，這可是瑞獸麼？」耶律楚材道：「是的！這獸係旄星精靈，好生惡殺，上天降此，所以儆告主子。主子是上天的元子，天下的百姓，統是主子的兒子，願主子上應天心，保全民命！」成吉思汗方欲答言，又見大獸叫了數聲，疾馳而去。隨向耶律楚材道：「天意如此，我亦不便進行，不若就此班師罷。」耶律楚材道：「主子奉天而行，便是下民的幸福！」

當下命師返旆，並遣人渡印度河，促八剌旋師。八剌即日北歸，會着大軍，由北趨東。過阿母河，歷布哈爾，回民多叩謁馬首。成吉思汗召主教入見。主教名曷世哀甫，謁見畢，詳述教規。成吉思汗道：「所言亦是；但我聞回民禮拜，必須赴教祖墓所，這也未免太拘。上帝降鑒，何地不明，爲甚麼限着地域呢？」曷世哀甫不復再辯，唯唯聽命。成吉思汗復道：「我已征服此處，此後祈禱，可用我名。你爲主教，還有各處教士，盡行豁免賦役，你可替我申諭！」成吉思汗便在布哈爾暫駐，一面遣使召朮赤來會，一面遣使召哲別、速不台班師。

一住數日，復起行東歸，經撒馬爾干，渡忽章河，令謨罕默德母妻，辭別故土。兩婦不能抗命，只好向着西方，慟哭一場，復隨大軍東行。到了葉密爾河，皇孫忽必烈（元史作呼必賚）、旭烈兀（元史作轄魯）、來迎。成吉思汗大喜，命二孫侍着行圍，二孫皆拖雷子，忽必烈纔十一歲，旭烈兀纔九歲，隨成吉思汗入圍場，統能騎馬彎弓，發矢命中，忽必烈射殺一兎，旭烈兀射殺一鹿，奉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喜上添花，遂命將捕獲各獸，及西域所得的財寶，

大犒三軍。嗣復住了數日，待長子朮赤及哲別、速不台，均尙未至，方徐徐的回國去了。

且說哲別、速不台二將，北討欽察，引兵遶寬甸吉思海，輾轉至太和嶺，鑿山開道，俾通車騎，適遇欽察部頭目玉里吉及阿速、撒耳柯思等部，集衆來禦，倉猝間不及整陣，幾被敵軍迫入險地。哲別、速不台商定一策，遣西域降將曷思麥里，至玉里吉軍，說是我等同族，無相害意，不過西征到此，聞嶺北有數大部落，特來通好，請勿見疑！玉里吉等信以爲眞，麾兵退去。哲、速二將，引軍出險，登高遙望，猶隱隱見阿速部旗旄。速不台語哲別道：「敵軍信我僞言，統已退歸，在途必不防備，若就此掩將過去，殺他一個下馬威，可好麼？」哲別連稱妙計，便飭兵士尾追前軍，疾行數里，已至阿速背後，一聲呼嘯，好似電劈雷轟，猛撲前去。阿速部後隊，方欲返顧，不料身上都受着急痛，霎時暈厥，紛紛落馬。前隊尙莫明奇妙，等到硬箭飛來，長槍戳入，始知有敵到來。正欲拔劍彎弓，那頭顱不知何故，已歪倒肩上，手臂不知何故，分作兩段，頓時你忙我亂，只好鞭着馬，飛着腿，四散奔逃！阿速部已經潰散，前面就是欽察部衆。玉里吉聞着後面吶喊，驚問何事？大衆都摸不着頭腦，便令子塔阿兒，領着數騎，向後探望，寃寃相湊，與蒙古軍相値。方開口問着，已被一槍洞胸，墜騎死了。餘騎不値一掃，統赴枉死城中。此時玉里吉待子未回，就勒馬懸望，突然間來了蒙古軍，錯疑塔阿兒導他來會，笑顏迎着，蒙古軍不分皂白，槍起刀落，又將玉里吉殺死。餘衆大駭，急忙奔潰，已被蒙古軍殺了一半。蒙古軍再追數里，前面已寂無一人，

料得撒耳柯思部，已自颺去，當即擇地下營。

哲、速二將，雖已得勝，終恐深入重地，寡不敵衆，遂遣使至朮赤處告捷，并請濟師。朮赤方攻下烏爾鞬赤城，駐軍寬甸吉思海東部，閑暇無事，即分兵大半往援。

哲別等既得援師，北向至浮而嘎河（入裏海），適值河冰凝冱，遂履冰徒涉，攻下阿斯塔拉大埠，縱兵焚掠。會得探報，欽察部酋霍脫思罕，領着部衆來了。原來霍脫思罕，係玉里吉兄長，聞知弟姪陣亡，傾寨前來，意圖報復。哲別命曷思麥里誘敵。只准敗，不准勝，自與速不台分軍埋伏，專候欽察兵到，奮起廝殺，說時遲，那時快，曷思麥里方在出發，欽察兵已是馳到，望見曷思麥里麾下不過數千人，衣履不整，器械無光，統呵呵大笑，不把他望在眼裏。曷思麥里恰突出陣前，指揮士卒，與欽察前隊，酣戰一場，不分勝負。霍脫思罕，見前隊戰敵不下，便督軍齊上，擬包圍曷思麥里，曷思麥里恐陷入重圍，乃率兵退走。

欽察部衆，只道是蒙古軍敗退，大衆趕先爭功，已無軍律，曷思麥里令部下拋甲棄杖，惹得追軍眼熱，統下騎拾取，哲別復回軍來爭，與欽察部衆略鬭，便又退走。此退彼進，到了一座大山，峯崖險峻，嶺路崎嶇，曷思麥里麾軍徑入，霎時間都進去了。霍脫思罕報仇心切，又不防有他變，奮力追入，到了山間，峯轉路迷，不辨去向。正疑慮間，山上號砲齊起，矢石雨下，忙即下令退軍，把後隊當作前隊，覓路而出。將出山口，被速不台一軍堵住，尚沒有甚麼恐慌，當下麾衆奪路，與速不台鏖戰起來，頗也有些起勁，誰知曷思麥里

軍，已從他背後殺到。霍脫思罕顧了前面，不能顧後，顧了後面，不能顧前，纔覺手忙脚亂，只好拚了老命，衝開一條血路，出山急走。前後夾攻的蒙古軍，只在山內屠殺敵兵，一任霍脫思罕急行數里，纔敢喘息，檢閱兵馬，十成中少了六七成，便垂頭喪氣，向前再行。途窮日暮，夜色淒其，猛聽得喊聲復起，前後左右，又是蒙古軍殺到，險些兒嚇落馬下！虧得手下尚有健卒數百，盡力保護，以一當百，等到殺透重圍，已經十有九死。看官欲問這支蒙古軍，只教再閱前文，便自分曉。

且說霍脫思罕走脫後，回入本部，恐蒙古軍進攻，無兵可敵，沒奈何遁入阿羅思境內。阿羅思就是俄羅斯，唐懿宗初，在北海立國，拓地漸廣，北宋時，創行封建制度，分七十部，子孫相繼，日事爭奪。南俄列邦，有哈力赤部，酋長名密只思臘，係霍脫思罕女夫，粗知兵事，嘗戰勝同族，意氣自豪。聞妻父遠來，迎入城中，問明底細，即投袂道：「偌大蒙古，敢如此强橫！待我出兵與戰，怕不把他踏平呢。」

霍脫思罕道：「蒙古將士，很有蠻力，並且詭計多端，防不勝防，幸虧我走得快，纔得保全性命，與你重逢。」密只思臘笑道：「他來的只是孤軍，我等鄰部甚多，一經號召，立集千萬，總要與婦翁報仇哩！」於是遣使四出，召集各部酋長，會議發兵。計掖甫部酋羅慕，扯耳尼哥部酋司瓦托拉甫，與密只思臘最是莫逆，一聞消息，趕先馳到。南方各部長，也陸續趨至，大衆開議，定計出境迎擊，毋待敵至。並遣告阿羅思首邦物拉的迷爾部，請他出

師協助，分運軍糧。部酋攸利第二，也即照允。

不到數日，各部兵均已會齊，共得八萬二千人，仗着一股銳氣，趨入欽察部，復由霍脫思罕收集殘兵，專待蒙古軍至，一齊掩殺。那時哲、速二將，已得知阿羅思會師來禦，也未免有些膽怯。想了一計，復遣十人至阿羅思軍，由密只思臘召入，問明來意。十人道：「欽察部容納叛衆，所以我軍前來，聲罪致討。若與阿羅思諸部，素無釁隙，定不相犯；況我國敬信天神，與阿羅思宗教相似，何不助我共敵讎人！」言未畢，霍脫思罕閃出道：「從前我弟玉里吉，也信了他的詭話，遭他毒手，我壻千萬不可再信！」密只思臘道：「如此可惡，殺了來使再說！」便喝令左右，縛住八人，立即斬首，只令二人回報。

哲別又命二人至阿羅思軍，說是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今無端殺我行人，上天必不眷佑，速即約定戰期，與你決一勝負。霍脫思罕又欲殺他，還是密只思臘道：「殺他一二人何用，不如借他的口，回報戰期！」隨命二使道：「饒你狗命！快叫你主將前來受死！」二使抱頭趨歸。

密只思臘遣還來使，即麾兵萬騎，東渡帖尼博耳河，巧值蒙古裨將哈馬貝，沿河探望，手下只帶數十騎，被密只思臘一鼓掩來，逃避不及，個個受縛，個個飲刀，哲別聞報，亟命全軍東退。那時密只思臘，越發趾高氣揚，追逼蒙古軍，直至喀勒吉河，遙見蒙古軍列營東岸，便在河北紮住陣脚。霍脫思罕亦引兵來會，還有計掖甫、扯耳尼哥諸部衆，到了河濱，

與密只思臘南北列陣。密只思臘輕敵貪功，並未與南軍計議，獨率北軍渡河，來殺蒙古軍。蒙古軍如何肯讓，就在鐵兒山附近，槍對槍，刀對刀，大戰起來，自午至申，殺傷相當。速不台見欽察軍也在敵陣，竟帶着銳卒，突入欽察軍中，去殺霍脫斯罕。欽察軍懲着前轍，未戰先慌，驀見蒙古軍衝入，立卽驚潰。霎時間陣勢大亂，密只思臘禁止不住，也只得奔還，急忙渡河西走，令將船隻鑿沉。人馬溺斃，不計其數，後隊兵士，不及渡河，眼見得是身首兩分，到鬼門關上挂號去了！

蒙古軍乘勢渡河，徑攻計掖甫、扯耳尼哥等部。各部尙未知密只思臘的勝負，毫不設備，被蒙古軍掩至，把他圍住，衝突不出，哲、速二將，料他窘迫，誘令納賄行成，暗中恰四面埋伏，待他出營，却令伏兵齊起，見人便捉，捉不住的，便亂戳亂斫，俘獲甚衆，殲馘無算。總計各部酋長，傷亡六人，侯七十，兵士十死八九。於是蒙古軍置酒歡讌，把生擒的頭目，縛置地上，覆板爲坐具。哲別、速不台以下將領，統在板上高坐，飲酒至數小時，至興闌席散，板下的俘虜，已多壓死，只扯耳尼哥部酋，尙是活着。哲別令曷思麥里，押送至朮赤處，斬首示衆。

阿羅思首部攸利第二汗，正遣姪兒康斯但丁，引兵南援，行至扯耳尼哥部，聞各部統已戰敗，慌忙逃歸。阿羅思境內，全土震動。哲別再擬進兵，不意二豎爲災，竟染重疾。不得已屯兵休養，適成吉思汗遣使亦至，促他班師，當卽奉令回轅，到了寬甸吉思海東部，將朮

赤部兵，盡行交還，別後登程，哲別病勢越重，竟在中途謝世了！小子有詩咏哲別道：

百戰歸來力已疲，敍功未及竟長辭；男兒裹革雖常事，死後酬庸總不知！

哲別逝世，速不台命部下舁尸，率衆東歸，欲知後事，請閱下回。

元史太祖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而班師，耶律楚材傳亦載及之，別史多辨其訛，且謂太祖未渡印度河，何由至東印度？是皆史家飾美之詞，不足爲信。本書兩存其說，謂見角端時，適在印度河濱，角端之能作人言與否？不下考實語，獨歸美於楚材之善諫，是蓋獨具卓見，較諸坊間所行諸小說，於無可援證之中，且任情揑造者，固大相逕庭矣！下半回敍哲、速二將征欽察事，亦考据備詳，不稍夸誕，而演筆則又奇正相生。作者兼歷史小說家之長，故化板爲活，不落恒蹊。

第十五回　滅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喪新君嗣統

却說速不台班師回國，由成吉思汗接着，聞知哲別已歿，悲悼不置，便命哲別子生忽孫爲千戶，承襲父祀。再遣使頒諭朮赤，命他就欽察以東，忽章河以北，新定各部，俱歸鎮治。至西北未定地方，亦隨時勘定。朮赤雖曾奉諭，恰不願再出征戰，只在寬甸吉思海北岸薩莱地，設牙駐帳，游獵度日，一面遣使返報，只稱得病，不便他征。成吉思汗亦暫置不問。

惟因西征時曾徵師西夏，夏師不至；至此復飭夏主遣子入質，夏主又不從；且聞汪罕餘衆，多逃匿西夏，心中愈憤，遂議下令親征。也遂皇后，聞著征夏信息，又來勸阻。成吉思汗不從，也遂道：「南方已設國王，爲甚麼還勞聖駕？」成吉思汗道：「國王木華黎，已早死了，嗣子孛魯，雖命他襲封，究竟經驗尚少，不及乃父。況現在降將武仙，又復叛我，都元帥史天倪被殺，孛魯方調兵遣將，出討叛賊，還有甚麼餘力，去平西夏？」也遂道：「主子西征方歸，又要南征，雖是龍馬精神，不致勞瘁，但士卒亦恐疲乏，總須略畀休息，方可再用！」成吉思汗屈指道：「我即大位，已二十年，西北一帶，總算平定，只南方尚未收服，

必須親往一遭，就使今冬不征，明春定要往討哩。」也遂道：「明歲主子親征，須要准我隨行哩。」成吉思汗道：「忽蘭隨我西征，嘗自謂困乏得很；似你這般身軀，比他還要嬌怯，何苦隨我南下呢？」也遂道：「主子櫛風沐雨，妾等安坐深居，自問良心，亦覺愧赧。若蒙慨許隨行，侍奉左右，就使跋涉關關，亦所甚願，怕甚麼勞苦呢？」成吉思汗喜於形色，且語道：「你的阿姊很是謙恭，你又這般忠誠，好一對姊妹花，同侍着我，也算是我的豔福，死也甘心呢！」說着時，已將也遂抱入懷中，親狎了一回。是晚併召回也速干作伴，做個聯牀大會，雲雨巫山，雙雙涉歷，彼此都極盡歡娛，不勞細說。

小子敍到此處，又不得不將木華黎去世，及武仙再叛等情，再行表明。木華黎自得眞定後，復連歲出兵，盡得遼河東西，黃河東北諸郡縣，復東下齊魯，西入秦晉。把金邦所有土地，佔去大半，元史推爲開國第一功臣。惟屢攻鳳翔未下，還至解州，遂有疾，以成吉思汗十八年三月卒。時成吉思汗尚在西域，聞報大慟，追贈魯國王，謚忠武，其子孛魯嗣爵。木華黎既歿，山東州縣，復起叛蒙古，武仙亦懷着異心，誘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方奉母歸燕，聞變折還，遂遣使至孛魯處，乞師討逆。孛魯命天澧嗣兄統師，并遣兵赴援，與天澤軍會，擊敗武仙。武仙與宋將彭義斌連和，再功天澤，天澤復發兵與戰，擒斬義斌，武仙遁去，後事慢表。

且說成吉思汗過了殘臘，轉瞬孟春，元宵一過，卽下令南征，從新整點軍馬，陸續起行。

也遂皇后，也着了戎裝，鐵甲蠻韡，黑驪雕鞍，隨在戎蹕後面，緩轡行着。成吉思汗却騎着一匹紅鬃馬，由大衆簇擁前去。既到郊外，命部衆就地設圍，親自行獵。忽一野豕突出，奔至馬前，成吉思汗不慌不忙，仗着平生射技，拈弓，搭箭，一發殪豕，心中正在得意，突覺馬首昂起，馬足亂騰，一時韁勒不住，竟將成吉思汗掀翻馬下。

部將忙來救護，扶起成吉思汗，易馬上坐，尙有些頭昏目眩，神志不安，隨命大衆罷獵，紮住軍營。看官，這馬無端騰踔，恰是何故？原來被大豕所驚，因致駭躍。惟成吉思汗南征北討，縱轡多年，已不知駕馭若干馬匹；就是所騎的紅鬃馬，定然天閑上選，偏偏爲豕所驚，以致失馭，這也是天不永年的預兆！是晚成吉思汗即身體違和，生起寒熱病來。

翌晨，也遂皇后向衆將道：「昨夜主子罹疾，南征事不如暫罷，還請大家商議方好。」大衆計議一回，自然依了也遂意見，入內奏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道：「西夏聞我回去，必疑我是怕他，我現在這裏養病，先差人到西夏，責他不納質子，擅容逃人，看他有何話說？」

當下遣使至夏，語夏主道：「你前時與我議款，情願歸降，我軍出征西域，你却不從，近又不遣子入質，并擅納汪罕餘衆，你可知罪麼？」是時夏主李安全早死，族子遵頊嗣立，復傳位於子德旺。德旺本庸弱無能，聞蒙古使臣詰責，戰栗不能言，旁閃出一人道：「都是我的主使！要與我廝殺時，你到賀蘭山來戰；要金銀緞匹時，你到西涼來取，此外不必多

說，快快走罷！」

蒙古使回報，成吉思汗勃然起牀，喝令大軍速進。左右都來諫阻，成吉思汗怒道：「他說這般大話，我怎麽好回去？就是死了，魂靈兒也要去問他；況我還未曾死哩！」遂扶病上馬，直指賀蘭山。賀蘭山在河套附近，距寧夏府西六十里，夏人倚以爲固，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爲賀蘭，所以借此名山。大軍到了山前，見夏兵已在山麓紥住，問他領兵的頭目，便是前說大話的阿沙敢鉢。

阿沙敢鉢見有蒙古軍，便率衆下山來衝頭陣，誰知蒙古兵全然不動，只把硬箭射住，沒些兒縫隙可尋，只得退回。好一歇，又復前來衝突，蒙古兵仍用老法子，依舊無效。直至第三次衝突，方聽得喇叭一號，營門陡闢，千軍萬馬，如怒潮一般，銳不可當。那邊氣燄已衰，這邊氣勢正盛，任你阿沙敢鉢如何能言，如何大膽，至此阻不勝阻，攔不勝攔，沒奈何逃上山寨。蒙古軍那肯干休，就奮力上山，一鬨兒殺入寨中，又將阿沙敢鉢部下，斫死了一大半，阿沙敢鉢落荒走了。

成吉思汗據了賀蘭山，便進拔黑水等城，嗣因天熱體衰，在琿楚山避暑。至暑往寒來，復轉攻西涼府，及綽羅和拉等縣，所過皆克，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再圍靈州。夏主遣兵來援，又被蒙古軍擊退。陷入靈州城，進次鹽州川，天氣凜冽，雨雪載塗，乃命在行帳度年。轉眼間臘盡春回，已是成吉思汗二十二年了。

河冰方泮，成吉思汗即率師渡河，下積石州，破臨洮府，據洮河、西寧二州，進攻德順。西夏節度使馬肩龍，正坐鎮德順城，頗有威名，聞蒙古兵至，居然開城出戰，酣鬬三日。蒙古兵受傷不少，馬肩龍部下，也死了好幾百名。因遣人報知夏主，即請濟師。時夏主李德旺，憂悸成疾，已經去世。國人立他猶子，單名只一晛字，晛尚幼弱，曉得甚麼軍政。各將士統得過且過，專務趨避，大家穿鑿山谷，藏匿財物，行個狡兎營窟的法兒，便把馬肩龍軍書擱起。

馬肩龍待援不至，自歎道：「城亡與亡，尚有何說？」復堅守了數日，禁不住敵軍猛攻，自率左右出城，捨命死鬬，至蒙古兵圍遶數匝，尚拔刀瞋目，斫死蒙古兵數名，後來箭如飛蝗，身中數矢，遂大叫一聲，嘔血而亡。肩龍一死，城中無主，自然被陷。

成吉思汗得了德順州，復至六盤山避暑，遣將直逼夏都。夏主晛驚惶失措，急召文武會議，那知所有臣民，統向土窟避難去了。嗣聞土窟中的臣民，又被蒙古兵搜著，財物奪去，身命了結，滿野都成白骨，料知都城難保，只好把祖宗傳下金佛一尊，並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爲數，賫獻軍前。成吉思汗聞報，定要夏主晛親自出降。晛已束手無策，復泣告宗廟，出城至六盤山，謁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止令門外行禮。行禮畢，將他繫住帳下，飭將士入徇夏都。將士一入都城，掠了財物，擄了子女，見有美色的佳人，當即恣情汚辱，不由他不忍受，連夏主晛的宮眷，也只得橫陳榻上，任他戲弄一番。獨耶律楚材，取書

數部，駝兩足，大黃數擔，飭兵役携回，後來軍士途中遇疫，虧得大黃救命，所活至萬人。閑文休表。且說夏主晛被縶三日，由成吉思汗令他改名，叫作失都兒。夏主晛不敢不從，又越日，傳令將夏主晛殺了，并把他父母子孫亦命一律處死。夏至元昊稱帝，共傳十主，歷二百有一年而亡。

成吉思汗正欲班師，忽覺寒熱交作，哮喘不休，也遂皇后，日夕侍奉，所有軍醫，統來診視，怎奈壽命已終，參苓罔效。彌留時，見也遂皇后在旁，挈他的纖手道：「你侍我有年，沒甚錯處，今又隨我遠征，滅了西夏，只望歸國以後，與你等再聚數年，共享榮華，不意病入膏肓，無可救藥，我死後，你回去告知皇后，及你阿姊，須要節哀，不必過悲！」也遂不待說畢，早已撲簌簌的垂下淚來。成吉思汗也忍着淚，强說道：「人生如朝露，有甚麼傷心處，你與我叫大臣進來！」也遂便傳集羣臣，各至榻前問疾。成吉思汗道：「我病是不起的了，可惜諸皇子都未隨着！朮赤在西域死了；我教察合台前去視喪，尚未回來。窩闊台呢，我叫他去攻金國，責貢歲幣；拖雷又監守故都，不能遠離，目今惟你等隨着，算來也都是親戚故舊，後事全仗你等輔助！窩闊台謹厚性成，我前已命他嗣位，只一時未能回都，你等替我傳麾，叫拖雷暫行監國罷了！」又指也遂皇后道：「他隨我征夏，又侍我疾病，勞苦極了，我也無可報他，只西夏的子女玉帛，多分給他一份，不枉他辛苦一場！」羣臣齊聲遵囑。成吉思汗靜養片刻，復顧羣臣道：「還有一樁大事，爲我傳諭嗣君：西夏已滅，金國勢孤，

但金國精兵，西集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此後我軍往攻，就使戰勝攻取，也恐不能速滅；計惟假道南宋，宋金世讎，必肯許我，我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都被困，定要徵兵潼關，那時緩不濟急，已成無用，就使他兵遠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也不是我的對手，滅金很容易哩！」言訖，遂瞑目不視，悠然而逝了。

總計成吉思汗出世以來，享壽六十六歲，即大汗位，凡二十二年，南征北討，所向克服，如近今內外蒙古、遼東三省，及中國西北部，并天山南北兩路，暨中央亞細亞、阿富汗斯坦、波斯東半部與高加索山附近部落，俱爲成吉思汗所有。史家稱其用兵如神，所以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實是西北一帶，各族散處，既沒有獨立的精神，又沒有永久的團體，彼此猜忌，互爲讎敵，就使勉强聯絡，總不免凶終隙末；因此成吉思汗乘時崛起，削平各部。武如四傑，文如耶律楚材，又皆任用得宜，就是所立兵制，亦比衆不同，小子嘗攷得大略，隨錄如左：

(一) 蒙古人自幼臨狩獵，習騎射，所以騎兵尤精，此等騎兵，每人有乘馬三四頭，可彼此互代，終日馳騁。

(二) 騎兵遠行，遇緊急軍事，只用馬嬭及乾酪爲食，或刺馬出血，呑食充飢，可支十日，所以進行甚速。

(三) 編定軍隊，以十遞進，每十人爲一隊，隊長叫作十戶；十戶以上有百戶，統十

戶十人；百戶以上有千戶，統百戶十人；千戶以上有萬戶，萬戶直隸大汗。此等大小部長，對他部下，各有無限權力，部下無論何事，統須稟命後行，一經驅遣，不得遲諉，否則無論貴賤，必加刑罰。

（四）蒙古兵雖經出陣，仍須納稅，必令他妻兒守家，歲完稅額；因之頻年興兵，軍餉仍不缺乏。

這且慢表。且說成吉思汗逝世後，就借行在舉喪。窩闊台夤夜奔至，察合台、拖雷等亦陸續到來，三月畢集，乃由蒙古諸王諸將等，大會於吉魯爾河，承認成吉思汗遺命，奉窩闊台爲大汗。看官，這窩闊台嗣統，早經成吉思汗親口布告，爲甚麽要開着大會，經過公認呢？這也有個緣故，因成吉思汗在日，也有一條特立的法制；凡蒙古大汗，如當新舊絕續的時候，必須由諸王族諸將，及所屬各部酋長，特開公會，議定嗣續，方得繼登汗位，這會叫作「庫里爾泰會」。自有此制，所以窩闊台雖承遺命，也要經「庫里爾泰會」通過呢。窩闊台既即位，重用耶律楚材，楚材以舊制簡率，未足表示尊嚴，更請窩闊台汗增修朝儀。窩闊台汗自然樂允，遂由楚材參訂儀注，令皇族諸王尊長，皆列班羅拜，共效嵩呼。這就是俗語所謂前人承糧，後人割稻哩。元史尊成吉思汗爲太祖，窩闊台爲太宗，這都是統一中國以後，追加的廟號。小子有詩咏成吉思汗道：

開邦端仗出羣材，基業全從百戰來；
試向六盤山下望，一回憑弔一低徊！

欲知以後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西夏與金，唇齒之邦也；唇亡齒必寒，夏亡則金曷能保？成吉思汗之南征，志不徒在滅夏，蓋已視金爲囊中物矣。觀其臨歿之時，猶囑及攻金遺策，是可知其成算在胸，預圖吞併。設令稍假以年，則滅金固易也。不然，窩闊台承父遺囑，約宋滅金，何以相應如響乎？本回敍成吉思汗事，爲成吉思汗衰年之結局，實括成吉思汗畢生之隱衷。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著書人述元代史，於成吉思汗較詳，我知其固有所感矣。

第十六回　將帥迭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

却說窩闊台嗣位爲汗，頒定法令，比成吉思汗在日，體制益崇，復承父遺志，以西域封察合台，令他坐鎮。西顧既可無憂，乃壹意攻金，適金國遣使弔喪，並賵賻儀，窩闊台汗語來使道：「汝主久不歸降，令我父賫志以歿，我方將出師問罪，區區賵儀，算作甚麽！」隨命發還賵儀，遣歸來使。金主珣時已去世，子守緒嗣立，得使人回報，未免悔懼，復遣人賫送金帛，至蒙古慶賀新君。窩闊台汗又不受，至金使去訖，遂召集諸王大臣議事，定計伐金。先是成吉思汗連年出征，所得財物，立卽分散，並無絲毫儲積，蒙古諸將，嘗謂得了人民，毫無用處，不若盡行殺戮，塗膏釁血，灌潤草木，作爲牧場。獨耶律楚材以爲未然，至此因伐金議定，遂奏立十路課稅所，以充軍餉，每路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楚材復進陳周、孔道德，且謂以馬上得天下，斷不可以馬上治。窩闊台深服是言，由是尚武以外，稍稍尚文，這也不在話下。

且說窩闊台汗旣整兵儲餉，秣馬積芻，遂於卽位二年春季，偕皇弟拖雷，及拖雷子蒙哥（元史作莽賚扣），率衆入陝西，連下諸山砦六十餘所，進逼鳳翔。金主遣平章政事完顏哈達，

及伊喇豐阿拉，引軍赴援，行至中道，聞蒙古兵勢甚强，料非敵手，竟逗留不進。至金主屢促進兵，哈達、豐阿拉，只是因循推諉。嗣聞蒙古兵分攻潼關，乃稟稱潼關被攻，較鳳翔爲尤急，不如先救潼關，次及鳳翔。金主無可奈何，只得依他。他二人便引軍赴潼關。潼關本係天險，且早有精兵屯駐，可以固守，哈達等避難就易，所以改道出援。於是鳳翔空虛，守了兩三月，終被蒙古兵攻陷，只潼關依然未下，拖雷自往督攻，亦不克。

部下有降將李國昌道：「金遷汴將二十年，全仗這潼關、黃河，倚爲天險，我軍若從間道出寶雞，遶過漢中，沿漢江進發，直達唐鄧，那時攻汴不難了。」拖雷點頭稱善，便返報窩闊台汗，窩闊台汗道：「從前父親遺命，曾令我等假道南宋，下兵唐鄧，我且遣使至宋邦。向彼假道；彼若允我，進取尤便；否則再用此計未遲。」於是命綽布干爲行人，往宋假道。到了沔州，謁見統制張宣，一語不合，竟被張宣殺死。窩闊台汗得着此信，乃命拖雷率騎兵三萬人，竟趨寶雞，攻入大散關，破鳳州，屠洋州，出武休東南，圍興元軍，復遣別將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略地至蜀。蜀係宋地，宋制置使桂如淵逃去，被蒙古兵拔取城寨，共四百四十所。拖雷尚不欲絕宋，召使東還，會兵陷饒風關，飛渡漢江，大掠而東。

警報如雪片一般，遞入汴都，金主守緒，急召宰執臺諫入議。大衆都說北軍遠來，曠日需時，勞苦已極，我不如在河南州郡，屯兵堅守，且由汴京備糧數百斛，分道供應，北軍欲

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自然退去。金主守緒嘆道：「南渡二十年來，各處人民，破田宅，鬻妻子，豢養軍士，只望他殺敵禦侮，保衞邦家；今敵至不能迎戰，望風披靡，直至京城告急，尙欲以守爲戰，如此怯弱，何以爲國！我已焦思竭慮，必能戰然後能守；存亡有天命，總教不負吾民，我心纔少安哩！」乃詔諸將出屯襄鄧，幷促哈達、豐阿拉兩帥，速即還援。哈達、豐阿拉馳歸，至鄧州，別將楊沃衍，禪華善，及前被史天澤殺敗的武仙，俱率兵來會。哈達膽子稍壯，麾諸軍出，屯順陽。嗣探悉蒙古兵方渡漢江，部將急欲往截，爲豐阿拉所阻，至蒙古兵畢渡，乃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陣以待。蒙古兵到了陣前，不發一矢，驟然退去，哈達亦下令收軍。諸將請追蒙古軍，哈達道：「北軍不戰自走，定懷詭謀；我若追去，正中彼計！」遂勒馬南歸，返行里許，忽覺塵霧蔽天，呼嘯不絕，哈達忙覓一小山，登岡瞭望。但見蒙古軍騎步相間，分作三隊，迅奔前來。哈達嘆道：「繞我背後，潛來襲我，正是變生不測，我看他軍伍嚴肅，行列整齊，定是不可輕敵呢！」急忙上山麾兵，擬從旁道走避，怎奈蒙古軍已是到來，只好與他對仗。兩下厮殺，蒙古軍少却，豐阿拉驅兵追去，誰知蒙古軍復回馬馳突，十盪十決，幾乎被他蹂躪，虧得部將富察鼎珠，奮力截殺，蒙古兵始退。哈達便沿山紮營，語豐阿拉道：「北兵號三萬名，輜重要居一成，今相持二三日，若乘他退兵，出軍奮擊，不患不勝！」豐阿拉道：「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已無歸路，我等可待他自斃，何用追擊！」

翌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謂已他去，哈達、豐阿拉遂欲返鄧州，正在前行，忽刺斜裏閃出敵軍，竟將金軍衝作兩截。哈達、豐阿拉忙分兵接戰，等到敵軍殺退，後面的輜重，已是不見，哈達頓足不已，豐阿拉談笑自若，與哈達竝入鄧州，收集部兵，僞稱大捷。金廷百官，上表慶賀。

民堡城壁，皆散還鄉社，滿望烽烟無警，雞犬不驚。那知拖雷軍尚自留着，窩闊台汗且自河清縣白坡鎭渡河，進入鄭州，遣速不台攻汴城，城中兵民，不意北兵猝至，驚愕萬分，金主也惶急異常，忙命翰林學士趙秉文，草旨罪己，改元施赦，文中大意，說得聲情兼至，淒楚動人，聞者爲之泣下。

時京城諸軍，不盈四萬，城周百二十里，未能徧守，只得飛召哈達、豐阿拉軍，還援汴城。哈達、豐阿拉一行，拖雷卽用鐵騎三千，追尾金軍。金軍還擊，他偏退去，金軍啓行，他又來襲，弄得金軍不遑休息。且行且戰，至黃楡店，雨雪不能進。蒙古將速不台，已派兵阻金援師，於是哈達、豐阿拉軍，前後被蒙古軍遮斷。會雪已稍霽，又得汴京危急消息，不得已引軍再行。途次遇大樹塞道，費着無數兵力，始得通途。既到三峯山，蒙古兵兩路齊集，四面蹙圍。相持數日，料得金軍困憊，恰故意開了一面，縱他奔走。金軍果然中計。甫經逸出，被蒙古軍夾道奮擊，頓時大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先走，楊沃衍等戰死，哈達知大勢已去，忙邀豐阿拉面商，擬下馬死戰，孰料豐阿拉已杳如黃鶴，不知去向！只有禪

華善等，尚是隨着，乃相偕突圍，走入鈞州。

窩闊台汗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琨布哈、齊拉衮等，作爲援應。至則金軍已潰，遂會兵到鈞州城下，合力攻擊。未幾城陷，哈達匿窟室中，由蒙古軍尋着，牽出殺死。且下令招降道：「汝國所恃，地理惟黄河，將帥惟哈達；今哈達被我殺了，黄河被我奪了，此時不降，更待何時！」金軍降者半，死者半，獨禪華善先匿隱處。至殺掠稍定，竟自至蒙古軍前，大聲道：「我金國大將，欲進見白事。」蒙古軍將他牽住，入見拖雷。拖雷問他姓名，禪華善道：「我名禪華善，係金國忠孝軍統領，今日戰敗，願即殉國。只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還算得轟轟烈烈，不愧忠臣！」拖雷勸他投降，他却眦裂髮指，痛口叫駡。惱得拖雷性起，命左右斫他足脛，戳他面目，他尚噀血大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悲他死義，用馬嬭爲奠，對尸祝道：「好男兒，他日再生，當令與我作伴！」奠畢，將尸掩埋，不在話下。

只豐阿拉先已遠走，被蒙古兵追獲，押見拖雷。拖雷亦迫他投誠，反覆數百言，豐阿拉恰慨然道：「我是金國大臣，只宜死在金國境內！」餘無他言，亦被殺死。自是金國的健將鋭卒，死亡殆盡，汴京已不可爲了。潼關守將納哈塔赫伸，聞哈達等戰歿，很是驚慌，竟與秦藍守將完顏重喜等，率軍東遁。裨將李平，以潼關降蒙古。蒙古兵長驅直入，追金軍於盧氏縣。金軍已無戰志，且因山路積雪，跋涉甚艱，隨軍又多婦女，哀號盈路，至是爲蒙古兵

追及，未曾接仗，重喜先下馬乞降。蒙古將以重喜不忠，把他斬首。烏登赫伸引數十騎走山谷間，亦被追騎搜獲，一概祭刀。蒙古兵進圍洛陽，留守薩哈連背上生疽，不能出戰，投濠自盡。兵民推警巡使强伸，登陴死守，歷三月餘，無懈可擊，蒙古軍乃退去。

金主守緒，因汴城圍急，沒奈何遣使請和。蒙古將速不台道：「我受命攻城，不知他事。」是時蒙古已創製石砲，運至城下，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更迭彈擊，晝夜不息。幸汴城垣堞堅固，相傳五季時周世宗修築，用虎牢土疊牆，堅密如鐵，雖受砲石，不過外面略損，未嘗洞穿。金主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他砲座，蒙古兵雖曾防着，究未免百密一疏，因此攻城歷十六晝夜，內外死傷，約數十萬名，城仍兀然巋峙，不能攻陷。會窩闊台汗欲自鄭州還國，因遣使諭金主降，並飭速不台緩攻。速不台乃語城守道：「你主既欲講和，可出來犒軍！」金主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城，帶着牛羊酒炙，並金帛珍異，犒給蒙古軍，且願遣子入質蒙古。於是速不台許即退兵，散屯河洛間。金主封荊王守純子鄂和爲曹王，遣他爲質。鄂和不好違慢，涕泣辭去。

金參政喀齊喀，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金內族思烈道：「城下乞盟，春秋所恥，何足言賀！」喀齊喀反怒道：「社稷不亡，君臣免難，難道不是喜事麼？」嗣因金主守緒，亦不欲受賀，因而罷議。汴京總算解嚴。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蒙古行人唐慶等來答和議，暫就客館。竟被金飛虎兵頭目申福，

馳入館內，將唐慶殺死，並及隨官三十餘人。和議復絕，蒙古兵又長驅而至，金主守緒，復飛檄各處勤王。時武仙遁駐留山，收集潰兵十萬人，奉檄援汴，還有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統帥完顏仲德，也引兵入援。甫至京水，不虞蒙古兵已先候着，吶一聲喊，似狼虎攢羊一般，亂突亂殺，嚇得金軍膽戰心驚，沒一個不退走了。

且說窩闊台汗返國後，以金主背和殺使，復親自出師至居庸關，爲拖雷後援，忽得暴疾，昏憒不省人事，乃召師巫卜祝。巫言金國山川神祇，爲了軍馬擄掠，屍骨堆積，以此作祟，應至各山川禱祀，或可禳灾。既而命巫往禱，病仍不愈，且反加重。巫返謂祈禱無益，必須由親王代死，方可告痊。正說着，窩闊台汗忽開眼索飲，神氣似覺清醒，左右以巫言告，窩闊台汗道：「那個親王，可爲我代？」言未已，忽報拖雷馳來問疾。由窩闊台召入，與述巫言。拖雷道：「我父親肇基擇嗣，將我兄弟內，選你做了大汗，我在哥哥根前，忘着時要你提說，睡着時要你喚醒。如今若失了哥哥，何人提我？何人喚我？且所有百姓，何人管理？不如我代了哥哥罷！我出征數年，屠掠蹂躪，造成無數罪孽，神明示罰，理應殛我，與哥哥無涉！」遂召師巫入告道：「我代死罷，你禱告來！」師巫奉命出去。過了片響，又取水入內，對水誦咒畢，即教拖雷飲訖。拖雷飲着這水，好似飲酒一般，覺得頭暈目昏，便向窩闊台汗道：「我若果死，遺下孤兒寡婦，全仗哥哥教導！」窩闊台汗應着，拖雷便出宿別寢，是晚竟逝世了。拖雷生有六子，長即蒙哥，次名末哥（一作默爾根），三名忽都（一作瑚

圖克圖），四郎忽必烈，五郎旭烈兀，六名阿里不哥（一作阿里克布克）。後來蒙哥、忽必烈，皆嗣大汗位，忽必烈且統一中原，待後慢表。

且說拖雷死後，蒙古兵經略中原，要推速不台爲主帥，速不台尚未至汴，金主守緒，先已東走。原來汴京城內，食糧已盡，括粟民間，不及三萬斛，已經滿城蕭索，餓莩載途。兼且城中大疫，匝月間死數十萬人。金主知大勢已去，乃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禦敵；遂命右丞相薩布，平章博索等，率軍扈從，留參政訥蘇肯，樞密副使薩尼雅布居守，自與太后皇后妃主等告別，大慟而去。既出城，茫無定向。諸將請往河朔，乃自蒲城東渡河，適大風驟起，後軍不能濟，蒙古將輝爾古納追至，殺斃無算，投河自盡者六千餘人。金元帥賀德希戰死。

金主渡河而北，遣博索攻衞州，不意蒙古將史天澤，復自眞定殺到。博索連忙遁還，走告金主，請速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阿里哈等六七人，乘夜登舟，潛涉而南，奔歸德府。諸軍聞金主棄師，沿路四潰。歸德總帥什嘉紐勒緷，迎見金主，稟告各軍怨憤情形，乃歸罪博索，梟首伏法。嗣遣人至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誰知汴京裏面，又鬧出一樁天大的禍案。

先是金主守緒出走時，命西面元帥崔立，駐守城外。崔立性甚淫狡，潛謀作亂，聞歸德有使來迎兩宮，他即帶兵入城，問訥蘇肯及薩呢雅布道：「京城危困已極，你等束手坐視，

做甚麼留守？」二人尚未及答，他即麾兵將二人殺死。隨即闖入宮中，向太后王氏道：「主子遠出，城中不可無主，何不立衞王子從恪？他的妹子，曾在北方爲后，立了他，容易與北軍議和。」太后戰栗不能答，崔立遂矯太后旨，遣迎從恪，尊爲梁王監國。自稱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兄弟黨羽皆拜官。並託辭金主出外，索隨駕官吏家屬，徵集婦女至宅中，有姿色者迫令陪寢，每日必十數人，晝夜裸淫。尚嫌未足，且禁民間嫁娶，聞有美女，即劫入內室，縱情戲狎，稍有不從，立即加刃，百姓恨如切骨，只有他的爪牙，說他功德巍巍，莫與比倫。正欲建碑勒銘，忽報速不台大軍到了。諸將問及戰守事宜，他却從容談笑道：「我自有計！」是晚，即出詣速不台軍前，與速不台議定降款。還城後，搜括金銀犒軍，脅迫拷掠，慘無人道，甚至喪心昧良，賣國求榮，竟把那金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以及梁王從恪，荆王守純，暨各宮妃嬪，統送至速不台軍，作爲犒軍的款項。看官，你想毒不毒，兇不兇呢？史稱荆、梁二王，爲速不台所殺，其餘后妃人等，押送和林，在途艱苦萬狀，比金擄徽、欽時爲尤甚。小子敍此，不禁潸然，有詩爲證：

豈眞天道好循環？北去和林淚血斑；回憶徽欽當日事，先人慘刻後人還。

汴京失陷，後事如何，俟小子下回交代。

金至哀宗，已不可爲矣。哈達名爲良將，而臨陣多疑，不能決斷，欲以之敵蒙古軍，勇怯懸殊，宜乎

其有敗無勝也！金主守緒，城下乞盟，遣子入質，應亟籌生聚教訓之道，外愼邦交，內固國事，則金雖殘弱，尙可圖存。乃議和之口血未乾，而戕使之釁端又啓。申福擅殺，不聞加罪，卒之寇氛又逼，汴京益危，日暮途窮，去將焉適！加以逆臣叛國，背主求榮，后妃可作犒款，都城可作贄儀，雖曰天道好還，前之迫人也如此，後之迫於人也亦如此；然亦何嘗非人事致之耶？本回全敍亡金事迹，而金之所以致亡，已躍然紙上。徒謂其錄述之詳，猶皮相之見也。

第十七回　南北夾攻完顏赤族　東西遣將蒙古張威

却說金叛臣崔立，既刼后妃等送蒙古軍，遂迎速不台入汴城。速不台遣使告捷，且以攻汴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城以雪憤。窩闊台汗欲從其請，虧得耶律楚材，多方勸阻，乃令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赦免。是時汴城民居，尙有百四十萬戶，幸得保全。速不台檢查完畢，出城北去，崔立送出城外。及還家，想與妻妾歡聚，誰知寂無一人，忙視金銀玉帛，亦已不翼而飛！方知爲蒙古兵所刼，頓時大哭不已。轉思汴京尙在我手，既失可以復償，遂也罷了。

且說金主守緒，既到歸德，總帥什嘉紐勒緷，與富察固納不合。固納謂不如北渡，好圖恢復。紐勒緷從旁力阻，被固納麾兵殺死，又將金主幽禁起來。金主憤甚，密與內侍局令宋珪，奉御紐祜祿溫綽、烏克遜愛錫等，謀討固納。適東北路招討使烏庫哩，運米四百斛至歸德，勸金主南徙蔡州。金主與固納商議，固納力陳不可，且號令軍民道：「有敢言南遷者斬！」於是金主與宋珪定計，令溫綽、愛錫埋伏左右，佯邀固納入內議事。固納不知是計，大踏步進來，甫入門，溫綽、愛錫兩邊殺出，立將固納刺死。固納係忠孝軍統領，忠孝軍聞

固納被誅，擐甲謀變。嗣由金主撫慰，總算暫時安靜。金主遂由歸德赴蔡州。途次遇雨，泥濘沒脛，扈從諸臣，足幾盡腫。至亳州，父老拜謁道左，金主傳諭道：「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我實不德，令汝塗炭，汝等不念我，應念我祖功宗德，毋或忘懷！」父老皆涕泣呼萬歲。

留駐一日，又復啓行，天氣尚是未霽，但覺得風雨沾衣，蒿艾滿目。金主不禁太息道：「生靈盡了！」為之一慟。及入蔡，儀衞蕭條，人馬困乏。休息數旬，乃令完顏仲德為尚書右丞，統領省院事務。烏庫哩鎬為御史大丈，富珠哩洛索為簽書樞密院事。仲德有文武材，事無巨細，必須躬親，嘗選士括馬，繕甲治兵，欲奉金主西幸，依險立國。奈近侍以避危就安，多半娶妻成家，不願再徙；商販亦逐漸趨集。金主又得過且過，也命揀選室女，備作嬪嬙，且修建山亭，藉供游覽。仲德屢次切諫，雖奉諭褒答，究竟良臣苦口，敵不過孱王肉慾，所以形式上雖停土木，禁選女，暗中且仍然照行。仲德無可如何，只得勉力招募，盡人事以聽天命。烏庫哩鎬也懷着忠誠，極思保全殘局。無如忠臣行事，往往招忌，媢子諸臣，不免在金主面前，播弄是非，以致金主將信將疑，日益疏遠。鎬憂憤成疾，輒不視事。

蒙古將塔察爾布展，陷入洛陽，執中京留守强伸。伸不屈被殺。會窩闊台汗，遣王楫至京湖，議與南宋協力攻金，許以河南地為報。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是時宋理宗昀嗣立，以金為世讎，正可乘此報復，遂飭史嵩之允議，發兵會攻。王楫返報窩闊台汗，即命塔齊爾布展，順道至襄陽，約擊蔡州。金主守緒，反遣完顏阿爾岱至宋乞糧。臨行時，語阿爾

岱道：「我不負宋，宋實負我！我自即位以來，常戒邊將無犯南界，今乘我疲敝與我失好。須知蒙古滅國四十，遂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齒寒，理所必然；若與我連和，貸糧濟急，我固不亡，宋亦得安。你可將我言傳達，令宋主酌奪！」

看官，你想這時的宋朝，方遣將興師，志呑中原，難道憑金使數語，就肯改了念頭麼？阿爾岱奉命而去，自然空手而回。金主無奈，只好誓守孤城，聽天由命。蒙古將布展，先到蔡州，前哨薄城下，被金兵出城奮擊，紛紛退去。後隊再行攻城，又被金兵殺退。布展不敢進逼，只分築長壘，爲圍城計。嗣由宋將孟珙等，率兵二萬，運米三十萬石，來赴蒙古約，布展大喜，與孟珙義定南北分攻，兩軍各不相犯。於是蒙古兵攻打北面，南宋軍攻打南面。城內雖尚有完顏仲德、富珠哩、洛索等人，仗着一股血誠，誓師分禦。怎奈北面稍寬，南面又緊，南面稍寬，北面又緊，防了矢石，難防水火，防了水火，難防鈎梯；況且外乏救兵，內乏糧草，單要靠這兵民氣力，斷沒有永久不敝的情理。兩軍分攻不下，復合兵猛攻西城，前仆後繼，竟被陷入，幸裏面還有內城，由完顏仲德糾集精銳，日夜戰禦。金主見圍城益棘，鎭日裏以淚洗面，且語侍臣道：「我爲人主十年，自思無大過惡，死亦何恨！只恨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時荒淫暴亂的君主，等爲亡國，未免痛心！但古時亡國的主子，往往被人囚縶，或殺或奴，我必不至此，死亦可稍對祖宗，免多出醜。」侍臣俱相向痛哭。金主復以御用器皿賞戰士，既而又殺廐馬犒軍，無如勢已孤危，無可圖存。

勉強支持了兩月，已是殘年。越宿爲金主守緒着末的一年，就是蒙古窩闊台汗嗣位之第六年（是年爲宋理宗端平元年）。蔡城上面，黑氣沉壓，旭日無光，守城的兵民統已面目枯瘠，飢餓不堪，俯視敵軍，會飲歡呼，越覺得悽惶萬狀。金主晨起，巡城一周，咨嗟了好一回，到了晚間，召東西元帥承麟入見，擬即禪位與他。承麟泣拜不敢受，金主道：「我把主座讓汝，實是不得已的計策！我看此城旦夕難保，自思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只好以身殉城；汝平日趫捷，且有將略，萬一得免，保全宗祚，我死也安心了！」承麟尙欲固辭，金主復召集百官，自述己意，大衆頗也贊成，於是承麟不得不允，起受玉璽。

翌日，承麟即位，百官亦列班稱賀。禮未畢，忽報南城火起，宋軍已入城了，完顏仲德忙出去巷戰，奈蒙古軍亦相繼殺到，四面夾攻，聲震天地。仲德料不可敵，復返顧金主守緒，但見已懸著梁上，舌出身僵。他即拜了數拜，出語將士道：「我主已崩，我將何去？不如赴水而死，隨我君於地下！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躍入水中，隨流而逝。將士齊聲道：「相公能死，難道我輩不能麼？」由是參政富珠哩洛索以下，共五百餘人，統望水中投入，與河伯結伴去了。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自盡，偕羣臣入哭，因語衆道：「先君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終以身殉，難道不是可哀麼？宜謚曰哀！」史家因稱爲金哀宗。哭奠甫畢，子城又陷。遂舉火焚金主屍，霎時間刀兵四至，殺人如麻，可憐受禪一日的金元帥承麟，亦死於亂軍中，連屍骸都無着落！金自阿骨打建國，傳六世，易九君，凡百

二十年而亡。

蒙古將布展，與宋將孟珙，撲滅餘火，檢出金主守緒餘骨，析爲兩份，一份給蒙古；一份給宋，外此如寶玉法物，一律均分；遂議定以陳、蔡西北地爲界，蒙古治北，宋治南，兩軍分道而回。

約過半年，忽南宋會兵攻汴，窩闊台汗怒道：「汴城分爲我屬，宋兵何故犯我，自敗前盟？」遂欲下令伐宋。王族扎拉呼請行，遂發兵數萬，使他統率南下。

時宋將趙范、趙葵，擬收復三京，因請調兵趨汴。宋臣多言非計，不見從，竟命趙葵統淮西兵五萬人，會同廬州全子才，會攻汴城。汴京都尉李伯淵，素爲崔立所侮，密圖報怨。聞宋兵將至，通使約降，佯邀崔立商議守備。崔立至，伯淵卽陰出匕首，刺入立胸，立猛叫而死。從騎爲伏兵所殲。伯淵把立屍繫着馬尾，出徇軍前道：「立殺害刼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是否當殺？」大衆齊聲道：「把他寸磔，還未蔽辜！」乃梟斬立首，先祭哀宗，嗣把屍首陳列市上，一任軍民臠割，須臾而盡。

宋兵旣入汴，師次半月，趙葵促子才進取洛陽。子才以糧餉未集，尚擬緩行，葵督促益急，乃檄淮西制置司徐敏子，統兵萬人趨洛陽。登程時僅給五日糧，別命楊誼統廬州兵萬五千，作爲後應。徐敏子至洛，城中毫無兵備，一擁而入。旣入城，只有窮民三百餘戶，毫無長物。宋兵一無所得，自顧糧食又盡，不得已采蒿和麵，作爲軍食。楊誼軍至洛陽東，方散

坐爲炊，突聞鼓角喧天，喊聲動地，蒙古大帥扎拉呼，竟領軍殺到！楊誼倉猝無備，那裏還敢抵敵，只好上馬逃走，軍隊潰散。扎拉呼進薄城下，徐敏子却出城迎戰，廝殺一番，倒也沒有勝負。無如糧食已罄，士卒呼飢，沒奈何班師東歸。趙葵、全子才在汴，所復州郡，統是空城，無食可因，屢催史嵩之運糧濟軍，日久不至。蒙古兵又來攻汴，決河灌水，宋軍多被淹溺，遂皆引師南還。於是一番計議，都成畫餅。蒙古使王檝至宋，嚴責負約，河淮一帶，從此無寧日了！

窩闊台汗七年，命皇子庫騰，及塔海等侵四川，特穆德克及張柔等侵漢陽，琨布哈及察罕等侵江淮，分道南下。師方進發，忽接東方探報，高麗國王殺死使臣，遂又派撒里塔爲大將，統兵東征。原來高麗國在蒙古東，本爲宋屬，遼興，屢寇高麗，高麗不能禦，轉服於遼。及遼亡，復屬於金。至蒙古攻金的時候，故遼遺族，乘隙據遼東，入侵高麗，高麗北方盡陷。會蒙古部將哈眞東來，掃平遼人，把高麗故土，仍然給還，高麗因臣服蒙古，窩闊台汗遣使徵貢，時值高麗王皞嗣位，夜郎自大，竟思拒絕蒙古。使臣與他爭辯，他却惱羞變怒，殺死來使；因此搆怨開釁。迨至蒙古兵到，居然招集軍馬，與他開仗。看官，你想一個海東小國，向來爲人役使，至此忽思發憤，欲與銳氣方張的蒙古軍，爭一勝負，豈不是螳臂當車，自不量力麼？後來屢戰屢挫，終弄得兵敗地削，斗大的高麗城，也被撒里塔攻入。國王皞帶領家眷，遁匿江華島，急忙遣使謝罪，願增歲幣，撒里塔報捷和林，且請後命。窩闊台

汗以西南用兵，無暇東顧，乃允高麗的請求，命他遣子入質，不得再叛。高麗王瞰，只得應命，才算保全殘喘，幸免滅亡。

話分兩頭，且說蒙古兵東征的時候，西域亦擾亂不靖，倡亂的人，就是前次梟水西遁的札蘭丁。札蘭丁自逃脫後，潰卒亦多渡河，沿途掠衣食以行。嗣聞八剌渡河追來，復避往克什米爾西北，及八剌軍還，成吉思汗亦退兵，乃回軍而西，復向北渡河，收拾餘衆，佔據義拉克、呼羅珊、馬三德蘭三部。復北入阿特耳佩占部，逐其酋鄂里貝克，將他妃子蔑爾克，擄了回來，作爲己妻。又北侵阿速、欽察等部，未克而回。適鄰部凱辣脫人，侵入阿特耳佩占屬地，並挾蔑爾克而去。札蘭丁大憤，遂糾衆圍凱辣脫城。城主阿釋阿甫，因其兄謨阿雜姆，在達馬斯克地病歿，往接兄位，留妃子湯姆塔，及部衆居守，相持數年，竟被攻陷，部衆多半潰遁。只湯姆塔不及脫逃，被札蘭丁截住，牽入侍寢。阿釋阿甫聞故部陷沒，竟邀集埃及國王喀密耳，羅馬國王開庫拔脫，聯兵東來攻擊札蘭丁。札蘭丁寡不敵衆，竟致敗走，載湯姆塔回原部。阿釋阿甫不欲窮追，反遣使報札蘭丁，令其東禦蒙古，毋再相擾，此後各罷兵息民。

札蘭丁許諾，甫欲議和，忽報蒙古窩闊台汗，遣將綽馬兒罕，統三萬人到來。時適天寒，札蘭丁方在飲酒，聞了軍報，毫不在意，只道是天氣凜冽，敵軍不能驟進，因此酣飯如故，飲畢鼾睡。到了次日，蒙古前鋒已到，未及調兵，只好舍城遠遁。湯姆塔不及隨去，以

其城降。札蘭丁奔至途中，擬西入羅馬，乞師禦敵，不意蒙古兵又復追至。被殺一陣，只剩了一個光身，逃入庫爾忒山中，爲土人扠住，送至頭目家，結果是一刀兩段！相傳札蘭丁身材，不逾中人，寡言笑，饒膽略，臨陣決機，雖當衆寡不敵，也能意氣自如。只自恃勇力過人，好示整暇，往往飲酒作樂，以致誤事，而且馭下太嚴，將士多怨；因此轉戰數年，終致敗沒。

綽馬兒罕既平札蘭丁，飛章告捷，由窩闊台汗優詞嘉奬，並令他留鎭西域，後來綽馬兒罕蕩平各部，並遣湯姆塔及各部降酋入朝。窩闊台汗以他知禮，厚撫令歸，且諭綽馬兒罕盡返侵地，每歲除應貢歲幣外，不得額外苛歛。於是裏海、黑海間，統已平定了，惟欽察以北，尚未歸服。

窩闊台汗欲乘機進討，遂復起兵十五萬，令拔都爲統帥，速不台爲先鋒，繼以皇子貴由，皇姪蒙哥等，陸續進發。拔都係朮赤次子，與兄鄂爾達相友愛，從父駐西北軍中。朮赤既歿，鄂爾達以才不如弟，情願讓位，乃定拔都爲嗣。拔都既受命，俟大軍齊到，即遣速不台前行，自率軍繼進。速不台至不里阿里城，其城昔已降服，至此復叛。經速不台一到，衆不能禦，復繳械乞降，轉攻欽察，遇別部酋八赤蠻，屢次抗拒，與速不台戰了數仗，殺傷相當。蒙哥等率軍大進，乃敗走。追軍分道搜捕，他却狡猾得很，一日數遷，往避敵蹤。蒙哥令衆軍兜圍，仍然不能捕獲。嗣搜得病嫗一名，訊問八赤蠻下落，方知他已逃入海中去了。

當下麾軍亟追，南至寬甸吉思海，擒得八赤蠻妻子，又不見八赤蠻，料他必避匿近島。正苦海面鏡平，茫無涯岸，忽覺大風刮起，水勢奔流，海中陡淺數尺，連海底的蘊藻，都望得明明白白。蒙哥令軍士試涉，僅沒半身，不禁大喜道：「這是上天助我，替我開道呢！」便即麾兵徒涉，去捉八赤蠻，正是：

河伯効靈應順軌，悍渠奔命且成擒。

畢竟八赤蠻曾受擒否？試看下回便知。

南宋約元滅金，與北宋約金滅遼相類，史家早有定評，無庸絮述。且本書以元史為主腦，故於宋事從略；宋人攻汴一段，不過為崔立伏誅，藉以聲罪耳。看下文蒙古攻宋，都約略敍過，可知本書之或詳或簡，自有深意，非徒事補敍也。至若征高麗，滅札蘭丁，非一二年間事；第為便利閱者起見，不得不事從類敍。證諸正史，或年限稍有參差，亦不應指為疵累也。

第十八回 阿魯思全境被兵 歐羅巴東方受敵

却說八赤蠻避匿海島，總道可以安身，誰知蒙古軍又復追到，他只赤手空拳，何能抗拒，生生的被他擒去，到了蒙哥前，立而不跪。蒙哥喝他跪下，八赤蠻笑道：「我也是一國的主子，兵敗被擒，一死罷了；且身非駱駝，何必跪人。」

蒙哥見他倔强，遂令縶入囚車，飭部卒監守。八赤蠻語守卒道：「我竄入海島，與魚何異，不意仍然被擒，料是天意絕我，我死無恨，只風力一息，海水便廻，你等若不早歸，也要被水淹沒哩！」守卒傳報蒙哥，蒙哥道：「殺了八赤蠻，當卽旋師！」遂命將八赤蠻斬訖，率軍離了寬甸吉思海，復北向攻入阿羅思部，直至也烈贊城（元史作額里齊）。城主幼里，急着人至首邦乞援，自率子婦出戰。蒙哥躬親督陣，與幼里戰了半日，不能取勝，便卽收兵。

次日復戰，蒙哥令速不台接仗。兩下酣鬬，速不台見幼里背後，立着一位年少婦人，身長面白，跨着征鞌，眉目間隱帶殺氣，私下誇美不已。便麾兵猛鬬，自辰至午，竟將幼里兵殺敗，退入城中。速不台心思美婦，恨不得立時踏破，貪夜進攻。三日未下，復佯誘幼里出

降，令出民賦十分之一，作爲歲貢，幼里不從。速不台憤極，糾軍合圍，親自督兵猛攻。城內待援不至，未免驚惶，略一疏懈，竟被速不台攻入，把幼里的兒子拏住。幼里逃入土圍，登樓固守，速不台審問幼里子，才知前日所見的美婦，乃是他的妻室，便向幼里子道：「你去叫你妻出來，我便饒你。」幼里子無法，只好至土圍下叫他妻室。速不台在後待着，好一歇，見樓上有美婦出現，雙眉聳豎，凛若寒冰，俯視幼里子道：「你叫我做甚麼？你殉城，我殉夫罷了！」速不台道：「你若出來謁我，我總恕你夫婦，且叫你得着好處！」那婦却冷笑道：「韃狗！你當我作甚麼看？別人由你凌辱，我却不能，我死也要殺你韃子！」速不台大怒，把刀一揮，竟把幼里子殺死。猛聽得撲塌一聲，那美婦亦從樓上躍落，跌得碧血模糊，芳容狼藉，一道貞魂，已隨那丈夫同逝了。

幼里見子婦俱死，也即自刎。速不台因慾壑難償，憤無從洩，竟下令屠城，將城內所有兵民，一律殺盡。復攻鄰近的克羅姆訥城，城主羅曼陣歿，阿羅思首邦攸利第二汗，遣子務賽服洛特來援，正遇着蒙古軍。一陣截殺，務賽服洛特大敗逃歸。蒙古兵長驅前進，至莫斯科城，城建甫百年，守具未備，攸利第二汗的長孫，正在城中，被蒙古兵突入，將他拏住。移軍趨阿羅思首都，攸利第二汗，令子務賽服洛特，及木思提思拉甫守城，自引兵北駐錫第河，招集各部，準備抵禦。蒙古兵到城下，令攸利第二汗長孫招降。城中不肯聽命，蒙古軍將他斫死，便合力圍城。數日城陷，兩王子巷戰而死，妃嬪官紳，統入禮拜堂拒守，禮拜堂

頗堅固，經蒙古軍縱火焚燒，煙燄熏天，牆垣盡赤。看官！你想堂內的居人，還能苟延殘喘麼？未經燒着，已經薰死。

蒙古軍復分着數道，攻掠附近各部落，又合兵趨錫第河，正值攸利第二汗（元史作也烈班），糾集各部兵馬，來敵蒙古軍。那蒙古軍煞是利害，不管什麼死活，總是摣着就砍，見着就殺，一味的橫衝直撞。等到敵軍潰亂，他却變了戰式，套成一個圓圈兒，把敵軍團團圍住。攸利第二汗，從沒有見過這般兇勇，忙帶了兩個姪兒，突出重圍。行不到數十步，却被蒙古軍射倒，眼見得喪了性命。

蒙古兵再向北進發，只見林木蔭翳，道路泥濘，騎兵步兵，統不便行走。於是中道折回，轉入西南，至秃里思哥城。城主瓦夕里，到是個血性男兒，他聞蒙古軍將到，早已廣濬城濠，增築城堞，安排着强弓毒矢，秣馬以待。至蒙古兵已逼濠外，他便帶兵衝出城來，不待蒙古兵接近，就令弓弩手一齊放箭，箭頭有毒，射入肌膚，憑你是條鐵漢，也落得一命身亡。速不台兵先到，被城卒一鼓射退，蒙哥兵繼至，又遇着這條老法兒，仍被射退。各軍只好築起長圍，堵住他的出入，令他自亂。約已過了兩三旬，那城中依然鎮靜，毫不見有恐慌情狀，蒙哥欲退軍他去，速不台不從，復督軍踰濠力攻。誰料城上擲下大石，每塊約重數十斤，雜以火箭，把踰濠的蒙古軍，都打得傷頭爛額。速不台料難攻入，急忙鳴金，已傷亡了一二千人。

話休敍煩。惟自圍城起手，一日過一日，此攻彼守，已五六十日，蒙古軍約死了七八千名。速不台很是鬱憤，一面向大營乞援，一面與蒙哥定計，引軍驟退。瓦夕里見敵軍退去，出城追趕，那蒙古兵如風掃殘雲，瞬息百里，憑他如何力追，總是趕他不上。沒奈何返入城中，過了兩日，蒙古兵又到城下。瓦夕里忙登城守禦，望將過去，兵馬比前時尤多。他知敵人得了援兵，又來攻城，且恐城中有歹人混入，飭兵民小心防着。接連守了三日，蒙古兵雖然來攻，恰幸守備無疏，不曾失手。到了夜間，因兩宵未睡，覺着疲乏，略思休息一時。方欲就寢，忽城內火起，連忙出來巡閱，不意城門大啓，蒙古兵已蜂擁進來。當下攔阻不及，只好拼命死鬬。殺到天明，部衆已是零落，舉目四望，血流成渠。正思躍馬逃走，猛聽得弓弦一響，躲閃不及，已被中肩，便翻身落馬。來了一蒙古兵頭目，將他擒住，他却突出刺刀，戳入敵手，竟爾掙脫。至蒙古兵一齊追上，自知不免，便投入血渠，死於非命！

小子於上文中，曾敍過速不台乞援，及與蒙哥定計，此處再行補入。原來拔都未曾親到，因速不台乞援，令合丹不里率兵往助，途中與速不台軍會合，速不台恰先令軍士易裝，混入城中。只因城內晝夜嚴查，不便下手，過了三日，城守漸懈，遂縱火開城，放入蒙古軍（元史所以有三日下城之語）。

屠城已畢，復南下欽察。時霍都思罕已還，一聞蒙古軍至，遁入馬加部（馬加卽今之匈牙利）。餘衆多降，遂平撒耳柯思、阿速等部，並拔滅怯思城，直至高加索山西北地。大衆休養

一月，進略南俄。計掖甫係南俄大城，先時曾建都於此，歷三百年，乃以物拉的迷爾爲首邦。攸利第二汗既戰歿，計掖甫城主雅洛斯拉甫，往援不及，乘蒙古軍南下，入首都爲酋長，扯耳尼哥城主米海勒，轉據計掖甫城。蒙古軍先攻扯耳尼哥，守卒用沸湯潑下，攻城人多被泡傷。退諭計掖甫城，令其速降，不意去使被殺。惹得拔都惱恨，驅動全軍，晝夜圍攻。米海勒料不能守，逃往波蘭，留部將狄米脫里居守。狄米脫里出戰受傷，乃乞降。拔都因他忠勇可嘉，免他死罪。狄米脫里遂獻議拔都，勸他西征。速不台道：「他恐我蹂躪這處，所以勸我西行。」

拔都道：「霍都思罕逃入馬加，米海勒逃入波蘭，我何妨乘勝長驅，聲罪致討哩。」當下議定，於是派速不台軍入波蘭，自率軍入馬加。速不台有子兀良合台，驍勇不亞乃父，自請爲前鋒。當由速不台允從，攻入波蘭。

波蘭時分四部，一部名撤洛赤克，酋長叫作康拉忒，一部名伯勒斯洛，酋長叫作亨力希；一部名克拉克，酋長叫作波勒司拉弗哀；一部名拉低貝爾，酋長叫作米夕司拉弗哀；蒙古軍先薄克拉克城，波勒司拉不能禦，遂遁去，城被焚毀。進攻拉低貝爾城，米夕司拉亦望風北遁。亨力希聞兩部敗潰，急邀集各部，來拒敵軍，共得三萬人，分作五軍。第一軍係日耳曼人，第二第三軍統係波蘭人，第四軍亦日耳曼人，亨力希自統所部，作爲第五軍。

日耳曼人恃勇輕進，至勒基逆赤城，遇着兀良合台。兀良合台未與交鋒，先登高遙望，

見前面來兵甚多，絡繹不絕，他便下山收軍，向後倒退。一面遣人飛報速不台。速不台引軍趨前，兀良合台麾軍退後，父子會著，兩下定計，速不台自去。那邊日耳曼軍，還道兀良合台怯敵，爭先追來。兀良合台恰勒馬待着，一俟追軍近前，便奮呼搏戰。此時日耳曼軍，銳氣正盛，也各上前奮鬬，彼此攪做一團，約有兩小時，蒙古兵棄申拋戈，一閧而逃，兀良合台也落荒走了。日耳曼軍如何肯捨，自然儘力追上，蒙古軍走得很快，日耳曼軍亦追得起勁。約行數十里，速不台從旁殺到，放過兀良合台軍，竟與日耳曼軍厮殺。日耳曼軍雖然驚愕，却還有些餘勇，兀自招架得住。不意戰了片刻，兀良合台已遶出背後，所率鐵騎，橫厲無比，與前次大不相同，殺得日耳曼人，沒處躲閃。忽覺砲聲迭響，四面都是大石飛來，日耳曼人走頭無路，霎時間盡歿陣中。速不台父子，整軍復進，巧值波蘭軍又到。兀良合台乘他初至，忙麾騎突入，大衆一齊隨着，將波蘭軍衝作數段。波蘭軍向北敗走，天色已晚，前面正撞着第四軍日耳曼人，兩邊不及招呼，竟自相厮殺起來，迨至彼此說明，蒙古軍已經殺到。那時日耳曼軍，聞得前隊戰沒，統已魂飛天外，還有何心對仗，自然紛紛逃去。亨力希帶着後軍，因天時昏黑，不敢驟進，只探聽前軍下落。及得敗潰消息，方擬退回，已被蒙古軍趕到，勉强前來抵敵，那禁得蒙古軍的勢力，盪決無前，不到半時，已被殺得人仰馬翻，零零落落。亨力希知是不妙，亟思逃走，身上中着一矛，頓時昏暈墜地，殘衆欲來救護，怎奈蒙古軍東驅西逐，無從下手。突然間火炬齊明，仰見蒙古軍的大纛旗上，懸着一顆血淋淋

的首級。看官不必細猜，便可曉得是亨力希頭顱。萬衆駭逃，五軍齊沒。只米海勒查無去向。

蒙古軍復分掠四鄉，連下各寨，遂向東南遶行，去援應拔都軍。拔都將入馬加部，先遣使諭降，並教他執送霍脫思罕，免得進兵。馬加部長貝拉（元史作怯憐），正容納霍脫思罕，得了四萬戶人民，勒令改從天主教，方自以得衆爲幸，那裏肯歸附蒙古。當下拒絕來使，遣將士守住山隘，伐木塞途。拔都聞馬加抗命，遂令軍士斬木開路，順道而入。守兵聞風潰去，貝拉亟下令徵兵，兵尚未集，蒙古軍頭哨，已到城下。天主教士烏孤領，請命貝拉，願率教徒及兵士出戰。貝拉不允，烏孤領自恃勇敢，竟出城開仗，被蒙古軍迫入淖中，教徒盡殪，只烏孤領遁歸。

城內兵民大譁，統歸咎貝拉納降搆釁。貝拉不得已，將霍脫思罕處置獄中。嗣又把他處死，遣告拔都。拔都軍只是不退。貝拉堅守數日，兵已漸集，便來戰蒙古軍。蒙古軍屢勝而驕，不免疏忽，驟遇貝拉出來，一時未及招架，竟被貝拉衝破陣角，殺斃多人。拔都亟引兵東退，貝拉又大驅人馬，追殺過來。看官！須知行軍的道理，總要隨時小心，有備無患；若一經挫退，如水東流，斷沒有揮戈再奮的情事。拔都軍正在危急，忽東北角上擊着鼓鼙，揚着旄纛，又是一彪軍馳到，嚇得拔都叫苦不迭。及瞧着旗上大字，才知是速不台父子的兵馬。心中大喜，便驅軍殺回，貝拉見拔都得援，也收兵歸去。拔都也不追趕，與速不台父子

會敍，彼此談及兵事。拔都道：「貝拉兵勢方强，未可輕敵。」速不台道：「待我去窺度形勢，再定行止。」

翌日，速不台挈數騎出營。約半日，方回見拔都道：「此去有潡寧河，上流水淺可渡，中復有橋，若渡過此河，便是馬加城。我軍不若誘敵出來，佯與上流爭殺，我恰從下流結筏潛渡，繞出敵後，絕他歸路；他既腹背受敵，那得不敗！」拔都點頭道：「此計甚善，明日即行！」速不台道：「事不宜遲，我去賁夜結筏便是，大約明日下午，上流也好進兵了。」拔都應允，速不台引兵自去。

翌晨，拔都即升帳點兵，未午飽食，便出軍至潡寧河。貝拉得了偵報，果然發兵來爭，此時蒙古兵見他中計，越發耀武揚威，亂流爭渡。到了橋邊，貝拉兵雜集如蟻，槍刀並舉，弓箭齊施，蒙古兵連番奪橋，統被殺退。惱動猛將八哈禿，左手持盾，右手執刀，大聲喝道：「有膽力的隨我來！」聲甫絕，得敢死士百人，跟着八哈禿上橋，只向敵兵多處殺入。餘衆亦從後隨上。待殺過了橋，八哈禿身上，矢如蝟集，狂叫而死，敢死士亦亡了三十名。貝拉退回城中，速不台方才渡河。拔都惱悵異常，便欲還軍。速不台道：「王欲歸自歸，我不拔馬加城，誓不收兵！」遂引兵進攻馬加城，拔都不欲同往，便在河濱紮營。惟諸將爭請進攻，乃撥兵相助。貝拉自爭橋後，頗畏蒙古軍兇猛，及速不台兵到，益加洶懼。嗣見蒙古兵越來越多，竟從夜間潛遁，城遂陷。速不台及諸將，返報拔都。拔都尙有餘憤，語諸將

道：「漷寧河戰時，速不台誤約遲到，致喪我良將八哈禿！」速不台道：「我曾說下午發兵，乃午前已經進攻，彼時我結筏未成，何能渡河相救？」諸將亦各爲解免；且謂現已奪得馬加城，不必追憶前事。拔都方才無言。

越數日，復分軍追貝拉，聞貝拉逃入奧斯，躡迹而進，所過殺掠，歐羅巴洲全土震動。揑迷思（卽今之德意志）諸部民，均欲荷擔遠遁，忽蒙古軍中，傳到急訃，乃是窩闊台汗逝世，第六后乃馬眞氏稱制了。拔都急遣貴由先歸奔喪，一面部署軍馬，班師東還。小子有詩咏蒙古西征道：

歐亞風原等馬牛，兵鋒忽及盡成愁；若非當日鼎湖訃，黃禍已教徧一洲！

欲知窩闊台汗臨歿情形，且從下回說明。

拔都西征欽察，卽今俄羅斯東部；至分軍入波蘭，入馬加，則已在東歐地矣。波蘭近爲俄、奧、德三國所分，（近自歐洲大戰，德敗俄亂，歐洲各國始許波蘭獨立。）馬加卽匈牙利也，匈牙利之北，卽奧大利亞國，亦稱奧斯，向與匈牙利國，或合或分，今則合爲一國，故又名奧斯馬加。蒙古軍亦曾至奧斯地，奧斯馬加之西，卽德意志聯邦，日耳曼與揑迷思，皆德國聯邦之一部份也。明宋濂等修元，史因歐亞間之地理未明，故於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詳。近儒所譯西史，亦人地雜出，名稱互歧，本回參考中西史乘，兩兩對勘，擇要彙敍；而於烈婦之殉夫，猛將之死義，且裒輯遺聞，力爲表彰，是足以補中西史乘之闕，不得以小說目之！

第十九回　姑婦臨朝生暗釁　弟兄佐命立奇功

却說窩闊台汗晚年，溺情酒色，每飲必徹夜不休。耶律楚材屢諫不從，至持酒槽鐵口以獻，且進言道：「這鐵爲酒所蝕，尚且如此，況人身五臟，遠不如鐵，寧有不損傷的道理？」窩闊台汗雖亦覺悟，然事過情遷，總不免故態復萌。即位至十三年二月，因遊獵歸來，多飲數觥，遂致疾篤。召太醫診治，報稱脈絕，六皇后不知所爲，急召楚材入議。楚材推『太乙數』，謂主子命數未終，只因任使非人，賣官鬻爵，囚繫無辜，因干天譴，宜頒詔大赦以迓天庥。六皇后亟欲頒赦，楚材道：「非主命不可！」少頃，窩闊台汗復蘇，后以爲言，乃允下赦旨。既而疾愈，楚材奏言此後不宜田獵，窩闊台汗，倒也靜守數旬。

轉瞬隆冬，草萎木枯，又欲乘時出獵，只恐舊疾復作，未免躊躇。左右道：「不騎射何以爲樂？況冬狩本係舊制，何妨循例一行！」窩闊台汗遂出獵五日，還至謬特古呼蘭山，在行帳中縱情豪飲，極夜乃罷。次日遲明，尚未起床，由左右進視，已不能言。亟舁還宮中，已是嗚呼哀哉！

窩闊台汗初政時，頗能勵精圖治，勉承先業，及夏金滅亡，漸成荒怠。七年時曾大興土

木，築和林城，並建萬安宮；九年時築瑈林城，並建格根察罕殿；十年時築托斯和城，並建迎駕殿。於是廣採美女，貯入金屋，後宮妃嬪，不下數百，稱皇后者六人。第六后乃馬眞氏，貌既絕倫，才尤邁衆。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因此窩闊台汗很是寵信，宮中一切，都由乃馬眞氏主持，別人不得過問。他生下一子，名叫貴由，就是隨軍西征，尚未歸國。乃馬眞后便與耶律楚材，商議立後事宜，楚材道：「這事非外姓臣子，所敢與聞！」乃馬眞后道：「先帝在日，曾令皇孫失烈門（元史作錫哩瑪勒）爲嗣，但失烈門年幼，嗣子貴由，在軍未歸，一時却難定議。」楚材道：「先帝既有遺命，應即遵行。」言未已，忽閃出一人道：「嗣子未歸，皇孫尚幼，何不請母后稱制！」楚材視之，乃是窩闊台汗生前嬖臣，名叫奧都剌合蠻（一作謂多拉哈瑪爾）。楚材道：「這事還須審愼！」乃馬眞后笑道：「暫時稱制，諒亦無妨！」楚材尚欲再諫，只見奧都剌合蠻，怒目而視，便也默然。

看官，欲知奧都剌合蠻的來歷，待小子補敍明白，原來奧都剌合蠻，是回回國商人，從前窩闊台汗西征，擄獲回來，因他心性敏慧，善於推算，特命爲監稅官。嗣復擢掌諸路稅課，置諸左右，他便曲承意旨，日夕逢迎，嘗侍窩闊台汗作長夜飲，窩闊台汗固非他不歡，就是六皇后乃馬眞氏，也愛他便佞，異常信任。至是創議母后稱制，耶律楚材不敢與辯，只好辦理國喪，再作計較。窩闊台汗在位十三年，享壽五十六，廟號太宗。

喪葬事畢，乃馬眞后遂臨朝聽政，擢奧都剌合蠻爲相國，無論大小政務，悉聽裁決。還

有一個西域回婦，名叫法特瑪，亦由窩闊台汗西征所得，選入後宮，作爲役使。乃馬眞后也很寵愛，奧都剌合蠻與他勾通，遇有反對的官僚，輒令法特瑪從旁進讒，內外蒙蔽，斥賢崇奸，以此朝右舊臣，黜去大半。

耶律楚材很是鬱悶，有時入朝諫爭，聽者一二，不聽者八九，一日，聞乃馬眞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令他遇事自書，遂勃然進諫道：「天下是先帝的天下，朝廷詔敕，自有憲章，奈何得以御寶空紙，竟畀相臣！臣不敢奉詔！」乃馬眞后雖命收還，心中很是不樂。過了數日，又降下懿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若不爲書，罪應斷手。時楚材爲中書令，又進諫道：「國家典故，先帝悉委老臣，於令史何與？且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從，死且不避，何況截手呢！」乃馬眞后不禁氣憤，喝令退出。楚材大聲道：「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國家，后豈能無罪殺臣麼？」言畢，免冠自去。奧都剌合蠻在旁，即語乃馬眞后道：「躁妄如此，理應加罪。」乃馬眞后道：「他是先朝功臣，我所以格外優容，今日却再行恕他，日後再說。」

自是楚材常稱疾不朝，乃馬眞后也樂得清靜。忽接東方密報，帖木格大王帶兵來了。時成吉思汗兄弟皆歿，惟帖木格尙存，先曾封鎭東方，至是聞權奸蠹國，因率兵西來。乃馬眞后不禁大駭，忙召奧都剌合蠻商議。奧都剌合蠻道：「可戰便戰，不可戰便守；不可守，便西遷，怕他甚麼！」

乃馬眞后聞言，暗令左右甲士，預備西遷，心中恰未免徬徨。猛然記起耶律楚材，遂飭內臣宣召。楚材既至，便與述及西遷事。楚材道：「朝廷乃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當無他虞，若恐帖木格大王入京，何不令他子前往詰問，敎他留兵中道，入朝面陳？」乃馬眞后道：「他子曾在都內麼？」楚材答一是字。乃馬眞后道：「你替我傳敕，遣他子速往何如？」楚材即前去照行。

帖木格在途中，聞皇子貴由，帶領西北凱旋軍，將到和林，又經自己的兒子，奉敕詰問，樂得順水推船，便道：「我來視喪，沒有他意！」飭子歸報，自率兵東歸。貴由既至，乃馬眞后欲立他爲汗，獨奧都剌合蠻及法特瑪兩人，以新君嗣立，定失權勢，便在乃馬眞后前，說要俟拔都回國，方可定議，免有後言。乃馬眞后聽信了他，遂召拔都還朝，偏偏拔都心懷不平，只是託故推病，屢愆行期。奧都剌合蠻權勢益盛，招搖納賄，無所不至，耶律楚材竟以憂卒。乃馬眞后以舊勳謝世，例加賻贈。奧都剌合蠻以爲未然，並說楚材歷事兩朝，全國貢賦，半入伊家，還要甚麼撫卹？乃馬眞后將信將疑，命近臣麻里札往視，只有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乃據實還報，才給賻贈如例。後到至順元年，方追封廣寧王，贈太師，予謚文正。這且按下不提。

且說。乃馬眞后臨朝，倏忽間將及四年，西征軍早已盡歸，獨拔都不至。會后罹重疾，幾致不起，乃亟召集諸王大臣，開庫里爾泰會，立貴由爲大汗。即位之日，邊遠屬國，多來

朝賀，所得賞賜，備極優渥。貴由汗在位一月，已查悉海內煬蔽，貪緣爲姦，只因母后尙在，不便驟發，過了數月，乃馬眞后竟病逝了。奥都剌合蠻方才倒運，被貴由汗執置諸獄，加以大辟，嗣又查得回婦法特瑪，行巫蠱術，害皇弟庫騰，遂把他裹入氈內，投諸河中。隨從婦女多處死，惟拖雷妃唆魯禾帖尼，向在宮中靜居，不作私弊，貴由汗遂敬禮有加。所有內外事宜，亦時與商議，拖雷妃遂漸漸干政。

貴由汗在位二年，除整飭宮禁外，無甚大政，且因手足有拘攣病，嘗不視事，秋間西巡，至葉密爾河，沿路犒賞無算。居西數月，自謂西域水土，與身體相宜，頗有戀戀不捨的意思。拖雷妃唆魯禾帖尼，還道貴由汗與拔都有隙，久停西域，必有他圖，遂遣心腹密告拔都，令他善自爲備。誰知貴由汗並無意見，不過在外養痾。一過殘年，病竟大漸，遽爾去世。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曾隨駕西幸，至此祕不發喪，先遣人赴告拖雷妃，及拔都處，自請攝國以待立君。拔都得拖雷妃密報，正啓程東行，來見貴由汗，剖明心迹，途次接着耗聞，並皇后攝國的意旨，權詞應允，於是皇后乃發喪回宮，號貴由汗爲定宗，自抱猶子失烈門，臨朝視事。

是年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多死亡，民不聊生，諸王及各部，羣言失列門無福，不宜爲汗，因此人人觖望，咸懷異心。拔都在阿勒塔克山待着，擬召集諸王，開庫

里爾泰大會。迨及會期，只朮赤、拖雷後裔赴議，他如察合台已死，其子也速、蒙哥未到，窩闊台汗諸子，也都裹足不前，僅由皇后海迷失，遣使巴拉與會。各人都依次坐定，巴拉起坐道：「從前太宗在日，命以皇孫失烈門爲嗣，諒諸王百官，亦曾聞着，今由皇后抱失烈門聽政，實是遵着太宗遺囑，諸王百官，應無異議。」正說着，忽聽有一人高聲道：「太宗既欲立失烈門，應該早立，何故太宗崩後，別立定宗，難道也有太宗遺命麼？」巴拉視之，乃是拖雷子忽必烈，便道：「太宗崩逝，失列門甚幼，國家不可無長君，所以改立定宗；今定宗復崩，失列門稍長，自應遵着太宗遺命！」言至此，拖雷第二子末哥，失笑道：「太宗遺命，何人敢違？只六皇后乃馬眞氏，及汝等大臣，前時立定宗，已違遺囑，今日反教我等遵着，豈不是自相矛盾麼？」大衆鼓掌如雷，弄得巴拉面紅頰赤，無詞可答。

是時速不台亦已沒世，其子兀良合台在會，亦起座道：「據巴拉說，國不可無長君，我意亦是云然；現在年長望重，諸王中莫如拔都，何不推他繼立呢！」拔都道：「我無才德，不願嗣位！」大衆齊聲道：「王既不自立，惟王審擇一人，早決大計！」拔都道：「我國幅員甚廣，若非聰明睿智，似太祖一般人物，不能繼立，我意不如蒙哥！」大衆道：「就此定議！」蒙哥起座固辭，末哥道：「大衆都要拔都選擇，哥哥前無異言；今選了哥哥，奈何不從！」拔都道：「末哥言是！」

議既定，巴拉返報，皇后海迷失及諸子等，很是不悅。復遣使告拔都，以會議應在東

方，不應在西土；且宗王未集，義不能從。拔都覆稱祖宗大業，未可輕授，今已推立蒙哥爲主，請屈意相從；如必須開會東方，亦可照允等語。遂令蒙哥東行，由拔都弟伯爾克，率着大軍擁衞。拔都仍自駐西方，作爲外援。於是東方又擬開會，由拖雷妃唆魯禾帖尼爲主，再召諸王大臣與議。奈太宗、定宗後裔，仍然未至，拔都着人往勸，亦不見答。當下拔都大憤，申令各地，決立蒙哥爲主，宗親中如或梗議，有國法在，不得相貸，諸王大臣，懼拔都威勢，再開大會於斡難河，除太宗、定宗子孫，及察合台後王不至外，統推戴蒙哥，擇日卽位。卽位之日，親王列右，妃主列左，末哥、忽必烈等列前，武臣以忙哥撒兒爲首，文臣以孛魯合爲首（孛魯合一作博勒和）。禮成，追尊拖雷爲皇帝，廟號睿宗，命大衆均筵宴七日。

正燕饗時，忽有御者克薛傑告變，說是失驟出覓，途中遇有來車，一乘折轅，露出兵械，恐來車不懷好意，特來預告云云。忙哥撒兒聞言道：「待我出去查問，便可分曉。」蒙哥汗允着，便令忙哥撒兒去訖。過了半日，忙哥撒兒帶着二十人進來，由蒙哥汗問悉，爲首的名叫按赤台，係奉失烈門命，特來謁賀。內有幾名武士，據說是也速蒙哥遣至，也是謁獻貢物的。蒙哥汗笑着道：「旣蒙兒弟們雅誼，所來人士，統應令他與宴。」忙哥撒兒答道：「來人不止此數，我叫他留着一大半在途候着。」蒙哥汗復笑道：「你何不叫他同來！」忙哥撒兒無言。

及至宴罷，蒙哥汗卽與忙哥撒兒，密談數語。忙哥撒兒應着，當夜卽將二十名拏下，並

遣兵將途中衞士，盡行捉到。次日由蒙哥汗親鞫，按赤台等俱連聲呼寃，再令忙哥撒兒審訊，加以嚴刑，失烈門的差官，不堪受虐，遂放聲痛駡，自刎以死。

蒙哥因新近踐祚，不欲多行殺戮，大衆多以爲未然。正猶豫間，有西域人牙剌挖赤立在門外，向在蒙哥麾下，服役甚勤，蒙哥汗便問道：「你是個老成人，閱歷已多，可爲我解決疑團！」牙剌挖赤道：「我是西域人，只曉得西域故事：從前希獵王阿來三得，已滅波斯，欲入印度，將領中多異議，令出不行，阿來三得遣使諮其傅阿里斯托忑爾。阿里斯托忑爾並不回答，只與差人游園中，遇着荆棘當道，悉令從人芟刈無遺，另種新株。差人已悟，即返報阿來三得，乃將異議的將領，盡行誅逐，立發兵平定印度。主子可照此參觀哩！」蒙哥汗點頭稱善，遂命將按赤台等一律梟首，復查出那知情不報的官吏，殺死數人。於是改更庶政，分命職官，禁諸王徵求貨財，馳使擾民，免耆老丁稅，及釋道等敎徒服役，所有蒙古漢地民戶，就令忽必烈領治，乃乘輦赴和林，和林官民，多來迎接。

及入城，復查究定宗黨派，或殺或逐。定宗后海迷失，及失烈門生母（係太宗姪庫春之妃），在宮中懷着憤恨，時有怨言。蒙哥汗就命忙哥撒兒，帶兵入宮，將他兩人拖出，盡法鞫治。可憐這兩人蓬頭跣足，熬受苦刑，結果是屈打成招，只說是有心厭禳，置定宗后於死罪。將失烈門生母，裹氈投河，失烈門兄弟等，悉加貶置，移至摩多齊處禁錮，不准居住和林。連太宗故后乞里吉帖忽尼，也徙出宮中，令居和林西北，凡太宗后妃家貲，盡行抄沒，

分賜諸王，並遣貝喇往察合台藩地，嚴究違命諸臣。自是太宗子孫，與拖雷子孫，永成讎敵，一個蒙古大帝國，就不免隱生分裂了。

且說忽必烈以佐命大功，得受重任，總理漠南軍事，開府金蓮川，召用蘇門隱士姚樞，河內學子許衡，及輝和爾部人廉希憲，講求王道，體卹民艱。京兆的勸農使，委任姚樞；宣撫使委任廉希憲，提學使委任許衡。三人皆一時名宿，感懷知己，各展才能，京兆大治。忽必烈乃壹意略地，命兀良合台統轄諸軍，分三道攻大理。大理即唐時的南詔，國王段智興，偏據一方，與中原不通聞問。至是遇蒙古兵三路夾攻，嚇得脚忙手亂，不知所爲，勉强召集數千兵民，出城抵敵，被蒙古兵一掃而空。智興愈加惶急，再四躊躇，毫無良策，只落得肉袒牽羊，出城乞降。

蒙古兵分略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吐蕃即今西藏地，唐時曾與中國和親，宋以後亦間或入貢，惟俗尙佛法，尊信喇嘛。喇嘛二字，指高僧言，乃無上的意義，其祖師名巴特瑪撤巴巴，當唐玄宗時，自北印度入吐蕃，倡行喇嘛教，風靡全土，嗣是喇嘛勢力，凌駕國王。蒙古兵入吐蕃，所向無敵，且隨地頒諭，降者免死，所有舊教，概行仍舊。喇嘛扮底達，迎謁蒙古軍，兀良合台以禮相待，扮底達遂導入都城，諭酋長唆火脫（唆火脫一作蘇固圖）降，唆火脫不得已歸命。

是時忽必烈自爲後應，亦驅軍入吐蕃，與扮底達相見，優禮有加。扮底達有從子拔思巴

（一作帕思巴），年甫十五，善誦經咒，忽必烈愛他穎慧，命侍左右，會蒙哥汗有敕召還，乃令兀良合台進軍西南，自挈拔思巴北旋，後來忽必烈即位，拜拔思巴爲帝師。小子有詩咏道：

建牙開府耀雄威，轉戰西南血染衣；不解梟雄何佞佛？偏教釋子北隨歸。

欲知忽必烈歸後情事，且至下回分解。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古人之所以垂戒者，非他，由婦人心性，專圖近利，未識大局，不至亂家敗國不止也。觀太宗、定宗兩后，相繼臨朝，卒至姦邪用事，宗親搆釁，乃馬眞后尙獲倖免，而定宗后則不得令終，戚本自貽，咎由己取，不得專爲他人責也。惟蒙哥汗自戕宗族，亦屬太過，作法于涼，弊將若之何！厥後同族鬩牆，始終爲患，兵爭凡數十年，而國家之元氣敝矣！忽必烈開府漠南，用姚樞、許衡、廉希憲諸賢，似屬究心治道；而信任釋教，挈釋子拔思巴北歸，後且尊爲帝師，釀成末世演揲之禍，貽謀不臧，卒致荒亡。觀此回，可知禍爲福伏，福爲禍倚之漸，而世之爲子孫謀者，應知所審愼矣！

第二十回　勸南略賫志告終　據大位改元頒敕

却說忽必烈奉敕北歸，至京兆地方，聞有阿拉克岱爾及劉太平二人，奉蒙哥汗命，鉤考諸路財賦，京兆所屬官吏，相率得罪。忽必烈道：「此處官屬，歸我管轄，大半是我所派遣，難道都貪婪不成？這是我出師西南，距主太遠，朝右定有讒佞，說我短處，我却要入朝辨白，力除奸蔽哩！」適勸農使姚樞進見，聞忽必烈言，遂進諫道：「大王雖爲皇弟，究竟是個人臣，不應與主子爭辯。現不若挈王邸妃主，盡歸朝廷，示無他意，庶幾讒間無從，疑將自釋！」忽必烈道：「你言亦是。」及歸入和林，謁見蒙哥汗，遂將姚樞所說的大意，約略稟陳。蒙哥汗道：「我恐皇弟遠征，日久身勞，是以召歸休養；此外別無他意。」忽必烈又欲續陳，只見蒙哥汗目中含淚，也不覺悲從中來，爲之涕下。兩人對泣了一回，彼此不作別語。

到了次日，兄弟復會，蒙哥汗欲另建城闕宮室，作一都會，忽必烈遂保薦一人，叫作劉秉忠。秉忠邢臺人，英爽不羈，因家貧爲府令史，嗣卽棄業爲僧。會忽必烈召僧海雲，邀秉忠與俱，應對敏捷，尤長易理，及邵康節經世書，大得忽必烈稱賞，因此忽必烈就事舉薦。

隨命秉忠相度地宜，擇定桓州東面，灤川北面的龍岡，作爲吉地，督工經營，定名開平府。蒙哥汗嘗移居於此，免不得採選妃嬪，增修朝市。國家方隆，喜氣重重，兀良合台的捷書，又奏聞闕下：還有皇帝旭烈兀，前時奉命西征，也馳書報捷。所有戰勝情形，待小子敍明大略。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鬼蠻諸部（皆在今雲南省境），所過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統大懼乞降。又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復南下侵入交趾。交趾卽安南地，唐時曾設安南都護府，故名安南，世爲中國藩屬，蒙古兵南下，其主陳日煚防戰不利，走入海島，都城被屠，陳日煚遣使議和，蒙古兵亦患天熱，乃約定歲幣若干，准他和議，留九日而還。其時西域適有回亂，皇弟旭烈兀自和林發兵，沿天山北麓，經阿力麻里，直至阿母河畔，招致西域諸侯王，合軍西進，侵入木乃奚國。木乃奚在寬甸吉思海南，前時拖雷引軍過境，只在城外大掠一番，未曾侵入城內。此次旭烈兀以回徒所集，實在該城，因分軍三路，同時進攻。左軍命布喀帖木兒、庫喀伊而喀統帶，右軍命台古塔兒、怯的不花統帶，旭烈兀自將中軍，殺奔木乃奚城，木乃奚主兀克乃丁，遣弟薩恆沙至軍前，情願求和。旭烈兀謂須盡隳城堡，親來歸降，方可恕罪等語。薩恆沙歸去數日，未見動靜，乃驅軍搗入，連下數堡。兀克乃丁復遣使求寬限一載，當自來謁，旭烈兀不從，且語來使道：「你主願降，速卽遵約，待以不死！」來使去後，仍復杳然，惱得旭烈兀性起，飭三路大軍，晝夜圍攻。兀克乃丁無法延宕，乃出降，卽將城外五十餘堡，盡行毀去。旭烈兀因兀克乃丁，誘約多端，不無反側，

意欲將他誅戮，奈已有約在前，未便食言，遂勸令入朝，就途中刺死。且下令屠城，無論少長，一概殺死。於是木乃奚都內，變作一個血肉糢糊的枉死城。有幾個死裏逃生的人，潛出城外，聯絡回教徒，逃往八哈塔等國。八哈塔在今阿剌伯東岸，係回教祖謨罕默德降生地，著有可蘭經，爲人民所信仰，夙稱天方教。嗣後教旨盛傳，主教的人，叫作哈里發，譯以華文，乃代天治事的意義。至蒙古平西域，哈里發屬地，所存無幾，其時正當木司塔辛嗣位，庸懦無能，只喜聽樂觀劇，國事皆由臣下主持。旭烈兀乘勢進軍，先貽木司塔辛書，責以延納逃人，能戰卽來，不能戰卽降。木司塔辛覆書不遜，旭烈兀遂西渡波斯灣，遇八哈塔軍，前鋒少挫，後軍繼進，背水列陣，竟日無勝負，兩軍分駐河濱，蒙古軍夜決河隄，灌水敵營，復引兵進襲，八哈塔軍未曾防着，驀聞敵至，急起捍禦，不料脚下統是大水，霎時間半身淹沒，溺斃大半，就是逃脫的人，也被蒙古軍殺盡。旭烈兀又合軍攻城，城甚堅固，旭烈兀命軍士築壘，四面合圍，撤民居屋甓，偏設礮臺，上面密布巨礮，向城彈放，劈劈拍拍的聲音，晝夜不絕，木司塔辛懼甚，遣使乞降。旭烈兀不從，只令猛攻，木司塔辛又遣長子次子出見，皆被拒絕，不得已自縛出降。旭烈兀入城屠戮，凡七日，始下令停刃。被殺者約八十萬人，惟天主教徒，及他國人居屋不入。哈里發宮內，金寶充斥，悉數被掠。還有婦女七百人，內監千人，殺的殺，留的留，回民已盡成鬼孳，蒙古軍反喜躍異常。旭烈兀以城中伏屍積穢，移駐鄉間，命軍士將木司塔辛推至，責他倣慢不恭，詞甚嚴厲，木司塔辛自知不

免，請沐浴後乃畢命。還有長子及內監五人，亦願從死，旭烈兀命將數人同裹氈內，置諸大路，驅戰馬往來蹴踏，輾轉就斃。

次日復將木司塔辛次子，及他親族故舊，盡行殺死。只幼子讓拔來克沙，總算蒙恩赦宥，後娶蒙古女，生二子，保存一脈，不沒宗祀。遂一面飛章告捷，一面分軍爲二，遣大將郭侃東略印度，自率軍西略天方（卽阿剌比亞）去了。

蒙哥汗聞西南連捷，心中甚慰，遂欲大舉滅宋。先是乃馬眞后稱制時，曾遣使月里麻思（一作伊拉瑪斯），赴宋議和，至淮上，爲守將所囚。於是蒙古兵又嘗侵宋，淮蜀一帶，兵革不息。只因蒙古屢有內訌，未發大軍，所以宋將尚能守禦。迨蒙哥汗嗣位，聞月里麻思已死，早思南侵，至是遂舉軍而南，留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是時川、陝一帶，雖有宋將蒲擇之、劉整、楊立、張實、楊大淵等，據險防守，奈遇着蒙古軍馬，無不披靡。蒙哥汗南渡嘉陵江，入劍門，守將楊立戰死，張實被擒，蒲擇之、劉整等守成都，亦被蒙古前鋒紐璘（一作紐埒）攻陷，擇之等敗潰。及蒙哥汗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進圍合州，先遣宋降將晉國寶，招諭守將王堅，堅不從。國寶還次峽口，被王堅遣將追還，執至閱武場，說他負國求榮，罪在不赦，當卽傳令斬首。便涕泣誓師，開城出戰，將士無不感奮，爭出死力相搏，戰至天晚，蒙哥汗不能取勝，退軍十里下寨。閱數日，復進薄城下，又被堅軍擊退。自是一攻一守，相持數月不下。蒙古前鋒將汪德臣，挑選精銳，決計力攻，當下繕備攻具，誓以必死，

遂於秋夜督兵登城，王堅亦飭軍力禦。鏖戰一夜，直至天明，城上下屍如山積。汪德臣憤呼道：「王堅快降！」語未畢，猛見一大石從頂擊下，連忙將首一偏，這飛石已壓着右肩，連手中所握的令旗，都被擊落。蒙古軍見主將受傷，自然緩攻，適值大雨傾盆，攻城梯折，只好相率退去，是夕，汪德臣斃命。

蒙哥汗因頓兵城外，將及半年，復遇良將傷斃，鬱怒中更帶悲傷，遂致成疾。合州城外有釣魚山，蒙哥汗登山養病，竟致不起，左右用二驢載屍。蒙以繪槥，北行而去，合州解圍。

蒙哥汗在位九年，沈毅寡言，不樂燕飲，宮禁亦嚴，雖后妃不得過制。遇有詔敕，必親自起草，數易乃定；因此羣臣不得擅政。素精騎射，好畋獵，只酷信卜筮，不無缺點，廟號憲宗。

親王末哥等，遂以凶聞訃中外。時忽必烈方將兵渡淮，直至黃坡，接着憲宗死耗，諸將請北還。忽必烈道：「我前時受先皇敕命，東西並舉，今已越淮南下，豈可無功即還？況兀良合台已平交趾，正好約他夾擊；就使不能滅宋，也好叫他喪膽呢？」正說着，旁有人進言道：「長江向稱天險，宋恃此立國，勢必死守，我軍非破他一陣，不足揚威，末將願當此任！」忽必烈視之，乃是大將董文炳。便道：「很好！你就引左哨軍前去。」文炳領命，與弟文用等去訖。

忽必烈乃遣人齎書，往送兀良合台，一面統帶全軍，出應董文炳。文炳令弟文用等，駕着艨艟大艦，鼓棹渡江，自率馬軍在岸搏戰。宋軍沿江扼守，倒也不少，江中亦有大舟紮住，奈都是酒囊飯袋，遇着蒙古軍來，未戰先怯，就使勉强接仗，也沒有一些勇氣，文炳兄弟，水陸大進，殺得宋軍東倒西歪，望風股栗。至忽必烈驅軍進發，文炳軍已過江了。

次日全師畢濟，破臨江，入瑞州，合軍圍鄂，南宋大震，用了一個奸邪貪佞的賈似道，集軍漢陽，爲鄂州援，似道毫無膽略，逗留中道，諸將亦不遵約束。會聞鄂州守將張勝敗死，城中死傷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心腹將王哀，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部下郝經諫道：「今國遭大喪，神器無主，宗族諸王，孰不窺伺，倘或先發制人，抗阻大王，勢且腹背受敵。不如與宋議和，即日北歸，別遣一軍迎先帝靈輿，收取帝璽，召集諸王會喪。議定嗣位，那時大王應天順人，自可坐登大寶了。」

忽必烈大悟，遂與宋京定議，令納江北地，及歲奉銀絹各二十萬，乃退兵北旋。兀良合台方東應忽必烈軍，引師攻潭州，嗣得議和消息，移師而東，及至鄂，聞忽必烈已還，遂亦北去。賈似道反令夏貴等，殺他殿卒百餘人，詐稱諸軍大捷，獻俘宋廷，昏頭磕腦的宋理宗，竟信他有再造功，召使還朝，封衛國公，大加寵眷，眞正奇事！

話分兩頭，且說忽必烈北還燕京，聞途中方括民兵，託詞憲宗遺命。忽必烈道：「我兵已足，何用括民。此必和林陰圖變亂，所以有此創舉。」隨出示縱還民兵，人心大悅，進至

開平，諸王末哥、哈丹、塔齊爾等俱來會，願戴忽必烈爲太汗。忽必烈辭不敢受，嗣接西域旭烈兀來書，內稱西征軍已振旅班師，並殷勤勸進。忽必烈遂允所請，不待庫里爾泰會推許，竟登大位。是時姚樞、廉希憲等，方膺重任，上馬殺賊，下馬能文，乃承旨草詔，頒告天下道：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驃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鉅臣，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中，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順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托，敢忘列

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此旨下後，又仿中夏建元的體例，定爲中統元年。其敕文云：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太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與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爲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爲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於戲！秉籙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予至懷！

建元既定，乃敕修官制。先是成吉思汗，起自朔方，部落野處，設官甚簡，最重要的叫作斷事官，兼掌政刑，統兵官叫作萬戶，餘無別稱。後仿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忽必烈即位，命劉秉忠、許衡，酌定內外官制；總政務的叫作中書省，握兵權的叫作樞密院，司黜陟的叫作御史臺；其次有寺、監、院、司、衞、府。外官有行省、行臺、宣撫、廉訪，牧民長官，有路有府，有州有縣；官有常職，食有常祿，大約以蒙古人爲長，漢人、南人爲副，一代規模，創始完備。正在百度紛紜的時候，忽報少弟阿里不哥，也居然稱帝和林了。

原來阿里不哥，聞憲宗已殂，遂分遣心腹，易置將佐，並聯絡憲宗諸子，及定宗察合台子弟，開庫里爾泰會，自稱大汗。命部下劉太平、霍魯懷等，乘傳至燕京。不意廉希憲已先至京兆，遣人誘執太平魯懷，繫諸獄中。六盤守將渾塔噶，正擧兵應和林，希憲不待請旨，即遣總帥汪良臣，率秦、鞏諸軍往討。忽必烈亦遣諸王哈丹，率軍來會，擊斃渾塔噶。希憲乃自劾擅命遣將諸罪。忽必烈下敕嘉獎，反賜他金虎符，行省秦蜀，自統軍攻阿里不哥，與戰於錫默圖地方。阿里不哥敗遁，忽必烈乃引軍還，嗣從劉秉忠請遷都燕京，在位五年，復改中統爲至元。後又建國號曰元，也是秉忠所擬定的。曾記得有一敕云：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且皆徇百姓見聞之偶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草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玆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非爲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小子此後敍述，稱蒙古爲元朝，又因至元十六年，忽必烈汗滅宋，奄有中國，歿後廟號世祖，所以後文亦竟稱元世祖。閱者不要誤會，說我稱號兩歧。爰系以七絕一首道：

華夏由來屬漢家，何圖宋後徧胡笳？史官據事鋪揚慣，我亦隨書不避瑕。

欲知元朝混一情形，請看官續閱下回。

本回敍蒙哥、忽必烈之紹續，而首挿兩軍遠征一段，所以承前回之末，接入本回正傳，非好爲蕪雜也。有兀良合台之平西南，有旭烈兀之平西域，於是蒙哥汗決意侵宋。著書人詳於西征，略於南下，蓋因宋史當自成演義，不必瑣述，蠻戎各方，他處罕見，即元史亦多從略，悉心裒錄，正所以示特長耳。忽必烈班師稱汗，改元立號，雖隱啓紛爭之禍，而化野爲文，入長中原，實於此基之。迭錄原敕，未始非保存國粹之意。主非漢人，而文則從漢，故宋亡而文不亡，用夏變夷，此之謂歟？

第二十一回　守襄陽力屈五年　覆厓山功成一統

却說元世祖即位，曾遣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爲國信使，翰林待制何源，禮部郎中劉人傑爲副，赴宋修好。宋少師衞國公賈似道，以前時稱臣納幣，乃是權宜的計策，未曾稟聞理宗，此次北使到來，定要機關敗露，瞞了一日好一日，不如將來使幽禁，省得洩漏奸謀，遂將郝經等數人，幽往眞州忠勇軍營。郝經屢上書宋帝，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統被賈似道一手抹煞，並不見報。元世祖待使未歸，復遣人質問宋帥李庭芝，庭芝據實奏聞，也似石沈東海，毫無影響。於是元世祖擬舉兵攻宋，頒諭各路將帥道：

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師。尙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當宣布腹心，明諭將士。各當

自勉，毋待朕命！

是時阿里不哥，雖已敗遁，尚有餘黨未靖，且因元江淮都督李璮，居心反覆，嘗把恫疑虛嚇的言詞，入奏世祖，因此攻宋的詔敕，頒發於中統二年，各路兵馬，尚未大舉。三年春季，李璮竟以京東降宋，世祖大怒，立遣史天澤總諸道兵，攻李璮於濟南，長圍數月，破城擒璮，支解以徇。五年，世祖復改元，稱爲至元。阿里不哥率衆來降，世祖以兄弟至親，格外赦宥，免他罪名。由是內訌悉平，壹意對外。

適宋潼川副使劉整，爲賈似道所嫉忌，籍瀘州十五郡，歸降元朝。整係南宋驍將，且盡知國事虛實，至此爲元所用，授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遂與元帥阿朮，同心籌畫，議築白河口城，斷宋餉道，進規襄陽。宋四川宣撫使呂文德，阿附似道，好爲大言，聞劉整築城消息，毫不介意。且謂襄陽城池堅深，兵儲可支十年，元兵即來，亦不足憚。襄陽守將呂文煥，遣人報知文德，請先事預防，反見斥責。待劉整築城已就，遂與阿朮合兵攻襄陽。文煥登陴固守，數月未下，元世祖復遣史天澤等，督師援應。天澤到襄陽，見城高濠闊，料非旦夕可破，遂築起長圍，聯絡諸堡，把一座襄陽城，圍得鐵桶相似，水洩不通。

那時宋理宗已經歸天，太子禥循例嗣統，號爲度宗。度宗昏庸，過于乃父，一經登基，便封賈似道爲太師，倍加寵眷。似道入朝，度宗必答拜，有所諮詢，必稱師相；因此這位賈太師，越加尊嚴，一班蠅營狗苟的賊臣，且拍牛吹馬，稱似道爲周公。似道益發刁狡，屢求

辭職，甚至度宗拜留，爲之泣下。且恐他不別而去，令衞卒夜臥第外，監住行踪。後復命他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且就西湖中的葛嶺，替他築起大厦，以資休養，總道他是擎天柱石，保國元勳。他遂頤指氣使，無論軍國重事，總須先行關白，方可舉行，朝右大臣，偶或齟齬，立加竄逐；或因度宗稍有可否，卽稱疾求去，以故言路壅塞，苞苴公行。這度宗也全然昏迷，鎭日裏宴坐深宮，與嬪妃等飮酒調情，樂得將國家政務，付與師相。師相恰日居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築多寶閣，取了一個宮人葉氏，作爲己妾。他尙嫌不足，常令手下密訪美姝，如果姿色可人，任他是倡妓，是尼覡：一古腦兒招入宅中，日夕肆淫。還有一樁最喜歡的事情，乃是與羣妾鬬蟋蟀兒，自是累日不出，有詔令六日一朝，繼復令十日一朝，他還是不能遵旨，陽奉陰違。那時襄陽日危，呂文煥連歲支持，很是惶急，一面向呂文德乞援，一面請賈似道濟師。呂文德疽發背死，女夫范文虎代任，與乃翁同一糊塗，那裏肯發兵往援。賈似道沒有別策，總教瞞着一個主人翁，便算妙計。

一日入朝，度宗問道：「襄陽被圍，已有三年，如何是好？」似道佛然道：「北兵已退，這語從何處得來？」度宗道：「日前有女嬪言及，因此懷疑。」似道問女嬪姓氏，度宗不答，似道又要求去，經度宗固留不從。度宗沒法，只好將女嬪遣出，活活賜死。可憐這紅粉佳人，只爲了一句話兒，平白地喪了性命！廷臣見這般情形，那個敢再言邊事。

旣而似道良心發現，飭李庭芝往援襄陽，又被這范文虎從旁阻撓，多方牽掣。後來文虎

奉旨促師，沒奈何督兵十萬，進至鹿門，被元將阿朮截殺一陣，嚇得心膽俱裂，連忙逃走。李庭芝聞文虎敗還，特遣勇將張順、張貴率銳卒往襄陽。兩將乘漢水方漲，鼓舟而進，至高頭港口，滿江紮着敵艦，幾乎無縫可鑽。張貴冒險殺入，張順後繼，竟衝開一條走路，直抵襄陽城下。城卒出來接應，把張貴迎入，獨不見張順。過了數日，江上始浮出順屍，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方知張順已死了。張貴見城中大困，募死士二人，遣赴范文虎處乞援。返報如約，貴遂辭別文煥，突圍東行，既出險地，已是天晚，望見前面來了無數軍艦，總道是援軍過來，急忙歡迎。誰知來舟統是元軍，一時不能趨避，被困在垓心，殺傷殆盡。張貴身受數十創，力盡被執，不屈而死。嗣是襄陽絕援。

未幾，樊城又失。樊城與襄陽爲犄角，守將范天順、牛富，本與呂文煥誓約死守。至是兩將戰死，襄陽益孤。元兵復用西域人所獻新砲，攻破襄陽外郛，內城益急。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元將阿里海涯，復招諭城中道：「爾等拒守孤城，至今五年，爲主盡忠，也是應分的事情；但勢孤援絕，徒害生靈，爾心何忍？若能納款歸降，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憑你等酌擇！」又折矢與文煥爲誓，文煥乃出降，偕阿道海涯朝燕，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與劉整一體重用。

襄、樊既失，江南失險，警報連達宋廷。給事中陳宜中上疏，歸咎范文虎，乞即行正法。賈太師暗中庇助，止降一官。就是度宗優禮似道，也始終勿衰。似道母死，詔用天子鹵

簿飾葬，並令似道墨經還朝。師相的氣燄未衰，主子的福壽已盡。度宗病逝，子㬎立，年僅四齡，由太后謝氏臨朝聽政，仍把那元惡大憝，倚作長城。惹得元主連番下詔，數賈似道背盟拘使的罪名，飭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忙兀、遜都思、塔出等，及降將劉整、呂文煥大舉南侵。途次天澤遇病，有旨召還，飭各軍統歸伯顏節制。伯顏遂分各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別命忙兀東出揚州，以劉整將騎兵爲先行，旌旗招颭，戈戟縱橫。看官！你想這區區南宋，還能保得住麼？伯顏軍順漢水南下，屠沙洋鎮，擒守將王虎臣；破新郢城，殺都統邊居誼；進拔陽邏堡，走淮西置制使夏貴；取鄂州，降城守張晏然、程鵬飛。

宋廷大懼，只得請出這三朝元老，督領諸路軍馬，抵禦元軍，可奈諸路將士，統已離心，陳奕以黃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都奉款降元，連賈太師極力庇護的范文虎，也居然反顏迎敵，叩首阿朮軍前。元朝雖亡了史天澤，死了劉整，銳氣仍然未衰。賈似道聞劉整死，還自稱天助，調集精兵十三萬人，陸續起行。前哨委了孫虎臣，中權委了夏貴，自己帶着後軍，出駐江上。元伯顏率同阿朮，渡江南來，與虎臣軍遇着，兩下接戰，砲聲如雷，虎臣懼甚，忙過其妾所乘舟。大衆疑他遁走，頓時散亂。夏貴以虎臣新進，權出己上，本已事前觀望，此時亦不戰而奔。剩了似道一軍，還有什麼能耐，索性也走了他孃，管什麼國計民生！

元兵趁勢殘殺，江水盡赤。於是鎮江、寧國、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去，太平、和州、無

爲軍，俱相繼降元。似道還想奉幣請和，遣使至元軍，被伯顏拒絕。奔至揚州，束手無策，只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謝氏不許。廷臣窺見微旨，遂連劾似道，陳宜中初得似道援，驟登政府，至是也奏請誅逐。乃罷似道平章都督，並遣元使郝經等北歸。一面下詔勤王，諸將多不至。只鄂州都統張世傑，率師入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赴難，湖南提刑李芾，也募壯士三千人，令將吏統帶，東出勤王。無如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建康守將趙溍，棄城先遁，元伯顏安然入城，宋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建康被陷，料知宋不可爲，扼吭而死。元兵遂長驅入常州，下無錫，宋廷亟命張世傑總統人馬，分道拒敵，稍稍得手。

元世祖復遣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南來，還有意與宋議和。希賢至建康，與伯顏會晤，請兵自衞。伯顏道：「行人在言不在兵，兵多反招疑忌。」嗣經希賢固請，發兵五百名送行。到了獨松關，宋守將張濡部曲，不分皂白，竟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及伯顏遣書詰責，宋廷遣使答報，只說是邊將所爲，未曾稟報。伯顏再遣議事官張羽，同宋使返臨安，不意到了平江，又被殺死。

元兵愈加氣憤，直逼揚州，李庭芝遣將苗再成、姜才等，率兵阻截，皆敗績。接連是荊南被陷，嘉定諸城叛去。軍報日緊一日，於是張世傑大出舟師，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屯駐焦山，連舟爲壘，示以必死。元阿朮登高遙望，想了一個火攻的計策，遂精選弓弩手，載舸直進，連發火箭，迭射宋軍。霎時間煙燄蔽江，篷檣俱焚，宋軍進退兩窮，相率赴水，師

勇、虎臣等，都截舟自遁。單剩了張世傑，已不能軍，只得奔回閩山，再請濟師。

是時王爚、陳宜中，並爲丞相，意見不協，各自求去。至世傑敗潰，王爚以二相在朝，反多顧忌，不如遣一人出督吳門。太后不從，爚遂乞罷，因免相，未幾遂卒。文天祥到臨安，上疏請分建四鎮，各專責成，亦不報。只把賈似道貶置循州，被監押官鄭虎臣拉死，總算爲天下雪憤！嗣是泰州失守，孫虎臣自殺，常州被屠，知州姚訔等戰死，劉師勇逸去，獨松關也被殘破，張濡不知去向。既而知州李芾，復殉難潭州，都統密佑，又遇害撫州。湖南、江西盡爲元有。宋廷又遣工部侍郎柳岳，赴元軍請平。伯顏憤然道：「汝國執戮我行人，所以興師問罪。從前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統是汝國祖制。汝國何不遵行？況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今亦由小兒失國，天道不爽，何必多言？」柳岳不得已還朝。復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再至元軍，求稱姪納幣。伯顏不從。降稱姪孫，亦不見許。陸秀夫還，陳宜中奏白太后，請再使元軍，求封爲小國。太后依議，仍令柳岳賫表前行。到高郵被民人嵇聳所殺。

元兵進降嘉興，陷安吉，直搗臨安，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自率衆背城一戰。陳宜中不以爲然，商諸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奉了傳國璽印，出降元軍，伯顏受璽，並召宜中出議降事，宜中惶懼，夜遁溫州。張世傑憤甚，與劉師勇、蘇劉義等，率所部入海。只文天祥尚是留着，太后令爲右丞相，如元軍議降。天祥辭去相職，竟赴元軍面責伯顏。伯顏將他拘住，遂遣將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圖籍符印，並脅宋太皇太后手詔諭降。

過了數日，遂擄帝㬎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只太皇太后謝氏，因疾暫留，後來亦被元兵舁出，送至燕都。惟度宗尚有二子，長名昰，封益王，年十一歲，次名昺，封廣王，年六歲。當臨安緊急時，與母楊淑妃潛行出城，奔至溫州。陳宜中迎着，同航海赴福州，奉爲嗣皇帝，尊楊淑妃爲太后，同聽政。張世傑、蘇劉義、陸秀夫等繼至，復組織朝堂，仍命陳宜中爲左丞相，都督諸路軍馬。張世傑等任官有差。那時文天祥亦自鎭江逃歸，浮海至閩，楊太后令爲右丞相。嗣與宜中議事未協，出督南劍州。

元兵一面入廣州，擢鋒軍將黃俊戰死。一面破揚州，宋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被執，勸降不從，俱被害。閩中因此被兵，任你文天祥開府招軍，張世傑傳檄勤王，都弄得落花流水，不見成功，帝昰與太后楊氏，舍陸登舟，今日走這裏，明日走那裏，受盡驚風駭浪，支持到兩年有餘，可憐那十餘歲的小皇帝，已受了急驚病，到了硐州，一命嗚呼！再立這幼弟昺，年僅八齡。陳宜中遁死海南，用陸秀夫爲左丞相，與張世傑共秉朝政。秀夫正笏垂紳，猶把那大學章句，訓導嗣君。

嗣聞元兵又至，復逃至厓山。元將張弘範，潛師至潮陽，先襲執了文天祥，復進兵厓山。張世傑又用這聯舟爲壘的法兒，守住峽口，復用水泥塗艦，防備火攻。張弘範倒也沒法，只遣人招降，世傑不許。弘範分兵堵截，斷宋軍樵汲孔道。宋軍大困。元兵復四面攻擊，不由宋軍不走，就是赤膽忠心的張世傑，也只好斷維突圍，帶着十六舟，奪港自去。陸秀夫

先驅妻子入海，自負幼帝同溺。太后楊氏撫膺大慟道：「我忍死至此，無非爲了趙氏一塊肉，今還有甚麼望頭？」也赴海死。世傑至海陵山下，適遇颶風大作，遂焚香禱天道：「我爲趙氏，也算竭力，一君亡，又立一君。今又亡了，我尚未死，還望敵軍退後，別立趙氏以存宗祀。若天意應亡趙氏，風伯有靈，速覆我舟！」言已，舟果覆，世傑亦溺死。

宋自太祖至帝昺，共三百二十年，若從南渡算起，共一百五十二年。小子走筆至此，也覺滿腹悽愴，欲做一首弔宋詩，想了半晌，竟無一字，只記得文信國（文天祥封信國公）目擊厓山詩，很是沈痛。諸君試一閱看，其詩曰：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忻趙人怨；大風吹砂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
兵家勝負常不一，干戈紛紛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羞！
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閒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當！
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可睹！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為人擒。
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
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鷸蚌；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河帶吞。
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雄誰雌頃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渾。
昨朝南船滿崖岸，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船鼾睡聲。

北家去軍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惟有孤臣淚兩垂，明明不敢向人啼。
六飛杳靄知何處，大水茫茫隔煙霧；我期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欲知文信國後事，試看下回便知。

本回敍南宋亡國，獨於攻守襄陽事，敍述較詳，蓋襄陽爲南宋咽喉，襄陽一失，南宋之亡，可翹足待也。外此俱從簡略，隨筆敍上，此由宋史當有專屬，不必于元史中詳述。惟於賈似道、陳宜中之誤國，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之盡忠，仍行表白。彰善癉惡，史家之責，著書人夙存此志，不嫌煩複也。且觀其全回用筆，一氣趕下，「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此文似之。

第二十二回　漁色徇財計臣致亂　表忠流血信國成仁

却說元將張弘範，既破厓山，置酒大會，邀文天祥入座，語他道：「汝國已亡，丞相忠孝已盡，若能把事宋的誠心，改作事元，難道不好作太平宰相麼！」天祥流涕道：「國亡不能救，做人臣的死有餘辜，況敢貪生事敵麼！天祥不敢聞命！」弘範也稱他忠義，遣使送天祥赴燕，弘範亦率軍北還，只有一個西僧楊璉眞珈，曾掌教江南，借了元兵勢力，到處奸淫婦女，並發掘宋朝陵寢，及大臣墳墓，凡一百餘所，陵墓裏面的金玉，盡行掠取，不必說了，他還想將諸陵屍骨，與牛馬枯骼，聚作一堆，作爲鎭南浮屠。虧得會稽人唐珏，目不忍覩，典鬻借貸，湊得百金，陰召諸惡少飲酒，席間泣語道：「你我皆宋人，坐看陵骨暴露何以爲情？我擬竊取陵骨，易以他骨，望諸君助我臂力！」諸惡少許諾，乃於夜間易取陵骨，邀與唐珏。珏已造石函六具，刻紀年一字爲號，隨號收殯，瘞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立塚上，作爲標識，後人纔曉得宋帝遺骸，不與畜類爲伍，這也可謂宋祖有靈了。

張弘範北還後，未幾病卒，此外開國功臣，或亦因百戰身疲，相繼謝世。還有一位賢德皇后，也於滅宋後兩年，抱病而終。后弘吉刺氏，係德薛禪的孫女，父名按陳，從前太祖后孛

兒帖，與按陳爲姊弟行，太宗時，曾賜號按陳爲國舅，封王爵，令統弘吉剌部，且約生女爲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絕，所以有元一代的皇后，多出自弘吉剌氏。世祖后天性明敏，曉暢事機，宋帝㬎被虜，入朝燕都，宮廷皆歡賀，惟后不樂，世祖道：「我今平江南，從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何爲獨無歡容！」后跪奏道：「從古無千年不敗的國家，我子孫若能幸免，方爲可賀！」世祖默然，又嘗把南宋珍寶，聚置殿廷，令后徧視，后一覽即去。世祖徐問所欲，后復答道：「宋祖歷年積蓄，留與子孫，子孫不能守，爲我朝有，難道我忍私取嗎？」是時宋太后全氏至京，不服水土，后嘗代他乞奏，遣回江南。世祖不允，且語道：「你等婦人，沒有遠慮，今日若遣他南歸，倘或浮言一動，反令我沒法保全，倒不如留他在此，時加存卹，令他安養便罷。」后聞言，格外厚待金太后。外此如婉言進諫，隨時匡正，恰非小子所能盡述。

自后歿後，繼后係故后從姪女，仍是弘吉剌氏，雖史家也稱他賢德，究竟不及故后；且因世祖年邁，輒預聞朝政，未免貽誚司晨。世祖待遇繼后，亦不及從前的愛敬，所以採選民女，時有所聞；又嘗游幸上都，托詞避暑，其實是縱情聲色，借此圖歡。上都就是開平府，世祖稱燕京爲中都，所以號開平爲上都。上都裏面，舊有妃嬪等人，未曾南徙。蒙俗本沒甚廉恥，做阿弟的可收兄妻，做兒子的可烝父妾，就是淫奔苟合，易妻掠婦的情事，大都數見不鮮，無所顧忌。這元世祖粗豪豁達，那裏願作柳下惠，魯男子，看了前朝的妃嬪，多半年

輕守孀，寂寂寡歡，樂得與他解悶，做一個風流天子，這妃嬪們見主子多情，自然順水使舟，迎雲作雨，還管甚麼名分不名分，節烈不節烈，所以羊車望幸，百轉柔腸，麀聚爲歡，五倫廢置。古人說得好，上行下必效！元世祖既這般同樂，那皇親國戚，公主駙馬，文臣武將，怎麼不相率效尤，上烝下淫，習成風氣！民間有奸淫等情，有司也不欲過問，且聞於歲首元宵，縱民爲非，淫汙宸極，穢瀆閨門，自古以來，也是罕見呢！

還有一樁連帶的關係，好色的人主，大率好財。世祖在位三年，就用了回人阿合馬，專理財賦。阿合馬竭智盡能，想出了兩條計策；一條是冶鐵；一條是榷鹽。從前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礦，官吏隨鐵多寡，作爲稅額，阿合馬欲大興鼓鑄，遂括民三千，日夕採冶，每歲輸鐵，定要他一百三萬七十斤，不准短少。於是冶鐵的民工，無論曾否如額，只好照數補足，這叫作整頓鐵冶的效果。河東素多鹽池，小民越境私販。價值較廉，競相買食，以此官鹽滯銷，歲課短絀，每年止七千五百兩。阿合馬請歲增五千兩，不問諸色兵民，皆要出稅，這叫作加增鹽課的效果。

世祖稱他爲能，遂擢爲平章政事。阿合馬得勢益橫，竟欲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還是廉希憲面折廷爭，方纔罷議，嗣復添立江南榷官，什麼榷茶運司，什麼轉運鹽使司，什麼宣課提舉司，多至五百餘人，大半是阿合馬的爪牙。他的子姪，不做參政，就做尚書，惱了廷臣崔斌，把他參奏一本，說他設官害民，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世祖雖略加採納，裁

併冗吏，奈始終寵任阿合馬，不以爲罪。尋遷斌爲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遂乘機報復，遣使清算江淮錢穀，揑稱左丞崔斌，與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私自勾結，盜取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應命官查勘治罪。世祖准奏，令都事劉正往驗，查無實證，參政張澍等，奉旨再往，迎合阿合馬微意，竟將崔斌等鍛鍊成獄，置諸死刑。

皇太子眞金（一作精吉木）。素懷仁孝，聞崔斌等已定死罪，方食投箸，急遣快足止住，已是不及。於是遠近咸憤，民怨沸騰，益都千戶王著，密鑄大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擬擊殺阿合馬。適皇太子從帝赴上都，留阿合馬守燕京，著遂遣二僧至中書詐稱太子還都作佛事，被禁衞高觿、張九思盤詰，倉卒失對，遂將二僧拘訊，尚未得供，不意樞密副使張易，又受了僞太子命，率兵至東宮。高觿問他來意，易與附耳道：「太子有敕，速誅左相阿合馬。」這語一傳，弄得各人似信非信，不得不遣使出迎。王著令黨人冒稱太子，見一個，殺一個，奪馬馳入建德門。時已二鼓，至東宮前，傳呼百官，阿合馬揚鞭而來，被王著手下的黨羽，推墜馬下，責他欺君害民，立出銅鎚，擊他腦袋，甫一下，即腦漿迸出，仆地死了。又殺死中書郝鎭，拘執右丞張惠。頓時禁中大鬧，秩序紊亂。高觿、張九思開門呼道：「這是賊人倡亂，那裏是眞皇太子？」便叱衞士速捕亂黨。留守布敦，持梃擊倒僞太子，亂黨遂奔，被擒數十名。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高觿等亟遣報上都，世祖聞報，立命和爾郭斯馳歸討逆，拏住高和尚及張易與王著，皆棄市。著臨刑大呼道：「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日雖死，

他日必令人記念，我死也值得了！」

亂已定，世祖已返燕都，還道阿合馬等寃死，擬加撫卹。樞密副使孛羅（一作博羅），歷陳阿合馬罪狀，方大怒道：「該殺！該殺！只難爲了王著。」復命剖棺戮屍，縱犬拖食，人民聚觀，無不稱快。阿合馬家產，籍沒充公，復逮其子忽辛（一作湖遜）至。忽辛時爲江淮右丞，既被逮，敕廷臣雜問。忽辛歷指道：「汝等曾受我家錢財，怎麼問我？」嗣至參知政事張雄飛，先問忽辛道：「我曾受過你家錢財否？」忽辛答稱沒有，雄飛道：「如此說來，我應當問你！」遂審實忽辛的罪名，正法伏辜。世祖復聞郝鎮黨惡，亦令戮屍。還有右丞耿仁，與郝鎮同罪，下獄論死。其餘姦黨，一律罷黜，並汰冗官七百十四人，罷官署二百餘所，內外總算一清。

世祖乃加意求治，遣都實（一作篤什）窮探河源，命郭守敬定授時曆，焚毀道書，創始海運，詔諸路歲擧儒吏，蠲免燕南、河北、山東逋賦。召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擧浙東學校，統是一時美政，傳播人口。

忽有閩僧上言，報稱土星犯帝座，防有內變。世祖本尊崇僧侶，曾拜拔思巴爲帝師，皈依釋敎，至是聞閩僧告變，自不免迷信起來。且因平宋以後，江南多盜，漳州民陳桂龍，及兄子陳弔眼，起兵據高安砦。建寧路總管黃華，叛據崇安、浦城等縣，自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福州民林天成，也揭竿相應。又有廣州民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號羅平國，

稱延康年號。雖經諸路元帥，勦撫兼施，或殺或降，然大勢尚未平定。自閩僧告變後，復聞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得匿名揭帖，內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起事，定卜成功，願丞相無憂等語！先是帝㬎被虜，至燕京，降封瀛國公，令與宋宗室大臣，寓居蓑城葦。既得揭帖，乃將蓑城葦撤去，遷瀛國公及宋宗室至上都。疑丞相爲文天祥，有旨召見。

天祥初入燕，至樞密院，見使相孛羅。孛羅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仰首自言道：「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沒有，天祥今日，願求早死！」孛羅道：「汝謂有興有廢，試問從盤古至今，有幾帝幾王？」天祥道：「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應考博學鴻詞，何必泛論？」孛羅道：「汝不肯說興廢事，到也罷了，但汝既奉了主命，把宗廟土地與人，何故復逃？」天祥道：「奉國與人，是謂賣國，賣國的人，只知求榮，還願逃去麼？我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即被拘執，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死；但因度宗二子，猶在浙東，老母亦尚在粵，是以忍死奔歸！」孛羅道：「棄德祐嗣君（德祐係帝㬎年號），別立二王，好算得忠麼？」天祥道：「古人有言：『社稷爲重，君爲輕』，我別立君主，無非爲社稷計算！從懷愍而北，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非忠，從高宗爲忠。」孛羅幾不能答。忽又道：「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你立二王，並非正道，莫不是圖篡不成？」天祥大聲道：「景炎（帝昰年號）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難道是不正麼？

德祐去位，景炎乃立，難道是圖篡麼？陳丞相承太皇命，奉二王出宮，難道是無所受命麼？」說得孛羅面赤頰紅，變羞成怒道：「你立二王，究有何功？」天祥道：「立君所以存宗社，存一日，盡臣子一日的責任，管甚麼有功無功？」孛羅復道：「既知無功，何必再立？」天祥亦憤憤道：「汝亦有君主，汝亦有父母，譬如父母有疾，明知年老將死，斷沒有不下藥的道理！總教吾盡吾心，纔算無愧，若有效與否，聽諸天命！天祥今日，一死報國，便算了事，何必多言！」

孛羅即欲殺天祥，還是世祖及廉、許各大臣，憐他孤忠，不欲用刑。至謠言迭起，召諭天祥，要他變志事元，即拜丞相，天祥答道：「天祥係宋朝宰相，不能再事二姓，請即賜死，便算君恩！」世祖心猶未忍，麾之使下，經孛羅等進諫，不如從天祥志，免生謠諑，世祖乃下詔殺天祥。

天祥被押至柴市，態度從容，語吏卒道：「吾事畢了。」南向再拜，乃就刑。年四十七歲，忽又有詔敕傳到，令停刑勿殺，事已無及。返報世祖。並呈天祥衣帶贊，大書三十二字，分作八句。看官記着，首二句是：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中二句是：惟其義盡，是以仁至；末四句是：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世祖連讀連歎，且太息道：「好男子！好男子！可惜不肯爲我用，現已死了，奈何！」乃贈天祥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設壇祭醊。飭孛羅行奠禮。孛羅方臨壇奠爵，忽然狂飈大作，燭滅烟銷，上面

擺着的神主，好似生有兩翼，陡然騰起，捲入雲中，孛羅大驚，乃令改書神主，寫着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數字，倉皇祭畢，天始開霽。燕京人民，相率駭異。

天祥廬陵人，所居對文筆峯，因自號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一下筆，便數千言。流離中感慨悲悼，一發於詩，閱者見之，莫不流涕。其妻歐陽氏收天祥屍，面色如生，義士張毅甫，給資歸葬，適母夫人曾氏遺柩，亦由家人自粵奉歸，同日至城下，相傳爲忠孝的報應。後儒有輓文丞相詩二首道：

塵海馬能活壑舟？燕臺從此築詩囚；雪霜萬里孤臣老，光嶽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天地無窮草木愁。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天祥一死，謠言漸靖，不意遼東來一警報，說是十多萬大兵，俱死在日本海中了。是何原因，請看下回。

讀元奸臣阿合馬傳，令人生恨，莫不欲舉刀斫之。讀宋忠臣文天祥傳，令人起敬，莫不欲頂禮奉之，可見天道雖或無憑，人心尚有公理。是回前敘阿合馬事，後敘文天祥事，一則顯揭其奸，一則詳述其忠，語淺意深，老嫗都解，較諸史傳之餉人，爲益尤大。史傳非盡人能讀，且非盡人得讀，獲此一編，非舉兩

弊而悉去之耶！此外雜以他事，有美有惡，雖循史家依事畢書之例，而盛衰之感，隱寓其中，不特簡略之分已也。

第二十三回　征日本全軍盡沒　討安南兩次無功

却說中國海東，有一日本國，與高麗國僅隔海峽，以其地近日出，故名日本。唐時曾遣使入貢，至元代征服高麗，與日本尙未通使。世祖至元二年，高麗人趙彝等，來元修好，奏稱日本可通，請世祖遣使東往。世祖本是個好大喜功的雄主，一聞趙彝等言，自然樂從。當於次年秋季，命兵部侍郎赫德，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爲副，齎國書東行。至高麗，國王王禃，亦遣使爲導，航海至日本。旣抵岸，未見有人出迎，只得西歸，世祖又命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復往，留居日本六月，全然不得慰問，也只好回來。

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作亂，倡議廢立，國王禃情急入朝，乞爲援師。世祖乃發兵萬人，送禃回國。會林衍已死，亂黨聞元軍大至，相率遠竄。禃復王位，高麗無事。乃復命秘書監趙良弼東往，幷飭高麗王禃，派人送至日本，期在必達。良弼到了日本，始終不見國王，只與日本官吏彌四郎相見，彌四郎引他至太宰府西守護所。據守吏言及，從前被高麗所紿，屢云上國要來伐我，所以不接來使。今聞上國好生惡殺，實出意料。可惜我國王京，去此尙遠，只好先遣人從使回報，他日再當通好等語。良弼無奈，乃遣從官張鐸，先偕日使二

十六人，馳還燕京。世祖召姚樞、許衡等入見，并問道：「日使此來，恐是受主差遣，來窺我國强弱，他稱由守護所差來，不盡確實，卿等以爲何如？」姚樞、許衡齊聲道：「誠如聖慮，現不應准他入見，只宜待他寬仁，看他以後作何對待，再作計較。」世祖點頭稱善。姚許退後，留日使居住客舍，兼旬不得召見。日使索然無味，即乞歸。趙良弼聞日使返國，也即啓程回來，嗣後良弼復往返一次，仍是徒勞跋涉。看官！這日本是東方舊國，也有君主臣民，爲什麽元朝行人，往來如織，他竟置諸不理，似癡聾一般哩！說來話長，小子不遑細敍，只好略說數語，令看官粗識原因。原來日本當日，藩臣擅權，方主閉關政策，首藩北條時宗，尤爲頑固，無論何國使臣，一概拒絕。元使入境，還算格外客氣，任他來去自由。至若遣使偕行，虛與周旋，是第一等好意。偏偏元主不明情由，硬要向他絮聒，反令他惱恨起來，決計謝絕。

至元十一年，高麗王王禃殂，世子睶襲爵，世祖以高麗歸順有年，把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遣嫁嗣王，并命他發兵五千，助征日本。於是命鳳州經略使實都，及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率大小舟九百艘，載水師一萬五千，會同高麗兵士，航海入日本境。日本聞元兵到來，也不遣將出戰，只令兵民守住要隘，堅壁以待。元兵路陌生疏，不敢鹵莽進攻，躭延了好幾日，費了若干糧餉，若干弓箭，迨至矢盡糧竭，不得已擄掠四境，捉住幾個日人奪了一些牛馬，便算了事，回來報命。

越年，世祖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等，往使日本，被他拒絕。到了至元十七年春間，再命杜世忠等東行，所賫國書，未免說得嚴厲，惱動了日本大臣，竟將杜世忠等殺死。那時世祖聞報，自然大怒，遂命右丞相阿嘍罕，右丞范文虎，及實都、洪茶邱等，調兵十萬，浩蕩東征。

阿嘍罕年老力衰，無志遠行，只因君命所委，不敢推辭，沒奈何硬着頭皮，率師東指。途中屢次延宕，及到高麗，竟逗留不進，只說是風水不利，未便行軍。嗣後接連會議，或說宜進兵壹歧島，可扼日本要口；或說宜先取平壺島，作屯兵地，然後轉攻壹歧。阿嘍罕茫無頭緒，未免心緒不寧，自是食不安，寢不眠，遂致老病復發，拜表辭職。未幾死於軍中。

世祖令左丞相安塔哈往代，尚未到軍，范文虎志欲圖功，從前受制阿嘍罕，不能自專，嘗譏他老朽無用，至阿嘍罕死後，軍中要推他爲統帥，一朝權在手，便把勢來行，當下出令發兵，竟望平壺島進發。平壺島四面皆水，日本人稱爲懸海，西面有五島相錯，叫作五龍山。元兵既到平壺島，一望無垠，方擬覓地寄泊，俄覺天昏地黑，四面陰霾，那車輪般的旋風，從海面騰起，頓時白浪翻騰，嘯聲大作。各舟盪搖無主，一班舵工水手，齊聲呼噪，舟內的將士，東倒西歪，有眩暈的，有嘔吐的，就是輕擧妄動的范文虎，也覺支持不定。當下各舟亂駛，隨風飄漾，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統是逃命要緊，不管甚麼軍令，竟帶着兵船數十艘，乘風自去。

范文虎見各船散走，心中焦急起來，忙飭大衆趨避五龍山。既到山下，檢點各舟，十成中已散去三四成。留着的兵艦，多半是帆折檣摧，篷傾舵側。歎息了一回，只得令兵士休息數天，將船中所有器械，漸漸修整。可奈海上的風勢，接連不斷，稍靜片刻，又是怒號。況此時正值涼秋天氣，商飈司令，不肯遽停。到了仲秋朔日，颶風復至，范文虎以下各將，懲着前轍，統嚇得魂不附體，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慌忙揀擇堅船，解纜西遁。

軍中失了主帥，又沒有完善的舟楫，進退無據，只有一個張百戶，算做最高的官長，當由軍士推戴，號爲張總管，聽他約束。張總管乘風勢少歇，令軍士登山伐木，修造船隻，意圖歸還。不料日本兵艦，竟從島中駛出，來殺元軍。看官！你想元軍雖有數萬，到此還能廝殺麼？你推我讓，彼驚此駭，結果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有二三萬人喪身刃下，有二三萬人溺斃海中，還有二三萬人，作日本俘囚。日本問是蒙古兵，高麗兵，盡行殺死。惟赦南人萬餘名，令作奴隸，後來逃還中國，只有三人。那時這位張總管，不知下落，想總是與波臣爲伍了。

范文虎逃歸後，報稱敗狀，並歸咎厲德彪、王國佐等，先自遁還，不受節制。嗣經安塔哈調查，厲德彪等，逃至高麗，將部兵遣散，自己也隱姓埋名，避匿他方。一時捕獲不着，遂成懸案。世祖復命安塔哈爲日本行省丞相，與右丞徹爾特穆爾，左丞劉二巴圖爾，募兵造舟，再圖大舉。中丞崔彧及淮西宣慰使昂吉爾，都上書諫阻，世祖不從，可巧占城抗命，有

事南征，只好將東征問題，暫時擱起一邊。

且說占城在交趾南方，舊稱占婆國。自兀良合台征服交趾後，曾遣使招致占城，未得實報。世祖令右丞唆都，引兵南下，就國立省。占城王子補的，負固不服，遂命唆都進討。唆都率戰船千艘，道出廣州，浮海至占城。占城發兵迎戰，號稱二十萬，兩軍在南海中，鏖鬭起來，魚龍避匿，鯨鱷潛蹤，自辰牌殺到午牌，未分勝負。唆都大憤，帶着敢死士數百名，鼓舟直進，各軍亦不敢怠慢，魚貫而入，頓將敵艦衝開，趁勢掩殺。占城兵不能抵禦，立刻奔潰，被殺及被溺的兵卒，共五萬人。唆都復進兵大浪湖，與占城兵再戰，又斬首數萬級，遂乘勢薄城，王子補的遁入山谷，城中乞降。

唆都入城撫民，擬窮追補的，忽來了占城大吏，名叫寶脫禿花，說是奉王子命，納款輸誠。唆都道：「既願歸降，應即來見！」寶脫禿花，只稱貢品未備，須延期數日，唆都照允，遣他歸去，轉瞬經旬，杳無音信。唆都方知是詐，引兵深入。轉戰至木城下，四面都是堡砦，不由唆都不懼，下令還軍。行未數里，刺斜裏忽閃出占城人馬，來截歸路，唆都猝不及防，幾乎被他躪躒。虧得衆軍死戰，方得走脫。檢點軍士，已是一半傷亡，只得退出占城，奏請濟師。

世祖封第九子脫歡爲鎭南王，令與左丞李恆，領兵南下，往會唆都軍。脫歡欲假道安南，乘便出占城，並命安南國王陳日烜，接濟軍糧。去使還報，日烜願隨力助餉，不肯假

道。脫歡不問允否，只管前進，行入安南，見境上俱有重兵紮住，拒絕元軍。乃紮住大營，整備與戰。安南管軍官阮盔，竟出兵接仗，不到數合，阮盔敗走。元軍奮勇驅入，殺得安南兵七零八亂，擒住安南將杜偉、杜祐。當下審問，始知日烜從兄陳峻，職封興道王，扼守界上，不許通道。脫歡遂行文招諭，敎他退兵開路，未見答覆。乃再麾兵深入，迭破要隘，獲安南大將段台，興道王陳峻遁走。

元軍在途中，拾得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致脫歡公文。內稱前奉詔敕，軍不入境，今因占城抗命，大軍經過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本國不能任咎。伏望仍遵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等語。脫歡閱畢，卽令書狀官覆文，略說：我朝命討占城，曾移文汝國，命汝開路備糧，不意汝違朝命，使興道王等提兵迎敵，射傷我軍。我軍不得已接戰。是禍及汝民，實由汝自己開衅。今與汝約，卽日收兵開道，安諭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犯；否則蹂躪汝國，毋貽後悔云云。

這書方發，忽由偵探來報，安南王日烜，調集軍船千餘艘，來助興道王拒戰了。脫歡道：「他既如此倔强，不如從速進兵。」遂督師親往，直抵富良江，只見江中排着一字兒戰船，高懸興道王旗幟，彩色鮮明。乃命將士駕筏前攻，大小並進，四面駛擊，奪得敵船二十餘艘，興道王復敗走。元軍縛筏爲橋，渡過江北，岸上統豎着木栅，由元軍用礮猛攻，守兵亦發礮還擊，聲震天地。到了晚間，來了安南使臣阮效銳，奉書謝罪，且請班師。脫歡不允，

次日復攻木栅，栅內已寂無一人。卽令軍士拆卸，通道進兵，逕薄安南城下。日烜已棄城遁去，其弟益稷，率屬迎降。脫歡入城，搜查宮內，毫無珍物，只留文牘等件，亦盡行抹毀，料知日烜已盡室而去，亟遣將士追襲，獲住官吏多人。惟日烜不知去向。是時唆都已引兵來會，奉脫歡命，亦窮追日烜，向南去訖。

脫歡寓居安南城，無糧可因，軍士亦多勞瘁。加以水土不服，瘴癘交侵，未免日有死亡。不得已議定退兵；於是出城北旋，仍抵富良江口；方登山伐木，以便築橋通渡，不防山林裏面，統是安南兵伏着，一聲呼嘯，伏兵四起，都惡狠狠的來殺元軍。元軍倉猝迎戰，紀律不整，軍械不全，眼見得爲敵所乘，有敗無勝。脫歡一面督戰，一面令軍役速築浮橋，等到橋可通人，岸上的元軍，已有一半受傷。脫歡先自過橋，留李恆斷後。那安南兵見元軍渡江，索性用着毒箭，順風四射。元軍且戰且行，橋狹人多，不堪普濟。更兼毒矢飛來，左右閃避，就使幸免箭鏃，也要失足落水。因此元軍各隊，不是中箭，就是被溺，好多時纔得渡完。李恆亦帶隊過來，右頰已受箭傷，血流滿面。安南兵尙思追逐，虧得元軍手快，把橋拆斷，方能止住追兵。這一番廝殺，元軍吃虧不小，狼狽入思明州，李恆創重死了。還有唆都一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里，追寇不及，中道折回。總道脫歡尙在故處，仍由原路還軍，誰知到了乾滿江，前後左右，統是安南兵殺到。唆都無從趨避，拚着命與他奮鬭。無奈殺開一重，又是一重，殺開兩重，又有兩重，等到殺透重圍，手下已是零落，身上亦受重傷；看看

前面又是江流，無橋可渡，後面的呼殺聲，尙是不絕，進退無路，投江而死。殘衆亦都隨着，撲通撲通的數十響，葬身魚腹去了。

世祖聞報，憤急的了不得，更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南往思明，歸鎭南王節制，再討安南。復命左丞相阿爾哈雅等，大徵各省兵，陸續接濟。吏部尙書劉宣，奏稱安南臣事已久，歲貢並未愆期，似在可赦之列。且鎭南王出兵方回，瘡痍未復，若再令進討，兵士未免寒心。況且南交一帶，蠻瘴甚深，不如少緩時日，徐作後圖。世祖覽奏，乃遣使往諭脫歡，令其自籌行止。脫歡覆稱從緩進行，惟日烜弟益稷，爲兄所逐，自拔來歸，應如何處置？請旨遵行云云。世祖乃令脫歡還軍，幷居益稷於鄂州，容圖後舉。

至元二十三年，詔封益稷爲安南國王，復命鎭南王脫歡，統率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軍，及漢軍七萬人，雲南軍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人，再伐安南，並納益稷。所有右丞阿八赤，程鵬飛暨參政樊楫以下，統歸鎭南王調遣，於是水陸並舉，分道南進。安南王陳日烜，聞元兵大舉，也分道防守。元兵銳氣大張，逢關即破，遇險即登，大小十七戰，都得勝仗，遂深入國都。日烜仍用舊法，棄城入海，脫歡再入城中，仍令將士航海追尋。看官你想，這大海茫茫，渺無津涯，憑你東尋西覓，那裏獲得住日烜，不過徒然跋涉，多勞軍士罷了。用兵數月，已是至元二十五年仲春，右丞阿八赤語脫歡道：「敵棄巢穴，遠竄入海，意將待吾疲敝，再出爭戰。我軍統是北人，到了春夏交季，瘴癘將作，何能支持！敵弗就擒，

吾糧且盡，不如退歸爲是！」脫歡遲疑未決，會日烜復遣使請降，乃頓兵待着。相持有日，仍無音耗。脫歡遣阿八赤等，沿海巡查，返報海口有安南兵。正擬遣兵往攻，奈天氣日炎，疫癘又作，所得險隘，連報失守，不得不率衆退還。那陳日烜恰是利害，從海上集衆三十萬，遶出安南國北方，到了東關，截住元軍歸路，連營以待。元軍也自防着，步步爲營。既近東關，偵知安南兵在前，各懷着小心，上前奪路。安南兵初次接戰，到也不甚起勁，只沿途散處，日與元軍戰數十合，他惟搶奪軍械，任他自走。迨元軍行至東關，面面皆山，安南兵都佔住山脚，差不多如螞蟻一般。元軍正在駭愕，不期敵軍隊裏，鼓聲一響，千萬桿箭鏃，復撲面飛來。正是：

日暮途窮天地黑，風淒血薄鬼神愁。

畢竟元兵如何抵禦？且看下回便知。

元世祖卽位以後，混一中原，宜乘此休養士民，修文偃武，古人放牛歸馬之風，何不可遵而行之？況元自太祖稱尊，至世祖滅宋，相傳其屠戮人數，共一千八百四十七萬有奇。既已統一海內，更宜止殺行仁，乃復窮兵東伐，黷武南征，天道惡盈，寧肯令其常勝耶？故無論阿嘍罕等之不足將兵，皇子脫歡等之未克料敵，而揆諸理數，亦斷無永久不敗之理。本回雖第述戰事，而於篇首之『好大喜功』四字，已評定世祖人品。以下逐節寫來，處處寓着譏刺，知寓戒之意深矣！

第二十四回　海都汗連兵構釁　乃顏王敗走遭擒

却說元軍至東關遇敵，被安南兵連放毒箭，將士又復遭傷，當下裹瘡力戰，還是殺不退敵兵。阿八赤、樊楫兩人，保住脫歡先行，只望突過東關，便好脫險。那安南兵偏專望大纛殺來，勢不可當，恁你阿八赤、樊楫等，努力衝突，總是無路可走。阿八赤遂語脫歡道：「王爺顧命要緊，須扮做兵士，混入各軍隊裏，莫令敵軍注目，方可逃生。我等願誓死報國了！」脫歡聞言，便卸下戰袍，帶着親卒，混入各軍隊裏，伺隙逃走。阿八赤、樊楫兩人，竟爾戰死。脫歡正偷出重圍，安南兵又復追上。幸前鋒蘇都爾，領了健卒，回身奮戰，纔將安南兵截住。可笑這位鎮南王脫歡，窮極智生，不敢徑行大道，只望僻處奔逃，虧此一著，保全性命。

到了思明州，敗軍始陸續奔來。仔細檢查，十死五六，比前次損失，還要加倍。脫歡惱喪異常，只好據實奏報。世祖以脫歡兩次敗還，勃然震怒，便下詔切責，令他留鎮揚州，終身不准入覲。一面擬另簡良將，指日再征。

尋得安南來使，貢入金人一座，且卑詞謝罪，方把南征事暫行擱置。是時連歲用兵，多半無功。只諸王相答吾兒（一作桑阿克達爾）及右丞台布等，分道攻緬國，還算得手，收降西南

夷十二部，直指緬城。緬國即今緬甸，與雲南接壤，役屬附近各部落，聲燄頗盛。至是爲元兵所敗，遁入白古。嗣復遣人乞降，願納歲幣，元軍方還。所有印度、暹羅及南洋羣島諸部落，亦聞風入貢，元威算徧及西南了。

世祖雄心未已，復擬歛財儲餉，再征日本及安南。盧世榮以言利邀寵，嘗自謂生財有法，不必擾民，可以增利。因即擢他爲右丞。他遂濫發交鈔，妄引匪人，專權攬勢，毒害吏民。嗣經陳天祥奏彈，方召世榮入朝對質，由世祖親自鞫訊，一一款服，纔命正法。

天下事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盧計臣方纔伏辜，皇太子偏又病劇。這皇太子便是眞金，起病的原因，自王著矯殺阿合馬，眞金心中，已不自安。到至元二十二年，忽有南臺御史，奏請內禪。臺臣以世祖精神矍鑠，定不准奏，遂將原奏擱起。其時盧世榮未戮，引用阿合馬餘黑，竟借公濟私，奏稱太子陰謀禪位，臺臣擅匿奏章。那時世祖未免忿怒，只因太子素來盡孝，還算勉强容忍，不加詰責。嗣被太子聞知，憂懼成疾，醫藥罔效，竟與老父長別，仙逝去了。

世祖方悲悼未休，忽西北一帶，警耗迭傳，竟有同族相殘的禍案，釀成分裂。於是接連用兵，擾擾了好幾十年。這亂源早已伏着，小子久思敍入；因恐文字夾雜，轉眩人目，不如總敍一回，省得枝枝節節。看官閱着，由小子一一敍來，原來元太祖即大汗位，至世祖統一神州，先後不過七十年，除亞細亞極北部，及亞細亞極南部外，全洲統爲元有，就是歐

洲東北土，亦爲元威所及，眞是一個大帝國，自中國黃帝以來，所絕無僅有的。當時蒙古諸王族，各有分土，最大者有四國，分述如下：

（一）伊兒汗國　自阿母、印度兩河以西，凡西方亞細亞一帶地，統歸管領，亦稱伊蘭王國，旭烈兀子孫，君臨於此，都城在瑪拉固阿。

（二）欽察汗國　在伊兒汗國北方，東自吉利吉思荒原，西至歐洲馬加境，舉禿納河（卽多瑙河）下流，及高加索以北地，統歸管領，或稱金黨汗國。拔都子孫，君臨於此，都城在薩萊。

（三）察合台汗國　阿母河東面，及西爾河東南，凡天山附近的西遼故土，統歸管領，察合台子孫，君臨於此，都城在阿力麻里。

（四）窩濶台汗國　凡阿爾泰山附近的乃蠻故土，統歸管領。窩濶台（卽太宗）子孫，君臨於此，以也迷里附近，作爲根據地。

這四汗國就封後，一切內政，由他自理，名義上仍由元主統馭。世祖乃建阿母河行省，監制伊兒、欽察兩汗國；置嶺北行省，監制窩濶台汗國，設阿力麻里及別失八里兩元帥府，監制察合台汗國。還有一班皇族宗親，分鎭滿洲，因立遼陽行省，作爲監督。總道是內外相維，上下相制，好作子孫帝王萬世基業。無如法立弊生，福兮禍倚。窩濶台汗國，自憲宗嗣位後，早懷不平。至世祖入繼，阿里不哥搆釁，太宗孫海都，爲窩濶台汗國首領，曾隱助阿

里不哥，謀傾世祖。阿里不哥敗亡，海都汗靜蓄兵力，志圖大逞。

是時察合台早死，其從孫亞兒古，爲察合台汗，與海都聯盟。世祖探知底細，遣使至察合台汗國，黜逐亞兒古，別立察合台族曾孫八剌爲汗。且命連結欽察汗國，與拔都孫蒙哥帖木兒彼此相倚，共制海都。誰知八剌不懷好意，反嗾使海都，合圖欽察汗國。海都引兵入欽察境，蒙哥帖木兒早已聞知，潛出兵襲擊海都後面。海都還軍抵敵，八剌又背了海都，竟將海都所侵地，佔據了去。海都憤不可遏，卑辭向欽察汗乞和，且得欽察援兵，殺退八剌。八剌很是刁狡，貽書海都，只說要乞師燕都，與他拼命。海都正防這着，不得已與他講和。由是三汗勾連，同會於怛羅斯河畔，模仿庫里爾泰會，推海都爲蒙古大汗。

海都傳檄伊兒汗國，令他一同推戴，共抗燕都。伊兒汗國的始祖，是旭烈兀，係世祖親弟，向來服從世祖。旭烈兀歿後，他子阿八哈，承父遺志，不肯附和海都。海都遂與八剌連兵，攻入伊兒汗國東境，一面約欽察汗、蒙哥帖木兒，侵略伊兒汗國西北。阿八哈頗有父風，熟嫻兵事，竟調集部衆，逆擊海都、八剌的連合軍。兩軍相遇，阿八哈略戰卽退，誘敵兵深入險地，用四面埋伏計，衝破敵兵。海都、八剌，幾乎被擒，幸虧逃走得快，方得保命。

阿八哈既戰退連合軍，復去迎截欽察兵。這欽察兵頗是利害，聞阿八哈到來，他竟退歸，至阿八哈回去，他復出來，弄得阿八哈疲於奔命，積勞成疾，未幾身死。子阿魯渾嗣立。阿八哈弟阿美德不服，屢與相爭。阿魯渾雖尙能支持，究竟內亂未平，不暇對外，所以

海都的勢燄，愈加鴟張，竟欲入逼燕都。

元廷早議往討，世祖以誼關宗族，不忍發兵，只遣使招諭。海都不肯應詔，乃遣皇子耶木罕為大帥，與憲宗子昔里吉，及木華黎孫安童，統兵防禦。不意昔里吉反叛應海都，竟將耶木罕、安童兩人，拘禁營中。那時世祖聞報，急令右丞相伯顏，率兵往救耶木罕等。伯顏兼程而進，聞昔里吉已導海都部衆，將入和林。於是火速進兵，遇昔里吉於鄂爾坤河畔。麾衆直前，攻破昔里吉營帳，救出耶木罕安童。昔里吉遁走。正擬乘勝窮追，忽來了燕都欽使，促伯顏還朝。

伯顏班師南歸，入見世祖，世祖語伯顏道：「海都未平，乃顏（一作納延）又復謀逆，所以促卿歸來，商決軍事。」伯顏應道：「乃顏也敢謀逆麼？究竟有無實據？」世祖道：「乃顏屢次徵兵，朕命行省闍里帖木兒不得輒發，聞他時出怨言，將來必要為逆了。」伯顏道：「西北諸王，多得很哩。若乃顏一反，脅從王族，恐怕亂禍蔓延。現不如乘他未發，遣使宣撫為是。」世祖問何人可遣？伯顏自請一行，遂奉旨去訖。

看官，你道乃顏究屬何人？原來就是太祖弟別勒古台的曾孫。別勒古台，曾受封廣寧路、恩州二城，以斡難、克魯倫兩河間，為駐牙地，子孫世襲為王。傳至乃顏，適當海都倡亂，受他運動，遂思徵兵助逆。

伯顏既奉命北行，車中滿載衣裘，每至一驛，輒把衣裘頒給，驛吏很是感激。及與乃顏

相見，反覆慰諭，乃顏含糊答應。伯顏窺出私意，料非口舌所能挽回，竟不待告辭，貪夜出走。驛吏爭獻健馬，遂得速遁。至乃顏發兵來追，已是馳出境外。

迨反報世祖，很是憂慮。宿衞使阿沙不花道：「欲討乃顏，須先安撫諸王，諸王歸命，乃顏勢孤，不怕不受擒了！」世祖稱善。便命他往說諸王。阿沙不花有口辯才，一入西北境內，就揚言乃顏投誠。諸王聞言，爲之氣沮，自是所如無阻，把諸王說得屏足斂容，不敢抗衡。

至阿沙不花歸還，世祖遂決議親征，用桑哥（一作僧格）爲尚書，斂財助餉。桑哥本盧世榮餘黨，一握政權，免不得暴斂橫征。世祖急於討逆，那裏管得許多。將要啓蹕，先遣諭北京等處宣慰司，令與乃顏部民，禁絕往來。所有京內兵吏，不得持弓挾矢，於是乘輿北發，肅靜無譁。

既入乃顏境內，見麾下將校，多與乃顏部兵，立馬相嚮，釋仗對語。世祖很以爲憂，左丞葉李密啓道：「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用計取。現看蒙古將士，與乃顏部多是親暱，那個還肯爲陛下出力？徒然勞師糜餉，不見成功。臣請令漢軍列前，用漢法督戰，再用大軍斷他後路，示以死鬭。乃顏玩視我軍，必不設備，待我大軍衝入，無慮不勝！」

世祖依言，諭左丞李庭等，部勒漢軍，充作前鋒。至撒兒都魯地方，見前面塵飛沙起，料知叛兵到來，便下令布陣，列馬以待。乃顏兵如排牆，號稱十萬，前哨頭目，名叫塔布

台，隨後的頭目，名叫金嘉努。乃顏自領中軍，疾馳而至。世祖麾軍與戰，廝殺了一日，未分勝敗，薄暮收軍。

次日世祖再督軍逆戰，乃顏堅壁不出，當卽還軍。兩下相持數日，彼此沒甚動靜，司農卿鐵哥獻議道：「乃顏不來出戰，明是有意頓兵，他欲待我師老，方來邀擊，若與他相持，正中詭計。現請布一疑陣，淆亂敵心，令他自行退去，纔可用奇兵制勝哩。」世祖問計將安出？由鐵哥附耳道：「如此如此！」世祖大喜，依計行事。

乃顏雖然堅守，每日偵探元軍。一夕，得偵騎來報，說是元主據着胡床，張蓋飲酒，態度很是從容，旁有大臣陪着，很是閒適，莫非長此駐紮不成。乃顏忙與塔布台等商議，塔布台道：「元主如此閑暇，定是兵糧饒足，我若與他久持，反受牽制，不如乘夜退去，據險扼守罷了。」乃顏被他一語，到也心動，便令部衆潛退。部衆得了歸命，巴不得卽日回去，頓時收拾行裝，全營忙亂。

事被李庭探悉，卽請世祖發令，引敢死士十餘人，執着火砲，夜入敵陣。乃顏部衆，正要奔走，不防砲火射入，聲如震雷，斯時大衆無心戀戰，便一鬨兒的逃散。李庭遂率漢軍奮擊，繼以玉昔帖木兒所領的蒙古軍，先後追殺，如虎逐羊，漢軍向被蒙古輕視，至此格外猛厲，顯些威風。蒙古軍見漢軍奮勇，也有爭功思想，顧不得甚麼情誼。況已得了勝仗，樂得乘勢驅逐，殺個爽快。只乃顏部衆，確是晦氣，走到東碰着漢軍，跑到西碰着蒙古軍，更且

黑夜迷濛，辨不出道路高低，就是幸免鋒刄，也因心慌脚亂，隨地亂仆。塔布台受創身死，金嘉努不知去向。乃顏抱頭亂竄，已達數里，正慮元軍追着，喘吁吁的縱轡急逃。不意道路崎嶇，馬行未穩，猛覺得一聲崩蹋，那馬足陷入泥淖中，竟將乃顏掀翻地下。殘衆只管自逃，一任元軍追到，將他擒去。看官，你想叛逆不道的罪犯，還能保全性命麽？梟首以後，還要分屍，這也毋庸瑣述。

世祖班師而囘，既到燕京，忽由遼東宣慰使塔出，飛驛馳奏，略說乃顏餘黨失都兒等，入犯咸平，請速濟師。世祖遂令皇子愛牙赤，領兵萬人，馳驛往援。時咸平東北一帶，多與乃顏連結，塔出恐他蔓延，急與麾下十二騎，星夜前行，沿途徵集數百人，直抵建州。適遇失都兒前軍，約有數千名，頭目叫作大撒拔都兒，來攻塔出。塔出毫不畏怯，當先陷陣，麾下數百人，也各自爲戰，以一當十，竟將大撒拔都兒殺退。

塔出兩中流矢，仍指揮自如，與未受痛楚一般。忽得偵報，叛黨從間道西出，將襲皇子愛牙赤軍，遂又調兵千名，繞道遮截。至懿州附近，與叛黨帖古歹相遇，兩陣對圓，只見帖古歹，執旗麾衆，意氣揚揚，塔出拈弓搭箭，颼的一聲，穿入敵陣，不偏不倚的中了帖古歹口中，鏃出項間，頓時墜馬身死，餘衆不戰自潰。塔出追至阿爾泰山，方纔收兵。

囘至懿州，懿州人民，焚香羅拜道旁，都涕泣道：「非宣慰公到此，吾輩無噍類了！」塔出下馬慰諭道：「今日逐出叛黨，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勇力，我有甚麽功績，勞汝等

敬禮？」遂慰諭人民，令他歸去；一面露布告捷，世祖下詔嘉獎，賞他明珠虎符，充蒙古兵萬戶。皇子愛牙赤亦引還。無如乃顏餘黨，尚是未靖，海都又屢寇和林，於是令皇孫鐵木耳（一作特穆爾），巡守遼河，右丞相伯顏，出鎭和林。小子有詩嘆道：

胡人好殺本無親，搆怨連年殺伐頻；為語前車宜後鑒，莫教骨肉未停勻！

畢竟叛黨能否平靖？容俟下回續陳。

海都構亂，兩汗響應，卽西北諸王如乃顏者，亦起而響應，是元代分裂之原因；卽爲蒙俗殘忍之報應。憲宗蒙哥，不經庫里爾泰會通過，卽竊據大位，妄肆殺戮。彼非應承大統之人，乃恃强稱帝，自殘同類，亦何怪宗族之解體乎？世祖得國，與乃兄無異，加以窮兵黷武，暴斂橫征，外患未靖，而內亂迭作，誰爲爲之，以至於此！幸其時猶稱全盛，不致遽亡；然履霜堅冰，其象已見，讀此回應爲之黯然！

第二十五回　明黜陟權奸伏法　愼戰守老將驕兵

却說乃顏餘黨，尙出沒西北，頭目爲火魯火孫及哈丹等，攻掠邊郡未下。經皇孫鐵木耳北巡，遣都指揮土土哈等，擊破火魯火孫，復戰勝哈丹，收復遼左，置東路萬戶府，嗣是西北稍安。哈丹雖屢來擾邊，終被守兵擊退；只海都屢寇和林。伯顏尙未出發，世祖命皇孫甘麻剌（一作葛瑪拉，係鐵木耳長兄）往征，會同宣慰使怯伯等軍，共擊海都，一面命土土哈移軍援應。怯伯陽迓甘麻剌，陰與海都勾通。軍至航愛山，怯伯反引海都部衆，來擊甘麻剌，將他困在垓心。甘麻剌左衝右突，卒不得脫，心中焦急萬分。幸土土哈率軍殺到，突入圍中，將甘麻剌翼出，令他先行，自率軍斷後，敵衆不肯就捨，統跨馬追來。土土哈挑選精銳，依山設伏，俟追軍將近，先與截殺，佯作敗走形狀，誘敵衆入山，呼令伏兵齊起，一律殺出。敵兵腹背受敵，幾乎敗潰，虧得人數衆多，分隊抵敵。殺了一場，究竟有輸無贏，只好奪路遁去。

世祖聞報，復議親征，師至北方，土土哈率軍來會，由世祖撫背慰諭道：「從前我太祖經營西北，與臣下誓同患難，嘗飮班珠爾河流水，作爲紀念。今日得卿，不愧古人，卿其努

力，毋負朕意！」土土哈拜謝。海都聞世祖親到，不戰自退。

世祖回軍，適福建參知政事，執宋遺臣謝枋得，送至燕京。枋得天資嚴厲，素負奇氣，嘗爲宋江西招諭使。宋亡，枋得遁入建陽，賣卜驛橋，小兒賤卒，亦知他爲謝侍御。至元二十三年，世祖遣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文海博采名士，選得趙孟適、葉李、張伯淳，及宋宗室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後裔，善書畫）等，共二十人，枋得亦列在內。時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力辭當選。嗣宋狀元宰相留夢炎，亦已降元，復薦枋得，枋得復致書痛責，極言江南士人，不識廉恥，非但不及古人，即求諸晚周時候，如瑕呂飴甥，及程嬰、杵臼廝養卒，亦屬沒有，令人愧煞等語。夢炎見書，未免心赧，虧得臉皮素厚，樂得做我好官，由他笑駡。會天祐聞元廷求賢，佯召枋得入城卜易。既至，勸他北行。枋得不答，再三慰勉，乃嫚詞譙訶。天祐曲爲容忍，偏枋得愈加倨肆，令他難堪。遂反唇相譏道：「封疆大臣，當死封疆。你爲宋臣，何故不死？」枋得道：「程嬰、公孫杵臼，兩人皆盡忠趙氏，程嬰存孤，杵臼死義。王莽篡漢，龔勝餓死。漢司馬子長嘗云：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韓退之亦云：蓋棺方論定；參政何足語此？」天祐道：「這等都是强辭！」枋得道：「從前張儀嘗對蘇秦舍人云：『蘇君得志，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得志時代，枋得原不必多言了！」天祐憤甚，硬令役夫舁他北行，臨行時，故友都來送別，贈詩滿几。獨張子惠詩最切摯，中有一聯佳句道：「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枋得覽至此句，嘆息道：「承老友

規我，謹當銘心！」遂長臥眠簥中，任他舁行。途中有侍從進膳，他却不食半菽，餓至二十餘日，尙是未死。旣渡江，侍從屢來勸食，乃躊躇一番，復少茹蔬果。及到燕京，已是困憊不堪。勉强起身，即問故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地。匆匆入謁，再拜慟哭。歸寓後，仍然絕粒。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飮以進。枋得怒，擲諸地上。過了五日，奄然去世。世祖聞枋得死節，很是歎息，命他歸葬。其子定之，遂往奉骸骨，還葬信州。

還有一位庸中佼佼的處士，姓劉名因，係保定容城人。他並未受職宋朝，只因蒙兒得國，不願委贄，專力研究道學，篤守周、邵、程、朱學說，並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一語，表所居曰靜修。嗣經尙書不忽朮擧薦，有詔徵辟，乃不得已入朝。世祖擢爲右贊善大夫。他敷衍了數日，奏稱繼母年老，乞歸終養，遂辭職去。所給俸祿，一律繳還。後復徵爲集賢學士，仍以疾辭，世祖稱他爲不召之臣，由他歸休。旋於至元三十年去世。贈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劉因以外，第二個要算楊恭懿，他籍隸奉元。至元初年，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眞金，用漢聘四皓故事，延他入朝，與定科擧制度，及考正歷法。至歷成，授他爲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恭懿辭歸，尋又召他參議中書省事，仍不就徵，與劉因同年告終。

元初大儒，應推這兩人爲巨擘了。此外要算國子監祭酒許衡。只許衡久食元祿，老歸懷孟，至七十三歲壽終。嘗語諸子道：「我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

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知我墓所，我已知足了！」及死後，世祖加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衡雖悔事元朝，究竟有功儒教，元制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等階級，幸有許衡維持，方將周、孔遺澤，絕而復續，略迹原心，功不可沒，這且按下不提。

且說世祖自西北還師，駐蹕龍虎臺，忽覺空中有震盪聲，地隨聲轉，心目爲之眩暈，不覺驚訝異常。越日得各處警報，地震爲災，受害最劇，要算武平路，黑水湧出地中，地盤突陷數十里，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於是命左丞阿魯渾涯里（一作諤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及致災原因。各官都注意桑哥，只是怕他勢大，不敢直言。獨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桑哥鈎考錢穀，有數百萬已收，未收還有數千萬，縱吏虐民，怨苦盈道，遂奏請下詔蠲除，藉弭天災。世祖遂命草詔，適爲桑哥所見。悻悻道：「此詔必非上意。」孟頫道：「錢穀懸宕，歷徵未獲，此必由應徵人民，死亡殆盡，所以不曾奉繳，若非及時除免，他日民變驟起，廷臣得便上書，怕不要歸咎宰輔麼？」桑哥默然無言，方得頒詔。

後來世祖召見孟頫，與言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道：「夢炎是臣父執，操行誠實，好謀能斷，有大臣風。葉李所讀的書，臣亦讀過，所知所能，臣亦自問不弱。」世祖笑道：「你錯了！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執政時，欺君誤國，他去阿附取容，毫無建白。李一布衣，尚知伏闕上書，難道不遠勝夢炎麼？」

孟頫撞了一鼻子灰，免冠趨出，乃與奉御徹里相遇，便與語道：「上論賈似道誤宋，責

留夢炎不言，今桑哥誤國幾過似道，我等不言，他日定難逃責！但我是疏遠的臣子，言必不聽，侍御讀書明義，又爲上所親信，何不竭誠上訴，拼了一日的生命，除却萬民的殘賊，不就是仁人義士麽！」徹里不覺動容，答稱如命。

一日，世祖出獵漷北，徹里侍着，乘間進言，語頗激烈，世祖黜他詆毀大臣，命衞士用鎚批頰，血流口鼻，委頓地上。少頃，復由世祖叫問，徹里朗聲道：「臣與桑哥無仇，不過爲國家計，所以犯顏進諫。若偷生畏死，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今日殺了桑哥，明日殺臣，臣也瞑目無恨了！」世祖大爲感動，遂召不忽朮密問，不忽朮數斥桑哥，罪惡多端，乃降敕按驗。廷臣遂相率彈劾，你一本，我一摺，統說桑哥如何不法，如何應誅。世祖召桑哥質辯。那時臺臣百口交攻，任你桑哥舌吐蓮花，也是辯他不過。況且事多實據，無從抵賴，沒奈何俯伏請罪。世祖遂把他免職，一面命徹里查抄家產，所積珍寶，差不多如內藏一般。返奏世祖，世祖憤憤道：「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寧有不知的道理？知而不言，應得何罪？」御史杜思敬道：「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於是臺臣中斥去大半，阿魯渾涯里，與桑哥同黨，亦奪職抄家。葉李同任樞要，一無匡正，亦令罷官。先是桑哥專寵，一班趨炎附勢的官員稱頌功德，爲立輔政碑，奉諭俞允；且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說得非常贊美。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罪免官。

世祖欲相不忽朮，與語道：「朕過聽桑哥，以致天下不安，目下悔之無及，只可任賢補

過！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正爲今日儲用，卿毋再辭！」不忽朮道：「桑哥忌臣甚深，幸蒙陛下聖鑒，諒臣愚忠，得全首領。臣得備位明廷，已稱萬幸，若再不次擢臣，無論臣不敢當，就是朝廷勳舊，亦未必心服呢！」世祖道：「據你看來，何人可相？」不忽朮道：「莫如太子詹事完澤（元史作旺札勒），曩時籍阿合馬家，抄出簿籍，所有賂遺近臣，統錄姓氏，惟完澤無名。完澤又嘗謂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彼所料，有此器望，爲相定能勝任了！」世祖乃命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忽朮平章政事，朝右一清。

會中書崔彧，奏請桑哥當國四年，賣官鬻爵，無所不爲，親戚故舊，盡授要官，宜令內外嚴加考覈，凡屬桑哥黨羽，統應削職爲民云云。有旨准奏；遂澈底淸查，把京內外官吏，黜逐無數。有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一作約蘇穆爾），係桑哥妻舅，尤爲不法，繫逮至京，籍沒家產，得黃金四千兩，遂將他正法。自是窮兇極惡的桑哥，也被拘下獄，無可逃免，結果是推出朝門，斬首示衆。嗣又有納速剌丁、忻都、王巨濟等，亦被臺臣糾參，說他黨附桑哥，流毒江南，乞即加誅以謝天下。世祖以忻都長於理財，欲特加赦宥，經不忽朮力爭，一日連上七疏，乃一併伏罪，與桑哥的鬼魂，攜手同去了。

小子把朝事敍畢，又要回顧前文，把海都的亂事，接續下去。世祖自親征，回蹕後，因窮究桑哥餘黨，不遑顧及外務。且因江南連歲盜起，如廣東民董賢擧，浙江民楊鎭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江西民華大老、黃大老，建昌民邱元，徽州民胡發、饒必成，建平民王靜

照，蕪湖民徐汝安、孫惟俊等，先後揭竿，更迭起滅，累得世祖宵旰勤勞，幾無暇晷。還要開會通河，鑿通惠渠，溝通南北，累興大役，因此把北方軍務，都付與皇孫甘麻剌，及左丞相伯顏。

伯顏出鎮和林，威望素著，海都有所顧忌，不敢近邊。會諸王明里鐵木兒，被海都唆使，來攻和林。伯顏出兵阻截，至阿撒忽突嶺，已見敵軍滿布，倚險為營。當下舉着令旗，當先陷陣，任他矢下如雨，只管冒險前進。各軍望風爭奮，頓時闖入敵營。明里鐵木兒忙來攔阻，看伯顏軍似潮湧入，銳不可當，料知抵敵不住，索性回轉營後，扒山逃去。伯顏令速哥梯迷禿兒等，追殺敵軍，自引兵徐徐退還。

到必失禿嶺，夕陽下山，伯顏仰望嶺上，飛鳥迴翔，彷彿似怕懼蛇蝎，不敢投林；遂令軍士向山紮營，嚴裝待命。諸將入稟伯顏，願即回軍。伯顏道：「你等不見嶺上的飛鳥麼？天色已晚，不敢歸巢，豈不是內有伏兵！若鹵莽前進，正中他計！」諸將道：「主帥既料有伏兵，何不上山搜尋，痛勦一番！」伯顏道：「夜色蒼茫，不便搜勦。」諸將再欲有言，被伯顏叱退，并下令軍中道：「違令妄動者斬！」已而暮夜沉沉，連營寂寂，猛聽嶺上四起胡哨，不待偵卒還報，就令各營堅壁固守，遇有敵兵衝突，只准在營放箭，不得出營接仗，如有擅動，雖勝亦斬！嚇得將士戰戰兢兢，謹守號令，果然敵兵來襲數次，統被飛箭射退。守至天明，軍令復下，飭各將士越嶺速追，遲緩者斬！當下將士遵令，立刻拔營登山，遙望敵

兵，已向山後退去，便搖旗吶喊，縱轡奔馳。敵兵前行如飛，伯顏軍後追如電。將要追着，只見敵兵後隊停住，前隊紛亂，便即乘勢殺入。看官，你道敵兵何故失律？原來速哥梯迷禿兒，追趕明里鐵木兒，未及而還，從間道來會伯顏軍，巧遇敵兵遁走，就此截住。這時敵兵窮蹙異常，怎禁得兩路夾攻，有幾十百個生得脚長，還算僥倖逃生，此外都作刀頭之鬼。

伯顏掃盡敵兵，當即收軍。各將士都將首級報功，共得二千數百顆，遂打着得勝鼓，回至和林。會偵騎獲到間諜一名，由伯顏召入慰問，賜他酒食。諸將爭欲殺他，伯顏不許，放他歸去。臨行時，給發回書，並賞以金帛，諜使謝感而去。過了數日，得明里鐵木兒復音，情願率衆歸降，諸將方知伯顏妙用，勝人一籌。

是時海都聞明里鐵木兒敗還，大擧入寇，伯顏只令各處要隘，嚴守不戰。元廷還道伯顏怯敵，遂劾他久鎭北方，觀望遷延，無尺寸功，甚或說他通好海都。世祖半信半疑，遂詔授皇孫鐵木耳軍符，統握北方軍務，以太傅玉昔帖木兒（一作約蘇特穆爾）輔行，召伯顏還居大同，靜待後命。

伯顏聞旨，並無慍色，諸將却很是不平，咸請發兵對敵，先除海都，後援欽使。伯顏笑道：「要除海都，也沒甚難事，只恐諸君不聽我命。」諸將齊聲遵約，伯顏道：「既如此，且遣人止住欽使，待我除滅海都。」諸將喜甚，遂遣使止住鐵木耳等，一面麾軍出境，既遇敵營，伯顏令各軍往戰，只准敗，不准勝，違者斬。諸將聞令，疑惑得很，奈因前誓遵令，

不敢有違。便出與海都交綏，略略爭鋒，當即敗退。伯顏亦退軍十里下寨。次日便齊集聽令，見伯顏號令如故，仍復照行。伯顏復退軍十里下寨。一連五日，交戰五次，連敗五陣，退軍至五十里。諸將忍耐不住，都交頭接耳的談論伯顏。到第六日，伯顏下令，仍然照舊。諸將遂齊聲稟道：「連日退兵，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莫怪讒人鼓舌！還求改令方好！」伯顏道：「我與諸君定有前約，如何違慢？多言者斬！」諸將忍氣吞聲，不敢不去，不敢不敗。接連又是兩日，復退軍二十里，一邊着着退步，一邊着着進行，惱得諸將性起，不管甚麼死活，又來與伯顏爭辯。伯顏道：「這便所謂驕兵之計，你等那裏知道！」諸將齊聲道：「戰了七日，敗了七陣，退了七十里，驕兵計也用得够了，難道還要這般麼！」伯顏不禁長嘆。諸將復道：「我等願出滅海都，如或不勝，甘當重罰！」伯顏道：「諸君少安，待我說明。」正是：

老將驕兵操勝算，武夫好鬬隳奇功。

畢竟伯顏說出甚麼話來？看下回明白交代。

謝枋得爲宋盡忠，氣節不亞文山，足爲後人圭臬。劉因、楊恭懿等，未曾仕宋，亦能高尚志節，許盧對之，應有愧色，此著書人之所以亟亟表彰也。世祖名爲重儒，實是好武，因用兵而斂財，因斂財而任佞，阿合馬、盧世榮後，復有桑哥，三姦肆惡，元氣斵喪，雖先後伏誅，而民已不勝困敝矣。伯顏爲元室

良將，匪特用兵如神，卽謹守不戰，亦爲休養兵民起見，乃讒口囂囂，媒蘖其短，卒至瓜代之使，奉敕遙來，雄主好猜，老臣蒙謗，乃知劉因、楊恭懿之屢徵不至，固有特識，非第華辭之防己也。閱者於夾縫中求之，庶識著書人深意。

第二十六回　皇孫北返靈璽呈祥　母后西巡臺臣匿奏

却說伯顏因諸將爭議，復說明本意道：「海都懸軍入寇，十步九疑，我若勝他一仗，他即遁去。我擬誘他入險，使他自投羅網，然後一戰可擒。諸君定欲速戰，倘或被他逃走，那個敢當此責？」諸將還是未信，復道：「主帥高見，原是不錯，但皇孫及太傅等，停止中道，彼未知我密計，又向朝廷饒舌，恐多未便，所以利在速戰。主帥若慮海都脫逃，當由末將等任責！」伯顏復長嘆道：「這也是海都的僥倖，由你等出戰罷！」一聲令下，萬衆歡躍，便大開營門，聯隊出去。

海都因連日得勝，滿懷得意，毫不防着。正在飲酒消遣，偵卒來報，敵軍來了。海都笑道：「不過又來串戲。」隨即整隊上馬，出營督戰，說時遲，那時快，伯顏軍已踹入營盤，似生龍活虎一般，無人可當。海都部衆，紛紛退下，究竟海都老於戎事，見伯顏軍此次來攻，與從前大不相同，料得前番屢退明是誘敵，遂招呼部衆，且戰且走。幸喜尚未入險，歸路平坦可行，不過兵馬受些損傷，自己還算幸脫。伯顏軍力追數十里，只奪了些軍械，搶了些馬匹，殺傷了幾百個敵兵，看着海都遠颺，不能擒獲，沒奈何收軍而回！伯顏道：「我說

何如？」諸將惶恐請罪。伯顏道：「此後你等出兵，須要審愼，有主帥的總須奉命；自己做了主帥，越宜小心，老夫年邁力衰，全仗你等努力報國，今日錯誤，他日可以改過，我也不願計較了！」諸將感謝。

伯顏遂遣人往迓欽使。俟鐵木耳等到來，置酒接風，談了一番國務。次日即將印信交與玉昔帖木兒，告別欲行。鐵木耳亦還酒相餞，舉杯問伯顏道：「公去何以敎我？」伯顏亦舉杯還答道：「此杯中物請毋多飲，還有一着應愼，就是女色二字！」鐵木耳道：「願安受敎！」飲畢，伯顏自赴大同去訖。

是年已是至元三十年，安南遣使入貢，有旨拘留來使，再議南征。看官道是何故？原來至元二十八年，世祖曾遣吏部尚書梁曾，出使安南，徵他入朝。這時安南王陳日烜已死，其子日燇襲位，聞元使到來，擬自旁門接詔。梁曾以安南國原有三門，舍中就偏，明是懷着輕褻的意思。遂寓居安南城外，致書詰責。三次往還，始允從中門接入。相見畢，曾復勸日燇入朝。日燇不從，只遣臣下陶子奇，偕曾入貢。曾進所與日燇辯論書，世祖大喜，解衣爲賜。廷臣見了，未免嫉忌，只說曾受安南賂遺。世祖又召曾入問，曾答道：「安南曾以黃金器幣遺臣，臣不敢受，交與來使陶子奇。」世祖道：「有人說你受賂，朕却不信；但你若稟過朕躬，受亦何妨。」廷臣又以日燇終不入朝，請拘留陶子奇。世祖允他所請，復命諸王亦里吉觮等，整兵聚糧，擇日南征。

師尚未發，忽慧星出現紫微垣，光芒數尺。世祖頗爲憂慮，夜召不忽朮入禁中，問如何能弭天變？不忽朮道：「天有風雨，人有棟宇；地有江河，人有舟楫；天地有所不能，須待人爲。古人與天地參，便是此意。且父母發怒，人子不敢嫉怨，起敬起孝；上天示儆，天子亦宜恐懼修省。三代聖王，克謹天戒，未有不終。漢文帝時，同日山崩，多至二十有九，就是日食地震，也是連歲頻聞，文帝求言省過，所以天亦悔禍，海內承平。願陛下善法古人，天變自然消弭了！」世祖聞言，不覺悚然，不忽朮復誦文帝日食求言詔。世祖道：「古語深合朕意。」復相與講談，直至四更方罷。是冬蠲賦賑饑，大赦天下。

越年元旦，世祖不豫，停止朝賀。次日，召丞相知樞密院事伯顏入京。越十日，伯顏自大同歸；又越七日，世祖大漸。伯顏與不忽朮等，入承顧命。又三日，世祖崩於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享壽八十。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於皇孫。知樞密院事伯顏，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藉防內變。伯顏叱道：「禁內何得有賊？難道你想作賊嗎？」會有役夫至內庫盜銀，被執，宰執欲立置死地，伯顏道：「嗣皇未歸，禁中無主，理應鎮靜爲是！尋常小竊，稍稍加懲，便可了事，不宜施用大刑，自示張皇！且殺人必須主命，目今何命可承。」說得宰執啞然無語，自是宮廷肅靜，一如平時。過了數日，靈駕發引，葬起輦谷，從諸帝陵。總計世祖一生，功不補過，如迭任貪佞，屢興師徒，尊崇僧侶，汚亂宮闈四大件，最爲失德。史臣稱他度量洪廣，規模宏遠，未免近於諛頌，小子也不必細

辯了。

且說皇孫鐵木耳聞訃，從和林還朝，將至上都，遇着右丞張九思，率兵迎駕，並奉上傳國璽一枚。這傳國璽並非世祖御寶，乃是歷代相傳的璽印。先是木華黎曾孫碩迪，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枚，鬻諸市間，爲中丞崔彧所得。彧召祕書監丞楊桓，辨認印文，說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大篆字。彧驚異道：「這莫非是秦璽不成！」遂獻諸故太子妃弘吉刺氏。皇孫鐵木耳，係故太子眞金第三子，是弘吉刺妃所生。妃得此璽，遂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入賀，俱稱世祖晏駕以後，方出此璽，明是上天留賜皇太孫，眞可謂絕大喜事。乃遣右丞張九思，率禁卒數百名，齎璽迎獻。皇孫鐵木耳受璽後，喜形于色，慰勞有加。遂馳入上都，諸王宗親，文武百官，同日畢至，議奉皇孫爲嗣皇帝。親王中或有違言。時太傅玉昔帖木兒，亦隨皇孫同還，遂與晉王甘麻刺道：「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久虛，曩日天賜符璽，已有所歸，王係宗親首領，何不早言？」甘麻刺點頭，正欲發言，見伯顏帶劍上殿，宣揚顧命，備述選立皇孫的意旨。甘麻刺遂乘勢附和，決立皇孫鐵木耳。諸王至此，不敢不從，遂皆趨殿下拜。鐵木耳乃南面即尊，下詔大赦，其辭道：

朕惟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聖聖相承，光熙前緒。迨我先皇帝體元居正以來，然後典章文物大備，臨御三十五年，薄海內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略，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昭考早正儲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觖望。顧維

眇質，仰荷先皇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賢，戚畹官僚之舊，謂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曠，體承先皇帝夙昔付託之意，合詞推戴，誠切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尙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愼奉行，罔敢失墜。更賴祖親勳戚，左右賢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遠邇，咸使聞知！

是詔下後，復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追尊故太子眞金爲裕宗皇帝，生母弘吉剌氏爲皇太后，改太后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以玉昔帖木兒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爾（一作伊徹察喇）爲太保，並封賞各宗親百官有差。又放安南使陶子奇歸國，罷伐安南兵。朝政大定，乃移駕入燕都。鐵木耳後號成宗，小子依前文世祖故例，以下就改稱成宗了。

成宗即位後，河東守臣使獻嘉禾，稱爲瑞徵。平章政事不忽朮問道：「汝境內所產，是否皆同？」來使答道：「只此數莖。」不忽朮笑道：「照此說來，於民無益，有甚麼好處？」遂擱置不提。又西僧作佛事，每請釋放罪囚，謂可祈福，梵語叫作「禿魯麻」。豪民犯法，統納賂西僧，乞他設法免罪；甚至奴僕殺主，妻妾弒夫，亦往往呼籲西僧，但教西僧答應，無論彌天罪惡，亦可邀免。有時西僧且爲代請，被罪犯以帝后服，乘坐黃犢，款段出宮門，即謂增福消災，得度一切苦厄，帝后亦深信不疑。不忽朮恰憤憤道：「賞善罰惡，是政

治的根本，今第據西僧一言，便將罪犯赦免，就使逆倫傷化，也不足責，自古以來，無此法度呢！」成宗聞言，責丞相完澤道：「朕嘗有言戒汝，毋使不忽朮知道，今他退有後言，轉令朕生惶愧！」又使人語不忽朮道：「卿且休言，朕今聽卿！」

未幾有奴告主人，主已坐罪被誅，詔令將主人官爵，給奴承襲。不忽朮又進奏道：「奴可代主，大壞天下風俗，將來連君臣上下，都可不管，請即收回成命！」成宗悔悟，乃將前旨取消。完澤以不忽朮位在己下，特膺寵眷，且遇事直言，不少回護，心中未免銜恨。廷臣亦多與不忽朮有嫌，慫恿完澤。完澤遂請不忽朮外用，調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成宗亦以爲然。詔已下，被太后弘吉剌氏聞知，呼帝入內，與語道：「不忽朮係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汝奈何令他外用？我實不解。」成宗乃留使在京，仍供原職。

是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西北，聲如雷鳴。廷臣共以爲不祥，但未知有何變故。越數日，忽報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病歿，成宗悲悼輟朝。伯顏智勇深沉，嘗將二十萬軍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如神明。元將最喜屠戮，伯顏亦時申禁令，還朝未嘗言功，嗣後出禦外務，入靖內訌，朝廷倚作長城，中外推爲柱石，好算是一位出將入相的全材。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忠武。

越年即成宗元年，年號元貞，寰宇承平，宮廷靜謐，沒有大事可表，惟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爲太素凝神廣道眞人，管領江南道教。又册立駙馬托里斯女伯岳吾（一作巴約特

）氏爲皇后。后有才略，册立後，成宗頗加敬憚，因此漸預外事，容後再表，

元貞二年，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萬餘，私立名號。成宗遣將往征，多半退縮不前，匪勢益盛。虧得江淮行省左丞董士選，親自往討。至興國，距賊營百里，命將校分守待命，先把奸吏貪民，查實正法。百姓很是感奮，爭出投效，遂導兵入賊寨，一鼓蕩平，六十就擒。士選拜表奏捷，但請黜贓吏數人，並不言殺賊功績。輿論稱他不伐，這也可謂元室良臣了。

越年，復改元大德，五臺山佛寺告成。山在山西五臺縣東北，五峯聳立，高出雲表，山上無林木，狀如臺然，因名五臺。先是世祖在日，深信佛敎，嘗推拔思巴爲帝師，尊信備至。凡西域郡縣土番地方，設官分職，盡歸帝師管轄。每遇大朝會，百官班列，帝師獨專席座旁，以此朝右大臣，莫得與帝師敵體。甚且帝后妃主，亦須向帝師前受戒，膜拜頂禮，帝師居然受拜。拔思巴又靠着些小才，創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字母四十有一，世祖令頒行天下，與梵文並重。升號拔思巴爲大寶法王。至拔思巴死，贈他嘉號，幾乎記不勝記。看官記着，乃是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其弟亦憐眞嗣職，亦憐眞夭逝，西僧答兒麻八剌乞列承襲，權力如故。

世祖殂後，宮廷中迷信益深，成宗母弘吉剌氏，因飭建五臺山佛寺，命司程陸信等董率工役，驅役民夫，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壓死至萬餘人。寺既成，弘吉剌太后，備駕臨

幸，惹動了監察御史李元禮，竟草奏數百言，力爲諫阻。中有扼要數語，錄述如左道：

五臺山創建寺守，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之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策，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非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求福，而親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

奏上，中丞崔彧見他言詞鯁直，不敢上聞，遂將原奏擱起。於是慈輿西幸，千乘萬騎，前後擁護，說不完的熱鬧，寫不盡的莊嚴。所過地方，供張浩繁，有司一律跪迎，盛稱太后仁慈，爲民祈福。只河東廉訪使王忱，獨述建工時的損害；幷謂建寺所以福民，福尚未及，害已先受，恐朝廷初意，未必如是云云。太后亦爲動容，令頒給國帑，撫卹工役家屬。迨到了五臺，拈香已畢，賞賜僧侶也費了鉅萬，實則統是民膏民脂，爲了泥塑木雕的佛像，吸盡萬民血液，這又何苦呢！

太后回鑾後，忽侍御史萬僧，取元禮封章入奏，略稱崔中丞私匿漢人，李御史大言誘

佛，俱應坐罪。惹得成宗惱恨起來，令完澤、不忽朮逮訊。完澤道：「往時臣亦入諫，太后謂先皇帝已有此心，非臣所知。」不忽朮恰云：「他御史懼不敢言，獨一元禮直諫，不特無罪，還當加賞！」成宗沈吟半晌，瞿然道：「御史元禮，說的很是。」遂將元禮原任，萬僧罷職。小子有詩咏道：

害人反把自身當，天道原來善惡彰；我佛有靈應亦笑，癡迷喚醒即慈航。

五臺事了，八鄰又來警報，說是海都復猖獗得很，已由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領兵抵敵去了，事詳下回，請看官續閱。

故太子眞金已死，世祖之意，將遞授皇孫，不應出使鎭邊，致有絕續之慮；況世祖年已八十，寧能長生不死乎？宮車宴駕，方遣使告哀，直至三月無君，幸有伯顏總已以聽，方得無事，否則殆矣！然猶須假璽愚民，帶劍宣命，以定策之大政，憑諸神道武力，僥倖成功，是固不足爲後世訓，宜乎後嗣之奇變迭出也。成宗嗣立，佞佛如故。太后雖賢，卒不能脫婦人之見，以致親幸五臺。李元禮一諫，千古不朽，崔彧之匿不上聞，果奚爲者？元之興不恃僧侶，元之衰亡，實自僧侶貽之。上昏下蔽，何以爲國耶？懲前毖後，請鑒是書！

第二十七回　得良將北方靖寇　信貪臣南服喪師

却說海都被伯顏戰退，兩年不敢入寇。嗣聞世祖已殂，伯顏隨歿，復乘隙進兵，即將八鄰據去。八鄰亦稱巴林，在今阿爾泰山西北，勢頗險要。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一作綽和爾），係土土哈三子，曾以從征有功，封昭勇大將軍，出鎭欽察。既聞海都襲據八鄰，遂一面馳驛奏聞，一面率北征軍越過金山（即阿爾泰山），攻八鄰地。

八鄰南有答魯忽河，兩岸寬廣，海都將帖良臺，阻水紮營，伐木立栅，把守得非常嚴密。俟牀兀兒師馳至，命將士下馬跪坐，持着弓矢，一排兒的待着。牀兀兒本欲渡河，看他這般嚴備，不敢輕渡，但矢不能及，馬不能前，如何可以進攻！他竟想出一法；命麾下吹起銅角，清音激越，又令舉軍大呼，聲震林野。帖良臺部下，吃一大驚，不知所措，相率起身上馬。牀兀兒趁他慌亂，立即麾軍齊渡，湧水拍岸，木栅爲之浮起。守軍失恃，嚇得脚忙手亂，所持弓矢，不是呆着，就是亂放，經牀兀兒奮師馳擊，已沒有招架能力。帖良臺撥馬先逃，餘衆四散奔逸。牀兀兒追奔五十里，不及乃還，把他人馬廬帳，一律搬回。

行至雷次河，遙見山上有大旗招颭，料是海都遣來的援軍，當下挑選精銳，作爲前鋒，

由自己帶着，徑自渡河，奔上山岡。那山上的敵將，名叫孛伯，剛思下山對仗，不防牀兀兒已經上山，執着令旗，舞着短刀，縱轡躍馬而來。孛伯亦仗膽上前，與他接戰，兩馬方交，牀兀兒部下，已大呼殺入。那時不及爭鋒，急忙領兵攔截，無如顧彼失此，阻不勝阻，未到一時，已是旗靡轍亂，無可約束。大衆沿山奔竄，馬多顚躓，被牀兀兒痛殺一陣，十死八九。只無從追尋孛伯，想是乘間脫逃，窮寇勿追，收軍回營，復遣使奏捷。成宗聞報，免不得有一番獎賞。

是時諸王也不干，係太宗庶孫，也叛應海都，駙馬闊里吉思，襲父高唐王孛要合封爵，疊尙公主。至是自請往討，成宗不許。三請乃允行，命大臣出都餞別。闊里吉思酹酒誓道：「若不平定西北，誓不南還！」遂慷慨北行。

至伯牙思地方，突遇敵軍前來，差不多有數萬人，卽欲上前爭殺。部將謂寡不敵衆，應俟各軍齊集，方可與戰，闊里吉思道：「大丈夫矢志報國，臨難尙且不避，況我奉軍命北征，正爲殺敵而來，難道定要靠人麼？」當下激厲孤軍，鼓譟前進，敵兵欺他兵少，未曾防備，被他殺得大敗虧輸。闊里吉思當卽奏捷，由成宗賞他貂裘寶鞍，統是世祖遺物。

嗣至隆冬，諸王將帥，謂去歲敵兵未出，不必防邊。闊里吉思獨毅然道：「寧可多防，不可少防，今秋敵中候騎，來的很少，是如鷙鳥一般，將要擊物，必先遁形，奈何不加防備！」諸王將帥，反以爲迂。闊里吉思不暇與辯，只整頓兵備，嚴行防守。到了殘臘，果然

敵兵大至。闊里吉思卽與接仗，三戰三勝，乘勝追殺過去，直入漠北。道旁多山澤，坳突不平，各軍隨行稍緩，獨闊里吉思策馬當先，不管甚麼利害，只自前進。誰知敵兵掘有陷坑，一不小心，竟爾失足，馬躓身仆，被伏兵活捉了去。後騎趕緊馳援，已是不及。

敵兵執送也不干，也不干勸他歸降。闊里吉思不答，也不干道：「你若肯投順了我，我有愛女，願給你爲妻。」闊里吉思抗聲道：「我乃天子壻，無天子命，令我再娶，豈可使得！況你身爲王族，天子待你不薄，你何故背叛天子，私通海都？我今日被執，有死無降，你也不必籠絡我了！」也不干憐他驍勇，不肯卽誅，將他拘住別室。

成宗得知消息，令他家臣阿昔思特，赴敵探視。闊里吉思只問兩宮安否，次問嗣子何如？餘不多言。次日復與相見，闊里吉思復語道：「歸報天子，我捐軀報國了！」

阿昔思特，尙未歸國，闊里吉思，已經畢命。至阿昔思特返報，成宗追封爲趙王。其子朮安尙幼，令其弟木忽難襲爵。木忽難才識英偉，謹守成業，撫民御衆，境內又安。至朮安年已成人，卽將王爵讓還。朮安尙晉王甘麻剌女，且請旨迎父尸歸葬，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海都頻年寇邊，互有勝負，未能得志，至此又欲再擧，因察合台汗八剌去世，遂令其子都哇（一作都斡）承襲爲汗，並令他出兵爲助，合軍南侵。成宗命叔父寧遠王闊闊出（一作庫克楚），總兵北邊，防禦海都。闊闊出怯弱無能，只連日奏聞警耗，乃改命兄子海山（一作海桑）往代。海山有智略，既至軍，卽簡練士卒，壁壘一新。會聞海都軍已至闊別列地方，

忙督兵出戰，奮鬪一晝夜，竟殺退海都軍。

海都回軍休息，養足銳氣，過了一年有餘，復與都哇合兵，傾寨前來。海山早已探悉，急檄令諸王駙馬各軍，會師迎敵。都指揮使牀兀兒，聞命來前，海山聞他智勇過人，即迎入帳下，慰勞畢，即與商軍事。牀兀兒道：「用兵無他道，只張吾銳氣，毋先自餒，總可望勝。」言已，遂自請爲先鋒。海山應允，即令各軍分爲五隊，向金山進發。時海都軍已越山而南，至迭怯里古地，兩軍相遇，海都軍倚山自固，聲勢銳甚。牀兀兒引着精銳，向前突陣，左右奮擊，所向披靡，海山麾軍接應，海都收隊退去。牀兀兒奮勇欲追，由海山止住，方回軍下寨。

次日，都哇引兵挑戰，牀兀兒復躍馬出營。海山忙出督陣，見牀兀兒揮刀前進，勢不可當，約一時許，已連斬敵將數員，不禁驚嘆道：「好壯士！我自出陣以來，從沒有見過這般力戰。」方欲驅兵援助，那都哇兵已紛紛敗去，乃鳴金收軍。牀兀兒還語海山道：「我正欲追殺都哇，王爺何故鳴金？」海山道：「海都此次入寇，聞他傾寨而來，其志不小，爲甚麼不耐久戰？想必別有詐謀！」牀兀兒道：「王爺所慮甚是。」海山道：「我想明日出戰，令諸王駙馬，先與接仗，我與你從後接應何如？」牀兀兒應命。

翌晨，進兵合刺合塔，由諸王駙馬各軍，前去攻擊，與海都軍混戰一場，海都麾兵徐退，諸王駙馬，一齊追上，忽敵軍分作兩翼，海都率右，都哇率左，從兩面包抄過來，將諸

王駙馬各軍，圍住中心。頓時喊聲震地，呼殺連天，幾乎要把諸王駙馬，都吞將下去。諸王駙馬，知已中計，急欲突圍逃命，偏偏敵軍死不肯放，後來且箭如飛蝗，死傷甚衆，任你如何能耐，一些兒都沒用。方在驚惶失措，忽見敵軍左翼，紛紛自亂，有一大將舞刀突陣，帶着銳卒千名，隨勢掃盪，竟入垓心。大將非別，就是欽察親軍都指揮使牀兀兒。諸王駙馬大喜，便欲隨他殺出。牀兀兒道：「且慢！」言未已，敵軍右翼，復鼓譟起來，外面又闖入無數健卒，擁着一位大帥海山，聯轡入陣，把敵軍殺得東倒西歪。當下號召諸王駙馬，分隊馳殺，大敗敵軍。海都、都哇，統行逃去，海山方整軍回營。

是曉復與牀兀兒密議，守至黎明，即令各軍出營攻敵，自與牀兀兒領着精銳，從間道去訖。各軍與海都交戰，只恐蹈着前轍，不敢奮勇爭先，海都軍反得乘間掩殺，恃衆橫行。正在與高采烈的時候，忽後面有兩軍殺到，一是元都指揮使牀兀兒，一是元帥海山。海都見前後受敵，知難取勝，忙督軍奪路，向北遁去。都哇遲了一步，被海山部將阿什，發矢中膝，號哭而逃。海山追了一程，奪得無數輜重，方纔班師。這一次大戰，方將海都的雄心，收拾了一大半，悵悵的回至本國去了。都哇亦負創自去。

海山連章報捷，盛稱牀兀兒戰功，並使尚雅思秃楚王女察吉兒。成宗亦非常欣慰，遣使賜以御衣。嗣因海都積鬱病亡，乃徵使入朝。成宗親諭道：「卿鎭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卿身，尚不足盡朕意，況窮年叛逆，賴卿得除，不惟朕深嘉慰，就是先帝亦含笑九泉

了。」遂賜以衣帽金珠等物，拜驃騎衛上將軍，仍使回鎮欽察部。

海都死後，子察八兒嗣（一作徹伯爾），都哇因懲着前敗，勸察八兒降成宗。察八兒不得不從，遂與都哇同遣使請降。欽察汗忙哥帖木兒勢孤，也束手聽命。於是西北四十餘年的擾攘，總算暫時安靖，作一段大結束。

後事慢表，且說緬國服元後，歲貢方物。大德元年，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子僧合八的奉表入朝，並請歲增銀帛。成宗嘉他恭順，賜以册印，并命僧合八的爲緬國世子，給賞虎符。未幾，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發兵往討，執其兄阿散哥也，繫諸獄中。尋將他釋出，不復問罪。阿散哥也偏心中懷恨，竟歸結餘黨，突入緬都，將緬王拘禁豕牢。旋且弒王，並害世子僧合八的，獨次子窟麻剌哥撒八，逃詣燕京。成宗乃命雲南平章政事薛綽爾，發兵萬二千人往征。

薛綽爾奏報軍務，言緬賊阿散哥也，倚八百媳婦爲援，氣燄頗盛，應再乞濟師。雲南行省右丞劉深，且貽書丞相，備言八百媳婦應討狀。是時不忽朮已卒，完澤當國，以劉深言爲可信，遂入朝勸成宗道：「世祖聰明神武，統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統，未著武功，現聞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叛順助逆，何不遣兵往討？彰揚休烈！」言未畢，中書省臣哈喇哈孫，出班奏道：「山嶠小夷，遠距萬里，若遣使招諭，自可使之來庭，何必遠勤兵力！況目今太后新崩，大喪纔畢，尤宜安民節餉，毋自貽憂？」成宗不從，竟發兵二萬，屬劉深節

制，往征八百媳婦。御史中丞董士選，復入朝力諫，大略謂輕信一人，勞及兆民，實是有損無益。成宗變色道：「兵已調發，還有何言？」說罷，即麾他出朝。士選怏怏趨出。

看官，你道八百媳婦，究屬何國？相傳是西南蠻部，爲緬國西鄰，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劉深既奉命南征，取道順元。時適盛暑，蠻瘴橫侵，士卒死喪，十至七八，驅民運餉，跋涉山谷，一夫負米數斗，數夫爲輔，歷數十日乃達，死傷亦數十萬人。於是中外騷然。劉深復發奇想，欲脅求蠻婦蛇節，作爲己妾。蛇節係水西土官妻，素有艷名，且趫健多力，喜著紅衣，土番號爲紅娘子。土官聞劉深硬索己妻，那裏就肯繳出。遂去連結蠻酋宋隆濟，抗拒元軍。

隆濟揑詞諭衆道：「官軍將徵發爾等，剪髮鯨面，作爲兵役，身死行陣，妻子爲虜，爾等果情願否？」大衆齊稱不願。隆濟道：「如果不願，如何對付官軍？」大衆呼嚷道：「不如造反！」隆濟道：「造反如何使得？」大衆道：「同是一死，如何不造反！」隆濟道：「造反須有頭領。」大衆道：「現在眼前，何必另擧？」遂推隆濟爲頭目，隆濟復令水西土官，去挈蛇節。至蛇節到寨，果然美貌絕倫，武藝出衆。隆濟遂撥衆千名，令他帶着，夜間却召入蛇節，只說是密商兵事，誰知他已暗地勾通，肉身演戰。水西土官，因要靠着隆濟，不敢發言，隆濟反得坐擁嬌娃，先嘗滋味。

不到數日，已脅從苗、獠諸蠻數千人，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知府張懷德，力戰敗

死。劉深聞警赴援，巧巧狹路逢着寃家，看官道是何人？就是朝思暮想的紅娘子。那時劉深拚命與戰，恨不得立刻泡來，同他取樂，偏偏這個紅娘子，狡猾異常，出陣打了個照面，偏回馬逃走。劉深那裏肯捨，下令軍中，生擒蛇節者賞金千兩。於是各軍力追，直至深山窮谷中，轉了幾個灣頭，蛇節不知去向。偏來了數千名土番，面目猙獰，狀貌可怖。他却不知陣法，一味的跳來跳去，亂斫亂砍，弄得軍士手足無措，左支右絀。正驚愕間，蠻酋宋隆濟，復率衆馳到，將劉深軍攔入洞壑，四面用蠻衆圍住。劉深陷入絕地，只好束手待斃，虧得鎮守雲南的梁王闊闊，恐劉深窮追有失，率兵援應，方殺退隆濟，將他救出。

隆濟復進圍貴州，劉深整兵再戰，只是不能取勝。相持數月，糧盡矢窮，引兵退還，反被隆濟追擊，把輜重盡行委棄，又喪失了數千兵士，狼狽逃歸。敗耗傳至燕京，成宗乃改遣劉國傑爲帥，楊賽因不花（原名漢英，其先太原人，自唐時平播州，世有其地，元時其父納土，乃賜名楊賽因不花，一作楊賽音布哈）爲副，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

是時征緬統帥薛綽爾，亦受緬人金賂，率兵遽退。元廷尚未聞知，封窟麻剌哥撒八爲緬王，賜以銀印，令他回國。方要出發，緬賊阿散哥也，已遣弟者蘇入朝，自陳弒主罪狀，乞加寬宥，並願奉窟麻剌哥撒八回緬。至此訊悉征緬軍，已退回雲南。

那時薛綽爾奏報亦到，只託詞炎暑瘴癘，不便進兵，還師時反被金齒蠻邀擊，士多戰死等語。成宗大憤，遣吏按驗，查得薛綽爾圍緬兩月，緬城薪食俱盡，將要攻陷，雲南參知政

事高慶，及宣撫使察罕，受納緬金，聳恿薛緽爾還軍，以致功敗垂成。於是高慶、察罕正法，免薛緽爾爲庶人。獨劉深受完澤庇護，未曾加罪。南臺御史陳天祥，遂抗詞上奏，大旨是參劾劉深殃民激變，非正法無以弭禍。小子閱着原奏，不禁技癢起來，即信筆成詩道：

堯階干羽化苗日，元室兵戈釀亂時。誰是聖仁誰是暴？興衰付與後人知。

欲知原奏詳細，請看下回敍明。

海都肇亂四十年，戰殺相尋，幾無寧日，幸出鎭有人，或善攻，或善守，以此北方千里，尙未陷沒。海都不獲逞志，抑鬱以死。自是都哇倡議歸降，察八兒等同時聽命，三汗投誠，兵禍少弭；然勞師靡餉，已不知幾許矣！爲成宗計，當口不言兵，專謀富教，庶乎承平之治，可以期成。乃復征緬國，征八百媳婦，憤兵不戢，必致自焚。迨悍酋妖婦，連結構兵，擾擾雲貴者有年，劉深之肉，其足食乎？本回於北方之戰，歸功牀兀兒；南征之役，歸罪劉深，而隱筆仍注意成宗，皮裏陽秋，可與言史矣。

第二十八回　蠻酋成擒妖婦駢戮　藩王入覲牝后通謀

却說御史陳天祥，因劉深未曾加譴，抗疏嚴劾，說得洋洋灑灑，爲元史中僅見文字。小子不忍割愛，節錄如左：

臣聞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遠勞大衆，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以圖收復。比聞從征者言經過之地，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難施。或諸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能前，退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擧，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乃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奪一朝之勝負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隙可乘，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

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也！謹奏。

奏入不報。只緬國嗣王，許者蘇奉回爲主，把征緬事擱置不提。於是天祥託病辭去，成宗也不慰留。

忽西南緊報，雜沓而來，如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統託辭供億煩勞，不堪虐苦，這邊發難，那邊響應，攻掠州縣，焚燒堡砦，幾乎鬧得一團糟。成宗乃急命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伊遜岱爾，統師往討，並令會同劉國傑，以資策應。國傑方討宋隆濟等，不及來會。伊遜岱爾督軍前進，分道驅殺，那蠻民本係烏合，趁着一時憤激，遽爾倡亂，一聞官軍驟至，既無統領，又無機謀，倉猝對敵，被官軍殺得大敗。頓時逃的逃，降的降，不到一月，已奏報肅清了。

只蠻酋宋隆濟，已猖獗年餘，集黨數萬人，肆行無忌，他竟自稱爲王，每日驅衆四掠，自己恰與蛇節宣淫。蛇節妖媚得很，一心一意的從着隆濟，要他封爲王妃。隆濟因他有夫，倒也礙着面目，不好發表。偏蛇節設心較毒，竟唆隆濟殺死土官，那時隆濟受他蠱惑，只說水西土官違命，將他斬首。越宿，遂命蛇節正式爲妃。

嗣是朝歡暮樂，兩口兒非常愉快。忽聞元將劉國傑，帶領數省大兵，前來征勦，不免憂慮起來。蛇節道：「無妨，祇教給我五千人，便殺他片甲不回。」隆濟大喜，便整備兵械，着於次日起程。是夜把蛇節竭力奉承，不消細說。翌晨，便撥衆萬名，令蛇節帶着，先行起

馬，自率萬人爲後應。

蛇節聞官軍自廣西進兵，遂向東進發，行至播州，方遇着官軍，他即抖擻精神，來與官軍接戰。劉國傑前軍接着，望見敵隊中的大旗，隨風飄盪，露着數個大字，什麼南蠻王妃字樣。各軍早聞蛇節美名，都睜着眼望那蛇節，但見蛇節跨着繡鞍，裹着鐵甲，面上不塗脂粉，自然白中帶紅，兼且眉似初月，唇若朝霞，妖艷中露出三分殺氣，越覺宜笑宜嗔，頓時齊聲喝采，不由的目眙神呆。孰意蛇節竟揮着鸞刀，驅殺過來，官軍無心戀戰，竟被衝動陣角，望後倒退。蠻衆個個奮勇，愈逼愈緊，有好幾個晦氣的官軍，早已身首分離。幸劉國傑督軍繼至，一陣力戰，纔把蠻衆驅退。收軍後，察知前隊情形，即把將士訓斥一番，令他見敵即殺，不得爲色所迷。

是夕無話。越日，兩軍復戰，國傑令兵士不得退後，只向前進。蛇節不能抵禦，敗退十里。越日又戰，蛇節復敗走，官軍追將過去，偏值隆濟殺到，蛇節亦轉身前來，合力奮鬥，殺敗官軍，國傑忙鳴金收軍，親自斷後，纔得徐徐退回。入營檢查，已傷亡千人。

當下與楊賽因不花，共同商議，想了一策：令軍士各在盾上加釘，準備要用。軍士得令，統摸不着頭腦，只能遵令辦就。翌日，軍士將盾獻上，國傑傳令道：「今日出戰，前隊携盾對敵，稍戰即走，將盾棄地，不得取回；後隊整械聽令！」軍士奉命，即如法施行。將近敵營，隆濟、蛇節，並轡出來，蠻騎爭先馳突，官軍棄盾即走。隆濟見部衆得勝，忙令他

前追，誰知地上都是棄盾，盾上有釘，馬足蹀躞不穩，多半顛躓，騎馬的人，自然隨仆。國傑麾軍齊上，如削瓜砍菜一般。隆濟、蛇節慌忙走脫，部衆已死了一半。

國傑得勝回營，只令堅壁弗動，過了數日，隆濟、蛇節又邀合蠻衆，復來攻擊。國傑仍令固守，不准出陣。隆濟、蛇節無可奈何，收衆回去。接連數日，不發一兵。隆濟、蛇節更迭挑戰，只是不應。軍士也不知何故，惟有嚴裝待命。

一夕見偵騎入營密報，即由國傑發令，敎楊賽因不花率軍五千，貪夜去訖。越日仍無動靜，直到天晚，方下令夜薄敵營。時至三更，淡月迷濛，國傑令軍士出營，親自押隊，銜枚疾走。行近隆濟寨前，突發火砲，麾軍直入。那時隆濟正抱着蛇節，酣寢帳中，驀聞砲聲震天，方纔驚醒，還道營內失火。揭帳一望，只聞一片喊殺聲，嚇得心驚膽落，連忙扯起蛇節，連外衣都不及穿着，飛步逃至寨後，覓得戰馬兩匹，與蛇節跨鞍逃走。營內的蠻衆，都從夢內驚醒，伸了足即被斫去，展了手又被戮斷，大家是親親暱暱，同赴鬼門關。只營後守卒數百名，還有逃走工夫，拚命奔去。國傑掃盡敵營，天已黎明，即下令回軍。

將士因渠魁脫走，稟請追趕。國傑道：「不必，自有人擒來！」回營甫一小時，果有軍士入見，已將蠻婦蛇節擒到。國傑問道：「楊副帥來未？」軍士答道：「隆濟涉河遁走，楊副帥追覓去了。」

看官，你道這蛇節如何得擒？原來國傑計獲叛蠻，先時曾遣人探路，料知隆濟殺敗，必

往墨特川，方可歸巢。因先命楊賽因不花，率軍遶道，截住川濱。隆濟、蛇節果然中計，奔至川旁，被楊軍截殺，隆濟投入水中，梟水逃生，偏蛇節不能泅水，單身孤騎，如何對仗，只好下馬乞降，所以先被拏到。國傑卽命推入，軍士見蛇節只着袒衣，雲鬟半墜，面色微青，喘呼呼的下跪案前。國傑拍案道：「你是妖婦蛇節麼？」蛇節悽聲答道是！國傑復怒道：「你擅拒天討，加害生靈，曾否知罪？」蛇節復流淚答道：「已經知罪！若蒙赦宥，恩同再造，就是收爲奴妾，也所甘心！」國傑厲聲道：「好沒廉恥的蠢婦！左右與我斬訖！」將士聞了這令，都想求他釋放，賞做小老婆，怎奈國傑滿面殺氣，不敢率請，眼見得一個美婦，倏忽間化作兩段了。

又過一天，楊賽因不花回營，已將隆濟獲到，說是由他兄子宋阿重縶送，當問了數語，囚入檻車，一面請旨處置，旋奉詔就地正法。蠻境敉平，雲貴總算安靖，連八百媳婦，也不再征。惟劉深免官，嗣被哈喇哈孫再行奏彈，說他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正法不可，乃將劉深伏誅，南征事因此結局。

完澤也爲臺官所劾，且有納賂嫌疑，幾乎被譴，成宗格外包荒，釋置不問。獨冥官不肯饒他，偏叫二豎爲災，一病長逝。嗣職的便是哈喇哈孫。副相令阿忽台（阿忽台一作阿呼岱，兩相爲武宗繼統）繼任。且復徵召陳天祥，授集賢院大學士。天祥再起就職，懷着一片忠心，屢欲暢陳時弊，偏成宗燕暱宮闈，常不視朝，後且時患寢疾，內政決於皇后，外政委諸廷臣。惹

起天祥煩惱，忍不住意中鬱勃，便極陳陰陽反覆，天地易位，是今時大弊。且因宗廟被火，兩浙大饑，河東地震，太白經天，種種災祲，統陳列在內，說是咎由人致，很爲切直。看官，你想這道奏疏，明明是內譏牝后，外斥權臣，難道能邀批准麼？果就奏入留中，付諸冰擱，天祥復謝病去了。

大德九年，成宗以寢疾難痊。立子德壽爲太子。德壽非元后親出，乃是次后弘吉剌氏所生。元室宮闈，並后匹嫡，成爲常例，所以皇后不止一人。弘吉剌氏性安簡默，一切政務，俱由元后伯岳吾氏主持。太子德壽，立未數月而卒。或言由伯岳吾后暗中謀害，事無左證，不便直指。惟成宗從子愛育黎拔力八達（一作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弘吉剌氏，爲伯岳吾后所忌，令他出居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就是海山的母弟。海山時封懷寧王，出鎭青海，聞知此事，頗懷不悅。奈因道途修阻，鞭長莫及，不得已靜待後命。

是冬，成宗老病復發，且比從前加甚，伯岳吾后恐有不測，密令心腹去召安西王阿難答（一作阿南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阿難答係世祖庶孫，與成宗爲兄弟行，接着密使，遂於次年正月，偕明里帖木兒入朝。伯岳吾后即陰令進見，與語道：「皇帝病日加重，恐不日就要賓天，我召你等來京，無非爲嗣位問題，須要密商，現在太子已逝，愛育黎拔力八達，從前頗覬覦神器，我所以令他出居懷州。若召立海山，他必爲弟報怨，諸多不利。你等試爲我一決！」明里帖木兒，素與阿難答莫逆，便接着道：「何不就立安西王？」伯岳吾后以目視

阿難答，端詳一回，恰故作躊躇狀。明里帖木兒復道：「皇后莫非慮嫂叔的嫌疑麼？須知嫂溺援手，道貴從權，若安西王得立，想必感恩圖報，皇后儘可臨朝稱制呢！」伯岳吾后尚在沉吟，阿難答也說道：「這事恐怕未便。」明里帖木兒道：「有了，皇后臨朝，皇叔攝政，還有何人可說？」伯岳吾后道：「此議甚是，你去預告宰輔罷。」二王便辭別出宮。

越數日，成宗病殂，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伯岳吾后即下敕垂簾，命安西王阿難答輔政。右丞相阿忽台奉敕，集羣臣商議祔廟及攝政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道：「先帝祔廟，神主上應書嗣皇帝名，今書誰人？」阿忽台道：「他日續書，有何不可？況先帝即位時，非亦三月無君麼？」御史中丞何瑋道：「世祖駕崩，中外屬意先帝，祔廟時已書就嗣君，何嘗是沒有呢？」阿忽台變色道：「法制並非天定，全由人事主張，你等獨不怕死麼？敢沮國家大事！」何瑋道：「不義而死，恰是可怕；若舍生取義，怕他何爲！」

是時右丞相哈喇哈孫未至，不好率行定議，當即散會。隨由內旨去召哈喇哈孫，他卻收拾百司符印，封儲府庫，自己守宿掖門，只是稱疾未赴。阿忽台與明里帖木兒等密議，想尋隙謀害哈喇哈孫，然後奉皇后正式臨朝。哈喇哈孫早已防着，適懷寧王遣康里脫脫在京，急命返報，一面遣使至懷州，迎愛育黎拔力八達入都。

愛育黎拔力八達聞報，懷疑未決，詢其傅李孟。李孟道：「支子不嗣，係世祖遺典，今宮車宴駕，懷寧王遠居萬里，請殿下急速入宮，藉安衆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母返燕

都。行至中道，先遣李孟問哈喇哈孫。正要進去，不防有人兜頭出來，見了李孟，停足不行，李孟面不動容，反上前問訊，那人說是奉后所遣，來此視疾。李孟道：「丞相安否？我正爲診疾而來。」便卽趨入，見了哈喇哈孫，長揖不拜，卽引哈喇哈孫右手，作診脉狀，哈喇哈孫覷破情形，自然與他談病，不及國政。至后使去後，乃與密言宮禁事，且令促愛育黎拔力八達入都。李孟返報，愛育黎拔力八達，尙欲問卜，經李孟暗語卜人，敎他言吉不言凶。卜人入筮，果得吉爻，李孟道：「筮不違人，是謂大同。」遂擁愛育黎拔力八達上馬，馳至燕京。諸臣皆步從，入臨帝喪，哭泣盡哀，復出居舊邸。

伯岳吾后聞知，忙與安西王阿難答，右丞相阿忽台密商。阿忽台道：「聞得三月三日，係愛育黎拔力八達生辰，可託詞慶賀，逼他出見，憑老臣一些手力，立可撲殺此獠，並可除他黨羽。」原來阿忽台素有勇力，人莫敢近，因此自信不疑。計畫已定，便遣人通知哈喇哈孫，預約屆期同往，慶賀生辰。

哈喇哈孫滿口答應，密遣使報愛育黎拔力八達，並函授祕計。愛育黎拔力八達閱函畢，忙令都萬戶囊加特，去邀諸王禿剌（一作圖刺）。禿剌係察合台四世孫，力大無窮，見了囊加特，敍談一番，允爲臂助。囊加特歸報。於是先一日率衞士入內，詐稱懷寧王有使到來，請安西王、右丞相入邸議事。

安西王頗懷疑懼，阿忽台道：「不妨，有我在此！」復邀同明里帖木兒，並馬偕行。既

至愛育黎拔力八達邸中，甫行交談，那愛育黎拔力八達，忽拂袖起坐，搶步出外，大呼道：「衞士何在？」言未已，外面走進如虎如狼的衞卒，來拏安西王等。阿忽台亦即離座，揚眉大呼道：「來！來！你等莫非來送死麼？」旁有一人接着道：「你自來送死！還敢妄言！」阿忽台瞧將過去，便失聲叫着：「不好了！安西快走！」正是：

弄巧不成翻就拙，恃強無益適遭殃。

畢竟阿忽台瞧見何人？容俟下回續敍。

隆濟一蠻酋，蛇節一番婦，何敢叛？乃以苛求脅迫故，揭竿而起，猖獗異常，可見怨不可叢，叢怨必生禍；戎不可啓，啓戎必罹殃。微劉國傑，雲貴陸沈矣！然因蛇節而隆濟致叛，因隆濟而劉深伏誅，婦人之害，一至於此，可勝慨哉！下半回敍牝后稱制事，亦由婦人生事，蔑祖制，蓄異謀，釀成巨釁，故天下不能無婦人，而斷不能授權於婦人，婦禍之興，人自啓之耳，於婦人乎何誅？

第二十九回　誅姦慝懷寧嗣位　耽酒色孌倖盈朝

却說阿忽台正欲抵敵，猛見一赳赳武夫，纔知不是對手。這人爲誰？就是諸王禿刺。禿刺指揮衞士，來擒阿忽台。阿忽台只怕禿刺，不怕衞卒，衞卒上前，被他推翻數人，即欲乘間脫逃。禿刺便親自動手，把他截住。阿忽台至此，雖明知不敵，也只好拚命與鬬。俗語說得好，棋高一着，縛手縛脚，況武力相角，更非他比，不到數合，已被禿刺揪住，飭衞士用鐵索捆好。那時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向沒有甚麼本領，早被衞士擒住。縛絷停當，押送上都，一面搜殺餘黨，一面禁錮皇后。

事粗就緒，諸王闊闊（一作庫庫）、牙忽都（一作呼圖）入內，語愛育黎拔力八達道：「罪人已得，宮禁肅清，王宜早正大位，安定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道：「要人潛結宮闈，亂我家法，所以引兵入討，把他伏誅，我的本心，並不要作威作福，窺伺神器呢。懷寧王是我胞兄，應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我等只宜靜等宮廷，專待吾兄便了。」

當下哈喇哈孫，議定八達監國，自統衞兵，日夕居禁中備變，並令李孟參知政事。李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臣多有違言。於是李孟嘆息道：「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

輿在道，孟尚未見顏色，原不敢遽冒大任。」遂入內固辭，不獲奉命，竟挂冠逃去。

是時海山已自青海啓程，北抵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海山道：「吾母及弟在燕都，俟宗親盡行會議，方可決定。」乃暫行駐節，專候燕都消息。

先是海山母弘吉剌氏，嘗以兩兒生命，付陰陽家推算。陰陽家謂「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小子嘗考據爾雅，大歲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是重光大荒落的解釋，就是辛巳年。又在乙曰：『旃蒙』，在酉曰：『作噩』，是旃蒙作噩的解釋，就是乙酉年。海山生年建辛巳，愛育黎拔力八達生年建乙酉，弘吉剌妃，常記在心，因遣近臣朵耳往和林，傳諭海山道：「汝兄弟二人，皆我所生，本無親疏，但陰陽家言，運祚修短，不可不思！」

海山聞言，默然不答。既而召康里脫脫進內，語他道：「我鎮守北方十年，序又居長，以功以年，我當繼立。我母拘守星命，茫昧難信，假使我即位後，上合天心，下順民望，雖有一日短處，亦足垂名萬世。奈何信陰陽家言，辜負祖宗重託！據我想來，定然是任事大臣，擅權專殺，恐我嗣位，按名定罪。所以設此奸謀，藉端抗阻。你爲我往察事機，急速報我！」

康里脫脫奉命至燕，稟報弘吉剌妃。弘吉剌妃愕然道：「修短雖有定數，我無非爲他遠慮，所以傳諭及此，他既這般說法，教他趕即前來罷。」

當下遣回脫脫，復差阿沙不花往迎。適海山率軍東來，途次遇着兩人。阿沙不花具述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的意思。脫脫復證以妃言。海山大喜，即與二人同入上都，命阿沙不花為平章政事，遣他還報母妃及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遂奉母妃至上都，諸王大臣亦隨至，當即定議，奉海山為嗣皇帝。

海山遂於上都即位，追尊先考答剌麻八剌為順宗皇帝，母弘吉剌氏為皇太后。一面宣敕至燕京，廢成宗后伯岳吾氏，出居東安州，又將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與左丞相阿忽台等，一併處死。嗣以安西王阿難答，與伯岳吾后同居禁中，嫂叔無猜，定有奸淫情弊，所以不立從子，反欲妄立皇叔，業已穢亂深宮，律以祖宗大法，罪在不赦，應迫他自盡。詔書一下，伯岳吾后無術可施，只好仰藥自殺了。

海山後號武宗，因此小子于海山即位後，便稱他為武宗。當時改元至大，頒詔大赦。其文道：

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治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遽聞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和林，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正宗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于朕。間者姦臣乘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

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祚不可乏嗣，合詞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卽皇帝位。任太守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此詔。

嗣是駕還燕京，論功封賞，加哈喇哈孫爲太傅，答剌罕（一作達爾罕）爲太保，並命答剌罕爲左丞相，牀兀兒、阿沙不花，並平章政事。又以禿剌手縛阿忽台，立功最大，封爲越王。哈喇哈孫謂祖宗舊制，必須皇室至親，方可加一字的褒封，禿剌係是疏屬，不得以一日功，廢萬世制。武宗不聽，禿剌未免挾恨，暗中進讒，說是安西謀變，哈喇哈孫亦嘗署名，自是武宗竟變了初志，將哈喇哈孫外調，令爲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兼太傅銜，陽似重他，陰實疎他。一面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授以金寶，以弟作子，煞是奇聞。在武宗的意思，還道是酬庸大典，格外厚施。又令廷臣議定祔廟位次，以順宗爲成宗兄，應列成宗右，乃將成宗神主，移置順宗下。配以故太子德壽母弘吉剌后，因后亦早逝，所以升祔，這且不必細表。

單說武宗初，頗欲擬制顯庸，重儒尊道，所以卽位未幾，卽遣使闕里，祀孔子以太牢，且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敕全國遵行孔教。中書右丞孛羅鐵木兒，用蒙古文譯孝經，進呈上覽，得旨嘉獎，並云孝經一書，係孔聖微言，自王公至庶人，都應遵循；命中書省刻板模印，徧賜諸王大臣。宮廷內外，統因武宗尊崇聖教，有口皆碑。既而武宗坐享承平，漸耽

荒逸，每日除聽朝外，好在宮中讌飲，招集一班妃嬪，恆歌酣舞，徹夜圖歡。有時與左右近臣，蹴踘擊毬，作爲娛樂，於是媚子諧臣，陸續登進，都指揮使馬諸沙善角觝，伶官沙的善吹笙，都令他平章政事。樂工犯法，刑部不得逮問，宦寺干禁，詔旨輒加赦宥，而且封爵太盛，賞賚過隆，轉令朝廷名器，看得沒甚鄭重。

當時赤膽忠心的大臣，要算阿沙不花，見武宗舉動越制，容色日悴，即乘間進言道：「陛下身居九重，所關甚大，乃惟流連麴糵，暱近妃嬪，譬猶兩斧伐孤樹，必致顚仆，近見陛下顏色，大不如前，陛下即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人民仰望，如何重要！難道可長此沉湎麼？」武宗聞言，倒也不甚介意，反和顏悅色道：「非卿不能爲此言，朕已知道了！卿且少坐，與朕同飲數盃。」

阿沙不花頓首謝道：「臣方欲陛下節飲，陛下乃命臣飲酒，是陛下不信臣言，乃有此諭，臣不敢奉詔！」武宗至此，方沈吟起來。左右見帝有不悅意，遂齊聲道：「古人說的主聖臣直，今陛下聖明，所以得此直臣，應爲陛下慶賀！」言未畢，都已黑壓壓的跪伏地上，接連是蓬蓬勃勃的磕頭聲。武宗不禁大喜，立命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阿沙不花道：「陛下納臣愚諫，臣方受職。」武宗道：「這個自然，卿可放心！」

阿沙不花叩謝而出，左右又奉爵勸酒。武宗道：「你等不聞言麼？」左右道：「今日賀得直臣，應該歡飲，明日節飲未遲！」武宗道：「也好！」遂暢懷飲酒，直至酩酊大醉，方

纔歸寢。越日，又將阿沙不花的言語，都撇在腦後了。

太子右諭德蕭𣂏，前曾徵爲陝西儒學提舉，固辭不至。武宗慕他盛名，召侍東宮，乃扶病至京師。入覲時，奉一奏摺，內錄尙書酒誥一篇，餘無他語。嗣因武宗未嚴酒禁，謝病乞歸。或問故，蕭𣂏道：「朝廷尊孔，徒有虛名，以古禮論，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可行於今日麼？」遂還山。𣂏奉元人，操行純篤，教人必以小學爲基，所著有三禮說諸書。嗣病歿家中，賜謚貞獻。過了數月，上都留守李璧，馳至燕都，入朝哭訴。由武宗問明原委，乃是西番僧强市民薪，民至李璧處訴狀。璧方坐堂審訊，那西僧率着徒黨，持梃入署，不分皀白，竟揪住璧髮，按到地上，捶扑交下。打到頭開目腫，還將他牽拽回去，閉入空室，甚至禁錮數日，方得脫歸。李璧氣憤塡胸，遂入朝奏報武宗。武宗見他面有血痕，倒也勃然震怒，立命衞士偕璧北返，逮問西僧，械繫下獄。孰意隔了兩日，竟有赦旨到上都，令將西僧釋出。李璧不敢違命，只好遵行。

未幾僧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剌妃爭道，亦將妃拉墮車下，拳足交加。侍從連忙救護，且與他說明擅毆王妃，應得重罪等語。龔柯毫不畏懼，反說是皇帝老子，也要受我等戒敕，區區王妃，毆他何妨！這王妃既遭毆辱，復聞譏詈，自然不肯干休，遣使奏聞。待了數日，並不見有影響。嗣至宣政院詳查，據院吏言，日前奉有詔敕，大略謂毆打西僧，罪應斷手，詈罵西僧，罪應斷舌，虧得皇太子入宮奏阻，始將詔敕收回等語。

看官閱此，總道武宗酒醉糊塗，所以有此亂命。其實宮禁裏面，還有一樁隱情，小子於二十六回中，曾敍及西僧勢燄，炙手可熱，爲元朝第一大弊。然在世祖、成宗時代，西僧騷擾，只及民間，尚未敢侵入宮壼。至武宗嗣位，母后弘吉刺氏，建築一座興聖宮，規模宏敞得很，常延西僧入內，諷經建醮，禱佛祈福，不但日間在宮承値，連夜間也住宿宮中。那時妃嬪公主，及大臣妻女，統至興聖宮拜佛，與西僧混雜不清。這西僧多半淫狡，見了這般美婦，能不動心？漸漸的眉來眼去，同入密室，做那無恥勾當。漸被太后得知，也不去過問，自是色膽如天的西僧，越發肆無忌憚，公然與妃嬪公主等，裸體交歡，反造了一個美名，叫作「捨身大布施」。自從這美名流傳，宮中曠女甚多，那一個不願結歡喜緣？只瞞着武宗一雙眼睛。武宗所嗜的是杯中物，所愛的是牀頭人，燈紅酒綠之辰，紙醉金迷之夕，反聽得滿座讚美西僧，譽不絕口，未免信以爲眞。所以李璧被毆，及王妃被拉事，統擱置一邊，不願追究。就是太后弘吉刺氏，孀居寂寞，也被他惹起情腸，後來忍耐不住，也做出不尷不尬的事情來。

武宗忽明忽暗，寬大爲心，今日敕造寺，明日敕施僧，後日敕開水陸大會，西僧敎瓦班，善於獻諛，令他爲翰林學士承旨。還有宦官李邦寧，年已衰邁，巧伺意旨，亦蒙寵眷。他的出身，是南宋宮內的小黃門，從瀛國公趙㬎北行，得入元宮。世祖留他給事內庭，至此已歷事三朝，凡宮廷中之大小政事，他俱耳熟能詳。武宗嘉他練達，命爲江浙平章。邦寧辭

道：「臣本閹腐餘生，蒙先朝赦宥，令承乏中涓，充役有年，愧未勝任。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的責任，是佐天子治天下？奈何以刑餘寺人，充任此職，天下後世，豈不要議及聖躬麼！臣不敢聞命！」武宗大悅；擢他爲大司徒，兼左丞相銜，仍領太醫院事。邦寧竟頓首拜謝，受職而退。

越王禿刺自恃功高，嘗出入禁中，無所顧忌，就是對着武宗，亦惟以爾我相稱。武宗格外優容，不與計較，後來益加放肆，嘗語武宗道：「你的大位，虧我一人助成；倘若無我，今日阿難答早已正位，阿忽台仍然柄政，那個來奉承你呢？」武宗不禁色變，徐答道：「你也太囉唣了，下次不要再說！」禿刺尚欲有言，武宗已轉身入內，那時禿刺恨恨而去。

後來武宗駕幸涼亭，禿刺隨着，將乘舟，被禿刺阻住，語復不遜，自此武宗更滋猜忌。及宴萬歲山，禿刺侍飲。酒半酣，座中俱有醉意，禿刺復喧嚷道：「今日置酒高會，原是暢快得很，但不有我，那有你等，你等曾亦憶及安西變事麼？」武宗咈然道：「朕敎你不要多言，你偏常自稱功。須知你的功績，我已酬賞過了，多說何爲？」禿刺聞言，將身立起，解了腰帶，向武宗面前擲來，並瞋目視武宗道：「你不過給我這物，我還你便罷！」言畢。大着步自去。

武宗憤甚，便語左右侍臣道：「這般無禮，還好容他麼？」侍臣統與禿刺有嫌，那裏還肯勸解，自然答請拏問。當即命都指揮使馬諸沙等，率着衞士五百名，去拏禿刺。好在禿刺

歸入邸中，沉沉的睡在床上，任他加械置鎖，如扛猪一般，舁入殿中。迨至酒醒，由省臣鞫訊，尚是咆哮不服。省臣乃覆奏禿剌不臣，陰圖構逆，宜速正典刑，有詔准奏，禿剌遂處斬，一道魂靈，馳入酆都，與阿忽台等鬼魂，至閻王前對簿去了。小子有詩咏道：

褒封一字費評章，祖制由來是善防；誰謂濫刑寧濫賞？須知恃寵易成狂！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全爲武宗傳眞，寫得武宗易喜易怒，若明若昧，看似尋常敍述，實於武宗一朝得失，俱檃括其間，較讀元史本紀，明顯多矣。夫以武宗之名位論，孰不謂其當立，然吾謂其得之也易，故守之也難。嗣位未幾，即耽酒色，由是嬖幸臣，信淫僧，種種失政，雜沓而來。書所謂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者，匪特人臣有然，人主殆尤甚焉！故武宗非一昏庸主，而其後偏似昏庸，爲君誠難矣哉！讀史者當知所鑒矣。

第三十回　承兄位誅逐奸邪　重儒臣規行科舉

却說元武宗至大八年，復議立尙書省，分理財用。先是世祖嗣位，審定官制，以中書省爲行政總樞。長官稱中書令，副以左右二丞相。中書令不常置，往往以右丞相兼攝。自阿合馬、桑哥等。相繼用事，恐中書干涉，故特立尙書省，專握政柄。自是廷臣保八樂實等，請復立尙書省，舊政從中書，新政從尙書，并推舉乞台普濟脫（一作奇塔特伯奇）、脫虎脫（一作托克托）爲丞相。武宗准奏，乃命乞台普濟脫爲右丞相，脫虎脫爲左丞相，三寶奴（一作三布幹）、樂實爲平章政事，保八爲右丞，蒙哥鐵木兒爲左丞，王羆參知政事。這一班新任大臣，統是阿合馬、桑哥流亞，好言理財，其實並沒有甚麼妙法，只管從交鈔上着想，濫發紙幣，充作銀兩。從前中統交鈔，及至元交鈔，統由計臣擬議，頒行天下，民間只有紙幣，並沒有現銀，以致物價日昂，民生日困。樂實言舊鈔未良，應改用新鈔，方昭畫一。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准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代鈔法，經此三變，無如有鈔無銀，總難信用，難道改造至大二字，便可作爲金錢麼？那計吏上下其手，從中刻削盤剝，却中飽了不少，只百姓又重重受苦了！

保，封楚國公，嗣又以樂實爲尚書左丞相，封齊國公，這也不在話下。只武宗嗣位數年，已當壯歲，六宮妃嬪，羅列數百，却未曾正式立后，這也是史鑑上所罕聞的。會皇太子舉薦李孟，遣使訪求，得孟于許昌陘山，徵爲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孟入見，首請立后以正陰敎，乃立眞哥皇后。后亦弘吉剌氏所出，才色軼羣，眞哥有從妹，名速哥失里，亦得武宗寵幸。武宗又稱他爲后。還有妃子二人，一係亦乞烈氏，一係唐兀氏。亦乞烈氏實生和世㻋，後爲明宗，唐兀氏實生圖帖睦爾，後爲文宗，後文再表。

單說太后弘吉剌氏，頤養興聖宮，除飭行佛事外，沒甚事情，未免安閒得很。他忽然動了一種邪念，暗想妃嬪公主等人，多與僧徒結歡喜緣，只自己身爲帝母，不便捨身布施，欲保全名節，又是意馬心猿，按捺不住。他本是青年守孀，順宗於二十九歲去世，其時兩孤尚幼，嫠婦在幃，孤帳淒清，韶光辜負。虧得同族周親，有個鐵木迭兒，常相往來，隨時撫卹，每當花晨月夕，獨居無聊時，得鐵木迭兒與爲談心，到也解悶不少。後爲成宗后伯岳吾氏所忌，出居懷州，遂與鐵木迭兒疏遠。嗣成宗復令鐵木迭兒爲雲南行省左丞相，路隔萬里，一在天涯，一在地角，就是憶念着他，也只好付諸長嘆，無可奈何。此次長子爲帝，尊作太后，一切舉動，無人監制，正好召幸故人，重尋舊約，當下遣一密使，遙徵鐵木迭兒。看官，你想這鐵木迭兒，得此機會，那有不來之理？一鞭就道，兩月至京，太后已待得不耐

煩，迨見了面，如獲異珍。那鐵木迭兒向來巧佞，善承意旨，至此越發效力，竟在興聖宮中，盤桓了好幾天，杜門不出。雲南行省，不見了鐵木迭兒，遂稟報政府，說他擅離職守，應加處分。尚書省即據實奏陳，武宗尚莫明其妙，將奏牘批發下來，令尚書省訪查下落，以便定罪。誰知他早入安樂窩中，穿花度柳，快活得很。過了數日，尚書省復接詔敕，說是奉皇太后旨意，援議親故例，赦鐵木迭兒罪名。尚書省中，統是一班狐羣狗黨，管甚麼宮內勾黨，自然擱起不提。武宗還想恣意游幸，令築城中都，飭司徒蕭珍監工，調發兵役數萬名，限五閱月告竣，逾期加罪。無如福已享盡，天不假年，至大四年正月元旦，百官俱入殿朝賀，待了半日，竟由宮監傳旨，帝躬不豫，免行大禮。廷臣始知武宗有疾，相率退班。過了七日，武宗竟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壽只三十一。先是宦官李邦寧，曾乘間入告武宗，謂陛下春秋日富，皇子漸長，自古以來，只有父作子述，未聞有子立弟，應酌量裁斷等語。武宗不悅，并叱邦寧道：「朕志已定，你不必與我多言，可自去稟聞東宮。」

邦寧撻了這大釘子，自然不敢再說，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方得保全儲位。至武宗殂後，遂入理大政，第一着下手，便飭罷尚書省，把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右丞保八，左丞蒙哥帖木兒，參政王羆，一律免官，逮禁獄中，命中書右丞相塔思不花，知樞密院事，鐵兒不花等參鞫。訊得脫虎脫等殃民誤國，種種不法等情，遂命將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羆諸人，即日正法；蒙哥帖木兒犯罪較輕，杖了數百，充戍海南。第二着下

手，罷城中都，追奪徒司蕭珍符印，把他拘禁起來。凡中都所佔民田，盡行發還。第三着下手，召還先朝通達政務，及素有聞望的老臣，如前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前太子少傅李謙，少保張閭，右丞陳天祥、尚文、劉正，前左丞郝天挺，前中丞董士珍，前太子賓客蕭𣂏，前參政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前侍御趙君信，前廉訪使程文海，前杭州路達魯噶齊等十六人，統令詣闕議政。只陳天祥、劉敏中、蕭𣂏不至。一面重用李孟欲授爲中書右丞相，偏皇太后已經降旨，將中書右丞相的職任，付與鐵木迭兒。皇太子不便違命，只好順從母意。太后且信陰陽家言，命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以嗣君正位，應在正殿，乃於大明殿即皇帝位，受諸王百官朝賀。并下詔大赦道：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藐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於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情，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此詔！

詔中所言李道復，就是李孟。孟字道復，因前時翊戴功深，並調停母子兄弟間，格外盡

力，所以特別推重，稱爲道復而不名。即位禮畢，復諭以次年改元，議定皇慶二字。小子披覽元史，武宗以後，就是仁宗，仁宗即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廟號，因此小子於他嗣位後，仍循例稱作仁宗了。仁宗以脫虎脫等雖已伏誅，黨羽尙多，擬盡加鞫訊。延慶使楊朶兒只上書諫阻，大旨以帝王爲治，不嗜殺人，今當嗣服初年，尤以省刑爲要，應寓恩於威，以敦治道等語。仁宗感悟，乃改從寬大，只擬用陝西平章孛羅鐵木兒，江浙平章烏馬兒，甘肅平章闊里吉思，河南參政塔失鐵木兒，江、浙參政萬僧，俱由臺官糾參，奉旨罷黜，不准再舉。

於是尊重文教，優禮師儒，先命釋奠先師孔子，行祭丁制，只主祭的人，却遣了一個宦官李邦寧。邦寧曾在武宗前勸易皇太子，至仁宗登基，左右亦奏述前言，請即加罪。還是仁宗寬弘大量，諭以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不足介懷，乃置不復問。此次命他爲集賢院大學士，且飭釋奠先師，那邦寧竟爾受命，擺着儀仗，入大成殿行禮。看官，你想大成至聖文宣王，願受他拜跪麼，太牢方設，鼎俎雜陳，邦寧整肅衣冠，向案前就位。忽然狂風大起，捲入殿中兩廡，燭盡吹滅，燭臺底下的鐵鑽，陷入地中尺許，嚇得邦寧魂飛天外，慌忙屈膝俯伏，執事諸人，統伏地屏息。約過了幾小時，風始停止，纔勉强成禮，邦寧慚悔數日。就是仁宗聞知，也悚然起敬，由是益敬禮儒臣。

平章政事李孟，幼擅文名，博學强記，貫穿經史，嘗開門授徒，遠近爭至，嗣入東宮爲太子師傅，與仁宗很是契合。至此君臣相得，如魚投水，嘗諭他道：「卿係朕的舊學，朕有

不及，全仗卿忠心輔佐。」孟受命後，也感深知遇，力以國事爲己任，節濫費，汰冗員，貴戚近臣，多言不便，奈因帝眷方隆，無隙可乘，也只好忍耐過去。

孟又因大德以後，封拜繁多，釋道二敎，俱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大爲時害，遂奏請信賞必罰，賞善懲惡，幷罷免僧道各官。至若風俗日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尊卑無別，孟復請嚴加限制。仁宗一一准奏，且與之立約道：「朕在位一日，卿亦宜在中書一日。」遂賜爵秦國公，命畫師圖像，詞臣加贊。入見必賜坐，與語必稱卿，或稱字，一面增國子生，爲三百人，令孟督率。孟因上言老成凋謝，亟應求材，四方儒士，如有德成藝進，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學等職，以昭激勸。且謂人材所出，不止一途，漢、唐、宋、金，嘗行科擧，得人稱盛，今欲興賢擧能，不如用科擧取士，較諸多門干進，似勝一籌。惟必先德行經術，次及文辭，然後可得眞才。仁宗乃決意進行，命中書省臣，規定條制。

先是世祖嘗議立科擧法，未及擧行，至是乃由中書省頒定科條，科場每三歲一次，以皇慶三年八月爲始，從士人本籍官司，於諸色戶內推擧，年及二十五，有孝行可稱，信義足述，以及經明行修的士子，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濫擧，並應擧不擧的有司，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應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遇有義理精明，文詞典雅，乃算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

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結以己意，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朱爲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體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並同，乃即下詔道：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議科學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則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爲始。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

到了皇慶三年，改元延祐，八年開試舉人，至次年廷試，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嗣是垂爲常例。仁宗復用齊履謙、吳澄爲國子司業。履謙字伯恆，汝南人，幼習推步星曆諸術，及稍長，讀洙

泗、伊洛遺書，窮理格物。至元二十九年，授爲星曆敎授，大德二年，擢任保章正，至大三年，升授侍郎，兼領冬官正事。仁宗卽位，以履謙學行純篤，命敎國學子弟，與吳澄並司敎養。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

吳澄字幼清，撫州人，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夙負盛名。至元中曾召至燕京，欲授以官，澄乞歸養母，遂辭去。至大元年，復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授爲司業，澄用宋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敎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爲敎法四條：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逐條規勉，不憚求詳。嗣因履謙改僉太史院事，澄以同學乏人，託病歸籍，學制稍廢。

仁宗復調履謙爲司業，履謙律己益嚴，敎道益張，嘗立升齋積分等法。每季考生徒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詞理俱優爲滿分，詞平理優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得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然後集賢院及禮部，歲選六人，充作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年，定章黜革，所以人人勵志，士多通材。元朝學術，惟皇慶延祐時，推爲極盛。

仁宗又嘗將貞觀政要、大學衍義，並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微疑旨，及資治通鑑、農桑集要等書，悉另刋布，頒行學宮。復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曁元儒許衡，學宗洙泗，令從祀孔子廟廷，重儒

尊道，也可謂元代第一賢君了。小子有詩咏道：

大元制典太荒唐，竟把儒生列丐娼！幸有後王能幹蠱，莘莘學子尚成行。

仁宗方有心求治。雅意得人，偏偏鐵木迭兒，得寵太后，從中播弄，舉佞斥賢，這也是元朝的氣數。欲知詳細，下回再述。

武宗在位四年，秕政甚多，惟孝友性成，不私天下，較之曹丕、蕭繹，相去遠矣！仁宗嗣服，首斥憸壬，召用老臣，並尊師重儒，興學育才，不愧爲守文之主。至若科擧一端，以一日之長，即第其高下，似不得爲良法。然曠觀古代，因選擧之窮，繼以科擧，殆亦有不得已之意，存於其間者。況科目亦曷嘗不得人乎？即如今日之廢科目，復選擧，弊端百出，罄竹難書，是選擧且不科目若也。元素賤儒，惟仁宗始注意及此，善善從長，故本回特備錄之。

第三十一回　上彈章劾佞無功　信憸言立儲背約

却說鐵木迭兒，奉太后弘吉刺氏敕旨，得居相位，起初還算守法，沒甚舉動。惟仁宗巡幸上都，留鐵木迭兒等留守，鐵木迭兒援丞相留治故例，出入張蓋，頗爲烜赫。廷臣不甚注目，統以爲故例如此，不足爲怪。越年鐵木迭兒偶然得病，自請解職，乃以禿忽魯代相。至延祐改元，禿忽魯免官，仁宗擬命左丞相哈克繖繼任，哈克繖自言非世勳族姓，不足當國，請再任鐵木迭兒。仁宗乃復拜他爲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仍進爲右丞相，他即想出一條理財政策，毅然上奏道：

臣蒙陛下垂憐，復擢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內侍隔越奉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豫爲規劃，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

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阻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謹奏。

據奏中所言，不過清釐宿弊，澈查私販，有益國用，無損平民，看似正當不易的政策。無如中國官吏，多是貪財黷貨，凡遇計臣當道，變更舊制，往往被貪官汙吏，乘間營私，無論若何良法，總歸弊多利少，結果是民生受苦，國庫仍枵，所得金錢，都入一班狗官的囊橐。做皇帝的身居九重，那裏曉得許多弊竇，即如元代仁宗，好算一個明主，覽了鐵木迭兒奏牘，也道是情眞語當，立准施行。鐵木迭兒遂分遣屬吏，循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西使臣昵匝馬丁，酷虐尤甚，信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作爲所增田畝，居民怨恨入骨。

贛州土豪蔡五九，素有武力，且頗任俠，鄉民推爲首領，抗拒官長，一夫作難，萬衆響應，頓時江漳諸路，四起爲亂，蔡五九乘此機會，佔奪汀州、寧化縣，戕殺有司，居然稱王建號，號令四方。江浙行省平章張閭，奉旨往勦，五九也率着衆人，前來抵敵，究竟一時烏合，敵不住多大官軍，戰了數次，弄得十人九死，那時五九勢窮力蹙，逃入山谷，被官軍躡迹追尋，生生拏住，訊實正法，做了無頭之鬼。

張閭上章奏捷，仁宗才覺心慰。惟臺臣上言五九作亂，由括田增稅所致，乞罷各省經

理，有旨准奏，只鐵木迭兒攬權如故，反且貪虐加甚，凶燄愈彰，朝野雖然側目，可奈鐵木迭兒氣燄熏天，欲要把他彈擊，好似蒼蠅撞石，非但不能動他，而且還要滅身，大家顧命要緊，自然相率箝口。

尋復由太后下旨，令鐵木迭兒爲太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向來嫉惡如讎，至此不禁進言道：「太師論道經邦，須有才德兼全的宰輔，方足當此重任，如鐵木迭兒輩，恐不稱職！」仁宗本器重張珪，奈因迫於母命，不便違悖，只好不從珪言，加鐵木迭兒爲太師，兼總宣政院事。會仁宗如上都，徽政院使失列門（一作錫哩瑪勒），傳太后旨，召珪切責。珪抗論不屈，惹得失列門性起，竟喝令左右加杖，可憐這爲國盡忠的張平章，平白無辜的受了一頓杖責！皮開血出，奄奄歸家。次日即繳還印信，挈了家眷，徑出國門。珪子景元，隨駕掌璽，宿衛左右，聞父因杖創乞休，遂奏請父病垂危，懇即賜歸，仁宗驚問道：「卿別時，卿父無病，怎麼今稱病篤了？」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父被杖事。仁宗心知有異，乃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珪已回籍養痾，上表陳謝便罷。

至仁宗還都，並未追究失列門，廷臣心益不平。會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納賄鐵木迭兒，鐵木迭兒遂密遣家奴，脅上都留守賀巴延，令他釋弼。巴延不肯，據實陳奏。侍御史楊朶爾只，已升任中丞，與平章政事蕭拜住，蓄志除奸，遂邀同監察御史四十餘人，聯銜抗奏道：

鐵木迭兒，桀黠奸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讋朝野，凡可以誣害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壖園地三十畝，衞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哈喇班第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氍毹幣帛，又値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旣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己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臣等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仁宗覽了這奏，震怒有加，立卽下詔，逮問鐵木迭兒。鐵木迭兒至此，也不免惶急起來，忙跑到興聖宮內，向太后下跪，磕着響頭，如同搗蒜。太后驚問何事，鐵木迭兒道：「老臣赤心報國，偏遭臺臣嫉忌，誣臣重罪，務乞太后爲臣剖白，臣死且感恩！」太后道：「皇兒難道不知麼？」鐵木迭兒道：「皇上已有旨，逮問老臣。」太后道：「何故這般糊塗！」鐵木迭兒道：「臺臣聯銜奏請，怪不得皇上動怒。」太后道：「你且起來，無論甚麼大事，有我作主，怕他甚麼！」鐵木迭兒碰頭道：「聖母厚恩，眞同再造，但老臣一時無可容身，奈何？」太后笑道：「你這老頭兒，也會放刁，你在宮中時常進出，今日便住在宮內，自然沒人欺你。」鐵木迭兒道：「明日呢？」太后道：「明日也住在這裏，可好麼？」鐵木

迭兒道：「老臣常住宮中，不更要被人議論麼？」太后把他瞅了一眼，便道：「你怕議論，快些出去，休來惹我！」那時鐵木迭兒，故作驚慌，抱住太后玉膝，裝出一付涙容，果然太后俯加憐恤，用手把他扶起，並命貼身侍女，整備酒肴，替他壓驚，是夕，命鐵木迭兒匿宿興聖宮。

越日，楊朶兒只復入朝面奏，略說鐵木迭兒，匿居禁掖，非皇上親自查拏，餘人無從逮問，說得仁宗動容。退了朝，竟踱入興聖宮來，侍女得知消息，忙去通報太后。太后即命鐵木迭兒，避匿別室。待仁宗進來，佯若無事，仁宗謁母畢，由太后賜坐，略問朝事，漸漸說到鐵木迭兒。仁宗遂啓奏道：「鐵木迭兒擅納賄賂，刻剝吏民，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等，聯銜奏劾，臣兒令刑部逮問，據言查無下落，不知他匿在何處？」太后聞言，怫然道：「鐵木迭兒，是先朝舊臣，現在入居相位，不辭勞怨，所以我命你優待，加任太師。自古忠賢當國，易遭嫉忌，你也應調查確實，方可逮問，難道憑着片言，就可加罪麼？」仁宗道：「臺臣聯銜，約有四十餘人，所陳奏牘，歷敍鐵木迭兒罪名，想總有所依據，不能憑空揑造。」太后怒道：「我說的話，你全然不信，臺臣的奏請，你却作爲實據，背母忘兒，不孝不義，恐怕祖宗的江山，要被你送脫了！」說至此，便撲簌簌的流下涙來。仁宗素具孝思，瞧這形狀，心中大爲不忍，不由的跪地謝罪。太后尙嘮嘮叨叨的，說了許多，累得仁宗頓首數次，方才趨出。

越日詔下，只罷鐵木迭兒右相職，令哈克繖代任，又遷楊朶兒只爲集賢學士，臺臣相率嘆息，無可如何。

會接陝西平章塔察兒急奏，報稱周王和世㻋，勾結陝西，變在旦夕了。原來和世㻋係武宗長子，從前武宗嗣位，既立仁宗爲太子，丞相三寶奴，欲固位邀寵，曾與康里脫脫密談，擬勸武宗舍弟立子。康里脫脫道：「太弟安定社稷，已經正式立儲，入居東宮，將來兄弟叔姪，世世相承，還怕倒亂次序麼？」三寶奴道：「今日兄已授弟，他日能保叔姪無嫌麼？」康里脫脫道：「古語嘗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我不負約，此心自可無愧；人若失信，自有天鑒。所以勸立皇子，我不便贊成！」三寶奴默然而退。

至延祐改元，欲立太子，仁宗頗覺躊躇，鐵木迭兒窺透上旨，便密奏道：「先皇帝舍子立弟，係爲報功起見，若彼時陛下在都，已正大位，還有何人敢說！就是先皇帝亦應退讓，今皇嗣年將弱冠，何不早日立儲，免人覬覦呢？」仁宗道：「姪兒和世㻋，比朕子年齡較長，且係先帝嫡子，朕承兄位，似宜立姪爲嗣，方得慰我先帝。」鐵木迭兒道：「宋太宗舍姪立子，後世沒有訾議，況宋朝開國，全由太祖威德，太宗無功可錄；加以金匱誓言，彼此遵約，他背了前盟，竟立己子，尙是相安無事。今如陛下首淸宮禁，繼讓先皇，以德以功，應傳萬世，難道皇姪尙得越俎麼？」仁宗聞言，尙是沉吟，鐵木迭兒又道：「陛下讓德，卽始終相繼，恐後代嗣君，亦未必長久相安。老臣爲陛下計，並爲國家計，所以不忍緘口，造膝

密陳。」仁宗不待說畢，便問道：「你說舍子立姪，不能相安，莫非是爭位不成？」鐵木迭兒道：「誠如聖論！自古帝王，豈必欲私有天下！特以儲位未定，往往有豆箕相煎，骨肉相殘的禍端。即如我朝開國，君位相傳，非必父子世及，所以海都構釁，三汗連兵，爭戰數十年，至今尚未大定，陛下何不懲前毖後，妥立弘規，免得後嗣爭奪呢？」仁宗矍然道：「卿言亦是，容俟徐圖。」鐵木迭兒乃退。

靜候年餘，未見動靜，不免暗中惶急，遂私與失列門商議。看官，你道失列門是何等人物？就是前日傳太后旨，擅杖張珪的徽政院使。原來太后老而善淫，因鐵木迭兒年力垂衰，未能逞慾，有時或出言埋怨。鐵木迭兒善承意旨，遂薦賢自代。太后得了失列門，甚爲合意，大加寵幸。因此失列門的權勢，不亞鐵木迭兒。鐵木迭兒與他晤談，敍述前日密陳事，失列門笑道：「太師的陳請，還欠說得動人！」鐵木迭兒道：「據你的意思，應如何說法？」失列門道：「太師才高望重，難道不曉得釜底抽薪的計策麼？自今皇姪在都，無甚大過，你教主子如何處置！在下恰有一法，先將他調開遠道，那時疏不間親，自然好立皇子了。」鐵木迭兒喜動顏色，不禁拱手道：「這還要仰仗你呢！」失列門道：「太師放心！在下有三寸舌，不怕此事不行。」果然過了數日，有旨封和世㻋爲周王，賜他金印，出鎭雲南。

過了一年，復立皇子碩德八刺（一作碩巴迪拉）爲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和世㻋在雲南，已置官屬。聞仁宗已立太子，頗滋怨望，遂與屬臣秃忽魯、尙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目

丁、哈八兒禿、敎化等會議。敎化（即常侍嘉琿）道：「天下是我武宗的天下，如王爺出鎮，本非上意，大約由讒構所致。請先聲聞朝廷，杜塞讒口，一面邀約省臣，即速興兵，入清君側，不怕皇上不改前命！」大衆鼓掌稱善。敎化復道：「陝西丞相阿思罕，前曾職任太師，被鐵木迭兒排擠，把他遠謫；若令人前去商議，定可使爲我助。」和世㻋道：「旣如此，勞你一行。」

敎化遂率着數騎，馳至陝西，由阿思罕問明情形，很是贊成。當下召集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共議大事。塔察兒等聞命後，口中甚表同情，還說得天花亂墜，如何徵兵，如何進軍，不由阿思罕不信，議定發關中兵卒，分道自河中府進行，誰知他暗地裏寫了奏章，飛驛馳報，俗語說得好；

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未知元廷如何宣敕，請看下回表明。

鐵木迭兒之奸，中外咸知，仁宗亦豈不聞之？況臺官劾奏，至四十餘人之衆，即賢明不若仁宗，亦不至袒庇權奸，違衆愎諫如此；就令重以母意，不忍遽違，而左遷楊朶兒只，果胡爲者，讀史者或以愚孝譏之，實則猶未揭仁宗之隱，迨觀舍姪立子之舉，出自鐵木迭兒之密陳，乃知仁宗之心，未嘗不以彼爲忠。私念一起，宵小得而乘之，是殆所謂木朽而蟲生者。然則仁宗之心，得毋謂婦人之仁耶！前回敍仁宗之善政，不忍沒其長；此回敍仁宗之失德，不敢諱其短；瑕不掩瑜，即此可見矣。

第三十二回　爭位弄兵藩王兩敗　挾私報怨善類一空

却說陝西平章塔察兒，馳奏到京，當由仁宗頒發密敕，令他暗中備禦。塔察兒奉旨遵行，佯集關中兵，請阿思罕、教化兩人帶領，先發河中，去迎周王和世㻋，自與脫歡引兵後隨，陸續到河中府，待與周王相遇，託詞運糧犒雲南軍，求周王自行檢查，周王偏委着阿思罕、教化兩人，代爲察收。不防車中統藏着兵械，一聲暗號，軍士齊起，都在車中取出兇器，奔殺阿思罕等。阿思罕、教化手下，只有隨騎數十名，那裏抵敵得住，一陣亂殺，將阿思罕、教化兩人，已剁作數十段。塔察兒遂麾軍入周王營，誰知周王命不該絕，已得逃卒稟報，從間道馳去。塔察兒搜尋無着，還道他奔回雲南，飭軍士向南追趕，偏周王望北急奔，待至追軍回來，再擬轉北，那時周王已早遠颺了。塔察兒一面奏聞，一面再發兵北追，馳至長城以北，忽遇着一枝大軍，把他截住，以逸待勞，竟將塔察兒軍，殺死了一大半，剩得幾個敗殘兵卒，逃回陝西。

看官！你道這支軍從何而來？原來是察合台汗也先不花，遣來迎接周王的大軍。也先不花係篤哇子。篤哇在日，曾勸海都子察八兒，共降成宗，事見前文。嗣後察八兒復蓄異謀，

由篤哇上書陳變，請元廷遣師，夾擊察八兒。時成宗已殂，武宗嗣立，遣和林右丞相月赤察兒，發兵應篤哇，至也兒的石河濱，攻破察八兒，察八兒北走，又被篤哇截殺一陣，弄到窮蹙無歸，只好入降武宗。窩闊台汗國土地，至是爲篤哇所倂。篤哇死後，子也先不花襲位，又反抗元廷。初意欲進襲和林，不料弄巧成拙，反被和林留守，將他東邊地奪去。他失了東隅，轉思西略，方侵入呼羅珊，適周王和世㻋，奔至金山，馳書乞援。於是返旆東馳，來迎和世㻋。既與和世㻋相會，遂駐兵界上，專待追軍，果然塔察兒發兵馳至，遂大殺一陣，掃盡追兵，得勝而回。和世㻋隨他入國，與定約束，彼此頗是親暱，安居了好幾年。元廷也不再攻討，總算內外靜謐。

　無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王和世㻋，已經北遁，魏王阿木哥，却又東來。這阿木哥是仁宗庶兄。順宗少時，隨裕宗（即故太子眞金）入侍宮禁，時世祖尙在，鍾愛曾孫，特賜宮女郭氏，侍奉順宗。郭氏生子阿木哥，順宗以郭氏出身微賤，雖已生子，究不便立爲正室，乃另娶弘吉剌氏爲妃，便是武宗、仁宗生母，頤養興聖宮中，恣情娛樂的皇太后。仁宗被徙懷州時，阿木哥亦出居高麗，至武宗時，遙封魏王。到了延祐四年，忽有術者趙子玉，好談讖緯，與王府司馬脫不台往來，私下通信，說是阿木哥名應圖讖，將來應爲皇帝。脫不台信爲眞言，潛蓄糧餉，兼備兵器，一面約子玉爲內應，遂偕阿木哥率兵，自高麗航海，通道關東，直至利津縣。途次遇着探報，子玉等在京事洩，已經伏法，於是脫不台等慌忙東逃，仍

至高麗去了。

仁宗因兩次變亂，都從骨月啓釁，不禁憶起鐵木迭兒的密陳，還道他能先幾料事，思患預防。幸已先立皇子，方得臣民傾嚮，平定內訌，事後論功，應推鐵木迭兒居首，因此起用的意思，又復發生。這鐵木迭兒雖去相位，仍居京邸，與興聖宮中嬖倖，時通消息。大凡諂臣媚子，專能窺伺上意，仁宗退息宮中，未免提起鐵木迭兒的大名，那班鐵木迭兒的舊黨，自然乘機湊合，攛掇仁宗，復用這位鐵太師。仁宗尚有些顧忌，偏偏這興聖宮中的皇太后，又出來幫忙，傳旨仁宗，令起用鐵木迭兒，再爲右相。仁宗含糊答應，暗思復相鐵木迭兒，臺臣必又來攻訐，不如令爲太子太師，省得臺臣側目。主意已定，便卽下詔。

越日卽有御史中丞趙世延，呈上奏章，內陳鐵木迭兒從前劣迹，凡數十事，仁宗不待覽畢，就將原奏擱起。又越數日，內外臺官，陸續上奏，差不多有數十本，仁宗略一披覽，奏中大意，無非說鐵木迭兒如何奸邪，不宜輔導東宮，當下惹起煩惱，索性將所有各奏，統付敗紙簏中。適案上有金字佛經數卷，遂順手取閱，展覽了好幾頁，覺得津津有味，私自嘆息道：「人生不外生老病苦四字，所以我佛如來，厭住紅塵，入山修道。朕名爲人主，一日萬幾，弄到食不得安，寢不得眠，就是任用一個大臣，還惹臺臣時來絮聒，古人說得天子最貴，朕想來有甚麼趣味！倒不如設一良法，做個逍遙自在的閒人罷。」說畢，復默默的想了一番，又自言自語道：「有了，就照這麼辦！」便掩好佛經，起身入寢宮去了。

小子錄述至此，又要敍那金字佛經的源流。這金字佛經，就是維摩經。仁宗嘗令番僧繕寫，作爲御覽，共糜金三千餘兩。此時已經繕就，呈入大內，所以仁宗奉若秘本，敬置覽奏室內，每於披覽奏牘的餘暇，諷誦數卷，這且不必細表。

且說仁宗有心厭世，遂詔命太子參決朝政。廷臣見詔，多半滋疑，統說皇上春秋正富，爲何授權太子，莫非鐵木迭兒從中播弄不成？當下都密託近侍，微察上旨。侍臣在仁宗前，嘗伺候顏色，一時恰探不出甚麼動靜。只仁宗常與語道：「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可安樂麼？朕思祖宗創業艱難，常恐不能守成，無以安我萬民，所以宵旰憂勞，幾無暇晷，卿等那裏知我苦衷呢？」侍臣莫明其妙，只好面面相覷，不敢多言。過了數天，復語左右道：「前代嘗有太上皇的名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于來歲禪位太子，自爲太上皇，與爾等遊觀西山，優游卒歲，不更好麼？」左右齊聲稱善，只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道：「陛下年力正强，方當希蹤堯舜，爲國迎庥，爲民造福，若徒慕太上皇的虛名，實屬無謂。如臣所聞，前代如唐玄宗、宋徽宗，皆身罹禍亂，不得已禪位太子，陛下爲甚麼設此念頭？」這一席話，說得仁宗瞠目無詞，才把內禪的意思，打消淨盡。嗣是復勤求治道，所有一切佛經，也置諸高閣，不甚寓目。

會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令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事爲仁宗所聞，咈然道：「這是歷年弊政，若長此不除，人民都好爲惡了。」遂頒發嚴旨，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

法，仍追所釋囚，還寘獄中。既而中書省臣奏請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應下旨黜免，嚴汰僧徒，追還民田等語。仁宗一一准奏，並詔沈明仁姦惡不法，飭有司逮鞫從嚴，毋得庇縱，違者同罪。這兩道詔敕，乃是元代未曾見過的事情，不但僧侶爲之咋舌，就是元廷臣僚，亦是意不及料。

到了延祐七年元旦，日食幾盡，仁宗齋居損膳，命輟朝賀，甫及二旬，仁宗不豫，太子碩德八剌，焚香禱天，默祝道：「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長爲民主。天其有靈，幸賚昭鑒！」祝畢，又拜跪了好幾次。次夕，拜祝如故。無如人生修短，各有定數。既已祿命告終，無論如何祈禱，總歸沒有效驗，太子禱告益虔，仁宗抱病益劇。正月二十一日（元世祖殂於正月，成、武、仁三宗亦然，這也是元史中一奇）駕崩光天宮，壽三十有六，在位十年。史稱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可謂元代守文令主。小子以爲順母縱奸，未免愚孝；立子負兄，未免過慈；其他行蹟，原有可取，但總不能無缺點呢！

仁宗已殂，太子哀毀過禮，素服寢地，日歠一粥。那時太后弘吉剌氏，便乘機宣旨，令太子太師鐵木迭兒爲右丞相。越數日，復命浙江行省黑驢（一作赫嚕）爲中書平章政事，黑驢平時沒甚功績，且亦未有令望，只因族母亦列失八，在興聖宮侍奉太后，頗得寵信，因此黑驢迭蒙超擢，驟列相班。自是鐵木迭兒一班爪牙，又復得勢。

參議中書省事乞失監，素諂事鐵木迭兒，至是倚勢鬻官，被臺臣劾奏，坐罪當杖，他即密求鐵木迭兒，到太后處說情。太后召太子入見，命赦乞失監杖刑。太子不可，太后復命改杖爲笞。太子道：「法律爲天下公器，若稍自徇私，改重從輕，如何能正天下！」卒不從太后言，杖責了案。

徽政院使失列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道：「大喪未畢，如何即易朝官！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即位後，集宗親元老會議，方可任賢黜邪。」失列門慙沮而退。

於是宮廷內外，頗畏太子英明。獨鐵木迭兒，以太子尚未即眞，應乘此報怨復讎，藉洩舊恨。當下追溯讎人，第一個是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第二個是前平章政事蕭拜住，第三個是上都留守賀巴延，第四個是前御史中丞趙世延，第五個是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上都距京稍遠，不便將賀巴延立逮，趙世延已出爲四川平章政事，李孟亦已謝病告歸，獨楊朶兒只、蕭拜住兩人，尙在都中供職，遂矯傳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列門，御史大夫禿禿哈，坐堂鞫問，責他前違太后敕命，應得重罪。楊朶兒只勃然大憤，指鐵木迭兒道：「朝廷有御史中丞，本爲除奸而設，你蠹國殃民，罪不勝言，恨不即斬你以謝天下！我若違太后旨，先已除奸，你還有今日麼？」鐵木迭兒聞言，又羞又惱，便顧左右道：「他擅違太后，不法已極，還敢大言無忌，藐視宰輔，這等人應處何刑？」旁有兩御史道：「應即正法。」朶兒只唾兩御史道：「你等也備員風憲，乃做此狗彘事麼？」蕭拜住對朶兒只道：「豺狼當

道，安問狐狸？我輩今日，不幸遇此，還是死得爽快。只怕他也是一座冰山了！」兩御史不禁俯首。

鐵木迭兒怒形於色，頓起身離座，乘馬入宮。約二時，卽奉敕至徽政院，令將蕭拜住、楊朶兒只二人處斬。左右卽將二人反翦起來，牽出國門。臨刑時，楊朶兒只仰天嘆道：「天乎！天乎！我朶兒只赤心報國，不知爲何得罪，竟致極刑？」蕭拜住也呼天不已。既就戮，忽然狂飈陡起，沙石飛揚，嚇得監刑官魂不附體，飛馬逃回。都中人士相率嘆息，暗暗稱寃。

楊朶兒只妻劉氏，頗饒姿容，鐵木迭兒有一家奴，曾與覿面，陰加艷羨，至此稟請鐵木迭兒，願納爲己婦。鐵木迭兒卽令往取。那家奴大喜過望，趕車徑去，至楊宅，假太師命令，脅劉氏赴相府。劉氏垂淚道：「丞相已殺我夫，還要我去何用？」家奴見他淚珠滿面，格外憐惜，便涎着臉道：「正爲你夫已死，所以丞相憐你，命我來迓，並且將你賞我爲妻，你若從我，將來你要什麼，管教你快活無憂。」

劉氏不待言畢，已豎起柳眉，大聲叱道：「我夫盡忠，我當盡義，何處狗奴，敢來胡言？」說至此，急轉身向案前，取了一翦，向面上劃裂兩道，頓時血流滿面。復將髻子剪下，向家奴擲去，頓足大罵道：「你仗着威勢，敢來欺我！須知我已視死如歸，借你的狗口，回報你主，我死了，定要伸訴冥王，來與你主索寃，敎老賊預備要緊！」家奴無可奈

何，引車自去。既返相府，適鐵木迭兒在朝辦事，便一口氣跑至朝房，據實稟陳。鐵木迭兒大怒道：「這般賤人，不中抬舉，你去將他拏來，令他入鬼門關，自去尋夫便了。」旁有左丞張思明，聞着這言，便向鐵木迭兒道：「罪人不孥，古有明訓。況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萬一諸王駙馬等，因而滋疑，託詞謀變，丞相還能諉咎麼？」鐵木迭兒沉吟半晌，方悟道：「非左丞言，幾悞我事。」遂叱退家奴，家奴怏怏自回，楊妻劉氏，才得守節終身。

鐵木迭兒毒心未已，復奏白太后，揑造李孟從前過失，誹謗宮闈，不由太后不信，遂命將前平章政事李孟封爵，盡行奪去，並將李孟先人墓碑，一律仆毁，總算爲鐵師相稍稍吐氣。只趙世延出居四川，一時無隙可尋，他就百計圖維，陰令黨羽賄誘世延從弟，前來誣告世延。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利令智昏，竟詣刑部自首，只說世延如何貪婪，如何誕妄，其實統是無中生有，滿口荒唐。刑部早承鐵木迭兒微意，據詞陳請，詔旨不得不下，飭緹騎至四川，逮問世延。小子有詩刺鐵木迭兒道：

賢奸自古不相容，欲籲君門隔九重！尤恨元朝鐵師相，貪殘已甚且淫兇。

未知世延曾否被害，且至下回表明。

仁宗本一守文主，其不能無失德者，類由鐵木迭兒一人，煬蔽而成。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非中智以

上之君，末由燭其奸詐。仁宗第一中智者耳！故一用不已，至於再用；再用不已，猶且令爲太子太師。雖曰太后之主使，要亦仁宗之偏聽不明，有以致之也！兩藩之變，幸而卽平，否則喋血宮門，寧俟他日耶！至仁宗崩逝，鐵木迭兒更出爲首相，睚眦必報，妄戮忠良，英宗雖明，內迫於太后，外制於師傅，且因居喪盡禮，無暇顧及，是英宗之縱奸，情可曲原，而仁宗之貽謀不臧，未能諉咎可知也，讀此回猶慨然於仁宗之失云。

第三十三回　隆孝養迭呈册寶　洩逆謀立正典刑

却說趙世延爲四川平章政事，雖經逮問，究竟燕蜀遼遠，往返需時，未能刻日到京。京中帝位已虛，太子應承大統，自然擇日登陛，遂於三月十一日卽帝位于大明殿。循例大赦，當卽頒詔道：

洪維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世祖皇帝，神機睿略，統一四海，以聖繼聖，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羣生，君臨萬國，十年於玆。以社稷之遠圖，定天下之大本，協謀宗親，授予册寶。方春宮之與政，遽昭考之賓天，諸王貴戚，元勳碩輔，咸謂朕宜體先帝付託之重，皇太后擁護之慈，旣深繫於人心，詎可虛於神器？合詞勸進，誠意交孚，乃於三月十一日卽皇帝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此詔。

卽位後，追號先帝爲仁宗皇帝，尊皇太后弘吉剌氏爲太皇太后，皇后鴻吉哩氏爲皇太后。先是皇太后擬專國政，以和世球少有英氣，恐不易制，不若太子碩德八剌，較爲謙和，因此亦勸仁宗舍姪立子。仁宗既受權奸的慫恿，復承母后的勸告，所以決定主意，立碩德八剌爲太子。

至仁宗殂後，太子居喪，所有政務，太后擬專任鐵木迭兒，獨斷獨行，偏太子嘗出來干涉，免不得有些介意。到了即位的日子，太后也算來賀，太子見了太后，詞色少嚴。太后回至興聖宮，暗自悔恨道：「我不該命立此兒！」嗣是太后變喜成憂，漸漸的釀成疾病了。惟太皇太后冊文，元代未有此舉，乃由詞臣珥筆，敬謹撰成。其文云：

王政之先，無以加孝，人倫之本，莫大尊親，肆予臨御之初，首舉推崇之典。恭維太皇太后陛下，仁施溥博，明燭幽微，爰自居淵潛之宮，已有母天下之望。方武宗之北狩，適成廟之賓天，旋克振於乾綱，諒再安於宗祏，雖有在躬之歷數，實司創業之艱難，儀式表於慈闈，動協謀於先帝，莫究補天之妙，尤如扶日之升。位履至尊，兩翼成於聖子；嗣登大寶，復擁佑於藐躬，矧德邁塗山，功高文母，是宜加於四字，或益衍於徽稱。謹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徽文崇佑太皇太后。於戲！玆雖涉於虛名，庶庸申於善頌。九州四海，養未足於孝心；萬歲千秋，願永膺於壽祉。

又有皇太后冊文一篇，亦寫得玉潤珠圓。其文云：

坤承乾德，所以著兩儀之稱；母統父尊，所以崇一體之號。故因親而立愛，宜考禮以正名。恭惟聖母溫慈惠和淑哲端懿，上以奉宗祧之重，下以敍倫紀之常，恢王化於二南，嗣徽音於三母，輔佐先考，憂勤警戒之慮深，擁佑眇躬，撫育提携之恩至。迨於今日，紹我丕基，規模一出於慈闈，付託益彰於祖訓。致天下之養以爲樂，未足盡於孝心；極域中

之大以爲尊，庶可尊其懿美，式遵貴貴之義，用罄親親之情。謹遣某官某奉册上尊號曰皇太后。伏維周宗綿綿，長信穆穆，備洛書之錫福，粲坤極之儀天，啓佑後人，永錫胤祚！太皇太后及皇太后，遞受諸王百官朝賀，說不盡的繁文縟節，小子也不必細敍。

單說太子碩德八剌既已嗣位，因身後廟號英宗，小子此後遂沿稱英宗二字。英宗大赦後，復封賞羣臣，特進鐵木迭兒爲上柱國太師，並詔中外毋沮議鐵木迭兒敕令。鐵木迭兒愈加横行，降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召他就職，在鐵木迭兒的意思，逆料李孟必不肯來，就好說他違旨不臣，心懷怨望，大大的加一罪名。不料李孟聞命，欣然就道。途次遇着翰林學士劉賡，正來慰問，遂與偕行至京，立赴集賢院中。

宣徽使以聞，並奏請李孟到任，例應賜酒。英宗愕然道：「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麼？」適鐵木迭兒子巴爾濟蘇在側，便與語道：「你等說他不肯奉命，今果何如？」巴爾濟蘇俯首無言。英宗復召見李孟，慰勞有加，由是讒不得行。李孟嘗語人道：「老臣待罪中書，無補國事，聖恩高厚，不奪俸祿，今已老了，欲圖報稱，恐亦無及了！」英宗聞言，格外稱善。未幾卒於官，御史累章辨誣，有旨復職，尋復追贈太保，進封魏國公，謚文忠。史稱皇慶延祐時，每一亂命，人必謂由鐵木迭兒所爲，得一善政，必歸李孟，所以中外知名。可奈母后擅權，僉人用事，以致懷忠未遂，賚志以終，這也眞是可惜呢！

是年五月，英宗幸上都，鐵木迭兒隨駕同去，他想中害留守賀巴延，使人往報，故意遲

延一日。巴延計算道里，須五日方到，不料第四日午後，車駕已抵上都，累得巴延手忙脚亂，不及衣冠，先迎詔使，隨後方穿了朝服，出迎英宗。俟英宗入居行宮，鐵木迭兒即劾奏巴延便服迎詔，坐大不敬罪，請即嚴懲。英宗不欲究治，偏鐵木迭兒抗聲道：「如此逆臣，還好姑息麼？此時不嚴行究辦，將來臣工玩法，如何處治？」說得英宗不能不從。遂將賀巴延褫職，下五府雜治。鐵木迭兒密囑府吏，令將巴延置死，可憐秉正不阿的賀留守，爲了張弼一案，觸怒權奸，竟被他傾陷，寃寃枉枉的慘斃獄中。府吏報稱巴延病死，由鐵木迭兒作證，就使英宗知他舞弊也只好糢糊過去。

嗣鐵木迭兒，聞知趙世延已械繫至都，飛飭刑部從嚴審訊。刑部又暗囑世延從弟，敎他堅執前言，不得稍縱，於是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與世延對簿，全不管弟兄情誼，一味賠造，咬定世延罪狀。世延先與爭辯，嗣見刑部左袒從弟，轉忿爲笑道：「我的弟兄，從前還是安分，不敢如此撒謊，今日驟然昧良，必是有人導壞，我想你等官吏，也須存點公道，明察曲直，不要專附權奸，搆陷善類。須知天道昭彰，報應不爽，一時得勢，能保得住將來麼？」刑部猶大聲呵叱，世延道：「何必如此！鐵太師仇我一人，只敎我死便休，必導人爲非，嗾吏作奸，計亦太拙呢！」胥益兒哈呼聞着兄言，到也自知理屈，寂然無語。偏刑部鍛鍊成獄，奏請置諸極典。會英宗已返燕都，覽刑部奏牘，批諭世延犯法，已在赦前，現經大赦，毋庸再議等語。

看官！你想這鐵木迭兒，用盡心思，想害世延，如何就肯干休？當下入奏英宗，以世延罪符十惡，不應輕赦。英宗不從，鐵木迭兒復命刑部屬吏，威嚇世延，逼令自裁。世延道：「我負若罪，應該明正典刑，藉伸國法，何必要我自盡！」刑部亦弄得沒法，尋思暗殺世延，偏英宗下詔刑部，飭他愼重羈囚，不得私自用刑。世延乃得安住獄中，鐵木迭兒復令侍臣伺間奏請。會英宗出獵北涼亭，臺臣或上書諫阻，英宗不允。侍臣遂乘間進言道：「獮狩是我朝祖制，例難廢輟。臺臣無端諫阻，借此邀名，此風殊不可長，卽如前御史中丞趙世延，遇事輒言，朝右都稱他敢諫，其實都是沽名釣譽，舞文弄法呢。」英宗道：「你等爲鐵木迭兒作說客麼？世延忠誠，先帝尙敬禮有加，只鐵木迭兒與他有嫌，定欲加他死罪，朕豈肯替鐵木迭兒報復私讎？你等亦不必向朕饒舌！」侍臣被英宗窺破私情，不禁面頰發赤，忙跪下叩首，齊稱萬歲。

嗣後世延從弟，自思言涉虛誣，不敢再質，竟爾逃去。後來世延尙囚繫兩年，至拜住入相，代他伸冤，方得釋放，這且按下。

再說鐵木迭兒欲殺世延，始終不得英宗聽信，心中很是憤悶，隨入見太皇太后。適太皇太后抱病，奄臥在牀，由鐵木迭兒慰問一番。太皇太后也無情無緒的答了數語。鐵木迭兒復與談起朝事，太皇太后長嘆數聲。鐵木迭兒道：「嗣皇帝很是英明，慈躬何故長嘆？」太皇太后道：「我老了，你亦須見機知退，一朝天子一朝臣，休得自罹羅網！」鐵木迭兒聞了這

語，恍似冷水澆頭，把身上的熱度，降至冰點以下，頓時瞪目無言。

忽閃出一老婦道：「太皇太后慈體不寧，正爲了嗣皇帝！」語未說完，已被太皇太后聽着，便瞋目視老婦道：「你亦不必多說了，我病死後，你等不必入宮，大家若有良心，每歲春秋，肯把老身紀念，奠杯清酒，算不枉伴我半生！」言至此，潛然下淚。那老婦亦陪着嗚咽。鐵木迭兒也不知不覺的淒楚起來。看官欲知老婦名氏，由小子乘暇補出，此婦非他，就是上文敍過的亦列失八。

亦列失八嗚咽了一回，便對着鐵木迭兒以目示意，鐵木迭兒即起身告別。亦列失八也隨了出來，邀鐵木迭兒另入別室，彼此坐定。亦列失八道：「太皇太后的情狀，太師曾瞧透麼？」鐵木迭兒無語，只用手理鬚，緩緩兒的拂拭，惹動亦列失八的焦躁，不禁冷笑道：「好一位從容坐鎭的太師！事近燃眉，還要理鬚何用？」鐵木迭兒道：「國家並沒有亂事，你爲何這般慌張？」亦列失八道：「太皇太后的病源，實從嗣皇激成。太皇太后要做的事，嗣皇帝多半不從，太師身秉國鈞，理應爲主分憂，奈何袖手旁觀，反不若我婦人小子呢？」鐵木迭兒道：「據你說來，敎我如何處置？」亦列失八道：「這是太師故作痴呆哩。」鐵木迭兒道：「我並非痴呆，實是一時沒法。既蒙指示，還須求教！」亦列失八道：「我一婦人，何知國計！就使有些愚見，太師亦必不見從。」鐵木迭兒道：「古來智婦，計畫多勝過男子，彼此相知，何必過諱！」亦列失八欲言又默，沉吟了好一歇，鐵木迭兒起坐，密語亦列

失八道：「有話不妨直談，無論甚麼大事，我誓不漏風聲！」亦列失八道：「果眞麼？」鐵木迭兒道：「有如天日！」亦列失八正要吐謀，復出至門外，四顧一周，然後轉入室內，與鐵木迭兒附耳密語。鐵木迭兒先尙點首，繼卽搖頭，又繼卽發言道：「我却不能！」亦列失八道：「太師不洩秘謀，料可行得。」鐵木迭兒道：「我已宣誓，你休疑心！只我不便幫忙，你等須要諒我！」亦列失八道：「事若得成，太師亦與有力，但未知天意何如？」鐵木迭兒道：「我不任咎，何敢任功！」隨卽辭出。

亦列失八遂與平章政事黑驢，徽政使失列門，及平章政事哈克繖，御史大夫脫武哈，密議了許多次，專待機會到來，以便發作。不意英宗運祚未終，偏出了一位開國元勳的後裔，翊佐新君，窺破姦謀，令一場弒逆大案，化作霧盡煙消。這人爲誰？名叫拜住，乃是木華黎後嗣安童之孫。

拜住五歲喪父，賴母敎養成人。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拜住有所動作，必稟承母訓，偶一越禮，母卽譙訶不少貸，以此飭躬維謹，鍊達成材。初襲爲宿衞長，尋進任大司徒，熟諳掌故，饒有聲望。英宗在東宮時，已聞拜住名，遣使召見。拜住道：「嫌疑所關，君子宜愼！我掌天子宿衞，私自往來東宮，我固得罪，皇太子亦干不便，請爲我善辭！」來使返報英宗，英宗稱善不置。

旣卽位，卽擢拜住平章政事，且隨時召見，令他密訪姦黨。拜住日夕留意，旣略聞黑驢

等事，便入奏英宗。英宗命內外官吏設法偵查，果得黑驢等謀變詳情。原來英宗有心報本，擬四時躬享太廟，命禮部與中書翰林等集議典禮。議畢覆奏，無非踵事增華，所有法駕祭服，應格外修備，先祭三日，宜出宿齋宮，表明誠潔等情，英宗自然准奏。黑驢等既已聞命，便與失列門商議，將乘英宗出宿齋宮，遣盜入刺。會英宗復擢拜住為左丞相，把哈克繖罷職，命出任嶺北行省。哈克繖悻悻不平，走告失列門，失列門即引為同志，復陰報亦列失八，決議提早行事，改圖廢立，誰知謀變益亟，漏洩愈快。

英宗既知此事，立召拜住入議。拜住道：「這等奸人，擅權已久，早應把他誅黜；今幸上天癉惡，得洩逆謀，及此不除，更待何時！」英宗尚未及答，拜住復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萬一姦黨生疑，弄兵搆禍，恐怕都門以內，必致大亂。」英宗動容道：「朕志已決，卿為我效力，擒此姦邪！」拜住即退，召集衞士千名，四處擒拏，不到一日，已將黑驢、失列門、哈克繖、脫忒哈等，一律拏到，復把亦列失八，亦擒出宮中。罪人既得，即覆奏英宗，請交刑官鞫問。英宗道：「他若借太皇太后為詞，朕反措詞為難，不如速誅為是！」拜住領命，即飭將四男一婦，如法捆綁，推出國門外，斬首伏法。小子有詩咏此事道：

上蒼覆幬本無私，莫謂天心不一知！禍福惟憑人自召，及身戮没悔嫌遲。

五犯伏法以後，未知鐵木迭兒有無獲罪！容至下回敍明。

本回賡續前文，仍是敍述姦黨，肆行不法事。開首錄太皇太后册文，所以明禍階之有自。太皇太后爲順宗正妃，母以子貴，築宮頤養，二子一孫，皆爲天子，自來后妃之極遇，鮮有逾此者。乃東朝既正，淫恣無忌，內則亦列失八用事，外則鐵木迭兒、失列門、哈克繖等，朋比爲奸，至於宮廷謀變，幾成大逆，微丞相拜住，不待南坡之弑，而英宗已飲刃矣。故本回爲羣奸立傳，實不啻爲太后立傳，宮闈濁亂之弊，固有若是其甚者！

第三十四回　滿惡貫奸相伏冥誅　進良言直臣邀主眷

却說鐵木迭兒，於黑驢等謀變事，本是置身局外，坐觀成敗。因此黑驢等同日授首，鐵木迭兒不遭牽累，反得了許多賞賜，這賞賜從何而來？因黑驢、失列門、哈克繖家產，盡付查抄，不得藏匿。各家擁貲甚富，失列門平日，仗着太后寵幸，所有內府珍玩，統移置家中。外此如金銀鈔幣，裘馬珠寶，幾不勝數。此次經拜住督率衞士，一律抄出，半充國帑，半給功臣。鐵木迭兒身居首輔，所得賞給，自然較多。拜住以下，頒賜有差，奸黨失勢，正士揚眉，這也不在話下。

到了冬季，英宗始被服袞冕，親祀太廟，先期齋戒，臨事肅皇，這是元代第一次盛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道旁人民，莫不聳觀，英宗即下詔改元，年號至治。其文道：

朕祇肅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維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袞冕，恭謝於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玆踰歲，用協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始。可以明年爲至治元年，特此布赦，宣告有衆。

至治元年元旦，英宗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越日，即令僧侶在文德殿修佛事。朝

右諸臣，已有遺議，只因元代素重佛敎，不便奏阻。兼且英宗嗣位，曾飭各郡建帝師拔思巴殿，規制視孔廟有加，大家微窺上意，那個肯來抗爭，轉瞬間已近元宵，英宗欲張燈禁中，疊成鰲山，於是禮部尚書兼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忍耐不住，繕具奏疏，親至左丞相拜住宅中，託拜住入陳，拜住先展開奏牘，略去起首套語，覽讀要文道：

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愼！

讀至此，顧張養浩道：「你思奏阻張燈麼？聞主子已命籌辦，恐怕未必照准。」隨又讀下道：

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國家幸甚！臣民幸甚！

拜住又道：「說得痛切！」張養浩接着道：「大事多從小事起，今日張燈，明日酣歌，色荒酒荒，不期自至。公爲大臣，蒙主親信，所以養浩特來親託。若主子肯納芻言，就是杜漸防微的至計。公意以爲何如？」拜住道：「此等美舉，自當玉成，我當卽刻進去，奏聞主子便了。」養浩稱謝而別。

拜住果卽袖疏入宮，由英宗特別命見，問他何事，拜住卽陳上養浩奏章。經英宗覽畢，勃然道：「朕以爲什麼要政？區區張燈的事情，也來諫阻，難道做主子的只可日日愁勞，連

一日消遣，都動不得麼？」拜住免冠叩首道：「孔子說的爲君難，爲君有甚麼難？只因一擧一動，史官必書，寧善毋惡，寧得毋失，所以稱作難爲。張燈雖是小事，怎奈一夕消遣，千載遺傳，倘後王因此藉口，以致縱欲敗度，豈不是貽譏作俑麼？還求陛下明察！」英宗乃改怒爲喜道：「非張希孟不敢言，非卿亦不能再諫，朕即命他停辦罷。」拜住復叩首而退。希孟係養浩字，呼字不呼名，係特別敬重的意思。

越宿，又詔賜張養浩尙服金織幣帛各一襲，旌他忠直。未幾，復飭改建上都行宮。拜住又進諫道：「北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麥，陛下初登大寶，未曾軫恤民瘼，先自勞動大役，恐妨害農務，致失民望，不如寬待數年，再議興工。」英宗點首稱善，亦命停止工役。惟敕建萬壽山大刹，驅役數萬人，幷治銅五十萬斤，鑄造佛像。

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及成珪、李謙亨等，上書直諫，大旨以連歲洊飢，宜休民力，且時當春季，東作方興，更不應病民動衆。這書入奏，偏惱動英宗性子，把書駁斥，適鐵木迭兒次子鎖南，爲治書侍御史，與觀音保等有隙，密奏他訕上沽直，坐大不敬罪。英宗便飭逮觀音保等，親加鞫訊，觀音保道：「諫諍是人臣的職務，臣甘爲龍逢比干，不願陛下爲桀紂！」鎖咬兒哈的迷失道：「輦轂以下，僧侶橫行，陛下還要這般迷信，難道靠着這班禿頭，果可治國安家麼？如治御史鎖南，劾臣等訕上不敬，鎖南專逢君惡，臣等願格君非，孰爲有罪？孰爲無罪？就使一時不明，後世自有公論呢。」英宗道：「你等謗朕猶

可，詆僧及佛，實是有罪，朕不便寬恕！」便命交刑部讞罪，刑部覆稱應加大辟，遂詔殺觀音保及鎖咬兒哈的迷失，只成珪、李謙亨兩人，罪從末減，杖徙遼東奴兒干地。

鐵木迭兒以鎖南得寵，自己亦好乘此圖謀籠絡英宗，左思右想，復將從前做過的把戲，再演一齣，看官曾記憶周王和世㻋麼？仁宗爲了鐵木迭兒一言，把和世㻋調往雲南，激成變釁，逐出漠北。還有和世㻋胞弟圖帖睦爾，安居燕都，未曾受累。偏鐵木迭兒暗裏藏刀，又想將他驅逐出去，當下與中政使咬住商議，咬住本是個蔑片朋友，見了鐵木迭兒，非常奉承。至談及圖帖睦爾事，咬住道：「不勞師相費心，但教晚輩一言，包管他徙謫遠方。」鐵木迭兒大喜，拱手告別。

咬住即密上奏疏，果然一牘甫陳，詔書即下，命圖帖睦爾出居瓊州。瓊州係南海大島，屬粵東管轄，與京師相距七千餘里，地多蠻瘴，炎熇逼人。廷右諸臣，尙不知圖帖睦爾犯了何罪，充放到這般遠地，嗣復接讀詔敕，係禁術士交通諸王駙馬，幷掌陰陽五科吏士，不得妄洩占候，大衆纔有些覺悟起來。嗣復偵得咬住密奏，係說圖帖睦爾與術士往來，恐將謀爲不軌，魏王覆轍，可爲前鑒，請先事預防，毋致噬臍等語。看官！你想九五之尊，誰人不欲？英宗的位置，本是得武宗兩子中，攘奪而來，他在位一日，防着一日，此次得咬住密疏，比槍矢還要利害，不論他是眞是假，究不若先發制人，因此把圖帖睦爾充發遠方，免得他在京作梗。這是人情同然，不要怪這英宗呢！

鐵木迭兒以事事得手，復思專寵，并引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作爲臂助。思明忌拜住方正，每與黨人密謀，設計構陷。或告拜住預爲戒備，拜住慨然道：「我祖宗爲國元勳，世篤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無非因皇上念我祖功，俾得相承勿替。每念國家大利，莫如大臣協和。今若因右相讎我，我便思報，是朝局水火，自召紛爭，非但吾兩人不幸，就是國家亦必不利。我惟知盡我心力，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外此一切功怨，非我思存，死生憑諸命，禍福聽諸天，請你等不必多言！」自是拜住愈加效力，張思明等亦無隙可乘。會鐵木迭兒奏請殺平章王毅，右丞高昉，英宗密問拜住，是否當誅。拜住驚問何事？英宗道：「據原奏言在京諸倉，糧儲虧耗，王、高兩臣，責任清理，負恩溺職，罪在不赦，所以應加嚴刑！」拜住道：「平章右丞，統是宰臣的副手，宰相應論道經邦。不應責他錢穀瑣務，況且王、高二臣，曾由右相奏委，莫非他不善逢迎，因成嫌隙，否則，何故出爾反爾，前日奏委，今日奏誅？」英宗沉思良久道：「卿言亦是！」遂不從鐵木迭兒言。

鐵木迭兒大爲失望，便奏請病假，數日不朝。英宗亦未嘗慰問，只册立皇后亦啓烈氏，命他持節往迎，專授册寶。立后禮成，鐵木迭兒仍稱疾不出。會拜住奉旨，回范陽原籍，爲祖安童立忠憲王碑。鐵木迭兒竟乘輿入朝，至內門，英宗遣左丞速速，賜以酒道：「卿年老，宜自愛重！待新年入朝，亦未爲晚。」鐵木迭兒怏怏退出。

是時姦黨布滿朝端，遇有政務，必至鐵木迭兒家，稟陳底細，鐵木迭兒屢思傾陷拜住，

無如拜住方得嚮用，任他百計營謀，終不得逞，因此這位鐵師相，也弄得神志懊喪，咄咄書空。不到數旬，竟爾疾病纏身，臥床不起。偏偏不如意事，雜沓而來，他的心腹張思明，隨英宗至上都，被拜住奏了一本，杖責數十，逐回原籍。鐵木迭兒聞着，已經不安，不意拜住又疊奏兩案，都牽連鐵木迭兒，那時鐵太師不是病死，也要氣死。一案是司徒劉夔夔買田數千畝，賂宣政使八剌吉思，託詞買給僧寺，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償付田直。八剌吉思，免不得與鐵木迭兒商量，鐵木迭兒父子，及御史大夫鐵失，共得贓鉅萬，經拜住訐發，劉夔夔、八剌吉思自然坐罪，不得復活，只赦了鐵失一人。一案是術士蔡道泰，私通良家婦女，妒姦殺人，獄已備具，道泰論抵，他偏私賂鐵木迭兒，打通關節，運動獄官，改供緩獄，又經拜住訐發，立誅道泰，獄官亦坐罪。鐵木迭兒雖未曾拏問，畢竟賊膽心虛，又驚又愧，又恨又悔，懨懨牀簀，服藥無靈，結果是一命嗚呼，魂登鬼籙！

事有湊巧，那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亦病勢沉重，奄然逝世。距鐵木迭兒病死，不過一二十日。原來太皇太后，自英宗卽位後，便已得病，接連是失列門伏誅，失了一個貼肉的倖臣；亦列失八駢戮，又少了一個知情的伴媼，一枕淒涼，萬般苦楚，且又不便說明，好似啞子吃黃蓮，只有自知，無人分曉。虧得參苓等物，朝晚服餌，總算勉勉強強的拖了一年，嗣復聞得鐵木迭兒身死，不禁唏噓道：「痴兒負我！痴兒負我！」嗣是病益加重，困頓了十數日，也卽告終。英宗仍照例舉喪，追諡昭獻元聖皇后。

禮官以十月有事太廟，奏請國哀期以日易月，待旬有二日後，乃舉祀事。英宗道：「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便了。」冬祭後，特授拜住爲右丞相，兼監修國史。拜住辭不敢受，英宗道：「卿佐朕二年，不避權貴，敢任勞怨，朕看滿廷王公，無出卿右，意欲授卿公爵，爲卿酬勞，至若右相一職，除卿外還有何人？卿毋再辭！」拜住頓首道：「陛下必欲以右相授臣，臣敢不祇遵上命，若三公秩位，所以崇德報功，臣無功德，何堪當此？」英宗道：「朕知道了。」

越日，即以立右丞相拜住，頒詔天下。惟左丞相一缺，不另設人。在英宗的意見，實是倚畀獨專，不使掣肘，拜住亦感激圖報，首薦張珪，令復爲平章政事，并召用舊臣王約、韓從益等，令他食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又起吳澄爲翰林直學士。澄年已老，因聞拜住求賢若渴，乃杖策入朝。

會英宗命寫金字藏經，令左丞速速代傳詔旨，飭澄爲序，澄瞿然道：「主上寫經，爲民祈福，原是盛舉；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解，如佛氏好言輪廻，不過謂善人死去，上通高明，光齊日月，惡人死去，下淪汙穢，微等蟲沙。徒侶不明此旨，反謂誦經設醮，可以超薦靈魂。試思我朝的列祖列宗，功德蓋世，何用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寫經追薦，已不知若干次，若謂未效，是爲蔑佛；若謂已效，是謂誣祖，是此兩難，敎臣如何下筆？就使遵旨撰就，也是一時欺人，不能示後，請左丞爲我覆奏罷！」

速速據實奏陳，適拜住在側，便道：「吳學士的言語，很是有理，從古以來，帝王得天下，總以得民心爲本，失民心便失天下，若徒索虛無，何關實際？梁武帝以佞佛亡國，願陛下詳察！」英宗道：「近有人謂佛教可治天下，難道此言不確麼？」拜住道：「清淨寂滅，只可自治；若要治天下，除仁義道德外，殊無他法！陛下試想佛教宗旨，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夫婦，天下若照此通行，人種都要滅絕，還有什麼綱常呢！」英宗道：「唐太宗時有魏徵，不愧諫臣，卿亦可算一魏徵了！」拜住道：「槃圓水圓，盂方水方，有納諫的太宗，自有敢諫的魏徵，陛下能從諫如流，臺官中不乏忠臣，何止一臣呢！」英宗道：「卿言甚善，朕當聽卿，所有政務，亦願卿熟慮愼行！」拜住遵旨而退。

越數日，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奏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應追奪官爵，籍沒家貲等語。英宗復問拜住，拜住道：「誠如御史等言。」英宗便詔奪鐵木迭兒原官，並一切封贈，又令衞士查抄家產，金珠玉帛，價值累萬。於是鐵木迭兒的遺黨，人人自危，朝思夜想，彼籌此畫，遂鬧出一場天大的逆案。小子有詩咏道：

芟惡宜如芟草嚴，胡為奸黨未全殲？須知蜂蠆猶留毒，一誤何堪再誤添！

欲知逆案詳細，請看下回便知。

英宗之失德，莫如殺觀音保等一事。然觀音保等之死，實鐵木迭兒父子構成之。元自世祖以來，阿合

馬、盧世榮、桑哥等，相繼爲奸，累遭顯戮。至如鐵木迭兒之貪淫忮虐，較阿合馬等爲尤甚，而乃權寵終身，安死牖下，後雖奪官籍產，而放恣一生，竟逃國法，未始非仁、英二宗之失刑也！拜住專任相職，不可謂不得君，觀其任賢去邪，陳善納誨，亦不可謂不盡忠，然朝右奸黨，未盡戮逐，死灰尚且復燃，能保奸黨之不肆反噬乎？故本回爲英宗君相合傳，而褒中寓貶，自有微意，讀者可於言外見之，毋徒視作斷爛朝報也！

第三十五回　集黨羽顯行弒逆　扈鑾蹕橫肆姦淫

且說御史大夫鐵失，本是鐵木迭兒的走狗，嘗拜鐵木迭兒爲義父，自稱乾兒。至鐵木迭兒奪官籍爵，其子鎖南亦免職，兩人很是怨憤，恨不得將英宗、拜住兩人，立刻捽去。無如君臣相得，如漆投膠，拜住說一事，英宗依一事，拜住說兩事，英宗依兩事，鐵失、鎖南，只恐拜住再行奏劾，重必授首，輕必加譴，因此日夜籌謀，時思下手。還有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平章政事完者，典瑞院使脫火赤，樞密院副使阿散，僉書樞院事章台，衞士禿滿，及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不花、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及鐵失弟索諾木等，統聯結一氣，伺機待發。巧值英宗幸上都，拜住隨去，奸黨或從或不從，內外煽謀，勢愈急迫。

一夕，英宗在行宮，忽覺心驚肉跳，坐立欠安，上牀就寢，彷彿似有神鬼在側，倏寤倏醒。自思夜睡不寧，莫非有魔障不成，遂於次日起床，飭左右傳旨，命作佛事。拜住聞命，即入奏道：「國用未足，佛事無益，請陛下收回成命。」英宗遲疑半晌，方道：「不作佛事，也屬無妨。」拜住退後，不到半日，又有西僧進奏，略言陛下驚悸，國當有厄，非大作

佛事，及普救罪囚，恐難禳災徼福。英宗道：「右相說佛事無益，所以罷休，你去與右相說知，再作計較。」

西僧奉旨，即往與拜住商議。拜住瞋目道：「你等專借佛事爲名，謀得金帛，這還可以曲恕；惟一作佛事，便赦罪犯，你想朝廷憲典，所以正治萬民，豈容你僧徒弄壞？縱庇一囚，貽害數十百人，以此類推，釀惡不少，你等藉此斂財，佛如有靈，先當誅殛！我輔政一日，你等休想一日，快與我退去，不必在此嘵舌！」

西僧撞了一鼻子灰，便出去通知奸黨。原來西僧進言，實是奸黨主使，意欲藉此赦罪，免得譴戮。偏偏拜住鐵面無私，疾詞呵斥。那時奸黨憤不可遏，齊聲呼道：「不殺拜住，誓不干休！」鐵失時亦在場，便道：「你等亦不要瞎鬧，須計出萬全，方可成功。今日的事情，只殺一個拜住，也恐不能成事，看來須要和根發掘呢！」大衆連聲道：「甚好！這等主子，要他何用？不如併殺了他。」鐵失道：「去了一個主子，後來當立何人？」這一語却問住衆口。鐵失笑道：「我早已安排定當了！晉王現鎭北邊，何妨迎立？」大衆都齊聲贊成。鐵失道：「晉王府史倒剌沙，與我往來甚密，他子哈散，曾宿衞宮中，我前已令哈散回告乃父，繼復使宣徽使探忒密語晉王，諸已接洽，總教大事一成，便可往迎。」大衆道：「嗣皇已有着落，大事如何行得？」鐵失道：「聞昏君將回燕京，途次便可行事。好在我領着阿克蘇衞兵，敎他圍住行幄，不怕兩人不入我手，就使揷翅也難飛去！」言畢，呵呵大笑。大衆

道：「好極！好極！但也須遣人密報，免得臨事倉皇。」鐵失道：「這個自然，我便着人去報便了。」當下派遣斡羅思北行。

斡羅思即日趲程，一行數日，方到晉王府中。聞晉王出獵禿刺，只探忒留着，兩下接談。探忒道：「我與倒剌沙已議過數次，倒剌沙很是贊成。只王意尙是未定。」斡羅思道：「倒剌沙內史，想伴王同去。」探忒道：「是的！」斡羅思道：「事在速行，我與你同去見王，何如？」探忒應着，便跑至禿剌地方，入見晉王。

晉王問有何事？斡羅思道：「鐵御史令我前來，致詞王爺，現已與也先鐵木兒、失禿兒哈散等，謀定大事。若能成功，當推立王爺爲嗣皇帝！」這語說出，總道晉王笑臉相迎，不意晉王顏色驟變，大聲叱道：「你敢教我謀死皇姪麼？這等奸臣，留他何用，快推出斬訖！」斡羅思被他一嚇，身子似殺鷄般抖將起來，但見旁邊走過一人跪稟晉王道：「王爺如誅斡羅思，轉使皇帝疑爲擅殺，不如囚解上都，使證逆謀，較爲妥當。」晉王視之，乃是府史別烈迷失，便道：「你說得很是！便命你押解去罷。」於是命左右抬過檻車，把斡羅思加上鐐銬。推入車內，由別烈迷失，帶了衞卒百名，解送上都。

看官欲知晉王爲誰？待小子補敍詳明。晉王名也孫鐵木兒（一作伊遜特穆爾）係裕宗眞金長孫，晉王甘麻剌嫡子。甘麻剌曾封鎭漠北，管轄太祖發祥的基址，領四大鄂爾多地，蒙語稱爲四大斡耳朶。世祖殂時，甘麻剌聞訃奔喪，至上都，擁立成宗。大德二年，甘麻剌歿，

子也孫鐵木兒襲位，仍鎭北邊。武宗、仁宗先後嗣立，也孫鐵木兒統共翊戴，立有盟書。至是不願附逆，因囚遣斡羅思赴上都。偏値英宗南還，禍機已發，好好一位英明皇帝，及一個忠良右相，竟被鐵失兄弟等害死南坂。

原來南坡距上都，約百餘里，英宗自上都啓蹕，必至南坡暫駐。這日夜間，鐵失已密命阿克蘇衞兵，守住行幄，他卽率領奸黨，持刀而入。拜住正要就寢，驀聽外面有喧嚷聲，卽持燭出來，只見鐵失弟索諾木，執着明晃晃的刀，首先奔至。拜住厲聲喝道：「你等意欲何爲？」一言未已，索諾木已搶前一步，手起刀落，將拜住持燭的右臂，剁落地上，拜住大叫一聲，隨仆於地，逆黨乘勢亂砍，眼見得不能活了。拜住已死，鐵失復帶着逆黨，闖入帝寢。英宗時已就臥，聞聲方起，正在披衣下床，逆黨已劈門而入。英宗忙叫宿衞護駕，誰知衞士統不知去向，那罪大惡極的鐵失，居然走至榻前，親自動手，把刀一揮，將英宗殺死。英宗在位三年，年僅二十一，天姿明睿，史稱他刑戮太嚴，奸黨畏誅，因搆大變。小子以爲鐵失、鎖南，早罹罪案，若英宗先已加誅，便是斬草除根，難道還能圖變麽？這是史官論斷太偏，不足憑信。

這且休表，且說鐵失等已殺了拜住，弒了英宗，便推按梯不花、也先鐵木兒爲首，奉着璽綬，北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也孫鐵木兒聞着此變，一時不好究治逆黨，就在龍居河（卽克魯倫河）旁，設起黄幄，受了御寶，先卽皇帝位，布告天下。這詔敕却用蒙文，很足發噱，抄錄如下

道：

薛禪皇帝（蒙語尊稱，世祖爲薛禪皇帝，薛禪云者，聰明天縱之謂）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剌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斡耳朶，及軍馬達達（達達即韃子）國土都付來，依着薛禪皇帝聖旨，小心勤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麽勾留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蒙語稱成宗爲完澤篤皇帝，完澤篤者，有壽之謂），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朶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着。扶立了兩個哥哥，曲律皇帝（蒙語稱武宗爲曲律皇帝，曲律者，傑出之謂），普顏篤皇帝（蒙語稱仁宗爲普顏篤皇帝，普顏篤者有福之謂），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次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姪的皇帝，生天了也麽，道迤南諸王大臣軍士的，諸王駙馬臣僚達之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宴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朶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是日，即命也先鐵木兒爲中書右丞相，倒剌沙爲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餘如失禿兒赤斤、鐵木兒、完者、禿滿等，俱授官有差。當下遣使赴上都，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一面令右相也先鐵木兒，準備法駕，調集侍從，擇日啓程，向京師進發。

也先鐵木兒自恃功高，又得大位，心中欣慰異常，便致書鐵失，敎他前來迎駕。鐵失以京師重地，不便輕離，只遣完者、鎖南、禿滿等，馳奉賀表歡迎。完者等到了行在，謁見嗣皇，奉諭優奬，喜得心花怒開，歡躍得很！至與也先鐵木兒相見，彼此道賀，大家都說鐵失妙策，贊揚不盡。也先鐵木兒掀着短鬚道：「老鐵的功勞，原是不可沒的；但非我幫助老鐵，恐怕老鐵也不能成事的。況現在的嗣皇帝，前已囚解斡羅思，擬告逆謀，後來我奉着璽綬，馳到此處，他還出言詰責，虧我把三寸妙舌，說得面面俱到，方得他應允即位，各給封賞，列位試想，我的功績，比老鐵何如？」言畢，呵呵大笑。完者等本是拍馬長技，至此見也先鐵木兒，位居首輔，權勢烜赫，樂得見風使帆，曲意奉承，且齊聲說的是全仗栽培四字。那時也先鐵木兒笑容可掬道：「諸君是我知己，我在位一日，總畀諸君安樂一日，富貴與共，子女玉帛亦與共，諸君以爲好否？」完者等復連聲稱謝。也先鐵木兒便命擺酒接風，大家吃得酩酊大醉，方纔散去。

越數日，車駕扈從等，都已備齊，就稟聞嗣皇帝，啓蹕登程。沿途侍衞人員，統歸也先鐵木兒節制，跋山涉水，不在話下。只也先鐵木兒行轅，比嗣皇帝的行幄，幾不相上下。所有命令，反較嗣皇帝爲尊嚴。看官試想：這時的也先鐵木兒，你道他榮不榮呢，樂不樂呢？

旣到上都，留守官吏，都出城迎接，謁過嗣皇帝，復謁右丞相，也先鐵木兒，只在馬上

點首。入城後，免不得有一番筵宴。嗣擬留駐數日，再行啓鑾。上都舊有行宮，及中書行省各署，彼此都按着職掌，分班列居，是時正當秋暮，氣候本尚未嚴寒，偏是年格外凜冽，朔風獵獵，雨雪霏霏，官吏擁着重裘，尚覺冷入肌骨。大寧、蒙古等地方，尤爲奇冷，牛羊駝畜等，大半凍斃。嗣皇帝念切民依，令發京米賑饑，朔方正在施賑，南方又報水災，漳州、南康諸路，霪雨連旬，洪波汎濫，廬舍漂沒，不計其數。當由中書省循例請賑，既奉旨照准，帝澤雖是如春，百姓終難全活。獨也先鐵木兒意氣自豪，毫不把民生國計，繫在心上，鎭日裏圍爐禦冷，飲酒陶情。

一日天氣少暖，與完者、鎖南等，并僕役數人，出門閒逛。只見盈山皆白，淡日微紅，一片蕭颯景象，無甚悅目，約行里許，愈覺寒風侵袂，景色蒼涼。也先鐵木兒便道：「天寒得很，不如回去罷！」完者等自然遵諭，便循原路回來。

將到門首，忽有兩輿迎面而至，當先的輿內，坐着一位半老佳人，紅顏綠鬢，姿色未衰，也先鐵木兒映入眼波，已是暗暗喝采。隨後的輿中，恰是一個娉婷妙女，艷如桃李，嫩若芙蕖，望將過去，差不多是破瓜年紀，初月丰神。便失聲道：「好一個女郎！不知是誰家掌珠？」

鎖南道：「何不問他一聲！」完者即命僕役，詢問輿夫，輿夫答是朱太醫家眷。也先鐵木兒聞着，也只好站住一旁，讓他過去。一面低語完者道：「想他總是母女，若得這般佳

人，作爲眷屬，也不枉虛過一生了！」完者道：「相爺的權力，何事不可行？」也先鐵木兒道：「難道去搶刼不成？」完者道：「這亦何妨！」也先鐵木兒道：「他是宦家妻女，比不得一個平民，如何可以搶刼？」鎖南道：「朱太醫是一個微員，相爺若取他女爲妾，還是把他賞收哩！」完者道：「我却去問他允否？再作計較。」也先鐵木兒道：「也好！」

完者即領着僕役，搶前數步，喝輿夫停輿。輿夫尙不肯從，偏如虎如狼的僕役，將輿撳住，口稱相爺有命，敎你回輿，你敢不從麼？輿夫無奈，把輿抬轉至中書省門前。勒令停住，叫婦女二人下輿，嚇得朱家母女，呆坐無言，只簌簌的亂抖。完者道：「裝什麼婦女腔？相爺要女郎爲妾，你等快即下輿！」二人仍是坐着，完者叱僕役道：「快拽他出來！」僕役聞言，就一齊動手，把母女兩人拽出，送入也先鐵木兒寢所。遂隨也先鐵木兒入門，並拱手作賀道：「相爺今日入溫柔鄉，明日要賞我等一杯喜酒哩！」

也先鐵木兒道：「事已如此，倘他母女不從，奈何？」完者、鎖南齊聲道：「相爺這麼權力，不能制此婦女，如何可以制人？」說得也先鐵木兒，無詞可答。二人遂告別欲行。也先鐵木兒道：「且慢，你等且爲我勸此母女，何如？」完者奉命入也先鐵木兒寢室，好一歇，方出來道：「他母女並不發言，想已是默許了！我等且退，何必在此觀戲。」當下挈鎖南手，與也先鐵木兒告別。

也先鐵木兒送出兩人，竟入寢室，來視朱太醫妻女，但見他二人相對坐着，玉容慘澹，

珠淚雙垂，不由的淫興勃發，竟去抱這少女。誰知少女未曾入懷，面上已撲的一聲，竟着了一掌。正是：

弑逆已難逃史筆，姦淫尚不顧刑章。

畢竟掌聲從何而來？且至下回續敍。

英宗之被弑，人以爲英宗之過嚴，吾以爲英宗之過寬，其評已見上回。惟晉王即位，不先聲明討賊，且令也先鐵木兒爲首相，試思彼能弑英宗，獨不能戕自己乎？且自漠北入上都，一切命令，皆出也先鐵木兒之手，以致威權愈甚，肆意妄行，甚至太醫家眷，亦可强拽入門，恣情姦宿，前如阿合馬、盧世榮等，尚不若此兇橫。國家愈衰，奸惡愈滋，讀史者能無廢書三歎乎！雖然，弑君之罪，尚可倖逃，强姦之罪，亦奚憚乎？大憝不誅，天下固無寧日也。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衆惡駢誅　縱姦盜百官抗議

却說也先鐵木兒，欲擁着少女尋歡，面上忽被擊一掌。這掌非少女所擊，乃是這半老佳人，旁擊過來的，當下惱了也先鐵木兒，出外呼婢媼多人，將他母女褫去衣裳，赤條條的繫住牀上，覆以重衾。一面煨着爐炭，藉禦寒氣，一面煮着春酒，狂飲了幾大觥。乘着酒興，揭被探嬌，先採老陰，後及少陰。朱家母女沒法可施，口中雖是痛詈，奈身子不得動彈，只好任他淫汙。事畢，就覆衾擁臥，呼呼的睡去了。

次日起床，仍把他母女繫住不放，只令侍媼强給飲食。到了晚間，依着昨夕的老法兒，復去姦淫兩次。可憐這朱家母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滿望朱醫設法救他，誰知望眼將穿，毫無音耗。只見這窮凶極惡的奸賊，日夕淫嬲，直至三日將盡，方有侍媼進來，令母女穿好衣服，把他梳洗，擁出省門。勒上便輿，由輿夫抬還朱家去了。看官，試想朱家母女，得邀釋放，不是朱太醫從中運動，那裏有這般容易，原來朱太醫聞妻女被留，早知情勢不佳，先至中書省中，請人設法，一些兒沒有效果，轉身去籲請留守。留守以新皇繼統，方寵任也先鐵木兒，不便在虎頭搔癢。況他是隨駕大臣，扈從人員，統歸節制，亦非留守所得越

沮劾奏，因此反勸朱太醫得休便休，省得弄巧成拙。朱太醫焦急萬分，抓頭挖耳的思想，竟沒有頭路可鑽，那裏曉得天道禍淫，奸人數絕，竟來了一個大大的救星，不但拔出朱太醫妻女，幷且將元惡大憝，及一班狐羣狗黨，盡行伏法！這也是絕大的快事。那位救星恰是何人？乃是元朝宗室中一位王爺，名叫買奴（一作滿努）。這買奴前曾隨着英宗，自上都扈蹕還京。至南坡變起，買奴孤掌難鳴，竟奔投晉邸，願效力討逆。偏晉王急於嗣位，將討逆事暫擱不提，且命他在晉邸中，收拾簡牘等件，自己啓蹕先發。及新皇帝寓上都，他方趲程到京。朱太醫曾與相識，忙去謁見，求他憐救妻女。買奴聞言，不由的怒髮衝冠，指天示朱太醫道：「我誓不與逆賊共戴此天！你回去候着消息，待我入見新帝，總有回報。」朱太醫拜謝欲去，買奴復道：「姦淫事尚小，弒逆事實大，我爲你計，亦不應說及姦淫，且與你面子上，亦過不下去，不如仍從討逆入手，方好一網打盡哩。」朱太醫道：「全憑大力！」於是朱太醫歸家，買奴入覲。經新皇帝慰勞畢，買奴乞屏去左右，以便密陳。新帝照准，立命侍從退出，買奴遂密啓道：「陛下嗣位，應天順人，奈何命也先鐵木兒，作爲首相呢？」新帝道：「他有奉璽的功勞，所以命爲右相。」買奴道：「他若可自立爲帝，早已黃袍加身了，還肯來奉璽麼？他與姦賊鐵失，合謀圖逆，共弒英宗，陛下首宜把他正法，方覺名正言順哩！」新帝默然不答，買奴道：「逆賊等忍弒先皇，豈眞願事陛下？他因陛下前鎭漠北，恐聲罪致討，無術自全，所以奉上璽綬，請駕入都。若權歸他手，陛下轉成傀儡，此後一舉一

動，反被逆黨所制，他得安享榮利，陛下反蒙惡名，天下後世，將疑陛下爲篡國哩！」新帝愕然道：「朕何嘗有心篡逆？據汝說來，是朕且爲彼受過，朕亦不得不急圖討逆了！」買奴道：「前後左右，多是逆賊心腹，陛下既決意討逆，事不宜遲，便在今夕，休使他狗急跳牆！」新帝道：「甚善，勞汝替朕拏斬逆黨。」買奴請即書詔。新帝即手寫數行，給了買奴，並命遣晉邸衞兵，即夕前拏也先鐵木兒等，買奴趨出，立即召集衞士，至中書省。此時也先鐵木兒，已有人報知買奴密奏狀，他只道是姦淫事洩，但發放朱太醫妻女，勒令歸家，便好消滅證據，洗釋罪惡；且可劾奏買奴誣妄，反坐罪名。因此將朱家母女逼歸後，把酒澆愁，從容自在。買奴率着衞士，急馳而入，見他兀坐自斟。便笑着道：「右相在此獨酌麼？何不令朱醫妻女陪飲，格外歡暢哩！」也先鐵木兒起座，佯作驚訝道：「王爺說甚麼？何來朱醫婦女，休要含血噴人！」買奴道：「朱家事不遑追究，有旨拏你逆賊！」也先鐵木兒道：「我是保主功臣，何賊可言！敢是你思謀逆麼？」買奴道：「我不暇與你辯論，叫你去見先皇罷！」隨喝令衞士快行動手。也先鐵木兒尚欲抵拒，怎禁得衞士齊上，把他反翦起來，上了鐐械，牽出省門，一面將完者、鎖南、禿滿等盡行拏到。也先鐵木兒，請入見嗣皇，面陳委曲。買奴道：「你是先皇的舊臣，應在先皇前自伏，何必再覲新帝！」當下設着御案，上供先皇帝靈牌。令也先鐵木兒等，就案跪着，然後由買奴朗聲宣詔道：

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合謀弒逆，神人共憤，飭王買奴帶領衞卒，即夕

密拏。該逆等凶惡昭彰，罪在不赦；拏住後，着即斬首以謝天下，毋庸再鞫！

宣詔畢，即將也先鐵木兒等綁出，一聲砲響，劊子手刀隨聲落，統是身首兩分！當下奏聞新帝，遂改命宣政院使旭邁傑爲中書右丞相，陝西行中書左丞禿魯，及通政院使紐澤，並爲御史大夫，速速爲御史中丞，並令旭邁傑、紐澤率兵至京師，搜除逆黨。旭邁傑恐鐵失在京，抗命作亂，遂貪夜前進，既到京城，先遣使人報鐵失，曁失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令他出城迎駕。鐵失等曾邀封賞，至此不防有詐，便坦然出迎。旭邁傑、紐澤，早已密囑兵士，令他列隊站着，待鐵失等下騎相見，便命跪聽詔敕。當由旭邁傑宣詔道：

先皇帝御宇三年，未聞失德，而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敢行大逆，竟有南坡之變，駭人聽聞！朕因諸王大臣推戴，嗣登宸極，若非首除姦惡，既無以妥先帝之靈，並無以洩天下之憤，爲此甫抵上都，即將也先鐵木兒等，聲罪正法。惟在京逆黨，如鐵、失輩，尚逍遙法外，特命中書右丞相旭邁傑，御史大夫紐澤，率兵到京，立將鐵失、失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拏下正法，餘如逆黨爪牙，亦飭令旭邁傑、紐澤，澈底查拏，毋得瞻徇，應加刑法，候覆奏定議。

鐵失等聽著旭邁傑宣詔，開口便抬出先皇帝三字，已是魂魄飛揚；及讀到拏下正法四字，越嚇得心驚膽戰。意欲起身逃竄，只見兩邊排着衞士，好似天羅地網一般，插翅難飛。旭邁傑讀罷詔敕，即叫衞士過來，將鐵失等除去冠帶，命即正法。霎時間頭都落地，數道靈魂，

入阿鼻地獄中去了。

鐵失等既伏誅，旭邁傑即刻進城。搜拏諸王月魯不花、按梯不花、曲呂不花、孛羅兀魯思不花，及鐵失弟索諾木，一併發交法司，並查得御史臺經歷朶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也先忽都等，素依附鐵失，朋比爲好，遂並行奏覆。月魯不花等擬賜死，朶兒只班等擬充戍，至覆詔到來，俱減罪一等，擬賜死的減爲充戍，擬充戍的減爲免官。

時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聞得此詔，獨勃然道：「國法上强盜不分首從，發塚傷尸者亦死；索諾木嘗從弑逆，親斫丞相拜住右臂，乃反欲保他生命麽？」遂繕就奏牘，遣陳行在，略稱賊黨不宜逭誅，索諾木加刄故相，親與逆謀，乞速付顯戮以快人心等語。於是新帝准奏，即將索諾木梟首，流月魯不花於雲南，按梯不花於海南，曲呂不花於奴兒干，孛羅及兀魯思不花於海島，朶兒只班等皆褫職爲民，一場逆案，總算處置明白，內外肅清。

新帝乃啓駕入京，親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禮成，追尊皇考晉王爲皇帝，廟號顯宗，皇妣弘吉刺氏爲宣懿淑聖皇后。嗣復上先皇尊謚爲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擬定次年改元，號爲泰定元年。

臺官復奏言曩時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朶兒只、蕭拜住、賀伯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天下咸知蒙冤，請旨昭雪。隨即頒詔，命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旭邁傑又上言逆黨作亂，諸王買奴趕赴晉邸，願效死力，

且言不除元凶，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後世，無從察知，聖衷嘉納，屢承獎諭。令臣等考查懿戚，能自拔逆黨，爲國效忠，莫如買奴一人，應加封賞以示激勵。因此買奴得賞泰寧縣五千戶，受爵泰寧王又加賞討逆功臣，賜旭邁傑金十錠，銀三十錠，鈔七十錠；倒剌沙爲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馬某沙，御史大夫紐澤，宣政院使鎖禿，應加授光祿大夫，各賜金銀鈔有差；追贈故丞相拜住爲太師，爵東平王，諡忠獻，稱爲清忠一德功臣，授其子答兒麻失里爲宗仁衞親軍都指揮使，賞功錄舊，卹死褒生，泰定初政，人民稱美，轉瞬間已是元年，小子因新帝歿後，未得立諡，史家亦稱爲泰定帝，所以後此稱帝，我亦云然。元夕御殿，朝賀禮儀，悉如舊制，不必贅述。惟敕諸王各還本部，并召還圖帖睦爾於瓊州，阿木哥於大同。會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能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泰定帝乃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兒都魯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指日進講。一面册定皇后弘吉剌氏，名叫巴巴罕。並立皇子阿速吉八（一作阿蘇奇布）爲皇太子。册立之日，天大風雨，四面晦霾，官民頗爲驚愕。泰定帝不以爲意，復選了兩個麗姝，作爲妃嬪，一名必罕，一名速哥答里，皆出弘吉剌氏，且係一對姊妹花。父名買住罕，曾封袞王，這且按下慢表。

且說泰定帝即位改元後，有事太廟，忽然廟內神主，失去兩座，一是仁宗神主，一是仁宗后神主。先是太常博士李好文，曾建議在廟神主，應用木製，不宜金飾，所有金玉祭器，須

貯諸別室，免致遺失等語。無如元代定制，神主概製以金，當時以李博士議論近迂，不足採用，況且宗廟社稷，各有守官，何人敢來盜竊，因此率由舊章，並未改革。至此竟有神主被盜一事，當令守京各官，派捕緝獲，偏偏追索十日，毫無贓證，監察御史宋本、趙成慶、李嘉賓等，奏言盜竊太廟神主，由太常守衞不謹，應即議罪。奏入不報，是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且有升遷左丞消息。惱動了平章政事張珪，抗言太常奉守宗祐，責有攸歸，今神主被竊，應待罪而反遷官。賞罰不明，紀綱倒置，上何以謝祖靈，下何以懲盜風，應持以宸斷，嚴覈功過，方可報本追遠，黜貪懲邪。這數語說得詳明痛切，總道泰定帝准詞究辦，不料待了數日，也無批敕，只馬敕升遷事，纔算打消。

還有武備卿即烈，故太尉不花，受家吏撒梯賄託，强收寡婦古哈，古哈係鄭國寶妻，曾爲命婦，國寶死後，遺產頗多，撒梯陰加艷羨，且見古哈尙在中年，自己又値喪偶，遂請人往諷古哈，勸他再醮。古哈以門閥相沿，頗欲守節，拒絕不從，偏這撒梯貪財戀色，定欲取他到手，就去請託即烈、不花兩人，硬行出頭，逼他改嫁撒梯。古哈仍不肯允，即烈等騎虎難下，詐稱奉旨令古哈再嫁，看官！你想古哈是一介孀婦，那裏抗得過聖旨？只好除了喪服，改著艷裝，乘輿至撒梯家，與他成婚。撒梯得了古哈，歡愛非常，並將他家人畜產，一併取來。偏臺官不肯玉成，竟爾據實陳奏，幷劾即烈、不花矯旨的罪狀，有旨令刑部訊鞫。即烈、不花無從圖賴，暗中恰向左丞相倒剌沙處，奉送金銀鈔若干，託他挽回。果然錢神有靈，可

以買命，不消兩日，竟下了一道赦詔，只說是世祖舊臣，加恩貸罪。

又有遼王脫脫，鎮守遼東，乘泰定帝新立，頒詔大赦以前，竟報復私讎，妄殺親王妃主百餘人，佔奪羊馬畜產。經臺官奏請廢徙，亦不見報。會値山崩地震，雷迅風烈諸災異，泰定帝只令番僧大作佛事，以期禳解。且令在壽安山寺，集僧誦經，約以三年，自己却巡幸上都，備駕前去。於是平章政事張珪，邀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會議時弊，決計諫諍。適上都亦有詔到來，戒飭百官，并命大都守臣，詳言利病，各官遂公推張珪主稿。珪正滿懷痛憤，即草就數千言，成了一篇曠前絕後的大奏章，擬親至上都面奏。大衆見了，無不稱爲大手筆，小子有詩咏道：

事君無隱由來久，千古爭傳諫士言，留得一編遺草在，大元久邈直聲存。

欲知奏疏中如何措詞，待下回覼縷陳明。

泰定帝至上都，從買奴之請，誅也先鐵木兒等。看似鋤凶罰惡，足快人心，實則仍爲一己計，欲自免助逆之名，不得不討除逆黨。春秋之法在誅心，桃園之弒，史書趙盾，泰定帝雖稍差一間，其心固不可問也。況倒刺沙亦與逆謀，卒因前時私寵，不加其罪，反擢其官；盜神主者得逃法外；逼再嫁者且恕罪名；藩王有辜不之問；佛事屢修不之省，種種失政，安知不由倒刺沙輩，從中蠱惑乎？是回敍述，已將泰定帝之心迹，揭明紙上，史稱其能守祖憲，號稱治平，其然豈其然乎！

第三十七回　衆大臣聯銜入奏　老平章嫉俗辭官

却說平章政事張珪，既擬就奏稿，出示百官，由員外郎宋文瓚，代讀奏稿，其詞云：

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鎭縱橫，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妒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飾危閒，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贓敗，諂附權奸失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奸，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邀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衞，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己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屛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搆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

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衞，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等宜遵成憲，仍籍鐵木迭兒家產，遠竄其子孫於外郡，以懲大姦。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不花、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强盜刼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予奪，天子之權，非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赦恩，報復讎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既縱肆，得無忌憚；況令死者含寃，感傷和氣，臣等議累朝憲典，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

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

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撤梯强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爲，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爲政？古人有言：一婦銜寃，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卽非細務。臣等議宜以卽烈、不花，付刑曹鞫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酧之鈔，率皆天下窮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箠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與斡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值且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卽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計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

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爲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

國家經費，皆出于民，量入爲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閒，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羣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披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

人有怨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原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卽與再罹斷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原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寃憤矣。

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姦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省門外，强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勿就鞫，元惡雖誅，羽翼未戢。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凡助惡爲虐者，悉執付有司鞫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不無寃滯，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問詳讞。

邊鎭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鎭戍卒更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蜑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六

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察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搬設提擧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啓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

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失弒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禿古思，皆以無罪死，未得褒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敍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寃抑者具實以聞。

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以後，改陞搬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尋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卽與詔旨異矣。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搬設員冗者，詔至日悉減除之。

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事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

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致問，供給恐後。夫佛以淸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敎，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己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旣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邀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遠，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

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衞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莫此爲甚。臣等議諸宿衞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

濶端赤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衞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卽奪其居，俾飮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蠭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

鈐宿衞僕御，著爲令。

兵戎之興，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刼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恆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衞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

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

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絕俗爲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敎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刑，罷遣爲民。

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善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沒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

臣等所言弑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寃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臣等不勝翹切待命之至！

宋文瓚一氣讀畢，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統鼓掌道：「近今弊竇，統由張平章說盡。若此奏上去，能邀聖上允准，一一施行，乃是國家的大幸了！」張珪道：「我擬親至上都，面陳此疏，免得內臣沮格。」宋文瓚道：「晚生願隨老平章同去，何如？」張珪道：「好極！但繕錄奏稿，還仗大筆！我已老朽，不願作蠅頭小楷了。」文瓚道：「晚生理當效

勞。」

當下百官散歸，文瓚亦回寓，把奏稿恭楷錄正，差不多至半日餘，方纔告竣。並將會議各官，聯銜署名。到了次日，便偕張珪赴上都。珪即入覲泰定帝，遞上奏疏。泰定帝展覽多時，似乎有些討厭的神氣，淡淡的答道：「朕知道了！卿自京至此，亦免勞頓，且在行轅休息，再作區處。」張珪叩謝而出。

待了兩日，並不見有詔敕下來，轉增煩悶。適宋文瓚亦來謁談，張珪道：「我等奏議，共有數條，偏似大石沈海，一條未蒙敕行，難道就此過去，便好治國麼？」文瓚道：「老平章何不再行謁奏？總要宸衷酌行，方可漸除時弊。」張珪點頭。次晨復至行宮朝泰定帝，行禮畢，復啓奏道：「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目今刑政失平所以天象垂變，陛下仰承天心，務乞矜察，臣等逐條奏議，即請施行！」泰定帝答道：「待朕返京師後，擇要施行便了。」珪不便再陳，只得告退。

既而御史臺臣禿忽魯、紐澤等，復奏陳災異屢見，宰相宜避位以應天變，可否仰自聖裁。且言臣等爲陛下耳目，不能糾察奸吏，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賢能。泰定帝覽了此奏，便批諭御史所言，失在朕躬，卿等不必辭職。臺官等無可奈何。只丞相旭邁傑、倒刺沙兩人，心中未安，也遞呈一疏。略說天象告儆，陛下以憂天心爲心，反躬自責，謹遵祖宗聖訓，修德愼行，飭臣等各勤乃職。手詔至大都，居守省臣，皆引罪自劾，臣等爲左右相，才

下識昏，當國大任，無所襄贊，以致災祲迭見。罪在臣等，理應退黜。外此諸臣，各勤職守，無罪可言！泰定帝仍批諭道：「卿等若皆辭避，國家大事，誰與共理？總教靖供爾職，勉廸百工，自可徐回天變，不必再辭！」嗣是以後，不聞再詔，連回蹕京師的期限，也懸宕過去。

張珪憤悶得很，遂託稱老病，上表辭職。有詔常見免拜跪，并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珪復請剋日還京，總算邀准，回鑾後，只望泰定帝踐着前言，如議施行，偏詔旨下來，一道是禁言赦前事，一道是將赦前籍沒的家產，如數給還。看官，你想此時的張平章，還肯在朝委蛇麼？當下奏陳病勢日劇，非扶掖不能行，懇即日放歸，得返首邱，死且感恩云云。小子有詩咏張平章道：

忠臣不肯效阿容，可奈良言未見從！從此挂冠林下隱，白雲深處任行蹤。

未知泰定帝曾否允准，且至下回敘明。

張珪一疏，為元史中僅見之文，列傳中備錄無遺。本回亦就此採入，一以揚張平章之忠，一以明泰定帝之失。泰定以旁支入承大統，龍飛九五，仰荷天休，不於此時從賢納諫，除害興利，何以孚輿望而貽孫謀乎？卒致晏駕以後，即滋內變，生無德政，歿無美謚，一代嗣君，反成閏位，是不得謂非咎由自取也！張珪屢諫不從，即託病乞歸。古人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於珪殆遇之焉。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壽徵　迎藩王入承大統

却說張珪辭職甚力，泰定帝尚是未允，只命養病西山，並加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作爲特賜。張珪移居西山，過了殘臘，復上疏乞歸，乃蒙允准，解組歸里，還我自由。未幾復接朝旨，召他商議，中書省事。珪不肯就徵，引疾告免，至泰定四年卒於里，遺命上蔡國公印。珪係弘範子，字公端，少時從父滅宋，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爲弘範所救，待以賓禮，命珪就學。光薦乃以平生所得，著成相業一書，授珪熟讀，珪因此成文武材。元朝中葉，要推這位老平章，是一位純臣了。

這且休表。單說張珪回籍，朝右少一個直臣，泰定帝朝罷無事，壹意佞佛。每作佛事，輒飯僧數萬人，賜鈔數千錠，并命各處建寺，雕玉爲楹，刻金爲像，所費以億萬計，毫不知惜。泰定帝又親受佛法於帝師，連皇后弘吉剌氏以下，也都至帝師前受戒。這時候的帝師，名叫亦思宅卜，每年所得賞賜，不可勝計。帝師弟袞噶伊實戩，自西域遠來，詔令中書持酒郊勞，非常敬禮。帝師兄索諾木藏布，領西番三道宣慰司事，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使尚公主。僧徒多號司空司徒國公，佩帶金玉印章，因此氣燄薰灼，無所不爲。在京尚敢橫

行，出都愈加恣肆，見有子女玉帛，無不喜歡，所求不遂，卽大肆咆哮。西臺御史李昌，嘗痛心疾首，據實抗奏道：

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而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良莠，毋使混淆；是所以肅僧規，卽所以遵佛戒也，伏乞陛下准奏施行！

奏入不報，後聞僧侶擾民益甚，乃頒詔禁止，其實仍是一紙空文，敷衍了事，未幾又命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這盧師寺在宛平縣盧邱山，向稱大刹，此次奉安御容，大興土木，役卒數萬人，糜財數百萬兩，裝飾得金碧輝煌，一時無兩。然後另建顯宗神主，奉置殿中，懸額署名，號爲大天源延聖寺。賜住持僧鈔二萬錠，並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臣，未免看不過去，又聯名奏道：

臣等聞養給軍民，必藉地利。地之所生有限，軍民猶懼不足，況移供他用乎？昔世祖建大宣文弘敎等寺，賜僧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玆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徼福

利以遏私欲，福未至而禍已集矣。唯陛下察之！

泰定帝得此奏後，却也優詔旌直。但心中總是迷信，遇着天變人異，總令番僧虔修佛事，默祈解禳。番僧依着故例，請釋赦囚，所以赦詔疊見。凡有姦盜貪淫諸罪，統得遇赦邀恩，一律洗刷；就是出獄重犯，再被逮繫，轉瞬間又得釋放。看官試想，天下有幾個悔過的罪人？愈寬愈壞，輦轂之下，尚無王法，外省更不必論了。

泰定帝始終未悟，並因次子誕生，疑爲佛佑，甫離襁褓，即令受戒。爲了拜佛情殷，反把郊天禘祖的大禮，擱過一邊。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奏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釐，生蒸民，阜萬物，歷代帝王，莫不躬親將事，應講求故例，虔誠對越，方可隱格純嘏。泰定帝不以爲然。全臺大譁，復入朝面陳。泰定帝道：「世祖成憲，不聞親祀郊廟。朕只知效法世祖，世祖所行的事件，朕必遵行；世祖未行的事件，朕也不願增添。此後郊天祭廟，可遣大臣恭代便了。」臺官還想再陳，泰定帝竟拂袖退朝。

嗣因帝師圓寂，大修佛事，命塔失鐵木兒、紐澤監督，召集京畿僧侶，誦經諷咒，差不多有數十天，一面另延西僧藏班藏卜爲帝師，齎奉玉印，詔諭天下。又命作成宗神御殿於天壽萬寧寺，一切規模，與顯宗神御殿相似。

正在百堵皆興的時候，忽由太常入奏，宗廟中的武宗金主，及所有祭器，統被盜竊去了。泰定帝命再作金主，奉安廟中，應行捕盜等情，也模糊過去。後復因臺官劾奏，纔酌斥

太常禮儀等官，只神主不翼而飛，終無下落。

會揚州路崇明州海門縣海溢，汴梁路扶溝、蘭陽河溢，建德、杭州、衢州屬縣水溢，還有眞定、晉寧、延安、河南等路屯田，遇了旱災，大都河間、奉元、懷慶等路，遇了蝗災，鞏昌府通渭縣山崩，碉門地震，有聲如雷，晝色晦暝，天全道山亦爆裂，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同日地震。各處警報絡繹，泰定帝只與西僧商量，教他朝唪梵語，暮鼓鐘鈸，膜拜頂禮，祈福消災。且徧飭京內外各官，恭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總道是神佛有靈，暗中庇佑，誰料皇荒水荒，蟲災風災，種種狀況，雜沓而來。百姓報官長，官長報皇上，弄得泰定帝胸無定見，却想了一個法兒，下詔改元！當由廷臣議定『致和』二字，於泰定五年春季，改泰定爲致和。且仍詔告帝師，命各僧佛事加虔；幷飭於沿海各地，建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座，鎭壓海隘。

帝師藏班藏卜上言，皇帝雖已受佛法，但欲增福延壽，還須親受無量壽佛戒，泰定帝當卽允准，擇日御興聖殿，邀請帝師到來，督設經壇，上供無量壽佛金牌，下設幢幡寶蓋，樂簴鐘懸。當由帝師座下的僧徒，吹起法螺，搖動金鈴，接着大鑼大鈸，敲擊起來。帝師着紅衣，戴毘盧帽，先至壇前焚香禱告，口中不知念着什麼番語，嘛咪叭吽的說了一回然後導引泰定帝，至壇前跪着。帝師在旁虔誦祝詞，復念了無數佛號，方令泰定帝學着僧規，膜拜受戒。是時后妃人等，亦羣集壇前，與聖殿內外，擁擠得什麼相似。那一班僧侶，多是張頭探

腦，搖目擦睛，你說是那個美麗，我說是這個妖嬈，彼此評頭品足，覷艷飧香，就是口中所念的波羅密多，阿彌陀佛，也覺顛倒錯亂，語無倫次。至受戒禮畢，泰定帝出殿，大衆散去，帝師亦回寺，僧徒等也都退歸飲酒擁嬌去了。

次日，由宮中發出金銀鈔，賞給僧徒，又費了若干萬兩。泰定帝以福壽雙增，非常欣慰。會出獵柳林，偶受感冒，不懌累日，遂思巡幸上都，游春解悶。當命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簽書樞密院事燕帖木兒（一作雅克特穆爾），留守京師，自率皇后皇太子，及丞相倒剌沙等，命駕北去。自春至夏，留寓行宮，鎮日裏流連酒色，不聞朝政。

會殊祥院使也先捏，自建康北來，密語丞相倒剌沙，以懷王將有他變，不可不防。倒剌沙立卽奏聞，請旨徙懷王居江陵。這懷王却是何人？就是武宗次子圖帖睦爾，先是泰定帝卽位，召諸王還邸，圖帖睦爾亦自瓊州召歸，受封懷王。泰定二年，命出居建康，以也先捏爲懷王衞士。也先捏與懷王不協，乃私至上都，密進讒言。泰定帝不遑查察，竟照倒剌沙奏議，遣宗正扎魯忽赤、雍古臺南下，命懷王徙居江陵。懷王遵旨西遷，扎魯忽赤等回報。時泰定帝已遘疾病，日甚一日，竟於七月新秋，宴駕上都，壽僅三十六。

丞相倒剌沙利太子年幼，不卽擁立，竟擅權自恣，獨行獨斷，於是天怒人怨，衆畔親離，國家大變，又復從此發生。倡難的人，便是留守京師的燕帖木兒。

燕帖木兒，是從前的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第三子，武宗鎮朔方時，已備列宿衞，深得寵

幸。牀兀兒歿，承襲左衞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授太僕卿，致和元年，進簽書樞密院事，留守京都，實掌樞密院符印。自聞泰定帝罹疾，遂懷異謀，自思身受武宗寵遇，不能輔他二字，入承帝位，未免有負主恩。因此與繼母察吉兒公主，族黨阿剌帖木兒，及密友孛倫赤等商議，將乘泰定帝病殂後，迎立懷王圖帖睦爾，篡承武宗遺統。

至泰定帝崩，皇后弘吉剌氏，遣使詣京，命平章政事烏都伯剌（一作額卜德呼勒），收掌百司印章，諭安百姓。燕帖木兒知勢難再緩，即進語西安王道：「故主已殂，太子尚幼，國家須擇立長君，乃可無虞。況天下正統，應屬武宗嗣子，英宗已不當立，大行皇帝，更出旁支，益加淆雜，今日宜正名定分，迎立武宗嗣子，時不可失，功在速成，王爺以爲何如？」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道：「言固甚是；但周王遠居漠北，奈何？」燕帖木兒道：「懷王曾居江陵，何不先行迎立？」西安王道：「弟不先兄，此處還須商酌！」燕帖木兒道：「先迎懷王入都，安定人心，然後再迓周王，仁宗故事，何妨踵行。」西安王道：「上都方有命令，飭烏都伯剌收集印章，我欲舉事，彼竟不從，這又未免爲難了！」燕帖木兒道：「昔人有言，先發制人，王爺果允行義舉，只教募賞勇士，立可成功！」西安王點頭道：「你去妥行布置，我總無不贊成。」

燕帖木兒趨出，即日召集心腹，準備停當。翌日黎明，由西安王下令，召集百官至興聖宮，會議要事。平章政事烏都伯剌、伯顏察兒，偕官屬先到，西安王亦乘車而來。

既入座，烏都伯刺正要宣布后敕。令百官齊繳印章，忽見燕帖木兒，率着阿剌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帶刀奔入，外面並有勇士數百人，趨立門外。烏都伯刺料知有變，遂叱問道：「簽書意欲何爲？」燕帖木兒厲聲道：「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孝友仁文，播名遠邇，今乃一居朔漠，一處南陲，武宗有知，亦當深恫，況天下係武宗的天下，一誤寧可再誤？今日正統，應歸還武宗嗣子，敢有再紊邦紀，不從義舉，是與亂賊相等，例當處斬！」言畢，拔刀出鞘，怒目而立。

烏都伯刺、伯顏察兒兩人，欲抗詞答辯，偏燕帖木兒不容分說，竟令阿剌鐵木兒、孛倫赤等，一齊動手，將他二人拏下。中書左丞朵朵等道：「簽書莫非造反不成？」言未已，已被燕帖木兒砍倒，頓時鬨座大亂。燕帖木兒指揮勇士，縛住朵朵，幷執參知政事王士熙，參議中書省事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邱士傑，治書侍御史脫歡，太子詹事丞王桓等，概置獄中，自與西安王入守內廷，分布腹心於樞密院，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嚴防他變。一面再召百官，入內聽命。卽令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着快驛，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且使囑河南行省平章伯顏，選兵扈駕，不得有誤。

明里董阿等既去，遂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政王不

憐臺吉爲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於是募死士，買戰馬，運京倉米，餉輸士卒，復遣使至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

當時有衞軍失統，暨謁選與罷退軍官，俱發給符牌，靜候調遣。諸人受命後，未知所謝，各瞪目立着。當由中書省官，指使南向拜謝，大衆驚悚，毛髮凜然，方知內廷意屬懷王了。

燕帖木兒宿衞禁中，一夕數徙，莫如所處，有時或坐以待旦。暗思母弟撒敦，子唐其勢，尙在上都，因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使歸京。兩人都棄了家眷，星夜奔還。是時京內無主，羣議沸騰，燕帖木兒恐人心未安，詐令塔失帖木兒，充作南使，只云懷王旦夕且至，民勿疑懼；又令乃馬臺詐爲北使，稱周王亦已南來。復命撒敦率兵守居庸關，唐其勢率兵屯古北口，抗禦上都。一面再遣撤里不花、鎖南班，往江陵促駕早發。

時明里董阿等早至河南，晤着平章伯顏，與語密謀，伯顏告知平章曲烈，右丞別鐵木兒，令發兵南迎。偏兩人不識時務，硬行阻捺，伯顏嘆道：「我本受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還有何望？只因大義相臨，不敢推諉，所以爲此轉告，願兩公不要阻撓。」曲烈仍是不從，惹得伯顏性起，竟將兩人殺斃，遂別募勇士五千人，令蒙哥不花帶着，馳迎懷王。自己亦秣馬厲兵，嚴裝以俟。參政脫別臺進諫道：「今蒙古兵馬，與衞卒同在上都，內地諸隘，守兵單弱，恐此事不易成功哩。」伯顏怒叱道：「你敢撓亂士心麼？違令者斬！」

脫別臺慌忙退出。是夕竟懷刃入刺伯顏，被伯顏察覺，拔劍砍死，幷奪他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騎。會懷王在江陵，經撤不里花等催促，卽日動身。先令撤里不花往報伯顏，封爲河南行省左丞相。至懷王到河南，伯顏屬櫜鞬，擐甲冑，率百官父老，肅迎郊外。旣導入，復俯伏稱萬歲，並上前叩首勸進，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親賜伯顏，又命他扈從北行。正是：

萬騎遙從南陸發，六飛快向北郊來。

欲知入京後如何情狀，容待下回表明。

元代之佞佛，自世祖始，後世子孫，益增迷信，此創業垂統之君，所由貴愼自貽謀者也。本回于泰定佞佛事，慨乎言之，至受無量壽佛戒一段，尤寫出僧侶情弊。禹鼎鑄姦，神犀照怪，無逾於此。此非著書人好爲描摹，實因淫僧賊禿，大都爾爾，奉勸世間，善男信女，速卽回頭，毋爲若輩播弄，其苦心固可見也。且泰定帝在位五年，乏善可述，所誅逆黨，亦非本心，至其後好作佛事，意者其恐逆黨之冥中報復，姑藉此爲懺悔計乎？宴駕以後，卽生內變，佛其果有靈耶？抑無靈耶？彼如燕帖木兒之圖立懷王，抗拒上都，尤足以見佞佛之主，非徒無益，反且速禍，讀史者當亦知所戒矣。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稱尊頒敕　太平王殺敵建功

却說懷王圖帖睦爾，既至河南，令伯顏從行，以前翰林學士承旨阿不海牙，繼伯顏後任，遣前萬戶孛羅等將兵守潼關；並分道遣使，召宣靖王買奴，鎭南王鐵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不花，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等，率屬來會。諸王陸續到來，然後整駕北發，是時上都諸王滿禿、阿馬剌臺，宗正扎魯忽赤闊闊出，前河南平章政事買閭，集賢侍讀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已得燕帖木兒密函，令他卽日起事，響應京師，正在暗中安排。不料事機漏洩，被倒剌沙聞知，竟親率衞兵，各處搜拏，不到一日，竟將十八人捉住九雙，請了泰定皇后命令，斥他謀逆，個個處斬。

倒剌沙自思踰月無主，究竟不妥，遂入謁泰定皇后，願擁立皇太子阿速吉八爲帝，剋期登位。泰定皇后自然樂從，遂於致和元年八月，召集梁王王禪（一作旺辰），遼王脫脫，右丞相塔什特穆爾（舊作搭失鐵木兒，因與前大都使臣名重複故用新名），太尉不花，御史大夫紐澤等，奉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上都，尊皇后弘吉剌氏爲皇太后，擬定次年改元天順。天順帝年纔九齡，朝賀時統由倒剌沙護持，方得終禮。遂命諸王失剌，平章政事乃馬臺（此乃馬台與上文異人同名），

詹事欽察，率兵襲京畿。巧值阿速衞指揮使脫脫木兒，由上都自拔來歸，奉京師命令，駐守古北口。他已預知失剌等潛師進襲，遂領兵出據宜興，四面埋伏。

失剌分軍三隊，先後南下。第一隊歸乃馬臺統率，第二隊歸欽察統率，第三隊方由自己領着，乘着銳氣，倍道而來。前軍甫到宜興，紮營造飯，炊煙甫起，號砲驟聞。大衆正在四望，驀見敵軍蜂擁來前，連忙上馬截殺。說時遲，那時快，衆軍未曾排齊，敵兵已經殺入，眼見得轍亂旗靡，人仰馬翻，乃馬臺措手不及，被脫脫木兒刺落馬下，生擒活捉去了。

脫脫木兒已掃盡前隊，便趁着現成的飯鍋，令軍士飽餐一頓，前驅疾進。那邊第二隊兵士，由詹事欽察押隊前來，途次接得潰卒敗報，忙上前來援，未達數里，已與脫脫木兒軍相遇。脫脫木兒，握着一柄大刀，當先突陣，麾下軍士，隨勢衝入，欽察不知好歹，也撥馬舞刀，來戰脫脫木兒，纔數合，忽聽脫脫木兒喝聲道着，那欽察的頭顱，不知不覺的滾落地上。俗語說得好，蛇無頭不行，欽察已身首兩分，還有何人敢來抵敵？霎時間紛紛逃潰，走得慢的一大半，都做了矮脚鬼，暴骨沙場。

還有失剌所領的後軍，惘惘南來，接連得着兩隊敗耗，料知不能抵擋，忙令後隊變作前隊，前隊變作後隊，向北退還。待脫脫木兒趕去，失剌已逃得很遠，只有殿卒數百名，被脫脫木兒軍，屠殺淨盡，其餘統僥倖生免了。

脫脫木兒追趕十餘里，不及而還，當即報捷京師。燕帖木兒等屬酒相賀。方在滿座慶讌

的時候，忽見撒里不花馳入，報稱懷王已自河南登途，現距京師只百里了。燕帖木兒道：「甚好！」撒里不花道：「還有一事賀公，已奉命陞公知樞密院事了！」燕帖木兒大喜，便於席間派使遠迎。至宴饗畢後，即令太常禮儀使，整備法駕。

越兩日，聞懷王駕已抵郊，遂偕諸王百官，恭奉法駕，出迎郊外。懷王慰勞有加，改乘法駕，馳入京師。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等，立即勸進。懷王道：「大兄尚在朔方，我不得越次僭位，俟兩都平靖，當遣使迎兄。目下暫由我監國，願卿等勿生異議！」燕帖木兒道：「大王讓德，卓越古今，惟時勢相迫，亦貴從權，既承鈞命，容後再議！」懷王乃入居宮中。

越宿命速速爲中書平章政事，前御史中丞曹立爲中書右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友諒爲中書參知政事，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爲御史大夫，中書右丞趙世延爲御史中丞，各官俱受職視事，不必細表。

又越兩日，由偵騎入報，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什特穆爾，太尉不花，御史大夫紐澤等，又興兵南犯了。懷王召燕帖木兒，商議軍務，燕帖木兒自請效勞。懷王甚喜，遂發兵數萬，供燕帖木兒調遣，命他便宜行事，不爲遙制，燕帖木兒遂帶兵至居庸關，由其弟撒敦迎入。燕帖木兒道：「聞北兵已發上都，吾弟何不率兵急進，反在此游疑觀望？難道待他自斃麼？」撒敦道：「聞兄奉命督師，所以靜候調度，不敢妄進。」燕帖木兒道：「我不害人，

人將害我，你快率萬人前去，截住北軍，我當爲你後應便了。」

撒敦依言，就率兵出關，浩浩蕩蕩的殺奔榆林。適値北軍到來，也無暇答話，卽麾兵猛擊。北軍不及布陣，頓時被他踹入，亂砍亂戳，不消片時，已將北軍殺得七零八落，望北奔逃。

撒敦乘勝長驅，直到懷來，纔見燕帖木兒督軍到來，當下叩馬報捷，幷請徑攻上都。燕帖木兒道：「且慢前進，回關再商。」撒敦道：「兄前責弟，今弟將詰兄；北軍既已敗去，不乘此入擣上都，還待何時？」燕帖木兒道：「吾弟有所未知，兵以氣動，氣盛乃勝，氣餒必敗。我前日並非責你，實所以激動弟心，鼓氣禦寇。今已得勝，銳氣將衰，若再進兵，頓師城下，那時再衰三竭，不要進退兩難麼？」撒敦無言，乃隨返關中。燕帖木兒卽馳書報捷。嗣得覆命，令他卽日還京，燕帖木兒乃留弟守關，奉命還朝。入京後，把前時拏下的烏都伯剌，及擒住的乃馬臺，統置大辟。一面約諸王大臣，伏闕上書，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尙是固辭。燕帖木兒道：「人心向背，間不容髮，現在兵戈擾攘，非速正大名，不足以繫人心，萬一中外失望，後悔何及？」懷王道：「必不得已，亦須將我的本意，明示天下，方可權攝帝位。」乃命中書省臣，擬定詔旨，於九月十三日，卽帝位于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頒詔天下道：

洪維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

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烏都伯刺等，專權自用，疎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于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于眇躬，朕以非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皇皇，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固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歷元年，可大赦天下。自九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强盜印造僞鈔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隳大業，是以勉徇輿請，尙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是日封賞羣臣，幷賜上都將士金銀鈔，多寡有差。流朵朵、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於遠州，各籍沒家貲，分給諸王大臣。忽警報自遼東傳來，平章秃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等，率兵入遷民鎭，進襲薊州。懷王乃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食邑，幷命爲中

書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萬錠，金素織緞色繒二千四，平江官地二百頃，卽日詔促出師薊州，拒遼東軍。

燕帖木兒，聞命卽行，且調撒敦會師北進。方到三河，接着通州急報，梁王王禪等已入居庸關，不由的大驚道：「居庸被破，不特通州吃緊，連京師也要戒嚴。我軍須回保京師，休被蹂躪爲是！」乃留兵拒遼東軍，自與撒敦星夜馳還。

既抵榆河關，聞懷王已出齊化門視師，益覺焦急萬分。遂驅馬直奔京城，謁見懷王，並面啓道：「陛下何故親自視師？」懷王道：「寇兵已入居庸關，將要來犯京師了。」燕帖木兒道：「陛下一出，民心必驚，凡翦寇事盡可責臣。陛下亟宜還宮，安定人民，請勿輕動！」懷王道：「待卿未來，所以躬自督師，今已到此，朕心安了，軍事由卿作主，朕當從卿言，還宮安民。」言畢，卽與燕帖木兒別去。

燕帖木兒復還至軍中。梁王王禪等亦乘勝進逼，與燕帖木兒軍，遇於榆河。燕帖木兒升座誓師道：「寇已深入，大都戒嚴，孰勝孰負，在此一擧。將士等爲國前驅，理宜奮力殺敵，若有退避不前，本爵帥只有軍法從事，休得後悔！」將士等唯唯聽命，燕帖木兒遂命開營逆戰。

兩下裏交鋒起來，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一邊是誓扶幼主，期立大功；一邊是力保長君，目無全虜，足足戰了三四個時辰，不分勝敗。燕帖木兒執旗當先，引軍突陣。部下見

主帥奮勇，格外效力，無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北軍漸漸敗却，退至紅橋。

燕帖木兒步步進逼，一些兒不肯放鬆，惱動了梁王部將。一名阿剌帖木兒，曾爲樞密副使，一名忽都帖木兒，曾爲上都指揮，兩人素稱驍勇，至此氣憤填胸，挺身還戰，竟攻入燕帖木兒陣中。燕帖木兒正揮刀前進，適值阿剌帖木兒突至馬前，挺戈刺來，虧得燕帖木兒眼明手快，將身閃過一邊，右手用刀格住戈鋌，左手拔劍砍去，不偏不倚，正中阿剌帖木兒左臂。阿剌帖木兒狂叫一聲，撥馬就逃。燕帖木兒，緊緊追去，又來了忽都帖木兒，接住廝殺，奮鬬了數十合，彼此尚不相讓，仍惡狠狠的搏戰。燕帖木兒手下，有一矮將名和尚，短悍絕倫，善使雙錘，他恐主帥有失，忙撥馬助戰。忽都帖木兒欺他短小，不以爲意，誰知道這和尚煞是趫捷，左右馳擊，防不勝防，忽都帖木兒方思退避，左臂上已着了一錘，幾乎跌落馬下，幸他將前來救護，纔得走脫。北軍見兩將敗衂，人人奪氣，遂馳過紅橋，阻水而陣。燕帖木兒恐軍士力疲，不欲再戰，只命弓弩手用矢攢射，把北軍一陣射退，然後收兵。

次日復分軍爲三隊，令也速答兒率左，八都兒率右，進逼北軍。時北軍退至白浮，因燕帖木兒挑戰，也出來對仗。燕帖木兒麾兵佯退，俟北軍追來，命左右兩隊包抄過去。北軍正殺得高興，猛見也速答兒從右邊殺來，忙分軍抵敵。方在酣戰，左邊又遇着八都兒軍，又分軍敵住，不意燕帖木兒復轉身殺到，所向披靡。那時北軍招架不住，只好且戰且走，復退十里下寨。燕帖木兒見北軍雖敗，行列尚是整齊，也卽鳴金收軍。

越宿復戰，北軍抖擻精神，前來衝突，燕帖木兒也不肯稍讓，督軍猛擊，自辰至午，相持不下。驀見燕帖木兒陣中，跳出銳卒數百名，由燕帖木兒親自督領，衝殺過去。北軍前來抵截，被燕帖木兒手刃七人，方纔退却。燕帖木兒也即鳴金收軍。

是夜二鼓，燕帖木兒，召孛倫赤、岳來吉入帳，密議道：「連日酣戰，兩軍俱疲，長此堅持，何以退敵？」孛倫赤道：「不如今夜發兵劫營，想寇兵應亦疲倦，定中我計！」燕帖木兒道：「我亦想及此着，但彼此對壘下營，豈有不防之理？從前甘寧百騎，夜劫曹營，我何不仿他一行，也可擾亂敵心，使他自退？」孛倫赤、岳來吉二人齊聲道：「末將等願效死力！」燕帖木兒大喜，便調集銳卒百騎，令各帶弓箭，並持戰鼓，隨孛倫赤、岳來吉二人同去。臨行時又吩咐道：「你等抵敵營時，只宜左右鼓噪，四面馳射，不必與他廝殺，但能使他驚擾，便算頭功。」孛倫赤等領命去訖。燕帖木兒恰高枕自臥。

那邊梁王王禪，正恐燕帖木兒劫營，令兵士小心嚴防。到了三鼓，突聞外面鼓聲大震，忙令各營出戰，兵士開營出去，只見來兵東馳西射，散無紀律，當下冒矢追殺，走到這邊，他到那邊；走到那邊，他到這邊。嗣後來兵越多，混戰一回，互有殺傷。戰到天明，彼此相見，纔知所殺傷的統是自家人，不禁懊喪異常。這時的孛倫赤、岳來吉兩人，早已收集百騎，回營報功去了。小子有詩贊燕帖木兒道：

力戰何如智取工？揄關猶憶大王風，須知兵事無嫌詐，燕邸當年固善攻。

畢竟北軍曾否再退，請看官續閱下回。

懷王之立，不當立也。以泰定之正統言，則皇太子已即位上都，懷王固不當立；以武宗之正統言，則嗣位者應屬周王和世㻋，懷王亦不當立也。燕帖木兒希寵取媚，南迎勸進，藉使懷王正言抗斥，則燕帖木兒之志不得逞，而兵禍可立弭矣。乃江陵遽發，飄然入都，御殿即眞，封王拜爵，彼已南面稱尊，詎尙肯北面爲臣耶？讓兄之言，徒虛文爾。然發難之首，實出燕帖木兒，故本回中敍述各事，皆以燕帖木兒爲前提，西安以下，概置後列。至如出師戰勝之舉，尤寫得機變神智，非稱美燕帖木兒，實隱誅燕帖木兒也，曹阿瞞以知兵聞，阿瞞得謂漢之忠臣否耶？吾於燕帖木兒亦云。

第四十回　入長城北軍敗潰　援大都爵帥馳歸

却說孛倫赤、岳來吉等，回營報功，燕帖木兒時已起牀，即將二人功績，書錄簿上；併命撒敦帶着偏師，出營巡哨。是日大霧迷濛，瞑不見影，撒敦巡至敵營，已是空空洞洞，留着虛壘。走將進去，只有敵卒數名，尚在寨中收拾行李，見了撒敦等，一鬨而逃，被撒敦兵追上，擒住二卒。經撒敦審訊，纔知北軍已竄匿山谷中。撒敦即將二卒帶還，報知燕帖木兒。

燕帖木兒道：「王禪未曾大挫，即行遁匿，我料他必有詐計，將乘我不備，前來掩擊哩！」便下令將士，教他裹糧坐甲，靜待後命，不得私自出營，違令者斬！越夕，又命堅壁嚴裝，如遇寇至，只准固守，不准出戰，違令者斬！到了夜間，防備尤密，四面布着偵騎，探聽消息。未幾雞聲報曉，遠遠的接吹角聲，燕帖木兒聽着道：「寇兵來了！」忙出升帳，見偵騎亦來稟報，說是北軍成列出山，距此只數里了。燕帖木兒，仍飭各軍守着前令，不得有違。約一時許，北軍鼓噪而至，衝突數次，堅不能入，沒奈何退後下營。

燕帖木兒命撒敦、八都兒兩人，各率一軍，分授密計，命俟至天晚，分頭趨出。兩人依

計而行。是夜天色愈暝，四面陰霾，北軍也嚴行準備，不遑就寢。一更以後，但聽後面有銅角聲，吹得非常響亮，不由的慌忙起來，梁王王禪，懲着前轍，只令各營靜守，不敢出頭。忽前面又起角聲，亦覺激越異常。時值深秋，塞外草衰，正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時候，加以角聲震盪，前後相應，益令軍心膽怯，不寒而慄。梁王王禪，尙兀自守着，偏營內各兵，自相騷擾，不肯鎭定。至三鼓以後，角聲越吹得利害，彷彿有千軍萬馬，四面殺來，那時軍心益亂，情勢倉皇，任你王禪如何禁遏，也是彈壓不住，遂不禁嘆息道：「罷了！罷了！看來幼主無福，偏遇這燕帖木兒，不如就此退兵罷！」當下撤營遁去。

看官道這銅角聲如何而來？就是撒敦與八都兒，奉着燕帖木兒密計，虛嚇敵兵。原來撒敦自營後出師，潛繞北軍後部，吹角懼敵，八都兒自營前出師，直逼北軍前面，鳴角相應。兩軍並不去厮殺，只仗這銅角爲號，虛聲恫喝，那北軍竟墮計中，夤夜遁去。

撒敦等來報燕帖木兒，燕帖木兒卽命傾寨窮追，直到昌平州，方見北軍還在前面。一聲鼓號，驅馬殺去，北軍心膽俱裂，那個還敢攔阻？你奔我潰，彼跌此仆，被燕帖木兒軍，乘勢掩殺一陣，斬首約數千級，所有逃不及的北軍，顧命要緊，管不得什麼面子，只好匍匐乞降。燕帖木兒准他投誠，收降至萬餘人。

正擬飭兵再追，適值欽使到來，忙下馬接旨。詔中所說，略稱丞相親冒矢石，恐有不測，萬一受傷，朕恃誰人？自今以後，但敎憑高督戰，視察將士，用命行賞，不用命行罰，

毋得再自冒險，以滋朕憂！燕帖木兒謝旨畢，即語來使道：「我非好死惡生，但猝遇大敵，不得不身先士卒，爲諸將法。現在寇已敗退，自當遵旨小心，請欽使轉達御前，免勞聖慮爲是。」欽使應着，即行別去。

燕帖木兒麾軍再上，殺得王禪等棄甲抛戈，抱頭竄逸。於是燕帖木兒勒馬中途，但令也速答兒、也不倫，及弟撒敦，率兵三萬，再追北軍，自率餘軍徐徐後行。將到居庸關，探也速答兒軍報，北軍已逃出關外去了。燕帖木兒即遣使上追，馳馬入關，會也速答兒等亦已回軍，遂命也速答兒居守，輔以僉院徹里帖木兒，並就他統卒三萬名，留供驅遣，自率得勝軍南還。

至昌平南，來了古北口急報，上都軍已入古北口，進掠石漕。燕帖木兒憤憤道：「居庸關纔得收回，古北口又聞失守，如何是好？」撒敦即上前進言道：「水來土掩，兵來將擋，怕他何爲？弟願前去，殺他片甲不回！」燕帖木兒道：「吾弟前去，須要小心！」撒敦應命，即領着萬人，倍道去訖。燕帖木兒，率軍後應，亦兼程而進。

撒敦驅軍至石漕，不管甚麼利害，竟上前掩擊，敵軍正在午炊，倉猝遇敵，不及攔阻，便向北竄去。撒敦追擊數十里，殺斃敵軍無數。

正擬下營，燕帖木兒大軍亦到，兩下相會，當由撒敦報明勝仗。燕帖木兒問敵軍主將，係是何人？撒敦默然。燕帖木兒道：「吾弟殺了一日，難道連敵將姓名，尙未查明麼？」撒

敦道：「問他何爲？我只知見敵就殺，得勝報功。」燕帖木兒微笑道：「幸你所遇的都是庸將，倘使遇着將材，恐怕有敗無勝哩！」

當下令偵騎探明，返報敵將姓氏，一個是駙馬孛羅帖木兒，一個是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兒，一個是院使撒兒討溫。燕帖木兒道：「這等乳臭小兒，也來將兵，眞是可羞！待我用一條小計，便好擒住三人。」撒敦道：「用什麼計？小弟出去，包管擒來。」燕帖木兒道：「你只知力戰，不知智取，難道他束着雙手，任你擒獲麼？」言畢，便問偵騎道：「我見前面有一大山，此山叫作何名？」偵騎道：「名叫牛頭山。」撒敦道：「哥哥專會使刁，查了敵將姓氏，還要問着山名，有何用處？」燕帖木兒怒道：「你不要瞎說！我非顧着弟兄情誼，管教你一頓杖責。」撒敦伸舌而退。燕帖木兒換了微服，帶着偵騎數名，出營自去，直到天晚，方纔回營。

次日升帳，召諸將面囑道：「我昨晚登牛頭山，望見敵營紮住山後，料他是倚山自固的意思，但山中有小路可通，我若乘高壓下，便可踏破敵營，可奈敵營雖破，敵將必逃，若要追擒，也是難事，不若引他入山，使入陷穽，我却前後夾攻，令他無路可走，自然一鼓成擒了。」衆將都拍手稱善，燕帖木兒命八都兒道：「你今夜引兵千名，潛上牛頭山，就小路中掘着陷坑，斬木掩覆，上表暗記，令我軍便於趨避，敵兵易致誤入，方好成功。至陷坑造就，你可越山刼營，准敗不准勝，俟敵兵趕來，你却誘他入小路，我自有兵接應，休得違

慢！」八都兒依令去訖。又命裨將亦訥思道：「你率兵千名，備着撓鈎，就山上小路旁，左右伏着，待敵兵入穽，便好一一擒住哩。」亦訥思亦去。又命撒敦道：「你領兵萬人，沿山繞轉，就敵營左右埋伏，但聽山上有號砲聲，你便殺出，斷他後路，不得有違！」撒敦亦領命去了。復命諸將道：「你等隨我上山，視我大纛所向，奮力殺敵，明日可滅此朝食了。」衆將唯唯聽命，到了傍晚，命將士飽餐畢，隨飭各帶乾糧火具，向牛頭山進發。

是時八都兒已掘好陷坑，乘夜越山，去刼敵營。敵營中設有探馬，偵得八都兒到來，便去稟報主將。駙馬孛羅帖木兒，年輕好勝，就上馬領兵，出營搦戰。八都兒上前對仗，略戰數合，佯作慌張的形狀，棄戈退走。孛羅帖木兒不知是計，即趨馬奮追，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兒，與院使撒兒討溫，亦出營接應，撒兒討溫道：「駙馬追去，恐防有失，況夜色淒其，山嶺狹隘，倘有不測，必致敗挫，不如遣人禁他前進，方可無虞。」答失雅失帖木兒聞言，便遣使去訖，俄得去使回報，駙馬言月色甚明，可以夜戰，請平章院使速即接應，可以殺盡敵人。撒兒討溫復道：「營寨亦是要緊，請平章守住勿動，我帶兵接應便了。」答失雅失帖木兒應着，便分兵與撒兒討溫，長驅進發。

時孛羅帖木兒，已被八都兒誘進山中，走入間道，猛聽得一聲鼓響，山岡上火炬齊明，豎着一面大纛，上書太平王右丞相等字樣。孛羅帖木兒道：「燕帖木兒在此，我等快上岡去，刺殺了他。」言未畢，山上已馳下將士，來敵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尚不畏怯，奈因

嶺路逼窄，不便戰鬪，只好勒馬退回 不期撲搨一聲，連人帶馬，跌入陷坑去了。亦訥思早已留意，便命軍士鈎起孛羅帖木兒捆綁而去。

孛羅帖木兒部下士卒，爭思來救。無如走近一個，陷落一個，走近兩個，陷落兩個，那時也只好尋路逃走。偏偏燕帖木兒的將士，四面殺來，心中一慌，足下更走立不穩，一半跌入陷坑，一半死于刃下。

此時的撒兒討溫，尙未知前軍敗狀，領兵入山，步步爲營。一入間道，已望見大纛飛揚，料知孛羅帖木兒，必遇伏兵，前去定必無幸。奈又不能不急急馳救，只好硬着頭皮，驅馬進去，一面令左右分射，以備不虞。誰知山上的喊殺聲，漸漸逼緊，雖是嚴行備禦，究竟不免心虛。轉瞬間敵已四至，任你如何放箭，總是射他不住。撒兒討溫，命軍士隨射隨退，未及數武，見軍士多鑽入地中，慌忙察視，自身亦隨馬而陷。兩旁突出亦訥思軍，又被他搭上撓鈎，捆縛去了。餘衆走頭無路，只得大呼乞降。

答失雅失帖木兒，坐守營盤，專聽軍報。遠遠的聞有砲聲，心中正忐忑不定，忽營外有兵到來，還道是撒兒討溫等回營。正欲出來探問，不意來兵很是兇猛，如攪海龍一般，搗入營中。答失雅失帖木兒，急上馬抵敵，湊巧遇着撒敦，一槍刺來，正中左腕，倒仆馬下。撒敦麾下的軍士，便來抓住，拖了過去。

北軍頓時駭散，由撒敦追擊一陣，殺死多名。是時天尙未明，撒敦即縛送答失雅失帖木

兒，上山報命。燕帖木兒復命他追趕潰卒，他卽回馬下山，逐潰卒出古北口，然後回軍。

這邊的燕帖木兒，收集各軍，整轡回營。時方天曉，由軍士推上孛羅帖木兒，及撒兒討溫、答失雅失帖木兒。燕帖木兒拍案道：「你等助逆叛順，死有餘辜，本爵帥不便饒你！」孛羅帖木兒等亦大聲詬詈，卽由燕帖木兒，申明軍法，喝令斬首。須臾，已將首級三顆，呈上帳前。

燕帖木兒方遣人奏捷，帳外又遞到緊急文書，由燕帖木兒展閱一周，卽語諸將道：「叛王也先帖木兒，與禿滿迭兒，又陷通州；將到京師，京中已召我還援，我等勤王要緊，速卽啓程。」諸將不敢有慢，當卽隨燕帖木兒拔營而南。趕途兩日，卽到通州，時已日色銜山，晚煙四起。諸將請擇地立營，燕帖木兒道：「寇敵將近，不馳去殺他一陣，還待何時！」說着，已揮兵疾進，約數里，卽遇敵兵。敵兵未曾防備，狼狽奔趨，燕帖木兒追殺里許，因天色昏暮，纔命下營。

次日黎明，復整兵追敵，西至潞河，見北軍已在河北，列陣以待，人如排牆，燕帖木兒倒也不敢進逼。至夜間，欲渡河擊敵，奈隔岸火光透澈，映入河流，好似掣電空中，羣芒四射，因此按兵不動。待到黎明，遙望敵營中已無聲響，只有人影模糊，尙是沿河立着。此時也無暇細辨，便麾兵結筏渡河。各軍安然西渡，及達彼岸，各持刀砍人，不意統是黍楷做成，上披氈衣，地上積草，尙有餘燄未熄，纔曉得敵已夜遁，但放火植稭，作爲疑兵罷了。

燕帖木兒憤甚，復率兵窮追，將抵檀子山，四面都是棗林。這棗林中恰有敵兵伏着，陡從刺斜裏殺出，虧得燕帖木兒軍律素嚴，不爲所迫，猛見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糾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羅台，平章塔海軍，踴躍前來，差不多有五六萬人。燕帖木兒不敢輕敵，只先令軍士列好陣勢，前面持弓矢，後面執刀盾，又後面挺戈矛。直待敵兵逼近，一聲令發，萬矢齊射，勢似飛蝗，偏敵兵持盾而前，冒死上來。燕帖木兒復令止射，驅刀盾戈矛兩隊，直前抵格。兩軍混戰一場，互有死傷，看看紅日將落，敵兵毫不退怯，只管捨命相持。

燕帖木兒子唐其勢，見各軍戰敵不下，惱動性子，撥馬臨陣。陽翟王太平，挺槍來戰，唐其勢大吼一聲，嚇得太平倒退，未及數步，已被唐其勢用戈刺着，翻身落馬。軍士乘勢蹴踏，把太平肉體，變作爛屎相似了。敵兵見太平被殺，頓時驚潰。燕帖木兒就此趕上，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方欲收軍，巧值撒敦到來，得了一支生力軍，便命引兵再追，自率大軍南歸。撒敦追了數十里，見敵兵四散逃去，殺斃了數百名，也即回來。

會上都諸王忽刺台，指揮阿刺鐵木兒，及安童等，復攻入紫荊關，進犯良鄉，游騎徑逼京南。燕帖木兒聞警，即循北山西行，令將士脫銜繫囊，盛莝豆飼馬，且行且食。晨夜兼程，至蘆溝河，並不見敵。嗣得探報，忽刺台等已聞風西竄了。

燕帖木兒因已抵京師，遂入覲懷王，甫至肅清門，都人士焚香迎接，羅拜馬前。燕帖木兒辭不敢受，都人齊聲道：「非王爺忠誠報國，民等何能更生？此恩此德，敢不拜謝！」燕

帖木兒下馬慰勞道：「此皆天子威靈，我有何力可言？」及至內城，懷王親出迎師。燕帖木兒下馬行禮，由御手扶起，相偕入城。隨即賜宴興聖殿，賞給無算，親授太平王黃金印，盡歡乃散。燕帖木兒擬休息數日，再行出兵，忽接撤敦軍報，古北口又被陷了。正是：

兩都軍報無虛日，萬里烽煙未靖時。

未知何人陷入古北口，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純敍燕帖木兒戰事見得上都各軍，均不足與燕帖木兒相敵，燕帖木兒，信一元代之梟雄哉？讀元史燕帖木兒列傳，未嘗不臚敍戰蹟，而寫生妙手，却不若此書之爲良。蓋彼第直錄事實，而此且曲爲描摹，不特渲染戰爭，並舉燕帖木兒之權詐，亦揭露紙上，吳道子之手筆，亦無以過之。且旋師入京時，卑以自牧，讓美君王，處處似忠實，處處是詐；周公恐懼流言日，王恭謙恭下士時，讀此益無限生感矣。

第四十一回　倒剌沙奉寶出降　泰定后別州安置

却說燕帖木兒、得撒敦來文，報言古北口復陷，心中大憤，即日召集各軍，出京北去。途次又接紫荆關急報，苦難分身，只得遣快足至遼東，飛調脫脫木兒西援。看官！你道陷古北口及紫荆關的兵馬，從何而來？原來就是禿滿迭兒，及忽剌台、阿剌鐵木兒等軍，禿滿迭兒等，被燕帖木兒殺敗，逃出口外，會集散卒，定議分攻，禿滿迭兒自率一軍襲古北口，忽剌台、阿剌鐵木兒、安童、朶羅台、塔海等，聯軍襲紫荆關，意欲兩面夾攻。令燕帖木兒，無暇兼顧，可以轉敗爲勝。不意燕帖木兒，煞是神勇，禿滿迭兒方入古北口，燕帖木兒已到檀州，兩軍南北各進，即行對壘，一場大戰，禿滿迭兒復敗，潰走遼東。後軍被燕帖木兒截住，無處投奔，統軍的頭目，乃是東路蒙古萬戶哈剌那懷，看得兵勢垂危，只好束手乞降。燕帖木兒收了降衆，共得萬人，也不暇悉心檢查，只留部將數人，約束士卒，守住古北口，自率健卒兼程西進，去援脫脫木兒。

脫脫木兒前奉調發兵，只帶着四千人，到紫荆關，與忽剌台等對陣。兩邊人數，相去甚遠，北軍約三四萬名，脫脫木兒與關上守將相合，尚不達萬人。暗思衆寡不敵，恐遭敗仗，

不如固關嚴守，還好勉力支持。至燕帖木兒星夜趕到，很是喜慰，燕帖木兒查明情形，便與脫脫木兒道：「我兵遠來，敵人尚未知曉，你且開關搦戰，誘他入關，我出大軍伏在關內，他若冒昧進來，便好閉住關門，殺他一個精光哩。」

脫脫木兒領命，即率本部四千人，大開關門，來戰北軍。北軍逗留關外，已是數日，猛見脫脫木兒出戰，倒也出了一驚；及見出關的兵士，不過數千人，頓覺膽大起來，當下分作兩翼，來圍脫脫木兒。脫脫木兒不及退還，已被敵軍裹住，他本恃有後援，一些兒沒有害怕，便奮起精神，馳突圍中。

燕帖木兒在關內覷着，見脫脫木兒不能脫身，恰變了一計，令關上故意鳴金，促脫脫木兒退歸，一面命關吏虛掩半扉。敵軍裏面的阿刺鐵木兒，望着關中的模樣，大叫道：「此時不急搶關，尚待何時？」言未畢，已挺戈躍馬，奔入關中。忽刺台、安童、朵羅台、塔海等，只恐阿刺鐵木兒，佔着頭功，也即策馬隨入。一入關門，見守卒在前散走，還道他是避鋒逃命，又緊緊的追了一程。驀然間四面八方，互發砲聲，伏兵一時齊起，統行殺到。忽刺台、安童、朵羅台、塔海等，知事不妙，忙即退回，奈後面的兵士，相率入關，前後擠緊，運動不靈。待退近關門，已是多半被殺。那時忽刺台、安童等，如漏網魚，如喪家狗，只想跑出關外，逃脫性命，偏偏關門已閉得很緊。這一嚇非同小可，險些兒連三魂六魄，都飛至鬼門關，忙麾兵斬關欲遁。忽關門左右，又閃出無數健卒，大刀闊斧，前來阻住，背後又是燕帖

木兒領軍追來。忽刺台等只是哭不出的苦，勉强馳突，不消片刻，安童、塔海兩人，馬首被刺，俱墮馬下，活活的被人擒去。忽刺台、朶羅台急得沒法，左右亂撞，驟被流矢射着，一同墜馬，也只得閉目就擒了。

是時的阿刺鐵木兒，尚似瘋犬一般，東衝西突。燕帖木兒知他驍悍，但令部將纏住了他，與他車輪般的厮殺。至忽刺台等俱已擒住，便一擁上前，任他力大如牛，也被衆人牽倒。待捆縛停當，已是身受數創，奄奄一息。燕帖木兒宣令道：「降者免死。」於是入關的北軍，都做了矮人兒，情願投誠。

當下重開關門，接應脫脫木兒，誰知關門外已虛無一人。看官道是何故？原來阿刺鐵木兒等入關時，各軍俱隨着主帥，一擁入關，外面與脫脫木兒相持，也不過數千人。脫脫木兒見北軍中計，格外奮勇，一枝大戟，隨手飛舞，觸着他原是喪生，讓着他還要顛仆。敵軍正支持不住，又見關門忽閉，越加驚慌，一古腦兒向北遁去。脫脫木兒驅軍力追，復斬殺了一大半，只有寥寥數百人，命不該死，四散逃脫。

脫脫木兒已經回軍，方遇着大軍接應，彼此說明，統喜歡的了不得，大家奏着凱歌，陸續歸營。燕帖木兒，休兵兩日，卽親押囚車，送至京師。懷王迎入，又有一番讌賞，無庸細說。

先是燕帖木兒曾遣人召陝西平章探馬赤，行臺御史馬扎兒台，皆不至。及懷王卽位，頒

詔陝甘，復被他焚毀詔紙，執使送上都。旣而浙江省臣，亦拒絕詔使。由使臣還報，懷王大怒，卽與燕帖木兒商議，欲一律誅戮。燕帖木兒模稜兩可，因此詔尙未下。左司郎中自當，聞着此信，謁見燕帖木兒道：「雲南、四川，今尙未定，若復殺行省大臣，轉恐激變，不如俟大都平定，再議降罰未遲！」燕帖木兒尙沈吟未決，俄得河南警報，靖安王闊不花等（一作庫庫布哈），叛應上都，自陝西破潼關，克閿鄉、陝州，復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南過武關，逼襄陽，猖獗的了不得了。燕帖木兒閱畢，便進謁懷王，詳述河南軍事，並把自當所說的言語，亦覆陳一遍。懷王道：「上都未平，原是可慮，看來又要勞卿一行。」燕帖木兒道：「毋勞聖慮，臣已密令齊王月魯帖木兒，及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進攻上都去了。」懷王道：「卿算無遺策，料必成功。」燕帖木兒謝獎而退。過了旬日，果然紅旂報捷，上都已降服了。

自梁王王禪等敗回上都，聲勢日衰，幸都城尙未被兵，所以殘喘苟延。至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受燕帖木兒密令，舉兵趨上都，於是都城受圍。王禪等率兵出戰，屢爲所敗，人心大駭。且因禿滿迭兒逃還遼東，忽刺台等統已敗沒，城孤援絕，士無鬭志。獨倒刺沙談笑自若，恰似沒事一般。王禪與他會議數次，也不見有什麼法兒，自思身陷圍城，危險萬狀，不若乘夜逃走，還是三十六計中的上計。主意已定，便於夜間託詞巡城，登陴四望，歎息了一口氣，竟縋城自去了。

城中失了王禪，越加惶懼，倒剌沙竟暗中遣使，通款齊王，約定次日出降。齊王月魯帖木兒，自然准約。越日遲明，果見南門大啓，任他進去。月魯帖木兒等，卽麾兵入城，倒剌沙奉着御璽，伺候道旁，由齊王接着，他卽屈膝請安，把璽呈上，且口稱請死。齊王道：「這事我難作主，須俟大都裁奪！」遂令左右帶着倒剌沙，一面將御璽藏好。方思驅馬再進，忽見遼王脫脫，領着數十騎，持刀前來。齊王望將過去，不是來降的情狀，卽整備迎敵。脫脫到了齊王馬前，竟用刀刺入，虧得齊王早已防着，也用刀相抵，不到數合，齊王麾下的將士，都上前效勞，你一槍，我一刀，兵鋒環遶，將脫脫剁成數段，其餘數十騎，統死于亂軍之中。齊王馳入行宮，查明后妃人等，俱還住着，只小皇帝阿速吉八，不知去向。及詰問泰定皇后，但有滿面淚痕，嗚嗚哭泣，反令人厭煩得很，遂抽身出外，只命部兵監守宮門，盤查出入罷了。

上都已定，當由齊王飭使賫奉御寶，及諸王百司符印，概携送入京。還有倒剌沙等一班俘虜，也派兵押解京師，懷王聞上都捷音，快慰異常，諸王百官等統上表慶賀。中書省臣且奏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遽被倒剌沙所惑，屢犯京畿，幸賴陛下神武，王禪等相繼敗亡，今上都亦已平靖，所有俘囚，應明正典刑，傳首四方，藉示與衆共棄之意。奏入照准，先將阿剌帖木兒、忽剌台、安童、朶羅台、塔海等，斬首示衆。一面御門受俘，命將倒剌沙等，暫羈獄中，自登興聖殿受了御寶，分檄行省內郡，罷兵安民。

是時靖安王闊不花，方大破河南守兵，獲輜重數萬，進拔虎牢，轉入汴梁。忽聞上都被陷，咨嗟不已，嗣又得懷王詔諭，料知獨木難支，乃逡巡引去。惟四川平章政事囊嘉岱，自稱鎮西王，以左丞托克托為平章，前雲南廉訪楊靜為左丞，燒絕棧道，獨覇一隅。其餘行省各官，都隨風轉篷，但教祿位保存，無不拱手聽命。

懷王又封賞功臣，以燕帖木兒為首功，賜號答刺罕，子孫世襲，又賜他珠衣兩件，七寶帶一條，白金甕一，黃金瓶二，還有海東白鶻青鶻，及白鷹文豹等物，不計其數，尋設大都督府，令他統轄，飭佩第一等降虎符，並命他驅至上都，遷置泰定后妃，幷料清軍務。

至燕帖木兒出發後，又下詔懸賞，購緝逃犯。於是王禪、紐澤、撤的迷失、也先鐵木兒及倒刺沙兄馬某沙等，盡被拏到。還有湘寧王八刺失里，曾附和忽刺台等，南侵冀寧，至是被元帥也速答兒捕獲，械送京師。懷王命將倒刺沙磔死，王禪賜自盡，紐澤、撤的迷失、也先鐵木兒、馬某沙等；皆棄市。並將罪犯的妻孥家產，分給功臣。只八刺失里，罪從未減，留錮獄中，總算還保全首領，九死一生，這且慢表。

且說燕帖木兒到了上都，由齊王月魯帖木兒，及元帥不花帖木兒，出城迎入，彼此敍過寒暄，方談及遷置后妃的命令。月魯帖木兒道：「我早已飭兵守宮，除阿速吉八不知下落外，所有泰定后妃以下，盡行錮着，一個兒不曾放脫。」燕帖木兒點首稱善。隨即起身離座道：「我且入宮傳旨，令他整備行裝，以便遷置。明日就可要他動身了。」月魯帖木兒道：

「甚好！請公自便。」

燕帖木兒別了齊王，遂入行宮，早有宮女報知泰定后妃，泰定后聞知此信，恐有不測的命令，急得面色倉皇，形神黯淡。還有妃子必罕，及速哥答里兩姊妹，統是嬌軀發顫，帶哭帶抖，縮做一團。燕帖木兒到了宮門，守兵早已分隊站着，讓開正路，由燕帖木兒趨入。燕帖木兒一入宮中，見后妃等並不相迎，未免懷着懊惱，方欲瞋目呵叱，忽眼簾中映入紅顏，不覺爲之一迷。尋見泰定后欠身欲起，悲慘中帶着數分嬝娜，正是徐娘半老，猶存丰韻，已令人憐惜不禁。背後又立着一對姊妹花，綠鬢高擁，粉頸低垂，鳳目中統含着一泡珠淚，尤覺楚楚可憐。

當下站着一旁，向泰定后道：「皇后不必驚慌！大都也沒有嚴命，不過因皇后在此，殊多不便，所以暫令移居，一切服食，儘可照常，毋庸躭憂！」泰定后潸然道：「先皇殁後，擁立皇子，統是倒剌沙的主意，我輩女流，並無成見，目今嗣子已亡，大勢一變，剩我嫠婦數人，備嘗苦況，也是够了，還要移居何處？」燕帖木兒道：「無非移居東安州，途程尚近，無慮艱阻，諸請放心！」泰定后復道：「今日要我遷居，他日即索我性命，始終總是一死，不如死在此處！」燕帖木兒不待說畢，忙婉言慰勸道：「皇后後福正長，休要自尋煩惱，若慮有意外情事，但教我燕帖木兒存着，都可挽回。明日請皇后暫赴東安，所有宮中侍從，盡可帶去，途中自有妥卒保護；如有人敢來欺凌，我燕帖木兒誓不與他干休！」

泰定后方轉悲爲喜道：「既有太平王照拂，我等如命起程便了。」一面說着，一面命兩妃向前拜謝。此時一對姊妹花，也漸覺開顏，遵着泰定后囑咐，分花拂柳的走近燕帖木兒前一同斂衽。急得燕帖木兒答禮不及，忙避開一旁，連稱不敢。幷稱那一雙色眼，細瞧兩妃，兩妃也似覺着，抬起頭來，向他微笑。這樣情景，幾乎無可摹擬，只小子曾記有兩句古詩彼此湊合，頗得神似，其詞云：

目含秋水雙瞳活，心有靈犀一點通。

畢竟泰定后妃，何日登程，容待下回說明。

上都淪陷，天順帝不知所終，著書人依史敍錄，原不能憑空捏造，構一死證。但奉寶出降者爲倒剌沙，則幼主之死，出自倒剌沙之手，應無疑義。倒剌沙始以寵利自私，致僨國事，及勢處窮蹙，乃戕主奪璽，出降軍前，是殆人類所不齒，較諸王禪等之臨難遁去，尤覺死有餘辜！大都磔尸，身名兩裂，後世臣子，可作炯戒！若夫泰定后之身遘憂危，稍具節烈，應即捐軀以殉。況移置東安之命，接踵而來；燕帖木兒又爲發難之首領，平昔未曾厚遇，能望其竭誠保護，不作他想乎？是回敍移置后妃事，已將燕帖木兒心迹，隱約表明，叵劍帷燈之妙，可即於本回中見之。迨閱至後文，圖窮匕見，更知伏筆之不虛設矣。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時釐降　二使勸進剋日登基

却說泰定二妃，與燕帖木兒打了照面，一笑傳情，這時候的燕帖木兒，心癢難搔，恨不得將兩個麗姝，吞下肚去。只因衆目共睹，不便動手蹻脚，沒奈何定一回神，站定身軀。待兩妃復了原處，方向泰定后道：「明日后如動身，當備輦派兵，護送至東安州。」泰定后應着，燕帖木兒方出行宮。

是夕竟不成寐，默默籌畫，想定了一個法兒，方纔有些疲倦，朦朧片刻，便聞雞聲，當即披衣起床。俟盥洗進膳後，就跑入行宮，見過泰定后妃，復代爲收拾行裝，連脂盝粉函等件，無不凝神檢點，親手安排。至料理淸楚，方出來面囑親兵，敎他途中伺候后妃，須格外周到，不得有誤。吩咐畢，再入宮導引后妃，出宮駕輿，自己亦上馬揚鞭，送他出城。

正啓行間，對面來了京使，不得不下馬相見。當由京使宣詔，命他即日入朝。燕帖木兒很是懊喪，奈不好當面直言，只得與京使敷衍數語，要他入城待着，以便偕行。

京使驅馬自入，燕帖木兒加鞭疾出，趕至泰定后妃輿旁，和顏悅色的說道：「今日后妃東去，本擬護送出境，奈大都又頒敕召回，不好遲慢，萬望此去自愛，切勿苦壞玉軀！他日

相見有期，決不負言！」泰定后也即稱謝。兩妃亦從旁插口道：「王爺亦須珍攝！我姊妹二人，得仗庇護，也不忘恩！」說着，又覺得四目盈盈，淚珠欲下。燕帖木兒幾不忍捨，無如此時只好暫別，乃淒然語着道：「我去了！前途保重！」於是勒馬而回。臨別時，猶返顧去車，悵望不已，直至去車已遠，纔縱馬入城。

是日午後，即與京使並轡還朝，入見懷王，報明遷置后妃事，並問懷王何故立召。懷王道：「上都平定，餘孽掃除，這般大功，統由卿一人造成，朕所深感。但朕的本意，帝位須讓與長兄，所以召卿還商，即擬遣使北迎。」燕帖木兒聞言，一時竟難置詞，好一歇不答懷王。懷王復道：「卿意如何？」燕帖木兒道：「自古立君，有立嫡，立長，立功三大例。以立長言，陛下應讓位長兄；以立功言，陛下亦不妨嗣位。唐太宗喋血宮門，後世尚稱爲賢君呢。」懷王道：「說雖如此，然朕心終屬未安，寧可讓位朕兄，兄如不受，再作計較！」燕帖木兒道：「今歲已值隆冬，漠北嚴寒，未便行道，俟來春遣使未遲。」懷王道：「朕兄還京師，不妨以來春爲期；惟朕處遣使，應在今冬，免得朕兄懷疑。」燕帖木兒道：「但憑陛下裁處！」

懷王道：「社稷已安，宗廟無恙，朕與卿亦可稍圖娛樂。聞卿家只有一妃，何勿再置數人？宗室中不乏良女，由卿自擇，朕可即日詔遣。」燕帖木兒道：「陛下念臣微勞，竟替臣想到這層，天恩高厚，何以爲報？但陛下且未册定正宮，臣何敢竟尚宗女，請陛下收回成

命！」懷王道：「朕及大兄生母，尚未追尊，如何便可立后？」燕帖木兒道：「追尊皇妣，原是要緊，冊立皇后，亦難從緩，上承廟祀，下立母儀，兩事並重，應請同日舉行。」懷王道：「且待來春舉行。」燕帖木兒纔退。

過了一日，竟由懷王下詔，賜燕帖木兒以宗女四人。燕帖木兒道：「我昨日已經面辭，如何今日邀賜？這事却使不得！我當入朝固謝。」便命役夫整輿，甫出大門，猛聽得一陣絃管聲，由風吹至，不禁驚訝起來。尋見有繡幰四乘，導以鼓樂，護以侍從，車馬雜沓，冉冉來前。不由的失聲道：「啊喲！公主等已來了，如何是好？」正說着，宣敕官已加鞭至門，下馬與燕帖木兒相見。燕帖木兒不得不斂容迎入。當由宣敕官恭讀詔書，令燕帖木兒接旨。燕帖木兒照例跪聽，詔中無非是盛敍功勞，合頒優賜，特遣宗女四人，侍奉巾櫛，并媵女若干名，該王毋得固辭！

燕帖木兒謝恩而起，接過詔軸，懸挂中堂，宣敕官又向他賀喜。燕帖木兒道：「這事從何說起？我已陛辭盛賜，今反命尙四公主，自問何德何能，敢邀釐降！還請公傳語折回，我即來朝面奏，斷不使公爲難！」宣敕官笑道：「王爺未免太迂！聖旨豈可違得？況四位公主，已經釐降，也不便中道折回，請王爺不必遲疑！今日係黃道良辰，即可謝恩成禮呢。」言畢，即命侍從等導入繡幰，停住大廳。一面令從人治外，媵女治內，所有鋪設等件，除太平王邸現成布置外，其餘盡出帝賜。

太平王邸本闊大得很。從前罪犯第宅，大半撥給，京師裏面，幾乎佔了半城。邸中僕從如雲，更兼四公主帶來的侍從，又不下千名，內外陳設，衆擎易舉，不消一二時，即已措辦整齊。當請燕帖木兒祭告天地，并向北闕謝恩，然後請四公主下輿，先行了君臣禮，後行了夫婦禮。此時的燕帖木兒，又驚又喜，又喜又憂，但已事到其間，無從趨避，樂得眼前受享，再作區處。夫婦禮成，又請出繼母公主察吉兒，再行子婦相見禮，然後洞房合巹。諸王百官，復陸續趨賀，綠酒紅燈，大開綺席，瓊漿玉液，盡是奇珍，說不盡的繁華，寫不完的喜慶。

到了昏黃席散，宣敕官與賀客等，俱已散去，那時燕帖木兒返入洞房，由四公主列坐相陪，霞觴對舉，綺穀生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況燕帖木兒本是個色中餓鬼，見這如花似玉的佳人，那有不移篙相援？左擁右抱，解帶寬衣，夜如何其，其樂無極！

次日，復入朝面謝。退朝後，又與那四位公主，把酒言歡，方在十目調情的時候，突見侍女中有一淡裝婦人，年可花信，貌獨鮮姸，比較四位公主，色澤不同，恰另有一種的天然丰韻。當下觸目動心，未免呆定了神，連公主等與他談話，也不暇理睬。公主等動了疑衷，殷勤動問，他自覺好笑，遂打着謊語道：「我適記起一樁國事，擬於今晚草奏，適與公主等飲酒談心，幾致忘却，所以一經想着，不覺馳神。」四公主齊聲道：「王爺既有軍國重事，何不早說？免得以私廢公。」燕帖木兒道：「不妨！晚間起稿未遲。現在有花有酒，不如再

飲數樽。」於是復同酌了一回，始命撤席。乘着酒興，別了繡闥，竟踉蹌至書齋，密命心腹小廝，潛召這淡裝小婦。

不一時，小廝導着少婦，亭亭而至，見了燕帖木兒，便上前請安。燕帖木兒命他起立，仔細瞧着，眉不畫而翠，唇不脂而紅，顏不粉而白，髮不膏而黑，秀骨天成，長短合度。那少婦從旁偷覷，見燕帖木兒身材，長逾七尺，虎頭猿臂，燕頷豹頸，精神充滿，氣宇深沈，似乎人間男子，要算他一時無兩。兩下相對，脈脈含羞，又被這燕帖木兒釘住雙目，頓覺桃花面上，愈映緋紅，遂俯着首拈弄腰帶。燕帖木兒乃啓口問道：「你是何處人氏？」連詢數聲，竟不見答。

燕帖木兒不禁驚訝，猛見小廝尚站着一旁，就命他退去，然後再問少婦。只見少婦蹙着雙眉，嗚嗚咽咽的說道：「承蒙見問！言之可愧，妾數年前亦爲命婦，今則家亡身辱，充沒官掖，隨着公主前來，尚算皇恩高厚，命該如此，還有何說！」燕帖木兒見他愁容慘淡，口齒清明，益覺由憐生羨，由羨生愛，遂堆着滿面笑容，婉詞再詰。嗣經少婦說明，方知少婦不是別人，乃是前徽政院使失列門的繼妻。燕帖木兒太息道：「宦途危險，家室仳離，失列門亦不必說了；累你青年少婦，寂守孤幃，豈不可痛？」少婦聽了此言，禁不住淚下兩行。燕帖木兒復語道：「你既到了我家，我不願辱沒你！」少婦道：「全仗王爺庇護。」說至護字，已被燕帖木兒攬住嬌軀，擬把他置諸膝上。看官！你想燕帖木兒膂力過人，雖明知少婦

乏力，輕輕一扯，奈少婦已倒入懷中，彷彿如小兒吃奶一般，緊貼住燕帖木兒胸前。燕帖木兒替他拭淚，又溫存了一番，情投意合，男貪女愛，竟攜手入幃，同赴陽臺去了。公主等只道出草奏牘，不去驚動，直至更深人靜，方令侍女促眠。那時兩人早雲收雨散，一同起床，訂了後約，各歸內寢，這且慢表。

且說時光易過，殘臘復催，轉瞬間已是天曆二年，懷王冊妃弘吉剌氏爲皇后。后名卜答失里，係魯國公主桑哥吉剌女，曾與懷王出居建康，並徙江陵，至懷王入京，也隨駕同行。懷王以艱苦同嘗，應該安樂與共，因冊立爲后。一面追尊生母唐兀氏，及兄母亦乞列氏，爲武宗皇后。再遣使臣撒迪哈散等，馳赴漠北，恭迓周王。

撒迪等至周王行在，由周王召見，問明大都情狀。撒迪一一陳明，并啓周王道：「大王以德以長，應有天下；況臣奉命前來，原是請大王早正帝位，一則安天下的人心，二則成皇弟的讓德，事機相迫，幸勿遲疑！」周王道：「平定上都，統是吾弟一手安排，且已稱帝改元，君臣分定；我若再卽尊位，豈不是多了一帝麼？」撒迪道：「仁宗靖變，迎立武宗，至武宗賓天，仁宗始承大統，故例猶在，儘可踵行。」周王道：「據你說來，我卽位後，可規仿前制，立朕弟爲皇太子麼？」撒迪道：「這個自然，兄弟禪讓，仁德兩全，頗不是追美堯舜麼？」周王意向未決，復集府史等商議。府史等侍從多年，遇着這樁絕大的喜慶，那個不想攀龍附鳳，做個冊命功臣！既遇周王諮詢，自然極力贊成，殷殷勸進。周王乃決計卽位，

遂於天曆二年春正月，設帝幄於和寧北陸，禮儀仍舊，氣象式新。漠北諸王大臣及撒迪、哈散等，相率入賀。越日，又有兩使自燕都到來，係齎奉金銀幣帛，進供御用。兩使爲誰？一是前翰林學士不答失里，一是太府太監沙剌班。既到行幄，即入帳覲賀。是時周王和世㻋，已即位爲帝，小子不得不改稱；因他後來廟號，叫作明宗，自然遵例稱明宗了。明宗見過兩使，慰問數言，當由兩使賚呈貢物。明宗很是心喜，便命撒迪等還京師。並諭撒迪道：「朕弟向覽書史，近時得毋廢棄否？聽政有暇，總宜與賢士大夫，常相晤對，講論史籍，考察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將朕意轉告，毋違朕命！」撒迪等唯唯而返。

到了京師，即將明宗面命，傳告懷王，懷王默然不答。是夕，即召燕帖木兒入議。燕帖木兒進談多時，左右大都屏退，無從聞悉祕言。次晨，便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以知樞密院事禿兒哈帖木兒，御史中丞八即剌，翰林直學士馬哈某，瑞典使敎化的，宣徽副使章吉，僉中政院事脫因，通政使那海，大醫使呂廷玉，給事中咬驢，中書斷事官忽兒忽答，右司郎中孛別出，左司員外郎王德明，禮部尙書八剌哈赤等從行。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帛各四百匹，及金腰帶二十，備行在賞賜之用。懷王又飭在京諸臣道：「寶璽既已北上，繼今國家政事，應遣人奏聞行在，我不便專擅了。」廷臣都贊揚懷王讓德，冠絕古今，正是：

有口皆碑周泰伯；昧心誰識楚靈王？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讀燕帖木兒列傳，前後尙宗室女，至四十人，本回第稱四公主，是擧其最先釐降者而言。若失列門妻一段，觀文宗本紀，亦曾有其事，並非著書人好爲揑造。是燕帖木兒荒淫之漸，固自懷王導成之。其餘所述大政，概見正史，惟經著書人略爲渲染，則當時所行之政迹，俱歷有隙可尋，謂之演義也可，謂之評史，亦無不可也。夫懷王襲位，本其初志，所謂讓兄者，特其矯情耳。燕帖木兒知之最深，故受賜最厚。周王和世㻋，未曾入京，遽正大位，曾不知他人已耽耽其旁，欲以之爲嘗試地，而在己且願供玩弄而不之悟也。哀哉！

第四十三回　中逆謀途次暴崩　得御寶馳回御極

却說明宗卽位後，飭造乘輿服御，及近侍諸服用，準備啓行。且命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籌辦沿途供張事宜。行在人員，俱忙個不了。適燕帖木兒奉寶來覲，率隨員進謁明宗。明宗嘉獎有差，并封燕帖木兒爲太師，仍命爲中書右丞相，其餘官爵，概從舊例。且面諭道：「凡京師百官，旣經朕弟錄用，並令仍舊，卿等可將朕意轉告。」燕帖木兒道：「陛下君臨萬方，人民屬望，惟國家大事，繫諸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堦，應請陛下知人善任，方免叢脞。」

明宗稱善，乃用哈八兒禿爲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孛羅爲御史大夫。這三人就是武宗舊臣，明宗以爲不棄舊勞，所以擢居要職。旣而宴諸王大臣於行殿，特命臺臣道：「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人皆悅，然方寸一有繫累，卽要壞名敗德。卿等職居風紀，曾亦關心及此否？世祖初立御史臺時，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兩人，協司政務，綱紀肇修。大凡天下國家，譬諸一人的身子，中書乃是右手，樞密乃是左手，左右手有疾，須用良醫調治，省院闕失，全仗御史臺調治。自此以後，所有諸王百官，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從

重，貪婪知懼，猶之斧斤善運，入木乃深；就使朕有缺失，卿等亦當奏聞，朕不汝責，毋得面從！」臺臣等統齊聲遵諭。

越日，又命孛羅傳諭燕帖木兒等道：「世祖皇帝，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職掌，已有定制。世祖又命廷臣集議律令章程，垂法久遠，成宗以來，列聖相承，罔不恪遵成憲。朕今承太祖、世祖的統緒，凡省院臺百司庶政，詢謀僉同，悉宜告朕；至若軍務機密，樞密院應即上聞；其他事務，有所建白，必先呈中書省臺，以下百司及近臣等，毋得隔越陳請，宜宣諭諸司，咸俾聞知。倘違朕意！必罰無赦！」又越數日，遣武寧王徹徹禿及哈八兒禿至京，立懷王爲皇太子。并命求故太子寶，繳給懷王。嗣聞故太子寶已失所在，乃申命重鑄，姑不必細表。

且說徹徹禿等既到京師，傳達行在詔命，懷王敬謹受詔。一面馳使行在，請明宗啓蹕；一面親自出京，就中道恭迎。會陝西大旱，人自相食，太子詹事鐵木兒補化等，請避職禳災。太子親諭道：「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師，所以暫攝大位。今亢陽爲災，皆予闕失所致，汝等應勉盡乃職，祇修實政，庶可上達天變，辭職何爲？」乃起前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爲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命往賑饑。先是養浩辭官家居，七徵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見道旁餓夫，輒施以米，溝前餓莩，輒掩以土，迨經華山，禱西嶽祠，泣拜不能起。忽覺黑雲四布，天氣陰翳，點滴淅瀝諸甘霖，一降三日。及到官，復虔禱社壇，又復大雨如

注，水盈三尺，始見天霽。陝西自泰定二年，至天曆二年，其間更歷五六載，只見日光，不聞雨聲，累得四野槁裂，百草無生，這時遇了這位張中丞，泣禱天神，誠通冥漠，居然暗遣了風師雨伯，來救陝民，那時原隰潤膏，禾黍怒發，一片赤地，又變青疇。看官！你想這陝西百姓，還有不感泣涕零，五體投地麼？其時斗米值十三緡，百姓持鈔出糴，鈔色晦黑，即不得用，詣庫掉換，刁吏黨蔽，易十與五，且累日不能得，人民大困。養浩洞察民艱，立檢庫中舊鈔，凡字迹尚清，可以辨認的鈔數，得一千零八十五萬五千餘緡，用另印加鈐，頒給市中，以便通用。又刻十貫五貫的錢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糴，詣庫驗數，易作現銀。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請朝廷頒行納粟補官的新令，作爲獎勵。因此富民亦慨然發倉，救濟窮民。養浩又查得窮民乏食，至有殺子啖母的奇情，爲之大慟不已。遂出私錢給濟且命出兒肉偏示屬官，責他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天，晝則出賑，幾乎日無暇晷，每念及民生痛苦，即撫膺悲悼，因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陝民如喪考妣，遠近銜哀，後追封濱國公，謚文忠。

話分兩頭，單說皇太子遣使施賑後，復將鐵木兒補化辭職等情，報明行在。明宗諭闊兒吉思等道：「修德應天，乃君臣當盡的職務，鐵木兒補化等所言，甚合朕意。皇太子來會，當與共議，如有澤民利物的事件，當一一推行，卿等可以朕意諭羣臣，務期上下交儆，仰格天心。」

於是監察御史把的于思，奏言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凡供給軍需，賞賚將士，所費不可勝計。若以歲入經費相較，所出已過數倍。況今諸王朝會，舊制一切供億，俱尚未給，乃陝西等處，饑饉薦臻，餓莩枕籍，加以冬春交際，雨雪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皇皇。臣竊以爲此時此景，正應勉力撙節，不宜妄費。如果有功必賞，亦須視官級崇卑，酌量輕重，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當悉飭停罷，藉紓民力云云。明宗覽奏，爲之動容，乃詔令上下節用，并啓蹕入京，所過地方，一切供張，俱宜從儉等語。有司雖都奉敕，究竟不敢過省，沿途供應，彼此爭華。明宗雖明，仍是莫明其妙，無非以爲例所當然，得過且過罷了。

這邊按站登途，已到王忽察都地方，那邊皇太子亦率着羣臣，到了行轅。兩下相見，握手言歡，名分上原隔君臣，情誼上終係骨肉。明宗格外歡慰，遂大開筵宴，暢談了好多時，興闌席散，大家歸寢。只燕帖木兒來見太子，又密談了半夜。太子尚躊躇未決，一連三日，方纔決議。天曆二年八月六日，天已遲明，明宗尚高臥未起。皇后八不沙，只道明宗連日勞頓，不敢驚動，待到巳牌，尚不聞有覺悟聲，纔有些驚訝起來。近牀揭帳，不瞧猶可，仔細一瞧，頓嚇得面無人色。原來此時的明宗，已七竅流血，四肢青黑，硬挺挺的奄臥床中。八不沙皇后，究係女流，被這一嚇，連話語都說不出來。幸有侍女在旁，急報知近臣，令傳太子入寢。

太子正與燕帖木兒同坐一室，靜待消息。得了此信，即相偕趨入，見了明宗的死狀，太子情不能忍，恰也慟哭起來。燕帖木兒恰從容說着道：「皇帝已崩，不能復生，太子關係大統，千萬不可張皇，現在回京要緊，倘一有不測，豈非貽誤國家麽？」說着，已向御榻間探望，見御寶尙在枕旁，便伸手取來，奉與太子道：「這是故帝留着，傳與太子，太子不妨速受。況皇后親在此間，論起理來，亦應命交太子，責無旁諉，何庸推辭！」此時的八不沙皇后，只知慟哭，管甚麽御寶不御寶。就是燕帖木兒一派言語，亦未曾聞着。太子瞧這情形，料知皇后無能，遂老老實實的將御寶受了，並止住了哭，想去勸慰皇后。經燕帖木兒以目示止，遂也不暇他顧，徑出行宮。燕帖木兒當即隨出，扶太子上馬，疾馳而去。途次傳命伯顏爲中書左丞相，並封太保，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中書平章政事，朶兒只爲中書右丞，前中書參議阿榮，太子詹事趙世安，並爲中書參知政事，前右丞相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事，鐵木兒補化及上都留守鐵木兒脫並爲御史大夫。於是明宗所用的一班舊臣，又復東諸高閣，歸去來兮。

及太子既到上都，監察御史徐奭，遂上書勸進，略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神器不可一夕虛懸，先皇帝奄棄臣庶，已踰數日，伏望皇上早正宸極，上奠宗社，下安兆民，俾中外有所依歸等語。乃復擇吉登位，親御大安閣，受諸王百官朝賀。免不得又有一道詔敕。其文云：

朕惟昔上天啓我太祖皇帝，肇造帝業，列聖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統，即建儲貳，

而我裕皇天不假年！成宗入繼，纔十餘載。我皇考武宗，歸膺大寶，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仁廟居東宮，遂嗣宸極。甫及英皇，降割我家。晉邸違盟搆逆，據有神器，天示譴告，竟隕厥身。於是宗戚舊臣，協謀以擧義，正名以討罪，揆緒統緒屬在藐躬。朕興念大兄播遷朔漠，以賢以長，歷數宜歸，力拒羣言，至於再四。乃曰：艱難之際，天位久虛，則衆志勿固，恐隳大業。朕雖從請而臨御，實秉初志之不移，是以固讓之詔始頒，奉迎之使已遣。尋命阿剌忒納失里，燕帖木兒，奉皇帝寶璽，遠迓於途。受寶卽位之日，卽遣使授朕皇太子寶。朕幸釋重負，實獲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駕。而先皇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道里遼遠，自春徂秋，懷險阻於歷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勿愼，屢爽節宣。信使往來，相望於道路。彼此思見，交切於衷懷。八月一日，大駕次王忽察都，朕欣瞻對之有期，獨兼程而先進。相見之頃，悲喜交集，何數日之間，而宮車勿駕，國家多難，遽至於斯，念之痛心，以夜繼旦！諸王大臣以爲祖宗基業之隆，先帝付託之重，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請卽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帝奄棄方新，摧怛何忍，銜哀辭對，固請彌堅。執誼伏闕者三日，皆宗社大計，乃以八月十五日，卽皇帝位於上都。可大赦天下，自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於戲！戡定之餘，莫急乎與民休息；丕變之道，莫大乎使民知義，亦惟爾中外大小之臣，各究乃心，以稱朕意！

卽位詔下，又命中書省臣等，議定先帝廟號，叫作明宗。可憐明宗稱帝，只七閱月，連

改元的詔旨，都未及下，竟爾被人暗算，中毒身亡！年僅三十，空留了一個明字，作爲尊號！其實這明字尙未切貼；若果甚明，何致爲圖帖睦爾及燕帖木兒兩人一同謀斃呢？

話休敍煩，且說圖帖睦爾，既已正位，此次情形，與前次不同。前次猶稱暫攝，此次正名定分，實行帝制，因他後來廟號，叫作文宗，小子不好仍稱懷王，只得沿號文宗。文宗首命阿榮、趙世安兩人，督建龍翔集慶寺於建康，又派臺臣前往監工，南臺御史恰聯銜奏阻，說得剴切詳明，不由文宗不從，其詞道：

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于供給，幸而獲睹今日，莫不跂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剏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帝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臣等心以爲危，故不避斧鉞，惶恐上陳！

尋得詔旨，罷免臺臣監役，臺臣方免得往返，也算文宗肯納嘉言了。但文宗的心中，總想皈依佛教，懺除一切罪厄。所以餘政未修，先已建寺。并因帝師圓寂，改立西僧輦眞乞剌思爲帝師。新帝師自西域到來，文宗命朝臣出迎，凡位列一品以下，俱應此役。帝師却大模大樣，乘車入都。既登殿，文宗亦恭立門內，親揖帝師，帝師傲睨自若，不過略略合掌，便算答禮。及入座，由文宗飭諭，命大臣俯伏進觴，帝師又傲然不爲動。惱動了國子祭酒富珠里翀，大踏步走至帝師座前，滿滿的斟了一觥，遞與帝師道：「帝師祖奉釋迦，是天下僧人

的宗師，我祖奉孔子，是天下儒人的宗師，彼此各有所宗，各不爲禮，想帝師亦應原諒！」帝師聞言，無從駁辯，却一笑起身，受觴卒飲，大衆爲之栗然。富珠里翀恰徐徐的退入班中去了。

文宗也不加斥責，盡懽而罷。嗣以燕帖木兒，功勳無比，追封三代，以他曾祖父班都察爲溧陽王，曾祖妣王龍徹，爲溧陽王夫人，祖父土土哈爲昇王，祖妣太塔你，爲昇王夫人；父牀兀兒爲揚王，母也先帖你及繼母公主察吉兒並爲揚王夫人。又命禮部尚書馬祖常，鋪張燕帖木兒功績，製文立石，矗峙北郊。嗣復因種種賞賜，未足報功，特命專任宰輔，改伯顏知樞密院事，罷設左丞相，并頒詔以示寵眷道：

燕帖木兒勲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衙門官員人等，敢有隔越奏聞，以違制論，特詔。

自是燕帖木兒權勢日隆，凡所欲爲，無不如意，因此宮廷內外，只知有太平王，不知有文宗。正是：

擁戴功高無與匹；威權日甚易生驕。

欲知文宗此後行政，且從下回交代。

明宗卽位和寧，觀其所頒詔令，無非普通行政，並不聞有暴虐之行，致干民怨，而王忽察都之信宿，卽致暴崩。值春秋鼎盛之時，遇此極大變故，而皇太子不加追究，右丞相亦未發言，且取得御寶，卽上馬南馳，此非太子右相之暗中加毒，能如是之默爾而息乎？太子未曾登極，卽易舊臣，機一至而卽發，情欲蓋而彌張。至於內省多疚，欲假佛事以懺過，佛果有靈？豈爲亂賊呵護乎？獲罪於天，禱亦何益，多見其不知量也。

第四十四回　懷妒謀毒死故后　立儲君驚遇冤魂

却說文宗天曆三年，改元至順，其時明宗后自漠北返京，文宗迎居宮中，敕有司供幣帛二百疋，作爲資用，幷命明宗子懿璘質班（一作額林沁巴勒）爲鄜王，懿璘質班年纔五歲，係明宗嫡子，乃八不沙皇后所出。還有一子名妥懽帖睦爾（一作托歡特穆爾）比懿璘質班年紀較長，其母名叫邁來迪，相傳邁來迪係北方娼婦，前宋恭帝趙㬎，被虜至京，受封瀛國公，趙㬎安居北方，平日無事，未免尋花問柳，適見邁來迪姿容韶麗，遂與他結成外眷，產下一子，便是妥懽帖睦爾。嗣趙㬎病歿，邁來迪華色未衰，被明宗和世㻋所見，納爲侍妾，載與同歸。妥懽帖睦爾隨母入侍，子以母貴，居然爲明宗長子。因此明宗左右，嘖有煩言，至是亦同入宮中。文宗却也不欲窮詰，待遇如猶子一般，任他出入宮禁，撫養成人。不過懿璘質班是嫡子，妥懽帖睦爾爲庶子，嫡庶不能無別，所以一封王，一不封王，這且不必細表。

就中單說八不沙皇后，雖入宮中，受着文宗的敬禮，奈心中不無怨懟，有時暗中流淚，有時對人微言。文宗雖略有所聞，倒也不暇理睬，只文宗后卜答失里與八不沙本不相親，此時同住宮中，面上似屬通融，意中不無介蒂。彼此相見，免不得暗嘲熱諷，冷語交侵。看官！

你想這八不沙皇后，本是沒甚材幹，遇着這等尷尬的遭際，又不能處之泰然，每不如意，輒遷怒左右，侍女們有何知識，得着主寵，便是喜歡，逢着主怒，便是懊惱，那個肯體心貼意，曲意奉承？況八不沙是個過去的皇后，留住宮中，好似一個寄生蟲，怎及得卜答失里係當時國母，節制六宮？所以八不沙一言一動，統由侍女們傳報，卜答失里遂無乎不知。

寃家有孽，偏出了一個太監，與八不沙硬做對頭，這太監的名字，與英宗時的賢相拜住同一大名。這正是名同心不同呢。某日太監拜住，在宮中往來，巧遇着八不沙皇后，他也不上前請安，反在旁邊立着，指手畫脚，與小太監調笑。八不沙皇后，不禁氣惱，便向他呵叱道：「你是一個區區太監，也敢這般無禮！人家欺負我，是我命苦所致，似你這廝，也看我是奴僕一般！罷罷！你等仗着皇后威勢，竟爾無法無天，須知我也是個皇后，不過先帝忠厚，不甚防着，反被那狗男女從中暗算，倉猝崩逝，難皇天無眼，作善罹殃，作惡反得降祥？泰山有坍倒的日子，你等應留着餘地，不要有勢行盡呢！」說罷，負氣竟去。

這太監拜住恰冷笑了幾聲，又慢騰騰地的走入中宮，見了皇后卜答失里，便跪倒地上，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卜答失里，本寵愛拜住，瞧着這副情狀，便問道：「你受何人委屈，來到我處訴苦？」拜住道：「奴婢不敢說！」卜答失里道：「叫你說你却不說，你何爲向我來哭？你莫非逞刁不成？」拜住磕頭道：「奴婢怎敢！只此事關係甚大，不說不可，欲說又不可。」卜答失里道：「你儘管說來，有我作主何妨！」拜住纔將八不沙皇后所言，轉述一

遍，且捏造幾句詈詞。惹動卜答失里盛怒，陡然起座，擬至八不沙皇后處，與他評理。拜住恰又勸阻。

卜答失里頓足道：「我與他勢不兩立，定要他死在我手，方出胸中惡氣！」拜住道：「這亦不難，總教稟明皇上，賜他自盡，便可了案。」卜答失里道：「我也曾說過幾次，奈皇上不肯見從，奈何！」拜住道：「從太子入手，便好行事。」卜答失里沈吟道：「你且起來，好好商酌爲是。」拜住頓首起立，經卜答失里屏去侍女，密與拜住商量。

拜住道：「皇子雖幼，然將來總是儲君，現在鄜王已立，同處宮禁，勢必從旁窺伺，倘或皇上舍子立姪，如皇子何！如皇后何！」卜答失里道：「我亦防這一着，目今計將安出！」拜住道：「只教稟聞皇上，但說明宗皇后，潛結內外，謀立鄜王爲太子，不怕皇上不信！」卜答失里道：「皇上曾有立姪的意思，倘若弄假成眞，如何是好？」拜住道：「明宗暴崩，謠言蠭起，多說太平王燕帖木兒主謀，連皇上亦牽累在內，就是明宗皇后，也懷着疑心，所以語中含刺，我想皇上讓德昭彰，斷不如羣情所料，若把此言一一奏聞，管教皇上動氣，早些斬草除根，免得後患！」卜答失里尙在搖頭，拜住道：「再進一層，竟說他謀爲不軌，將不利皇上，皇上莫非再讓不成！」

卜答失里不禁點首，便令拜住暫退，自己待文宗入宮，便一層一層的詳告。文宗雖是動怒，然不肯驟用辣手，經卜答失里婉勸硬逼，弄得文宗心思，亦被他搖惑起來。俗語說得

好，枕席之言易入，況加以父子夫婦，關係生死，就是鐵石人也要動心。不由的歎息道：「凡事不為已甚，我已為燕帖木兒所惑，做到不仁不義；目今又被勢逼，教我再做一着，豈不是已甚麼？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只好將錯便錯罷了！」便語皇后卜答失里道：「據你說來，定要處死八不沙皇后，但我心終屬未忍。寧可由別人去處置他，我却不好自行賜死！」卜答失里無言。

到了次日，文宗自去視朝，卜答失里即召拜住密議，并將文宗語述畢。拜住道：「皇上太屬仁慈，此事只可由皇后作主。」卜答失里道：「你叫我去殺他麼？」拜住道：「請皇后傳一密旨，只說皇上有命，賜他自盡，他向何人去說，只好自死罷了。」卜答失里道：「事果可行麼？」拜住道：「何不可行？皇上決不為難。」卜答失里道：「你與我小心做去，何如？」

拜住遂出，擬好密旨，并親攜酖酒，徑向八不沙皇后處行來。八不沙皇后梳洗纔畢，驟見拜住入內，令他跪讀詔旨，不禁戰栗起來。拜住怒目道：「快請受詔，以便覆命！」八不沙皇后無可奈何，只得遵命跪着。由拜住宣讀詔敕，乃說他私圖不軌，謀立己子，應恩賜自盡等語。八不沙撫膺慟哭道：「既殺我先皇，又要殺我，我死，必作厲鬼以索命！」言至此，即從拜住手，奪過酖酒，一飲而盡。須臾毒發，身仆地上，拜住由他暴斃，竟回報卜答失里。卜答失里很是快慰。及文宗聞知，只說八不沙皇后，暴病身亡，文宗明知有變，但絕

了後來的禍根，也是愜意的多，失意的少。

卜答失里遂欲正名定分，立子阿剌忒納答剌（一作喇特納達喇）爲太子，文宗倒也應允。先將八不沙皇后的喪葬，草草理畢，然後安排册命。正擬命太常各官，議定册立太子禮儀，偏皇后卜答失里，與太監拜住，計上生計，又復想出了一種毒謀。他想鄜王懿璘質班，與妥懽帖睦爾，尙處宮中，究竟不是了局，擬將他驅逐出外，拔去了眼中釘，庶幾始終無患，遂日向文宗前絮聒，把禍福利害的關係，反覆密陳。文宗以兩人年尙幼弱，不便遣發，只說是從緩再商。卜答失里總不肯放手，暗中唆使妥懽帖睦爾的乳母，叫他告知其夫，入見文宗，略言妥懽帖睦爾，實非明宗所出，娼妓雜種，如何冒充天潢，自亂血統？且明宗在日，已欲將他驅逐，此刻正宜愼重名義，休使一誤再誤呢。於是文宗下令，將妥懽帖睦爾母子逐出，東戍高麗，幽居大青島中，不准與人往來。

妥懽帖睦爾既去，只有一個懿璘質班，孤苦伶仃，無人撫字。卜答失里還想將他調開，偏偏文宗不從。拜住復獻計道：「一個小孩子，曉得甚麼計策？只教糕餌中間，稍置毒藥，便可將他酖死。」言未畢，忽似有人從後猛擊，竟致頭暈目眩，跌仆地上。卜答失里大爲驚訝，忙令侍兒攙扶拜住，不防拜住反瞋目怒叱道：「那個敢來救他？他是一個小太監，恃寵橫行，謀死了我，還要謀死我子麼？」這語一出，嚇得卜答失里牙床打戰，面色似灰。拜住又戟指痛詈道：「都是你這狠心人，妄逞機謀，欲將我母子置諸死地，所以家奴走狗，亦得

肆行無忌，巧圖迎合。須知天下是我家的天下，你等害我先皇，奪我帝位，還嫌不足，又將我矯旨酖死，我死得好苦吓！」說至此，槌胸大哭。嗣復慘然道：「可憐我夫婦兩人，俱遭你等毒斃，現祇剩了一個血塊，年只四五齡，你等亦應存點天良，好好顧全了他。人生修短，就使有數，總不該死於你手！你道害了我子，你子便得長壽延命，萬歲爲君麽？你且看着，我先索了賊奴的性命，回去再說！」言畢，即寂然不動。至卜答失里漸定驚魂，再將拜住仔細一瞧，已經滿口皆血，嚼舌而死。

自是六院深宮，常帶陰氣，一班宮娥彩女，互相驚嚇，不是說有鬼嘯聲，就是說有鬼履痕，白晝時結侶呼羣，方敢進出，夜靜時關門閉戶，尙覺陰沈。卜答失里由驚生畏，由畏生憂，遂與文宗商議，欲向帝師前親受佛戒。文宗本已心虛，又聞宮中時常見鬼，也覺毛髮森然。至此聞皇后言，自然滿口應允，當下告知帝師輦眞乞剌思，擇日受戒。輦眞乞剌思無不從命。屆期請帝師入興聖殿，由文宗率着皇后，及皇子阿剌忒納答剌，俱到壇前行受戒禮。好在一切儀制，都有成例可援，不過由太常官稍費手續，僧徒輩多念眞言，便算大禮告成了。文宗又命懿璘質班，也受了佛戒。滿望慈航普渡，保合太和，宮內一切人等，也以爲如來默護，可以消除魔障，縱有鬼物，不敢爲殃，自此化怪爲常，稍稍鎭靜，文宗遂封皇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燕王，立宮相府，命燕帖木兒總領府事。外無異議，內無妖孽，恰安安穩穩的度將過去。從此一心信佛，命西僧作佛事於明智殿，自四月朔日起，命至臘月方罷。

會故相鐵木迭兒子鎖住，復貪緣干進，得爲將作使，他因將作使一職，位微秩卑，尙不滿欲，因與弟觀音奴，陰謀作亂。無如勢孤力弱，一時無從發難，乃與姊夫太醫使野理牙，暗謀鎭魔。適聞宮中有鬼作祟，益滋迷信，以爲乘機厭禳，應較靈驗。野理牙姊阿納昔木思，素信道教，遂向道教徒侶，乞得符籙數張，在庭中設起神壇，上供北斗星君牌位，朝夕頂禮，口中所祝，無非祈君相速死，另易眞命天子，制治天下等語。還有前刑部尙書烏馬喇，前御史大夫孛羅，及前上都留守馬兒，統失職閑居，各懷怨望，這數人平日，與鎖住等很是莫逆，至此聞鎖住得了此法，相率贊成。那知事機不密，竟被別人舉發，當由燕帖木兒奏報文宗。看官！你想鎖住等人，還能幸免麽？緹騎一發，先將鎖住、觀音奴、野理牙三人逮問，中書省臣嚴刑審訊，後覈得烏馬喇、孛羅、馬兒及野理牙姊阿納昔木思等，一同與謀。隨將他四人一併拏至，訊明屬實，律以呪詛主上，大逆不道的罪名，便將他推出正法。

一波未了，一波已起，知樞密院事闊徹伯、脫脫木兒，通政使只兒哈郎，翰林學士承旨伯顏也不干，燕王宮相斡羅思，中政使尙家奴禿烏台，右阿速衞指揮使那海察拜住等，以燕帖木兒專權自恣，不忍坐視。意欲興甲問罪，入清君側，偏被燕帖木兒的爪牙，名叫也的迷失脫迷，洞察異圖，先行密報。燕帖木兒先發制人，即率兵掩捕，共獲住十二人，盡行棄市，幷將他家產籍沒充公。

諸王大臣等，以內亂叠平，統向太平王處賀喜。燕帖木兒，也率文武百官，曁耆老僧

道，伏闕上書，請文宗宏加尊號。文宗也覺增歡，俯允所請，遂親御大明殿，由燕帖木兒等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御史臺臣，又思踵事增華，請立燕王爲皇太子。文宗道：「朕子尚幼，非裕宗爲燕王時比，俟緩日再議。」

過了月餘，復由諸王大臣，籲請立儲。文宗又道：「卿等所言，未嘗不是，但燕王尚幼，恐他識慮未弘，不堪負荷，稍從緩議，當亦未遲。」廷臣以再請未允，不欲再言，奈皇后卜答失里，急欲立子，暗中通知諸王大臣，令他續請，自己亦乘間力陳，請文宗速從羣議，以饜輿望。文宗不好固執成見，乃先令太保伯顏祭告宗廟，然後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禮成踰日，忽皇太子生起病來，熱了三日三夜，全身露出紅斑，彷彿似痘疹一般，急得帝后日夕不安。正在牀前視疾，驀聞皇太子大叫道：「你想立太子麼？我兩人特來索命呢！」文宗聞着，不覺驚倒床上。小子有詩咏道：

弑兄殺嫂太無良，用盡機能反惹殃；我勸世人休昧己，人謀不及鬼謀臧！

畢竟文宗性命如何，且從下回說明。

八不沙皇后之死，誰殺之？文宗后卜答失里，及宦者拜住殺之也。史家多歸罪卜答失里；吾謂卜答失里之罪猶居其次，爲罪首者實文宗耳。明宗后之爲厲鬼。史筆雖無明文，然無辜被逼，飲酖以終，鬼而有知，能不爲厲乎！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明其爲厲。夫伯有罹可死之罪，猶且如此，況飲恨如明宗后，必

謂其無能爲厲，識者亦知其未然也。若以本回爲無端臆造，荒誕不經，試觀文宗崩後，燕王雖殤，次子猶在，皇后卜答失里，胡竟命立鄜王，甘舍己子？及鄜王驟薨，又命迎立妥懽帖睦爾，非彼此隱懷畏懼，能如是之改行爲善乎？揆情度理，必由明宗帝后，暗中爲祟，有以懾其魄而褫其神耳。從無生有，即似寓眞，是謂之善演史。

第四十五回　平全滇諸將班師　避大內皇兒寄養

却說文宗被寃魂一嚇，驚倒床上，幾乎暈厥過去。慌得皇后卜答失里，沒了主意，忙俯伏牀前，口稱該死，只求先皇先后，休念前嫌，保護太子性命要緊。但聽太子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你夫婦瞞心昧已，毒死我等，今朝權在我手，看你等再能害我麽？」卜答失里又跪求道：「如能保全太子，願做佛事三年，超薦先靈。」太子又冷笑道：「佛事麽？只可欺人，不能欺鬼，我要索命，任你做佛事三十年，也無用處。」卜答失里又道：「先皇后如不肯饒恕，寧可將我作代，皇子無知，還乞矜宥！」太子又道：「似你狼心狗肺，自有現世的報應，不勞我輩出力。」卜答失里還是磕頭不已，太子復欷歔道：「你旣撇不掉你子，且再寬假數日，再作區處。」言已寂然。

斯時文宗亦已起床，聞得一派鬼言，不禁自怨自悔。尋見卜答失里，尙是跪着，乃流淚道：「你可起來，前事已經做錯，跪求亦恐無益。」卜答失里方纔起身，瞧着文宗下淚，也覺滿腹悽惶。轉撫太子身上，仍同火炭一般，似醒非醒，似寐非寐，叫了數聲，亦不見回答，急得無法可施，與文宗淚眼相對。文宗道：「我初意原不欲立儲，爲了內外交迫，乃成

此舉。看來先兄先嫂，不肯容我過去，我只好改立皇姪，隱妥先靈，或可保全兒命呢。」卜答失里道：「如果皇子病瘉，總可改易前議。」

正商議間，忽外面呈入奏報，乃是豫王從雲南發來，詳述軍情。當由文宗披閱，軍事甚是得手，請皇上不必憂慮等語。文宗心下少慰，遂屬皇后善視病兒，自出宮視朝去了。

先是上都告變，各省多懷貳心，至燕帖木兒等戰勝上都，內地方稱平靜。四川平章囊嘉岱，前曾僭稱鎭西王，四出騷擾。至明宗即位，由文宗遣使詔諭，囊嘉岱方束手聽命，削王稱臣，及明宗暴崩，文宗又復登極，聞囊嘉岱又有違言，乃召他入朝，詭稱朝廷將加重任，囊嘉岱信爲眞言，動身離蜀。一出蜀道，便由地方官吏，奉着密詔，將他擒住，檻送入都。由中書省臣案問，責他指斥乘輿，立卽梟首，籍沒家資。

這消息傳到雲南，諸王禿堅，大爲不服，遂與萬戶伯忽、阿禾等謀變。傳檄遠近，聲言：文宗弒兄自立，及誘殺邊臣等情弊；遂興兵攻陷中慶路，將廉訪使等殺死，並執左丞忻都，脅署文牘，一面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等爲平章等官，立城栅，焚倉庫，拒絕朝命。

文宗聞警，乃以河南行省平章乞住，爲雲南行省平章八番順元宣慰使，帖木兒不花爲雲南行省左丞，率師南討，命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監制各軍。

時有雲南土官祿余，驍勇絕倫，名震各部，文宗令豫王妥爲招徠，夾攻禿堅。祿余初頗

聽命，招集各部蠻軍，効力出征，連敗禿堅軍，有旨授他爲宣慰使，並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不防禿堅亦暗中行賂，買囑祿余，敎他背叛元廷。祿余貪利如命，竟歸附禿堅，率蠻兵千人，拒烏撒、順元界，立關固守。

是時重慶五路萬戶軍，奉豫王調遣，入雲南境，爲祿余所襲，陷入絕地，死得乾乾淨淨。千戶祝天祥，本爲後應，虧得遲走一步，得了前軍敗耗，倉猝遁還。事爲元廷所聞，再遣諸王雲都思帖木兒，調集江浙、河南、江西三省重兵，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合兵南下。諸路兵馬，尙未入滇，帖木兒不花，又被羅羅思蠻，邀擊途次，斬首而去，雲南大震。

樞密院臣奏言禿堅、伯忽等勢益猖獗，烏撒、祿余，亦乘勢連約烏蒙、東川、茫部諸蠻，進窺順元，請嚴飭前敵各兵，兼程前進，並飭邊境愼固防守云云。於是文宗又頒發嚴旨，命豫王阿納忒剌失里等，亟會諸軍進討。且以烏蒙、烏撒及羅羅斯地，近接西番，與碉門安撫司相爲唇齒，應飭所屬軍民，嚴加守備。又命鞏昌都總帥府分頭調兵，戍四川、開元、大同、眞定、冀寧、廣平諸路，及忠翊侍衛左右屯田。那時軍書旁午，烽燧謹嚴，戰守兼資，內外鞏固。

雲南茫部路九村夷人，聞大軍陸續南來，料知一隅小醜，不足抵禦，乃公推頭目阿斡阿里，詣四川行省，自陳本路舊隸四川，今土官撒加伯，與雲南連叛，民等不敢附從，情願備粮四百石，丁壯千人，助大軍進征。當由四川省臣據實奏聞，文宗以他去逆效順，厚加慰

諭。

自此遐邇聞風，革心洗面，豫王阿納忒刺失里，及諸王雲都思帖木兒，分督各軍，同時竝集。還有鎭西武靖王搠思班，係世祖第六子，亦領兵來會，差不多有十餘萬人，四面進攻。

先奪了金沙江，亂流而渡，既達彼岸，遇着雲南阿禾軍，併力衝殺，阿禾抵敵不住，奪路潰退，官軍那裏肯捨，向前急追。弄得阿禾無路可逃，只好舍命來爭，猛被官軍射倒，擒斬了事。

進至中慶路，又値伯忽引兵來戰，兩軍相遇於馬金山，官軍先佔了上風，如排山倒海一般，掩殺過去。伯忽雖然勇悍，怎禁得大軍壓陣，勢不可當。又況所統蠻軍素無紀律，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看看官軍勢大，都紛紛如鳥獸散。剩得伯忽孤軍，且戰且行，正在勢窮力蹙的時候，刺斜裏忽閃出一支伏兵，爲首一員大將，挺鎗入陣，竟將伯忽刺死馬下。這人非別，乃是太宗子庫騰孫，曾封荆王，名叫也速也不干，他與武靖王搠思班，同鎭西南。至是聞大軍進討，他竟帶領親卒，遶出伯忽背後，靜悄悄的伏着，巧巧伯忽敗走，遂乘機殺出，掩他不備，刺死伯忽。

當下與豫王等相會，彼此歡呼，合軍再進，直入滇中。禿堅走死，祿余遠遁。乃遣使奏捷，且請留荆王鎭守，撤還餘軍。

文宗視朝，與中書省臣等會議，僉云南征將士，未免疲乏，應從豫王等言。乃命豫王等班師還鎮，留荆王屯駐要隘，另遣特默齊爲雲南行省平章，總制軍事。

特默齊抵任後，復遣兵搜勦餘孽，適值羅羅斯土官撒加伯，潛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特默齊急檄雲南省官躍里鐵木兒，出師襲擊，將曹通殺斃，又一面令萬戶統領周戡，直抵羅羅斯部，控扼西番及諸蠻部。土官撒加伯，無計可施，竟落荒竄去。

既而祿余又出招餘黨，進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以祿余剽悍異常，欲誘以利祿，招他歸降。乃遣都事諸海，至祿余砦中，授以參政制命。祿余不受，反將諸海殺死。都元帥怯烈，素有勇名，聞諸海遇害，投袂奮起，夤夜進兵，擊破賊砦，殺死蠻軍五百餘人。禿堅長弟必刺都古象失，舉家赴水死，還有幼弟二人，及子三人，被怯烈擒住，就地正法。只祿余不知下落，大約是遠奔西畲了，餘黨悉平，雲南大定。

文宗以西南平靖，外患已紓，倒也可以放心。只太子阿剌忒納答剌，疹疾未痊，反且日甚一日，有時熱得發昏，仍舊滿口譫語，不是明宗附體，就是八不沙皇后纏身。太醫使朝夕入宮，靜診脉象，亦云饒有鬼氣，累得文宗后卜答失里，祈神禱鬼，一些兒沒有效驗，他已智盡能索，只好求救帝師，浼他懺悔。帝師有何能力，但說虔修佛事，總可挽回，乃命宮禁內外，築壇八所，由帝師親自登壇，召集西僧，極誠頂禮。今日拜懺，明日設醮，琅琅誦經，喃喃諷呪，闔宮男婦，沒一個不齋戒，沒一個不叩禱，籲求太子長生。連皇后卜答失

里，時宣佛號，自晝至暮，把阿彌陀佛及救苦救難觀世音等梵語，總要念到數萬聲。怎奈蓮座無靈，楊枝乏力，任你每日禱禳，那西天相隔很遠，何從見聞。

卜答失里無可奈何，鎮日裏以淚洗面，起初尚求先皇先后保佑，至兒病日劇，復以祝禱無功，改爲怨詛。一夕坐太子牀前，帶哭帶詈，忽見太子兩手裂膚，雙足搥床，怒目視后道：「你還要出言不遜麼？我因你苦苦哀求，留你兒命，暫延數天，你反怨我罵我，眞是不識好歹！罷罷！似你這等狠婦，總是始終不改，我等先索你長兒的性命，再來取你次兒，教你看我等手段罷！」原來文宗已有二子，長子名阿剌忒納答剌，次子名古納答剌，兩子都尚幼稚。此次卜答失里，聞了鬼語，急得甚麼相似，忙遣侍女去請文宗。

文宗到來，太子又厲聲道：「你既想做皇帝，儘管自做便罷，何必矯情干譽，遣使迎我？我在漠北，並不與你爭位，你教使臣甘言誤詞，硬要奉我登基。既已忌我，不應讓我，既已讓我，不應害我，況我雖曾有嗣，也不忍沒你功勞，仍立你爲皇太子，我若壽終，帝位復爲你有，你不過遲做數年，何故陰謀加害？害了我還猶是可，我后與你何嫌？一個年輕嫠婦，寄居宮中，任他有甚麼能力，總難逃你手中。你又偏信悍婦，生生的將他酖死，全不念同胞骨肉，親如手足！你既如此，我還要顧著什麼？」文宗至此，也不禁五體投地，願改立鄘王爲太子。只見太子哈哈笑道：「遲了！你也隱受天譴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積因成果，莫謂冥漠無知呢！」

文宗尚欲有言，太子已兩眼一翻道：「我要去了！你子隨了我去，此後你應防着，莫再聽那長舌婦罷！」這語纔畢，文宗料知不佳，急起視太子，已經喘做一團，不消半刻，即蘭摧玉折了。看官！你想此時的文宗，及皇后卜答失里，心下不知如何難過。呼籲原是沒効，懊悔也覺無益，免不得撫屍慟哭，悲痛一回。

文宗以情不忍捨，召繪師圖畫眞容，留作遺念。一面特製桐棺，親自視殮，先把兒屍沐以香湯，然後著衣含玉，一切儀式，如成人一般。後命宮內廣設壇場，召集西僧百人，追薦靈魂。忙碌了好多日，乃令宮相法里，安排葬事，發臨時，役夫約數千名，單是舁送靈轝人夫，也有五十八人，差不多如梓宮奉安的威儀。俟祔葬祖陵後，又飭營廬墓，即囑法里等守護。一面將太子木主，供奉慶壽寺，彷彿與累朝神御相等。

喪葬纔畢，次兒古納答剌，又復染着疹疾，病勢不亞皇儲。這一驚非同小可，不但文宗帝后，捏了一把冷汗，就是宮廷內外，也道是先皇先后，不肯放手，頓時風聲鶴唳，無在非疑，杯弓蛇影，所見皆懼。文宗圖帖睦爾及皇后卜答失里，悽悽惶惶，鬧到發昏第一章，猛然記起太平王燕帖木兒，足智多謀，或有意外良法，乃亟命內侍宣召。燕帖木兒如命即至，由文宗帝后與他熟商。奈燕帖木兒是個陽世權臣，不是冥中閻王，至此也焦思苦慮，想不出甚麼法兒。及見帝后兩人，銜着急淚，很是可悲，乃委婉進言道：「宮中既有陰氣，皇次子不應再居，俗語有道，趨吉避凶，據臣看來，且把皇次子避開此地，或可化凶爲吉。」文宗

道：「何處可避？」燕帖木兒道：「京中不乏諸王公主，總教老成謹慎，便可託付。」皇后卜答失里即插口道：「最好是太平王邸中，我看此事只可託付了你，望你勿辭！」燕帖木兒道：「臣受恩深重，敢不盡力！但在臣家內，恐怕有褻，還求宸衷再酌！」文宗道：「朕子即卿子，說甚麼褻瀆不褻瀆！」燕帖木兒又道：「臣家居比隣，有一吉宅，乃是諸王阿魯渾撒里故居，今請陛下頒發敕令，將此宅作爲皇次子居第，俾臣得以朝夕侍奉，豈不兩便！」文宗道：「故王居宅，未便擅奪，不如給價爲是。」燕帖木兒道：「這是皇恩周浹，臣當代爲叩謝。」說罷，便跪地叩首。文宗親手攙扶，叫他免禮，且面諭道：「事不宜遲，就定明日罷。」燕帖木兒領旨而出，即夕辦理妥當，布置整齊。次日巳牌，又復入宮，當即備一暖輿，奉皇次子古納答剌，臥輿出宮。小子有詩咏道：

頻年讖悔莫消災，無怪皇家少主栽；幸有相臣多智略，奉兒載出六宮來。

畢竟皇次子能否病愈，容俟下回續敍。

雲南之變，聲討文宗，可謂名正言順。事雖未成，亦足以褫文宗之魄，故本回於禿堅等有恕詞。惟祿余反覆無常，心懷叵測，且係羣蠻首領，有志亂華，所以特別加貶耳。至於太子殁後，次子復遇疹疾，史稱市阿魯渾撒里故宅，令燕帖木兒奉皇子居之，後儒不察，以爲遺子寄養，蹈漢覆轍。夫文宗溺愛情深，觀於太子之逝，喪葬飾終，何等鄭重，顧肯以孑遺之次子，寄養他家乎？揆其原因，必由宮中遇祟，連日

未安，一兒已殤，一兒又病，不得已而出此，著書人從明眼窺出，既足以補史闕，復足以儆世人。是固有心人吐屬，非好談鬼怪也。

第四十六回　得新懷舊人面重逢　納后爲妃天倫誌異

却說皇次子古納答剌，由燕帖木兒護送出宮，當至阿魯渾撒里故第，安居調養。隨來的宮女，約數十人，復從太平王邸中，派撥婦女多名，小心侍奉，還有太平王繼母察吉兒公主，及所尚諸公主等，也晨夕過從，問暖視寒，果然寃魂不到，皇子漸瘳。燕帖木兒奏達宮中，帝后很是心喜，立賜燕帖木兒及公主察吉兒各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二千錠。就是燕帖木兒弟撒敦，也得蒙厚賚。又賜醫巫媼宦官衞士六百人金三百五十兩，銀三千四百兩，鈔三千四百錠。各人照例謝賞，正是天恩普及，輿隸同歡。

文宗又命在興聖宮西南，築造一座大廈，作爲燕帖木兒的外第，並在虹橋南畔，建太平王生祠，樹碑勒石，頌德表功。又宣召燕帖木兒子塔剌海，入宮覲見，賜他金銀無算，命爲帝后養子。一面令皇次子古納答剌，改名燕帖古思，與燕帖木兒上二字相同，表明義父義子的關係。燕帖木兒入朝辭謝，文宗執手唏嘘道：「卿有大功於朕，朕恨賞不副功；只有視卿如骨肉一般，卿子可爲朕子，朕子亦可爲卿子，彼此應略迹言情，毋得拘泥。」燕帖木兒頓首道：「臣子已蒙皇恩，不敢再辭，若皇嗣乃天潢嫡派，臣何人斯，敢認作義兒？務請陛下

收回成命！」文宗道：「名已改定，毋庸再議！朕有易子而子的意思，願否由卿自擇。」燕帖木兒拜謝而出。

過了數日，太平王妃，忽然病逝。文宗親自往弔，並厚贈賻儀。喪葬纔畢，復詔遣宗女數人，下嫁燕帖木兒，解他餘痛。又因宮中有一高麗女子，名叫不顏帖你，敏慧過人，素得帝寵，至此也割愛相贈。燕帖木兒辭不勝辭，索性製就連牀大被，令所賜美女相夾而睡，憑着天生神力，一夕御女數人，巫峽作雲，高唐夢雨，說不盡的溫柔滋味，把所有鼓盆餘戚，早已撇過一邊。但正室仍是虛位，未嘗許他人承襲，大衆莫名其妙，其實燕帖木兒恰有一段隱情，看官試猜一猜，待小子敍述下去。

小子前時敍泰定后妃事，曾已漏洩春光，暗中伏線。燕帖木兒本早有心勾搭，可奈入京以後，內外多故，政務倥傯，他又專操相柄，一切軍國重事，都要仗他籌畫，因此日無暇晷，連王府中的公主等，都未免向隅暗嘆，辜負香衾。既而滇中告靖，可以少暇，不意皇子燕帖古思，又要令他撫養，一步兒不好脫離。至皇子漸痊，王妃猝逝，免不得又有一番忙碌。正擬移花接木，隱踐前盟，偏偏九重恩厚，復釐降宗女數人；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又不得不竭力周旋，仰承帝澤。

過了一月，國家無事，公私兩盡，燕帖木兒默念道：「此時不到東安州，還有何時得暇？」遂假出獵爲名，帶了親卒數名，一鞭就道，六轡如絲，匆匆的向東安州前來。既到東

安，即進去見泰定皇后。早有侍女通報，泰定后率着二妃，笑臉出迎，桃花無恙，人面依然。燕帖木兒定睛細瞧，竟說不出甚麼話來。泰定后恰啓口道：「相別一年，王爺的丰采，略略清減，莫非爲着國家重事勞損精神麼？」燕帖木兒方道：「正是這般。」二妃也從旁揷嘴道：「今夕遇着甚麼風兒，吹送王爺到此？」燕帖木兒道：「我日日惦念后妃！只因前有外變，後有內憂，所以無從分身，直至今日，方得撥冗趨候。」泰定后妃齊稱不敢，一面邀燕帖木兒入室，與泰定后相對坐下。二妃亦列坐一旁。

泰定后方問及外變內憂情狀，由燕帖木兒略述一遍，泰定后道：「有這般情事，怪不得王爺面上，淸瘦了許多。」燕帖木兒道：「還有一樁可悲的家事，我的妃子，竟去世了！」泰定后道：「可惜！可惜！」燕帖木兒道：「這也是無可如何！」二妃揷入道：「王爺的後房，想總多得很哩。但教王爺揀得一人，叫做王妃，便好補滿離恨了。」燕帖木兒道：「後房雖有數人，但多是皇上所賜，未合我意，須要另行擇配，方可補恨。」二妃復道：「不知何處淑媛，夙饒厚福，得配王爺！」燕帖木兒聞了此言，却睜着一雙色眼，覷那泰定后，復回瞧二妃道：「我意中恰有一人，未知他肯俯就否？」二妃聽到俯就二字，已經瞧料三分。看那泰定后神色，亦似覺着，恰故意旁瞧侍女道：「今日王爺到此，理應杯酒接風，你去吩咐廚役要緊！」侍女領命去訖。

燕帖木兒道：「我前時已函飭州官，叫他小心伺候，所有供奉事宜，不得違慢，他可遵

着我命麼？」泰定后道：「州官供奉周到，我等在此尚不覺苦。惟王爺悉心照拂，實所深感！」燕帖木兒道：「這也沒有甚麼費心，州官所司何事？區區供奉，亦所應該的。」正說着，見侍女來報，州官稟見。燕帖木兒道：「要他來見我做甚？」言下復沈吟一番，乃囑侍女道：「他既到來，我就去會他一會。」

侍女去後，燕帖木兒方緩踱出來。原來燕帖木兒到東安州，乃是微服出遊，並沒有什麼儀仗。且急急去會泰定后妃，本是瞞頭暗脚，所以州官前未聞知。嗣探得燕帖木兒到來，慌忙穿好衣冠，前來拜謁。經燕帖木兒出見後，自有一番酬應，州官見了王爺，曲意逢迎，不勞細說。待州官別後，燕帖木兒入內，酒肴已安排妥當，當由燕帖木兒吩咐，移入內廳，以便細敍。

入席後，泰定后斟了一盃，算是敬客的禮儀，自己因避着嫌疑，退至別座，不與同席。燕帖木兒立着道：「舉酒獨酌，有何趣味？既承后妃優待，何妨一同暢飲，彼此並非外人，同席何妨！」泰定后還是怕羞，躊躇多時，又經燕帖木兒催逼，乃命二妃入席陪飲。燕帖木兒道：「妃子同席，皇后向隅，這事如何使得？」說着，竟行至泰定后前，欲親手來挈后衣，泰定后料知難却，乃讓過燕帖木兒，逶行入席。揀了一個主席，即欲坐下，燕帖木兒還是不肯，請后上坐。泰定后道：「王爺不必再謙了！」於是燕帖木兒坐在客位，泰定后坐在主位，兩旁站立二妃。燕帖木兒道：「二妃如何不坐？」二妃方道了歉，就左右坐下。

於是淺斟低酌，逸興遄飛，起初尚是若離若合，不脫不黏，後來各有酒意，未免放縱起來。燕帖木兒既瞧那泰定后，復瞧着二妃，一個是淡粧如菊，秀色可餐；兩個是濃艷似桃，芳姿相亞，不禁眉飛色舞，目逗神挑。那二妃恰亦解意，殷勤勸酌，脈脈含情，泰定后到此，亦覺情不自持，勉强鎭定心猿，裝出正經模樣。

燕帖木兒恰滿斟一觥，捧遞泰定后道：「主人情重，理應回敬一樽。」泰定后不好直接，只待燕帖木兒置在席上。偏燕帖木兒雙手捧着，定要泰定后就飮，惹得泰定后兩頰微紅，沒奈何喝了一喝。燕帖木兒方放下酒盃，顧着泰定后道：「區區有一言相告，未知肯容納否？」泰定后道：「但說何妨！」燕帖木兒道：「皇后寄居此地，寂寂寡歡，原是可憫；二妃正値青春，也隨着同住，好好韶光，怎忍辜負！」泰定后聽到此語，暗暗傷心，二妃更忍耐不住，幾乎流下淚來。

燕帖木兒又道：「人生如朝露，何必拘拘小節！但教目前快意，便是樂境。敢問皇后二妃，何故自尋煩惱？」泰定后道：「我將老了，還想甚麼樂趣？只兩位妃子，隨我受苦，煞是可憐呢！」燕帖木兒笑道：「皇后雖近中年，丰韻恰似二十許人，若肯稍稍屈尊，我却要……」說到要字，將下半語銜住。泰定后不便再詰。那二妃恰已拭乾了淚，齊聲問道：「王爺要甚麼？」燕帖木兒竟涎着臉道：「要皇后屈作王妃哩！」泰定后恰嫣然一笑道：「王爺的說話，欠尊重了！無論我不便嫁與王爺，就使嫁了，要我這老嫗何用？」燕帖木兒道：「

何嘗老哩！如蒙俯允，明日就當迎娶哩。」泰定后道：「這請王爺不必費心，倒不如與二妃商量罷！」燕帖木兒道：「有禍同當，有福同享。皇后若肯降尊，二妃自當同去。」說着，見二妃起身離席，竟避了出去。那時侍女人等，亦早已出外。只剩泰定皇后，兀自坐着，他竟立將起來，走近泰定后旁，悄悄的牽動衣袖。泰定后慌忙讓開，抽身脫走，冉冉的向臥室而去。

燕帖木兒竟躡迹追上，隨入臥室，大着膽抱住纖腰，移近榻前。泰定后回首作嗔道：「王爺太屬討厭！不怕先皇帝動惱麽？」燕帖木兒道：「先皇有靈，也不忍皇后孤棲。今夕總要皇后開恩哩！」看官！你想泰定后是個久曠婦人，遇着這種情魔，那得不令他心醉！當下半推半就，一任燕帖木兒所爲，羅襦代解，薌澤猶存，檀口微開，丁香半吐，脂香滿滿，人面田田，諧成意外姻緣，了却生前宿孽。正在雲行雨施的時候，那兩妃亦突然進來。泰定后幾無地自容。燕帖木兒却餘勇可賈，完了正本，另行開場，二妃本已歡迎，自然次第買春，綢繆永夕。

自此以後，四人同心。又盤桓了好幾天，燕帖木兒方纔回京。臨行時與泰定后及二妃道：「我一入京師，便當飭着妥役，奉輿來迎。你三人須一同進來，休得有誤！」三人尚戀戀不捨。燕帖木兒道：「相別不過數日，此後當同住一家，朝歡暮樂，享那後半生安逸。溫柔鄉裏，好景正多，何必黯然！」三人方送他出門，嚀叮而別。

燕帖木兒一入京師，即遣衞兵及幹役赴東安州，去迎泰定后妃，囑以途次小心。一面就在新賜大廈中，陸續布置，次第陳設，作爲藏嬌金屋。小子前時曾表明泰定后妃名氏，至此泰定后已下嫁燕帖木兒，二妃也甘心作媵，自不應照舊稱呼。此後稱泰定后，就直呼他芳名八不罕，稱泰定二妃，亦直呼他芳名必罕及速哥答里。

八不罕等在東安州，日日盼望京使。春色未回，陌頭早待，梅花欲放，驛信纔來。三人非常歡慰，即日動身。州官亟來謁送，並獻上許多贈儀，八不罕也道一謝字。鸞車載道，鳳翣呈輝，衞卒等前後擁護，比前日到東安州時，情景大不相同。

不數日即到京師，燕帖木兒早派人相接迎入別第，京中人士，尚未得悉情由，統是糢糊揣測。只有燕帖木兒心腹，已知大概，大家都是莀片，那個敢來議長論短，只陸續入太平王府送禮賀喜。一傳十，十傳百，官廷內外，都聞得燕帖木兒繼娶王妃，相率趨賀。文宗尚未知所娶何人，至問及太保伯顏，纔算分曉。蒙俗本沒甚名節，況是一個冷落的故后，管他甚麼再醮不再醮。當下也遣太常禮儀使，奉着許多賞品，賜與燕帖木兒。正是作合自天，喜從天降。

到了成禮的吉期，燕帖木兒先到新第，飭吏役奉着鳳輿，及繡幰二乘，去迎王妃等人，八不罕等裝束與天仙相似，上輿而來。一入新第中，下輿登堂，與燕帖木兒行夫婦禮，必罕姊妹，退後一步，也盈盈下拜，大家看那新娘嬌容，並不覺老，反較前豐艷了些，莫不嘆爲

天生尤物。及與察吉兒公主相見，八不罕本是面熟，只好低垂粉頸，斂衽鳴恭。必罕姊妹，行了大禮，方相偕步入香巢。

燕帖木兒復出來酬應一回，日暮歸寢，八不罕等早已起迎。燕帖木兒執八不罕的手道：「名花有主，寶帳重春，雖由夫人屈節相從，然夫人性命，從此保全，我今日纔得寬心哩！」八不罕驚問何故？燕帖木兒道：「明宗皇后，尚且被毒，難道上頭不記着夫人麽？我爲此事，煞費周旋，上頭屢欲加害，我也屢次挽回。只夫人若長住東安，終難免禍，現今做我的夫人，自然除却前嫌，可以沒事哩。」八不罕格外感激，遂語燕帖木兒道：「王爺厚恩，愧無以報！」燕帖木兒道：「既爲夫婦，何必過謙！」復語必罕姊妹道：「你二人各有臥室，今夕且分住一宵，明日當來續歡罷了。」

二人告別而去。燕帖木兒乃與八不罕並坐，攬住髻雲，搵住香腮，先溫存了一番，嗣後寬衣解帶，同入鴛幃，褥底芙蓉，相證無非故物；巢間翡翠，爲歡更越曩時，一夜恩愛，自不消說。次夕，與必罕姊妹，共敍舊情，又另具一種風韻，小子有詩詠道：

綱常道義盡淪亡，皇后居然甘下堂；萬惡權臣何足責，楊花水性太荒唐！

未知後事如何，且至下回續敍。

本回表述風情，暗中恰深刺燕帖木兒，及泰定后妃。泰定后雖遷置東安州，然名分猶在，不可得而污

嚩也。燕帖木兒貪戀酒色，甚至佔后爲妻，任所欲爲，而八不罕皇后等，亦甘心受辱，屈尊下嫁，雖畏其權勢之逼人，要亦由廉恥之掃地。盈廷大臣，唯唯諾諾，不聞有骨鯁之士，秉直糾彈，元其能不亡乎？故此回敍燕帖木兒事實，嫉其强暴，敍泰定后妃事實，惡其淫邪，幸勿視爲香奩瑣語也！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會議　遵顧命皇姪承宗

却說燕帖木兒納后為妃，又得了必罕姊妹，並有從前宗女等人，總計後房佳麗，已有二三十人，左擁右抱，夜以繼日，正是快活得很。但女色一物，最足蠱人，尋常一夫一婦，尚宜節慾養精，不能旦旦而伐。況一個男子，陪着幾十個婦人，若非自知節養，就使有牛馬精神，也恐不能持久呢。燕帖木兒日漸清羸，筋力已耗去大半，偏偏好色心腸，愈加熾張，得隴望蜀，厭故喜新，他若聞有美人兒，定要擄取到手。無論皇親國戚，閨女孀姝，但教太平王一言，只可親送上門，由他戲弄。自從至順元年，以及三年，這三年間，除所賜公主宗女，及娶納泰定后妃外，復佔奪了數十人，或有交禮三日，即便遣歸。大衆忍氣吞聲，背地裏都祈他速死。他尚恃勢横行，毫不知改，甚至後房充斥，不能盡識。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殘喘雖尚苟延，死期已不遠了。

話分兩頭。且說文宗登位以後，第一個寵臣，是燕帖木兒，第二個就是伯顏。至順元年，改任伯顏知樞密院事。文宗以未足酬庸，復命尚世祖子闊出女孫，名叫伯顏的斤，作為伯顏妻室。並賜虎士三百名，隸左右宿衞。嗣復給黃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宣忠義正節振武佐

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證劵。又命凡宴飲視宗王禮。至順二年，晉封浚寧王，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爲王，尋又加封昭功宣毅萬戶，忠翊侍衞都指揮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使。是時燕帖木兒，深居簡出，每日與妻妾尋歡，不暇問及國事。因此朝政一切，多由伯顏主持；伯顏的權力，也不亞燕帖木兒。於是一班趨勢的官兒，前日迎合太平王，此日迎合浚寧王，朝秦暮楚，昏夜乞憐。但蒙浚寧王允許，平白地亦可升官。就使遇着親喪，不過休假數日，即可衰經供職，且給以美名，稱爲奪情起復。監察御史陳思謙，目擊時艱，痛心銓法，因上言內外各官，若非文武全才，關係天下安危，儘可令他終喪，不許無端起復，文宗雖優詔允從，奈暗中有伯顏把持，總教賄賂到手，無人不可設法，陳思謙又抗詞上奏道：

臣觀近日銓衡之弊，約有四端：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救四弊，計有三策：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併，其外有選法者，併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賞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尙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可遷除，庶仕路澄淸，賢者益勸，而不肖者無從干進矣。臣爲整頓銓法計，故冒昧上陳，伏

乞采擇！

其時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亦遙上一疏，乞御史臺臣代奏。略云：

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則天下無背親之人，亦即無背君之人！移孝作忠，端在此舉，伏乞宸鑒！

御史臺臣，恰也不好隱匿，便將原奏呈入，文宗與陳思謙奏摺，一併發落，飭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集賢兩院，詳議以聞。各官明知所奏無私，因礙於伯顏情面，免不得模稜兩可，參酌了一篇圓滑的奏章，覆呈上去，文宗亦有詔下來，大旨須用人宜愼，臨喪宜哀，說得理明詞達，其實也是一紙具文，無補實際。還有司徒香山，有意逢君，進陳符讖，援行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二語，與皇上生年紀號，適相符合，足爲受命的瑞徵，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有詔令翰林集賢兩院，及禮部會議。嗣經翰林諸臣，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玄降鑑，方建隆基。』隱爲玄宗受命的慶兆。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至宋儒司馬光，斥他強詞牽合，以爲符端，小臣貢

訣，宰相證成，實是侮弄君上。今弘景遺曲，雖於生年紀號，似相符合，但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於今四年，薄海內外，無不歸心，何待旁引曲說，作爲符命，若從香山言，恐啓讖緯曲談，反足以亂民志，淆政體，請毋庸議等語。文宗乃把此事擱起。

未幾江浙大水，壞民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越年，江西饑，湖廣又饑，雲南又大饑，既而熒惑犯東井，白虹並日出，長竟天。京師及隴西地震。天鼓鳴於東北，文宗一面遣賑，一面飭修佛事。迨至梧桐葉落，天下皆秋，文宗帝運已終，竟染了一種奇症，鎭日昏昏，譫言囈語。皇后卜答失里，就榻侍疾，但聽文宗所說，無非舊日陰謀，有時大聲呼痛，竟似有人捶擊一般。經醫官朝夕診視，也辨不出是甚麼病症，所開藥方，全是不痛不癢，無效可言。

一夕，卜答失里侍側，忽被文宗牽住兩手，大呼哥哥恕我！嫂嫂恕我！嚇得卜答失里，毛髮皆豎。急時抱佛脚，又只得在旁哀求，嗣見文宗神志稍清，纔敢問明痛苦。文宗不禁嘆息道：「朕病將不起了，自思此生造了大孽，得罪兄嫂，目今悔不可追！惟朕歿後，這帝統須傳與鄜王，千萬勿可爽約！」卜答失里嗚咽道：「皇姪登基，皇子奈何？」文宗道：「你還要顧全皇子麼？恐你也保不住這性命！」卜答失里道：「且召太平王商議何如？」文宗道：「太平太平，害死朕了！他也死在目前，召他何爲？」卜答失里唯唯聽命，嗣令太監密召燕帖木兒，果然抱病在牀，溺血不起，乃改召伯顏入議。

伯顏到了御寢，聞文宗喃喃譫語，倒也未免心驚。及見過卜答失里，敍談片時，卜答失里提及文宗身後，擬立鄜王事。伯顏道：「皇子年齡，也與鄜王相仿，何必另立皇姪？」卜答失里以手指床，似乎表明文宗的意思。伯顏不待明說，已經覺着，又悄語卜答失里道：「聖上不豫，或致心煩意亂，始有此說。且待聖躬康泰，再行定議未遲。」言尚未已，忽聞文宗噫聲道：「你是太傅伯顏麽？朕雖有疾，並不是時時昏亂，須知先皇即位，不過數月，我已御宇數年，倘有不諱，應把帝位傳與鄜王，朕尚可見先皇於地下！你不要再生異議！」伯顏尚欲申說，文宗又向卜答失里道：「朕已決定意見，此後倘有改議，無論先帝后不依，我也死難瞑目呢！」伯顏又啓奏道：「聖上春秋正富，稍稍違和，自能漸瘥，何必就憂！」文宗搖首道：「朕已不濟了！少年喜事，自悔已遲，今日天祿告終，無可挽回。太平亦應遭劫，將來國事，仗卿作主。卿須遷善改過，竭忠盡誠，莫效那貪淫狡詐哩！」伯顏聞了此言，也覺爲之悚然。既而告退出宮。

是夕，文宗病勢驟劇，竟痰喘交作，一命嗚呼。臨終時，猶諄囑皇后，毋忘遺囑。統計文宗在位五年，壽只二十九歲。

燕帖木兒聞了這耗，也只得勉强起床，踉蹌入宮。是時皇子燕帖古思，早召歸宮內，倚榻送終。他本是乳臭小兒，曉得甚麽悲戚！看看燕帖木兒到來，便跳躍而出，笑顏相迎。燕帖木兒便稱他爲小皇帝，拉住了手，入謁皇后。只見后妃以下，相率慟哭，不得已站住一

旁，陪了數點眼淚。約一小時，后妃等哀尙未止，不禁煩躁起來，卽大聲道：「皇上大行，應由皇子嗣位！此時請皇后卽頒遺詔，傳位皇子爲要！」皇后卜答失里，也不回答，越加號咷不止。燕帖木兒很是驚訝，又只好婉言勸慰，至皇后哀聲少輟，復將傳位的問題，重行提起。皇后卜答失里道：「大行皇帝，已有遺囑，命鄜王繼承大統。」燕帖木兒頓足道：「傳位鄜王麼？臣不敢與聞！」卜答失里道：「這事不便改議。太傅伯顏，曾與先皇面洽，太平王可去問明，自然洞悉底蘊了。」燕帖木兒不好再說，就出宮而去。

當下安排喪葬，自有一番手續，不必細表。只是帝位雖定，鄜王年纔七歲，不能親聽國政。當由太平王燕帖木兒，召集諸王會京師，凡中書百司庶務，統須稟命中宮，方得決行。轉瞬間已是十月，諸王畢會，由太師燕帖木兒及太傅伯顏奉鄜王卽位于大明殿，大赦天下，循例下詔道：

洪維太祖皇帝，啓闢疆宇，世祖皇帝，統一萬方，列聖相承，法度明著，我曲律皇帝（卽武宗），入纂大統，修舉庶政，動合成法，授大寶位于普顏篤皇帝（卽仁宗），以及格堅皇帝（卽英宗），曆數之間，實當在我忽都篤皇帝（忽都篤三字，蒙古語，有祿之謂，卽明宗尊號），札牙篤皇帝（札牙篤三字蒙古語，謂有天命，卽文宗尊號），而各播越遼遠。時則有若燕帖木兒建議効忠，戡平內難，以定邦國，協恭推戴札牙篤皇帝。登極之始，卽以讓兄之詔，明告天下，隨奉璽紱，遠迓忽都篤皇帝。朔方言還，奄棄臣庶，札牙篤皇帝，薦正宸極，仁義

至，視民如傷，恩澤旁被，無間遠邇，顧育眇躬，尤篤慈愛。賓天之日，皇后傳顧命于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答剌罕燕帖木兒、太傅浚寧王、知樞密院事伯顏等，謂聖體彌留，益推固讓之初志，以宗社之重，屬諸大兄忽都篤皇帝之世嫡，乃遣使召諸王宗親，以十月一日來會于大都，與宗王大臣同奉遺詔，揆諸成憲，宜御神器。以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自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强盜，印造僞鈔，蠱毒魘魅犯上者不赦外，其餘一切罪犯，咸赦除之。大都、上都、興和三路，差稅免三年，腹裏差發，並其餘諸郡，不納差發去處稅糧，十分爲率免二分，江淮以南，夏稅亦免二分。土木工役，除倉庫必合修理外，毋復創造以紓民力。民間在前，應有逋欠差稅課程，盡行蠲免。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並內外三品以上正官，歲舉才堪守令者一人，申達省部，先行錄用。如果稱職舉官，優加旌擢，一任之內，或犯贓私者，量其輕重，黜罰其不該。原免重囚淹禁三年以上，疑不能決者，申達省部詳讞釋放。學校農桑，孝弟貞節，科舉取士，國學貢試，並依舊制。廣海、雲南梗化之民，詔書到日，限六十日內出官與免本罪，許以自新。於戲！肆予冲人，託於天下臣民之上，任大守重，若涉淵冰，尙賴宗王大臣百司庶府，交修乃職，思盡厥忠，嘉與億兆之民，共保承平之治。咨爾多方，體予至意，故玆詔示，想知悉！

斯詔下後，又尊皇后卜答失里爲皇太后，敕造玉册玉寶。又由皇太后降旨，命作兩宮幄殿車乘供帳，一面告祭南郊，及社稷宗廟。至太后册寶告成，復敬奉如儀，太后御興聖殿受朝賀。宮廷內外，賞賚有差。還有一樁咄咄怪事，七齡的幼主，居然立起一位皇后。這皇后名叫也忒迷失，也係弘吉剌氏，與幼主年齡，也不相上下。小子有詩記此事道：

欲賦桃夭責及時，成年方始叶婚期；如何七歲冲人子，也咏周南第一詩？

欲知立后後如何情形，待至下回表明。

有元一代，權奸最多。至燕帖木兒之恃功專寵，可謂極矣；然繼起者尚有伯顏，陳思謙等雖抗直敢言，然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所傳諫草，無非徒供後人之覽誦，著書人不忍掩沒，故特誌之。至若鄖王之立，於伯顏無甚關係，而於燕帖木兒，則有所顧忌，舍子立姪之議，無怪其不樂贊成。而皇后卜答失里，必導揚末命，不從燕帖木兒之請，彼未能容明宗后，詎轉能愛明宗子乎？是必由明宗帝后，從中示儆可知也，證以四十五回，前後聯貫閱者應益恍然。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權相懷疑　遭冥譴太師病逝

却說鄜王於十月即位，閱十餘日，即立了一個皇后。同處宮中，兩小無猜，倒也是一段元史奇聞。是時天已隆冬，轉眼間又要殘臘，乃詔羣臣會議改元，並先皇帝廟號神主，及升祔武宗皇后等事。議尚未定，小皇帝又罹着絕症，不到數日，又復歸天。

諸王大臣統驚異不置，獨燕帖木兒喟然道：「我意原欲立皇子，不知先帝何意，必欲另立鄜王？太后又是拘泥得很，定要勉遵顧命。到底鄜王沒福，即位不過六、七十日，便已病逝，此後總應立皇子了。」乃復入宮謁見太后，先勸慰了一番，然後提及繼位問題。

太后道：「國家不幸，纔立嗣君，即行病歿，眞令人可悲可嘆！」燕帖木兒道：「這是命運使然，往事也不必重提了！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今日正當繼立皇弟呢。」太后道：「據卿所說，莫非是吾子燕帖古思麼？」燕帖木兒應聲稱是。太后道：「吾子尚幼，不應嗣位，還宜另立爲是。」燕帖木兒道：「前日命立鄜王，乃是遵着遺囑，化私爲公。現在鄜王已崩，自然皇子應立，此外還有何人？」太后道：「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前居高麗，現在靜江，今年已十三歲了，可以迎立。」燕帖木兒道：「先帝在日，曾有明詔，謂妥懽帖睦爾，非明

宗子，所以前徙高麗，後徙靜江，今尚欲立他麼？」太后道：「立了他再說，待他百年後，再立吾子未遲。」燕帖木兒道：「人心難料，太后優待皇姪，恐皇姪未必記念太后哩。」太后道：「這也憑他自己的良心，我總教對得住先皇，並對得住明宗帝后，便算盡心了。」燕帖木兒尚是搖首，太后道：「太平王，你忘却王忽察都的故事麼？先皇帝爲了此事，始終不安，我也嚇得够了。我的長子，又因此病逝，現只剩了一個血塊，年不過五六齡，我望他多活幾年，所以寧立皇姪，無論妥懽帖睦爾，是否爲明宗自出，然明宗總稱他爲子，我今又迎他嗣立，陰靈有知，當不再怨我了！」燕帖木兒道：「太后也未免太拘了！皇次子出宮後，由臣奉養，並不聞有鬼祟，怕他甚麼？」太后道：「太平王，你休仗着膽力！先帝也說你不久呢。」燕帖木兒至此，也暗暗的吃了一驚，又默想了片時，方道：「太后已決議麼？」太后道：「我意已決，不必另議！」燕帖木兒嘆息而出。太后遂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速卽馳驛，往廣西的靜江縣，迎立妥懽帖睦爾。嗣主未來，殘年已屆，倏忽間已是元旦，仍依至順年號，作爲至順四年。

過了數日，由闊里吉思遣使馳報，嗣皇帝將到京師了。太后乃命太常禮儀使，整具鹵簿，出京迎接。文武百官皆往。燕帖木兒病已早愈，亦乘馬偕行。既至良鄉，已接着來駕，各官在道旁俯伏，只燕帖木兒自恃功高，不過下馬站立。妥懽帖睦爾年纔成童，前時曾見過燕帖木兒的威儀，至此又復晤着，容貌雖憔悴了許多，但餘威尚在，未免可怕，竟爾掉頭

不顧。嗣經闊里吉思，在旁密啓道：「太平王在此迎駕，陛下應顧念老臣，格外敬禮。」妥懽帖睦爾聞言，無奈下馬，與燕帖木兒相見。燕帖木兒屈膝請安，妥懽帖睦爾也答了一揖。闊里吉思復宣諭百官免禮，於是百官皆起。妥懽帖睦爾隨即上馬，燕帖木兒也上馬從行。

既而兩馬並馳，不先不後。燕帖木兒揚着馬鞭，向妥懽帖睦爾道：「嗣皇此來，亦知迎立的意思，始自何人？」妥懽帖睦爾默然不答。燕帖木兒道：「這是太后的意旨。從前札牙篤皇帝，遇疾大漸，遺命舍子立姪，傳位鄜王。不幸即位未幾，遽爾崩殂，太后承札牙篤皇帝餘意，以弟歿兄存，所以遣使迎駕，願嗣皇鑒察！」妥懽帖睦爾仍是無言。燕帖木兒道：「老臣歷事三朝，感承厚遇，每思扎牙篤皇帝，大公無我，很是敬佩，所以命立鄜王，老臣不敢違命；此次迎立嗣皇，老臣亦很是贊同。」語至此，眼睁睁的瞧着妥懽帖睦爾，不意妥懽帖睦爾仍然不答。燕帖木兒不覺動惱，勉強忍住，復語道：「嗣皇此番入京，須要孝敬太后，自古聖王，統以孝治天下，況太后明明有子，乃甘心讓位，授與嗣皇，太后可謂至慈，嗣皇可不盡孝麼？」說至盡孝兩字，不由的聲色俱厲，那妥懽帖睦爾總是一言不發，好似木偶一般。燕帖木兒暗嘆道：「看他並不是傀儡，如何寂不一言！莫非明宗暴崩，他已曉得我等密謀？看來此人居心，很不可測，我在朝一日，總不令他得志，免得自尋苦惱呢？」乃不復再言，惟與妥懽帖睦爾並駕入都。

至妥懽帖睦爾入見太后後，燕帖木兒又復入宮，將途次所陳的言語，節述一遍，復向太

后道：「臣看嗣皇爲人，年齡雖穉，意見頗深，若使專政柄，必有一番舉動，恐於太后不利！」太后道：「既已迎立，事難中止，凡事只由天命罷！」燕帖木兒道：「先事防維，亦是要着。此刻且留養宮中，看他動靜如何，再行區處。且太后預政有日，廷臣並無間言，現在不如依舊辦理，但說嗣皇尚幼，朝政仍取決太后，那個敢來反抗呢？」太后猶豫未決，燕帖木兒道：「老臣並非懷私，實爲太后計，爲天下計，總應慎重方好。」太后尙淡淡的應了一聲。燕帖木兒告退。

越日，由太史密奏太后，略言迎立的嗣皇，實不應立，立則天下必亂。太后似信非信，召太史面詰，答稱憑諸卜筮。於是太后亦遲疑不決，自正月至三月，國事皆由燕帖木兒主持；表面上總算稟命太后。妥懽帖睦爾留居宮中，名目上是候補皇帝，其實如沒有一般；因此神器虛懸，大位無主。燕帖木兒心尚未愜，總想擠去了他，方得安心，奈何一時無從發難，不得已遷延過去。

前平章政事趙世延，平時與燕帖木兒，很是親暱，燕帖木兒亦嘗以心腹相待，日相過從。至此見燕帖木兒愁眉未展，也嘗替他耽憂，因當時無法可施，只好借着花酒，爲他解悶。

一日，邀燕帖木兒宴飲，並將他家眷也招了數人，一同列席。又命妻妾等亦出來相陪，男女雜沓，履舄交錯，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任你燕帖木兒如何憂愁，至此也不覺

開顏。酒入歡腸，目動神逸，四面一瞧，婦女恰也不少，有幾個是本邸眷屬，不必仔細端詳，有幾個是趙宅後房，前時也曾見過，姿貌不過中人，就使年値妙齡，畢竟無可悅目。忽見客坐右首，有一麗姝，荳蔻年華，丰神獨逸，桃花面貌，色態俱佳。當醉眼模糊的時候，襯着這般美色，越覺眼花撩亂，心癢難搔，便顧着趙世延道：「座隅所坐的美婦，係是何人？」世延向座右一瞧，又指語燕帖木兒道：「是否此婦？」燕帖木兒點首稱是。世延不禁微笑道：「此婦與王爺夙有關係，難道王爺未曾認識麼？」這語一出，座隅婦人，已經聽着，嗤嗤的笑將起來。就是列坐的賓主，曉得此婦的來歷，大都爲之解頤，頓時鬨堂一笑。燕帖木兒尙摸不着頭腦，徐問世延道：「你等笑我何爲？」世延忍着笑道：「王爺若愛此婦，儘可送與王爺。」燕帖木兒道：「承君美意，但不知此婦究竟是誰？」世延道：「王爺可瞧得仔細麼？這明明是王爺寵姬，理應朝夕相見，如何轉不認識？」燕帖木兒聞言，復抽身離至少婦旁端詳一番，自己也不覺粲然，便對世延道：「我今日貪飲數杯，連小妾鴛鴦，都不相識，難怪座客取笑呢？」世延道：「王爺請勿動氣！婦人小子，那裏曉得王爺苦衷！王爺爲國爲民，日夕勤勞，雖有姬妾多人，不過後房備數，所以到了他處，轉似未曾相識哩。」燕帖木兒也對他一笑，盡歡而罷。便挈鴛鴦同輿，循路而歸。

是夕留鴛鴦侍寢，自在意中，毋庸細說。只燕帖木兒憂喜交集，憂的是嗣皇卽位，或要追究前愆；喜的是佳麗充庭，且圖眼前快樂。每日召集妃妾，列坐讌飮，到了酒酣興至，不

管甚麼嫌疑，就在大衆面前，隨選一婦，裸體交歡，夜間又須數人共寢，巫山十二，任他遍歷。看官！你想酒中含毒，色上藏刀，人非金石，怎禁得這般剝削！況且殺生害命，造孽多端，相傳太平王廚內，一宴或宰十二馬，如此窮奢極欲，能够長久享受麼？俗語說得好，銅山也有崩倒的日子，燕帖木兒權力雖隆，究竟敵不過銅山，荒淫了一、二個月，漸漸身子尫瘠，老病復發，雖有參苓，也難收效！運退金失色，時衰鬼來欺，燕帖木兒從未信鬼，至此也膽小如鼠，日夜令人環侍，尙覺鬼物滿前。

一日，方扶杖出庭，徐徐散步，忽大叫一聲，暈倒地上。左右連忙扶起，舁入牀中，他却不省人事，滿口裏胡言譫語，旁人側耳細聽，統是自陳罪狀，悔泣不休。忙從太醫使中，延請了數位名手，共同診治。大衆都是搖首，勉勉强强的公擬一方，且囑王府家人道：「此方照飮，亦只可少延數日，看來精神耗盡，脈象垂絕，預備後事要緊，我等是無可爲力了！」

王妃八不罕以下，俱惶急異常。俟進藥後，却是有些應驗，燕帖木兒溺了一次瘀血，稍覺神氣清醒。但見妃妾等環列兩旁，還有子女數人，一併站着，便喘吁吁道：「我與你等要長別哩。」八不罕接着道：「王爺不要這般說。」燕帖木兒道：「夫人！夫人！你負泰定帝，我負夫人！彼此咎由自取，尙復何言！」八不罕不禁垂淚，燕帖木兒復道：「人生總有一死；不過我自問生平，許多抱歉，近報在身，遠報在子孫，這是不易至理，悔我前未覺悟

哩！」

正在訣別的時候，外面已有無數官員，統來問疾。由燕帖木兒召入，淡淡的談了數語。惟問及太傅伯顏，未見到來，他却自言自語道：「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我前時嘗替他出力，目今我病，他即視同陌路，可見生死至交，原是不易得呢！」大衆勸慰一番，告別而去。

燕帖木兒復召弟撒敦，乃子唐其勢、塔剌海，囑咐後事，教他勤愼保家。尋又自嘆道：「炎炎者滅，隆隆者絕。我、我、……」說了兩個我字，痰已壅上，竟接不下去。須臾面色轉變，兩目雙睜，但聽得二語道：「先皇先后恕臣，臣去臣去！」言畢遂逝。遠遠聽得一片呼喝聲，號慘聲，陰氣森森，令人髮豎。

八不罕等又悲又驚，待驚魂少定，闔家挂孝治喪，不必絮述。惟八不罕身爲皇后，曾已母儀八方，爲了情根未斷，甘心受辱，竟嫁燕帖木兒爲妃；乃歷時未幾，又復守孀，總是一場別鵠離鸞，悔不該再行顛鸞倒鳳！還有必罕姊妹，更不値得。可見婦人以守節爲重，既以不幸喪夫，何必另圖改醮呢！小子走筆至此，且暫作一束，綴以俚句一絕云：

國風猶憶刺「狐綏」，一念痴迷悔莫追；儘說回頭便是岸，誰知慾海竟無涯！

燕帖木兒已死，那時妥懽帖睦爾方得乘勢出頭，由太后卜答失里，召集羣臣，奉他即位，欲知嗣位情形，且看下回便知。

燕帖木兒大詐似忠，始雖泰定而迎二王，繼助文宗以戕明宗，一再弒立，視君如奕棋。董卓、曹操之所不能爲者，而燕帖木兒敢爲之，一代奸雄，絕無僅有。惟文后初立鄜王，繼立妥懽帖睦爾，皆非燕帖木兒所贊成。彼挾震主之威，肆行無忌，詎不能抗違后命，另立嗣君乎？吾推其意，當鄜王嗣立時，利其年幼，姑暫聽之；至鄜王夭逝，迎立妥懽帖睦爾，並馬徐行，舉鞭指示，而妥懽帖睦爾不答；燕帖木兒，遂懷異志，暗中把持，三月無君，假使未死，則妥懽帖睦爾，其能免彼暗算耶？乃溺之以酒，蠱之以色，俾其荒淫體羸，溺血以死，是殆天之福善禍淫，而陰奪其魄者？本書歷敍權奸，而於燕帖木兒之生死，記載獨詳，其所以寓戒之意，昭然若揭，餘事已見細評，要無非一儆世也。

第四十九回　履尊擇配后族蒙恩　犯闕稱兵豪宗覆祀

却說妥懽帖睦爾留宮三月，因燕帖木兒已死，乃由太后與大臣定議，奉他即位，且約以萬歲之後，傳位燕帖古思，如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相率贊成，遂奉上璽綬，於至順四年六月，赴上都即位，又有一道赦詔，其文云：

洪維我太祖皇帝，受命於天，肇造區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備。列聖相傳，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統，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遠居沙漠，札牙篤皇帝，戡定內難，讓以天下。我皇考賓天，札牙篤皇帝，復正宸極，治化方隆，奄棄臣庶。今皇太后召大臣燕帖木兒、伯顏等曰：『昔者闊徹、脫脫木兒、只兒哈郎等謀逆，以明宗太子爲名，又先爲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搆誣言，疏離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遷于外。札牙篤皇帝，後知其妄，尋至大漸，顧命有曰：朕之大位，其以朕兄子繼之。』時以朕遠征南服，以朕弟懿璘質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遽至大故。皇太后體承札牙篤皇帝遺意，以武宗皇帝之玄孫，明宗皇帝之世嫡，以賢以長，在予一人，遣使迎還，徵集宗室諸王來會，合辭推戴。今奉皇太后勉進之篤，宗親大臣懇請之至，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

日，即皇帝位於上都。於戲！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慄慄危懼，若涉淵冰，罔知攸濟。尚賴宗親臣鄰，交修不逮，以底隆平。其赦天下，俾衆周知！

詔書一布，帝位既定，這便是元朝末代皇帝。後來明兵入燕都，元主北去，明太祖以他知順天命，退避朔漠，特加號曰順帝。小子沿例乘便，從此就稱爲順帝了。

順帝有親臣，名阿魯輝帖木兒，上言天下事須委任宰相，庶有專責，可望成功；若親目聽斷，必負惡名。順帝信爲眞言，遂命伯顏爲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太史院回回漢人司天監事。復置左丞相，令撒敦充任，並加號太傅。唐其勢爲御史大夫。

燕帖木兒有一女，名答納失里，太后以燕帖木兒遺功卓著，遂將答納失里納入後宮，命順帝册立爲后。順帝此時不敢專擅，自然遵命而行，一切儀注，悉循舊制。册文有云：

天之元統二氣，配莫厚於坤儀；月之道循右行，明同貞於乾耀。若昔帝王之宅后，居多輔相之世勳；蓋選德於亢宗，亦疇庸於先正：造周資任姒之化，興漢表馬鄧之功。咨爾皇后欽察氏，雍肅慈惠，謙裕靜淑，迺祖迺父，夙堅翼亮之心，于國于家，實獲修齊之助，朕纘丕圖之初載，親承太后之睿謨，眷我元臣，簡兹碩媛，相嚴禋而率典，奉慈極以愉顏，用彰褘翟之華，式著旂常之舊，爰授玉册寶章，命爾爲皇后，備成嘉禮，宏賁大猷。於戲！嵩高生賢，予篤懷於良佐，關雎正始，爾勉嗣于徽音。永錫壽康，昭示悠久。

立后以後，錫類推恩，復封撒敦爲榮王，食邑廬州，唐其勢襲爵太平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燕帖木兒的餘蔭，好算千古無兩了。又封伯顏爲秦王，令與榮王左丞相撒敦，統理百官，總治庶政。一面定議改元，以至順四年，改爲元統元年。既而上札牙篤皇帝尊謚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上鄜王尊謚曰冲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惟升祔武宗皇后，議久未決。武宗正后眞哥，未有子嗣；明宗母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兀氏，雖皆追尊爲后，然原本返始，究係武宗妃嬪，太師右丞相伯顏，亦懷疑莫釋，左右兩難，因問太常博士逯魯曾道：「先朝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目今定議配饗，應屬明宗母呢？抑係文宗母呢？」逯魯曾道：「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册，名分已定，非文、明二母所比。文、明二母，位居妃妾，若以眞哥皇后無出的緣故，遂將他廢黜，竟以妾母爲正，是爲臣的人，敢廢先君的嫡母！爲子的人，私尊先君的妾媵，何以正名？何以傳世？」

伯顏頻頻點首，適集賢學士陳顥，素與逯魯曾未協，竟出來獻議道：「唐太宗時，嘗册曹王明母爲后，是古時亦有二后的成制；況文、明二母，各產英君，母以子貴，難道不可升祔麽？」逯魯曾正色道：「堯母慶都，係帝嚳庶妃，堯未嘗以配饗，今不法堯舜，偏欲依唐太宗故例，殊不可解！」伯顏莞爾道：「博士言是，我當依言奏聞。升祔眞哥皇后便了。」

議既決，奏入照准。乃以眞哥皇后，配饗武宗，立主升祔。復上皇太后尊號，再行大赦，並免民租之半。

會左丞相撒敦，因多病辭職，順宗眷念后族，命唐其勢代任，凡有中書省事，仍令撒敦會議。唐其勢就任數日，屢與伯顏齟齬，奏乞罷職。順帝慰留不允，只得仍召撒敦，再命爲左丞相，並追贈燕帖木兒公忠開濟弘謨同德翊運佐命功臣，儀同三司太師中書右丞相，加封德王，諡曰「忠武。」其餘廷右各臣，亦多邀封賞。惟奎章閣侍書虞集，謝病乞歸。

集學問賅博，有長者風。先是御史中丞馬祖常，嘗求集薦引鄉人龔伯燧，集不從所請，因此挾嫌。順帝赴上都時，曾召集隨往，祖常使人告集道：「御史已有後言，請公留意。」集知祖常有傾軋意，俟順帝即位後，即託病謝歸。看官！你道祖常如何尋隙，令集聞言即去？原來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妥懽帖睦爾非明宗子，所以祖常乘隙而入，得肆擠排。虞集去後，侍臣猶上啓順帝，謂虞集曾書舊詔，順帝悵然道：「此朕家事，與他何涉？」說得侍臣失色而退。尋遣使賜他酒幣，召使還朝，集終不起。閱十五年，卒於臨川原籍，賜諡文靖，學者稱爲邵庵先生。這且擱過不提。

且說順帝嗣位以後，天災人異，相逼而至，京畿大水，黃河汎濫，兩淮亢旱，徽州、秦州、鳳州的大山，相繼崩裂。至元統二年元旦，汴梁雨血，着衣皆赤。嗣到春季，彰德路雨白毛，繼續似線，士人相率驚詫，或呼作菩薩線，或稱爲老君髯。既而民間編成歌謠，分作四句；首二句是「天雨線，民起怨，」次二句是「中原地，事必變。」當時共議爲不祥。未幾水旱疾疫，及山崩地震諸怪異，所在迭見，太白星屢晝見經天，經太史接連報聞，順帝

只知加恩肆赦，凡所有修省事宜，未聞舉行。時光易過，又是元統三年。順帝欲出獵柳林，御史臺聯銜進奏道：「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的重任，修德行仁，勉致太平。方今赤縣民生，供給繁勞，農務方興，日不暇給，陛下乃馳騁朔方，既需調發，又防銜橛，恐非上承宗廟，下奠黎庶的至意。」順帝乃收回原議，罷獵不行。

會左丞相撒敦病歿，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心甚不平，嘗語密友道：「天下本我家的天下，伯顏何人，位置偏居我上，煞是可恨。」這語傳入伯顏耳中，伯顏心甚不悅，遂繕疏入奏，請以右丞相職位，讓與唐其勢。奉詔不允，只命唐其勢爲左丞相，唐其勢仍是怏怏。

撒敦弟答里，曾封句容郡王，與諸王晃火帖木兒，數相往來。唐其勢貽書答里，極言伯顏專權，順帝昏庸，應入清朝右，且行廢立故事。答里遂與晃火帖木兒商議，晃火帖木兒也蓄異圖，竟勸答里備兵舉行。答里乃覆告唐其勢，約以內外夾應，指日圖功等語，唐其勢遂決意發難。郯王徹徹禿，伺得逆謀，首先密報。有詔召答里入朝，待久不至。順帝乃密告伯顏，預行防備。

至六月晦日，唐其勢伏兵東郊，自率勇士突進宮闕，甫入禁城，衞兵齊起，伯顏率着完者帖木兒等，大刀闊斧，前來掩殺。唐其勢惘惘進來，總道是出人不意，可以唾手成功，誰知四面八方，統是敵兵，那時叫苦不迭，慌忙抵禦，戰了數合，畢竟寡不敵衆，手下健卒，漸漸死亡。伯顏復下令道：「生擒唐其勢者賞萬金，立即陞官！」衞士聞得此令，沒一個不

奮力上前，把唐其勢圍住。唐其勢只有進路，沒有出路，也只好拼命死鬬，怎奈雙手不敵四拳，漸漸支持不住，竟被衞士扯落馬下，七扛八抬的拖入宮中。

伯顏掃清叛卒，復引兵馳往東郊，唐其勢弟塔剌海，尚未知乃兄被擒，竟挈着伏兵，前來對仗。無如伏兵也是不多，經伯顏麾兵猛擊，一陣驅殺，已將塔剌海手下，殺得東逃西潰。塔剌海也回馬急奔，被衞士射倒馬下，活擒過去。

伯顏既執住唐其勢兄弟，復馳入宮中，請順帝登殿審訊，順帝道：「逆謀已著，何庸再鞫，卿可照律懲辦便了！」伯顏遂命衞士動手，將唐其勢兄弟牽出。唐其勢攀住殿檻，且朗聲道：「陛下曾有明詔，宥臣父子孫九死，爲何今日食言？」順帝怒叱道：「誰叫你謀逆，興兵犯闕？尚欲保全首領麼？」衞士聞旨，都來牽扯唐其勢，甚至殿檻攀折，方將唐其勢曳出，一刀兩段。還有塔剌海少年膽怯，竟避匿皇后座下，皇后以情關手足，牽裙遮蔽。伯顏喝令衞士，從皇后座下，牽出塔剌海，自己拔劍出鞘，把手一揮，竟將塔剌海殺死，血濺后衣，嚇得皇后答納失里，戰兢兢的縮做一團。

伯顏復啓奏道：「皇后兄弟謀逆，皇后亦應有罪；況袒蔽兄弟，顯係黨惡，請陛下割情正法，爲將來戒！」順帝尚未回答，伯顏復叱衞士，牽皇后出宮。衞士未敢動手，伯顏大怒，竟走至后前，揪住皇后髮髻，拖落座下。皇后號泣道：「陛下救我！陛下救我！」順帝至此，亦嗚咽道：「汝兄弟爲逆，朕亦不能相救。」言未已，伯顏已將皇后牽去，交與衞

士。衛士擁后出宮，到了開平民舍，暫令居住。伯顏不肯干休，竟遣人攜了酖酒，脅皇后飲訖。可憐皇后身入椒房，未滿二載，爲了兄弟謀逆，竟被伯顏酖死！流水無情，落花有恨，這也由命數使然，徒令人歎息罷了！逆黨敗奔答里，答里即舉兵抗命。順帝遣使臣哈兒哈倫阿魯灰，奉命招諭，答里不從，反將他綑縛起來，用以祭旗。順帝再遣阿弼往諭，又被他殺死，於是命撒思監火兒灰、哈剌那海等，領兵前討。答里亦率黨和尚、剌剌等迎戰，兩軍相遇，酣鬧一場，和尚、剌剌等敗走。答里亦遁，擬往投晃火帖木兒。不意行至中途，閃出了一支人馬，主帥名叫阿里渾察，奉上都差遣，前來夾攻答里。答里正勢窮力蹙，倉猝不及備戰，被阿里渾察衝至馬前，一戟刺下，把他擒住，押送上都，眼見得不能活了。

晃火帖木兒聞內外黨羽，俱已敗死，驚得甚麼相似。忽又報元將孛羅晃火兒不花，引了萬人，奔殺前來。不得已徵兵數千，出去對陣，可奈兵心未固，遇了敵將，當即棄甲曳兵，紛紛潰散。晃火帖木兒自知難免，遂服毒自殺。

還有怯薛官阿察赤，也與唐其勢勾連，欲殺伯顏。經伯顏調查確實，發兵掩捕，執付有司，統共伏辜。一場逆案，化作日出烟消。順帝復將燕帖木兒及唐其勢引用的人員，一併黜逐；並頒下一道諭旨，其文云：

曩者文宗皇帝，以燕帖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予。燕帖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

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厥躬，伯顏等同時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凶搆難，貽我皇太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未爲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爲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國憲，爰賜答剌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俾衆咸悉！

嗣是秦王伯顏，愈得寵任，遂命他獨任中書右丞相，彷彿與前日燕帖木兒，同一寵榮。一面將唐其勢家產，盡行籍沒。小子有詩咏道：

追原禍始是驕盈，人事由來滿必傾；若使權奸生令子，怎教善惡得分明！

欲知元廷後事，且從下回交代。

燕帖木兒家族之亡，不由順帝之追究前嫌，而由唐其勢之自行謀逆，是正燕帖木兒生時之所不料，實卽天道之巧於報應也。燕帖木兒貪淫驕恣，得保全首領以歿，可謂倖矣。厥後子封王，女册后，烜赫尊榮，一時無匹，乃曾幾何時，子弟族誅，女后被酖，遺貲宿產，悉數籍沒。乃知天之所以福彼者，不啻所以加禍，愚者特不自覺耳！雖然，燕帖木兒之後，尙有伯顏，未鑒前車，復循覆轍，脅主捽后，任所欲爲，是殆愚之又愚者，傳曰：其興也暴，其亡也忽，觀於此文益信！

第五十回　辱諫官特權停科舉　尊太后變例晉徽稱

却說秦王右丞相伯顏，自剷平逆黨後，獨秉國鈞，免不得作威作福起來。適江浙平章徹里帖木兒，入爲中書平章政事，創議停廢科舉，及將學校莊田，改給衞士衣糧等語。小子前述仁宗朝故事，曾將所定科舉制度，一一錄明，嗣是踵行有年，科舉學校，並行不悖。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時，適屆科試期，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徹里帖木兒心頗不平，既入中書，遂欲更張成制。

御史呂思誠等，羣以爲非，合辭彈劾。奏上不報，反黜思誠爲廣西僉事。餘人憤鬱異常，統辭官歸去。參政許有壬也代爲扼腕。會聞停罷科舉的詔旨，已經繕就，僅未蓋璽，不禁忍耐不住，竟抽身至秦王邸中，謁見伯顏，卽問道：「太師主持政柄，作育人材，奈何把罷除科舉的事情，不力去挽回麽？」伯顏怒道：「科舉有甚麽用處？臺臣前日，爲這事奏劾徹里帖木兒，你莫非暗中通意不成？」有壬被他一斥，幾乎說不出話來，虧得參政多年，口才尚敏，略行思索，便朗聲答道：「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入任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乃聽有壬指示，難道有壬的權力，比太師尙重麽。」伯顏聞言，却掀髯微笑，似乎怒意

稍解。

有壬復道：「科舉若罷，天下才人，定多觖望！」伯顏道：「舉子多以贓敗，朝廷歲費若干金錢，反好了一班貪官汙吏！我意很不贊成。」有壬道：「從前科舉未行，臺中贓罰無算，並非盡出舉子。」伯顏道：「舉子甚多，可任用的人材，只有參政一人。」有壬道：「近時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統可大任，就是善文如歐陽元，亦非他人所及。」伯顏道：「科舉雖罷，士子欲求豐衣美食，亦能有心嚮學，何必定行科舉？」有壬道：「志士並不謀溫飽，不過有了科舉，便可作爲進身的階梯，他日立朝議政，保國抒才，都好由此進行呢。」

伯顏沈吟半晌，復道：「科舉取人，實與選法有礙。」有壬道：「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入仕，計有七十三人，若科舉定例，每歲只三十餘人，據此覈算，選法與科舉，並沒有甚麼妨礙，況科舉制度，已行了數十年，祖宗成制，非有弊無利，不應驟事撤除。還請太師明察！」伯顏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此事已有定議，未便撤消，參政亦應諒我苦心呢！」有壬至此，無言可說，只得起身告辭。

伯顏送出有壬，暗想此人可恨，他硬出頭與我反對，我定要當着大衆，折辱他一次，作爲儆戒，免得他人再來掣肘。當下默想一番，得了計畫，遂於次日入朝，請順帝將停辦科舉的詔書，蓋了御寶。便把詔書攜出，宣召百官，提名指出許有壬，要他列爲班首，恭讀詔

書。有壬尚不知是何詔，竟從伯顏手中，接奉詔敕。待至眼簾映着，却是一道停辦科舉的詔書，那時欲讀不可，不讀又不可，勉勉强强的讀了一遍，方將此詔發落。

治書御史普化，待他讀畢，却望着一笑，弄得有壬羞慚無地。須臾退班，普化復語有壬道：「御史可謂過河拆橋了。」有壬紅着兩頰，一言不發，歸寓後，稱疾不出。原來有壬與普化，本是要好的朋友，前時嘗與普化言及，定要爭回此舉。普化以伯顏攬權，無可容喙，不如見機自默，作個仗馬寒蟬。有壬憑着一時氣惱，不服此言，應即與普化交誓，決意力爭，後來弄到這般收場，面子上如何過得下去，因此引爲大恥，只好託稱有疾罷了。

伯顏既廢科舉，復勅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改給宿衞衣糧。衞士得了一種進款，自然感激伯顏，惟一般士子，紛紛謗議，奈當君主專制時代，凡事總由君相主裁，就使士子交怨，亦只能飲恨吞聲，無可如何。

這且慢表。惟天變未靖，星象又屢次示異，忽報熒惑犯南斗，忽報辰星犯房宿，忽報太陰犯太微垣，餘如太白晝見，太白經天等現象，又連接不斷。順帝未免懷憂，輒召伯顏商議，伯顏道：「星象告變，與人生無甚關係，陛下何必過憂！」

順帝道：「自我朝入主中夏以來，壽祚延長，莫如世祖。世祖的年號，便是至元，朕既纘承祖統，應思效法祖功，現擬本年改元，亦稱作至元年號，卿意以爲何如？」伯顏道：「陛下要如何改，便如何改，毋勞下問！」順帝乃決意改元。

這事傳到臺官耳中，大衆又交頭接耳，論個不休。監察御史李好文，即草起一疏，大意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且徒襲虛名，未行實政，亦恐無益。正在搖筆成文的時候，外面已有人報說，改元的詔旨，已頒下了。好文忙至御史臺省，索得一紙詔書，其文道：

朕祇紹天明，入纂丕緒，于今三年，夙夜寅畏，罔敢怠荒。兹者年穀順成，海宇清謐，朕方增修厥德，日以敬天恤民爲務，屬太史上言，星文示儆，將朕德菲薄，有所未逮歟？天心仁愛，俾予以治，有所告戒歟？弭災有道，善政爲先，更號紀元，實惟舊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遹遵成憲。誕布寬條，庶格禎祥，永綏景祚，可赦天下。

好文覽畢，啞然失笑，即轉身返入寓內，見奏稿仍擺在案頭，字迹初乾，硯坳尚濕，他憑着殘墨禿筆，寫出時弊十餘條，言比世祖時代的得失，相去甚遠，結束是陛下有志祖述，應速祛時弊，方得仰承祖統云云。屬稿既成，從頭至尾的讀了一遍，自覺言無賸意，筆有餘妍，遂換了文房四寶，另錄端楷，錄成後即入呈御覽。待了數日，毫無音信。大約是付諸冰擱了。

好文愈覺氣憤，免不得出去解悶。他與參政許有壬，也是知友，遂乘暇進謁。時有壬舊忿已消，銷假視事，既見了好文，兩下敍談，免不得說起國事。好文道：「目今下詔改元，仍復至元年號，這正是古今未有的奇聞。某於數日間曾拜本進去，至今旬日，未見綸音，難

道改了『至元』二字，便可與全盛時代，同一隆平麼？」

有壬道：「朝政煞是糊塗，這還是小事呢。」好文道：「還有甚麼大事？」有壬道：「足下未聞尊崇皇太后的事情麼？」好文道：「前次下詔，命大臣特議加禮，某亦與議一二次，據鄙見所陳，無非加了徽號數字，便算得尊崇了。」有壬道：「有人獻議，宜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足下應亦與聞？」好文笑道：「這等乃無稽讕言，不値一哂。」有壬道：「足下說是讕言，上頭竟要實行呢！」好文道：「太皇太后，乃歷代帝王，尊奉祖母的尊號，現在的皇太后，係皇上的嬸母，何得稱爲太皇太后？」有壬道：「這個自然；偏皇上以爲可行，皇太后亦喜是稱，奈何！」

好文道：「朝廷養我輩何爲？須要切實諫阻。」有壬道：「我已與臺官商議，合詞諫諍，臺官因前奏請科舉，大家撞了一鼻子灰，恐此次又蹈覆轍，所以不欲再陳，你推我諉，尚未議決。」好文道：「公位居參政，何妨獨上一本。」有壬道：「言之無益，又要被人嘲笑。」好文不待說畢，便朗聲道：「做一日臣子，盡一日的心力；若恐別人嘲笑，做了反舌無聲，不特負君，亦恐負己哩！」有壬道：「監察御史泰不華，也這般說，他已邀約同志數人，上書諫阻，並勸我獨上一疏，陳明是非。我今已在此擬稿，巧値足下到來，是以中輟。」好文道：「如此說來，某却做了催租客了。只這篇稿奏，亦不要甚麼多說，但教正名定分，便見得是是非非了。」有壬道：「我亦這般想，我去把擬稿取來，與足下一閱。」言

畢，便命僕役去取奏稿。不一刻，已將奏稿取到，由好文瞧着，內有數語道：

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

好文閱此數語，便贊着道：「好極！好極！這奏上去，料不致沒挽回了。」說着，又瞧將下去，還有數句，無非是不應例外尊崇等語。瞧畢，即起身離座，將奏稿奉還有壬道：「快快上奏，俾上頭早些覺悟。某要告別了。」

有壬也不再留，送客後，即把奏稿續成，飭文牘員錄就，于次日拜發。監察御史泰不華，亦率同列上章，謂祖母徽稱，不宜加於叔母。兩疏畢入，仍是無聲無臭，好幾日不見發落。有壬只咨嗟太息，泰不華却密探消息，非常注意。

一日到臺辦事，忽有同僚入報道：「君等要遇禍了，還在此從容辦事麽！」泰不華道：「敢是爲着太皇太后一疏麽？」那人道：「聞皇太后覽了此疏，勃然大怒，欲將君等加罪，恐明日即應有旨。」言未已，臺中譁然，與泰不華會奏的人員，更是惶急，有幾個膽小的，益發顫起來，統來請教泰不華，想一條保全性命的法兒。泰不華神色如故，反和顏慰諭道：「這事從我發起；皇太后如要加罪，由我一人擔當，甘受誅戮，決不帶累諸公！」於是大家纔有些放心。

越日，也不見詔旨下來，又越一日，內廷反頒發金幣若干，分賜泰不華等，泰不華倒未

免驚詫，私問宮監，宮監道：「太后初見奏章，原有怒意，擬加罪言官，昨日怒氣已平，轉說風憲中有如此直臣，恰也難得，應賞賜金幣，旌揚直聲，所以今日有此特賞。」泰不華至此，也不免上書謝恩。只是太皇太后的議案，一成不變，好似金科玉律一般，沒人可以動搖，當由禮儀使草定儀制，交禮部核定，呈入內廷，一面飭製太皇太后玉册玉寶。至册寶告成，遂恭上太皇太后尊號，稱爲贊天開聖徽懿宣詔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並詔告中外道：

欽惟太皇太后，承九廟之託，啓兩朝之業，親以大寶付之眇躬，尙依擁佑之慈，恪遵仁讓之訓。爰極尊崇之典，以昭報本之忱，用上徽稱，宣告中外。

是時爲至元元年十二月，距改元的詔旨，不過一月。小子前於改元時，未曾敍明月日，至此不能不補敍，改元詔書，乃是元統三年十一月中頒發，史家因順帝已經改元，遂將元統三年，統稱爲至元元年。或因世祖年號，已稱至元，順帝又仍是稱，恐後人無從辨別，於至元二字上，特加一「後」字，以別於前，這且休表。

且說太皇太后，於詔旨頒發後，即日御興聖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自元代開國以來，所有母后，除順宗后弘吉剌氏外，要算這會是第二次盛擧，重行曠典，增定隆儀，殿開寶扆，仰瞻太母之豐容；樂奏仙璈，不啻鈞天之逸響。這邊是百僚進謁，冠履生輝，那邊是羣女添香，珮環皆韻。太皇太后喜出望外，固不必說，就是宮廷內外，也沒一個不踴躍歡呼，非常

稱慶。唯前日奏阻人員，心中總有些不服，不過事到其間，未便示異，也只有隨班趨蹌罷了。

慶賀已畢，又由內庫發出金銀鈔幣，分賞諸王百官，連各大臣家眷，亦都得有特賜。獨徹里帖木兒異想天開，竟將妻弟阿魯渾沙兒，認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

一班御史臺官，得着這個證據，樂得上章劾奏，且敍入徹里帖木兒平日，嘗指斥武宗爲「那壁。」看官！你道「那壁」二字，是甚麼講解？就是文言上說的「彼」字。順帝覽奏，又去宣召伯顏，問他是否應斥。伯顏竟說是應該遠謫，乃將徹里帖木兒奪職，謫置南安。相傳由徹里帖木兒，漸次驕恣，有時也與伯顏相忤，因此伯顏袒護於前，傾排于後。正是：

貴賤由人難自主，諂諛無益且招殃。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科舉之得失，前人評論甚詳，即鄙人於三十回中，亦略加論斷，毋容贅說。惟伯顏之主停科舉，實有別意：一則因徹里帖木兒之言，先入爲主；二則朝綱獨擅，無非欲擯用私人，若規規於科舉，總不無掣肘之虞，故決議罷免之以快其私，非關於得失問題也。其後若改元，若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俱事出創聞，古今罕有，伯顏下行私，上欺君，逢迎蒙蔽，藉邀主眷，權奸之所爲，固如是哉！此回敍元廷政事，除罷免科舉外，似與伯顏無涉，實則暗中皆指斥伯顏。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閱者體會入微，自能知之。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報國大義滅親

却說元順帝寵用伯顏，非常信任，隨時賞給金帛珍寶，及田地戶產，甚至把累朝御服，亦作爲特賜品。伯顏也不推辭，惟奏請追尊順帝生母，算是報効順帝的忠忱。順帝生母邁來迪，出身微賤，小子於前册中，已略述來歷。此次伯顏奏請，正中順帝意旨，遂令禮部議定徽稱，追尊生母邁來迪爲貞裕徽聖皇后。順帝以伯顏先意承旨，越加寵眷，復將「塔剌罕」的美名，給他世襲，又敕封伯顏弟馬扎爾台爲王。馬扎爾台夙事武宗，後侍仁宗，素性恭謹，與乃兄伯顏謙傲不同，此時已知樞密院事，聞寵命迭下，竟入朝固辭。順帝問以何意，馬扎爾台道：「臣兄已封秦王，臣不宜再受王爵，太平故事，可作殷鑒，請陛下收回成命！」順帝道：「卿眞可謂小心翼翼了！」馬扎爾台叩謝而退。順帝尚是未安，仍命爲太保，分樞密院往鎭北方。

馬扎爾台只好遵着，出都蒞任，蠲徭薄賦，頗得民心。惟伯顏怙惡不悛，經馬扎爾台屢次函勸，終未見從，反且任性橫行，變亂國法，朝野士民，相率怨望。廣東朱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造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惠州民聶秀卿等，亦擧兵應光卿。河南盜

棒胡，又聚衆作亂，中州大震（此爲順帝時代亂禍，四起之肇始）。元廷命河南左丞慶童往討，獲得旗幟宣勅金印，遣使上獻。

伯顏聞報，即日入朝，命來使呈上旗幟宣勅等物。順帝瞧着道：「這等物件，意欲何爲？」伯顏奏道：「這皆由漢人所爲，請陛下問明漢官。」參政許有壬，正在朝列，聽着伯顏奏語，料他不懷好意，忙出班跪奏道：「此輩反狀昭著，陛下何必下問，只命前敵大臣，努力痛勦便了！」順帝道：「卿言甚是！漢人作亂，須漢官留意誅捕，卿係漢官，可傳朕諭，命所有漢官等人，講求誅捕的法兒，切實奏聞，朕當酌行。」許有壬唯唯遵諭。順帝即退朝還宮。伯顏不復再奏，怏怏趨出。看官！你道伯顏寓何意思？他料漢官必諱言漢賊，可以從此詰責，興起大獄，孰意被有壬瞧透機關，竟爾直認，反致說不下去，以此失意退朝。

嗣聞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稱尊，自號南朝越王，邊警日有所聞。當由元廷嚴飭諸路督捕，纔得兵吏戮力，漸次盪平。各路連章奏捷，並報明誅獲叛民姓氏，其間以張、王、劉、李、趙五姓爲最多。伯顏想入非非，竟入內廷密奏，請將五姓漢人，一律誅戮。虧得順帝尚有知覺，說是五姓中亦有良莠，不能一律盡誅，於是伯顏又不獲所請，負氣而歸。

轉眼間已是至元四年，順帝赴上都，次八里塘。時正春夏交季，天忽雨雹，大者如拳，且有種種怪狀，如小兒環玦獅象等物，官民相率驚異，謠諑紛紛。未幾有漳州民李志甫，袁州人周子旺，相繼作亂，騷擾了好幾月，結果是同歸於盡，訛言方得少息。順帝又歸功伯顏，

命在涿州、汴梁二處，建立生祠。嗣復晉封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的美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伯顏益加驕恣，收集諸衞精兵，令黨羽燕者不花，作爲統領，每事必禀命伯顏。伯顏偶出，侍從無算，充溢街衢。至如帝駕儀衞，反日見零落，如晨星一般。天下但知有伯顏，不知有順帝，因此順帝寵眷的心思，反漸漸變做畏懼了。

會伯顏以郯王徹徹禿，頗得帝眷，與己相忤，暗思把他捽去，免做對頭；遂誣奏徹徹禿隱蓄異圖，須加誅戮。順帝默忖道：「從前唐其勢等謀變，徹徹禿先發逆謀，彼時尚不與逆黨勾結，難道今反變志？此必伯顏陰懷嫉忌的緣故，萬不可從。」乃將原奏留中不發。

次日伯顏又入內面奏，且連及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請一律誅逐。順帝淡淡的答道：「這事須查有實據，方可下詔。」伯顏恰說了許多證據，大半是捕風捉影，似是而非，說得順帝無言可答，只是默然。

伯顏見順帝不答，忿忿的走了出去。順帝只道他掃興回邸，不復置念，誰知他竟密召黨羽，揑做一道詔旨，傳至郯王府中，把徹徹禿捆綁出來，一刀了訖。復僞傳帝命，勒令宣讓王、威順王兩人，即日出都，不准逗留。待至順帝聞知，被殺的早已死去，被逐的也已攆出，不由的龍心大怒，要將伯顏加罪，立正典刑。怎奈順帝的權力，不及伯顏，投鼠還須忌器，萬一不愼，連帝位都保不住，沒奈何耐着性子，徐圖良策。然而惡人到頭，終須有報，

任你位高權重的大丞相，做到惡貫滿盈的時候，總有人出來擺佈，教他自去尋死。

這位大丞相伯顏的了局，說來更覺可奇，他不死在別人手中，偏偏死在他自己的姪兒手裏，正是天網難逃，愈弄愈巧了。看官聽着，他的姪兒，名叫脫脫（一作托克托），就是馬扎爾台的長子。先是唐其勢作亂時，脫脫嘗躬與討逆，以功進官，累升至金紫光祿大夫，伯顏欲令他入備宿衞，偵帝起居，嗣因專用私親，恐干物議，乃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及翰林院承旨沙剌班，與脫脫同入禁中。脫脫得有所聞，從前必報知伯顏，尋見伯顏攬權自恣，也不免憂慮起來。

時馬扎爾台尚未出鎭，脫脫曾密稟道：「伯父驕縱日甚，萬一天子震怒，猝加重譴，那時吾族要滅亡了，豈不可慮！」馬扎爾台道：「我也曾慮及此事，只我兄不肯改過，奈何！」脫脫道：「總要先事預防方好哩。」馬扎爾台點頭稱是。至馬扎爾台奉命北去，脫脫無可稟承，越加惶急，暗思外人無可與商，只有幼年師事的吳直方，氣誼相投，不妨請教。

當下密造師門，謁見直方，問及此事，直方慨然道：「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汝但宜爲國盡忠，不要專顧甚麼親族！」脫脫拜謝道：「願受師教！」言畢辭歸。

一日，侍帝左右，見順帝愁眉不展，遂自陳忘家殉國的意思。順帝尚未見信，私下與阿魯、世傑班兩人，述及脫脫奏語，令他密查。阿魯、世傑班，算是順帝心腹，至此奉順帝命，與脫脫交遊，每談及忠義事，脫脫必披膽直陳，甚至欷歔涕泣，說得兩人非常欽佩。遂密報

順帝，說是靠得住的忠臣。

會郯王被殺，宣讓、威順二王被逐，順帝敢怒不敢言，只日坐內廷，咄咄書空。脫脫瞧着，便跪請爲帝分憂。順帝太息道：「卿固懷忠，但此事不便命卿効力，奈何！」脫脫道：「臣入侍陛下，總期陛下得安，就使粉骨碎身，亦所不恨。」順帝道：「事關卿家，卿可爲朕設法否？」脫脫道：「臣幼讀古書，頗知大義，毀家謀國，臣不敢辭！」順帝乃把伯顏跋扈的情迹，詳述一遍，並且帶語帶哭，脫脫也爲淚下；遂奏對道：「臣當竭力設法，務報主恩！」順帝點頭。

脫脫退出。復去稟告吳直方，直方道：「這事關係重大，宗社安危，在此一舉，但不知汝奏對時，有無旁人聽着。」脫脫道：「恰有兩人，一爲阿魯，一爲脫脫木兒，想此兩人爲皇上親臣，或不致漏洩機密。」直方道：「汝伯父權燄熏天，滿朝多係黨羽，若輩苟志圖富貴，竟洩祕謀，不特汝身被戮，恐皇上亦蹈不測了。」脫脫聞了此語，未免露出慌張情形。直方道：「時刻無多，想尙不致遽洩，我尙有一計，可以挽回。」脫脫大喜，當卽請教。直方與他附耳道：「如此如此！」喜得脫脫歡躍而出，忙去邀請阿魯及脫脫木兒至家，治酒張樂，殷勤款待，自晝至夜，始終不令出門。自己恰設詞離座，出訪世傑班，議定伏甲朝門，俟翌晨伯顏入朝，拏他問罪。當下密戒衞士，嚴稽宮門出入，螭坳統爲置兵，待曉乃發。

脫脫暫歸，天尙未明，伯顏已遣人召脫脫，脫脫不敢不去。及見伯顏，竟遭詰責，說是

宮廷內外，何故驟行加兵？那時脫脫心下大驚，勉强鎭定了神，徐徐答道：「宮廷爲天子所居，理宜小心防禦；況目今盜賊四起，難保不潛入京師，所以預爲戒嚴！」伯顏又叱道：「你何故不先報我？」脫脫惶恐，謝罪而去。料知事難速成，又去通知世傑班，教他緩圖。果然伯顏隱有戒心，於次日入朝時，竟帶衞卒至朝門外候着，作爲保護。及退朝無事，又上一奏疏，請順帝出畋柳林。

是時脫脫返家，已與阿魯、脫脫木兒，約爲異姓兄弟，誓同報國。忽來宮監宣召，促脫脫入議，脫脫與二人相偕入宮。順帝即將伯顏奏章，遞與脫脫。脫脫閱畢，便啓奏道：「陛下不宜出畋，請將原奏留中爲是。」順帝道：「朕意也是如此，只伯顏圖朕日急，卿等務替朕嚴防！」言未已，宮監又呈進奏牘，仍是伯顏催請出獵。順帝略略一瞧，即語脫脫道：「奈何？他又來催朕了。」脫脫道：「臣爲陛下計，不妨託疾，只命太子代行，便可無慮。」順帝道：「這計甚善，明晨就可頒旨，勞卿爲朕草詔便了。」脫脫遵諭，即就順帝前領了筆墨，寫就數行，復呈順帝親覽。由順帝蓋了御寶，于次日頒發出去。自此脫脫等留住禁中，與順帝密圖方法，三個縫皮匠，比個諸葛亮，這遭伯顏要墮入計中了。

伯顏接詔後，暗思太子代行，事頗尷尬，但詔中命大丞相保護，又是不好不去。默默的思索多時，竟想出廢立的一條計策來，擬乘此出畋時候，挾了太子，號召各路兵馬，入闕廢君。計畫已定，便點齊衞士，請太子啓行，簇擁出城，竟赴柳林去訖。

看官！這太子却是何人，原來就是文宗次子燕帖古思。從前順帝嗣位，曾奉太后諭旨，他日須傳位燕帖古思，所以立燕帖古思爲太子。

伯顏既奉太子出都，脫脫即與阿魯等密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布列城下，夤夜奉順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令出五門聽命。一面遣都指揮月可察兒，授以祕計，令率三十騎至柳林，取太子還都。又召翰林院中楊瑀、范滙二人，入宮草詔，詳數伯顏罪狀，貶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賫赴柳林。脫脫自服戎裝，率衞士巡城。俟諸人出城後，闔了城門，登陴以待。

說時遲，那時快，不到數時，月可察兒，已奉太子回來，傳着暗號，由脫脫開城迎入，仍將城門關住。原來柳林距京師，只數十里，半日可以往返。月可察兒自二鼓起程，疾馳而去，至柳林，不過夜半。當時太子左右，已由脫脫派着心腹，使爲內應，及與月可察兒相見，彼此不待詳說，即入內挈了太子，與月可察兒一同入都。

伯顏正在睡鄉，那裏曉得這般計畫。至五鼓後，睡夢始覺，方由衞士報聞太子已歸，急得頓足不已。正驚疑間，只兒瓦歹又到，宣讀詔勅，伯顏聽他讀畢，還仗着前日勢力，不去理睬，竟出帳上馬，帶着衞士，一口氣跑至都門。

時已天曉，門尚未闢，只見脫脫劍佩雍容，踞坐城上，他即厲聲喝着，大呼開城。城上坐着的脫脫，起身答道：「皇上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等皆無罪，可各歸本衞！」伯顏

道：「我即有罪，被皇上黜逐，也須陛辭皇上，如何不令我入城？」脫脫道：「聖旨難違，請即自便！」伯顏道：「你是我姪兒脫脫麼？你幼年的時候，我曾視若己子，如何撫養，你今日怎得負我？」脫脫道：「爲國家計，只能遵着大義，不能顧着私恩；況伯父此行，仍得保全宗族，不致如太平王家，禍及滅門，還算是萬幸呢！」

伯顏尚欲再言，不意脫脫已下城自去。及返顧侍從，又散去了一大半，弄到沒法可施，不得已囘馬南行。道出直定，人民見他到來，都說丞相伯顏，也有今日。有幾個樸誠的父老，改恨爲憫，奉進壺觴。伯顏溫言撫慰，並問道：「爾等曾聞有逆子害父的事情麼？」父老道：「小民等僻處鄉野，只聞逆臣逼君，不曾聞逆子害父！」伯顏被他一駁，未免良心發現，俯首懷慚。旋與父老告別，狼狽南下，途次又接着廷寄，略稱伯顏罪重罰輕，應再行加罰，安置南恩州陽春縣。看官！你想南恩州遠在嶺南，鎭日裏煙瘴薰蒸，不可嚮邇，如這位養尊處優的大丞相伯顏，此時被充發出去，受這般苦，那裏禁當得起！他亦明知是一條死路，今日挨，明日宕，及行抵江西隆興驛，奄奄成病，臥土炕中。那驛官又勢利得很，還要冷譏熱諷，任情奚落，就使不是病死，也活活的氣死了。

伯顏既貶死，元廷召馬扎爾台還朝，命爲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餘如阿魯、世傑班等，俱封賞有差。嗣復加封馬扎爾台爲忠王，賜號答剌罕。馬扎爾台固辭，且稱疾謝職。御史臺奏請宣示天下以勸廉讓，得旨允從。乃詔令馬扎爾台，以太師就第，授脫脫爲右

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法，雪郯王徹徹禿寃誣，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又弛馬禁，減鹽額，蠲宿逋，並續開經筵，愼選儒臣進講，中外翕然，稱爲賢相。小子也有詩詠脫脫道：

春秋書法本森嚴，公義私恩不兩兼；
酖死叔牙誅子厚，忠臣法古有誰嫌？

脫脫秉政後，元廷忽又發生一種奇聞。欲知詳細情形，且待下回再表。

伯顏以平唐其勢功，敢弑順后，目無尊長，至專政以後，日益鴟張，生殺予奪，任所欲爲，迫弑郯王，逐宣讓、威順二王，矯制罪人，不法蓋已極矣，僅加貶逐，尚爲失刑。然非脫脫之以公滅私，恐貶逐猶非易事也。脫脫大義滅親，爲麟經所特許，固無待言；但天嫉伯顏之專擅，獨假手於其猶子以報之，何其巧歟！本回依次鋪敘，好似無數精采，隨筆而下，其實不過一敘事文而已。然讀元史至伯顏、馬扎爾台、脫脫諸傳，不如讀此一回文字，較有興味，是非用筆之長，曷克臻此，閱者寧得徒以小說目之！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兒　用賢相並徵名士

却說順帝既放逐伯顏，好似拌掉了一個大蟲，非常喜悅，所有宮禁中一切近臣，俱給封賞，自不消說。惟順帝是個優柔寡斷的主子，每喜偏信近言，前此伯顏專政，順帝無權，內廷一班人物，專知趨奉伯顏，買動歡心，每日向順帝前，歷陳伯顏如何忠勤，如何鍊達，所以順帝深信不疑，累加寵遇。到了伯顏貶死，近臣又換了一番舉動，只曲意逢迎順帝。適值太子燕帖古思，不服順帝教訓，順帝未免忿懣，近臣遂乘隙而入，都說燕帖古思的壞處，且奏稱他不應爲儲君。順帝礙着太皇太后面子，不好猝然廢儲，常自猶豫未決。偏近臣等搖唇鼓舌，助浪生風，更把那太皇太后故事，及文宗當日情形，一古腦兒搬將出來，又添了幾句誣陷話兒，不由順帝不信。但順帝雖是信着近臣，終因太皇太后內外保護，得以嗣位，意欲宣召脫脫，與他解決這重大問題，近臣恐脫脫進來，打斷此議，又奏請此事當由宸衷獨斷，不必與相臣商量。並且說太皇太后離間骨肉，罪惡尤重，就是太皇太后的徽稱，也屬古今罕有，天下沒有嬸母可做祖母的事情，陛下若不明正罪名，反貽後世惡謗。因此順帝被他激起，竟不及與脫脫等議決，只命近臣繕就詔旨，突行頒發，宣告中外。其詔云：

昔我皇祖武宗皇帝，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寖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子，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是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慊，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卜答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脫脫木兒，撤去文宗圖帖睦爾在廟之主。卜答失里，本朕之嬸，乃陰搆奸臣，弗體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沖，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以示朕盡孝正名之至意！此詔。

這詔頒發，廷臣大譁，公舉脫脫入朝，請順帝取消前命。脫脫却也不辭，便馳入內廷，當面諫阻。順帝道：「你為了國家，逐去伯父。朕也為了國家，逐去叔嬸；伯父可逐，難道叔

嬸不可逐麼？」說得脫脫瞠目結舌，幾乎無可措詞。旋復將太皇太后的私恩，提出奏陳，奈順帝置諸不理。脫脫只好退出，衆大臣以脫脫入奏，尙不見從，他人更不待言，一腔熱忱，化作冰冷。太皇太后卜荅失里，又沒有甚麼能力，好似廟中的城隍娘娘一般，前時鑄像裝金，入廟陞殿，原是莊嚴得很，引得萬衆瞻仰，焚香跪叩，不幸被人侮弄，舁像投地，一時不見甚麼靈效，遂彼此不相敬奉，視若芻狗，甚至任意蹴踏，取快一時，煞是可嘆！且說文宗神主，已由脫脫木兒，撤出太廟，復由順帝左右奉了主命，逼太后母子出宮。太后束手無策，唯與幼兒燕帖古思相對，痛哭失聲。怎奈無人憐惜，反且惡語交侵，强行脅迫，太后由悲生忿，當即草草收拾，挈了幼兒，負氣而出。一出宮門，又被那一班狐羣狗黨，扯開母子，迫他分道自去，不得同行。古人有言，生離甚於死別，況是母子相離，慘不慘呢！適爲御史崔敬所見，大爲不忍，忙趨入臺署中，索着紙筆，繕就一篇奏牘。大旨說得是：

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尙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喩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尙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敎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

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與言至此，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母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

繕就後，即刻進呈，並不聞有甚麼批答，眼見得太后太子，流離道路，無可挽回。太后到了東安州，滿目淒涼，舊有女侍，大半分離，只剩了老嫗兩三名，在旁服役，還是呼應不靈，氣得肝膽俱裂，即成癆疾。臨歿時猶含淚道：「我不聽燕太師的言語，弄到這般結果，悔已遲了！」嗣復倚榻東望道：「我兒！我兒！我已死了！你年纔數齡，被讒東去，料也保不全性命，我在黃泉待你，總有相見的日子！」言至此，痰喘交作，奄然而逝。此時的燕帖古思，與母相離，已是半個死去，並且前後左右，沒人熟識，反日日受他呵斥，益發啼哭不休。監押官月闊察兒，兇暴得很，聞着哭聲，一味威喝。無如孩童習性，多喜撫慰，最怕痛詈，況前為太子時，何等嬌養，沒一人敢有違言，此時橫遭慘虐，自然悲從中來，月闊察兒罵得愈厲，燕帖古思哭得愈高。及行到榆關外面，距都已遙，天高皇帝遠，可恨這月闊察兒，竟使出殘酷手段，呵叱不足，繼以鞭撻，小小的金枝玉葉，怎禁得這般蹂躪，幾聲長號，倒地斃命！月闊察兒並不慌忙，命將兒屍瘞葬道旁，另遣人馳報闕中，捏稱因病身亡。順帝本望他速死，得了此報，暗暗喜歡，還去究詰什麼？從此文宗圖帖睦爾的後嗣，已無孑遺了。

順帝既逐去文后母子，並殺了明里董阿等人，尚是餘怒未息，再將文宗所增置的官屬，如太

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皆議革罷，翰林學士承旨容巙巙（一作庫庫），奏言人民積產千金，尚設有家塾，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未免貽譏中外。順帝不得已，乃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餘悉裁去。一面追尊明宗爲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親祼太室。既而臘鼓頻催，歲星又改，順帝復想除舊布新，勅令改元。當由百官會議，把至元二字的年號，留一至字，易一正字。議既定，於次年元旦下詔道：

朕惟帝皇之道，德莫大於克孝，治莫大於得賢，朕早歷多難，入紹大統，仰思祖宗付託之重，戰兢惕厲，于玆八年。慨念皇考久勞于外，甫卽大命，四海觖望，夙夜追慕，不忘於懷。乃以至元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玉册玉寶，追上皇考曰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被服袞冕，祼于太室，式展孝誠。十有一月六日，勉徇大禮慶成之請，御大明殿，受羣臣朝賀。憶自去春疇咨于衆，以知樞密院事馬扎爾台爲太師右丞相，以正百官，以親萬民，尋卽陛辭，養疾私第。再三諭旨，勉令就位，自春徂秋，其請益固。朕憫其勞日久，察其至誠，不忍煩之以政，俾解機務，仍爲太師，而知樞密院事脫脫，早歲輔朕，克著忠貞，乃命爲中書右丞相；宗正扎魯忽赤、帖木兒不花，嘗歷政府，嘉績著聞，爲中書左丞相，並錄軍國重事。夫三公論道，以輔予德，二相總政，以弼予治，其以至元七年爲至正元年，與天下更始。

自是順帝乾綱獨奮，內無母后，外乏權臣，所有政務，俱出親裁，起初倒也勵精圖治，

興學任賢。並重用脫脫，大修文事。特詔修遼金宋三史，以脫脫為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先是世祖立國史院，曾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至仁宗、文宗年間，復屢詔修輯，迄無所成。脫脫既奉命，飭各員蒐檢遺書，披閱討論，日夕不輟。又以歐陽玄擅長文藝，所有發凡起例，論贊表奏等類，俱令屬稿，略加修正，先成遼史，後成金、宋二史，中外無異辭。脫脫又請修至正條格，頒示天下，亦得順帝允行。

順帝嘗幸宣文閣，脫脫奏請道：「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近聞左右暗中諫阻，難道經史果不足觀麼？如不足觀，從前世祖在日，何必以是教裕皇！」順帝連聲稱善。脫脫即就祕書監中，取裕宗所受書籍，進呈大內，又舉薦處士完者圖、執理哈琅、杜本、董立、李孝光、張樞等人，有旨宣召。完者圖、執理哈琅、董立、李孝光就徵到京，詔以完者圖、執理哈琅為翰林待制，立為修撰，孝光為著作郎。唯杜本隱居清江，張樞隱居金華，固辭不至。順帝聞二人不肯就徵，很加嘆息。

既而罷左丞相帖木兒不花，改用別兒怯不花繼任，別兒怯不花與脫脫不協，屢有齟齬，相持年餘，脫脫亦得有羸疾，上表辭職。順帝不許，表至十七上，順帝乃召見脫脫，問以何人代任。脫脫以阿魯圖對。阿魯圖係世祖功臣博爾朮四世孫，曾知樞密院事，襲爵廣平王，至是以脫脫推薦，乃命他繼任右丞相。另封脫脫為鄭王，食邑安豐，賞賚巨萬，俱辭不受。

阿魯圖就職後，順帝命他爲國史總裁，阿魯圖以未讀史書爲辭，偏順帝不准所請。幸虧脫脫雖辭相位，仍與聞史事，所以遼、金、宋三史，終得告成。

至正五年，阿魯圖等以三史進呈，順帝與語道：「史既成書，關繫甚重，前代君主的善惡，無不俱錄，行善的君主，朕當取法，作惡的君主，朕當鑒戒，這是朕所應爲的事情。但史書亦不止儆勸人君，其間兼錄人臣，卿等亦宜從善戒惡，取法有資。倘朕有所未及，卿等不妨直言，毋得隱蔽！」阿魯圖等頓首舞蹈而出。

會翰林學士承旨巎巎卒於京，順帝聞訃，嗟悼不已，巎巎幼入國學，博覽羣書，嘗受業於許衡，得正心脩身要旨。順帝初年，曾爲經筵官，日勸順帝就學。順帝欲待以師禮，巎巎力辭不可。一日，侍順帝側，順帝欲觀畫，巎巎取比干剖心圖以進，且言商王紂不聽忠諫，以致亡國，順帝爲之動容。又一日，順帝覽宋徽宗畫圖，一再稱善，巎巎進奏道：「徽宗多能，只有一事不能。」順帝問是何事，巎巎道：「獨不能爲人君！陛下試思徽宗當日，身被虜，國幾亡，若是能盡君道，何致如此！可見身居九五的主子，第一件是須能爲君，外此不必留意。」順帝亦悚然道：「卿可謂知大體了。」至正四年，出拜江浙平章政事，次年，復以翰林院承旨召還。適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引，密爲奏請。順帝道：「平章已得賢人，現在途中，不日可到了。」近臣知意在巎巎，不敢再言。巎巎到京，遇着熱疾，七日即歿。旅況蕭條，無以爲殮，順帝聞知，賜賻銀五錠，並令有司取出罰布，代償巎巎所負官

錢，又予謚文忠，這也不在話下。

且說左丞相別兒怯不花，與阿魯圖同掌國政，彼此很是親暱，有時隨駕出幸，每同車出入。時人以二相協和，可望承平，其實統是別兒怯不花的鬼計。別兒怯不花欲傾害脫脫，不得不聯絡阿魯圖，作爲幫手。待至相處既洽，遂把平日的私意，告知阿魯圖。阿魯圖偏正色道：「我輩也有退休的日子，何苦傾軋別人！」這一語，說得別兒怯不花滿面懷慚，當下惱羞成怒，暗地裏風示臺官，敎他彈劾阿魯圖。阿魯圖聞臺官上奏，卽辭避出城，親友均代爲不平。阿魯圖道：「我是勳臣後裔，王爵猶蒙世襲，偌大一個相位，何足戀戀！去歲因奉着主命，不敢力辭，今御史劾我，我卽宜去。御史臺係世祖所設，我抗御史，便是抗世祖了。」言訖自去，順帝也不復慰留，竟擢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所有左丞相一職，任用了鐵木兒塔識。別兒怯不花也僞爲陛辭，至順帝再行下詔，乃老老實實的，就了右相的位置，大權到手，讒言得逞，故右相脫脫一家，免不得要遘禍了。正是：

黜陟無常祇自擾，賢奸到底不相容。

欲知脫脫等遘禍情形，待小子下回續表，

是回敍順帝故事，活肖一庸柔之主，忽而昧，忽而明，明後而復昧；庸柔者之必致覆國，無疑也！太后卜答失里，雖未嘗無過，然既自悔前愆，舍子立姪，又始終保護順帝，俾正大位。人孰無良，乃竟忘德

思怨，驟行遷廢耶！且上撤廟主，下戮皇弟，反噬不仁，莫此爲甚，其所爲忍而出此者，由有浸潤之譖，先入爲主也。改元至正，與民更始，觀其任賢相，召儒臣，勉阿魯圖之交儆，惜巙巙之遽歿，亦若有一隙之明。乃天日方開，陰霾復集，可見小善之足陳，卒無補於大體，特揭錄之以垂炯戒，俾後世知一節之長，殊不足道云。

第五十三回　寵女侍僭加后服　聞母教纔罷彈章

却說別兒怯不花執政，以與脫脫有宿憾，遂壹意排擠，屢入內廷，密陳脫脫過失。順帝尚疑信參半。嗣由別兒怯不花，陳請脫脫父馬扎爾台，佯稱就第養疾，意實結黨營私，暗圖不軌。於是順帝轉疑爲信，竟下了一道嚴諭，放逐馬扎爾台，安置西寧州，馬扎爾台奉詔欲行，脫脫願隨父同往，即拜疏上陳，力請與俱。得旨准奏，乃整裝出都，時馬扎爾台已老，狀態龍鍾，起居服食，隨在需人。虧得脫脫隨着，寸步不離，朝視寒，夕問暖，一切供應，俱小心監察，極至膏車秣馬，亦必親自檢點，因此出都以後，沿途奔走，雖未免風雨交侵，獨馬扎爾台一人，毫不覺苦，竟安安穩穩的到了西寧。

別兒怯不花，聞馬扎爾台父子，安抵戍地，心中尚是未快，復唆使省臺各員，上書告變，牽及馬扎爾台。順帝時已着迷，不辨眞僞，竟接連下詔，徙馬扎爾台至西域，地名撒思，乃是一個著名的苦地。馬扎爾台父子，不敢違旨，又只好冒險起行。到了途中，復接詔召回甘州，免他遠戍。原來別兒怯不花專政後，河決地震的變異，時有所聞；河南、山東，盜賊蔓延；江淮一帶，亦多暴徒，四出刼掠，湖廣又遭猺亂。有幾個剛正不阿的臺官，劾奏宰

輔非人，以致調爕失宜，亂端屢見等語，別兒怯不花也覺不安，入朝辭職。有詔令以太師就第，御史大夫亦憐眞班，趁着這個機會，保奏脫脫父子；略稱馬扎爾台，謙讓可風，脫脫爲國宣勞，有功無過，奈何謫戍遠方，迫入險地！於是順帝稍稍覺悟，又有召回甘肅的諭旨。

馬扎爾台從中道折回，途次不免受些感冒，及抵甘州，病日加劇，脫脫衣不解帶，服侍了好幾日，畢竟天定勝人，壽難再借，苟延數夕，竟爾去世。脫脫經此變故，悲憤交集，恨不得將朝右佞臣，一槪除滅，抵那老父的生命。

可巧別兒怯不花，又遭臺官彈擊，貶戍渤海，得病而死。左丞相鐵木兒塔識，也歿于任中，元廷用了朵兒只（一作多爾濟）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朵兒只係元勲木華黎六世孫，卽故丞相拜住從弟，初爲御史大夫，因鐵木兒塔識病歿，升任左丞相，旋卽調任右丞相，性頗寬簡，務存大體。太平本姓賀，名惟一，至正四年，爲中書平章政事，六年，超拜御史大夫，元制重蒙輕漢，凡省院臺三署正官，非國姓不得授，惟一援例固辭。順帝不允，特賜國姓，並改名太平。太平與脫脫父子，本來是沒甚友誼，因聞馬扎爾台身死甘州，不能歸葬，未免存一兎死狐悲的觀念，遂上疏力請，令脫脫奉柩歸都，以全孝道。疏入不報，太平竟入廷面奏道：「脫脫盡忠王室，大義滅親，今父已病歿，不許歸葬，將來忠臣義士，寧不灰心，乞陛下特恩赦還，爲善者勸！」順帝躊躇不答，太平又道：「陛下曾亦記及雲州故事麼？」順帝不待說畢，便道：「非卿言，朕幾忘懷。脫脫確係忠臣，卿卽傳朕面諭，遣使召

歸。」太平叩謝而出。

看官！這雲州故事，前文未曾敍及，此次突由太平口中說出，轉令閱者無從捉摸，諸君不要性急，待小子補敍出來。原來至元元年，順帝后欽察氏答納失里，因兄弟謀逆，被遷出宮，酖死民舍。答納失里無出，越二年，改册皇后弘吉剌氏，名伯顏忽都，係眞哥皇后姪孫女，父名孛羅帖木兒，曾封毓德王，后既册立，旋生一子，名眞金，二歲而殀。奇氏名完者忽都，秀外慧中，先是徽政院使秃滿迭兒，曾進高麗女子奇氏入宮，作爲服役。奇氏善於烹茗，命司飲料，他遂日夕侍側，眉目傳情，引得順帝慾心漸熾，竟與他同入龍床，做一對鸞交鳳友。事爲正宮皇后欽察氏所悉，怒召奇氏，箠辱了好幾次。至后被酖死，順帝已欲立奇氏爲繼后。偏偏大丞相伯顏，硬行諫阻，弄得順帝沒法，只得改立弘吉剌后。這位弘吉剌后，與前后大不相同，性本節儉，量獨寬宏，不願與奇氏爭夕，所以奇氏仍得專寵。時來福湊，又產下一個麟兒，取名愛猷識理達臘（一作阿裕錫哩達喇），益得順帝歡心。那時奇氏因寵生驕，因驕成妒，除皇后弘吉剌氏，無所嫌怨，不與計較外，凡內如太后母子，外如權相伯顏，俱視若眼中釘，嘗在順帝前說他短處。後來伯顏被黜，太后母子被逐，雖有種種原因牽涉，然大半由奇氏暗中媒蘖，所以先後發生變端，幾致出人意外。

奇氏私願既償，遂與嬖臣沙剌班，祕密商量，欲乘此升爲皇后。不過因皇后待他有恩，

恩將讎報，未免心懷不忍，因此不能決議。沙剌班情急智生，猛記起先代皇后曾有數人，此時援着祖制，奏請一本，何人敢有異言！當下稟知奇氏，奇氏大喜，便命他卽日上奏。果然數語入陳，綸音立下，卽命册立奇氏爲第二皇后。大禮已成，奇氏居然象服委佗，安居與聖西宮。

轉眼間，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已離懷抱，漸漸的長大起來，順帝愛母及子，輒令皇子隨侍，凡有巡幸，亦令偕行，時脫脫尚秉國鈞，爲順帝所親信，所以脫脫入內廷時，順帝曾飭皇子拜他爲師，並命他隨時敎育。脫脫受命不忘，格外注意，有時皇子出遊脫脫家；一留數日，稍遇疾病，脫脫卽親爲煎藥，先嘗後進。

一日，順帝幸上都，皇子隨行，脫脫亦從駕。道過雲州，猝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多被漂溺，順帝不及提攜皇子，只顧着自己性命，卽登山避水。脫脫見順帝自去，忙涉水至御輦旁，抱出皇兒，負在背上，跣着足奔上山岡。順帝正繫念皇子，在山盼望，但見脫脫負子而來，好似得了活寶貝一般，卽趨前抱下皇子，一面慰撫脫脫道：「卿爲朕子，勤勞至此，朕必不忘！」脫脫當卽謝恩，誰知過了一兩年，順帝竟信了讒言，將脫脫父子謫戍，所以太平爲之不平，提出雲州故事，敎順帝自己反省。順帝被他一說，也自悔食言，遂命脫脫奉父柩還葬。

脫脫既還還京師葬父畢，拜表謝恩，復得旨命爲太子太傅，綜理東宮事宜。脫脫受命

後，默念此次起復，定是有人從中調停，不可不密圖酬報。湊巧來了侍御史哈麻（一作哈瑪爾），由脫脫延入，與談年餘闊別情狀，甚是歡洽。看官！你道這哈麻是何等人物？他是寧宗乳母的兒子，父名圖嚕，受封冀國公。哈麻與母弟雪雪，早備宿衞，兩人均得主寵，唯哈麻口材尤捷，益爲順帝所褻幸，累次超擢，得任殿中侍衞史。當脫脫爲首相時，哈麻日事過從，曲意趨附，至脫脫罷職，隨父出戍，哈麻在順帝前，稍稍替他緩頰。至是與脫脫敍舊，自然把前日營護的功勞，一一說明，且添了許多詭話，說是如何記念，如何排解，脫脫秉性忠厚，總道他語語是眞，非常感激。哈麻說一句，脫脫謝一聲，至哈麻去後，脫脫還稱他是第一個好人。獨太平秉公辦事，把保奏脫脫的事情，從未提起，所以脫脫全然不知。

會太平以哈麻在宮，導帝爲非，意欲將他驅逐，商諸御史大夫韓嘉納。嘉納很是贊成，便授意監察御史沃哷海壽，敎他彈劾哈麻，歷陳罪狀，第一款，是在御幄後僭設帳房，犯上不敬，第二款，是出入明宗妃子，脫忽思宮闈，越分無禮；還有私受餽遺，妄作威福諸條款，亦列入奏中，尚未拜發，偏已漏洩消息，傳入哈麻耳中，哈麻卽至順帝前哭訴，略稱太平、韓嘉納，有意搆陷，唆使海壽出頭，將臣劾奏，卽乞解臣職以謝二人等語。順帝摸不着頭腦，只說是並無奏章，何必着急，哈麻覆稱海壽已繕就奏牘，明日卽要進呈。看官！你想臺官的疏奏，尚未上陳，那哈麻已先聞知，預爲哭訴；若使明白的主子，見哈麻如此狡黠，定要疑他潛布爪牙，暗通聲氣，所以事前偵悉，先使機詐。這種鬼蜮伎倆，一加斥責，便無

遁形，怎奈順帝昏憒得很，平時甚寵愛哈痲，擲骰擊毬，聯爲狎侶，此次聞他辭職，如何肯依，免不得溫語慰留。

次日視朝，果然由韓嘉納代呈奏章，內係沃哷海壽署名，劾哈痲數大罪，順帝不待瞧畢，便擲諸案上，悻悻退朝。韓嘉納料知不佳，忙與太平計議。太平到了此時，也不禁氣憤道：「有哈痲，無太平，有太平，無哈痲，明晨當入朝面奏。」

翌日昧爽，即偕韓嘉納入朝，俟順帝登殿，便直陳哈痲兄弟，盤踞宮禁，權傾內外的罪狀。順帝徐徐答道：「哈痲罪狀，當不至此。」太平道：「歷代以來的姦臣，若非顯行搆逆，定是獻媚貢諛，表面上很是愛君，暗地裏都是罔上，齊桓公寵用三豎，終致亂國，宋徽宗信任六賊，遂以喪身。陛下試借鑒前車，便可知哈痲兄弟，實兆禍階，理應即日黜逐！」順帝默然不答，韓嘉納復出班叩首道：「左相太平的奏請，關係國家興亡，幸陛下采納施行。」順帝艴然道：「卿何量狹，不肯容這哈痲兄弟！」嘉納復頓首道：「臣非爲一身計，實爲天下國家計；似哈痲兄弟，欺君誤國，所以請陛下斥逐。陛下果立斥哈痲兄弟，臣亦甘心受罪，以謝哈痲！」順帝尙是不悅，太平復啓奏道：「陛下如信用哈痲兄弟，臣願解職歸田！」順帝道：「朕知道了，卿毋多言！」說畢，拂袖還宮。

是時哈痲已詳聞消息，復至順帝前籲請罷官，惹得順帝厭煩起來，索性一概黜退。當命侍臣擬定兩道詔旨，一道是免哈痲及雪雪官職，出居草地，一道是罷左丞相太平，降爲翰林

學士承旨，出御史大夫韓嘉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謫沃哷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詔既下，朵兒只亦不安於位，奏請免官。順帝准奏，遣他出鎭遼陽。仍任脫脫爲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復令他管理端本堂事。端本堂係皇子肄業處，順帝曾命李好文爲諭德，歸暘爲贊善，敎導皇子，開堂授書。

脫脫旣秉握大權，尊榮如舊，聞哈麻兄弟被黜，未免代爲扼腕。適哈麻至脫脫處辭行，並訴太平攻訐狀，脫脫勸慰道：「我若在朝，必不使若輩得志，你且出居數日，得有機會可乘，便當代請復官，幸勿過憂！」哈麻歡謝而去。脫脫遂將中書省內屬員，一一稽考，查得參政孔思立等，俱由太平薦拔，竟不問賢否，坐罪黜退，改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等爲僚屬。汝中柏係左司郎中，素與太平有隙，至是卽入語脫脫，揑稱太平罪惡，並言太平子也先忽都，僭娶宗女，勾結諸王，覬覦要職等情。

脫脫正私憾太平，遂將汝中柏所言，列入奏稿。正待拜發，適爲老母薊國夫人所見，卽語脫脫道：「我知太平是好人，你何故謊言誣奏，指善爲惡？」脫脫道：「是由郎中汝中柏所言，想係調查確實，不致說謊。」薊國夫人道：「無論是眞是假，儘可聽他自由，他與你何嫌何怨，必欲將他加害！」脫脫被母一詰，轉有些囁嚅起來。薊國夫人怒道：「你如不聽吾言，從此休認母了！」脫脫本具孝思，見老母含有怒色，忙跪稱不敢。薊國夫人復取了奏稿，信手撕毀，於是一場彈案，化作冰消。

不意太平、嘉納等人，正交晦運，一降一謫，尚似未足，不到半年，又有嚴諭頒下，例沃哷海壽官，流韓嘉納于尼嚕罕，並放太平歸里。太平即襆被出都，故吏田復，勸他自裁，太平道：「我本無罪，當聽天由命；若無故自盡，轉似畏罪而死，死亦蒙羞。」言已，即躑躅而去，徑歸奉元原籍。韓嘉納秉性剛直，未免叢怨，被戍詔下，又經讐人誣奏贓罪，加杖一百，纔令起行，途中受了無數苦楚，杖瘡復潰爛不堪，竟致殞命，小子有詩咏道：

千秋忠骨瘞荒原，地下猶含不白寃；休怪盈廷多仗馬，由來亂世莫危言。

當時廷臣等還疑脫脫主使；其實內中尚有隱情，不得歸咎脫脫。欲知詳細，請閱下回。

元季賢相，莫若脫脫，著書人於脫脫多譽辭，非輕袒脫脫也。自古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脫脫隨父出戍，盡心侍奉，其孝可知；厥後擬劾奏太平等人，卒以老母一言，撤消奏牘，非夙具孝思者其能若是乎？或謂哈麻爲佞人之尤，而脫脫信之，汝中柏爲讒夫之尤，而脫脫暱之，至若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爲奇氏所出，脫脫乃竭力保護，取悅寵妃。是而謂賢，孰非賢臣？不知賢者未嘗無過，觀過益足以知仁。脫脫之信哈麻，暱汝中柏，實爲老父被戍而起，父謫遠方，因而病歿，脫脫以爲終天之恨，而太平等適當其衝，太平有德於脫脫，脫脫固未之聞也，也未聞太平之有德，反疑太平之不仁，於是哈麻之佞，汝中柏之讒，得以乘隙而入。雖曰比之匪人，然略迹原心，尚堪共諒。若謂皇子爲寵妃所出，不應視若儲君，似矣；然欽察后無子，弘吉剌后有子而殀，當時順帝膝下，只有此兒，奉命教養，自應効忠，安能遽論嫡庶乎？故本回所敍，實以脫脫爲主，餘人皆賓也，借賓定主，而他事皆藉此銷納，尤見其天衣無縫云。

第五十四回　治黃河石人開眼　聚紅巾羣盜揚鑣

却說太平歸田，韓嘉納貶死，沃哷海壽削職爲民，這事從何而起？原來由脫忽思皇后泣訴帝前，致有此詔。脫忽思皇后，係明宗妃，即順帝庶母，順帝嗣位，嘗尊稱脫忽思爲皇后，海壽奏劾哈麻時，曾說他出入無忌，越分無禮，此語被脫忽思皇后聞知，那裏禁受得起，況哈麻復被遷謫，更覺與之有嫌，當下入白順帝，只說海壽等挾嫌誣控，含血噴人，一面說着，一面流淚。順帝見他凄楚情狀，自然怒上加怒，遂頒發一道嚴厲的詔勅，這且按下不提。

且說右丞相脫脫，仍執朝政，復經順帝親信，其弟也先帖木兒，亦得任御史大夫。兄弟同據要津，一班大小臣工，免不得又來迎合。適中統、至元等鈔幣，流通日久，致多僞鈔，脫脫欲另立鈔法，吏部尚書偰哲篤，遂建言更造至正交鈔，以鈔爲母，以錢爲子。脫脫集臺省兩院諸臣，共議可否，衆皆唯唯如命。獨國子祭酒呂思誠道：「錢爲本，鈔爲輔，母子並行，奈何倒置？且人民皆喜藏錢，不喜藏鈔。今如歷代錢，爲至正錢，及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錢鈔相等，民尚喜錢惡鈔；如更增新鈔一種，鈔愈多，錢愈少，下必病民，上

必病國。」偰哲篤道：「至元鈔多僞，所以改造。」思誠道：「至元鈔何嘗是僞？乃是奸人牟利仿造，以致僞鈔日多。公試思舊鈔流通有年，人已熟睹，尙有僞鈔攙雜，若驟行新鈔，人未及識，僞且滋多，豈不可慮！」偰哲篤道：「錢鈔兼行，便無此弊。」思誠正色道：「錢鈔兼行，輕重不論，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明財政，徒然搖唇鼓舌，取媚大臣，如何使得！」偰哲篤被他駁斥，由羞成憤道：「汝有何議？」思誠道：「我只知有三個大字。」偰哲篤復問何字？思誠却厲聲道：「行不得！行不得！」脫脫在座，見兩人爭論起來，便出爲解勸，但說是容後緩圖，思誠乃退。

脫脫弟也先帖木兒道：「呂祭酒的議論，也有是處；但在廟堂中厲聲疾色，未免失體。」脫脫也爲點頭。臺官瞧着脫脫情形，遂于會議散班後，草就一篇奏牘，竟於次日進呈，奏劾思誠狂妄。有旨遷思誠爲湖廣行省左丞。未幾，即造至正新鈔，頒行全國。鈔多錢少，物價騰踴，至逾十倍，所在郡縣，均以物質相交易，由是公私所積的鈔幣，一律壅滯，幣制大壞，國用益困。

會黃河屢決，延及濟南、河間，大爲民害。脫脫復集羣臣會議，大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獨工部郎中賈魯，方授職都水監，探察河道，留意要害。至是便議稱塞北疏南，使復故道，方可無虞。看官！這賈魯所說的黃河故道，究在何處？小子欲詳敍顚末，很覺煩雜，只好臚舉大略，俾人人一覽了然，方不至辭煩義晦，取厭諸君呢。原來黃河發源崑崙山，曲折

東流，入中國甘肅境，道出長城，由北趨東，由東折南，成一大曲，名爲河套；自是南下，行壺口、龍門兩山谷中爲山西、陝西兩省的界線，復東折入潼關，經砥柱山麓，直入河南省，由高地陡落平原，地勢散漫，遷流無定。從古時大禹治河以後，河不爲患，約八百年，殷代已屢有河患，嗣後屢次橫決，忽北忽南，總計自殷周起，至元朝順帝年間，河流變遷，不可勝記，惟大變遷共有五六次。大禹治水，就大陸以北，分爲九河，合於天津入海。大陸即今直隸省西北的寧晉泊，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由運河達天津入海。新莽始建國三年又徙，由徒駭達利津入海，宋仁宗慶曆八年又徙，又由今運河達天津入海。金章宗明昌五年又徙，分爲南北兩派，北派合濟水入海，南派合淮水入海。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又徙，兩派河流，總合淮水入海，就是今江蘇省內的淤黃河（以上所述今字，俱就著本書時立說，蓋至清季咸豐五年，河道又徙入山東，合大淸河入海，咸豐以前之河流出海，實在江蘇省東北舊淮安府境內，至今陳迹猶留，稱爲淤黃河）。世祖後，河又屢決，累歲築防，終乏成效。順帝至元元年，河決開封，至正四年，河決曹州，未幾又決汴梁，五年又決濟陰，乃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壹意治河。賈魯所說的塞北疏南，使復故道，就是要河流仍合淮水，照前出海的意思。但欲依議而行，必須大興工役，方可成事。脫脫令賈魯估算，需用兵民二十萬人，倒也未免吃驚。遂遣工部尙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先行視河，核實以聞。成遵等自京師出發，南下山東，西入河南，沿途履勘，悉心規畫，所有地勢的高下，與水量的深淺，統已測量明白，繪就略圖，附加臆說，於是相偕還都，徑入相

府，來見脫脫。脫脫立即延入，問明河道情形。成遵開口，便說河流故道，斷不可復，賈魯計議，斷不可行。脫脫問是何故？成遵即將圖說呈上，由脫脫閱了一周，置諸案上，淡淡的答道：「汝等沿途辛苦，且休息一天，明日至中書省中核議便了。」兩人辭去，翌晨，即赴省署中候着，不一時，脫脫到來，賈魯亦隨入，餘如臺省兩院各官，亦先後會集。當下開議，成遵與賈魯兩人，意見互歧，彼此各主一說，免不得爭論起來。各官吏等未曾親歷，兼以平日在都，也不暇留意河防，只好眼睜睜的看他辯論。自辰至午，兩人爭議未決，方由各官勸解，散坐就膳。膳畢，復行覈議，仍是雙方扞格。脫脫乃語成遵道：「賈友恆的計畫，實爲一勞永逸起見，公何固執若是？」成遵道：「河流故道，可復不可復，尚不暇辯；據國計民生上立論，府庫日虛，司農仰屋，若再興大工，尤恐支絀！且如山東一帶，連歲歉收，百姓固苦已極，倘調集二十萬衆，騷擾民間，將來禍變紛乘，比河患還怕加重哩！」脫脫變色道：「汝謂百姓將反麼？」成遵道：「恐防難免！」各官見成遵執性，竟與丞相鬭起嘴來，未免不雅，遂將成遵勸開，令他歸去。脫脫餘怒未息，復語衆官道：「主上視民如傷，做大臣的應爲主分憂。明知河流湍急，最不易治，但或遷延過去，他時爲禍尤大；譬如有疾病，遷延不治，終致斃命，黃河爲中國大病，我欲將他治愈，偏有人硬來攔阻，奈何！」衆官聞言，齊聲答道：「傅相首秉國鈞，這事但憑鈞裁，何庸他顧！」脫脫又道：「好在今日得了賈友恆，使他治河，必能奏功。」原來友恆係賈魯別字，脫脫契重賈魯，所以稱字不稱名。

衆官又齊聲贊成。賈魯獨上前固辭。脫脫道：「此事非汝不辦，明日入奏便了。」言已，命駕而去，衆官陸續散歸。

次日入朝，成遵亦到，有幾個參政大員，與遵爲友，密語遵道：「丞相已決計修河，且已有人負責，公此後幸毋多言。」成遵道：「腕可斷，議不可易！」旣而隨班入朝。及順帝升殿，脫脫卽奏言賈魯才可大用，令他治河，必能勝任。順帝大悅，便宣召賈魯。魯奏對稱旨，當命他退朝候勅。成遵不便出奏，只好一同退班。越宿有詔頒發，罷成遵官，出爲河間鹽運使，特授賈魯爲工部尙書，充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賞給銀章，發大河南北兵民十七萬，令歸節制，便宜興繕。原來脫脫退朝後，又將賈魯計畫，詳奏一本，並有成遵恇怯無能，大非魯比等語，所以有此詔旨。

成遵奉詔，交卸原職，出都就任，自不消說。惟賈魯受職治河，到也竭誠行事，不敢少懈，當日出都就道，到了山東，一面徵集工役，一面巡視堤防，某處派萬人繕修，某處派萬人增築，統是主張障塞，不使泛濫（是塞北河）。自山東馳入河南。由黃陵岡起，南達白芽，直抵黃固、哈只等口，見有淤塞地方，濬之使通，遇有曲折地方，導之使直，隨地派工，鍬鍤兼施。又自黃陵岡西至楊青村，在北加防，在南施鑿，通計修治地段，共二百八十里有奇。這位敏達幹練的賈尙書，鎭日往來跋涉，僕僕道旁，入夜又估工考績，閱簿稽財，眞是耐勞任怨，不憚勤勞，元廷派了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與知樞密院事黑厮，率兵彈壓，作爲賈

尙書幫手，怎奈若輩只袖手旁觀，不能爲力，所以一切興繕，全要賈尙書主持。至正十一年四月興工，七月疏鑿告竣，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諸埽隄亦成，河復故道，南滙淮水，東流入海。賈魯以河平入告，順帝歡慰異常，即遣使報祭河伯，並召魯還都。魯至京入朝，由順帝溫言慰諭，面授魯爲集賢大學士。並因脫脫薦賢有功，賜號答刺罕，令他世襲。他如從魯治河各官，俱特旨遷賚。復勅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旌揚脫脫丞相，及賈尙書魯功績。眞是一夫創議，萬夫臚讙。

脫脫方私下告慰，不意河流方順，兵變迭興，有元一百數十年江山（一百數十年，指自太祖開國而言），竟從此土崩瓦解，化作烏有子虛。說也奇怪，那元代滅亡的應兆，偏似從賈魯治河，開釁起來。先是至正十年，河南北已有童謠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當時有人聞着，大都不解所謂，及賈魯治河，督工開鑿黃陵岡。果從地下掘起一個石人，眼睛只有一隻，作啓視狀，役夫相率驚訝，報知賈魯，魯出瞧石人，也覺暗暗稱奇。只面上恰毫不動容，命役夫用鋤擧碎，搬開了案。嗣後功成返京，全未提及，偏偏汝、潁亂起。應着童謠。小子欲歷敍亂事。因頭緒紛煩，只好編列一表，說明如左。

（一）潁州人劉福通，奏韓山童子林兒爲主，倡亂潁州。

韓山童係欒城人，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傳至山童，詭言天下大亂，彌勒佛出世，河南及江淮間愚民，信爲眞言。潁州人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

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復詭稱山童係宋徽宗後裔，當爲中國主，乃集衆設誓，起亂京畿，地方官即飭兵搜捕，擒住山童。福通挈山童妻楊氏，及其子林兒，遁入河南，號召黨羽，至數萬人，均以紅巾爲號，稱爲紅巾賊，橫行河南。

(二) 蕭縣人李二，倡亂徐州。

李二亦一無賴子，嘗燒香聚衆，聯結黨人趙均用、彭早住等，攻陷徐州，作爲盤踞地，李二綽號芝麻李。

(三) 羅田人徐壽輝，倡亂蘄水。

徐壽輝係一商人，素販布。有僧瑩玉，好言妖異，見壽輝以狀貌魁奇，稱爲貴相，遂與黨人鄒普勝、倪文俊等奉壽輝爲主，攻蘄水及黃州路，亦以紅巾爲號，時人也稱爲紅軍。

這三路寇亂，騷擾河南及江淮間，元史上稱爲汝、潁妖寇。還有先時發難的方國珍，後時響應的郭子興、張士誠，到也鼎鼎有名，小子也應把他來歷，略述於下。

(一) 台州人方國珍作亂，在至正八年十一月間。

方國珍素販鹽，浮海爲業。時有蔡亂頭爲海盜，經有司緝捕，或告國珍亦嘗通寇，國珍懼，遂航海爲亂，刼掠漕運，執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脅使奏聞元廷，赦罪授官。詔授國珍爲定海尉，國珍嫌官卑祿微，不肯受命，尋進攻溫州，猖獗日甚。

(二) 定遠人郭子興作亂，在至正十二年二月間。

郭子興少有俠氣，喜與壯士結交，及見汝，潁兵起，亦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作亂，自稱元帥，攻陷濠州。

(三) 泰州人張士誠作亂，在至正十三年三月間。

張士誠與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爲業，富家多視爲賤役，動加侮弄，弓手邱義，窘辱尤甚。士誠大怒，率壯士十八人，殺邱義，及諸富家；遂招集鹽丁，佔據泰州。嗣復陷高郵，戕知府李齊，自稱誠王。

寇氛擾擾，戰鼓鼕鼕，警報似雪片般，飛達元廷，順帝大驚，連忙調發兵馬，分道出征。正是：

勝廣揭竿秦社覆，賓楊起釁隋廷亡。

畢竟勝敗如何，容俟下回再表。

秦亡於漁陽之戍，唐亡於桂林之卒，元亡於開河之役，論者多歸咎賈魯及脫脫，其實未然！元之亂，由上下宴逸所致，並不繫于河之開不開。且治河所以保民，賈魯塞北疏南之議，亦非全無識見，惟當時山東一帶，連歲饑饉，何弗以工代賑，爲一舉兩得之計，而乃徒發兵役，多至十七萬人，未蘇民困，轉耗民食，此不得爲無咎，而治河之得失無與焉。石人開眼，童謠本屬無稽，賈魯鑿河，適與童謠相應，安知非

草澤之徒，隱爲埋藏，藉此以圖煽惑耶？本回敍治河事，詞不厭詳，而下語多有分寸，至於羣盜之起，僅列表以明之；蓋前應化簡爲繁，後應删繁就簡，作者之著意在此，閱者之醒目亦在此，毋視爲尋常鋪敍也！

第五十五回　失軍心河上棄師　逐盜魁徐州告捷

却說順帝迭聞警報，很是焦灼，忙與首相脫脫商議。脫脫道：「中州爲全國腹心，今紅巾賊起，適在中州（卽河南），實是腹心大患。臣擬先發大兵，勦紅巾賊，肅淸腹地，然後依次進兵，討平餘寇。」順帝道：「各處亦統來告急，奈何！」脫脫道：「各地非無守將，請陛下分道頒詔，令他就近赴援，勦撫兼施，一俟中州平定，餘寇自然瓦解。這是目前最重要的計策。」順帝道：「何人可遣？」脫脫道：「臣受恩深重，督師平寇，報答皇恩。」順帝道：「卿係朕股肱耳目，不可一日相離，朕聞卿弟亦有才名，何妨遣他討賊。」脫脫道：「臣弟可去，但必須添一臂助。」順帝道：「衞王寬徹哥何如？」脫脫道：「宸衷明鑒，諒必得人。」

計議已定，便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與衞王寬徹哥，率諸衞兵十餘萬，出討河南妖寇，一面頒詔各路就近勦撫。也先帖木兒奉命，卽日會同衞王，調兵出都。

他本是個矜才使氣的人物，握着了這麼大權，益發趾高氣揚，目無全虜。到了上蔡，城已爲寇黨韓咬兒所據，當卽在城下紮營，安排攻具，賫夜圍城。韓咬兒登陴守禦，見元兵四

面攢聚，好似蜂蟻一般，頓吃了一大驚，怎奈事已到此，無可如何，只得帶領黨羽，勉强守着。元兵圍了好幾日，尙是不能攻入，也先帖木兒大怒，嚴申軍令，限日破城，逾限立斬。將士聞命，相率驚惶，幸上蔡城池卑狹，寇黨不過數千人，城外又無餘寇援應，但教合力進攻，不難得手，當下將士效命，互約進行，四面布着雲梯，冒死登城。韓咬兒顧此失彼，頓被元兵殺入，劈開城門，招納大兵，與韓咬兒巷戰起來。兩下厮殺多時，把寇黨大半屠戮，剩了韓咬兒孤身，還有甚麼伎倆，自然被元兵擒住。

也先帖木兒大喜，便遣使報捷，並將韓咬兒囚解至京師。順帝誅了韓咬兒，傳旨獎賞，頒給鈔幣數千錠。也先帖木兒得此快事，越加驕倨，不但虐待軍士，就是同行的衞王也看他與傀儡相似，不屑協議，所有一切軍政，統是獨斷獨行。衞王以下，無人敬服，不過因受了主命，一時不便解散，沒奈何隨他前進。

劉福通聞咬兒被擒，忙分派死黨，嚴守所得要害，阻住元兵。也先帖木兒麾下，雖有十多萬人，大都觀望不前，任你也先帖木兒如何嚴厲，總是不肯出力，或且潛行逃避，因此也先帖木兒無威可逞，只好逗留中道，待賊自斃。

偏偏殺運方開，寇燄愈熾，劉福通猖獗如故，固不必說，他如芝麻李等，亦相率横行，最厲害的莫如徐壽輝。壽輝據蘄水後，居然自稱皇帝，僭號天完國，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出兵江西、攻陷饒州，信州，另派部將丁普郎等，溯江而上，連陷漢陽、興國、武昌

等處，威順王寬徹普化，及湖廣平章政事和尙，棄城遁去。轉陷沔陽，推官俞述祖被擒，怒罵壽輝，被他磔死。復陷安陸府，知府丑驢陣亡。壽輝又派別將歐祥等寇九江，沿江各兵，聞風宵遁。江州總管李黼，傳檄兵民，募集丁壯，與寇衆血戰數仗，水陸獲勝，嗣因附近城堡，多被陷落，寇衆四集城下，晝夜環攻，平章禿堅不花，又縋城潛走，中外援拒，勢難再守，李黼猶力捍數日，至寇入東門，尙揮劍斫數十人，與從子秉昭，一同殉難。

江州既陷，袁州、瑞州等，接連失守，元廷連日聞警，免不得又開廷議。當由脫脫等議定各路進兵，責成統帥，以覘後效。其時授詔討賊的官員，約有數處：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率兵徇荆襄。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憐眞班，率兵守江東西關隘。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與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討南陽、襄陽賊，刑部尙書阿魯，討海寧賊。江西右丞火你赤，與參知政事朵觧，討江西賊。江西右丞兀忽失等，討饒信等處賊。

分派既定，宮廷少安。嗣聞方國珍兄弟，忽降忽叛，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泰不華戰歿，乃復飭江浙左丞左答納失里往討國珍。

原來國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官軍多不戰自潰。元廷遣大司農達什帖木兒等，南下黃巖，招之使降，國珍居然受命，挈二弟登岸羅拜道旁。達什帖木兒喜甚，遽授以官，國珍兄弟，歡躍而去。獨浙東宣慰使泰不華，料其狡詐，夜訪達什帖木兒，擬命壯士襲殺國珍。達

什帖木兒不從，且斥泰不華違詔喜功，計遂不行。及達什帖木兒還都，國珍果復率黨羽，入海剽掠。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被國珍羈住，另遣戚黨陳仲達報聞，如約願降。泰不華乃率部下數十人，偕仲達乘舟，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舟觸沙不能行。猛見國珍鼓棹前來，急呼仲達與伸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知有異謀，手刃仲達，即前搏國珍船，射死賊目五人。國珍船中盡藏伏兵，至是齊起，躍登泰不華舟，泰不華奪刀亂揮，復斃賊數人。賊攢槊競刺，中泰不華頸，鮮血直噴，猶直立不仆，卒被賊投屍海中，餘衆皆戰死。事聞于朝，追封魏國公，謚忠介，命左丞左答納失里克日進討，不得違慢。左答納失里也奉命去訖。

元廷又頒下詔旨，令各路統帥，便宜行事。滿望他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不意第一路人馬，竟無端潰散，自沙河退駐朱仙鎮，幾不成軍。看官欲問這統帥姓氏，就是脫脫丞相的母弟，叫作也先帖木兒。他自上蔡得勝後，進至沙河，駐紮了兩三月，未曾對仗，忽軍中自起訛言。競稱劉福通糾合衆寇，前來刼營，累得也先帖木兒，日夕防備，連寢食都是不安。忙亂了好幾日，並不見有一寇到來，頓時懊惱得很，把所有軍官，斥辱一番，並令此後不得妄言，違令者斬。一班軍官，本已心懷怨望，又被他嚴加訓斥，索性一鬨而散，賁夜逃去。也先帖木兒並未預聞，到了日上三竿，升帳檢閱，只有親兵數百名，兀自守着，其餘不知去向。慌忙去請衞王，衞王也騎馬走了。那時也先帖木兒，倉皇失措，也只好上馬急奔，行了三十六策中的第一策。奔至朱仙鎮，方遇衞王寬徹哥，帶着一半散卒，在鎮紮營。他尚莫名其

妙，及與衞王相見，欲問底細，衞王又模模糊糊的說了數語，沒奈何上書奏聞。嗣得詔敕，遣中書平章政事蠻子（一作曼濟）代爲統帥，召他還京。他卽將兵符繳與衞王，卽日北歸。

既到京師，仍受命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抱着一腔忠憤，聯絡劉希曾等十二人，上書奏劾，說他喪師辱國，罪無可原。中臺御史周伯琦，反劾范文等越俎上言，沽名釣譽。兩篇奏章，先後進呈。順帝竟從伯琦言，斥責范文等十二人，統降爲各郡判官。又加罪西臺御史大夫朵爾直班，說他授意屬僚，好爲傾軋，外徙爲湖廣平章政事。朵爾直班素感風疾，及出都門，老病復發，行至黃州，又奉詔令他司餉，各路統帥，日來絮聒，卒至憂憤塡胸，嘔血而死。

盈廷人士，從此噤不敢言。惟脫脫雖多蒙蔽，心終憂國，默念各路已有重兵，只徐州被李二佔據，尚未克復，決意自請出征，規復徐州。遂入朝面請，奉旨特許，命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各路軍馬，爵賞誅殺，悉聽便宜行事。並命知樞密院事咬咬，中書平章政事搠思監，也可扎魯忽赤（此六字係元代官名）福壽，從脫脫出師。脫脫臨行時，復奏請哈麻兄弟，可以召用。順帝自然准奏，立召哈麻爲中書右丞，雪雪爲同知樞密院事。兩人星夜進京，來送脫脫，脫脫以國事相託，敎他盡職效忠。兩人唯唯聽命。脫脫便麾兵出都，渡河而南，直抵徐州，于西門外安營。

李二本是劇盜，聞丞相脫脫親自到來，便號召羣盜，一齊殺出，衝突過去，虧得脫脫軍

律嚴明，一些兒不見慌忙，各自携械抵禦。正交戰間，但聽李二陣內，梆聲一響，飛箭便應聲射來。元兵前隊未曾預防，被射死了數十名。脫脫恐中軍驚退，忙策馬向前，領兵殺上，說那時遲，那時快，脫脫所乘的馬首，已中着一箭，箭鏃甚長，飾以鐵翎，這馬負着痛楚，幾乎支持不住，衞士忙來扶住脫脫。脫脫叱開衞士，下馬易騎，仍舊麾旗前進。麾下見主帥拚命，那個還敢退後，一陣衝殺，竟將李二部衆，逼回城中，李二忙令閉城，方闔半扉，元兵已如潮湧入，勢不可當。幸徐州尚有內城，外郛雖破，內城尚可自保。李二急呼衆奔入，閉門固守。

脫脫乘勝攻城，城上矢石如雨，眼見得一時難下，方命各軍休養一宵，越日復督軍圍攻，喊聲如雷，震動天地。那李二恰也利害，把平日積貯的守具，盡行取出，對付元兵。一連數日，相持未下。脫脫以李二負嵎，持久非計，遂令軍士撤退西南，專攻東北，日間命他猛擊，夜間更迭退休。城內的趙均用、彭早住二人，見元兵如此舉動，遂向李二獻計道：「元兵遠來，攻戰數日，必致疲乏，所以銳氣漸衰，撤圍自固。我等可乘夜出兵，掩殺過去，必可獲勝。」李二道：「今夜已來不及了，明天夜半，我率衆出南門，你兩人率衆出西門，左右夾攻，尤爲妙計。」趙、彭二人鼓掌稱善。

到了次日，城上下攻守如舊，二更時候，李二與趙、彭二人，分頭出城，竟來掩襲元營。營外有元兵站着，見李二等併力殺來，一聲吶喊，紛紛四走，李二等便搗入營中，來擒

脫脫，誰知營內只有燈燭，並無人馬。至此纔知中計，忙令退兵，忽聽炮聲四響，元兵盡行殺到，把李二等困在垓心。李二此時，也顧不及趙、彭二人，只好拚命殺出，奔回南門，舉頭一望，叫苦不迭。看官，你道何故？原來城樓上面，萬炬齊明，火光中現出一位紫袍金帶，八面威風的元丞相。驚得這個芝麻李，魂飛天外，回馬急逃。元兵又復追至，殺得李二手下，七零八落，李二已無心戀戰，只管奪路奔走。元軍尚欲追趕，但聞城內已經鳴金，遂相率勒馬，由他自去。此時趙、彭二盜，料無可歸，早殺開血路，逃出外城，向濠州去訖。至李二出外城，二人已去得很遠。李二垂頭喪氣，徑投沔陽，後來不知下落，想是窮途致死了。天已大明，各元將入城獻功，斬首約數千級，並獲得黃繖旗鼓等。由脫脫一齊檢閱，錄功行賞有差。脫脫復下令屠城，福壽上前諫阻道：「劇盜如李二等，傅相尚不欲窮追，百姓何辜，偏令屠戮？」脫脫道：「汝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圍城數日，但見盜賊人民，齊心守禦，料是不易攻入，所以我撤圍西南，故意示懈，令他前來掩襲。我先授諸將密計，四處埋伏，截住他的歸路，以便我乘隙入城。我入城時，百姓還來抗拒，被我殺退，嗣見李二等出走，尚有百姓隨着，我恐城中再擾，所以鳴金收軍。看來此等頑民，不便再留，一律屠戮，纔無後虞。」福壽不便再言，當由衆將奉令，把城中老少男女，盡行殺訖。然後上書告捷。

順帝聞報，立遣平章政事普化等，頒賞至軍，且加封脫脫爲太師，召使還朝，並改徐州爲武安州，立碑表功。脫脫班師北歸，由順帝遣使郊迎，入見後，賞給上尊珠衣白玉寶鞍，

一面賜宴私第，命皇太子親去陪宴，這正是異數寵榮，一時無兩。

脫脫因東南盜起，漕運爲難，復請於京畿立分司農司，自領大司農事，令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克孫良楨，兼大司農卿，作爲襄辦。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鎭，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均導引水利，立法耕種，不到一年，居然禾麥芃芃，收入京倉，可充食俸。順帝以宰輔得人，一切國政，委他處理，自己恰日居宮中，恣情酒色。於是貢諛獻媚的哈麻，又在宮中日夕伺候，想出了一條極樂的法兒，導帝肆淫。小子有詩咏道：

得人興國失人亡，況復宮廷已色荒；莫謂誤君由嬖倖，君昏何自望臣良？

欲知哈麻所獻何術，容待下回表明。

本回敍寫戰事，獨於脫脫兄弟之出征，演述較詳，其他隨筆敍過，概行從簡，非詳於此而略於彼也；文法有賓主，上文已備言之。若不問主賓，依事類敍，徒使閱者眩目，毫無興味，何足觀乎？且不特法分賓主已也，又有賓中主主中賓之法，如本回前半敍也先帖木兒事，主中賓也，而脫脫實爲賓中主；後半敍脫脫事，似爲主文，然亦一主中賓；所足稱賓中主者，實爲順帝。由是類推，則雖爲夾敍之文，亦有主賓之分，與主中賓賓中主之分，閱者默揣而得耳。若論脫脫兄弟之戰略，則乃弟遠不及乃兄，文已敍明，毋庸贅說。惟著書人頗重視脫脫，故雖不掩脫脫之短，而獨喜述脫脫之長。意者其亦善善從長之意乎？然元代賢相，絕無僅有，如脫脫者，固不容盡沒其功也。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術天子宣淫　嬖倖擅權丞相受禍

却說哈麻兄弟，得脫脫薦引，復召回重用，適順帝厭心國事，尋樂解憂，哈麻遂引進一個番僧，日侍左右。這番僧無他伎能，只有一種演揲兒法，獨得秘傳。什麼叫做演揲兒？譯作華文，乃是大喜樂的意義。大喜樂三字，尙是含糊，小子從元史上考查，實是一種運氣的房術。順帝正考究此道，得了番僧，如獲聖師，當卽授職司徒，令他在宮講授，悉心練習，到了實地試行的時候，果然比前不同，就是六宮三院的妃嬪，也暗中歡慰。

哈麻有一妹壻，名叫禿魯帖木兒，曾爲集賢院學士，出入宮禁，甚得帝寵，至是亦密奏順帝道：「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實不過一保存現世罷了。臣聞黃帝以御女成仙，彭祖以採陰致壽，陛下若熟習此術，溫柔鄉裏，樂趣無窮，並且上可飛昇，下足永年。」順帝不待說畢，便道：「你難道不聞演揲兒麽？朕已粗得此訣了。」禿魯帖木兒道：「尙有一雙修法，比演揲兒尤妙，演揲兒僅屬男子，雙修法並及婦女，陛下試想房中行樂，陽盛陰不應，上行下不交，還是沒甚趣味。」順帝喜道：「卿善此術否？」禿魯帖木兒道：「臣且不能，現有西僧伽璘眞（一作結琳沁）頗善此術。」順帝道：「卿速爲朕宣召，朕當拜他爲師。」

禿魯帖木兒奉旨，立召伽璘眞入宮。順帝接見畢，敬禮有加，便命他傳授秘訣。伽璘眞道：「這須龍鳳交修，方期完美。」順帝道：「朕的正后，素性迂拘，不便學習，其他后妃，或可勉學，但一時也恐爲難呢。」伽璘眞道：「普天下的子女，何一非陛下的臣妾，陛下何必拘定后妃，但教採選良家女子，入宮演習，自多多益善了。」順帝大喜，便面授爲大元國師。一面親受秘傳，一面命禿魯帖木兒，督率宦官，廣選美女入宮，演習種種秘術。

伽璘眞一團和氣，藹然可親，入宮數日，宮娥彩女們，無不歡迎。就是前次入宮的西番僧，也與他往來莫逆，聯爲知交。順帝各賜他宮女三四人，令供服役，稱作供養。二僧日授秘密法，夜參歡喜禪，無拘無束，逍遙自在。他又想出一法，令宮女學爲天魔舞。每舞必集宮女十六人，列成一隊；各宮女垂髮結辮，首戴象牙佛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裙，雲肩鶴袖，錦帶鳳鞋，手中各執樂器，帶舞帶敲，逸韻悠揚，彷彿月宮雅奏，霓裳盪漾，渾疑天女散花。臨舞時先宣佛號，已舞後再唱曼歌，樂得順帝心花怒開，趁着興酣的時候，就隨抱宮女數人，入秘密室，爲雲爲雨，親試這演揲兒及雙修法。兩僧也樂得隨緣，左擁右抱，肉身說法。還有一個親王八郎，是順帝兄弟行，乘這機會，也來竊玉偷香。又由禿魯帖木兒，聯結少年官僚八九人，入宮伺候，分嘗禁臠。順帝賜他美號，叫作「倚納」。倚納共有十人，得入秘密室。秘密室的別名，叫作「色濟克烏格」（一作皆卽几該）。色濟克烏格五字，依華文譯解，係事事無礙的意思。後來愈加放恣，不論君臣上下，統在一處宣淫，甚至男女裸

體，公然相對，豔話淫聲，時達戶外。兩僧又私引徒侶，出入禁中，除正宮皇后外，統是一塌糊塗，不明不白。

順帝復勅造清寧殿，及前山子月宮諸殿宇，令宦官留守也速迭兒，及都少水監陳阿木哥等監工。日夕趕造，窮極奢華。工竣後，遂于內苑增設龍舟，自製樣式，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龍身併殿宇俱五采金裝，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舟一移椗，龍首及口眼爪尾，無不活動，栩栩如生。又製宮漏高六七尺，闊三四尺，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設玉女，捧腰刻籌，時至輒浮水上升；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間由神人司更，自能按更而擊，不爽毫釐。鳴鐘鉦時，左獅右鳳，自能翔舞。匱東西又有日月宮，設飛仙六人，序立宮前，遇子午時，又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逾時復退立如前，眞是窮工極巧，異想天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日漸長成，見宮中如此荒淫，恨不將這班妖僧淫賊，立加誅逐。可奈權未到手，力不從心，鎭日間忐忑不定，乃潛出東宮，往訪太師脫脫。適脫脫自保定還京，得與皇子相見，敍過寒暄，即由皇子談及宮闈近況。脫脫嘆息道：「某爲屯田足食起見，往來督察，已無暇晷；近且寇氛不靖，汝、潁、江、淮，日見糜爛，每日調遣將士，分守各處，尚且警報頻來，日夜焦煩，五中如焚，所以併宮禁事情，無心過問了。」皇子道：「現在亂事如何？」脫脫道：「劉福通出沒汝、潁，徐壽輝擾亂江、淮，方國珍剽掠溫台，

張士誠盤踞高郵，劇盜如毛，勦撫兩難。近聞池州、太平諸郡，又被賊黨趙普勝等陷沒，江西平章星吉，與戰湖口，兵敗身死。某正擬上奏，再出督師，如何宮禁中鬧得這般情形，難道哈麻等日侍皇上，竟不去規諫麽？」皇子道：「太師休提起哈麻，他便是禍魁亂首哩。」脫脫大爲驚異，復由皇子申述淫亂原因。脫脫道：「哈麻如此爲惡，不特負皇上，並且負某，某當即日進諫，格正君心。」皇子道：「全仗太師！」脫脫道：「食君祿，盡君事，這是人臣本分呢。」皇子申謝而別。脫脫還未免懷疑，再去私問汝中柏。汝中相極陳哈麻不法，惱動了脫脫太師，立即命駕入朝。原來汝中柏得脫脫信用，由左司郎中，入爲中書省參議。他仗着脫脫權力，遇事專斷，平章以下，莫敢與抗，獨哈麻不爲之下，屢與齟齬。汝中柏銜恨已久，遂乘機發洩，極力指斥哈麻，這且不必絮述。

且說脫脫盛氣入朝，至殿門下輿，大着步趨入內廷，不料被司閽的宦官，出來阻住，脫脫怒叱道：「我有要事奏聞皇上，你爲何阻我進去？」宦官道：「萬歲有旨，不准外人擅入！」脫脫道：「我非外人，不妨入內。」宦官再欲有言，被脫脫扯開一旁，竟自闖入。這時候的元順帝，正在秘密室演法，忽由禿魯帖木兒報道：「不好了！丞相脫脫來了！」順帝喘着道：「我我……無暇見他！司閽……司閽何在？如何令他擅入！」禿魯帖木兒道：「他是當朝首相，威燄熏天，何人敢來攔阻？」順帝道：「罷了！罷了！我便出來，你速去阻住，教他在外候着！」禿魯帖木兒出去，順帝方收了雲雨，着了冠裳，慢騰騰的出來。只見

脫脫怒目立着，所有禿魯帖木兒以下，俱垂頭喪氣，想已受脫脫訓責，所以致此。當下出問脫脫道：「丞相何事到此？」脫脫聽着，便收了怒容，上前叩謁。順帝命他立談，脫脫起身，謝過了恩，遂啓奏道：「乞陛下傳旨，革哈麻職，逐西番僧及禿魯帖木兒等，以杜淫亂！」順帝道：「哈麻等有何罪名？」脫脫道：「古時所說的暴君，莫如桀紂，桀寵妺喜，禍由趙、梁，紂寵妲己，禍由費仲，今哈麻等導主爲非，也與趙梁、費仲相類，若陛下還要信任，不加誅逐，恐後世將比陛下爲桀、紂哩。」順帝道：「哈麻係卿所舉薦，如何今日反來糾劾？」脫脫道：「臣一時不明，誤薦匪人，乞陛下一律加罪！」順帝道：「這却不必！朕思人生幾何，不妨及時行樂，況軍國重事，有卿主持，朕可無虞，卿且讓朕一樂罷！」脫脫道：「變異迭興，妖寇日熾，非陛下行樂之時，陛下亟宜任賢去邪，崇德遠色，方可撥亂致治，易危爲安，否則爲禍不遠了！」順帝道：「丞相且退，容朕細思。」脫脫乃趨出內廷，守候數日，並不見有什麼詔旨。只各省警報，復陸續到來。先是張士誠據高郵，脫脫命平章政事福壽，發兵招討，嗣得福壽稟報，士誠負固不服，且轉寇揚州，殺敗達什帖木兒軍。於是脫脫上疏自請出兵，並再劾宮中嬖倖，冀淸君側。順帝只左調哈麻爲宣政使，餘人不問。一面下詔命脫脫總制各路軍馬，剋日南征，脫脫奉命卽行，途次會齊各路來兵，次第南下。這番出師，比前番還要烜赫，所有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一律隨行，稟受節制。還有西域**西番，亦發兵來助，旌旗蔽天，金鼓震野，數百里捲雲掃霧，十萬衆掣電追風，眞個是無威**

不揚，無武不耀。脫脫到了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又祀孟子。及達高郵，張士誠已遣兵抵禦，兩下不及答話，便即開仗，脫脫的兵將，彷彿如虎豹出山，蛟龍攪海，任你百戰耐勞的强寇，也是抵擋不住，戰了數合，士誠兵已是敗退。脫脫率軍進逼，直抵城下，士誠復自行出戰，奮鬭半日，也不能支持，退守城中。脫脫一面攻城，一面分兵西出，規復六合，絕他援應。士誠恐城孤援絕，如入阱中，千方百計的謀解重圍，或率銳出鬭，或縋師夜襲，都被脫脫麾兵殺退，急得士誠驚惶萬狀，無法可施。

脫脫正擬策勵將士，指日破城，忽聞京中頒下詔敕，命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統脫脫所部兵。脫脫正在驚異，帳外守卒，又報宣詔使到來，軍中參議龔伯遂，料知此詔必加罪脫脫，忙向脫脫密稟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丞相只管一意進討，休要開讀詔書；若詔書一開，大事去了！」脫脫道：「天子有詔，我若不從，便是抗命；我只知有君臣大義，生死利害，在所不計。」言畢，遂延入宣詔使，跪聽詔命。詔中略稱丞相脫脫，勞師費財，不勝重任，着即削去官爵，安置淮安。將吏聞詔皆驚，獨脫脫面不改色，且頓首道：「臣本至愚，荷天子寵靈，委臣軍國重事，早夜兢兢，懼弗能勝，今得釋此重負，皇恩所及，也算深重了！」言畢而起，送歸宣詔使。

當下召集將士，令各率所部，聽後任統帥節制。又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作爲分賜。各將士一律垂淚，客省副使哈剌答，奮身躍起道：「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手中，今日寧死

相公前，藉報如遇。」言至此，即拔劍在手，向頸上一橫。脫脫忙出座攔阻，已是不及，只見頸血四濺，倒仆地上。脫脫撫尸大慟，衆將亦不勝悲感，哭聲如雷。

嗣命將屍首安葬，並把軍符封固，遣送太不花，自率數十騎徑赴淮安。途次聞母弟也先帖木兒，也削職出都，安置寧夏，雖是意料所及，究不免愁上加愁，況復時當歲暮，四野蕭條，寒風慘慘，雨雪霏霏（脫脫被貶在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中），人孰無情，誰能遣此！驛館中過了除夕，至正月初始到淮安，纔閱數日，又接到廷寄，命徙甘肅行省亦集乃路。脫脫又不能不行，甫啓程，復來了一道嚴厲的詔勅，不但命他轉徙雲南，並將他弟也先帖木兒，移徙四川，他長子哈剌章，充戍肅州，次子三寶奴，充戍蘭州，所有家產，盡籍沒入官。脫脫聞命太息道：「罷罷！哈痲，哈痲！你也太惡毒了。」原來哈痲左遷，聞係由脫脫劾奏，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煙，暗思脫脫如此可惡，定要將他處死，纔肯干休。於是一面聯結寵后奇氏，一面囑託臺官袁賽因不花，教他內外交譖，構陷脫脫全家。順帝沈湎酒色，已是昏迷得很，且因前次脫脫强諫，暗懷忿怒。至此內惑女蠱，外信憸言，如火添油，越加沸烈，遂不問是非，迭下亂命。

脫脫轉徙雲南，行次大理、騰衝，遇着知府高惠，殷勤接見，盛筵款待，酒過數巡，高惠啓口道：「公係國家柱石，偶遭晦塞，轉瞬間就要光明，還請勿憂。」脫脫道：「某無狀，已負國恩，皇上不賜死，令某安置此方，尚稱萬幸。」高惠道：「這是太謙了。」

正談話間，忽屏後有一妙年麗姝，冉冉出來，柳眉半蹙，杏臉微酡，縮縮捏捏的，至高惠座旁站住。高惠命拜見脫脫，驚得脫脫連忙離座，答了半禮，一面忙問高惠道：「這是公家何人？」高惠道：「就是小女；因公不是常人，所以令小女拜謁。」脫脫愈覺懷疑，口中連稱不敢。

高惠乃令女入內，復請脫脫就座，再行斟酒道：「公此來不挈眷屬，一切起居，諸多不便，小女蓬門陋質，雖不值一盼，然奉侍巾櫛，到還可以使用，鄙意擬即獻納，望勿却為幸！」脫脫驚答道：「某一罪人，何敢有屈名媛！」高惠不待說畢，便道：「公今日到此，明日即當起復，此後鴻毛遇順，無可限量，鄙人等俱要託庇哩。」

脫脫搖首道：「某自知得罪當道，區區生命，尚恐難保，還望甚麼顯榮？」高惠道：「不妨！當為公築一密室，就使有人加害，有我在此，定可無虞。」脫脫只是固辭。高惠不禁憤憤，俟脫脫別後，竟派鐵甲軍監察行踪，至阿輕乞地方，竟將他驛舍圍住。脫脫心中已橫一死字，到也沒甚麼驚慌，怎禁得都中密詔又飛驛遞到雲南，這一番有分教：

巨棟自摧元室覆，大星陡落滇地寒。

欲知密詔內容，且看下回分解。

番僧進，房術行，上下宣淫，恬不知恥，脫脫在朝，寧無聞知，而元史脫脫列傳中，不聞其有進諫之舉，是脫脫固未足道者，何以死後留名，即鄉曲婦孺，亦嘖嘖稱道之？且列傳言脫脫信汝中柏之譖，改哈麻爲宣政使，若僅緣此生隙，哈麻雖惡，度亦不過排擠出外，至安置遠方而止，胡必置諸死地，且敢冒大不韙之舉，竟傳矯詔乎？本回演述史事，已覺渲染生妍，至插入脫脫進諫一段，尤足補史之闕。揆情度理，應有此文，不得以虛僞少之。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義　董摶霄河北捐軀

却說脫脫流徙滇邊，忽又接到密詔，竟是要他的性命，還有一樽特賜的珍品。看官道是何物？乃是加入鴆毒的藥酒。原來這道詔勅，實是哈麻假造出來，他此時已接連升官，進爲左丞相，因脫脫未死，總是不安，所以大着膽子，假傳上命，賜脫脫鴆酒，令他自盡。脫脫只知君命，辨什麽眞僞，竟遙向北闕再拜，接過鴆酒，一飲而盡，須臾毒發，嗚呼哀哉！年僅四十二。

脫脫儀狀雄偉，器宇深沉，輕貨財，遠聲色，好賢下士，不伐不矜，且始終不失臣節，尤稱忠藎，惟爲羣小所惑，急復私讎，報小惠，後來竟被構陷，流離致死，都下人士相率嘆惜。逮至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沖等，上書訟寃，乃詔復脫脫官爵，並給復家產，召哈剌章、三寶奴還朝，只也先帖木兒已死，無從召歸。至正二十六年，臺官等復上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耗竭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塗炭從此始；若使脫脫尙在，何致大亂到今，乞加封功臣後裔，並追賜爵謚，以慰忠魂。順帝聞言，也覺追悔，立授哈剌章、三寶奴官職，且命廷臣擬謚。事尙未行，明師已至，連逃避都

來不及，還有何心顧着此事，所以脫脫丞相的謚法，竟無着落！

閒文休題。單說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本無軍事知識，至代爲統帥，尤驕蹇不遵朝命。部下兵士，看主帥如此怠玩，樂得四出刦掠，搶些子女玉帛，取快目前，還想奪甚麼徐州。臺官因劾他慢功虐民，應卽黜退，另易統帥。順帝乃命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往代太不花，又削太不花官職，令他在軍效力，軍中一再易帥，頭緒紛繁，自然無心攻賊。外如各路招討的大員，也大半膽小如鼠，一些兒沒有功績。於是亂黨愈熾，勢益燎原。

河南盜劉福通，居然奉韓林兒爲小明王，僭稱皇帝，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林兒母楊氏爲太后，自爲丞相。當下分兵四出，焚掠河南郡縣，大爲民害，元廷卽命答失八都魯，引軍往援。答失八都魯奉命西行，馳至許州，適遇劉福通派來的兵隊，一陣廝殺，竟大敗虧輸，逃得無影無踪。

答失先已遁去，到了中牟，潰卒方稍稍還集，忽又有一路兵馬到來。慌忙着人探聽，乃是都中遣來的援師，統領叫作劉哈剌不花。答失方纔少慰，出營接見，敍及敗潰情狀。劉哈剌不花，頗有些忠勇氣象，便道：「連年征戰，並沒有一處平靖，我輩身爲將帥，寧不羞死！明日決去一戰，我爲前矛，公爲後勁，若得著勝仗，還可爲我輩吐氣哩。」答失八都魯也只好依從。

翌晨，劉哈剌不花，誓師出營，仗着一股銳氣，往撲敵寨。敵寨不及防備，猛被元兵攻

入，車馳馬驟，掃了一個精光。答失八都魯麾軍趨至，已是不見一敵，只覺水碧山清。當下兩軍並進，從汴梁直達太康，劉福通自行出戰，又被劉哈剌不花殺退，乘勝抵亳州，晝夜攻擊，嚇得韓林兒魂膽飛揚，與劉福通僭開後門，遁走安豐。

劉哈剌不花等入城，即飛章告捷。元廷以亳州既破，召劉哈剌不花還都。猛將既去，寇衆復張，劉福通又四處馳檄，勾結各路梟雄，作爲犄角。於是潛龍起蟄，鳴鳳朝陽，濠州大陸，竟出了一位不文不武，亦文亦武的眞人，撥亂致治，誕膺天命。這位眞人姓甚名誰？就是大明太祖朱元璋。

元璋先世居沛，再徙泗州，及父世珍復徙濠州，居鍾離縣。至元璋年十七，父母相繼去世，孤苦無依，乃入皇覺寺爲僧，游食諸州，尋復還寺。至郭子興起兵濠州，民間不得安居，相率趨避。元璋亦思避難，卜諸神，去留皆不吉，不禁嬉笑道：「莫非要我做皇帝不成？」再卜得吉占，遂決意棄僧投軍，徑入濠州謁郭子興。子興見他狀貌魁奇，留爲親兵。會元將徹里不花，引兵來攻，元璋隨子興出戰，格外奮勇，竟將元兵殺敗。嗣元廷復遣賈魯進圍，城幾被陷，虧得元璋募集死士，出城衝殺，纔把賈魯擊退。子興大喜，署爲鎭撫，復將養女馬氏，給與元璋爲妻。後來妻隨夫貴，竟做了明朝第一代的皇后，這眞是所謂天生佳耦了。

時李二餘黨趙均用、彭早住，奔投子興，所部暴橫，幾似喧賓奪主。元璋以子興懦弱，

不足與共大事，乃自率里人徐達、湯和等，南略定遠，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復東行，夜襲張知院于橫岡山，收降卒三萬人，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用爲謀士，進拔滁州。旋聞子興爲趙均用所困，以計救免，迎子興入滁。另遣將張天佑攻陷和州，子興卽命元璋往守，總制諸軍。

既而子興病歿，子天敍嗣，得劉福通檄文，令爲都元帥，張天佑及元璋爲左右副元帥，元璋不受。繼念僞宋主韓林兒，氣燄方盛，暫可倚藉，乃用龍鳳年號，號令軍中。忽聞懷遠人常遇春來歸，元璋忙令延入，見他燕頸豹領，相貌堂堂，立擢爲帳下總兵。接連復報聞巢湖渠帥，有書到來，願率水師千艘，前來投誠。元璋閱書畢，大喜道：「我正慮渡江無舟，今巢湖帥廖永忠、俞通海等，願來歸附，眞是天賜成功了！」當下率兵至巢湖，與廖俞等人相見，推誠接待，彼此歡洽。留駐三日，揚帆出發，至銅城牐，遇元中丞蠻子海牙軍，阻住要口，舟不得出。會天雨水漲，得從小港縱舟，出襲元兵，一鼓退敵，遂順風直抵牛渚。牛渚南岸有采石磯，向稱要隘，牛渚爲犄角，兩岸統有元兵紮住，刀槍森列，壁壘謹嚴。元璋命先攻牛渚，後攻采石磯，衆將士應聲齊出，爭登牛渚渡。元兵也齊來抵禦，禁不住這邊奮勇，漸漸倒退。常遇春徒步揮戈，殺死元兵無數，元兵遂一律逃去。牛渚既下，復攻采石。采石磯高出水面，約有丈餘，衆將士艤舟進攻，都被矢石擊退。常遇春左手持盾，右手持矛，一躍而登，刺死守磯頭目老星卜喇，單身直入。各將士見遇春登磯，自然隨勢擁上，霎

時間攻破釆石，掃盪元兵，遂乘勝進拔太平，元總管靳義赴水死節。衆將迎元璋入城，乃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當塗人陶安參議戎幕，進耆儒李習爲知府，揭榜安民，嚴申軍禁，民心大悅。

休息數月，復率兵進侵集慶，連破元將大營，直逼城下。此時元將福壽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奉命守集慶路，屢督兵出戰，終未獲勝。至城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牀高坐，爲亂兵所殺。

元璋入城，慰撫吏民，改集慶路爲應天府，自稱吳國公。一面遣將四出，分徇鄰郡，鎮江、廣德等處，相繼攻下。

這時候的劉福通，招集亡命，氣燄日張，分兵略地。遣毛貴出山東，李武、崔德出陝西，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出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出秦隴，自居河南調度，節制各軍。毛貴頗有智勇，率衆東趨，連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諸郡縣。濟南路飛章告急。順帝遣知樞密院事卜蘭奚，率同董摶霄等，兼程往援。

援軍既發，御史張楨，上書陳十禍，語語剴切，字字蒼涼，好算元末一位大手筆。小子曾閱元史張楨列傳，尚能約略記述。所說根本上禍端，計有六條：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這統是根本上的關係。所說征討禍端，計有四條：一是不愼調度，二是不資羣策，三是不明賞罰，四是不擇將帥，這統是征

討上的關係。他又逐條分釋，每條數百言，內有事安逸的禍源，及不明賞罰的禍源，最說得淋漓痛快，小子試略錄如左：

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至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宴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臣又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林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棋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邱、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饋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即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頴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

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

奏入不省，權臣恨他多言，反劾他市直沽名，出爲山南道廉訪僉事。看官，你想順帝如此糊塗，還能保得住一座江山麼。

卜蘭奚到了山東，遣董摶霄援濟南，自赴益都路。摶霄提兵急進，連敗寇衆於濟南城下。寇衆却退，詔命爲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此時太尉紐的該，方總諸軍守禦東昌，聞濟南已靖，促摶霄從征益都。摶霄道：「我去，濟南必不保；且我適有疾，不如令我弟昂霄前往。」乃將此意奏聞元廷，順帝准奏，授昂霄爲淮南行院判官，調赴益都。

未幾復有朝旨，命摶霄移守長蘆，摶霄不得已北行，誰知毛貴已乘隙而入，進陷濟南，且率精銳躡摶霄後。摶霄纔到南皮縣，望見毛貴率大隊趕來，紅巾迷目，鐵騎揚氛。摶霄部下的將士，驚告摶霄道：「彼衆我寡，營壘未完，奈何！」摶霄道：「我受命到此，只有以死報國，此外尚有何言！」遂拔劍出營，督軍奮戰，殺死敵衆多名。怎奈敵人前仆後繼，反張了兩翼，圍裹摶霄，自午至暮，摶霄兵傷亡過半，寇衆突至摶霄前，刺摶霄下馬，叱問道：「汝係何人？」摶霄瞋目道：「我就是董老爺！汝何爲？」言未畢，寇衆用矛攢刺，但見數道白氣，衝入空中，凝作一團，向天而去。屍身上並不見有血迹，連寇衆都是駭愕，驚以爲神。是日，益都兵亦敗，昂霄亦戰死。事聞於朝，追封摶霄爲魏國公，謚忠定，昂霄爲

隴西郡侯，謚忠毅。

毛貴已破董軍，遂由河間趨直沽，陷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歿，元廷大震，廷臣紛議遷都。虧得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督率禁軍，直趨柳林，與毛貴酣鬪一場，殺得毛貴大敗而逃，逐出畿輔，京師稍安。毛貴退回濟南，氣燄漸衰，後被趙均用殺死。均用又被續繼祖所殺。惟李武、崔德趨陝西，破商州，攻武關，直逼長安，分掠同華諸州。白不信、李喜喜等趨秦、隴，據鞏昌，陷興元，入圍鳳翔。關先生、破頭潘等趨晉、冀，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山，焚上黨郡，攻破遼州，專掠遼陽，進陷上都，把元朝祖宗歷代經營的宮闕，付諸一炬，盡變作烏焦巴弓！劉福通乘這機會，攻入汴梁，逐去守將竹貞，迎僞宋帝韓林兒居住，大河南北，袤延萬里，幾無一塊乾淨土。那時復出了一個著名人物，爲元效力，轉戰東西，竟將所失各地，克復了一大半。正是：

八方搶攘無寧日，一將馳驅得勝時。

未知此人爲誰，待小子下回聲明。

是回前敍朱元璋事，後敍劉福通事，兩兩相對，似元璋之勢力，遠不及福通，不知眞人出世，必別有二三揭竿之徒，爲之先驅；秦無勝、廣，不足以亡秦而啓漢；隋無竇、李，不足以亡隋而啓唐。韓、劉揭竿，正爲朱氏先驅之兆，猶之勝、廣、竇、李等也。惟敍朱元璋事，概從簡略，已見細評。至於毛貴陷山

東時，獨錄入張楨奏疏，百忙中敍及此奏，所以明元季之失政，以致將驕卒惰，盜賊四起，禍由自召，一疏盡之，若董摶霄之殉難，獨有白光之異，且兄弟同日戰死，尤爲難得，故敍述亦較他人爲詳，可見下筆時具有斟酌，非率爾操觚者比也。

第五十八回　掃强虜志決身殲　弑故主行兇逞暴

却說劉福通奉了韓林兒，分道出兵，正在猖獗得很，其時有一潁州沈邱人，名叫察罕帖木兒，募集子弟，仗義討賊。他本是闊闊台後裔，闊闊台收河南時，留家潁州，所以子孫相傳，未嘗他徙。會潁州盜起，遂募子弟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寇衆，平定羅山。元廷聞報，授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達魯花赤係元代官名），李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統率兵來會，得萬餘人，自成一軍，轉戰而北，所向無前，潁上羣盜，與戰輒敗，因此威名大震，莫敢爭鋒。

嗣因劉福通遣兵西出，攻據陝州，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入河南，節制諸軍，聞陝州被陷，急檄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赴援。察罕帖木兒聞命獨行，至陝州，見城堅不可拔，便想了一計，就營中焚着馬矢，如炊煙狀，作爲疑兵，自率軍夜襲靈寶。靈寶與陝州，倚爲唇齒，此時亦被寇所陷，守城的寇黨，毫不防備，被察罕帖木兒驅衆登城，逐去守賊，還攻陝州。陝寇聞風遠颺，復由察罕帖木兒，追殺數十里，斃賊無算，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至寇黨李武、崔德等逼長安，分掠同、華諸州，陝西行臺長官，爲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用

侍御史王思誠言，移書察罕帖木兒，求發援兵。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往援。李武、崔德等已聞察罕帖木兒大名，不敢輕敵，當下挑選健卒，前來對壘。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分隊夾攻，人自爲戰，如鷹敺雀，似獺祭魚，當鋒者死，逃命者生，霎時間寇卒四散，李武、崔德阻遏不住，只得敗陣退走。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追至南山，殺獲無數，方纔回軍。豫王忙拜表告捷，歸功兩人，詔擢察罕帖木兒爲陝西左丞，李思齊爲四州左丞，協守關陝，並許便宜行事。

過了數月，白不信、李喜喜等，復自鞏昌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偵悉，先分兵入守鳳翔城，俟白不信等進薄城下，立率鐵騎數千，夤夜趨至。將近敵營，分軍爲左右兩翼，掩殺過去，城中守兵，亦鼓噪出來。內外合擊，呼聲震天地，嚇得白不信等抱頭鼠竄，不知下落，餘黨自相踐踏，死傷數萬人，只有命不該死的幾個毛賊，逃生去了。

關、隴方定，四川復亂。隨州人明玉珍，初投徐壽輝部下，隨壽輝黨倪文俊，攻破沔陽，留守城中，嗣見蜀中空虛，遂率舟師五十艘，進襲重慶，右丞完者都出走，城被陷沒。完者都走至嘉定，會集平章朗華歹，參政趙資，招集散卒，謀復重慶，不期玉珍兵又復猝至，三人措手不及，各被擒去。玉珍脅降，皆不屈遇害，蜀人稱爲三忠。自是蜀中郡縣，多爲玉珍所據。

察罕帖木兒得知此信，擬開關西出，往討玉珍，忽接京中飛敕，因毛貴內犯京畿，命他

入衞，他即遣部將關保等，分屯關陝要口，自率重兵東行。至山西，聞關先生、破頭潘等，正從塞外大掠，飽載而歸，不禁忠憤塡膺，投袂而起，忙麾兵趨聞喜、絳陽，截住關先生等歸路，並遣別將伏南山要隘，堵塞間道。兩下裏安排妥當，專待寇至，好來祭刀。關先生等却也小心，偵得察罕帖木兒，屯兵要路，不敢前來冒犯，只得舍了大道，潛行僻徑。方入南山，砲聲四響，前後左右，統豎起陝西左丞的旗幟，一隊隊的雄師猛將，分頭殺來。關先生忙令部衆棄去輜重，遁入山谷，這輜重眞是不少，遺棄道旁，阻礙出入，伏兵雖是得勢，未免爲所牽羈，只殺了數百人，即便休戰，各搬輜重而回。察罕帖木兒聞寇黨入山，恐他復出，急分軍三道，阻住賊踪；一軍屯澤州，塞盌子城；一軍屯上黨，塞吾兒谷，一軍屯并州，塞井陘口。果然寇兵屢出，血戰了五六次，統由屯兵殺敗，斬首數萬級，餘黨遠遁，河東又平。

順帝聞他連捷，擢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扼守關、陝、晉、冀，鎭撫漢、沔、襄陽，便宜行閫外事。察罕帖木兒益練兵訓農，志平中原，休養了半年，即大發秦、晉人馬，直擣汴梁。

是時韓林兒自安豐入汴，名目上算做皇帝，却事事爲劉福通所制，在外諸將，又不服劉福通，弄得上下解體，內外離心，各路兵馬，多半敗沒，河南諸郡，旋得旋失，因此汴梁一城，已陷入孤危。驀聞察罕帖木兒提着大兵，水陸齊下，韓林兒等，都抖做一團。還是劉福

通有些膽力，招集全城丁壯，登陴守禦，自督軍出城逆戰，列陣以待。察罕帖木兒麾兵馳至，迎頭痛擊，差不多似泰山壓頂，所當輒碎。福通勉强支持，殺了數十回合，究竟敵他不過，只好勒馬退回。察罕帖木兒見福通敗退，忙躍馬前進，緊追福通。福通方入城門，策馬回顧，收束部隊，不防察罕帖木兒也到門限，那時閉城不及，只好捨命相搏，再行廝殺。可奈察罕帖木兒的兵將，一擁齊上，眼見得門不能閉，戰亦無益，忙命兵民棄了外城，馳入內城。察罕帖木兒尚欲追入，內城門已經闔住，不能進去。於是環城設壘，悉力圍攻，劉福通嬰城固守。察罕帖木兒督攻數日，終不能下，乃夜於城南設伏，至天明，遣苗軍略城而東。守卒出追，伏發多死，又佯令老弱立柵外城，守卒復出城來爭，因縱鐵騎突擊，把守卒悉數擒住。嗣是屢誘不出，相持多日，城中糧食將盡，劉福通正擬出走，猛聽得城頭鼎沸，喊殺連天，料知外兵已入，忙挈僞主韓林兒，從東門竄去，復返安豐，守卒不及隨逃，多棄械乞降。

察罕帖木兒下令安民，即馳書奏捷，詔進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知行樞密院事。察罕帖木兒再修車船，繕甲兵，厲兵秣馬，謀復山東，忽由冀寧遞到急報，大同鎮將孛羅帖木兒，自石嶺關進兵，徑來攻城了。察罕帖木兒道：「冀寧一帶，由我手定，何物孛羅，敢來掩擊！」當下調遣人馬，倍道往援。看官到此，必要問這孛羅帖木兒究係何人？小子查明元史，就是答失八都魯的兒子。答失八都魯，在河南統軍，屢戰屢敗，元廷頗加詰責，答失憂

恚而死。其子孛羅帖木兒，曾任四川左丞，隨父在軍，父歿後所遺部衆，歸他代領，頗得勝仗，克復曹、濮諸州。至察罕帖木兒移軍河南，孛羅帖木兒恰奉命移鎮山西，駐紮大同，令衞京師。他想併據晉、冀，擴充權力，所以發兵掩擊冀、寧，察罕帖木兒怎肯干休，自然調兵拒戰。元廷聞兩帥互爭，忙遣參知政事也先不花等，往與調停，令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兩下各遵約退兵。不意隔了數日，又有旨命孛羅守冀寧，孛羅帖木兒即出兵趨冀寧城下，守兵不納，察罕帖木兒亦派兵往襲孛羅帖木兒，彼此混戰一場，互有殺傷。嗣是搆兵數月，又經元廷遣使諭解，方各罷兵還鎮。

察罕帖木兒以宿怨已解，壹意東征，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兵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兵出磁州，懷、衞軍出白馬，汴、洛軍出孟津，五道並進，水陸俱下。當時山東羣盜，自相攻殺，惟僞宋將田豐，據守濟寧，王士誠據守東平，最稱强悍。察罕帖木兒渡河而東，大纛所經，相率披靡，復了冠州，降了東昌，將乘勢攻濟寧、東平。養子擴廓帖木兒（一作庫庫特穆爾。凡元史上所稱帖木兒三字，通鑑輯覽俱改作特穆爾），請諸父前，以大軍攻濟寧，自率偏師擣東平。察罕帖木兒，即撥兵五萬，佐以關保、虎林赤等良將，令擴廓帖木兒統兵自行。擴廓本姓王，小字保保，係察罕帖木兒的外甥，察罕帖木兒愛他驍勇，養爲己子，時已受職爲副詹事。他領着五萬人馬，踴躍前進，途次遇着敵衆，奮力衝殺，如拉枯朽，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王士誠出戰又敗，勢漸窮蹙，忙遣人求救田豐，誰知田豐已歸

降察罕帖木兒。那時士誠孤立無援，也只好開城請降。原來察罕帖木兒，因田豐久據濟寧，頗得民心，先貽書詳陳利害，勸他投誠，田豐料知難敵，所以出降。

濟寧、東平既復，只有濟南、益都一帶，尚有悍寇佔住。察罕帖木兒遂自將大軍逼濟南，另派別將攻益都。濟南城守堅固，經察罕帖木兒費盡心力，至三閱月乃下。瀕海諸郡，望風送款，獨益都孤城不能拔。元廷進察罕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餘職如故。察罕帖木兒復移兵圍益都，大治攻具，諸道並進，寇衆悉力拒守。忽天空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自危宿起，直掃紫微垣，軍中相率驚異，察罕帖木兒毫不爲意，降將田豐，請他閱營，諸將以天象示儆，爭來諫阻。察罕帖木兒慨然道：「吾推心待人，人將自服；若變生意外，也是命數使然，何能預防？」諸將復請多帶衞士，察罕帖木兒又不許，只命十一騎從行，甫入豐營，帳下伏甲突出，一將挺槍猛刺，貫入察罕帖木兒腹中。察罕帖木兒從馬上躍起，大叫一聲而亡。

這行刺的將官，究是何人？乃是降將王士誠，原來益都賊目，叫作陳猱須，本與田豐、王士誠等，一氣勾通，及城圍已急，復遣人密來引誘，啗以重賄，田豐、王士誠，利令智昏，又復謀變，遂設計刺死察罕，察罕既歿，全軍失主，幸有擴廓帖木兒，代爲支持，軍心復固。擴廓帖木兒含哀舉喪，正在發訃，京使已到，賫傳詔旨，說是天變恐應在山東，戒勿輕舉。擴廓奉詔大慟，當與京使說明禍變，京使匆匆去訖。

越數日，又有詔勅頒到，追封察罕帖木兒爲潁川王，謚忠義，所有各軍，令擴廓代父職守，襲有全權。擴廓拜命後，誓師復讎，攻城益急。田豐、王士誠，已入城中，助賊協禦。城外百計攻撲，城內亦百計守備，相持數月，仍不能下。擴廓大憤，密令人掘穿地道，以重賞募死士，從地道入城，自率大軍從城外猱登，守賊只防外敵，擲射矢石，不意城中鑽出健卒，縱起火來。頓時全城駭亂，大軍一半登城，一半尚在外兜圍，登城的軍士，殺入城內，擒住賊目陳猱須，並其下悍寇二百餘人。兜圍的軍士，正在城門旁伏着，巧遇田豐、王士誠兩人出逃，一聲鼓響，奮起兜拿，兩人中捉住一雙。擴廓掃盡賊寇，便設起香案，供父牌位，推田豐、王士誠至案前，洗剝上衣，剖心致祭。祭畢，復將陳猱須等二百餘人，檻送闕下，然後再遣兵略定餘邑。山東悉平，乃引兵歸河南去了。

這是至正十六年起，至二十一年間事。惟這四五年間，北方一帶，原是兵戎倥偬，南方一帶，恰亦擾亂不已。小子只有一枝筆，不能並敍，所以將北方事總敍一段，稍有眉目，纔好說到南方。南方的徐壽輝，自僭據江西後，遣倪文俊陷沔陽，進破中興路。元統帥朵兒只班戰死。文俊復轉拔漢陽，迎壽輝入居，據爲僞都。沔陽人陳友諒，粗知文墨，初投文俊麾下，爲簿書掾，尋亦自領一軍，幾與文俊相埒。文俊佯奉壽輝，暗思行逆，被友諒察覺，襲殺文俊，併有其衆，自稱平章政事。一面親督水師，順流而下，直擣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正奉詔守安慶城，號令嚴明，防戍愼固。江淮推爲保障。至是督軍堵禦，屢敗友諒軍。

友諒忿甚，飛召饒州黨魁祝寇，巢湖黨魁趙普勝，水陸畢集，直逼城下。闞徒步提戈，開城血戰，殺斃敵兵無數，闞亦身中十餘槍，方入城暫憩，西門已被攻入，火燄沖天，自知事不可爲，引刀自剄。妻耶卜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守臣韓建，亦闔門被害。居民誓不從賊，多被焚死。友諒又進陷龍興，殺死平章政事道童，再派悍將王奉國，引兵寇信州。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州往援，與守兵內外夾擊，戰退奉國。既而友諒弟友德，又前來援應奉國，再行攻城，日夜鏖戰，不分勝負。嗣因城中食盡，至殺老弱以餉士卒，軍心雖未渙散，卒因乏力支持，竟被奉國等攻入，伯顏不花的斤，及守將海魯丁等，皆戰死。

友諒既略地千里，亦思南面自尊，稱孤道寡，適壽輝欲徙都龍興，引兵東下。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自服櫜鞬出迎。及壽輝入城，門閉伏發，竟將壽輝所部親兵，盡行殺死。只饒了壽輝，及文吏數人與之東行，仗着戰艦數十艘，攻入太平。太平係朱元璋所略地，留守花雲，及養子朱文遜等，力戰被擒，不屈而死。

友諒志益驕縱，急謀僭竊，進據采石磯，募壯士數人，佯使白事壽輝前，俟壽輝接見，由壯士袖出鐵錘，奮力猛擊，撲搨一聲，壽輝的頭顱，化作兩截，腦漿迸流，死於非命。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方擬排班行禮，忽然天昏似墨，石走沙飛，似車輪般的旋風，從大江吹來。小子有詩咏道：

莫言天命本無常，盜賊終難作帝王；試看颱風江上捲，怒威我已仰穹蒼。

欲知後事如何，且至下文說明。

察罕帖木兒，起自潁邱，仗義討賊，一戰而破羅山，二戰而定河北，三戰而復陝州，四戰而下汴梁，五戰而入山東，出奇制勝，所向必克，何其智且勇也！雖與孛羅互鬬，似犯蚌鷸相爭之忌，然孛羅實爲禍始，不得盡爲察罕咎；惟田豐詐降，禍生不測，以智勇之察罕帖木兒，竟爲小醜謀斃，良將亡，胡運終矣！若徐壽輝僭號蘄水，起訖共十年，卒斃命於陳友諒之手，盜性靡常，何知仁義，以視田豐、王士誠輩，狡黠相似，而兇暴尤過之。然察罕帖木兒之死，似屬可悲；徐壽輝之死，殊不足惜。觀此回之用筆，不特一詳一略，隱寓機緘，而一可悲一不足惜之意，亦流露於楮墨間。文生情耶！情生文耶！卽文見情，是在閱者。

第五十九回　阻內禪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誅

却說陳友諒僭稱帝制，適狂風驟至，江水沸騰，繼以大雨傾盆，連綿不已，弄得這班亡命徒，統是拖泥帶水，狼狽不堪。大衆在沙岸稱賀，不能成禮，連友諒一團高興，也變做懊喪異常。忽接朱元璋麾下康茂才來書，促他速攻應天，願爲內應。茂才與友諒，相識有年，至是奉元璋命，來誘友諒，友諒大喜，遂引兵東下。到江東橋，四面伏兵齊起，殺得友諒落花流水，單舸遁還。元璋復進兵奪江州，降龍興，略定建昌、饒、袁各州，聲勢大震，自稱吳王。

友諒遁至武昌，日漸衰敝。明玉珍本事徐壽輝，聞壽輝爲友諒所害，未免憤恨，遂整兵守夔關，拒絕友諒，不與交通，因此友諒益成孤立。玉珍復遣兵陷雲南，據有滇、蜀，僭稱帝號，立國號夏，改元天統。減賦稅，興科舉，蜀民咸安。元末盜賊橫行，專事淫掠，彼此比較，還算明玉珍稍得民心，惟偏據一方，已斷胡元左臂。還有方國珍、張士誠等，出沒江浙，元廷屢遣使招撫，畢竟狼子野心，反覆無常，忽降忽叛，始終不服元命。其餘跳梁小醜，乘亂四出。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戰死鄱陽湖，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戰死淮安城，二人係

元朝良將，身經百戰，畢命疆場，於是東南半壁，捍守無人，只有那草澤英雄，自相爭奪。

元廷雖時聞寇警，反若習以爲常，順帝昏迷如故，任他天變人異，雜沓而來，他是個全然不管，一味荒淫，所有左右丞相，不是諂佞，就是平庸；所以外患未消，內亂又熾。

先是哈麻爲相，其弟雪雪，亦進爲御史大夫，國家大柄，盡歸他兄弟二人。哈麻忽以進番僧爲恥。告父圖嚕，謂妹婿禿魯帖木兒，在宮導淫，實屬可恨。我兄弟位居宰輔，理應劾佞除奸，且主上沈迷酒色，不能治天下，皇子年長聰明，不若勸帝內禪，尙可易亂爲治云云。圖嚕也以爲然，適其女歸甯，遂略述哈麻言，並囑他轉告女夫，速令改過。

禿魯帖木兒得了此信，暗思皇子爲帝，必致殺身，忙去報知順帝。順帝驚問何故，禿魯帖木兒道：「哈麻謂陛下年老，應卽內禪。」順帝道：「朕頭未白，齒未落，何得謂老？諒是哈麻別有異圖，卿須爲朕效勞，除去哈麻！」禿魯帖木兒，唯唯而出，卽去授意御史大夫搠思監，教他劾奏哈麻。搠思監自然樂從，卽於次日馳入內廷，痛陳哈麻兄弟罪惡。順帝偏說哈麻兄弟，待朕日久，且與朕弟寧宗同乳，姑行緩罰，令他出征自效。搠思監默念道：「這遭壞了！」飛步退出，奔至右丞相第中。

是時右丞相爲定住，見他形色倉皇，問爲何事？搠思監道：「皇上欲除去哈麻，密令禿魯帖木兒，授意與我，教我上書劾奏。我思上書不便，不如入內面陳，誰知皇上偏諭令緩罰，倘被哈麻聞知，豈不要挾嫌生釁，暗圖陷害？我的性命，恐要送掉了！」定住笑道：「

你弄錯了主見，沒有奏章，如何援案處罰？」搠思監道：「如此奈何？」定住道：「你不要怕，有我在此，保你無事！」搠思監還要細問，經定住與他密談數語，方喜謝而去。定住遂與平章政事桑哥失里，聯銜會奏，極言哈麻兄弟不法狀。果然奏牘夕陳，詔書晨下，將哈麻兄弟削職，哈麻充戍惠州，雪雪充戍肇州。兩人被押出都，途次忤了監押官，活活杖死。宮廷不加追究，想總是相臣授意，令他如此。

順帝即拜搠思監爲左丞相，已而定住免官，搠思監調任右相，這左丞相一職，仍起復故相太平，令他繼任。搠思監內媚奇后，外諂皇子，獨太平秉正無私，不肯阿附。時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已正位青宮，因見順帝昏迷不悟，常以爲憂，前聞哈麻倡議內禪，心中很是贊成，及哈麻貶死，內禪輟議，不禁轉喜爲悲，密與生母奇皇后商議，再圖內禪事宜。奇皇后恐太平不允，乃遣宦官朴不花，先行諭意，令他勉從，太平不答，嗣又召太平入宮中，賜以美酒，復申前旨。可奈太平堅執如前，雖經奇皇后曉諭百端，總是拿定主意，徒把那依違兩可的說話，支吾過去。奇后母子，緣是生嫌，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所擢用，皇太子令監察御史買住等，誣劾他受贓違法，下獄杖死。太平知不可留，稱疾辭職，順帝加封太保，令他養疾都中。

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抗命，將犯京畿，順帝命少保魯章，引兵截擊，未分勝負。皇太子稟諸順帝，請飭太平出都督師，順帝照准。太平知皇子圖己，立即奉命出都。可

巧陽翟王兵敗，其部將脫驩縛王以獻，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正法伏誅，於是太平幸得無事。嗣後上表求歸，順帝命為太傅，賜田數頃，俾歸奉元就養，太平拜謝而歸。

既而順帝欲相伯撒里，伯撒里面奏道：「臣老不足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與太平同事不可。」順帝道：「太平方去，想尚未到原籍，卿可為傳密旨，飭他留途聽命。」伯撒里連聲遵旨；退朝後，亟遣使截住太平，太平自然中止。不料御史大夫普化，竟上書彈劾太平，說他在途觀望，違命不行。這位昏頭磕腦的元順帝，也忘卻前言，竟下詔削太平官。搠思監又受奇后密勅，再誣奏太平罪狀，有旨令太平安置土蕃。太平被徙，行至東勝州，復遇密使到來，逼他自裁，太平從容賦詩，服藥而死，年六十有三。

太平子也先忽都，尚為宣政院使，搠思監陽為勸慰，陰謀加害，遂釀成一場大獄，鬧出漫天禍祟，擾得宮闕震驚，一古腦兒送入冥途，連有元百年的社稷，也因此滅亡。原來奇后身邊，有一宦官，與奇后幼時同里，及奇后得寵，遂召這宦官入宮，大加愛幸，如漆投膠。這宦官叫作何名，就是上文所說的朴不花。朴不花內事嬖后，外結權相，氣燄熏灼，炙手可熱。宣政院使脫歡（與上文脫驩異），曲意趨附，與他同惡相濟，為國大蠹，監察御史傅公讓等，聯銜奏劾，被奇后母子聞知，擱起奏摺，把傅公讓等一律左遷，惱動了全臺官吏，盡行辭職。

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太子，直言切諫，太子雖是不悅，奈已鬧成大禍，不得不據實奏

聞。順帝方纔得悉，令二人暫行辭退。祖仁猶强諫不已，定要將二豎斥逐，同臺御史李國鳳，亦言二豎當斥，順帝接連覽奏，怒他絮聒，竟欲將陳、李二人加罪。御史大夫老的沙，係順帝母舅，力言臺官忠諫，不應摧折，乃僅命將二人左調。惟奇后母子，懷恨不已。竟譖及老的沙。順帝尙不忍加斥，封爲雍王，遣令歸國。一面命朴不花爲集賢大學士。老的沙憤憤西去，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素與老的沙友善，且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至是亦隨了老的沙西赴大同。

大同鎭帥孛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又是故友，遂留他二人在軍。搠思監偵知消息，竟誣老的沙等謀爲不軌，並將太平子也先忽都也加入在內。此外在京人員，稍與未協，即一網牽連，鍛鍊成獄。也先忽都等貶死，又遣使至大同，索老的沙等。孛羅帖木兒替他辯誣，拒還來使，搠思監與朴不花，遂並劾孛羅帖木兒，私匿罪人，逆情彰著，順帝頭腦未清，立下嚴旨，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使解兵柄歸四川。

看官！你想孛羅帖木兒，本是個驕恣跋扈的武夫，聞着這等亂命，那裏還肯聽受，當下分撥精兵，令禿堅帖木兒統領，馳入居庸關。知樞密院事也速等，與戰不利，警報飛達宮廷，皇太子率侍衞兵出光熙門，擬去邀擊。行至古北口，衞兵潰散，無顏可歸，只得東走興松。禿堅帖木兒乘勢直入，竟至清河列營，京城大震，官民駭走。順帝遣國師達達，馳諭禿堅帖木兒，命他罷兵，禿堅帖木兒道：「罷兵不難，只教奸相搠思監，權閹朴不花，執送軍

前，我便退兵待罪。」達達回報，急得順帝沒法，不得已如約而行。此時的奇皇后，也只有急淚兩行，不能保庇兩人，眼見他雙雙受縛，出畀外軍。禿堅帖木兒見此兩人，不遑詰責，立命軍士將他剮死。乃引兵入建德門，覲順帝於延春閣，伏哭請罪。順帝慰勞備至，賜以御宴，並授爲平章政事，且復孛羅帖木兒官爵，並加封太保，仍鎭大同，禿堅帖木兒，乃驅軍退還大同去了。

順帝以外兵已退，召還太子。太子還宮，餘恨未息，定要除孛羅帖木兒。遂遣使至擴廓帖木兒軍前，命他調兵北討，擴廓素嫉孛羅，便卽應命發兵。孛羅帖木兒察知此事，不待擴廓兵到，先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兩人，率兵內犯，前鋒入居庸關，皇太子又親督衛兵，守禦清河，軍士仍無鬬志，相率驚潰。太子孤掌難鳴，遂由間道西去，往投擴廓帖木兒。孛羅等長驅並進，如入無人之境，旣抵健德門，大呼開城。守吏飛奏順帝，順帝又束手無策，忙與老臣伯撤里商議。伯撤里擬出城撫慰，並自請一行，順帝喜甚。當日伯撤里出城，會晤孛羅帖木兒，表明朝廷調遣，事由太子，非順帝意。孛羅因請入覲。伯撤里請留兵城外，方可偕入。孛羅應允，只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二人，隨伯撤里入朝。旣見帝，並陳無罪，且訴且泣，順帝也爲淚下。當下賜宴犒軍，並授孛羅帖木兒爲左丞相，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尋復進孛羅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

孛羅旣專政，將所有部屬，布列省臺，逐宮中西番僧，誅禿魯帖木兒等十餘人。且遣使

請太子還京，並賚詔奪擴廓官。擴廓拘留京使，奉太子名號，檄召各路人馬，入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大怒，帶劍入宮，硬要順帝繳出奇后。順帝只是發抖，不能出言。惹得孛羅性起，指揮宦官宮女，擁奇后出宮，幽禁諸色總管府，並調也速禦擴廓軍。也速以孛羅悖逆不法，陽爲奉命，陰遣人連結擴廓，並及遼陽諸王。待至安排妥當，竟聲明孛羅罪狀，倒戈相向。

孛羅帖木兒聞警，忙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通州，適遇河溢，留駐虹橋，不意夜間河水灌入，倉猝警醒，幾已不及逃生。姚伯顏還恃着驍勇，梟水出營，突來了許多小筏，分載軍士，首先一筏，上立大將，挺鎗來刺姚伯顏。姚伯顏忙躲入水中，誰知下面已伏着水手，竟將他一把抓住。看官！你道這大將爲誰？就是知院也速。他乘着水漲，來襲姚伯顏營，順流決灌，淹入營中，以致姚伯顏中計，被他擒去。受擒以後，那裏還能活命！孛羅帖木兒憤甚，自將兵出通州，途遇大雨，三日不止，只得還都。

湊巧來了一個宦官，帶着美女數人，入府進獻。孛羅瞧着，統是亭亭弱質，楚楚丰姿，不由的喜笑眉開，忙問宦官道：「何人有此雅意，送我許多美姬？」宦官答說，是由奇皇后遣送，爲丞相解憂。孛羅大悅道：「難得奇后這般好心，你去爲我代謝，且致意奇后，儘可即日還宮。」宦官受命去訖。孛羅帖木兒忙去邀請老的沙，來府宴飲，老的沙即刻赴召，主賓入席，美女盈前，正是花好月圓，金迷紙醉。迨至半酣，那美女起座歌舞，珠喉宛轉，玉佩鏗鏘，差不多與飛燕玉環，一般神妙。待酒闌客去，孛羅帖木兒任意交歡，自不必說。

嗣是連日沈迷，厭聞外事，到了警報四至，乃遣禿堅帖木兒出禦，自己仍淫樂如常。一日奉到急詔，促他入宮，不得已跨馬馳入，甫到宮門，放韁下馬，猛見數勇士持刀出來，方欲啓問，刀鋒已刺入腦中，腦漿直流，倒地而亡。原來威順王子和尚，恨孛羅無君，密稟順帝，結連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暗伏宮門，一面召他入宮，乘便下手。孛羅果然中計，遂被斫死。老的沙聞孛羅被殺，急至孛羅家中，挈他眷屬，出都北遁。伯達兒等復奉旨趕殺，中途追及，一陣亂剁，不分男女老幼，盡行殺死，連老的沙也化作肉糜。禿堅帖木兒接着京報，引兵自遁，到八思兒地方，亦爲守兵所殺。

順帝乃函孛羅首，遣使賚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扈從至京師，途次忽接奇后密諭，令他率兵擁太子入城，脅帝內禪。擴廓意不謂然，將到京城，即遣還隨軍，只帶數騎入朝。奇后母子，復怨及擴廓，獨順帝見了太子，很是喜歡。並嘉諭擴廓，令爲右丞相，擴廓面辭，乃以伯撒里爲右丞相，擴廓爲左丞相。伯撒里是累朝老臣，擴廓係後生晚進，兩下意見，未能融洽。過了兩月，擴廓即請出外視師。是時江、淮、川蜀，已盡陷沒，皇太子屢擬往討，爲帝所阻，至擴廓奏請視師，遂加封太傅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並迤南一應軍馬，所有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擴廓拜辭去訖。

會皇后弘吉剌氏去世，順帝即册立次皇后奇氏爲皇后。又因奇氏系出高麗，立爲正后，未免有背祖制，當由廷臣會議，於沒法中想出一法，改奇氏爲肅良合氏，算做蒙族的遺裔，仍

封奇氏父以上三世，皆爲王爵。小子有詩咏奇后道：

> 果然哲婦足傾城，外患都從内釁生；我讀殘元奇氏傳，悍妃罪重悍臣輕。

奇氏既立爲正后，母子權勢益盛，免不得愈鬧愈壞。有元一代，從此收場，請看下回交代。

女寵也，宦官也，權臣也，强藩也，此四者，皆足以亡國，順帝之季，蓋兼有之；而禍本則基於女寵！看此回陸續敍來，有宦官朴不花，有權臣搠思監，有强藩孛羅帖木兒及擴廓帖木兒，彼此迭起，如層巒叠嶂，目不勝接；而最要線索，則覷定奇后母子。奇后母子謀內禪，於是朴不花、搠思監，表裏爲姦，乘間希寵；於是孛羅、擴廓，先後入犯，藉口誅奸。倘非順帝之素耽女寵，何自致此奇禍耶？哲婦傾城，我亦云然！

第六十回　羣寇盪平明祖卽位　順帝出走元史告終

却說奇后母子，既怨恨擴廓，自然專伺擴廓的間隙，以便下手。擴廓尙不及防，出都南下，軍容甚盛，鹵簿甲仗，亘數十里。既到河南，便傳檄各路將帥，會師大舉。是時兩河南北，總算平靖，前時受調的軍馬，多半還鎭。如咬住、亦憐眞班、月魯帖木兒等，死的死，老的老，或內用，或罷官，只關、陝一帶，尙有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諸人，擁兵自固，隱蓄異圖。會接擴廓帖木兒檄文，張良弼首先拒命。良弼曾爲陝西參政，駐兵藍田，當察罕帖木兒奉命總軍，良弼已不受節制。察罕嘗與李思齊聯兵往攻，經元廷遣使調解，方纔罷手。看官！你想察罕是擴廓的父親，良弼尙欲抗拒，況輪到擴廓身上，那裏肯低頭忍受？擴廓帖木兒以鎭將未受調遣，不便討賊，遂遣關保、虎林赤等，西攻良弼，一面遣人與李思齊聯盟。思齊與察罕爲老友，至是要受制擴廓，意亦不平。良弼又結歡思齊，願遣子弟爲質，連兵拒守，因此思齊却擴廓使，竟與良弼相連。關保等進戰不利。擴廓帖木兒遂親自往攻，留弟脫因帖木兒駐濟南，防遏南軍。良弼聞擴廓自至，忙邀同孔興、脫列伯等會議，推思齊爲盟主，合兵防禦。兩下角逐，互有勝負，皇太子乘隙進言，謂擴廓奉命南征，反行西進，

顯有跋扈情狀。順帝乃遣使馳諭擴廓，令他速即罷兵，專事江淮，擴廓覆奏，須平定關陝，然後東行，廷臣大譁。太子亦自請出征，遂由順帝下詔道：

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前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迅掃汴洛，克平青齊，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貽朕憂。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奚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一應軍機政務，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各支軍馬，進取襄樊。詔書到日，宜洗心滌慮，共濟時難，毋負朕命！

此詔下後，擴廓帖木兒，及李思齊、張良弼等，俱不受詔，仍是互相殘殺。皇太子亦留都不行，但遣人運動擴廓麾下，陰使脫離關係，自歸朝廷。於是關保、貊高等，都叛了擴廓，願從朝命。皇太子稟准順帝，罷擴廓兵柄，削太傅左丞相職銜，仍前河南王，食邑汝州，所有前統各軍，概派別將分領。擴廓帖木兒仍不受命，惟退軍還澤州。順帝又命李思齊、張良弼等，東向出關，關保、貊高等，西向進逼，兩路夾攻擴廓。擴廓大憤，竟引兵據

太原，盡殺元廷所置官吏，居然行逆。順帝再削他爵邑，令諸軍四面進蹙，擴廓也覺勢孤，由太原退守平陽。

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忽然霹靂一聲，各軍瓦解，把紛紛擾擾的江山，盡行掃淨，發現一個大明帝國出來！原來河北諸將，自相爭戰，無暇顧及南方。那時吳國公朱元璋，蒐集人材，招募兵士，武有徐達、常遇春、胡大海、俞通海、李文忠等，文有李善長、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王禕等，先略浙東，次平江表，所經各地，秋毫無犯，人心相率歸嚮，望風投誠。

元廷曾遣戶部尚書張昶至江東，授元璋爲江西平章政事，元璋極陳元廷失政，難與共事，說得張昶亦被感動，竟留住元璋營中，願佐戎幕。就是海上魔王方國珍，也因他威德服人，遣使奉書，願獻溫、台、慶元三郡，只陳友諒與張士誠勾結，共抗元璋。士誠遣將呂珍，攻入安豐，殺劉福通，拘韓林兒。元璋率徐達、常遇春等，倍道赴援，擊走呂珍，迎林兒歸居滁州。友諒聞元璋救安豐，大輿水師，來圍洪都。洪都係龍興改名，元璋留從子文正，及偏將鄧愈等協守。至友諒進攻，一面率兵備禦；一面飛書告急，元璋親率大兵往援，師至湖口，友諒亦撤圍東行，渡鄱陽湖，至康郎山，遇着元璋軍。元璋督兵死戰，縱火焚友諒舟，友諒大敗，中矢而死。

友諒驍將張定邊，挾友諒次子陳理，遁還武昌，元璋遣常遇春督軍進攻，自還應天，稱

爲吳王，復率軍自擣武昌，降陳理及張定邊，湖廣、江西諸郡縣，次第盪平。

再下令討張士誠，時士誠所據地，南至紹興，北有通、泰、高郵、淮安、濠、泗，直達濟寧，徐達。常遇春等，奉元璋命，攻取淮安諸路，連敗士誠軍，濠、徐、宿諸州，相繼攻下。又分兵徇浙西，拔湖州、嘉興、杭州，東入紹興。會韓林兒死，乃除去龍鳳年號。建國號吳，立宗廟社稷。復命徐達等進逼平江，士誠固守數月，援盡力窮，城遂陷沒，執士誠歸應天，士誠自縊死。

方國珍前降元璋，後又據境稱雄，經元璋將湯和、廖永忠等，水陸夾攻，國珍乃窮蹙乞降。湯和以國珍歸應天，未幾病歿。

嗣是取福州，拔永平，殺福建平章陳友定，復進徇廣州，降廣東行省左丞何眞，誅海寇邵宗愚，各郡縣相繼歸降，連九眞、日南、朱崖、儋耳諸城，亦俱納印請吏，心悅誠服。於是南方大定，吳相國、李善長等，連表勸進，奉吳王朱元璋爲帝。當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行即位禮，國號明，建元洪武。一班開國功臣，於是日辰刻，簇擁吳王朱元璋，出應天城，先至南郊，祭告天地，由太史官劉基，代讀祝文。其文云：

惟大明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辰朔，越四日乙亥，皇帝臣朱元璋，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聖賢相承，繼天立極，撫臨億兆；堯舜禪讓，湯武弔伐，行雖不同，受命則一；今胡元亂世，宇宙洪荒，四海有蠡蠆之憂，八方有蛇蝎

之禍；羣雄並起，使山河瓜分，寇盜齊生，致乾坤棄滅。臣生於淮河，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統一旅而救困苦。託天之德，驅陸軍以破肆毒之東吳，仗天之威，連戰艦以誅梟雄之北漢。因蒼生無主，爲羣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卽帝之位，恭爲天吏，以治萬民。今改元洪武，國號大明，仰仗明威，掃盡中原，肅清華夏，使乾坤一統，萬姓咸寧。沐浴虔誠，齋心仰告，專祈默佑，永荷洪庥。尙饗！

讀祝畢，吳王朱元璋，率羣臣行九叩禮。禮成，乃移就黃幄，南面稱尊。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揚塵舞蹈，三呼萬歲。但見天朗氣淸，風和景霽，居然現出一番昇平氣象。自是吳王朱元璋，便成了明太祖高皇帝。卽位後，返都升殿，又受羣臣朝賀，追尊列祖爲皇帝。册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諸功臣亦進爵有差。

越日卽下詔伐元，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卽日北行。大軍由淮入河，直趨山東，勢如破竹，陷沂州，下嶧州，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諸路，迎刃卽解。轉旆河南，入虎牢關，大破元將脫因帖木兒，乘勝攻入汴梁。元將李思齊、張良弼等，屢接順帝詔敕，令出潼關禦南軍，他偏遷延不發，至明軍已入河南，不得已率兵駐潼關。不防明軍煞是利害，數日卽至，放起一把大火，將張良弼營兵，燒得焦頭爛額。良弼遁去，思齊亦奔還鳳翔。大好一座潼關，被明軍占據去了。

擴廓帖木兒，聞思齊等爲明軍所困，乘隙東出，來襲關保、貊高，兩人不及防備，都被

他生擒了去。還要驅兵內犯，險些兒逼入京畿。順帝大恐，忙下詔歸罪太子。復擴廓帖木兒官爵，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統軍南下，截擊明軍。擴廓乃退屯平陽，逗留不發。

明將徐達，已連下衞輝、彰德、廣平，進次臨清，大會諸將，分道北攻。至德州，復合軍長驅。元兵水陸俱潰，遂進陷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被擒，不屈遇害，元廷大震。順帝無法可施，只得集三宮后妃，及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門，暨知樞密院事黑斯，宦官趙伯顏不花等，極力諫阻，順帝不從。伯顏不花慟哭道：「天下係世祖的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輕出？臣願率軍民出城拒戰，請陛下固守京都，」順帝尚是沈吟，偏偏警信又到，報稱明軍將抵京城。那時順帝手忙脚亂，急令后妃太子等，收拾行裝，一面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師。挨過黃昏，便挈后妃太子等，開健德門北去，待明軍抵齊化門，都中已倉皇萬狀，淮王率着殘兵，守禦數日，那裏當得住百戰百勝的明軍！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明軍入城，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及右丞相張康伯，平章政事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御史中丞滿川，都路總管郭允中，皆死難。元亡，統計元自太祖開國，至順帝北奔，共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混一中原，至順帝亡國，只八十九年。

徐達督諸軍入城後，禁士卒侵暴，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監守宮門，不得妄入。吏民安堵，市肆無驚，當下露布告捷，由太祖傳旨獎賞，並命出師西略，徐達復率常遇

春等，入山西，逐擴廓帖木兒，順道趨關中，降李思齊等。尋聞元兵猶出沒塞外，乃趨還燕都，準備北伐。至洪武二年，出師拔開平，元帝奔和林，三年復北伐，元帝奔應昌。未幾元帝逝世，元人謚爲惠宗。明太祖以元帝順天退位，謚爲順帝。明軍又進克應昌，元嗣愛猷識理達臘，倉猝北竄，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等，不及隨行，皆被獲。送至應天，明太祖下詔特赦，且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元參政劉益，亦以遼陽降。朔漠又定，頒詔天下。四年，復遣湯和、傅友德進軍四川，時明玉珍已死，子昇襲位，發兵拒敵，屢戰屢敗，沒奈何面縛輿櫬，出降軍前。明太祖封爲歸義侯。於是蕩蕩中華，盡入大明，元史演義，可從此告終了。惟還有一段尾聲，不能不補敘出來，歸結全書正傳。

先是西域分封，共有四國，自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併有窩闊台汗地，却成了鼎足三分。也先不花死後，國勢漸衰，至元順帝至正十九年，察合台後裔特庫爾克嗣位，復簡閱軍馬，征服叛亂。麾下有屬酋帖木兒，係蒙古疎族，强健善戰，所向有功。特庫爾克死，子愛里阿司嗣，與帖木兒不協。帖木兒遂佔據中央亞細亞，自行建國，奠都撒馬兒罕。嗣復逐愛里阿司，併有察合台汗國全土。適伊兒國汗亞爾巴孔（係旭烈兀弟阿里不哥遠孫），庸弱不振，部下多分據獨立，互爭不已，帖木兒又代爲討平，乘勢佔領，兩國併合爲一。只有一欽察汗國，與他抗衡。欽察汗統轄阿羅思各部，威振西方，拔都遠孫月即別汗，及子札尼別汗二代，驅役阿羅思諸侯，氣燄尤盛。莫斯科大公宜萬一世，最得欽察汗信任，藉勢營殖，後來俄羅斯肇

興，實基於此。札尼別死，篡弑相繼，國又大亂，阿羅思諸侯，亦各圖分立。帖木兒引軍入援，鎭定全境，扶立脫克達米昔，爲欽察汗。及帖木兒還軍，脫克達米昔別圖拓地，侵入帖木兒境內。帖木兒怎肯干休！卽親率大軍問罪，逐去脫克達米昔，另立一汗，叫作可里的克。表面上令他管轄，實際上仍歸自己節制，彷彿近今國際法上，所稱的被保護國。

帖木兒既併呑西域，復南略印度，侵母兒坦，陷叠爾黑。旋因突厥遺種阿斯曼國（卽今土耳其國）部長，名巴買塞脫，連結阿非利加洲的埃及國，夾擊帖木兒屬地，帖木兒卽還軍拒戰。一戰破埃及軍，再戰擒巴買塞脫，略定小亞細亞全境，兵威大震，遂招集蒙古各王族，大舉而東，竟欲規復中原，混一區宇，仍追效那元太祖的雄圖，元世祖的宏業。無如天已厭元，不使再振，這位大名鼎鼎的帖木兒，竟中道病亡，未損明朝片土。此事已在永樂年間，他日演述明史，再當詳細交代，本書至元亡爲止，不過應二十四回，及三十二回中，曾敍及西域四汗國事，若非補入此段，反似上文虛懸，無所歸結。看官如嫌簡略，請看日後出版的明史演義，自知分曉。小子欲就此擱筆，惟尙有俚句四首，錄述于後，作爲全書的總束，看官不要誚我畫蛇添足哩！詩曰：

開疆容易守疆難，文治無聞運已殘；八十九年元社稷，徒留戰史付人看。

累朝佞佛太無知，釋子居然作帝師；果有如來應一笑，百年幻夢被僧欺。

到底華夷俗不同，上烝下亂竟成風；濠梁幸有真人出，纔把腥羶一掃空。

大好江山付刧灰，前車已覆後車來；須知殷鑒原非遠，試看全書六十回。

本回爲結束文字，故於元末各將帥，及東南諸寇盜，一齊敍過，如風掃殘雲，倏然而盡。至後段述及四汗國事，亦隨敍隨略，傳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者，文境殆似之矣。或謂如許大事，一回了畢，究嫌太簡，不知朱明之平定南方，應屬諸明史中，細評中已屢次說明。至若帖木兒之奄有西域，亦在元亡後數十年間，必欲于此詳述，試問元、明兩代，將從何處分界耶？故宜詳者不厭其煩，宜簡者不嫌其略，著書人固自有深意也。

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元朝演義

著作者：蔡東帆
發行者：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社
發行部：臺北市金門街九之十四號
電話：三九二一三七〇七・三九五一二四八四
編輯部：臺北市敦化北路一五三號十二樓
電話：七二一一五九〇二・七二一一五九〇六
郵撥：一〇一〇七三
印刷者：其宗印刷廠有限公司
嘉義市忠義街一七八號 （〇五二）二七三一九三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定價 精裝全套31冊九千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一二九五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廿九日初版